馆藏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十部】

常杰淼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武侠小说名著馆藏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十部）

常杰淼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百三十回
辛式如破产救二侠　宣玉堂只身劫牢狱……（1）
第一百三十一回
贝勒诈病托心事　娄瑞真心传绝艺 ……（68）
第一百三十二回
众侠攻打天锡山　洒海警戒贝勒府……（131）
第一百三十三回
老洒海较艺胜白眉　胤贝勒午夜失人头……（195）
第一百三十四回
朱三爷云迷谷遭奇遇　三小侠柳亭镇会五叟……（245）
第一百三十五回
刚肠女含愤查冒名　杜春秋探堡认干亲……（301）
第一百三十六回
争鹿角董聂结怨　请袁化张方设计……（332）
第一百三十七回
天锡山张方显能　三杰岭童林赴会……（384）
第一百三十八回
谢家滩三次设擂　武林人登台竞技……（414）
第一百三十九回
吕留良暗助豪杰　刘庭秀夜逢淫妖……（465）

第一百四十回

方正伦弃官访高僧　袁大化出山寻师弟…… (498)

第一百四十一回

三老夜探太极观　童林追踪如意道…… (544)

第一百三十回

辛式如破产救二侠　宣玉堂只身劫牢狱

且说鲍林正要往洞里隐身，忽见洞里有两点光华灼灼，鲍林吓了一跳，赶紧站住了，暗想道："这里面倘若有人，走到里面，岂不要受制吗？"将然怔神的工夫，就听洞内有人说话似的，吓了鲍爷一跳。听里面轻轻问道："外面什么人？报通名姓！"鲍爷答道："在下姓鲍名林字仁山，别号人称千里独行长髯叟。"话说到这里，洞里有人笑声，可大不俗气，鲍爷凌爷闪在旁边，留神观看，就见由里面走出二人，借着星月之光，看了看两位全都是白发苍苍银髯皓首，头里走的这一位身量略矮，可是赤手空拳，并没拿着军刃，后面跟着的这位身量略高，肋下悬剑。老哥儿俩看罢，全都不认得，鲍爷道："未领教老二位姓字名谁，因何隐避在这里？莫非说也是前来探山的吗？"头一位矮身量的老头儿，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叫道："鲍老剑客你要问我，家住在山西太原府太谷县，姓于名成字洞海，别号人称镇西方长臂昆仑飘髯叟。"又用手一指后面的老者道："这位家住涿州，姓赵名谦别号人称火德真君。"鲍爷闻听乃是二位侠客，跟着就问道："你们老哥俩怎么会聚在一起？什么时候进的万龙藏峰岛？到里面有什么目的？咱们可以谈谈，后面这位也不是外人，是我的师弟，姓凌名通别号人称铁板仙。"于赵二位赶紧过去行礼，论起来这都是老前辈，行礼已毕，这才叙说自己的来意。

书中代言：于成赵谦跟随董爷，还有于斗凤岐，几个因

在保府铁佛寺办案，正巧遇上蓬莱岛大帅厉胆侠谭天，两个孩儿于斗凤岐以及董爷，全都追赶谭天去了，老哥俩只可留在这里办理善后，把庙里的小和尚找出来还有四五名，告诉他们不必声张，省得叫官面知道，如果这个事叫官面知道了，可就麻烦啦，教小和尚预备棺木把老和尚装殓起来，把庙里稍微的收拾收拾。那个小和尚受点蒙汗药，按说不算什么，哪知药力过大了。也搭着小和尚体格虚点，就因此把条小命给送了。这也算是他命该如此，本来出家人，无故起意害人，到现在就算害人反害己，也可以说是报应循环。只可也预备棺木把他装殓起来，然后把庙里小和尚全都叫到跟前，当面嘱咐他们："从此以后你等要安分守己，遵照佛门的清规，如果任意胡行，不用说遇上我们老哥俩，天下的侠剑客就得说不可以数计，遇上哪一位，你们也活不了。"小和尚们磕头碰地有声，连连叫："二位侠客爷，可不是我们几个人在您的眼前自夸其德，要说我们这几位师兄弟，完全是奉公守法之人，皆因我们遇见这样的师傅，那就算在无法，到现在被诸位侠客已经将他老人家结果性命，我们也不能再怨恨他了，从此以后我们各守戒规就是了。"老哥儿俩点了点头，这才由铁佛寺动身。老人家于成不放心的就是自己的徒弟小昆仑于斗，此次去追赶谭天，倘若出点差错，怎么对得起他父亲呢。再说自己现在已然是百岁有余的人了，这一次出来够奔蓬莱岛，无论如何也要作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总算不枉人称我为镇西方长臂昆仑侠。想到这里，叫了声赵二爷："我的心思打算到各处找找于斗。据我想他跟凤岐全在一起，如果他们上追不上谭天，他们便必然够奔蓬莱岛，我因为放心不下，打算到各处找他们。我跟你商量商量，你是愿意跟我同行还是另有

公干？如果你要有别的事，不必客气，咱们就此分手。”赵二爷说道：“我也没有事，家里也没有人了，我叨大说，您的弟妹已然亡故了，家里还有几十亩地，叫家人耕种，我这就叫逍遥自在。不过我有一点心愿，就为收了个义子王环小白狼，要说我教给他武功，那倒用不着，人家的老师银面仙铁臂昆仑金声，传授他八卦金刀，虽然未能学全，已然有了八成功夫。就凭人家师傅传授的功夫，将来足能够成名。因为我的绝艺就是放火，放火药以什么物件泡制，我得传授给他，将来我死了，此术已传王环，总算我对的过他，不枉给我磕头叫义父一场。”于爷闻听点了点头道：“赵老英雄既然如此，当然您可以跟我同行了。据我想钦差老大人，这个时候已然到了四川了，这个孩子跟随钦差当随行委员，当然他不能离开公馆，要是这么说，咱们老哥俩可就是一条道了。头一则搭伴同行，走在路上不寂寞，再者说有什么事都可以互相辅助。”二爷一听，遂说道：“很好很好，这也算是巧机会，得跟老人家长途相聚。由打铁佛寺老哥儿俩慢慢的往前行走，在道路上有事即长无事即短。

这一天正然行走，来至在南直隶大名府的地界，大概离着府城六十多里地，地名叫槐树坡，乃是靠大道的大镇店。大概这个镇店足有三五千户人家，三五八的集市，今天他们来到这算巧极了，正赶上是集日，作买作卖的热闹非常。于爷这个人，向来好热闹，不用说现在这个年纪，就是年轻的时候，无论有什么要紧的事，只要走在街上，看见那里要围着一堆人，必要身临其境，到前边看看是干什么的。赵爷心急恨不能一时见着义子王环。这么大年纪没儿没女，又没有徒弟，一旦之间，收了这么个义子，心里高兴的了不得，打算

给孩儿娶媳妇，自己也不带着他们闯荡江湖，找个相当的地方一忍，将来百年之后，只教他们扑把土埋埋，这是赵爷的心意，故此恨不能马上见着义子才好呢。于爷就不然了，看见这座镇店这么热闹，非要进去看看不可，二位既然同行，赵二爷不能固持己见，及至进了大街，看看这边是卖叉把扫帚的，对面就是籴粮粜米的，接着就是买卖各样杂货的，两旁人声嘈杂热闹非常，这才是当今天子，洪福齐天，四海升平，万民乐业，一百零三岁的于成于洞海看到这里乐了。老哥俩一边看一边行走，正然前行之际，就见前面有一个大门楼，房屋讲究，门首有树，在这座大门口隔壁，围着一圈人。老头子身量又矮，想要到里面看看，遂说道："诸位借光，我们是外乡来的，好容易赶上集的日子，这么热闹，您借光我们看看这里是卖什么的。"众人看了看这两个老头儿这个样子，也知道是远方来的，随着让了一个道，老哥俩走到里面一看，见是个编木货的，什么柳灌斗大巴斗等等物件全有，又见旁边站着的有个老者，领着一个小孩儿，小孩子也就在十一二岁，老头儿不过五十多岁，别看是做生意的，可是穿的衣服褴褛不堪，面上带着菜色，狼狈的形状教人看着可怜。在旁边站着一个人，身上穿着官衣，看那个意思，大概是官府当差的，说不定他还许是个头儿，后面还跟着四五个伙计，说话理直气壮，拍胸膛挑大拇指，得意扬扬，就见做买卖的老者，向着这个小子作揖拱手，面带苦笑，凄凄惨惨地说道："几位头儿，这不是我的买卖不好吗？一家七口，病着三口，我出来做买卖，家里连人做饭都没有。我把我这个小孩子带出来，不过跟我一块帮忙就完了，这类买卖赚钱能赚的了多少？您要再三逼迫我，我就说个绝话：简直你就把命拿去吧！由天明

把货弄到这里来，只瞪着眼不卖钱。今天您错过去，赶到下集，无论买卖好不好，卖了钱先给你还不成吗？”说话的声音渐渐的颤抖，眼圈儿也渐渐发红，这种情形无论是多狠的人，看着心里也有几分难过。于洞海看了看赵二爷，要依着于爷的心意，就过去了，赵二爷拦道：“老人家您先别忙，像您这么大的身份，无论见着什么事，是绝对忙不得的，咱们先看看，到底他们是干什么的。”就在这么个工夫，见那官人把眼一瞪，叫道“老刘，你这样办法这不是诚心欺侮人吗，只顾你这么一说啦，我们这份公事怎么交代？再说事也不是我们的事，你装这份穷困可怜干什么呢？由打我认识你那一天，就是这个样儿，你打算这个钱不化，那可办不了。说到这里把脸一沉，便吩咐伙计们锁着他走，话未说完，几个人向前一扑，好像饿虎扑食一般，大家看着虽然心里个个怀着不平，也不敢过去相拦。这么个工夫见由旁边那个大门里走出一个人来，到了切近，连连说道“借光借光”，分开众人到了里边，于成赵谦老哥俩抬头留神观看，但见这个人长的非常好看，平顶身高六尺多不到七尺，白净面皮，并没戴帽子，漆黑一条发辫，身上穿蓝绸子大褂，脚下穿青缎子鞋白袜子，到了里面连边叫道：“众位不可，由上集我就跟这个人说了，要说刘伙计这个人，不像不给钱的样儿，实在是因为他的家境太以艰难了，慢说是往外拿钱，家里吃饭还得为难呢，哪里有这笔钱。这不是我已然说了吗，这就叫瞒上不瞒下，你们几位费心周转周转，周转过去更好，实在不成还是我一面承当，你们就别紧着逼迫他了。”头儿听了看了那人一眼，原来说话的这个主儿姓辛名式如，要说在槐树坡不敢说第一，也是有名的财主。这群官人是奉大名府的正堂朱天贵之命，论起来朱

天贵是明朝的遗臣，他的心太坏了，既然身为明朝遗臣，就应当得机会恢复天下才是，不但他没有这个志向，来到大名府任上，可称得刮尽地皮。原先这里本来没有这个规矩，朱天贵借题生事，借着别处有点小水灾，本来没有多大关系，不过就是修埝筑堤这笔费用，按说府库里所存的都用不清，他硬教在各大镇店上按着集日所有作买作卖的，临时拿一份摊款，按着买卖大小往外拿钱。槐树坡这个地方的人，以为这是义举，情愿照章程往外拿钱，这一位刘老头儿从前是干着三间门面的一个杂货铺，就因为家里人疾病缠绵，把个买卖也化费了，老头儿无法，这才带着孩子赶集上店，就为的是赚钱顾吃喝，由上集这笔摊款就没给，究其宝老头儿不给钱，实在是卖不出来，从中可就有这位辛大爷揽到自己身上来，“如果到下集他再不给钱，由我姓辛的担负。”想不到今天就是二场集，官人照样要钱这个老者哪里有钱给他们？彼此正在争论之时，早有家人进去告知辛大爷，大爷由家中走出来，向这些官人们说道：“既然上集我把话说了，无论多少钱全都有我姓辛的一面承当，何必你们还这么挤兑他呢？”辛大爷这一压服，那个官人头目便很不高兴，这小子向来依仗官势鱼肉乡民，无所不为，他姓李名福元，由前两集就跟这个老头儿过不去，因为辛大爷出头才算了事，他晓得辛大爷是财主，如果瞪了眼，财主没有不怕官的，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弄几个钱，于是一瞪眼用手指着叫道：“辛式如你这个话可不是这么说，我们是府里的官人，办的是公事，你是个平常的百姓，何必跟着多说少道？”当着众人被官人说了这么几句，辛大爷面上可不挂了，便把脸一沉道：“李福元这个话你可别这么说，你别看你是府里的官人，要平白无故的打算欺侮我姓辛的，你

可办不到。别人不说，唯独你对于我们槐树坡没有一点好处，告诉你吧，我早有意撞撞你。”话将然说到这里，李头用手一指那几个官人道：“伙计们把他锁走！”几个官人如狼似虎的往上一拥，辛式如大爷是个急劲，要说武术是一招不会，生来的侠肝义胆，急公好义，凡是槐树坡的乡亲们婚丧嫁娶，只要是难住困住，找到大爷这里，没有办不到的。今天大爷在众目之下，被官人如此欺侮，他那里受的了，此时听李福元说要锁拿自己，辛大爷哈哈一阵狂笑，叫道：“李福元，要说大名府传我，须有签有票，还得我犯了国家王法，才能够受官人的锁拿，凭我犯禁的不吃，犯法的不做，你小小一个官人，指着你这身衣服唬我可办不到！”话虽然这么说，这几个官人仗势欺人，不容分说走上来就要锁，辛大爷用手一拦，哪知他们竟错会了意了，认为是辛式如要抵抗，李福元这时是骑虎难下，说来在大名府也是个官差头目，要叫姓辛的把我唬下去，日后我还怎么出来办事？再者说我要是把姓辛的打了，无论惹多大祸，不是还有我们老爷顶着吗？想到这里觉着有理，叫伙计们：“把姓辛的扯倒了打，回头打完了跟他有场官司，必然有签票下来传他！”说到这里，果然几个公差走上前来，把辛式如扯躺下就打，辛爷本来不会武术，单打独门都未必能成，何况是四五个人，如狼似虎一齐动手，虽然没拿着军刃，就是拳头巴掌大爷又哪能禁的住？官人一同上手把辛爷打了一顿，在旁边看热闹的，全气的颜色更变，别看心里有气，全是敢怒而不敢言，就在这个时候，把两个老头子可气坏了，一位就是火德真君赵二爷，这一位就是镇西方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于洞海。这二位彼此看了看，赵谦把手一扬叫道：“老人家您站一站，我生平以来，就看不惯这个，

他要不是官人还倒罢了，既然是官人欺压百姓，凭看青皮唬人办不到，我非跟他滚滚不成！”于爷闻听摆手叫道：“兄弟你往后站，这个热闹我可不能叫你自己玩了，要说在人前显耀，打倒几个官人那倒不算什么，我生平就有这么个习气，打算把天下恶人完全产除才合我意。”老人家说着话分开众人就往里闯。大家一看这两个老头儿，你说这可是拦不拦呢？如果劝解官人未必赏面，若是不劝的话，到里面言语不和非得打起来不可，真要论到打架，这二位胡须全白了，不用说拿着家伙，连一拳也未必禁得住，唬众人是其说不一，就见老头子到了里面，高声说道：“尔等好大胆，竟敢仗势欺人，现有老夫在此，急速走开还算罢了，不然我要给你一个厉害的！”说着话往前一闯，拳打脚踢，这几个公差那受的了，被老人家打的东倒西歪，这个将要起来，那个又躺下了。这一场好打二位高兴的不得了，这就算是心平气和。大家看着纷纷议论，也有说这二位老人家是练家子的，还有说是成了名的剑侠的，要不然也不敢打官人，从中还有脑筋顽固不化的主儿，说这俩老者是仙人，人家财主辛大爷命大，在这里受官人欺侮，二位便觉得心神不安，掐指一算知道了，这才来到这里搭救，不然怎么会来的这么巧呢？大众七言八语各执一词，二位跟官差正打到热闹中间，李福元站在那里指手画脚，那个意思是教伙计们努力打这两个老头儿。赵二爷一眼看上他了，用手一指说道：“这场事全都出在你一个人身上，应该打你一个人！”说着话回手够奔小子顶梁上便打。李福元一看掌带着风声，嗖的一声便打到了，小子非常骇怕，他应当躲闪就对了，皆因吓壤了，把头往下一低，就听吧的一声，把小子的脑袋打碎，死尸倒在了旁边。这一来不要紧把赵二爷吓了一

跳，不想一巴掌竟把小子打死了，众人一阵大乱，几个伙计也就不敢打了，此时有人过来说道："老朋友你就别走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要是真横的话，跟着我到一趟大名府。"赵二爷一看人命关天，本不能弃尸逃走，再说那也不是剑客所办的事，这就叫为打不平，失手误伤人命，反正这场官司不好打，遂手拈银髯微然含笑说道："你等不要大惊小怪，打死人偿命，难道说我不知道吗？"又回头叫道："老人家，我们不能同行了，您自己去吧，我要随他等到大名府打这场官司，不过说去就去，这也没有多大事。"赵爷说这话为的是好叫于爷放心，那知道老人家于成早有布置，亲眼目睹火德真君打死了大名府的官人李福元，这可是一场祸，决不能平平常常的完了，由打这里我真要一走，赵二爷小看不说，岂不叫天下英雄笑骂？老头子这才说了一声："二弟你这是怎么了？当着这么些个人你还和我赖，这个人是我打死的，你抢什么？这个人命官司还是什么好事吗？要是有好吃的好喝的，你走到头里抢点算是便宜，这是人命官司你抢什么呢？"赵二爷一听这话就是一怔：原来于爷早就看明白了，这场官司不好打，不愿意叫二爷去，自己去了，上堂下堂的滚滚，看看能打就打，实在打不了，晃晃膀子便走了，故此不愿意叫二爷打这场官司。只顾这哥儿俩一让，官人在旁看着，心说你们两个人要走还未必叫你们走了，你们何必还这么谦让，里面就有能说话的，叫道："二位老朋友，不必这么争了，莫若二位一同去，这还算什么要紧的事，本来就是个误伤，常言说的好，七十不打，八十不骂，到了堂上三言五句这场官司就许完了。"本来这话跟平常人说成，若跟这二位剑客说那里有用？于爷闻听笑嘻嘻说道："好了，既然这么说，这场官司我们打了，

倘若有为难的地方，全都仗着你了，我到那里给你们架着这个官司，这也不是我打的，也不是我兄弟打的，是你们素日不睦，今天借此为由，把你们头儿打死了。”伙计们一听连连摆手道：“老朋友：咱们不过这个，人命关天，你怎么往我们身上补这个？”于爷闻听乐了，遂说道：“既晓得人命关天，为什么拿这话说我们呢，别跟我们说废话，你带着我们去吧，官司是我们打，告诉你一句，要紧的话，不许虐待我们，倘若是招待的不周，我们可是说走就走。”官人的眼神也活，也看出这二位老人家武术绝伦，连忙答应，派人看守李福元的尸首，带着于成赵谦，连辛式如大爷也带着，一同够奔大名府的府衙。可有一样儿，论理说可应当把这个编柳货的刘老头儿也一同带着，他们就没带他，因为什么呢，因为带着他于官司不利，莫若就说辛式如富而不仁，以资财买出这么两个老头儿，打算独霸一方，压倒官府，以致当场打死了李福元，因为这么说官面上还占理，故此不带刘老头儿。众人够奔大名府，天到掌灯到了府衙，进角门先到班房，来到里面看了看，见那些个八班总役以及大头，全都没在，因为正是吃饭的时候，不过就有几名伙计，见了众人全都站起迎接，于爷赵爷因为年纪高迈，阅历深远，别看是打了人命官司，因理由充足，并无半点惧色，仍然是谈笑自若，伙计们低言悄语把所经过之事，全都说明了，这才打发人到里面回话。不多时里面得着信了，大名府的知府朱天贵，听说班头李福元因前去槐树坡敛赈灾钱，竟有胆大之人，出头代打不平，打死了班头，现在凶手带到，朱天贵立刻怒气冲天，那个意思打算要吩咐升堂，就在这般光景，在旁边坐着红笔师爷，浙江绍兴县的原籍，姓白名凌云，赶忙站起连连摆手道：“老大人

千万不可性急，既然有人出头，代打不平打死了李福元，这个人决不是平常的人，不是他武术高强，就是有个门子，凡事不可忙，老大人千万留神。”朱天贵吩咐一声“请教习”，教习非是别人，正是李福元的亲胞兄，乃是江湖绿林大盗，作案多端，身背人命无数，官府一体缉拿，追迫得小子无有立足之地，逃到大名府，可巧正赶上朱天贵请教习，小子可就投入了府衙，一则为看家护院，再者就是教给少爷练练艺，小子名叫李青元，外号人称拦路虎。这小子在府衙门当差，朱天贵还是非常信任他，论武功虽然没有多大，可是经验见识都很不错，若谈到坏上，损人利己，那可以称得起第一。此时打发人把小子找来，连师爷白凌云，三个人一计议，打算先叫李青元到前面看看作案之人，是怎么个情形，然后大人再升堂讯问。计议已毕，便打发李青元到前面去。务要详细检查一番，小子到了前面，并没有进屋子，只隔着窗子往里窥视，这时候是个热天，见里面的人全赤着背，从中有两个老者，银髯皓首谈笑自若，小子留神观看，二位老者的眼睛好像明灯，小子久走江湖，当然是看的出来，就知道二位老人家是世外高人，这哪里是凶手，分明是成了名的剑侠客，路见不平将人打死，投首到案，这场官司就没打算打。如果要是优待他们还算便宜，倘若有半点教他们不愿意，不用说走，对于府大人还许有意外的行动，继而又一想，净凭一看不能算一定，必须要详细调查，先打听打听两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当时把主意拿定，这才一启帘栊，走了进来，先看了看二位老头子，然后和颜悦色，恭恭敬敬行了个礼，叫了声：“二位老人家，方才在槐树坡打死我们这里的班头是您二位办的吗？”老头子看了看这小子的五官像貌，就知道不是好人，

于成在外面闯荡江湖，到如今已然百岁挂零了，可以说是多经多见多学多练，张眼一看就明白了，遂说道："你贵姓？"小子满面春风。很客气的说道："我姓李，在府里当着一份儿教习，是外码子朋友，大事小事来到这里，我没有不照应的。我看二位堂堂仪表。当然是成名的英雄，虽然说是人命官司，方才我已然跟伙计们打听了，是路见不平误伤人命，那也算不了什么，既然二位来到这里，我们人不亲武字行还亲呢，我可不敢说会练，多少用过几天功夫，反正我观着武圣人的面子，必然把你们这场官司化解化解。"这个话要是跟没有阅历的人说：必然拿小子就当好人了，在这二位面前说那里成的了呢。老人家看了看他，精神一抖，叫了声："李教习，今天你既然看出老朽是练武术的，你这个眼就算没白长，实不相瞒，我家住在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姓于名成字洞海，你知道有一回三闯桃花会，打死金头牛，撞死银头彪，单臂力举千斤鼎，镇西方长臂昆仑飘髯叟就是我。这是我兄弟，家住涿州，姓赵名谦外号人称火德真君，我弟兄可不敢说大名鼎鼎，反正都知道我们是剑客，这个话可不是吓吓你，打死人还别说是府里的公差，就是打死知府，也不过怨他是祸由自取，因我们跟故山多罗贝勒爷在一处，爷有话叫我们各处调查，遇见非法之人，便可以施展武术将他打死，无论惹多大祸，全都有贝勒爷担当。"这个地方算老头子眼光好，准知道这小子是前来探索根由的，故意说出这么一番话，其实那里有这么一回事，贝勒爷多怎叫他们到外面除奸来啦，这就叫江湖人遂话答话，二十四面风的口气，说出这番话来，就为的是震住这小子。老头子本来是仔细的意思，那知道反倒坏了，小子特为前来搜底，要是平平常常这个话还另说，如

今一听，论武术人家是剑客，势力有故山多罗贝勒，这两样那一样也够瞧的，未敢往下多说，说了几句闲话，假意带笑拱手道："二位候一候吧，说着转身出去，一直够奔后面，来到后面上房禀明朱知府，又到了书房里，见白师爷，就把两个凶犯是怎么个人，有多大的门子，前后话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白师爷一听便吓了一跳，遂急忙说道："老大人，你可得多加一分小心，这场事必须办个妥妥当当，才能够保全无事，不然的话就许有杀身大祸。"朱天贵本来是捐班出身，沾事则迷，毫无主意，他一听这边是白师爷，那边是大教习，各说各的理，心里七上八下倒说不出怎样是好。后来计议多时，谈到出主意还是白师爷，叫李教习到外面将三班人役聚齐了，把里面能谈的选出几位来，用言语骗哄于成等，将刑上好，等到把刑俱完全上好了，然后再升堂，不过就是草草一讯，便赶紧的退堂，叫监狱官多多派人看守，到那时再行文上宪，花些钱儿运动运动，作套口供，把这两个老头子结果性命，头一节保全知府大人的功名，再者好给李福元报仇，也不枉他跟大人一场。朱知府本是没有主意的人，听他们说的天花乱坠，只可由着他们办吧。此时三班人役早已聚齐，都知道府大人要升坐夜堂，李青元找了个上年纪的班头，小子暗暗跟他把话说明白了，这小子也算能耐，来到班房里面，和颜悦色，向二位老人家说道："跟二位剑客爷回，府大人打算要升坐夜堂，谈到你们二位路见不平杀伤人命，这本是行侠作义算不了什么，可有一样儿，要是不给你们带上点刑俱，公事上可交代不下去，您这么大年纪，难道说还不知道我们当差的这分难处吗？"老头子闻听点头，心说就是换了上下手的家伙，凭我们身为剑客，要是说走也是晃身就走，何必多费口

舌，让他们小看呢？遂点头道："上吧。"工夫不甚大，两套刑俱全都取来，给赵爷于爷全都带上，老头子看了看，非得杀人盗贼等案才带这种刑俱，全都是出号加重脖子上的锁练足够十余多斤，老头儿们暗想道：想不到行侠作义反倒披上牢锁成了罪人。

这里将然上好了刑俱，话已然传到后面去了，就听有人喧喝升堂，不多时升坐二堂花听，三班人役两旁站立喊喝堂威，知府朱天贵升堂坐好，眼看左右压住声音，立刻吩咐一声："带辛式如！"辛大爷虽叫公差打了两下子，拳头巴掌还不要紧，这个工夫早已缓过劲来了，把辛式如带到二堂堂口，便跪倒向上磕头，朱知府手拍惊堂，问道："下面可是辛式如吗？"下面答应："正是小人。"知府道："抬起头来。"式如一正面，朱知府看了看辛大爷，五官像貌端正忠厚，可见这个事无理必然出在官人，不然的话也不至于叫人家把李福元打死。虽然这个小子是捐班，做官的鉴貌辨色尚可作到。看够多时这才问辛式如："我打发我的公差，前去槐树坡催取摊款，像你这个打扮，不像没钱的样子，为什么你领头儿不给呢？再说这笔钱本是赈济灾民，并非入本府私囊，你不但不给，反倒跟公差对打，拒捕殴差，你不知道有国家王法吗？"辛式如听罢叩头说道："老大人派人到槐树坡催摊款，买卖铺户没有一家不遵的，我并不是作买卖的，这一次发生不幸事件，实在是皆因有个卖柳货的，家境艰难，又搭着不卖钱，公差再三逼迫，我是分好意出头维持，打算容他稍缓时日，并且我还想着替他拿钱。李头儿不容说话，喝喊一声就要锁拿，小人一时有气，问他拿人可会有签有票，因此气恼了李头儿，喝令众官人将小人痛打，此时从中才有二位老者出头拦挡，为

的是和平了结，有个上年纪的老者失手将公差打死。所说俱是实言，求大人明鉴。”知府朱天贵也明白，辛式如说的这番话，是庇护两个老头儿，住外开脱这场官司。朱天贵便打定主意，叫了一声：“辛式如，大清国的王法，你可知道？打死人偿命，欠了债还钱，爹作爹当，儿作儿受，决不能累及别人。既然你是出头维持，原是一番好意，既然如此当然就没有你的事了。我要当堂释放，你可有保？”这也算是朱知府的良心发现，故此才要当堂开释。辛大爷一听，这总算是不难。遂行礼说道：“大人恩典，小人情愿找保。”这话说完带下堂来。谈到找保也得明天，遂又吩咐一声：“带于成赵谦。”工夫不大将两个人全都带到了堂上。朱知府手拍惊堂，叫道：“胆大的于成赵谦，竟敢打死公差，还不从实招来。”不等赵二爷说话，于成老人家磕头向上行礼，口称：“大人，于成赵谦，可不敢自称为世外高人。我于成已然一百零三岁，在外面济困扶危。今天走在槐树坡，遇上这段事，本来打算出头了结，不料官人借仗官势欺压小民，故此言语冲突，是老朽我一时失手，将公差打伤致死，应该何罪，于成愿领，请大人恩典释放赵谦。”于爷将然把话说完，赵二爷说道：“哥哥这是何必呢，分明人是我打死的，人所皆知：哥哥你争也争不过去。你这么大年纪，这是怎么说的呢？”老哥儿俩在堂上相争，朱天贵听着很喜欢，遂说道：“你二人都是这么大年纪，何必这么争竞，依我说这个人就算你们两个人打死的吧。于爷一听吓了一跳，官要是这么说话，决非清正之辈，赶紧说道：“不对，这个人是我一个人打死的。”赵二爷说道：“是我一个人打死的。”老哥俩正在彼此争执，朱天贵手拍惊堂说道：“来呀，标牌收监。”这就算糊糊涂涂将老哥俩带下去。单另

派小牢卒，在牢狱之中看守他们二位，一个人看守一个人，就怕的是出意外，这个主意都是李青元所想。

二位剑客标牌收监不表，府衙派人收拾李福元的尸首，也未到尸场里验尸，这个事就算马马虎虎。辛式如对好了保，取保释放听候传唤，这也不过就是一说。按着大名府的知府朱天贵，他所恨的就是这两个老头儿。辛大爷回到了家中，就把堂上审讯的经过，对着他们槐树坡的人一说，可了不的了，这一个镇店上全都哄哄动了。大家全为这两个老头儿叹惜，因为路打不平，以至于收监，大家忖度着大概活不了啦。辛式如发起，要递个联名保状，"无论花多少钱我一人承当，不必公摊，我尽我的力量豁着全份家产，也要替二位老头子搭点这场官司。这场事里面要是没有我，二位老者决不出头，可见得起祸原因全都在我的身上，无论如何我也要替二位解脱官司。"大家一听辛大爷这样说法，当然就算很够朋友了，所以众人也全都勇跃参加，写名字盖戳，那位也不含乎。怎奈这种联名保单一共递了两张。半点消息皆无。要说这个事可没在朱知府身上，从中完全是李青元一个人主持。朱天贵耳软心活，既然他这个人做官不清，素日就好刮地皮，辛式如上上下下花的钱财，难道不花在他的手里吗？他既然是个贪官，见钱就好办，按说这场事不就算完了吗？从中就是这个李青元，他早已把这个事看明白：既然辛式如出头打算和解这场事，没有钱当然办不到。要说花钱了事，别人都是帮吃帮喝，我是拿着人命换钱，多争一个就多落一个。他看明白了这步棋，故此抗着劲不完。本来他们这次勾吃伙骗，全是一合手，一头官司当然不好打了，他们说不完就完不了。这一来这个事可就闹大了，辛式如把全镇绅商全都惊动出来了，

联名具保竟会置之不理，未免可就动了公愤了。全镇绅商共同商议，既然他们故意为难，还不如去上告呢，就告大名府知府朱天贵，贪脏卖法，勒索乡民，李青元帮官敲诈，任意欺压平民。

不表他们这些人气忿不出，单说这位卖柳货的刘老头儿，由出事的那一天，就感觉着心神不定，对于吃喝都减少了。一连这么几天，每逢坐定了便想：这两个老头儿为我出气，招惹了杀身大祸，锁在牢狱之中，辛大爷出头维持，打算花去全份家产了解这场事，请出全镇绅商联名具保，两次全都没办到。谈到了我，现在是财势皆无，只有穷命一条，更不济事了。刘老头儿如同中了疯病一般，不是叨叨念念，就是咳声叹气。后来略微镇静了镇静，仔细一想，只在家里咳声叹气，就是愁死了，不也算白费吗？谈到花钱，辛大爷出头尚且办不到，我就不用说了，势力更不用说，这么看起来，知府朱天贵跟那二位老者，当然是前世的冤家。祸由我这里起的，既然是辛大爷这样出力维持，都没有效力，当然这二位老者活不了啦！要是死在他们二位头里，还觉着安慰些，若是死在他们后头，未免就太没有人心了。刘老者把意念一变一想到寻死上去了，自己越想越对，简直是不能再活了。主意已定，立刻站起身来，由家中出去，慢慢的往前行走，只是，行无所定，究竟怎样寻死，自己也没把主意拿妥。二目直直勾勾，一直出了槐树坡东镇口，还照直往东走，走来走去天都掌灯过了，他的肚子也不饿也不渴，就彷佛有什么要紧事似的，走的还是真不慢。天到定更后，刘老头儿走到了旷野荒郊，不用说看见人，连村庄都看不见了，他还是一个劲的往前走。及至明月东升，远近通明，反倒把高兴提起来

了，按说寻死不是应当难过吗？为什么他倒高兴呢？皆因刘老头儿，幼年时也是读书多年，有种特性，壮年之时，常常的夜出玩月，这是他生平的特性。今天可不是玩月来的，无意之中走到东郊，一轮明月倒挂天空，老头子看见这个境界，万般忧愁，完全忘却，只知道在月下行走。走够了多时在前面黑呼呼一片树林，看见了树林老头子叹了一口气，才明白过来，自己这不是来月下赏玩佳景，原来是为了解心里的难过，出来寻死来了。想到这里，先把扎腰绳解下来，打算找一棵矮树结绳套上吊而死。不多时走到树林切近，手擎扎腰绳想了又想，只有一死方休。

将然把主意拿妥，就听有人谈笑的声音，刘老头儿心里很纳闷：天到这般时候，树林之中还有人说话，这是干什么的呢？这我可得看看，不然我上了吊，他们走过来解救，岂不教我死不得安？想罢各处观看，看了很大的工夫，原来是树林正当中放着一块方的青石，两旁各有矮石一块，境界幽雅，使人见了，遁世之想油然而生。矮石上一边坐着位老者。东面坐的这位是个出家道长，衣服穿的极其不堪，身上青一块白一块的补丁，俗语那叫衲头。腰里扎着一条蓝绒绳，脚底下是青鞋白袜子。往脸上观看红扑扑，两道白眉斜入天仓，两眼如灯狮鼻阔口一部银髯，两耳垂肩，头里微乎有点卸顶，高挽着发髻，扣着莲化道冠，竹簪别顶。在他对面坐着的是个俗家老头儿，身量不甚高，站起来也就是五尺上下，身上穿一件蓝粗布的大褂，脚下穿的皂鞋；白布袜子，黑呼呼的脸儿，浓眉很宽，一双长目过了眉梢，通天鼻梁，大嘴岔，大耳有轮，如雪白般的胡子。二位坐在那里，原来是月下谈棋，老道走的是白棋，老头儿走的是黑棋。刘老头一看，我生平

以来所好的就是谈棋，当年得意之时，买卖也顺序，终日无事，总是各处去访高棋，如今不幸遇上这么一场逆事，不然的话我可得近乎近乎这二位。我先到前面看看，如果他们喜欢我跟他们对下一局，无奈我死在目前，振不起高兴。虽是这么想，可是寻死之念，渐渐的冷淡了。慢慢的走到了切近，将身形往下一蹲，仔细观看。白棋是粉石的，黑棋是墨石的，这盘棋已经走了五六十着。刘老头留神观看，就见人家二位这个棋走的有点特别。在别处我可不敢说，在我们槐树坡下棋得让我，怎么会人家走出这种步来，不用说叫我对着下，眼都看不明白，这可算是太怪了。看了看人家的棋步走出来，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比自己可高的多了。刘老头儿看得非常高兴，他也不蹲着了，就在旁边席地而坐。刘老头儿在旁边坐着，两个人还只管摆棋，摆的正在得意之际，猛然之间老道把白棋使了一着绝手，手弄银髯微笑说道："老弟就凭我摆的这着棋，大概你就不看赢了。"老头儿闻听也带笑说道："仙长这一着果然不错，可有一节，我要是有这一着，就算输也就不要紧了。"二人一接谈，老道猛然一看，见旁边坐着一个人，不由得便吓了一跳。暗念一声无量佛："我可不敢说我的身分高，谈到武术二字，已然就是剑侠的身份，怎么会面前来了一个人，我就不知道呢？难道这个人的身分比我还高吗？"但是看了看这个老头儿，不像有功夫的样子。不但老道看出来了，就连那俗家也看见了，他可没有老道沉的住气，立刻站起身来，向刘老头儿问道："老者你是多怎来的，什么时候坐在这里看棋？"这一句话就把刘老头儿问怔了，遂说道："我来了好半天啦。由幼年时就好习此道，直到如今数十几了，路经此处看见二位棋步高明，乐而忘返，没想到扰了二位的

清兴。开罪之处，求多多原谅。”老道听到这里念了一声：“无量佛，天到这般时候，你还在这里看棋，当然也是嗜此成癖，如果你要是高兴，我陪着你摆一盘。”刘老头儿闻听摆了摆手，未曾开言，落下了眼泪，叫道：“仙长，你要不说，我还忘记了，我这个人可算无心无肺。按说我连看都不应当看，你还让我下棋，今晚到不了天明，我的命就完了，那还能够下棋呢？”话说到这里，悲悲切切泪随声下，把老道跟那个老头儿吓了一跳，老头儿连连问道：“看你这么大年纪，说话这样凄惨，当然你有过不去的事情，你可以对我说说，倘若我们的力量能够办的到，也可以帮你个忙。”刘老头儿听到这里，遂忙跪下磕头。然后就把自己因为贫困，编些个柳货赶集，官差催逼摊款，怎么出来一位辛式如，片么打架，有二位老头儿代打不平，打死公差，如何吃官司前后话说了一遍。又说：“事因我起，到了现在，我救不了人家，反倒偷生世上，未免良心上过不去，故此打算先死在人家头里，这也叫良心发现一死方休。皆因我生平就好下棋，一时忘情，又偷生了片刻。”老头儿听罢，残眉倒竖遂说道：“天下竟有这种事，仙长你听见了没有，你老人家可以称得起回天有力，武术绝伦，如果肯其援手。老朽情愿听你的指挥。”老道听到这里，念了一声：“无量佛，老英雄，贫道已然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谈不到尽天职与义务，也不讲究行侠作义。何况微末技术，就让管也未必办的到。还不如居清养静，不问世事，守我清规，倒可免除许多烦恼。”老头儿听到这里，连连叫道：“仙长，既然你老人家不愿意出头，老朽出头请你暗中辅助如何？”老道听了这话，带着很不愿意的容颜道：“老人家你这是怎么了？无论办什么事，不可强人所难。现在你既然难我，可不怨我

说话不对，这场事老英雄不许卖卖老，一手办理个圆满吗？”那个老头一听，真正是气冲牛斗，就是没好意思说出来，由怒气变出一种笑声，手弄银髯叫道：“仙长，你这个话不是谈到这里了吗？也许是跟他们冤家相逢，我自然是出头维持，那怕力量不济事，为此而死，那也无的可怨。”老道闻听连连念佛，说：“既然如此你我改日再会，。”说罢站起身来，摇晃着袍袖，扬长就走。这个老头儿看老道走出了树林仰天长叹了一声道：“真是闻名是虚。什么叫侠客？那叫剑客，尽身上的能耐，见着不平之事，出头维持抑强扶弱，那就叫作侠肝义胆。不然的话，就让你的宝剑能飞，不能尽天职义务，枉有剑侠虚名，这类人可又算得是那道的英雄？”刘老者一旁观看，分明是这个老头儿为自己的事要求那个老道，他不但不管，反倒说出些不好听的言语，以致把这位老者气的咳声叹气，自己这才连连抱拳，叫道：“老人家，我也不知道你们二位是武术家，咱们能够认识是从棋上来的，我自己已经拿定了主意，是一死方休。老人家要求那位道爷帮忙，不是他不管吗？怕你老人家人单势孤，再者这事也非同小可，衙门口里的勾当，那就得说出生入死，依我说天已不早，您老人家请回府安歇去吧。至于小老儿可说是命该如此，不是你老人家已然有这片济困扶危之心吗？小老儿死后作鬼魂也感激你老人家的。”话未说完那个老头儿连连摆手道：“你可晓得什么？你不遇上我还则罢了既然遇上我，就让你情愿死，由我这说都不行。”刘老者一听，好厉害，这场事他老人家还是管定了，赶紧恭恭敬敬的说道：“我知道你老人家是侠肝义胆，怎奈这场事关系重大，倘若出点别的意外，那不是加重我的罪孽了吗？”老头儿听罢哈哈大笑道：“你是商人，大概对于绿林江湖之事，

你是一字不知。我姓宣单字名敬号叫玉堂，江湖英雄送我外号叫作万里飞鹏海上仙。我可不敢说是有能为，在南七北六十三省，多了没走过，十几遍已经走过来了，这场事也算不了怎么要紧。我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老头儿把家里人一说，宣玉堂点头道：“这场事叫我办你可要知道，你们可就不能够在这里住了，还不但是你们一家，连那一个姓辛的也应当躲避躲避，不然的话事情出来之后，官府各处拿人不着，追根问底必然把你等捕去。”刘老头儿一听，不由得吓了一跳，遂问道：“宣老英雄，但不知你打算着怎么搭救于成赵谦二位剑客？”宣玉堂并不慌忙，就把自己的主意一说，原来是劫牢狱杀官惩吏。“你想这段事要是出来。你们能够不落嫌疑吗？”刘老头儿本是商家出身，听见这个话非常骇怕，可是除此别无良策，遂说道：“宣老英雄你可以跟我到一趟槐树坡，将这片言语跟辛式如说明，免得我自己跟他说他不肯凭信。”宣玉堂点头道：“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就走。”棋俱收拾起来，就见老头子不费吹灰之力，将石桌移到旁边，棋俱放在底下，然后用石桌一压，刘老者在旁边暗想：就拿这个石桌说，大概有二三千斤重，看着宣玉堂好像移木桌相彷，这要不是世外高人，焉有这么大的臂力？刘老者看到这里暗含着点头赞叹。收拾完了，刘老者前面带路，宣玉堂后面跟随，一直够奔槐树坡。先不到刘宅，一直够奔辛宅而来。

天本来就不早了，叫了好半天才把门叫开了。别看叫门费事，辛大爷尚且没有安歇。就因为自己惹了这场祸之后，把两个老头儿，都押在了监牢，联名具保也没有一点效力，打听着大概这两个老头儿活不了，自己心里难过，总觉着对不起这两个热心的老者。本来自己打算把全份家产豁出去，只

要救了两个老头儿，自己在街上讨吃也甘心，怎奈空有这个主意，竟有钱没处花去。故此想起来心中就难过，一个人在书房里面不是咳声叹气，就是来回溜达，其形也如同中了心病一样。这一天晚上正然自己坐在书房里难过，猛然间听见有人叫门，辛大爷亲自出来把门开开，看见刘老头儿还带着一位老者，自己虽然不认得，大概跟刘老头前来，当然不是歹人。并不多问全都让到里面，大门关好，然后一齐来到了书房。刘老者从中引见了，刘老头儿把自己怎么不打算活着，竟不知不觉的走出了东村口，一直的往前走，走在旷野荒郊树林里遇见二位老者下棋，前后话一说，又说老人家救我一命不死，打算够奔府衙劫牢反狱杀官惩吏，怕是咱们在此居住，事发之后受了牵连，老英雄吩咐叫咱们迁移他方。我倒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就是几口穷人，拿起腿来就走了。所虑的就是你这里，家大业大，怎能够舍此他往呢？”辛大爷听了暗想：刘老者居然月夜遇高人，不问可知当然人家于赵二位剑客，为人正直无缺欠之处，故此逢难有救，命不当绝。叫道：“宣老英雄，你老人家既然敢冒险劫牢，搭救于赵二位剑客，请你老人家不必以我辛式如为念，我要是死了能救于赵二位我就死，我要是把家产花净了能够救二位，我也愿意花这你还听不明白吗？何况教我们躲开，那就更不算什么了。那怕把全份家产抛弃，我辛式如绝不介意。但不知宣老英雄何时动手，教我们多怎躲开？”宣玉堂摆手说道：“这个话可不是那么说，无论你走到哪里也得吃饭，不吃饭便不能活着。比如说要是不打算活着，为什么还要躲避呢？什么叫嫌疑牵连，不论什么官司不是也一样打吗？所以说躲避的话，就为的是平平安安的活着，如果没有钱，拿什么来维持生活呢？我这

个话说出来，不只是为你个人打算。从中还有这位刘老者，他在当乡当土，尚且贫困至此，一旦之间教他搬乡离井，常言说的好，“人离乡贱，物离乡贵，”作个小本经营都是人生地不熟，虽然把官司躲过，跑到外乡不也得饿死吗？”将然说到这里，刘老者插言说道：“老英雄你老人家就别替我们打算了，事是由我身上起的，我由这里走了，做乞丐也好，饿死他乡也好，想法救出人家二位老头儿，我于心无愧了，虽死也安。”宣玉堂说道：“你不用管，我自己另有安排之法。杀人的勇气，多会都有，为什么有好些事不肯出头呢？从中就是这一点为难。没有势力的不敢欺侮人，既然无故敢欺侮人，不问可知，既然官私两面的手眼都够瞧的。剑侠出头必然要替被屈含冤之人出气，或者把欺侮人的杀了，或者用相当的手段惩戒。这些个办法在剑侠手里，是易如反掌，怎奈事情办完了之后，他找剑侠不用说他不敢，他也找不着。可有一样儿，你想想他原来跟谁为仇作对？”辛大爷刘老者听到这里全都连连点头，宣玉堂接着说道：“这场事既然我出头，”说到这忙低声说道：“就是杀官惩吏劫牢救人。”我可不能管前不顾后，你们两家是一贫一富，我打算叫你们合伙在一处，财主人家多添这几个人吃饭也不算什么，但不知你赞成我这个话否？”说罢用眼看着辛式如，辛大爷赶紧的点头道：“老英雄这个话你没说我就有这个心意，不过这个刘老者为人过于耿直，故此未敢轻于启齿。”刘老头儿听到这里，果然还打算推脱，宣爷用言语阻挡，他这才没有什么可说了。当时计议好了，宣老英雄嘱咐辛式如在明天一天之中，把各个户找来，叫他们到这里来看房，地仍然叫他们种着，够时候派人前来收租。家中细软金银，凡是值钱的物件，全都收拾好了，明天夜里这个时候

我来护送你等逃奔他方就是了。辛大爷点头，宣玉堂告辞，辛刘二人往外送，将然送出了书房门口，再一看不知老头子哪里去了，二人彼此怔够多时，这才回到了书房。辛大爷又跟刘老头儿说了半天，叫他不要客气的话，刘老头儿爬在地上给辛大爷磕了一个头，辛大爷也赶紧磕头还礼，遂说道："老人家你不是诚心折罪我吗，别的话不用说，咱们就此为定。"刘老者感激零涕，遂也告辞走了。

当夜不提，次日果然把诸事办理妥当，房也有人看了，金银细软也全都收拾好了。等到了晚间，车辆马匹全都预备好了。大家正在盼望宣爷的工夫，也没听见有人叫门，老头子由外面进来，低声问道："怎么样，你们全都预备好了吗？"辛大爷赶紧把经过一说，老头子非常喜欢，立刻便催着动身，恐怕迟中生变。此时刘老者合家数口已来到这里，节断捷说，两家的人全都上了车。辛大爷骑着一匹骏马，本打算教老头子也骑马，宣爷摆手道："这可办不到，最好就是步行。"此时全都收拾好了，自有看房人，跟着出来关门。大家起身，将地点秘密的告拆了宣老英雄，这才连夜行走。一直走了数天，到了德州城北，小地名松林铺，全都安置好了，宣玉堂告辞，嘱咐他们："在这里千万别动，事情办完之后，我必然给你们来送信，有了什么风吹草动，我也能随时前来告诉你们。"辛大爷刘老者磕头相谢，老人家这才回归大名府。

路途之上不必细表，这一天来到了大名府城里，老人家先找店房住下，到了夜间够奔府衙狱牢各处探了一回道。本来道路没有什么可说的，凭他老人家的身分，不过一看就知道了，惟独两个老头子在那一所，那一号监狱，尚且不知。调查了半天并未得着头绪，看看天已不早，只得回归店房。次

日照常去探，就凭这么大的一个大名府牢，老人家就如同出房进屋一般，毫不费力。老人家一连去了三天，各号监狱细细探听，正然探到十三号，就听里面有人哈哈大笑，叫道："兄弟，咱们老了老了反倒活回去了，人家极其没有见识的人，尚且知道这场官司，择出一个是一个，可惜咱们闯荡江湖一辈子，打死一条人命，进来一个人还挂着一个人，这是为什么呢？"就听有另一个人答言道："哥哥你就别提这个了，已然到了这个地步，教我看还是你老人家闹的错，不然有兄弟我一个人，不就完了吗？这也倒是不错，弟兄们总算是有缘。"说罢彼此哈哈大笑。宣玉堂一听乐了，这不是于赵二位，那能够这么谈笑自如？此时我还不下手搭救，等待何时？想罢由后坡绕到了前面，飞身下来，四外观看，并无动作又听了听里面已经没有说话的声疸。宣爷这才够奔牢门，伸手要把锁掳住。老头子手上有鹰爪力的功夫，任凭多大的锁，只要使足了劲，咯的一声立刻就开。老头子这时一伸手吓了一跳，不但没有锁，并且连门鼻也没有，暗说这个狱门能够不锁着吗？一面纳闷，用手轻轻一推，双扇全开了，老人家往里一看，可吓坏了。只有两堆刑俱，并且还躺着两名死尸，身上穿着号衣，正是狱里的禁卒，全都是头身两分。老头子一想：你说这是什么人呢？就让他走在我的头里，将人救走，未免也太快了，我由后坡来到前面下房的工夫，他居然杀了两个人救走两个人，这么看起来，这个人的功夫岂不比我高的大多了吗？这个事也难怪老头子这样想，实在这个人也太快了。老头子救人未救成，站在这里，不住的点头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了。

书中代言，要说救的人倒不是外人，正是跟宣爷下棋的

那个老道，姓聂名英复别号人称龙虎道长白云子。这位老人家已然一百出头的岁数，成名为剑客已经数十年。道长并不在此处居住，在山西五台山下，有一座小庙，自起的观名，叫龙虎观。老剑客自从成名之后，可就抛弃了红尘，说不说就是数十年来不问世事。这一天早晨起来。便见小雨淋漓，下到午后不但没晴天，反倒下大了。正在风雨交加之际，猛听得外面有人敲门，吧吧的山乡。白云子莫明其妙，头一节自己这庙里向来跟人家没有来往，再者说下着这么大的雨，这里又是个背道，你说这可是干什么的呢？遂喊来童儿到外面观看，小道童答应一声，冒雨来到外面，开了山门观看，原来是七八十岁的一位老头儿，被雨淋得透湿，看那个样子已然就上气不接下气。小道童也明白了，向他问道："莫非你打算避避雨吗？"那个老头儿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只点了点头。小道童让他走进来，山门关好。先把他让到厨房里，告诉老头儿："你可以在炉子上面，烤烤你的衣服，我把门给你带好了，衣服全可以脱下来，等你烤干的时候我再来。"老头子千恩万谢点头答应。小道童多了个心眼，怕老头儿是个骗子，回头我走了，他再偷东西。不但是把门带上，还扣好了门环。这才来到鹤轩，把方才之事跟老剑客一一说明。白云子龙虎道长听着这话，未免有些纳闷，比如说这个雨是将然下起来的，也许是出门做什么事，被雨阻在这里，这雨由早晨就下，你说这个人他是干什么来的呢？自己越想越不明白，一时好奇心胜，冒雨走出了鹤轩，到了云水堂，要看看倒是干什么的。及至到了里面一看，不错倒是有一个老头儿，不过上下无条丝赤身露体，已然直挺挺的死在了地上。凭这么大的剑客，看罢都不由一惊，心说莫非说这个人是被雨淋死的不成吗？到

了跟前细看在华盖上面有鸡卵大小一个红点，其红如血，老道用手摸了摸，身体尚且温暖，不由得吓了一跳，分明这人被点穴的点过去了。我这里怎么会来了这种人呢？赶紧走到老者脚下，用足踢他的地泉穴，将然踢了三四下，老头儿胸间有一口气，咕噜噜一响，接着可就哎哟出来了。聂英复在旁边等他缓醒，老头儿慢慢睁开眼看见了老道，却用手点指高声骂道："你个牛鼻子老道，我的孙女你弄到那里去了？只要我有这口气，我就跟你没完。"也顾不得赤身露体，双手扶地站起来，那个意思打算揪老道。白云子就知道其中必有隐情，和颜悦色说道："你莫非疯了不成，贫道将你救活，你怎么倒辱骂我？"老者听了这句话，看了看白云子年纪高迈须发皆白，满面正气，隐着一派威风，连忙抱拳说道："这位道爷你是谁，恕过小老儿二目昏花未曾看明，教他把我气糊涂了。莫非我已然被那厮打死，是你老人家把我救过来的吗？"白云子点头道："贫道便是本庙住持，听道童说有人来避雨，故此前来观看，见你仰卧在地上，看了看因为你胸前有一块红点，才知道是被人用点穴法点过去了。不知你怎么受的伤，因为什么冒雨来到这里，要你从头到尾细细说明。"老头子先将中衣拿过来穿好了，这才叫道："老人家你要是问如此这般。"当时说着话两泪交流，悲愤交加，龙虎道长白云子听罢老者的这片言语，只气得修行眉倒竖慈悲眼圆翻，不由得连连念佛。原来这个老头儿只有一个儿子，名叫陈光太，别号人称伏虎将，娶妻米氏，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叫陈韬，姑娘名叫陈凤兰。陈光太以打猎为生，带着自己的孩儿陈韬入山打猎去了，家里就是陈老头儿米氏跟凤兰姑娘三个人，在家里看家。这一天忽然门口有人叫陈光太，老头子赶集尚未回来，米氏在

门内答说："家中无人，有什么事等光太打猎回来再说吧。"外面的人忙说道："不要紧，我们老爷子要看看你们这里存的虎狼皮好不好，有要紧的用项。"米氏一听原来有人买皮，家里又存着有不少，这可不能不给人家开门了。把门开开一看，不错果然有一位阔少爷，一共带着有三个人，穿章打扮全都像家人的模样，看见米氏开开大门，一拥而进，来到院子里面，向米氏问道："皮在哪里放着呢？"米氏将要拿钥匙开门，领他们看皮，猛然间觉得腹内一阵疼痛，三步两步走到了屋中，一头扎到坑上，向女儿说道："凤兰你快去拿钥匙开门，叫他们看皮，里面一二三等的货色，那是你父亲分配好了的。头路货三两，二路货一两五，三路货八钱银子，还价不卖。你去叫他们看看去吧，我这一阵肚子很疼。"凤兰姑娘听母亲这吩咐，只得点头答应，放下手中活计，拿了钥匙，来到外面。那个阔少爷一看不由得心里一动，暗说怎么那个妇人不领着我们看，为什么单打发一个姑娘出来呢？莫非这家不是正经人，有意勾引于我不成吗？一面想着留神细看这个姑娘，青丝高挽仙人髻，俏眉俊目面似桃花，上身穿葱心绿袄，下面是玫瑰紫的中衣，紧束裤口，明显出又瘦又小的一双金莲，穿着红缎绣花鞋，下衬厚底，手里拿着钥匙，指如剥葱，腕白似藕，这位少爷看得二目出神。这个时候姑娘已然把门开了，叫他们进去看皮，阔少就没看货色，瞎弄了半天，为的是工夫延长多看看姑娘。这么个工夫米氏腹疼已然过去了，赶紧来到外面照料，叫姑娘退回了绣房。几个人统共买了四张虎皮，银两交足，拿着货物出门，迎面正碰上陈老爷子回家。看了看这几个人不由得吓了一跳，赶紧来到了家中，向儿妇问道："方才那几个人大概是到这里买皮来了吧，你知道他们这

几个人是谁吗？这乃是东山镇上出名恶霸之子，他父亲公当过皇粮庄头，家里有几个臭钱，每日带着恶仆各处引诱良家妇女。下次我在家里。咱们卖给他货，我不在家千万别开门，他们还不定安着什么心。”米氏闻听连连答应。这个事本来就算过去了。

到了第二天这几个小子又来了，看了半天皮货全都是老头儿张罗，小子们连一张也没买，第三天可就又来了你说也巧，每逢老头儿不在家赶集上店走了，小子们必然前来。来的回数多了，有时候看见凤兰姑娘，也有时候看不见。这一天恶霸之子赵元丰，自己没来，只打发两个家人来了，进门笑嘻嘻叫道：“陈大娘子，今天我们除了看货之外，还有点事跟你老人家商量。”米氏本来不愿意答理他们，但是对面说话，不能说不理他，只可说有什么事请讲。两个小子要求到屋里说两句话，米氏无法，只可把他们让到自己屋中。小子们将身形坐稳，自报名姓：“我叫张福，他叫李禄，今天到你这里也没有别的事，皆因我家少爷看见你家的姑娘，生来得福像，打算娶过去做二房，如果您愿意，这门亲事就做了。真是化不尽的金银，穿不尽的绸缎，不但是你的姑娘享福，就连你也享了福啦。虽然说是作二房，我们少爷今年才二十四岁，比一夫一妻也差不了多少。”米氏不等他们把话说完，遂说了声：“张爷李爷费心啦，我这里谢谢。我家姑娘从八岁就说妥了人家，过了今年中秋就要出阁了。”两个小子听罢点了点头，站起身来便走了。陈老头回来，米氏将这话跟老人家一说，老者闻听，说道：“怎么样，我就知道他们不是好人。他父亲赵雷乃是出名恶霸，结交官府，家养打手，侵人地土，欺压乡民，无恶不作，并且还是纵子行凶。想不到竟会跑到我们门

上来了，这样跟他说的很好，也许从此无事。如若不然设法寻找光太回家，咱们惹不起，可以搬家到别处去。”米氏听罢倒不很注意，他觉着是一家女百家问，他问明已经许配人家，不就算完了吗？那知道这个话说完了，也就是四五天的光景，忽然间那两个小子又来了，到了里面献出来各种彩锻金银首饰，向米氏说道：“你们姑娘以前定的人家可以打退，我们少爷特派我们二人前来下定礼，定于下月初二日迎娶过门。如果以前那一家他要是不愿意，你可以给我们宅中通个信，官私两面全都不含乎它。”米氏将然要说话，两个人已然扬长走了。老头儿得着这个信，一想可了不的了，这就叫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你说这可应该怎么办？从来总算想起一个主意来，本来告状是告不倒他，打架也打不过人家，只可携家带眷暂时躲避。米氏也无可如何，只是有一样 不放心，陈光太父子回来到那里找咱们去呢，老头子说的：“也好，咱们这一次走，就够奔他的舅父家中，咱们的亲戚外人不知道，难道他还不知道吗？他一看全家都走了，必然到各处寻找，我想他准找的着。”米氏听了这话，很在情理，事不宜迟，爷三个忙着收拾东西，家里有现成的小车，陈老头推着这娘儿俩个，连夜逃走，以避恶霸之威。

他们住的地方，离着舅舅家有七百多里地，并非一日能到的，只得一天一天的往前赶。老头儿恐怕这个逃走的消息被恶霸知道了，打发人追赶下来，那不是更坏了吗？故此老人家非常着急，总是贪着往前赶路。这一天日落黄昏，并没有赶上村镇，老头子也是久走江湖的买卖人，一看这个情形，就知道把宿头走过了，未免心里着急，怕的是找不找落脚的地方，只得还往前紧走。走到了掌灯还真不错，前面黑暗暗，

彷佛像房屋，老头儿心里这才放点心。及至来到近前，一看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一座庙，天可已然到了定更了，只可到庙里借宿。小车推到山门前，慢慢的叫门，里面出来人开门，看了看原来是老道，赶紧说了几句通常的借宿言语，老道倒好说话，当时就把他们让到了里面。教小道童给他们预备吃喝，这个出来的老道就跟陈老头说长道短，似乎是盘问来历。先问了名姓，然后又问米氏，问及姑娘是老头儿的什么人，这是由哪里来到哪里去，一条一款的慢慢的细问，说话之间总是不住的看凤兰，说来说去又问姑娘多大了，米氏也不隐瞒，实话实说，说今年十六了，老道听罢点了点头，又坐了一会儿这才出去。陈老者几个人全吃完了饭，就住在了这个庙内。

次日天明睁眼一看，外面下起雨来了，再看了看自己的孙女跟儿媳妇不知道哪里去了。老人家还以为娘儿俩到外面方便去了，等了好大工夫不见回来，老人家可就有点着急了，各处寻找仍然不见下落。找到老道房中。就见那个中年老道，将然起来洗脸，老头子问道："昨天蒙您老人家留我们在此住宿，今日天明，但不知我的儿妇跟孙女哪里去了？"老道闻听把眼一瞪道："您这么大年纪这是怎么说的，莫非我们还能藏你的人吗？你趁早给我走，倘若多说少道，我可要武力对待。"老头子闻听，明知道这小子不是好人，分明是他将儿妇孙女隐藏起来，打算强行将我赶走，老头子想到这里，用手一指，破口大骂，老道挥拳便打，并说："老匹夫实话告诉你，你的孙女我已收为弟子，你的儿妇因为不愿意，早已杀了。你要打算看你的孙女也成，你就在这里等着，回头我把他的脑袋拿来就是了。"说着话站起身来冒雨往外走，老头子不舍怕他趁势脱逃，在后面紧紧的追赶。最奇怪的，就是这个庙里的

小道童一个也看不见了，老头子一面在后面追一面喊："这小子不是好人哪，你们快拿住这个老道哇，他杀死人命拐了大姑娘去了。"老道在前面听老头子这样喊叫，连忙脚下用力，也不答言，只是往前紧走，老头儿哪里追得上，先前还能够看见影儿，后来任什么也看不见了。这个雨可就下紧了，累得老头子上气不接下气，抬头看了看又来到一座庙前，老头子心说："无论和尚老道难道说都不是好人吗？我先叫开了门避避雨回顾再说。"老头子到了里面，听小道童吩咐，将衣服脱下来，在火炉上烘烤。将然把衣服脱下来，当啷一声门鼻响，由外面进来一个老道。老头子不看还算罢了，一看不由得就气坏了，正是自己追赶的那个小子。将要向前把他抓住跟他打官司，恶道在他胸前一点，以后就不知道了。

白云子听罢这片言语，气得连连念佛："好大胆的道中败类，竟要在我的庙里杀人，并且抢去人家的妇女，真正是万恶已极。贫道隐居数十年不问世事，想不到竟有这等事，找到我的门上，我白云子不知道也就罢了，既然知道了不管，便算是枉有剑客之称。"说到这里叫老头儿把衣服穿好了，你说也巧这个雨就不下了。白云子问明了，他们住的那座庙，坐落何处，又问了问米氏多大年岁，怎么个长像，然后嘱咐老头子在这里等候，"丢的人我今日定然替你找着下落。"陈老头儿看着这位老道白发苍苍，比自己年岁远大的多，叫了一声："道爷那人是无法无天，你老人家这大年岁，倘若被害，那便如何是好？"老道听了这句话，反倒笑了，说："老施主你放心，他要不是无法无天，贫道远不管这事呢！"此时道童也站在旁边，悄悄的跟老头儿说道："我们观主乃是世外剑客，有来无踪去无影的功夫，你还不快请求。"老头子听见剑客二

字倒不以为怎样，他可晓得这来无踪去无影，一定是武术高强。赶紧向老道哀求，将身形跪倒，"求老人家多多慈悲。"白云子摆手叫他起来，回头叫道童将自己的宝剑取过来，藏在腰间，然后走出龙虎观。

老人家就按老者说的方向，来到这座庙前观看，原来是三清观，看了看角门全都关着，老道向前拍打门环。由里面出来一位小道童，开门看了看也是一位出家的道士，打了个稽首便问道："你老人家找谁？"老道问道："你们观主在家里没有？"小道童说道："我得到后面鹤轩里看看去，未领教你的道号怎么称呼？"老道并不隐瞒："说我叫聂英复。"小道童关好了角门，进去的工夫很大才出来了，后面跟着一个中年老道。到门外见着老人家打稽首，念了声："无量佛道，不知聂老剑客驾到，有失远迎。既然赏光来到小庙，无论有什么事里面请吧。"老道也不客气，来到后面鹤轩落了坐，中年道者给老道见礼，白云子这才问道："未邻叫你的道号怎么称呼？"老道报通名姓："姓元名方平，外号人称蓝衣仙子。"接着问："老剑客轻易不出门，莫非有什么公干不成吗？"白云子连说没事，不过就是闲坐。"我看你这座庙正在旷野荒郊，行路之人如果走过了宿头店道，大概在你这里寻宿的不少吧？"元方平听老道说完这句话，连忙带笑说道："有时候就有，也没有多少，有什么事吗？"白云子看着小子这个情形，已然就明白了八九，跟着就说道："我有一个朋友姓陈，昨天带着他儿妇孙女行路，就在这条道上，可不知道住在哪个庙内，次日天明怔把儿妇孙女没有了，诧贫道出头，替他查找查找。"元方平说道："老剑客，这个事太以荒唐了，为什么就不知道住的什么庙呢？再说怎么丢的呢？大概是一片假话

吧。老剑客乃是世外高人，还是修真养静不管这事倒好。”白云子想着：用武力将这小子拿住，剑压脖子问他，又因为这个事没有凭据，陈老者又不在眼前，身为剑客这样办事，岂不教人家说我以武欺人吗？总得找一个破绽，我就容易动手了。老人家想到这里，这才说道：“外面下雨路途又远，我打算在贵观叨扰，借一间清静屋子，要休息一会儿。”元方平连连答应，果然给老道找了一间屋，放上檀香炉将香点着，然后元老道自去。老剑客爷容他走了之后，由腰间取出来一个解药瓶，在鼻孔之上闻好了，然后盘膝打坐。屋子里有几个苍蝇来回飞，工夫不甚大，檀香炉冒出来的烟儿稍微一大，就见这几个苍蝇完全落在地上。老人家暗含着点头，“果然不出我所料。”自己故意的打了一个嚏喷，然后将身形倒在旁边，可是虚闭二目，留神观看。元方平手提单刀一口，由外面进来，看了看老道哈哈大笑，指着聂英复道：“别看你身为剑客，今天我略施小术，已然把你制倒，活该我这两天大开杀戒。这也不怨我，谁叫你多管闲事，找上我的门上来，这也可以说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将然说到这里，猛然间老人家将身形站起来，这一来不要紧，把元老道可给吓坏了，转身就走。聂英复并不着急，到了后面鹤轩将小道童拿住，宝剑亮出来在面门上一放道：“今天我有几句话问你，如果实话实说饶你不死，不然用宝剑将你通身上下的肉全刮下来。”小道童一听，吓得通身立抖，叫道：“老人家饶命，我说实话。”老剑客一问，小道童便从头至尾一说。

书中暗表，原来他说：“我本是女扮男装，由十岁在怀仁县被老道拐到这里。那个时候我的足已缠裹，老道叫我把缠足布条完全撤去，头发挽为道冠，十岁十一岁这二年不过叫

我烧水做饭伺候他。到了十二岁已然就被他逼迫成奸，因为惧怕痛苦，时常受他的毒打，到了十三岁这才稍微好了点儿，不但是夜里陪伴他睡觉，白昼也时受其蹂躏，因为受他毒打，说怎样就得怎样，决不敢不从。今年我已然十六岁了，去年秋天怀了孕，约有三四个月，肚腹渐渐鼓起，老道一掌打落，我卧病数月几乎没把命丧了。有心逃走，我是懦弱女子，不知东西南北，再说手里一个钱都没有，当然走不了，有心寻死，这个话不怕你老人家笑话，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我总想照着他这样伤天害理，早晚必有报应，到了他报应那一天，便是我出头之日，所以才对付着活着。焉想到一个月头里，他来了一位朋友，姓秦叫秦小冬，外号称为左右插花风里蝶，这小子乃是个酒色之徒，老道跟他同居，一定叫我陪着他们两个人睡觉，此来彼往，常常整夜不能合眼，现在已然住了一个多月。所幸姓秦的住三天五日走了，过几天再回来，虽然这样，日了长了我也得被他二人糟践至死。可巧昨天来了一家投宿的，一个老者，一个中年妇人，一个姑娘，元方平用蒙汗药将三个人蒙过去，遂将母女架到了后面暗室。依着秦小冬，要将老头结果性命就算完了，元方平究竟还有几分善念，不肯将他杀死，打算将他赶走就算完了，如果他要不走，可以将他引诱到旷野荒郊，结果他的性命，便可省了许多事。到了天明果然老道装作逃走，老头儿不舍在后面紧赶，听元方平对秦小冬说的，老头子走到一座庙里，已然被他用点穴法致死。”白云子听到这里接着问：“据你这一说，那个妇人跟那个姑娘当然昨夜已然失节了，此时尚且在后面暗室隐藏着了？”道童说道：“不对，一女一妇烈性的很，倒是未曾失节。妇人尚在后面，姑娘被秦小冬领着走了，就皆因

你老人家一来，他们二人非常惧怕，准知道这个地方呆不了啦，并没管米氏妇人，秦小冬带着那个姑娘头里走，元方平收拾收拾带着我随后也走。不出来招待你老人家，怕的是被你看出破绽来，岂不是更走不了啦，故此秦小冬先行一步，元方平才出来接待你。因为你要清净房屋静养片刻，他在香炉之中给你下上毒药，那个时候他早把我安置在鹤轩，不准我出来一步，恐怕我泄漏他的机密。他这一走不问可知，一定是追赶秦小冬去了，没别的老人家你就救命吧。”白云子一听，连连问道童：“你可知他二人此去够奔那里？”道童答道：“在他二人得着这个姑娘之时，二人商量好了，平分春色。这里能住他们就在这里，如果不能住，打算逃奔大名府，那里有他们一个朋友叫孟殿远，外号人称双头豹，大概也是个绿林的盗贼。白云子点了点头道：“你可知你的生身父母姓什么，你的乳名可记得？”道童答说：“姓陈，父亲的名子可不知道，乳名小笑。”白云子点了点头，叫他带领着先将米氏救出来，然后出去把当地地方找来，说明三清观的老道元方平，种种不法的情形，又说：“现在庙里已没有人管了，可以呈报地方官查办没收了，我还要前去捉拿他等。”地方连连点头，先找人到三清观看庙。老道白云子带着米氏陈小笑，回到自己的龙虎观，陈老者看见儿妇，问了问经过情形，翁媳两个全都给老道跪下磕头，求他老人家追赶凤兰姑娘。白云子叫他们起来，说：“你们也用不着托谢，当然我要找着那两个小子。小笑他可是个女子，就托你们翁媳二人照管，可以叫他改变了道装，有相当的男子给他搭配就是了。”小笑也愿意，米氏也喜欢，小笑自愿认米氏为义母。

简断捷说，把三个人安置在龙虎观，白云子带好了路费，

够奔大名府来了。凭老剑客这个身分，要是找绿林道的下落，只要他有名有姓，那就得说是易如反掌。到了大名府，够奔各山寨一打听，原来这个孟殿远是洗手的大强盗，住在大名城北，地名孟家堡，手里颇有资财，到现在就算安善良民。白云子打听明白了，来到孟家堡，一直来到了孟殿远的门口，叫人回进去，工夫不大由里面出来一个人，身形魁伟，高有七尺，膀大腰圆，连鬓胡子，倒是威风凛凛。老人家正然观看，见那人双手抱拳口称："老剑客爷，恕小子接待来迟，孟殿远这相有礼了。"说着话躬身行礼就要磕头，老剑客生平没跟人家见过面，赶紧走上前去伸手相拦，遂说道："孟老英雄这可使不得，贫道冒昧来到贵府打搅，蒙阁下开门招待，就很感激了。"孟殿远往里让，老人家一面走着，一面暗含思想：我到三清观之时，元方平也是恭恭敬敬把我接到了里面，到如今这小子也是如此，他远不一定安着什么心意呢。好在自己身为剑客，阅历深远，无论什么事都可以随机应变。一面想着走到后面大厅房，分宾主落坐，有家人献上茶来。还没等白云子说话，孟殿远和颜悦色叫了一声："老剑客爷，你老人家大概是为秦小冬元方平两个人来到我这里吧？"白云子倒吓了一跳，暗说："我的行动他如何知晓呢？"莫非是他在暗地跟随我不成？又一想当然是那两个小子已然逃到他这里，不管他是怎么知道的，我是明人不作暗事，实话跟他实说。想罢便点了点头道："不错，正是为这两个孽畜而来，但不知孟老英雄你怎么知晓？"孟殿远闻听笑了笑道："老剑客爷，你在这里稍为候一候，我教他两个人来你看看。"说着话果然转身出去，工夫不大带了两个人来，全都是架着双拐，一个是老道的装束，正是蓝衣仙子元方平，那一个长得面白如粉唇

似涂硃乍一看如同美妇一般，老人家可不认得他。孟殿远从中介绍，说道："老剑客爷，你看，这就是蓝衣仙子元方平，那个就是左右插花风里蝶秦小冬。"白云子也怔了，两个人完全没有脚，将然要问，就听元方平说道："老剑客爷，你为陈家姑娘找到我的庙中，就让这段事，瞒着你老人家，我也不应当在定心香炉内暗放薰香药，谁知你老人家阅历深远，小子我打算持刀行凶反倒被你老人家惊走，便去追赶秦小冬。"又把路上之事说了一遍。

原来秦小冬，将陈凤兰改扮男装，出离三清观雇了一辆车，行在路途之上，陈凤兰闹着不跟他走，小子仍用元方平当年拐小笑的迷魂药将姑娘迷住，小子本来想将凤兰姑娘弄到一个清净地方去，不让元方平知晓，二人成为百年夫妇倒是乐事。小子想到这里，还没打定了主意，这么个工夫元方平已追赶前来，两个小子在路途上就有心将姑娘奸淫，皆因胆虚，恐怕被人看出破绽来，到显着不便。可是天天总想着，依着元方平有什么事到了孟家堡再说，怎奈这个秦小冬是个恶魔，美人相对馋吻难解。这一天到了大名府的界内，住在一家很大的店房，睡到了三更，秦小冬睁眼看了看正赶上月明如画，又看了看元方平业已熟睡，再看了看凤兰姑娘生得桃花粉面，小子欲火冲动，无法解决，打算起来施行强奸。将然往起一站，就听吭叽一声，小子就觉下面两条腿一凉，敢情双足已然被人家剁掉，心里一觉疼可就晕过去了，缓了很大的工夫才明白过来，不住的哎呀，及至一看元方平，那知也被人将双足剔掉，再看陈凤兰已经不知道哪里去了。这个工夫店里已然有人听见，到屋里一看，四个大脚鸭子全都在坑上放着，鲜血满坑，二人呼疼不止，从中不见了一位年轻

的。好在他们腰里都有钱，叫店里伙计请来外科先生，内服止疼药，外涂金枪散，一旬有余，两个小子将伤痕养好了，每人制了一付拐，别处没有投奔，便雇了一辆车，够奔孟家堡而来。见了孟殿远二人并不隐瞒，就把经过之事实话实说，据这两个小子说，剁足之人，当然是白云子。孟殿远倒有点见解："真要是白云子将他们追上，他把陈凤兰弄走，决以不能不让你们知道，据我看未必是他。"后来他们把这事也想明白了："白云子将我赶走，庙里还有假道童兴米氏，难道白云子他还问不出实话来吗，如果我们双足是他剁的，从此之后他也就不来了，倘若不是他，必然还得找到这里。"孟殿远点头道："这个话很对，白云子聂老剑客他要不来那就不用说了，只要他来到这里，你二人已然成了残废，不妨将所作所为实话实说，大概他也不能再说出别的来了。"三个人计议好了，统共没过三天，聂英复白云子果然到了，孟殿远将两个小子领到白云子近前，一字不瞒实话实说，白云子听罢不由得一怔：中途又将姑娘丢失，这可就不好办了。看他剁去二人的双足，不问可知，一定也是剑侠之流。姑娘方面倒是没有危险，不过我回到龙虎观这个话不大好说，我要照着他等这片言语说，陈老者决以不肯相信。又想了想既然来到了大名府地界，可见得作此事之人也必然远不了，我何不在这里将有名的英雄全都访访，就许打听出下落来，也未可知。想到这里站起身来，打稽首念了声："无量佛，孟老英雄，出家人不能在此久呆，我还要各处探听探听陈家姑娘的下落，回头我好报告他的祖父。"孟殿远一听白云子说到这里，也不能强留，只可送出庄外，抱拳分手。

老道溜溜达达，行无定所，自己一边走着心里想：你说

大名府有名的英雄，常跟剑侠同走的主儿，可有谁呢？一时之间还是真正想不起来，顺着道路走够多时，来到一座镇店，旁立石碑写的是鱼市街。一进西街口有一座小庙，上悬一块匾，黑匾金字，写的是下清宫，老道白云子一看不由一怔，暗说："莫非这个下清宫，就是上清宫的下院吗？上清宫的主持是我一位如手足的腻友，并且精通武术，乃是隐世的剑客，现在这个人可不一定在不在，此处果然要是他，陈凤兰的下落一问便知，我何不前去看看。"老道主意拿妥，这才走至角门前，轻轻的扣打门环，由里面出来一位小道童，看了看聂道爷，道骨仙风令人可敬，便和颜悦色问道："你老人家找谁？"白云子说道："我跟你借问一声，这里可是上清宫的下院吗？上清宫有一位当家的姓孙名无为，号叫性良，外号人称午夜鸣鹤过昆仑。"小道童闻听这句话，怔了好大的工夫，白云子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莫非这位老人家归化了不成，正在出神之际，就听小老道说道："道爷，你打听他老人家干什么？按着这位说比我们长着四辈，就连我师傅。这里的住持，还是他老人家的徒孙呢。他老人家在上清宫不住鹤轩，按身分说人皆以剑客呼之，你老人家找他，还是慕名前来拜访，还是素有交谊呢？见着他老人家有什么事，请你告诉我。"白云子闻听将拂尘摆了两摆，念了一声："无量佛，这个话谈起来年限可不少了。大概在三十年前，他也不在庙中，我也不在庙中，我二人携手同游，南七北六十三省，游山望景饱览名山大川，可称为是道中好友。现在我忽然想起了他老人家，有心到上清宫又不知道在与不在，可巧走到了下清宫，故此跟少师傅借问一声，我那百岁有零的道兄起居如何。"小道童闻听白云子这话，知道这是师祖的好友，再说他们这个年岁也

彷佛，这位也有百十来岁，小老道不敢小看，叫了一声："老人家本当把你让进去吃杯茶，回头陪着你去，因我师傅没在家，我也不能离身。你老人家要是打算到上清宫拜访我们的老观主，你此时去正好，因为什么呢？你要是把这个时候过去，不用说他老人家会客，连饭都不吃了。"聂爷白云子听罢道了一句辛若，小老道关门回庙，聂爷够奔上清宫。

本来相隔十七里地，由鱼市街往北，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坐落在旷野荒郊，白云子不多时便到。来到切近观看，跟昔日大不相同，庙外彩画一新，来到角门前，拍打门环，由里面出来一位四十多岁的老道，紫微微的脸膛，面带慈悲，看了看白云子问道："你找谁？"聂爷道："我要见见里面的孙道长无为孙性良。"老道闻听问道："你贵姓啊？你打算见别忙，我得给你回一声，这个话你可别过意，如普通人前来拜访，他老人家有话，一概挡驾恕不接见。"白云子念了一声："无量佛，别人不见则可，你要通禀进去，决以不能挡驾，皆因我们是三十年前的老友，你就提白云子三个字就是了。"老道闻听点头，将门关好到里面去回禀。呆了很大的工夫，角门子开处有念佛的声音，白云子留神观看，由里面出来一位道者，大身材，身躯魁伟，白髯多长，身上穿着帢头，面貌红润精神抖擞，这么大的年纪头发未落，白发高挽，扣着木制道冠，二眸子滴溜乱转，念了一声无量佛，亚似铜钟，向白云子说道："我打算是哪一位，原来是聂道友，恕我接待来迟，许久未会一旦之间来到上清宫，真正是出我意想之外。"白云子走上前来伸手拉住孙道长，彼此看够多时，全是一笑，说道："人要到了这个年纪，故雨重逢，还是这样健壮，这就叫作福气。"说着同到鹤轩落坐。孙性良问道："阁下来到大名府莫

非说有什么事吗？”白云子并不隐瞒把陈老者避雨前后话说了一遍，“又按说丢失陈家姑娘的地点，已然来到了大名府界内，我想必然是此处成名英雄所为，特此前来拜望道兄，就势打听现在大名府行侠作义的都是谁，然后好设法调查下落。”孙性良闻听哈哈大笑，叫了一声：“道友，你这句话可应了俗语，问道于盲了。自从你我分手之后，我就隐居至今，对于外面所有之事不闻不问，不过近一二年来，有一个人三番五次的前来拜访于我，可是始终未曾接见。听说此人乃是当世豪杰，姓宣字玉堂，单名一个敬字，外号人称万里飞鹏海上仙，住家就在槐树坡正东十五里地名宣王店，大概这个事问他总差不多。可有一节这人你要是以武术拜访他，当然不接见，就是他前来拜访我，也是以手谈为名，道友前往何妨借棋进见。”白云子闻听连连点头，彼此畅谈多时，用过了斋饭，聂英复告辞，便够奔宣王店。

到了庄上一看，庄子倒不甚大，树林森杂，气派很好，见人打听宣玉堂，敢情是人人知晓。有人带着老道来到了宣宅门前，没等老道叫门，带道的人向门洞家人说道：“宣禄爷，你看这位仙长是拜见侠客爷的。”家人闻听赶紧站起身来，先看了看白云子仙风道骨，丰采可敬，赶紧说道：“老人家您找哪一位？”白云子口念：“无量佛道，这是宣敬宣玉堂老人家的住宅吗？”家人答道：“不错，未领教贵姓。”老道答道：“姓聂双名英复，烦劳管家到里面通禀，因我来到了大名府，听说贵宅主人，宣老先生乃围棋国手，贫道特此前来领教。”家人一听，是来访棋的，老侠客爷有话，”访武术的前来，就提没在家，如果是找我下棋的，无论是谁，也别管是怎么样的人，速报我知。”这是老头子宣玉堂传下来的话，家人等不

敢不遵，赶紧说道，道爷您候一候，我到里面看看去。”老头子宣玉堂听家人一说，来了一位老道要找自己下棋，不问可知，当然是一位棋中的高手，这也是宣爷生平喜爱之事，赶紧亲自出来迎接。到了外而看见老道吓了一跳，这大年岁精神百倍，并且肋下悬剑，不但是棋中高手，大概武术也含乎不了。家人从旁引见：“道爷，这是我们家主爷。”老道打稽手口念无量佛，宣爷抱拳，彼此说了几句客气话，让到了书房。献茶之后没说了几句话，可就谈到了下棋，彼此一说棋中的兴趣，居然言语投机，当时吩咐家人预备棋俱，二人对奕，针缝相对，还是平手。下棋最讲究这个，不管棋份高矮，只要对上手了，那就算越下越高兴，够时候吃饭，茶喝够了就是下棋。白云子心里另有别事，不过借着下棋熟识熟识，然后好跟他打听，故此在宣宅住了两天，有时候闲谈，宣玉堂问老道道号怎么称呼，老道实说，宣玉堂一听，“我说这样丰采精神，原来是白云子老剑客。”于是又说了几句客气话，聂英复见时机已至，就把查找陈凤兰的下落，特来打听的话说了一遍。宣爷这才明白老道的来意遂说道：“一时之间也办不到，设法慢慢的打听就是了。”白云子点头道：“话已然说明，我告辞了。”宣爷叫道：“老剑客您来的这个时候太巧了，今宵正是三五月明之夜，老朽外面有一个谈棋所在，不敢说是胜境，却极幽雅，何妨多住一日，今天晚间咱们来个月下敲棋不好吗？”情不可却，老道只得点头。

白天不说，晚饭后老二位出离了宣王店一直往西，约有数里之遥，路旁一带森林，穿林而过到了里面，果然是另换了一种境界。清风徐徐，松声月影，树木稍稀的地方，有一张石桌，光洁可爱，对面有石坐。宣爷伸手将石桌搬开，在

里面取出来石子，遂问道："聂老剑客你看这个地方怎么样？"白云子喜欢非常赞不绝口："老人家雅兴高人一等，才有这样天造地设的佳境。"说着话对面坐下，奕够多时，局势已然告了一段结束，猛然间一抬头，才看见了刘老者：伸诉自己要寻死的原因。宣爷听了这场事，自己以为巧极了，现有白云子老剑客在此，武术身分比我高的多，打算办这段事，这不是太容易了吗？故此当面要求老道。聂爷一想：杀官劫狱之事非同小可，比如说我要是当面许可，倘若办不到，你说我还怎么出这个大名府？身为剑客，既然知道了，要说不管这个话可下不去。我只可明不允许，暗含着辅助就是了。白云子主意拿定，表面坚决不应允，并且扬长而走。宣爷僵火，其实宣玉堂所作之事，白云子完全在暗地跟随，所作所为一样不少完全知道。一直到了宣爷二探大名府牢，这个时候白云子已然调查明白，预先来到牢狱之中把狱卒杀死，二位老人家的刑俱完全打落。全都办完了，听见房上微有风声，老道故意叫于成赵谦说了两句话，就为的是让宣玉堂听明，可是话说完了，三位跟着就走了。宣爷怔够多时，一想：我别在这里了，再者说人要是救走了的话，我也不至于看不见，我何不登高一望，只要看见他们的踪迹，赶上前去，我要问问这二位剑客，救出他们的人有多高的身分，我也明白明白。就凭我宣玉堂闯荡江湖，人都以隐士相称，这次居然竟走在他人之后，按情形说今天我这算栽了，由此回到家中抱胳膊一忍，对于武术二字，从此以后不谈才算对。我可不能这么办，只要找追上二位剑客，他们对我把话说明，不怕这个人远在千里，我也要去访访他，也不枉遇见这么一位高人。

主意拿定纵身上房，手打亮棚各处观看，却不由得一怔：

这个人你说够多大能为，寅之间来到府牢救走了二位剑客，里面的人居然无人知晓，可见得这一群脏官没有一个认真办事的。正在思想之际，隐隐约约看见几条黑影，留神细看就在正东。他老人家随就窜房越脊滚脊爬坡，施展自己平生的能为，紧紧往前追赶，要说宣爷的脚程还是真不含乎，普通的侠客，还是真不如他，撒腿紧追，追来追去，到了近前一看，起先看着像是三四位，此时看明白了，就是两位。借着星月观看，但见这二位老者丰采可爱，不问可知，当然是镇西方于成于洞海，火德真君赵谦了。看罢这才高声喝喊："前面二位请站住身，千万不可多疑，在下姓宣名敬字玉堂，外号人称万里飞鹏海上仙。"话音尚未落，前面二人脚步站稳。这两个老头儿，一个身量高，一个身量矮，高的挂剑，矮的双手理髯，乐嘻嘻的说道："我以为是何人，原来是宣老英雄，久闻大名，此处相见，也算是三生有缘，但不知在后面紧紧追赶有什么事？"宣爷说道："我是受刘某所托，前去府衙搭救你们二位，没想到将要伸手办事，竟会被别人走在我的头里。我宣玉堂可不敢说是武术高强，在外面闯荡江湖数十年，未曾落在他人之后，要说跟你们二位我可比不了，普通的人，他比我可差点儿。可见得救您出险的这一位，当然比你们二位身分还得高。不才斗胆我要打听打听，救你们的这一位，可是一同出来的吗？"于爷闻听点了点头道："宣老英雄你别着急，我跟你细说，我们在前面走，早就知道你在后面追赶，不然我们也不能站住脚步。也别管案情轻重，我们冤不冤，反正越狱是真的，别的罪名全都不说，还担着个越狱的罪过呢。你要问救我二人出狱的主儿，非是别人，仍是五台山下龙虎观的观主姓聂号叫英复，别号白云子。本应当他跟你见个面，

皆因有个原因，他已经托咐我二人转达，为我二人这场事，你当场要求帮忙，聂道长用言语拒绝，不愿意多管闲事，实因他老人家身分到了，恐怕万一不得手，与脸面上不好看。按你所作所为，他老人家全都在旁边看的明白，不但是走在你的头里，我们一同出来的时候，还将脏官大名府的知府以及教师李青元完全杀死。准知道你必然追赶前来，所以托我转达，不教你多疑。并且还有一段事，他老人家出头访的是陈凤兰的下落，应该身临其境各处踩探，怎奈龙虎观还有许多事，等他亲身去了结。本当见了你的面托你帮忙，恐怕你当面拒绝，显着全都不好看，这才把话托咐我二人转达，求你代为查找陈氏姑娘，这也算是剑侠英雄的义务天职，大概宣老英雄不能不应允吧。”老头子听了这番话心里难过，有心不答应，白云子是世外高人，既然托他二位将话传过来，我说不答应，岂不叫他二人小看，你说答应了吧，叫我到哪里去查找？当时老头子辗转多时，这才说道：“二位老侠，既然白云子老人家有如此的吩咐，我只可谨遵其命，设法探寻，得着下落，够奔龙虎观给他老人家送信就是了。本应当把你们二位让到我的家中盘桓盘桓，我可不是害怕，二位这个案由已然不含乎了，事关杀官盗狱，走漏风声，可不方便，二位慎重前行，咱们是后会有期。”说到这里，彼此拱手作别。

大名府知晓被人杀官盗狱，如何缉凶呈报那不过是照例的公事，不必细表，老头子宣玉堂如何查找陈凤兰的下落，此时尚且谈不到。单说镇西方于成，火德真君赵谦，老哥儿俩个这场官司，说不说就是一个多月的光景，老哥儿俩行在中途，彼此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是咳声叹气，赵谦说道：“要说咱们弟兄，在外面闯荡江湖，杀官惩吏本是常事，没想

到弄了一个多月的牢狱之灾，这幸亏从中有这位修道的道长，不然平平常常这场事还是真不好完。要谈到白云子救咱们，于老侠客你知道吧聂道爷完全冲着你，皆因你百岁有零，大名鼎鼎的镇西方，故此才舍死忘生杀官盗狱，搭救你我两个人。”老头子不等赵二爷把话说完，用手一拍他的肩头叫了声：“兄弟，这个话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不愿意跟于成接近，故尔才这么说，你这叫用言语讽刺我。说到白云子聂道长，是你认得人家，是我认得人家呢？真要是牢狱之中只有一个于成，人家还许不管呢，还许因为有个赵谦才出的头。谈到武功，兄弟你倒是差点，要是讲究放火，天下无双堪称一绝，白云子因为你身有绝艺，打算接近。故此冒险出头，这么说起来，还是我于成沾了兄弟你的光了。这个话咱们这么说，令别人听见，岂不让人家笑话吗？”老头子这一片话，说的火德真君赵二爷闭口无言，连连抱拳叫道：“老哥哥，我这是无意之中说出了这么一句，幸亏你明白，这就算我多口。”说罢仍然谈谈笑笑，这是于成年岁大，听了这番言语，不过用几句话就解释开了，不然的话，由这个地方就得把交情断了。朋友相处，谁也不许用话买谁，两个人又不是一高一矮，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英雄，一个是无名小辈，一旦之间遇上这个事，当然无名之人算是沾有名的光，二位平等身分，这个话当然说不的。譬如赵爷说沾了于爷的光，于爷要是点头，倘若赵爷认得白云子，于爷这一点头，岂不教赵爷把身分端了吗？这个地方叫光棍眼里不揉沙子，外场的人不容易做就在这里呢。

闲言不表，老哥俩一路谈谈笑笑往前行走，有事即长，无事即短，这一天走到了陕西地，他们已然打听明白，蓬莱岛已经冰消瓦解，听说英王已然逃奔了万龙藏峰岛。于爷听了

这话就吓了一跳。“谈到蓬莱岛，虽是天然险要，里面有些个消息埋伏，从中有人把守，也可以算得严紧，可是总比万龙藏峰岛好点。这个藏峰岛乃是天下奇险，就是一面有岛口，还得走过七十二道螺丝湾，才能够进岛，除此之外并无道路可通，别说你我之辈，就是比咱们再高几个码的剑侠，他也无法可入。”赵二爷说道：“既然如此，难道说咱们就算罢了不成？据我想还是身临其境，看个水落石出才对。”老哥俩计议好了，这才来到了白沙江，于爷明知道这个万龙藏峰岛进不去，头一节已然来到这里了，再者说如果不身临其境，准知道这位火神爷赵谦他不甘心只得围着白沙江转吧。果然转了好大半天，也没有机会，说不说就是两三天了。

这一日晚间来的早，天还不到定更，老哥俩就来到了白沙江的江沿，于爷低言悄语，叫了一声赵二弟，一连这么些天找不着进山的道路，比如说今天要是再找不着，兄弟你还有什么主意没有？“赵二爷闻听叫道：“老人家你我本想暗含着进山作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业，也显咱们弟兄出人一头，要是实在找不着进山的道路，这个话可就讲不起了，那只可就投奔三庄行营面见胜裕陶然公，听他的指挥，咱们随众帮个忙就是了。”于爷闻听叫道：“兄弟这个话可不能这么说，就是找不着道路，也犯不着投到三庄行管，听人家的指挥。我这个人向来的脾气，无论办什么事，总是抢阳斗胜。”说到这里，忽然间水面上来一只巡船，船上悬着号灯，白灯笼黑字，写的是九号巡船。恍恍忽忽看着船只也不算甚大，上面人也不多，也就是三四个人的样子，划船的声音不大，要依着赵二爷就要藏在树林里面隐住身，镇西方于成说道：“二弟不可惊慌，这可是藏峰岛的巡船，我打算用反攻计，叫他们渡你

我进岛，成败在此一举，二弟千万可要镇静。”话说到这里，小船已来到切近，吧吧吧船上击掌三声。老头子于成明白了，要谈到绿林道击掌是来三去二，跟着于爷便将巴掌拍了两下，成不成可就在此一举了。巴掌拍完了，船上人答了话啦：说：“岸上的人是木岛里的吗？如果要是岛里的你可以团团万儿。”于爷一听可以，岛里还是老规矩，真正是来三去二，既然叫我团万儿，我就跟他说说江湖黑话。未曾开言先抱拳说道：“辛苦众位，问我是混水万儿的汪点，带着这个伙伴灯笼万儿的中点。要说于爷姓可没说假的，混水万儿的，就是姓于，汪点行三，说赵爷灯笼万儿，就是姓赵，中点行五，这就说的是一个于三，一个赵五。船上的人已经把船靠在江沿了，一个伙计跳到岸上，向俩个老头子抱了抱拳，上打一眼，下看一眼，就凭这二位这个长像，决不以为是岛里的喽啰兵，像模像样，还得有点正经的职分，遂问道你们二位在哪一部当差？”索性赵爷一句话不说，老头子于爷微然笑道：“我们二人在巡山寨主那里帮忙，这可不是我们自高身分，小职分不能派，很高的位置没有，故此就算暂时帮忙。我们这是受陶爷所托，到外面探听机密，依着灯笼万儿，打算天亮进岛，我想能早一时还是早一时好，赶紧见了陶爷报告，不是省了出别的原故吗？”水手闻听点头道：“既然如此，我就应当把你们二位带进七十二道螺丝湾，可有一样儿，你说你们二位是岛里的人，我可没跟你们二位见过面，名姓虽说了，倘若有点意外，我们可担不起。这可不算我盘问你们二位，岛内主要的地方，你们二位都知道吗？军师是那位？大帅是那位？”老头子于爷明白：他用此取信，倘若说不出来，必然拿我们当奸细。说别的不知道，军师大帅这可不是一天半天的事了，这个没有我

不知道的。想到这里，遂说道："自己人你这是何必呢，军师人人知晓，就是四大军师，大帅正副两位，巡山寨主也不是一个人，我跟他最靠得住的，就是成了名的这几位剑侠。"老头子这个话本来就是糊哩糊涂，这个地方就叫麻杆打狼两头害怕，水手怕这两位果然是岛内有头有脸的人，紧着盘问招他们不满，不问又怕他们见怪，听见老头子说了说大概的人物，连连抱拳说道："既然如此，请你们二位上船吧。"说到这里，二位老头子欢欢喜喜，跳上了舟船，老头子于成谈笑自若，皆因他老人家会水，赵二爷可就不然了，自己不会水，老头子说这片假话，倘若被水手听明白了，他们用稳坚计，将我们让到船上，回头船到中心，他们设法摆翻，会水的有不会驶船的到可以，没有驶船不会水的，真要是当场动手，功夫不敌被人杀死，那就不用说了，不费吹灰之力，葬身鱼腹，未免可惜。继而又一想：大丈夫视死如归，既然老头子于成当先登船，必然就有个安置，实在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我还拿这几个水手祭剑呢。老头子想到这里，水手已然上船，解缆提锚，摇橹前行，二位老头站在船头，看着水流滚滚，好不惊人。赵二爷手提宝剑预备着动手，没有变动还算罢了，倘若是他们一动，我就先下手。你说也怪，小船平平安安往前走，不多时便来到了岛口，堪堪要进七十二道螺丝湾，就见水手取出一面小旗，红边白地，上面也没有字，悬挂在灯笼旁边。

将然一进湾，就听两旁山坡上，有人打呼哨，船上的水手也打了两声呼哨，并无阻挡船只管往里走。每逢转一道湾或两三道湾，就换一面旗帜，在这七十二道螺丝湾行走，一共换了三十六面旗，里面不论什么暗号，不过就凭的是旗帜，

如果你是外行，就让把旗子全都交给你，你也不知道哪一只第三，哪一只第二，类乎成龙藏峰岛这个制度就算严密到了极点。工夫不甚大，船到了码头，水手将船拢岸。要依着镇西方于成，不过就是把几个水手用绳子绑起来，嘴里塞上东西，二位一走就完了。火德真君赵二爷可就不这么想了，真要是把水手绑起来，回头必有人知晓，松绑之后必然实话实说，怎么有两个老头儿进岛，到那时鸣锣聚众各处搜查，真要是在岛内叫人家搜出，岂不成了反美不美。老头子想到这里，把主意拿定，并不跟于爷商量，随着点点手道："你等到这厢来，你们将我等渡到这里，本应当多少赏些银钱，怎奈随身没带钱钞，我这里有件东西，值钱也不算多，你们拿去大家均分就是了。"水手们闻听非常喜悦，一个个全凑过来，老头儿故意用手相引，一个掌舵的，两名水手，全来到了近前。赵二爷看了看三个人全都齐全了，暗含着掣宝剑，二刃双锋出匣，说时迟那时快，水手看见了宝剑也到了，就听叭哧叭哧的声音，三人立刻变为剑下之鬼。在旁边站着的于成看着闭口无言，二目发呆，轻轻叫了声："老赵，你比我的手还黑呢。好，这也算剪草除根。由山根找了几块石头，解开他们的扎腰绳，一头拴在石头上，一头拴在水手身上，将三个死尸，完全沉于水底，并且还将船上的血迹擦抹了擦抹，都收拾完了，老哥儿俩抖身纵上山坡，寻道进岛。二位也不敢冒险，恐怕到了天光大亮多有不便，只可先找个窟窿隐藏，白昼之间也不敢动。

你说这也真巧，过了一天，到了夜间，将然要出来，这么个工夫，恰巧遇上鲍凌二位老人家。赵二爷往前抢步，眼看鲍爷说道："老人家你莫非是家住山东济南八里闸，姓鲍名

林字仁山，外号人称千里独行长髯叟那位隐名剑客吗？”鲍爷闻听赶紧说道：“不错，在下正是鲍仁山。阁下是那位，何以知道贱名？”赵二爷哈哈大笑道：“我也不认得老人家，是听人传说，慕名若干载，今见老人家像貌甚奇，故尔冒叫一声，果然不错，这真是天缘凑巧，在此相见。”老人家问我，我姓赵单字名谦，有个小小的外号叫火德真君”鲍爷一听，“原来这也不是外人，是我们放火的这一行。”彼此说了几句景仰的客气话，然后凌爷鲍爷于爷赵爷，四位彼此相见，又各自将经过的历史说了一遍。说话之间这天可就不早了，四位出来各处观看，忽听得锣声响亮，鲍仁山眼看着众人说道：“诸位听这锣响，不问可知，当然外面有人攻打万龙藏峰岛。咱们趁着这个时候，何不各处探听探听，倘若岛内空虚，没有什么主要的人，咱们可以放火烧山，里应外合，定能一鼓攻下把诸事办理完毕，咱们几个好早早回家。”大家一听言之有理，出了洞口，各处打探。

此时天色已经红日东升，留神观看之际，忽见来了四五十名娄卒，后面有为首一人率领，这个人身长面大，威风凛凛。要依着火德真君赵二爷，看见人来了，就打算将身形隐避在山孔之中，鲍爷可就不然了，头一节因为功夫在那里了，再者既然要攻下万龙藏峰岛，见人就应当扑杀，何必这样躲躲闪闪。大家正在计议之时，见那人已然来到了近前，用手指了指老头子鲍林说道：“这位老人家莫非是山东济南府八里闸，成了名的老剑客，千里独行长髯叟鲍老剑客吗？”老头子闻听一怔遂说道：“不错，老朽正是鲍仁山，未领教阁下贵姓，何以知晓我的贱名？”那人哈哈大笑道：“身为剑客，大名鼎鼎，人人皆知，何独是我。要问我复姓轩辕单字名志，外号

人称擎天手，现在万龙藏峰岛内，任大帅之职。别看身在藏峰岛，心却在大清国，今天我打算趁着外面官兵打岛，我带人各处搜索搜索，倒反藏峰岛，既然巧遇老人家，这就太好了，老剑客放火成名，今天借老人家的绝艺，在岛内放火，如要火起来，外面不战自败。”鲍爷一听，遂说道：“好，既然如此，就求大帅率领。”说到这里，这才给众人指引道：“这位是我的师弟铁板仙凌通，这二位是成名剑客，镇西方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于洞海，这一位家住涿州，放火的英雄，火德真君赵谦。”依次指引完了，彼此施礼，事在紧急，不敢迟延。大帅轩辕志率众够奔各要害之处，四位剑客外，还有四五十名娄卒，那都是轩辕志的心腹人。只顾轩辕志在头里领道不要紧，这个火可就太容易放了，放火药抹上的地方，不多时便烈焰腾空，可是烧的全是树林子。

岛内各处火起，英王率众抢进七十二道螺丝湾，当时自相践踏，秩序大乱，后面追兵随后紧追，抢他的船只。英王带着各位将军及大帅历胆侠谭天，慌慌张张往里面败走。英王看了看左右，再看看四外的火，不由得仰天长叹，遂说道：“悔之晚矣，当初不听你等之言，才有今天的惨败。到现在万龙藏峰岛失败，连累了众人，大家请各自逃走，不必管我了，我是一死而已。”说到这里，伸手取肋下宝剑，打算要拔剑自刎。就在这般光景，谭桂林连连摆手，惨然道：“爷家千万不要着急，彼此交锋，胜败本是常事。古时西楚霸王，跟大汉刘邦，大战七十二战，战战皆胜，结果还是自刎于乌江岸上。别看今日如此，只要咱们逃出虎口，找着相当地点，扯旗招兵，大势仍然能够恢复。”英王听到这里连连摇头，将要接谈，就听前面有人高声呐喊：“好个英王到了这般地步，你还想逃

走不成吗？”众人留神观看，就见在火光烟雾之中，有四五位老者，从中有一位身量最矮，生得像貌甚奇。谭大帅一看，明知道是放火的奸细，不由得心中有气，便伸手撤出宝剑，吩咐各位站殿的将军，谨慎保护着王驾，自己抖身窜出来，手擎宝剑来到近前，高声喝喊道：“尔等胆大包天，竟敢在岛内放火，本帅在此，看尔等往哪里逃。如果晓得我谭天的厉害，急速走开还算罢了，如若不然，教尔等死无葬身之地。”这话未曾说完，在旁边纵过来年迈苍苍的于成，看见了谭天，正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他老人家可就想起在铁佛寺，被谭天用薰香暗气打倒，把自己一世的英名付于东流，见不着谭天还算罢了，今天在此相遇，焉能放过。赤手不拿兵刃往前一纵。叫了声！“谭桂林往哪里走！”说到这里，左手晃谭天的面，右手跟着就是一掌。谭天一看来的凶猛，往旁边一闪身，用宝剑接架相还，一个是赤手空拳，一个是手擎宝剑，这个时候旁边站着的铁板仙凌通，看的明明白白，恐怕老头子一时失神，倘若是被谭天一伤，不用说结果性命，多少带点微伤，岂不沾了他老人家的名誉？想到这里，手敲节子板，高声喝喊，叫道：“于老英雄靠后，我跟谭天是死约会，屡次相逢，我没看见过他的手术，今天相逢，我要开开眼，看看他的剑法如何。”说到这里，不等于爷退下来，便抢身进招，左手板在谭天面门上一晃，跟着右手板就到了，够奔谭天的头顶上猛打。此时于爷看了看凌老剑客出头，帮自己的忙，老人家心里明白：凌老剑客怕我一时着急，当场输招把性命搭上，岂不可惜，故而这才出头。要按谭天这样的功夫，跟凌老剑客比上，六个也未必是老人家的敌手，我趁着这个时候为什么不抖擞抖擞我的威风？自己想到这里，双手理着长髯，

看了看英王，算是他伶俐，率领着站殿将军已够奔后山走下去了。老头子在后面紧紧追赶，高声叫道："英王，你看看蓬莱失败，万龙藏峰岛到如今又起了火，这就算你命逢绝地。还要带着人往后山逃走，意欲何为？依我良言相劝，还不如束手就擒，将你押到钦差大人面前，看你这个年岁，又是当今御兄，圣主有好生之德，就许饶你不死，如果必要各处奔走，恐怕你要死无葬身之地。"一面说着话，哈腰往前紧追。就在这般光景，看了看英王身后的站殿将军，有展翅灰鹤左金童，手中擎着一口厚背雁翎刀，回头看了看老人家于成，遂说道："像你这么大年纪，白发银髯，何必赶尽杀绝，老头子看了看不由得有气，叫道："小子你叫左金童，今天我要将你结果性命，死在阴曹地府去找右玉女成双配对。"话未说完气得左金童浑身立抖，擎刀转身，便扑奔过来，说："于成你休要言语轻薄，欺压于我，今天说不上，我要跟你一死相拼。"说着话搂头盖顶抢起刀来照定于成的头顶便剁。于成一看刀来了，不由得有气，"就凭你小子也敢擎刀剁我，这可说不起，我已然一百零三岁了，无论跟什么人动手，我都是手下留情，今天可就不然了，我要不把你结果性命，你等也不知道我是何如人也。"说到这里，伸左手照定小子右臂连刀带手一掳，用力往怀里一带，劈面就是一掌，就听叭的一声，可怜左金童脑骨皆碎，撒手扔刀，死尸栽倒尘埃。

老头子于成擦了擦手上的血迹，整了整银髯，将然要发威，就在这么个工夫，在旁边又窜过一个人来，正是玉面童子白昆，连连喊叫道："于洞海，你这么大年纪为何这样心狠意毒？我的师弟左金童，可是辅佐英王，算是叛逆，你们行侠作义的应当置我等于死地，但是上帝有好生之德，看在年

岁上面，也不应当如此，只可叫他身带重伤，知非改过就是了，何必非要如此，今天你遇上我白昆，也算是你老命该绝。”说到这个地方，擎着双股宝剑过来，要说这个小子的功夫可不算弱，在别的地方不说，在四川陕西这一带，夫人蓬莱岛以前，也是行侠作义的英雄，济困扶危除恶安良，后来受别人的引诱，才入了蓬莱岛。像他到这个时候，有眼光的话就应当明白，万龙藏峰岛已然冰消瓦解，就应当舍英王逃奔它方，遇机会联络几位成了名的剑侠，三条道路走当中，仍然可以走上了侠义道，也不枉他练的这一身好功夫。谁知小子恶习不改，仍然要保着英王重整事业，看见老人家于成一掌打死左金童，不由得心中有气，手擎双股宝剑往前一纵，双剑一分，招数叫作锁喉，够奔老人家左右的气带而来。于爷看着这个小子心狠意毒，手擎军刃动手就奔的是分穴，如果说真要是躲不开，被他的军刃刺在身上，想活万难。老头子看罢，身形往下一矮，双手往上一托，跟着向前进步，双手一分叫作拨云见日。小子白昆，他还以为是老头子要掳他的胳膊，空手夺双剑，他岂知道，老头子久走江湖，双手发出招去并没有一定的方向，因看他左右手向上一分，胸前尽露，老头子看见心中欢喜，跟着向前一进步，照定小子就是一拳头。老头子只顾用这一拳头不要紧，玉面童子白昆，他可承受不住，皆因老头子有油锤贯顶的功夫，铁尺排肋，又是整世童男，小子他那里受的了。就听砰的一声，双剑撒手，人栽出多远去，当时气绝而亡，躺在地上，面貌憋的漆青，因为一点血也没流出来。这么大的玉面童子白昆死在这里，也算可惨，老头子一发威，二人尽皆丧命。再一看不但是看不见英王，就连所有的人全都纵迹不见。

老头子心里纳闷，又一想也许贼人且战且走，凌老剑客等随后追赶也未可知。就在这般光景，猛然间听得有人念佛胆大的于洞海那里走出家人在此，于爷背转身来留神观看，来的僧人还不止是一位，两个僧人身量全都差不多，怀抱着如意，于爷看了看不认得，心里有个大概。一个就是了然僧的师弟，通法上人了因，那一个当然是他的僧友谭天的老师，通禅上人朱德傅。“这两个人还真被于爷猜着了。皆因他们在天光寺，当场动手，斗的是镇古侠董乾，铁板仙凌通，被云台剑客燕普打伤了诸葛山珍。董爷凌爷走后，这两个和尚也不在庙里呆着了，把小和尚叫到近前嘱咐嘱咐他们，教他们好好的看庙，千万不可有意外的行动。把那一个受蒙汗药酒的小和尚也搭到了后面，看看药酒喝的是多是少，有无性命的关系，这两个方丈可就不管了。当时通法上人了因，想起了自己的徒弟石头僧慈云，自从幼年落发，便跟随自己为僧人，练习武术数十年，一旦之间，被童林里手一剑，头尸两分，真是死的太可惨了。按理说出家人受了这一次的打击，就应当隐避在深山大谷，方能躲开这个劫数，但是若这么一来，被人知晓，说我连师生之情皆无，岂不被人耻笑。自己左思右想好大的工夫，才把主意拿妥，我宁原豁出去这条老命，也不能叫他耻笑于我，无论如何也要给我的徒弟报仇。再者说师生朝夕相处十六余载，据我的良心，决不能不给他报仇。于是把主意拿妥，跟通禅上人朱德傅计议。这个地方还是人家通禅上人高的多，早就看出来了。在先前看着自己的徒弟谭桂林，精通文武，入了蓬莱岛，英王加封，为岛内大帅，借势打势就许成了大事。倘若大事有了进展，朱德傅的心意还要借此为由，重整江山恢复大明天下。后来一看蓬莱岛冰消

瓦解，他自己把心放稳，准知道大功难以成就，看起来大清气数正旺，不可妄为，这是他老人家的见解。有谁知通法上人来到了他的天光寺，又遇上董乾凌通等当场动手，朱德傅看了看这些个人的功夫，哪一个也不弱，何况从中还有未出头的英雄，倘若长久跟他们为仇作对，我朱德傅的性命恐怕不保，莫若隐避他方，以终我的残年。有谁知了因苦苦相求，要求自己帮忙给他的徒弟石头僧慈云报仇，找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只要见着童林将他结果性命，二人一同携手归隐，朱德傅就算是被迫不过，这才跟着他各处云游，只要把童林结果性命，那就算大功告成。要是依着了因直接找到万龙藏峰岛，那就算找到了，但是朱德傅却暗想道：到了那里必要存一场凶杀恶战，三庄攻打万龙藏峰岛，他们当然知道岛内有无数的高人，就类乎张明志赵明真那个武术全都可以，当然就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倘若是里面的剑侠全都赢不了，要是凭我二人在里面，打算给慈云报仇，那就算白送性命。他们二人在外面各处云游，不过就是等候机会就是了，故此耽延日期很久。

今天赶上三庄跟官兵三次打岛，岛内火起，二位僧人这才驾船进岛，进了七十二道螺丝湾，到船坞下船，各处寻找。朱德傅的心意是找自己的徒弟，只要见着谭桂林把话跟他说明，教他早早离开英王，方能保全性命，倘若不听我的良言，后悔莫及。通法上人了因瞪着两个大眼找的就是童林，这两个人东扎一头，西撞一头，听得叫苦连天，火光四起，两个和尚看着这分景况惨不忍睹。正在往四外留神观看之际，就见于洞海抖擞精神，好像凶神附体一般，像通禅上人还不说，了因虽然身为出家人，为人性情傲慢，他看着于成这个样儿，

心中有些看不起，摆动如意，口念弥陀佛："何人竟敢杀人害命，我看你往哪里逃，老僧在此。"于爷看见和尚来到了近前，自己知道这是高人，不敢大意，撩起衣服来，袖子挽了挽，由腰间取出来一对碧眼变桲，套好了挽手这才说道："和尚我要不说，大概你不认得我，提起来你也许有个耳闻，家住在山西术谷县于家庄，姓于名成字洞海，我也不是吓唬你，当年三闯桃花会，打死金头牛，撞死金头豹，单臂力举千斤鼎，而今我可老了，别看人老，我这一对碧眼双桲可不老。"说到这里一抖军刃，哗啦啦的声音震耳，老头子这个地方就是故意发威，接着便问道："你们这两个和尚都怎么称呼，莫非有一个了因，一个是通禅上人朱德傅吗？"要说这两个和尚于爷倒有个耳闻，因为听铁板仙凌通说过在天光寺遇见两个凶僧的情形，今天看他二人各自手持如意，大概就是那两个人，不过说不清哪一个叫通禅，哪一个叫通法。了因走上前来把如意一摆道："于成你要问，在下就是了因通法上人。"于爷听罢点了点头，手提碧眼双桲，接着说道："既然如此，可见得你们是二位高僧了，按身份说你等比我于成高一级，并不是我惧怕你等，说出话来软弱，皆因有几句言语恐怕你等一时想不到，这就算提你们个醒，就凭你们二人，身为剑客，又是出家的僧人，世界上什么事情你们二位看不到，为什么持凶器在这里赶尽杀绝？这个话我可不是小看你们二位，就让你们有通天的本领，也难以恢复万龙藏峰岛，要依我良言相劝，我也不跟你们一般见识，急速找道走出万龙藏峰岛，不然的话，恐怕你们二人性命难保，都是这么大年纪，岂不可惜？"话未说完早就气坏了了因和尚，口中念佛把手中如意一摆，向头里一纵身，对准了于爷的头顶便砸，叫道："于成好

大胆，分明是自取死路。”于爷看见如意到了，知道自己的身分赢不了人家，不用说是动手，拼命也是白搭。这个地方就算于爷机灵，看见如意到，忙往旁一闪，双桴走败势，左手桴指和尚面门，右手桴用了个海底捞月，照定和尚裆门便托。了因身形往后纵，躲过了碧眼双桴。

将然要发第二手，就听旁边有人喊：“于成不可造次，千万要多加小心，某家在此。”随着语音有节子板的声音。于爷一听，心中喜悦，准知道是铁板仙凌通到了。朱德傅看见凌爷恨入骨髓，若不是因为勾串合谋，怎么会把我们天光寺扰得家败人亡？也用不着了因答话，通禅上人朱德傅也摆动如意，迎战铁板仙凌通。凌爷只可擎手中节子板接架相还，这两个人打在一处，真是棋逢对手匠遇良材，打了个难解难分。这么大的于成跟了因动手，也不过就是敷敷衍衍，勉强接架还招，两个人的身分差的太远了，哪里能够斗的了多少招。势在危急，就见唰啦一晃有人已然来到近前，叫道：“于成撤手。老朽在此。”于爷虚晃碧眼双桴，身形撤在旁边，解挽手理银髯留神观看，来者非是别位，正是鲍林鲍仁山。小矮老头儿，赤手不拿军刃，用手点指，叫道：“了因，可惜你这个身分，弟兄三人都是出家的僧人，你也看看你的师兄了然，师弟了义，人家都是什么身分？你比人家少什么，是功夫不如他等呢。为什么你错走途径反家，别人都应该，惟独你出家和尚可不应该。今天我说话可不算口狂，依我良言相劝，你急速走开，不然的话像你这样功夫能够在我面前走的了三招吗？”了因听到这里，哇呀呀怪叫，叫道：“鲍林你好大胆，你的武功在哪里，竟敢出此狂言大话。”说到这里双手一挥如意，照定老头子面门打来，鲍爷身躯矮小就见稍微一闪身，已到了

因身边，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并且双手理银髯。了因看着这个样儿有气，怎么会动手不进招，闪在旁边双手理髯，将然想到这里猛然一低头，可了不的了，和尚这个乐儿可就大了，由前面胸膛的僧服呼呼的着起，和尚一看吓得颜色都更变了，赶忙用手将僧服全都扯了下去。这么高的剑客此时可好看了，下面穿着僧裤，上面光着个大脊梁，还算是忙合得俐落，身上没教火烧破，这一来和尚吃惊不小，自己看了看这般模样了，也没有脸面二次动手，将身形一晃扎入了树林之中。了因脱逃朱德傅无心恋战，他也舍了凌通随着逃走。鲍爷凌爷于爷老爷儿三个凑在一起，在岛内好似生龙活虎一般。

不说三位老人家，单说二爷火德真君赵谦，自己高兴的了不得，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道："赵谦赵谦，由你放火成名，这个万龙藏峰岛可不是想了一天，准知道自己的功夫慢说进不了万龙藏峰岛，就让到了里面，又有什么用处？想不到今天在藏峰岛各处放火，如入无人之境。"想罢更烧的有劲了。这个火经赵二爷一放，可就太大了，树上也抹药，房上也抹药，凡能着的地方一概全放，留几块放火药护身之外，其余的全都抹在岛内。看了看全岛火起，把老头子乐的不得了，由我放火成名以来，可说是没有放过这么大的火，真好像所说的火焰山一样。他老人家正在发威，忽然一看一同来的人竟失了伙儿啦，也找不着于爷了，也看不见凌爷了。老头子心里真有点害怕，在别处不说，惟独在万龙藏峰岛内这个话可不敢说，真要是跟众人在一起，就是遇见岛内的余党，论到动手还有两位剑客帮忙，到而今剩了我孤身一人，倘若遇见岛内的人，我应当怎样？正然想着，猛然间一看，来了两位，二爷火德真君赵谦不认得，这二人乃是亲弟兄，一个是百步

神拳石天龙，一个是隔山打虎石天凤。这弟兄二人也算威镇一方，他们保着英王，因为四外烟火一起，也是走失了群。二人正然各处寻找，看见一位老者，白发苍苍，不认得是谁，走到近前问："尔是何人？"不问可知，岛内的火当然是你放的，这个话可不是我们弟兄口狂，皆因素受爷家恩待，将你拿住结果性命，也可以略消心中之恨。"赵二爷一听点了点头，不由得一笑道："尔等报通名姓，这可不是我说大话，就让你是瞽目人也可以拿耳朵打听打听，我家住涿州，姓赵名谦，外号人称火德真君，现在万龙藏峰岛已然冰消瓦解，依我良言相劝，从速逃走，如果不走，恐怕祸到临头后悔迟。"赵二爷手中摆剑，天生来的威风，此时石天龙听了听赵二爷这片话，到有心回意转的思想。石天凤就不然了，暗说："我弟兄威镇一方，都知道有这么位隔山打虎石天凤，百步神拳石天龙。火德真君虽是位剑客，谈到实地武学未必准怎么样。"石天凤想着却见赵二爷亮出宝剑来，他遂伸手由肋下撤刀，一手摆刀一手点指，叫道："火德真君赵谦，别看你身为剑客，都知道有这么一位火神爷，你在别人面前可以耀武扬威，今天你遇上二爷我，就算是你的死期已至。"话说到这里，身形往前一纵，摆手中刀就剁。二爷一看见刀到了，身形向旁一闪，忙用宝剑相迎。这个地方得说打仗是亲兄弟上阵是父子兵，石二爷已然交上手，大爷石天龙就不能看着了，也随着摆刀，并力协攻，两口刀上下翻飞，照定赵二爷砍来，好似一座刀山相彷。赵二爷手中一口宝剑，剑招可不软，怎奈两拳难敌四手，力敌石氏弟兄未免差点。动手也就是十几招，堪堪已然力不能支，势在危急之际，就听远远有人喊叫道："赵二爷不要惊恐，我在这里呢。"赵二爷听这个声音，不问可知，当然

就是镇西方长臂昆仑飘髯叟于爷了。

说话之间老头子闯到了里面，石天龙石天凤二人分开，于洞海斗的是石天龙，赵二爷斗的是石天凤。谈到了单打独斗，石氏弟兄差的远了又远。别看方才弟兄二人双战一个火德真君赵二爷，精神抖擞，就彷佛武术怎么高似的，到如今单打独斗上了，于洞海远未亮出他老人家的那对碧眼双桴，只是空拳赤手，就好似老叟戏婴儿一般。石天龙的这口厚背雁翎刀，够奔于爷胸前扎来，于爷将身形略微一闪，让过了他的刀尖，伸手掳住了他的手腕，左手一托他的胳膊肘，这个地方就是老头子的德行，眼见手搭上了，老头子身形一撒纵出圈外，用手点指叫道："石天龙我可惜你这身功夫，不忍将你打伤，赶快逃走还能够免祸，不然恐惶怕命难保，就是我不把你结果性命，也有人置你于死地。"石天龙听罢老头子这句话，站在那里怔怔的出神，心中思想：这个地方如果反过来，我们弟兄能够赢的了于洞海，招已然搭上了，绝以不能放松，当然赶尽杀绝，要他的性命，人家不枉是镇西方。自己想到这里，可就把主意拿定，从此一走不保英王了。回头打算叫着兄弟一同走，将然一回头，就见人家火德真君赵谦，剑压刀背，进步变招，用的是天鹅展翅，平着够奔脖项扫来，这么大的石天凤，竟是想逃万难，只可将二臂一搭拉闭目等死。天龙看见这般光景，也忙将二目一合，准知道剑到了，兄弟必然是头尸两分，就在合眼的工夫，耳中听得砰的一声，赶紧睁眼观看，才知道人家火神爷贵手高抬，招倒是发出来了，不过宝剑向上一移，剑过头顶，只删了一层肉皮，这就叫手下留情。石天凤头颅受伤，鲜血下流，提着刀手摸伤处，哇呀呀的喊叫，石天龙遂说道："老二，今天二位剑客爷饶你我

弟兄二人的性命，咱们应当早离是非之地。”说着向火德真君赵二爷于成于洞海，叫道：“二位剑客爷，手下留情饶我弟兄二人不死，今生今世不能报答，单等来世再报二位的恩吧。”说到这里，躬身一拜，带着二爷转身就走，慌不择路一直奔后山去了。镇西方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看着赵二爷问道：“二弟你的宝剑已然到了他的脖项，为何不将他置于死地？”赵二爷闻听一笑道：“于老英雄有所不知，我在外面闯荡江湖，本来就没有多大武术，论到动手他要是不敌我，只要是他不发卖薰香蒙汗药等东西，我就可以饶全他的性命。”

老哥儿俩将然谈到这里就见前面来了一群人，其势甚猛好似风卷残云一般，火德真君赵二爷，用手一指，叫道：“老人家，前面这群人，大概是英王等人，如果是他，你我走上前去，将他拿获，也不枉身入险地一场。”于爷听了点头赞成。弟兄二人哈着腰往前追赶，绕到了头里，拦住那群人，高声喝道：“尔等站住，可晓得镇西方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火德真君赵谦在此吗？”众人闻听往旁边一闪，于爷留神细看，不错正有英王在内。老头子双手托髯乐了个手舞足蹈，不想一百零三岁的人到了万龙藏峰岛，还会拿住了英王，虽然不能伸手拿住，这已然就是笼中之鸟瓮中之鱼，还能够逃的了吗？正在喜欢，看了看由人群之中，走出来一位青面三髯之人，看了看赵谦于成，哼了一声，哈哈一阵冷笑道：“我当是哪一位，原来就是于成赵谦，你二人身为剑客，谈到武功算是不错，可分在哪里发威，如果在我的面前发威，这个话可不算我口狂，凭我手中宝剑，要你二人项上人头，易如反掌，如果依我良言相劝，趁早走开。话未说完气坏了老人家于成，用手点指，怒喝道：“就凭你这个样，敢在我面前说这样狂言，你当是我

不认识你呢，你不就是晴庐居士燕鹤的弟子，盖天第一手陶源陶洞天吗？由你得了这个外号，我听着心里就有点不忿，早就有意找你比个高低，皆因闲事太忙，无暇及此，今天在此相遇，这就算巧极了，来来来我开开眼，看看你的剑招如何。”说到这里，老头子套好了挽手，亮出来一对碧眼双桴。此时英王带着这群人也不敢走，准知道旁边站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儿，倘若我们逃走，他必然追赶，只可等着看陶副帅动手如何，倘若能取胜，坦坦然然的走，可就无人敢追了，倘若是不能取胜，这群人就算全都完了。赵二爷在旁边也是这个心思，自己也不敢冒险轻动，单看于爷会陶源胜负如何。要谈到于爷一对碧眼双桴成名天下，到如今会上人家陶源可差的太多了，陶爷这口宝剑神出鬼入，那乃是晴庐居士的真传，飘荡江湖人送外号叫盖天第一手。于爷也晓得人家宝剑招术高强，摆动一对碧眼双桴，不过就是招招架架，闪闪躲躲，并不敢十分冒险往里进招，双桴只是看关定式，护住自己的门户，一招不发，打了个四平八稳，单等机会到了，招术发出去，如同迅雷不及掩耳。按着功夫说，陶源要有十成能耐，这么大的镇西方于成也不过有六七成。于爷在外面久走江湖，别看功夫比他软一点儿，那可以说是多学多练多经多见，浮气压的住，比陶源的身分又高的多了，故此二人比了个招法平平。陶源不由得心中佩服，要谈到剑侠客堆内，那一个跟我比的了平手？于洞海果然不含乎手中一对碧眼双桴，果然有神出鬼没之招，一百有零的老头子真算不含乎。陶源想罢剑招加紧，这一发威，于爷可就经受不起了，净说不进招，单单招架都有点应接不暇了。火德真君赵谦在旁看的可明白，这么大的镇西方堪堪就要输招，此时可不能袖手了，便摆宝剑

辅助于成，双战陶源。陶源功夫可算是不错，他可经不住二人双战，英王一看可了不的了，倘若陶副帅有个一差二错孤家想活万难，此时还不如吩咐众人一拥齐上，帮着陶副帅，把他们两个人结果性命，我们好借此逃生。自己把主意拿定，用手一指说道："到了这个时候，你们大家还不竭力上前，辅助陶副帅拼命等待何时呢？"英王这一声吩咐，所有脑筋灵敏的主儿，只答应可不过去，那些年轻的人，可不管三七二十一，打算辅助英王，倘若日后大事告成，还要封侯呢。你说这两个老头儿，镇西方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火德真君赵谦，双战盖天第一手不过微占胜利，忽然又加了这么些个人，也不过就是三五招，二位老人家已然就不敌了。正在危急之时，忽听有人说话，沾点尖嗓音，叫了声："于成赵谦，动手既然不敌，为什么还竭力抵抗，趁早闪开吧。"当时话到人也到，哗啦的一声，来了一个矮身量的老者，银髯飘洒，于爷一看正是鲍林。老头子来到了近前，用手点指叫道："陶源好畜牲，你真正是不知时达务，鲍林在此，还不走开，等待何时？"说话的光景，就见老头子用指甲一弹，吧的一声，陶源正在动手之际，也未介意，那知放火药已然弹到了他的胸膛，绸子衣服，沾上这种放火药，被风一吹，便全着了。吓的陶源虚晃一剑，纵出了圈外，其余的众人，就是一阵大乱。

第一百三十一回

贝勒诈病托心事　娄瑞真心传绝艺

不表众人，单说英王，带着随行之人，旗牌王官全都算在一处，不过就是十几个人，大家搀扶英王往前走，英王一边走着咳声叹气，叫了声："众位，不必跟随我了，孤家到了这步天地，就是命逢绝地，就让跟着我也是无益。"回头看了看别人不见，还倒是小事，惟独不见了谭天，暗说谭桂林跟我不比他人，是经我三次请到岛内，跟我同心合意，共成大事，到如今看见我的大势已去，他舍了我，良心何在？可见得他这一走，我就算命逢绝地。又看了看四外火光冲天，喽兵乱窜，全都是惊惊慌慌，惨不忍睹。英王连教众人走开，众人总不肯相离。英王往前紧走了几步，这个时候从中有眼光好的，可就不跟着了，当时五零四落不过就剩了四五个人。英王看了看哭也哭不得，笑也笑不得。再往前走，来到了一座山岭，岭前有一个石碣，上面刻着有字，英王不看还罢了，这一看竟吓了一跳，差点没来了个倒蹲。但见石碣上写着三个字是灭龙岛，自己一想：我虽然不是执掌山河的真龙天子的龙，可也算是一条龙，既然是遇上了灭龙岛，当然这就是我的葬身之地了，从古来的大将都怕犯地名，何单是我富昌？老头子二目饱含痛泪，仰面朝天长叹了一声，连连叫道："天哪天哪，我富昌占据蓬莱岛再入藏峰岛，是何等的势力，一旦间竟会到了这种地步，不问可知，这一定是天命有归。自己想到这里往前紧走，来到了近前，跟着英王的这几个人，还

以为要看看这个石碣呢，谁知出其不意，竟伸手撤出胁下的宝剑，往项上一搭，用力一刎，当啷的一声宝剑坠地，身形栽倒鲜血满流在尘埃，英王就算是自刎而亡。这几个从人，看见这般光景，心里难过的不得了，大家一商议："也用不着买棺木，不过将土刨开，把爷的身形掩埋，也不枉跟他老人家这么些年。"说到这里，几个人聚到一处，赶上前去，先把英王的剑拾起来，就着用各人手里的刀，打算刨地。

就在将然要动手的工夫，猛然间听见有人说道："哥哥可了不得了，一步来迟，英王管不是拿不了活的了。这几个从人听罢吓了一跳，忙回头观看，见来了两个年迈苍苍的老者，一个是镇西方于成于洞海，一个是火德真君赵谦。这几个随从人那里敢抵抗二位剑客，各自把军刃扔了，抢步上前跪倒磕头，口中不住的叫："剑客爷，求二位老人家饶命，爷家已然自刎而亡，求二位剑客爷高抬贵手，你还跟我们一般见识吗？"老头子于爷闻听，连连摆手，叫道："尔等快起来，英王已死，我们得把他的人头带着回公馆，好有个交代。"这几个随从，听老剑客如此说，向上磕头，说声："好吧，既然如此，这条命就算你老人家赏的，不然我们决以活不了。"一个个站起身来，欢天喜地帮着二位剑客来到灭龙岛前，再找英王的尸身已然不见。几个随从看着骇怕，不但他们骇怕，就连于爷赵爷也吓的不得了。就在这么一转眼的工夫，竟会有人将英王尸身抢走，看起来岛内的高人潜伏的仍然很多。老哥俩正在计议之时，猛然间看见老庄主谈笑龙君胜裕带领着义勇乡军，官兵人等，业已入岛。胜裕传下命令："所有岛里喽兵人等，只要撒手扔军刃，准其投降，然后再设法子安置，或者将他们各编成一种队伍，再不然的话，每人给他们少数

银钱，叫他们回家去自作个小本营业，不就太平了，老子陶然公办理万龙藏峰岛的善后，钦差大人对众人道："无论什么事都叫老庄主便宜行事。"钦差大人回公馆，所有的军随，以及各位剑客全都住在谢家滩谭宅，神掌过林鸟谭望谭德祖，奉钦差之委辅助胜裕办理岛内各事。群雄严加防备，当晚无书。要是按情理说，钦差应该住侯府不过住在这里却为的是办事爽利，如果住在侯府往返就太麻烦了。

到了次日钦差老大人把万龙藏峰岛所有各事，完全审问明白，先立草稿，再由师爷杨有芝楷书写清了，装在硬木匣内奏明当今。就在这么个工夫，外面该差的进来回话，说是有北京城贝勒府遣人前来下书。大人一怔，既然是贝勒爷遣人下书，一定北京城有特别的事件，不然决不能至此下书。这才叫道："来呀，叫下书人进见。"工夫不甚大，由外面带进一位像家人模样似的，走到里面向上行礼。大人问你前来下书，奉何人所差？"下书人回称："奉贝勒爷所差，现有书信在此。"说着话书信取出来，有人接书捧递大人，钦差一看这封信不是给自己的，原来是给海川镇八方的，遂点手说道："海川你看，这是爷给你的信。"童林闻听赶紧接过，和颜悦色说道："大人你看吧。"钦差摇头，海川这才启书观看，这一看不要紧，吓的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颜色更变，大家连忙问道："海川什么事？"童林这才将书信递给大家观看，后来有人说道："也用不着看了，不论那一位，将这信里面言语念出来大家听听就是了。"在旁边南侠司马空，就把书信念出来叫大家一听，众人这才明白。书中代言：赶情这封信上写的是，现在病势很重，叫童林急速回北京，因为爷儿俩好了一场，来的快还可以见个活面，不然就许见不着了。贝勒爷

这个人待人很热，哪一位听了这个话都觉得非常难过，童林这才跟大人说道："本来童林跟大人把事办完再走才对，没想到贝勒爷病势太重，这就算太不巧了，这么办吧，我托付各位剑客们和我的徒弟们，先在这里帮忙，我打算即日便起身，因为自入贝勒府，经爷的提拔才有了今天，无论如何，我也得跟他老人家见个面。"说到这里，又跟众人说了几句嘱托的话，便慌慌忙忙收拾自己的东西，收拾齐备，跟众人暂时告别，便连夜进京。

一路无书，这一天来到了北京城的安定门北城根富贵庵的巷口，进了巷口往里走，一直够奔贝勒爷的府第。进了府门，大管事的何吉看见了，赶紧过来请安，遂问道："剑客爷，你见着爷给你去的信了吗？"童爷点头道："见着了。"何吉说道："来的好快呀，怎么下书人未到你就来了呢？"童林答道："我是连夜赶来的。"说着话遂往里走，一直够奔爷的外书房。像童林既然见着何吉，就应当打听打听贝勒爷，现在景况怎么样了，童林性急，一直往里走，到了外书房不等通报，伸手启帘拢，迈步进内，看了看贝勒爷，正坐在迎面椅子上吃茶，童林赶紧过去请安，叫道："爷你的贵恙如何？"贝勒爷一阵哈哈大笑，叫道："海川你这个人也太以的实在了，本爵根本没有病，无所谓好，也无所谓不安。"童林一听就是一怔，心说："爷这才叫开玩笑，明明白白写信给我，不但说的是病了，并且还很厉害，皆因我爷儿俩投缘，打算活着见个面儿，并且还说，回来的晚了就许见不着了，到了现在他老人家没有病，并且还说我太实在了，是我太实在，还是你老人家太会开玩笑呢？"童林是个直心眼的人，心里想着这些个话，口里虽然未有说出来，可是已然站在那里呆呆的发怔起来。贝

勒爷也明白他这个意思，接着叫道："海川，你也不用纳闷，别看我没有病，可是有心病，非叫你回来办不到，你先坐在那里，听我慢慢的一说你就明白了。"童爷一听，他老人家又变了，刚才说是没有病，这时候又说有心病了，自己也不敢多问，只得答应一声是，好在爷儿俩也不分彼此，童林就坐在了旁边。贝勒爷接着说道："海川我耳出耳入，听人说万龙藏峰岛，已然一鼓剿平。"这一句话不要紧，把童爷吓了一跳，心说："可了不的了，爷在北京城，对万龙藏峰岛的事，他老人家怎么会知道的这么快呢？"遂连连答道："不错，爷由那里得来的消息？"贝勒爷闻听一笑道："你先别问这个消息由那里得来的，我只问你这个话实在不实在。"童林点头说道："话是千真万真。"遂把剿剑山蓬莱以后诸事，对贝勒爷报告了一遍。贝勒爷听罢点了点头道："既然如此，总算我这封信发的是时候了，别人我都不问，"说到这里，抬头看了看，门外屋中除了童林之外，并没有第三个人，这才把声音放低了说道："海川我假称病重叫你回到北京城，就因本爵有心腹大事，这个话可就是出我之口入你之耳，不许叫第三个人知晓。"童林跟贝勒爷在一处，向来看他老人家都是敞敞开开，并没有半点忸怩之事，并且还是个乐天派，向来没有为难的事，忽然间他老人家说话这样郑重，不问可知，一定是有了特别的大事，何况又是假称病重把我叫回来的，当时不禁不由的也就郑重起来，聚精会神的说道："爷你这个话不用说，童林跟你也不是一天半天了，难道说你还不知道我吗？别说是要紧的事，就是不要紧的，你说出来的话，也只有童林知道，爷你有什么话只管吩咐就是了。"贝勒爷点头道："这个话你不用说，实话告诉你吧海川，你就是本爵第一个心腹人，什么

事我也不瞒你，今天我要跟你说的，就是本爵一生大事。我先问问你不是万龙藏峰岛剿平之后，允禟西安侯没了下落吗，这个话可是兴不是？”童林答道：“不错，现在仍未访出下落，但不知爷问他作什么？”贝勒爷低言说道：“我叫你就是为这段事，比如说我要是不告诉你，西安侯拿住之后，你想一想应当如何处置？”童林答道：“据我想当然是奏明圣上，然后用木笼囚车解进北京城，究竟应如何处置，那便只可听候旨意发落就是了。”贝勒爷说道：“着啊，不但你料到这里，我也料到这里了。故此我才把你叫回，有两句秘密的话，就是拿住了西安侯之后，千万别往北京解，皆因当今万岁我们的父皇，他老人家对于他这几个皇子，最疼爱的可就是允禟，不解到北京还算罢了，只要解到了北京城，圣上必然不把他治罪，将来谈到天下归何人继承的事，十之八九属在他的身上，本爵可就连半点希望都没有了，这个话你还听不明白吗？本爵嘱咐你要紧的就是这么一句话，不拿住西安侯还算罢了，只要是将他拿住，也可以在拿住时候，下手将他置于死地，或者在拿住之后将他杀死，无论如何总是将他治死才好，千万别往北京解，如果说贝勒之中，要是没有他，将来的江山，本爵还可以有几分希望，海川这可是千斤重担，交给 你了，你是本爵的知己与否，可就在此一举了。”童林把话听到这里，这才明白贝勒爷假称病重叫回自己来的原因，连连说道：“爷，童林受你老人家知遇之恩，肝脑涂地不足以言报，此事你这不是告诉我了吗，我时时刻刻的留心就是了，这也不是当天说当天办的事，俟后调查出下落来再办。”贝勒爷一听，海川听了自己这片言语毫无难色，自己心里非常喜悦，童林接着问：“贝勒爷，既然如此，我多怎回去呢？”贝勒爷微然想了

想，这才说道："许多日子我没跟你在一处盘桓，别提我心里够多么闷的慌啦，好容易你回到了北京城，那能够跟着就走呢，再说你接着我的信说是病重，比如说你要是来的俐落回去的快，各位剑侠以及年羹尧，他们要是问问你怎么个情形，你要说你回来我这病就好了，这个话未免透假，你要说我的病仍然没好，你就又回去了，未免这个话又不好说，莫若你在这里住些日子，没有人来还算罢了，倘若人来看你或者看我，就提我这病是慢慢的好的，本打算写一信给众人，皆因没找着便人，大概这么说还显着圆满点儿，咱们爷儿俩也可以多聚会些日子。"童林一听，别的倒是不要紧，回去不好说话，就冲着这一样也不能跟着就回去，再说调查西安侯的下落，这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也用不着跟着办。想到了这里，这才说道："还是爷你的见识宽，我就住些日子再回去就是了。"贝勒爷听到这里，连连点头答应道："这不就结了吗。还有一段事，你已然比剑联姻，这可是一件大喜的事，在先本爵不知道，故此连半点敬物都没有，这是很缺礼了，以后我必然要补敬，今日我先设一桌酒席，便作为给你道喜就是了。"童林猛一听贝勒爷谈到了比剑联姻这回事，别看童爷这么大年纪，猛然间一听这个话，不由得脸上就是一红连连说道："你也别费事，方才我跟你报告，那个话尚且有不完全的地方。"说到这里，可就接着把自己这位夫人，如何出身，什么人的门徒，"我二人虽然是名为夫妇，实际并无床笫的关系，因为彼此都蒙天下英雄台爱，不肯自暴自弃。我说一句实话吧，简直的就是多交了一位女朋友，对于爷的赏赐，童林不但不敢领，就连喜酒也不敢领，因为什么呢？皆因不是普通人的结亲，如果若是跟普通人结亲一样，童林早应当给爷磕

喜头了。”贝勒爷闻听连连摆手，把脑袋摇晃的跟车轮子一般，说：“海川这个话可不是这么说，你也不是年青学生难道还害臊吗？给我磕喜头，这个话谈不到，本爵这个喜倒不能不道。我实话跟你说吧，你跟我在一处，你可千万别拿我当作国家的贝勒，你要是拿我当贝勒，咱们这个交情就疏远了还不说，与我的人格还很有关系，我现在跟你们这些个成了名的剑侠在一处呆的，本爵也有了剑侠的味了，我跟你算是道义相投，我不管你们是有夫妇之名，无夫妇之实，这个喜我应当是道的。”童林听贝勒爷说的可笑，心说：“这都是那里的事呀？说不说他老人家跟成名剑侠在一处盘桓的，居然也有了剑侠味了，人人都称我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这个侠客就不知道是什么味的，居然他老人家就会说有了味了。”想了想既然如此，喜倒不可不道了，于是让着非要给贝勒爷磕喜头不成，任凭怎么说贝勒爷也不受礼，童林没法，只得罢了。贝勒爷把大管事的何吉叫进来说道：“何吉你赶紧预备一桌上好的洒席，我要给侠客道喜。”何吉答应：“是，跟爷回问，但不知童侠客得了什么前程，求爷示下，小的我也给侠客爷道道喜。”童林将然要说爷千万别说，贝勒爷这个人那里留的住话，微笑说道：“是童侠客小登科，可是已经办过去了，你还不知道吧？”何吉一听这是那里的事，童侠客娶媳妇我们怎么会知道呢？想到这里，不敢怔着，赶紧答应是是，这才走过来，满面春风，向着童林说道：“侠客爷您大喜啦，何吉给你道喜。”说着话就请下安去啦，闹的童林无话可说，只是连连还礼。何吉走后，工夫不大，何春也上来啦，进门给爷请完了安，然后给童林道喜，喜道完了，这才乐嘻嘻的说道：“侠客爷，咱们府里上下人等全都聚齐了，特为给您道喜，因为这屋里有爷坐

着，不便叫他们大家进来，还是请你到外面看看吧。”贝勒爷将然要吩咐叫他们进来，童林赶紧说道：“请管事的受累到外面说一声吧，就提我谢谢就是啦。”贝勒爷知道童林不愿意见，这才叫何春出去吩咐：“叫他们大家候赏吧。”何春一听，这个乐就别提啦。何春打发走了众人，然后开饭，贝勒爷叫何春由账房里支现银三百两，作为童侠客的喜赏钱，银两发下去，大有大份，小有小份，众人分完了喜赏之后，二次前来谢赏，又出来二位管事的把众人打发走了。童林陪着贝勒爷吃喝完毕，爷儿俩坐在一处，就算无所不谈，够时候童林回家看看，跟着又转回来，便宿在了贝勒府。

爷儿俩个每日无事，贝勒爷也因为见着童林高兴，可就把童林走后自己所练的功夫，一样一样的全都练给童林看，童林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这才想起了那句成语，莫怪古人说，有志者事竟成。在先前贝勒爷谈到练武术，那不过就是舒展周身的血气就是了，到现在可就不然了，不但是招法切实，并且是劲路也有了，不敢说招法高强，已然摸着功夫的力量了，不过所差的就是缺少高人指点，火候稍差，别看功夫有，临到用的时候，恐怕沉不住气。童林是个直性子人，看到这里，可就把话说出来了，贝勒爷听着喜欢，连连叫道：“海川，既然你看出来，你可以练一个样子叫我看看，咱这就入手更正吧。”童林连连答应。由这一天为始，爷儿俩除了吃喝之外，就是练功夫，不练的时候，童林给贝勒爷讲说武术的精华：“对于拳脚上讲究三前八要，军刃不过是补手之所不及，根基全都在拳脚上呢，如果拳脚上没有多大能为，任凭练什么军刃也不成。”贝勒爷问道：“海川竟说练拳脚，叫我看大概只练这个死套子，没有多大用吧？我听说不是这个武术还拆招

吗？如果说要是不拆招，叫我看着简直是白闹一会，比如说要是实在是这么一句话，那么练武术何必又练这个套子呢？”童林听贝勒爷说的这句话很可笑，遂说道：“爷您对于这一点尚且未研究到，这个练武术就跟写字一样，无论什么字都是横竖撇钩点组成的，那么上学念书的时候，为什么描仿摹字，也写整个的字呢，简直就单写撇点不就成了吗？皆因钩点的练习是练力，写一个全字还得练习这个整个字的联凑，单单在笔画上有劲了，写出一个字来连络不到一起，那就算是结构不好，任凭笔画上有多大力量，这个字也不值钱。武术也是这个意思，单式固然需要练在身上，可有一样儿，单凭这一式可不成，就拿打人比吧，这一式发出去，也许被敌人躲过，也许被人家把招化了，到那个时候，就算是时不容缓，立时就得变招才成呢。比如说对于套子拳脚不熟，所练的都是一个一个的单式子，不问可知，这个式子当然跟那个式子不连贯了，在动手的那个时候，变招上未免可就慢了。”贝勒爷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叫道：“海川你这个话我有听明白的地方，可是不明白的地方还有，据你这一说，临到动手变招，快慢就仗着套子拳的功夫了，比如说所发这一招，跟所练的套子拳都不一样，到那时变招不是还得慢吗？”童林一听不由哈哈大笑：“爷您说这一句倒是很有情理，皆因我这个话还没说到这里呢。方才我不是说练武跟写字一样吗，不能只求其好看，练功夫是这样，就是实用上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找一位能写的主儿，您叫他写一个单立人，再写两个口字，两口字之下再写一个五字，五字之下再写一个儿字，这本来不是一个字，这位写家必然也能写的很好看，您想一想这个原因，就可以知道武术的变招了。”贝勒爷听到这里，这才恍然大悟，

遂说道："不错不错，这个武学也跟文学一样，切磋琢磨之后，自然能够豁然贯通，到了那个时候，就算是如心所欲，无可无不可了，练套子的时候，也就如同小孩写三字经百家姓一样。"童林连连点头道："爷您真圣明，文武两道就是如此，不过拆招实用，讲究的是进步先抢中关位，两人动手比武，你要打算先发招把敌人打倒了，就在你原站的地方，发出招去绝以打不倒敌人，必须上一步，你抢到敌人所站的那个地方，招在他身上微然一用力，敌人就得输。常言有这么一句话，打人如亲吻，似乎到了面对面，差不多脸跟脸都挨上了，这个招数才能发生效力，所以又叫抢身进招。再谈到把式歌子，常说胳膊是两扇门全凭腿打人，这个腿打人可并非是用腿踢敌人，因为无论怎么快的腿他也没有手快，要不然为什么说手打七分脚打三分呢，可见得这两条腿并没有两支胳膊得用，那么为什么又说胳膊是两扇门全凭腿打人呢？不过就是传闻之误，这所说的腿并非是腿，就是所说的步，应当说胳膊是两扇门，全凭步赢人，就对了。你这步要是上不去的话，就是有招也赢不了，只要抢的上步去，就是没招也不至于输招。所以动手三前先讲究的是步前，然后才讲究手前眼前，手不前招难发，眼不前招发出去也没有用，甚至于成了死招，有输无赢。类乎这种诀法在练武术的不能不研究，要不怎么有练一辈子武术不能进招的呢？就皆因没有进手的能耐。差不多大武术家要是有人前来，打算跟他练练武术，他必须先问这个练武术打算干什么。大约这个武术又可分成三种用法，学成了之后还立场子教徒弟这是一个用法；还有一个用法就是自己保护自己，以防万一之变，到时候打不了人自己也可以不吃亏，这也是一个用法；还有一样，可就是行侠作义，打

算成名天下。头一个打算教人，只是把套子传给他就是了，什么长拳架子，十八般军刃，每一样有两套就成了。第二样为防身可就不然了，必须要传给他几手真功夫，封闭躲闪的法子，无论前后左右敌人的招到了，全都有法子躲闭，并且走后有招，敌人不赶还算罢了，只要敌人一追，必然有绝手，这种招数也许是一下，也许一下之中套着几手，那就单看这位教功夫的能力了。这两种全都不算甚难，最难的可就是这个行侠作义打算成名天下的，这一说可就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了，三十年二十年不一定，才能造就出来一位武术家，有名师传给绝艺，还得自己把功夫练到那里，俗说那就叫火候，能练到炉火纯青那便是剑客的身分。”贝勒爷听童林讲说武术的过程，滔滔不断，自己听的欢喜的不得了，遂叫道：“海川，本爵我这个练功夫，要是只为防身，有你在旁边我可以不练也不要紧，要谈到教场子，这个话就更没有了，本爵我的志向就在炉火纯青了。”说罢自己却哈哈大笑，爷儿两说说讲讲够时候安歇，天明接着还说还练。这个地方贝勒爷就算是天性好武不用说是金枝玉叶，普通富贵中人对于武术一道也不过偶尔一练，还是那个解闷的性质，因为真练他练不了，武术不比文学，读书作文章可以用脑力去悟化，练武就不成了，必须实地去比还要实地去练，不然那个工夫练不到身上，所以武术好练辛苦难练。居然人家贝勒爷，不辞辛苦，每天早晚吃喝完了就这样练习，童林本来是位侠客，对于贝勒爷的好武如此心胜，自己看着也喜欢的不得了。

书不可重叙，爷儿两个每天二五更两遍功夫，功夫练完了喝茶闲谈。这一天爷儿两正然坐在书房里面高谈阔论，忽然间大管事的何吉从外面进来：“跟爷回，外面有位姓娄的要

求见童侠客，童林一听也怔了，想了想自己所认识的朋友中，没有姓娄的，遂向何吉问道："大管事的，现在他在那里，我出去看看就是了。"贝勒爷一想既然来找童林，不是慕名的朋友就是来访他的，如果要是慕名的朋友，不问可知也必然是成名的剑侠，如果要是访海川的，这个人能耐小他也不敢来，比如把他让进来，岂不开开眼看看他们两个人比手的这个热闹吗？自己想到这里，赶紧说道："海川不管他是谁，到外面把他陪进来吧，如果他要是访你的，叫他进来我先跟他走两趟。"童林一听，心说："我的爷，有人访我你先跟他走两趟，你也不想你是什么份儿，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既然是访我的无论怎么样也比爷你的身份高，有个磕着碰着什么人担待的起？"这是童林心里的话，口里可不能说出来，只可连连答应，站起身形跟随何吉来到府门外。早看见影壁前头站着一个人，乃是一位少年英雄，精神足满细腰乍臂双肩抱拢，白净子面皮，剑眉斜插入鬓，二目光华灼灼，通天鼻子四字口，通红的嘴唇，大耳垂肩，查戴帽子，漆黑一条辫儿，身上穿蓝绸子大挂，腰里扎着一根绒绳肋下挂一口宝剑，绿沙鱼皮剑鞘，杏黄灯笼穗飘飘摆摆，里面是米色绸的中衣，青缎子皂鞋白袜子。童林正然观看还未容何吉发言，就见这个年轻人，看见童林双手抱拳，高声说道："这一位莫非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吗？"童林一听赶紧抱拳还礼，连连说道："不才正是小可童林，但不知这位怎么相认？"那人哈哈大笑道："阁下成名天下人所共晓，今天在下一看，因为面貌与传言相仿故冒叫一声，有谁知果然就对了。大概你不认的我，我姓娄名瑞字子霞，外号人称地行仙，奉家父之命特地前来跟童侠客有几句话说。"童林一听猛然间想起来了，不错，在老

剑客董乾董化一，手持龙麟宝刀大闹剑山蓬莱岛之时，从中有这么个人出头帮忙，曾在乱箭之中剑劈了三横，不过就是只闻其名未能见面，这么看起来，当然也是一位正大光明的英雄。童林想到这里不敢怠慢，赶紧抱拳说道："既然娄大英雄奉令尊大人之命找童林有所赐谈，此处是贝勒爷的府第，里面请吧。"娄瑞并不客气大踏步走进府门，一直让到了贝勒爷的外书房。童林先给娄瑞跟贝勒爷引见了引见，接着可就把娄瑞的略力对贝勒爷一说，胤祯这人最重的就是侠义英雄，这个娄瑞既然这样英雄，况且又是为国出力之人，自己并不以为自己身为国家贝勒为重，谦恭客气接见娄子霞。娄瑞知道这是当今万岁的皇太子贝勒爷，赶紧抢步过去要行大礼，当时贝勒爷竭力相拦，终归还是依着贝勒爷，只请了个安，然后大家落坐，手下人献上茶来。童林是个急性子，茶罢搁盏不等娄爷发言，自己欠了欠身说道："娄大英雄但不知阁下此来对于童林有何见教，望求明白指示。"娄爷闻听笑道："我这一次来也没有多大要紧的事。"接着就把来意如此如彼说了一遍。

书中代言：娄瑞的剑法七十二趟地行剑，乃是娄氏祖传，这门工夫只有姓娄的会，外人一概不教。娄子霞回到家中，看见自己的爹爹，就把在外面所经所见之事，跟老人家一说，谈来谈去可就谈到了钦差年大人，手下随行委员第一得用之人，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此人奉师命下山，别兴一门武术，再造一家把式，其人热心交友，侠肝义胆。老头子听到了这里，不住的连连点头道："不错，这个人自从出世以来，差不多已然名满天下，净说我听朋友谈，已经听了不少次了，听说这人身上有他师伯传的一趟剑术，后来比剑

联姻又得了一趟剑术。人要打算成名够剑客的身分必须身上有三种绝妙的剑术，所有的剑法之中还是以咱们地行剑为最高，果然要是姓童的这人，再将咱们的地行剑得去，日后此人必成名天下。可有一节，咱们家传剑法，除了咱们爷们之外，并无他人会练，我的思想是要辅助这个童林成名，将咱们家传的剑招送给他，皆因我也有一番思想，娄氏地行剑，向来是一辈传一辈，到如今眼看后辈尚且无人，比如说将来有了人，那就不用说了，当然祖传的工夫就不许失传了，倘如咱继续无人应该怎么办呢，谈到收徒弟，不用说一时半时的找不着一个相当的人材，就让有这个人，谁知道他把工夫学到身上，将来变成一个什么人，要是那样传与外人，可就不如传给童林了。这是我的意思，但不知孩儿你的意下如何？”娄瑞一听老爹爹这片言语关系重大，头一样家传功夫打算不让他失这，再者说传人得防备艺落匪人之手，第三为辅助英雄成名，赠艺交友，自己合计了合计没个事到是三全其美，从中就有一样不妥当，这才叫道：“老爹爹，你这个打算倒是很好，比如说人家姓童的要是不学应当怎样办呢？”老头子哈哈大笑道：“那就看他的福气了。据我想他既然以武术成名，有人把珍宝的东西送到门上来，他那就算是求之不得，绝以没有不学的那句话。你要觉着这个事能够办的话，你就马上起身，携带家藏宝刃流采虹前去找童林，就提我说的要助他成名，打算将祖传的剑招教给他。”娄子霞也很愿意结交童海川，当时便点头答应，收拾好了小包裹，带好了盘费，由家中起身，一路打听着知道童林跟随年钦差攻打万龙藏峰岛去了。娄瑞来到西安府，到公馆一打听，可巧赶上童林接着贝勒爷的病信，回归北京城去了，娄子霞便打听童林在北京的住址，童

林的弟子刘俊，告诉娄爷道："你要找我师傅，也不用打听他老人家的住址，只要他在北京城，就准住在贝勒爷的府中，贝勒府在北京安定门北城根富贵巷。"娄瑞全都打听明白了，这才顺着北京大道往回走，一路上因为没有多少要紧事，并不赶程，不过就是平平常常往前走，非止一日。这一日来到北京城，敢情这地方太好打听了，来到贝勒府门叫了声回事的，正赶上大管事的何吉由里面出来，看了看娄爷的气概，自己知道这也是剑侠之辈，并不敢小看，赶紧问道："你找谁呀？"娄爷自报名姓，说明了要找童林童侠客，何吉到了里面请出童林来，娄爷一看这个人紫微微的面貌，二目如灯，不问可知，当然这就是童海川了，遂冒叫了一声，果然所见不差。此时童林问，娄爷并不隐瞒，把自己奉父命，特意前来传剑前后话一说，童林还不说，旁边把一个贝勒爷可乐极了，连连说道："很好很好，令尊大人这位老英雄的见解很高，这个武术本来就应当如此。常言说的好，宝刀赠烈士，红粉送佳人，宝刀宝刃尚且替他择英雄主人相送，何况这个武术，更应当这么样了。既然是祖传绝艺，倘若是失了传岂不可惜？海川这个人德高福大，正好能够得此绝术。"童林一听贝勒爷将话说完了，这才在旁边插言说道："既蒙老人家如此抬爱，童林焉敢不听从命令，不过既称绝招，这个功夫必然不易练到身上，童林能练不能练，那可就看我的福气了。"贝勒爷接着说道："海川这个剑可不能你一个人学了，本爵就是星星跟着月亮走，借点光就是了，如果你练不到的地方，我也许记个一星半点，慢慢的不是就研究了吗？"贝勒爷说这句话，娄爷听着未免有点可笑，在娄子霞听着这个话是太满了。其实人家贝勒爷可没有这个意，就是好热，凡事全都托一头。童林可

明白爷的意思，恐怕娄瑞多心，因为人家这是家传的功夫，既然指明说教给我，比如说再有第二个人要练，恐怕人家不愿意教，自己这才赶紧把话接过来说："贝勒爷赋性好武，任凭是那一门的功夫，他老人家也要比个三招两式。这个话分明告诉人家娄子霞，别听贝勒爷那么说，他老人家也就是练个三招两式。"贝勒爷究竟是有根基的人，灵机非常快，听童林一说自己就明白了，赶紧向娄子霞问道："这个剑除了传童林之外，还能够传别人吗？如果要是秘密的话，本爵也可以不加入。"娄瑞一听知道贝勒爷已然审查出童侠客的语意，赶紧说道："爷，你这是说的那里话，娄氏地行剑不传普通人，谈到你还能够不传吗？真要爷肯练的话，这趟地行剑就算提高了价值，不但于这趟剑有光彩，就连我们父子也光彩了不少。"童林在旁边一听娄瑞说话，这才叫不失为英雄气概，并不看着自己的能为如珍如宝。童林将要接着说话，就听贝勒爷说道："好，既然如此，我当然要尽心竭力的练习。"说到这里吩咐预备酒饭，娄瑞童林陪着贝勒爷一同吃喝，从此娄瑞就住在了贝勒府。在头一天传地行剑的时候，童林尚且望空大拜了四拜，这就算是遥拜娄老英雄赠艺之德。娄子霞看海川这番举动，不由得心中佩服，心说我的老爹爹，未见其面就知其人，果然祖传剑法不枉传给海川，就凭这样恭谨，就知道这人并不小看这趟剑。要说海川这个地方，可就太高了，头一样自己郑重其事，叫人家心里没有遗憾，再说有此一举，娄子霞传剑无论如何也不能留招了。

简断捷说，这爷儿三个每天起来没有别的事，只是盘桓这趟剑招。海川身为成了名的侠客，对于各种武术本来就算通家，无论再练什么功夫，总得说是容易的多了。贝勒爷就

稍为差一点，好在他老人家脑力聪明，又搭着跟剑侠常在一起盘桓，再说对于练习这趟剑，海川连用法带拆招一齐研习，贝勒爷不过也就是练练套子，只求画下大道来，有什么回头再说。贝勒爷是如此，海川把这趟剑已然就学完了，贝勒爷却并没有灰心。娄瑞一看海川主要部分全都学成了，就是贝勒爷不会，海川也能够继续着传，当时自己就要告辞回家复命。贝勒爷爱惜娄瑞这个人，不肯让他走，打算留在府中多盘桓些个日子，就以学剑为名，说："这个剑我尚且未能学会，你说叫海川教给我，这个话我可不怕海川多心，他刚才练会了，连他都应当研习，他那里就能够教给我呢？我总以为还是你在这里多住几天，把这趟剑实地全会了，有什么话咱回头再说，好在你没有别的事。"海川明白贝勒爷这个意思，于是接着说道："爷说这个话也对，本来连我都应当研求，还是你在这里多住些个日子，我跟爷全练习熟了回头再说。"娄爷一看海川跟贝勒爷全都是这么说，只可再多呆几天吧。

这一天早起来练完了功夫之后，大家全都在书房里闲谈，娄瑞叫了一声："童侠客，听人家传说，你老人家有一口宝剑名为秋风落叶扫，今天好容易借着这个机会，大家团聚在一处，请童侠客取出来娄瑞也开开眼界。"海川闻听并不迟疑，伸手由大墙上将自己的宝剑摘下来，递给娄瑞乐嘻嘻道"这可不是秋风落叶扫。"接着就把换剑联姻，这口剑是于秀娘的名子叫湛卢剑一说。娄瑞接剑在手，仔细观看赞不绝口，然后将剑递给海川，随手装入剑匣可就放在桌案上了，然后又向娄瑞请求要看看他的流采红。娄爷取出剑教海川跟贝勒爷观看，二人也是赞美了一回，然后递给娄瑞仍然带在肋下。就在这个功夫外面人报："有一位老头儿自称姓马，单字名骏，

要求见童侠客爷。”海川一听，知道这一位是艺传天外道秉清真西域大侠，马骏马四爷，论起来这一位也是老前辈这可得出去迎接。贝勒爷问这一位是什么人？”海川见问，遂说道：“这一位提别人你也许一时想不起来，大概你还记得三月三亮镖会，有一位老洒海金元，这一位就是这位金洒海的师兄。”贝勒爷一听忙道：“这么说起来这一位也是成了名的剑客了。”海川点一点头，贝勒爷愿意跟众人一同出去欢迎，依着海川不叫他老人家出去，贝勒爷不听，只可爷儿三个一同迎接到门外。相见之下彼此抱了抱拳，众人看了看老头子，风采可爱，跟着往里让，到了书房里，大家落了坐，海川这才说道：“马老剑客我给引见引见。”用手一指贝勒爷，“这就是故山多罗贝勒爷。”马四爸一听叫道：“海川那你这个人就算不对，怎么有贝勒爷在场你不早给我引见呢？见了他老人家刻不容缓就应该磕头行礼，这要是叫贝勒爷怪罪下来，是你的错还是我的错呢？”说着便赶紧向前，打算给贝勒磕头，贝勒爷知道这是一位成了名的老剑客，本来平常就不爱受礼，何况是这么大年纪，便竭力搀扶，末了还是请安相见，贝勒爷也欠身相还，然后大家又重新见礼入座。老剑客叫道：“海川，我这次来大概你不明白我的来意吧？皆因我是不放心我的徒弟中流柢柱抗山河王斌王石鼎，所以到各处寻找，在西安府业已见着了，又因我听你的大名，不是一天半天了，总想开开眼见识见识你这个人，怎奈穷事总忙，始终没得着这个机会。我这一次到西安府听说王斌也在钦差公馆之中，心说这一趟总没白来，总可以见着镇八方了，有谁知到那里一看正赶上童侠客到北京来了，我一想好在这个时候没有别的事，我就到趟北京城，必须达到我的志愿，故此我才来的。倒不是别的，

我就为见见你，因你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再兴一家武术，当然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英雄，我老了老了不能不开开这个眼，有谁知今天一见真正是胜似闻名，我这趟北京算没白来。”老剑客是个畅快人，所说之话还全都是实话，海川在旁边听着摸不着头脑，心说你老人家这是讥诮我，还是夸奖我？要说您是夸奖，可是您是老前辈，咱们爷儿俩以前没会过，这片话就算谈不到。如果说就凭见面一看，就凭我这个长像，这一身穿着，蓝布大褂又肥又大，白骨头钮子左大襟，不用人家说，连我自己都看看我像个老赶，见面就这么一夸奖，请问你看见我什么了？如果不是出乎本心的话，这岂不是凭着你的剑客身分有意讥诮我几句吗？要搁着往常童爷早就火儿了，这就说是鸟随鸾凤声鸣远，人伴贤良品格高，自从跟群侠在一处盘桓，童爷的资格已然就比从前高得多了。当时沉了沉气，把气调顺调顺这才满面带笑说道：“老剑客爷，你这几句话一说不要紧，海川几乎无地自容，自问对于武术上不敢说不会，也不过就是粗俗的功夫，不过就仗着几个朋友捧我，微有虚名而已，今天老剑客所说的话这个意思，就说海川果然是名不虚传，但不知海川何德何能蒙老剑客这样抬爱？”童爷这个话说的厉害极了，不过就是话出来委婉好听，这话若是照直说出来，就是问你看见我什么了？没看见我么，你这不是叫改我吗？凭马四爷这大年岁难道还听不出这个意思来吗？可是并不怪海川，准知道是自己把话说猛了。听海川这一问不由得哈哈大笑，叫道：“海川，凭我这么大年纪，莫非说还无故和你开玩笑吗？我说句攀大的话咱们是爷们，我还能够奚落你吗？果然我要是看你是个无能之辈，实话告诉你吧，我就不进来了，见面之时别的都不说，看了看你的二眸子光华

炯炯，就知道是名不虚传，果然有几十年的好功夫，难道说我这个话说的不对不成吗？”海川又知道自己把事误会了，这幸亏是没着急，真要是着急把话说出来，叫人家问个三言两句，我跟人家说什么？自己想到这里赶紧带笑说道：“这也是老剑客爷你高抬了。”接着马四爷又问娄爷怎么也来到这里，娄子霞并不隐瞒就把自己奉家君之命，特地前来传剑，据老人家的意思，是叫童侠客得了娄氏祖传地行剑，可以辅助成名。老头子马骏不听这个话还算罢了，听了这句话半晌没说出话来。别人不知道老头子的意思，原来他想起当年，跟自己的师兄因为换功夫，闹的天翻地覆。你听听人家，娄子霞我不认得，他爹爹我可知道，那乃是大元剑客娄奇，人家家传的功夫，向来并不外传，居然听人说海川是位英雄，肯的将剑招传与外人，叫人家得以成名，这要是跟我当年一比，我比人家这个资格，可就差的太多了。好在有一样儿，自己对于侯氏弟兄还算不含乎中，这还可以对付着于良心上过的去。过了好半天这才点头说道：“娄老剑客此举很好，江湖道上真正能得一位朋友那就算很难了，再说也难得真正的英雄，我可不是当着面恭维人，类乎海川这种人，就算难找。”海川连忙客气了两句，贝勒爷接着说道：“老剑客，本爵对于武术就算门外汉，我说话对与不对你得多多担待。”马四爸连连说道：“爷你这是什么话，类乎我们荒野之民，居然能够坐在一处，跟你老人家谈谈，这就算很不寻常了，这个福命就算是不小，有话请你随便说，任什么说的也没有。”贝勒爷这才说道：“别看我是个门外汉，每逢见着了成名的剑侠，我还要打听打听，我要说的也不是别的话，就是你老人家成名天下身为剑客，但不知凭那门武术，使什么军刃？老人家可否当面谈谈？”

海川听贝勒爷问出这句话来，赶紧接着说道："爷你要问这个，不用老剑客说了，童林就可以知道，他老人家家传地行橛，在世界上可以称为第一，谈到双橛那就不用跟老人家论了，除此之外，类乎内外两家长拳短打，各种有名的军刃，那全都是件件精绝。"马四爷手摆胡须哈哈大笑，叫道："海川，适才我夸奖你几句你就多了心了，话里话外问我看见你什么了这样抬爱，幸亏我说出原因来，没叫你把我问着，到如今爷问我的功夫，难道说你这不是故意张大其词吗？我也可以问问你，你看见我什么了？"海川一听这个老头子好厉害，好在一样自己对于他的功夫有把握，赶紧乐嘻嘻说道："老人家这段事大概你还不知道，虽非童林亲眼所见，可是也差不多。王石鼎少剑客在白沙江边，凭一对橛，战败了张明志、赵明真的弟子，金眼貔貅泥小鬼陆恒。凭陆恒的身分，平平常常的人可不敌人家，由打那里说起，对于老剑客你的功夫，童林就算有了认识了，所以我今天跟爷这样说，这总不能说是我随便瞎捧吧。"说罢彼此哈哈大笑，接着又谈了些个别的闲话。

说不说这个天可就晚了，贝勒吩咐厨房预备酒饭，霎时间调摆桌椅，酒饭预备妥了。马四爷站起身来告辞，贝勒爷遂问道："你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到了饭时反到要走？"贝勒爷这句话尚未说完，海川忽然间想起来了："哎呦，可了不的了，这位老爷子人称道秉清真，艺传天外西域大侠马骏马四爷，咳，这是怎么说，他老人家是清真教的回回，未曾预备教席，这真岂有此理。"想到这里赶紧把这个话，跟贝勒爷一说，贝勒爷觉着非常不好意思，赶紧说道："老剑客你先别忙，这可是怨海川没提在头里，实在是罪过。这么办吧，我打发人到外面叫一桌教席来，咱们大家喝酒就是了。"马四爷

连连说道："爷你也不要麻烦，这里的饭已是开了，回头再去外叫，大家全都等着，这是何必呢。再说咱们还在乎这一顿饭上吗？还是我到外面吃一顿到觉着省些事，我吃完了回来，你们大家也就吃完了，咱们接着谈话不好吗？"贝勒爷无论怎么留，老头子非要走不可。众人一看无法，只得送老头子走。童林娄子霞两个人送，那就不用说了贝勒爷也非要送不可，马四爷让了半天，贝勒爷这个人向来有这个脾气，别人越谦让，他还是越那么办。还是童林说的："老剑客爷不必客气了，我家贝勒爷向来对于武术界的老前辈就是这么客气，马四爷无法，这才迈步往外走，这爷儿三个随后送到了府门外，彼此拱手作别。

不表马四爷到外面去吃饭，单说贝勒爷跟海川娄子霞说说讲讲，仍旧回到书房，这个时候饭可就摆好了。爷儿三个回到屋中吃饭，饭也吃完了，擦完了脸，漱完了口，手下人沏得了茶水，三位喝茶闲谈，可就又谈到了地行剑，不是话说到这里了吗？童林猛然间想起：哎呦，方才湛卢宝剑放在桌案上面，不曾记得收起，怎么会不在桌案上了呢？又看了看墙上面也是没有，赶紧把当差人等叫进来，问问他收拾宝剑没有？众人闻听全都摸不着头脑，一个个都说没见，这一来不要紧，把这个书房简直翻过来了，那里有宝剑踪影？海川急的不得了，按说这口宝剑不算什么，可惜不是自己的东西，这乃是人家于秀娘的，身为侠客要说把宝剑丢了，这个话未免难以跟人开口，故此越想越着急。贝勒爷跟娄子霞大家坐到了一处，猜这口宝剑怎么丢的，皆因没有旁人来，猜来猜去可就猜到马四爷身上了，都以为这个老头子来的奇怪。海川说得好，不是马老剑客说吃完了饭还回来吗？大家一听

这话很对，马四爷回来那个另说，如果不回来的话，不问可知，当然是他带来伙伴将剑盗走。大家说到这里，只可坐等，单看马四爷回来不回来。左等不见来，右等不见来，堪堪天到掌灯也不见马四爷回来，大家这个心思，可就全都想到马四爷这里了。按说这个马老头儿，来的这个当口也是令人可疑，依着海川要到四外追赶，这不过就是望空捕影的法子，东西南北四面八方不用说盗剑的人已然走了这大半天，就让是将出了门口，可知道他往那边去呢？这个时候还是贝勒爷到沉住气了，叫道："海川，这个时候天已晚了，就是出去追赶也是无益，这段事不是马四爷有重大的嫌疑吗？这到不要紧，就怕这段事不是他办的，如果要准是他办的，那到不必着急了，马四爷是名有姓的人，咱们可以到他的家里找他去，你想这个话对不对？"海川一想贝勒爷所说的这个话到很有见解，当时就把追人的意思打消，单单的筹商明天预备起程。全都说完了，胡乱用过了晚饭，娄爷打算跟海川二人同行前去找马四爷，就是因为心中不忿，打算问问老头子那么高的身份，为什么偷盗人家的宝剑？要是单单是海川一个人，早晨起来可也就走了，皆因从中有这个娄子霞，贝勒爷不肯叫他平平常常地走，非要摆酒饯饯行不可。娄瑞再三推让，怎奈贝勒爷非办不可，无法只得等着吃过早饭再走。就在这么个功夫，外面有人进来回话："有一位自称姓苗，单字名泽，外号人称赛判飞行侠，要见童侠客，有要紧的机密大事。"海川一听吓了一跳，不知道苗爷这是由打那里来，莫非说公馆之中出了别的变故吗？遂令娄瑞陪着贝勒爷在书房等候，自己独自一人出去迎接，接到了门外见着苗爷行礼，苗泽叫声："童大弟，不必行礼了，此处不是贝勒爷的府第吗？到里面说

话不知方便吗？童林连说："没有关系，你到里面就势见见贝勒爷，无论有什么话随便谈。"苗爷便不再多说，摆手叫童林带路，二人来到贝勒爷的外书房，苗爷先给贝勒爷请完了安，童林又给娄子霞引见了，这才落坐。童林问苗老侠客："但不知有何要紧，之事，又劳你长途跋涉，来到了北京城。"苗爷闻听海川问，张了张口话未说出来，悲咽哽嗓泪如雨下，竟自哭了。他老人家这一哭不要紧，不用说海川，就连贝勒爷也怔了。看他老人家哭得悲悲切切非常难过，哭够多时这才忍住悲泣，就把自己的来意，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随说着仍然还是眼泪汪汪。容着老人家把话说完了，再一看童林已然哭成了泪人一般，抽抽搭搭的连话都说不出来。

书中代言，这位苗爷自从泥小鬼打死了满清华，跟百折不挠青云叟冷镇冷运回，由打家中起身，到外面要访这个小鬼报仇，前文里已然表过，此处不必多说了。就皆因万龙藏峰岛已然冰消瓦解，这个仇也就不能报了，本来三阳观也烧了，两个老道张明志赵明真也不知道去向了，泥小鬼也没有了，这个仇还怎么报呢？老哥俩一商量，打算顺道回家闭门家中坐，所有外事一概不问，就为的是免灾去祸。冷爷也到愿意，弟兄二人跟大家告辞，可就顺道回家而来，道路之上就不用细谈了，不过就是饥餐渴饮，晓行夜宿，走了不是一天。这一天来到山西地界，老哥儿俩个正然往前行走，猛然间听见后面有人叫道："前面行走的可是赛判飞行苗老侠吗？"苗爷回头观看，见呼唤自己的乃是白发苍苍一位老者，细一看认得，非是别位，正是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苗爷赶紧抱拳说道："司徒老英雄你这是由打哪里来？"司徒朗来到了切近，苗爷先给冷爷引见引见，然后就听司徒朗说道："前

一次因为我看见年羹尧怒斩何金镖，我看他人情太薄，心里不痛快，故此忿气而去。本打算找一个清静地方一忍，从此不问世事可也就算完了，后来一想不对。我兄弟童林待我有终身不可忘的好处，现在他的事尚且不能算完，比如说他要有个一差二错，我司徒朗良心就没有了，故此无论如何还得助我兄弟一臂之力，就为的是报答当年他对于我的好处。你说可巧，这也算老天爷赐给我的机会，被我打听出来一段秘密大事，非得见着我兄弟童海川才能跟他报告。你们二位既然不是外人，我也可以把这个话跟你们二位谈谈，就是皇十四子允禵西安候，现在已然落在了天锡山。这座山乃是山西太原府管辖地方，就在城西一百二十里，好大一座山寨了。山里面的塞主我已然打听明白，一共是五位，从中有一位女的，听说是以前大寨主的女儿，在里面坐第五把金交椅，姓尚名珍字玉芝，外号人称一团柳絮渡桃源，手使提炉双枪非常勇猛。现在的大寨主，名叫杜古字叫春秋，外号人称沧海变桑田，二寨主沙里澄金宫悼宫伯哀，三寨主人称天长地久陈友梅，四寨主姓张名林，外号人称弹指落雁。杜古使宝剑一口，宫悼擅用一对双橛，陈友梅使一根浑铁棍，张林也是贯使宝剑，并且还会打铁沙胆，百发百中，故此人送外号叫弹指落雁。这不是我调查明白了吗？我可未能够身临其境作实地的观查，所说的话，你们二位可听明白了，并非是我贪生怕死，畏刀避剑，皆因我打算替兄弟童林帮忙，只要能够帮忙，虽死无恨。现在我一个人太孤，恐怕到了天锡山任什么事替我兄弟办不了，白白将性命送到那里，死不足惜，可惜以后我不能替我兄弟帮忙了。故此犹豫不决，打算前去给我兄弟报信可也用不着海川亲自前来，如有旁人或是一位两位，跟随

我一同进天锡山，我想一个人是死的，两个人是活的，总比一个人前去好一点儿。”苗爷一听老头子所说之话，里面含蓄着有意思，别说这段事我们听见不能不管，就让是真不管，把话说出未免叫司徒朗看着我苗泽不够朋友。想到这里，这才回头向冷爷说道：“大哥你听见没有，这个事可是童海川的事，司徒老英雄跟他是师兄弟，我跟海川是朋友，我要不知道那就不用说了，既然得着这个消息，可不能够袖手旁观。老哥哥自己先回家吧，我要跟随司徒老英雄，前去探一探天锡山。”冷爷一听不由得冷笑一阵，叫道：“苗贤弟，你这个话这是怎么说的，你跟童海川是朋友，难道说我跟他不是朋友了吗？就让你们交情重，我的交情浅，你的朋友有事你管，难道说我的朋友有事我就不应当管了吗？我跟童林交情浅，难道说跟兄弟你就不深了吗？童海川的事我可以不管，兄弟你既出头维持，难道说我就应当袖手旁观了吗？你知道你是为朋友办事，我可不管你为朋友不为朋友，我就知道你有事，怎么就应当我回家呢？”苗爷一听老哥哥这个话里似乎有点挂火，遂说道：“老哥哥，这话小弟我不能不这么说，既然老哥哥你愿意出头，那不就更好了吗？人是多一位好一位，何况你老人家身为剑客，跟我们一同前去，实能助我等一臂之力。”冷爷一听心说我早知道，你就是这个心思，我要去得由我咀里说出来，到现在我这样一说，果然就趁了你的心愿了吧。老二位说到这里，这才一同够奔天锡山，可巧来到山下天时正是黄昏时候，三位找地方吃点什么，又候了候，这个天可就到了定更了。

老哥儿三个慢慢的找着道路，顺道进山，你说也怪，虽然是这三位的夜行术高，所过关卡并无人阻拦，看那个意思

就彷佛毫无防备。到了山里面，看了看地方很大，一时之间是找不到贼人的住处，找了很大功夫，这才看见有高大的房屋，远远听见里面有敲锣的声音。三位将然要往跟前走，猛然间听见呛啷啷一片锣声，接着四外锣声响成一片，最奇怪的就是这个锣声由打四面来，全都往一处凑。这三位老人家，两位是侠客，一位是剑客，这个身份全都在这里，要是平常人，到里面去探山，听见锣声响，准知道被人看出了马脚，如果说要是回头往外走，还一样能够出来。到了这三位可就不然了，不被人家看出马脚还算罢了，既然叫他等看出来了，那个话可就说不上不算来，只可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跟他等当场动手武术解决就是了。三位老人家想到这里，看了看对面有个山岭，上面非常平坦，老三位不约而同全都走上山岭来观看。原来这道山岭，是天锡山内最险要的地方，其名叫作绝命岭，前面是山坡，后面乃是直上直下的断涧，也不知道下面有多深。三位一看这个地方不好，所谓绝地是也。看到这里，本来打算照样下去不占这个所在，就在这么个时候已然就来不及了。眼前一片灯球火把，锣声响成了一片，借着灯光观看，大约来了有四五十号人，手持枪刀剑戟，为首的一共是三个人，面貌看不大甚清楚，但见两位手使宝剑，一位使棍，全都是威风凛凛，三位老人家看着不认识。这就是天锡山的大寨主三寨主四寨主，听得锣声响亮，赶紧带喽罗兵，出来观看。天锡山的规矩，如果有了事，原敲锣的这个人站住不动，别的人听见了啷声，一面敲锣一面往原敲锣的那里跑，就为的是往一处凑集，寨主们听见了警锣，也是往这个地方随着众人前来。要说这个法子想的太好了，总比报告来得快。三位老人家正然观看之际，陡然间就听得持棍那人，

正是天长地久陈友梅，高声喝道："哪里来得胆大之人，竟敢前来搅闹我的山寨，难道说你不怕死不成吗？"头一个就是司徒朗哈哈一阵冷笑道："胆大贼人听你说话这样放肆，可见得是你等皆是久惯的大盗，今天你遇上了我，大概是你的阳寿注定，该着今天今日今时归到阴曹。告诉你小子，你要不认识老太爷，也可以拿耳朵打听打听，老太爷复姓司徒单字名朗，外号人称九尾宗彝，世界妙手。现在我是老了，不然的话，像你们这些个毛贼，我早就前来把你们打发回去了。"你还别不信，按司徒朗这三个字的名誉，还是果然不含乎，陈友梅他可不知道，大寨主沧海变桑田，杜古杜春秋，一听就吓了一跳，心说呀，这个老头子他就是那个九尾巴老猴，这个人当年闯荡江湖手下最黑不过，所有练武术的主儿死在他的手里不知道有多少了，后来江湖上不见他了，你说一旦间怎么会来到这里，模模糊糊可是听说他占据过玲珑岛，后来就不知了，他今天既然来到这里，必然有事，这老小子手中一对双轮可不是好惹的，到不如我问问他，究竟来到这里干什么来，莫非是有人主使不成？"大寨主想到这里，叫道："陈三弟且慢，我有几句话问他，回头再动手不迟。"陈友梅擎住了铁棍，杜古这才说道："司徒朗你先别忙，你说我等是占山的盗贼，似乎我记得你也是什么玲珑岛的大寨主，这个话但不知对与不对？"司徒朗一听居然有人知道我的来历，赶紧说道："不错，我就是玲珑岛的大寨主，可有一样儿我那个占山纯粹替天行道，那像你等违背天理，作些个不法不道之事，难道说你们还敢跟我比不成吗？"杜古闻听并不多说，叫道："司徒朗，这个话请你就不用说了，我只问你一句话，夤夜之间，来到我的山寨不知你意欲何为，莫非有意窥探我的

山寨吗？如果看着我这里不错你可以明言，好在你我全都是合字的。如果不是为此而来，大丈夫作事可要正大光明；究竟你是被何人主使，来此作甚，如果你敢将原因说明，这就算你是条英雄。”司徒朗那也是江湖的老手，一听这个话就明白了，这小子这个话说出来，这就叫心里有病，不然他不能这么问，不问可知，当然是西安侯真逃到这里来了，我这一次来，本来就为的探听虚实，想不到没容我详细探听，已然被他等看出马脚，比如说我要是实话实说，那就叫机密没探成，反到成了打草惊蛇了。老头子想到这里，当时把主意拿定，叫道：“小子你也不用多问，告诉你吧，现在世界上无论是谁，他也支使不了司徒朗，我又受何人的主使呢？老太爷现在是金盆洗手，改邪归正，现在各处走就算行侠作义，对于你们各处占山为寇之人，我全都要随时检查检查你们的行为，如果是好就不用说了，倘若是行为不正伤天害理，那我可就要不客气了，当然手起军刀落，立刻追取你们的性命。”杜古听老头子这个话的意思，也知道他这是不肯说实话，就是再设法委曲婉转问他，他也未必肯说，想到这里哈哈大笑道：“司徒朗既然你夤夜前来探我的山寨，如果我要说我们好，那分明就是怕死，现在不用谈这个好坏，对于你司徒朗这三个字，我这耳朵里不是有了一天了，今天既然来到这里，究竟你身上有什么能耐，我可得开开眼。”

司徒朗将然要答话，旁边怒恼了这位赛判飞行侠苗泽苗润雨，抖丹田呐喊一声：“胆大的贼人，你不是要看看我们的能耐吗？别的全都不容易，这个不难，不但你要看看我，我还要看看你呢。”话说到这里呛啷啷从胁下亮出来他老人家的宝刃，一直够奔大寨主杜古杜春秋。陈友梅听大寨主说话早

就不耐烦了，此时一看又过来一位，遂把手中铁棍一摆，拦住了苗爷，遂问道："你是何人？"苗爷并不隐瞒，把姓名实话实说，报完了自己的名姓，又问明了贼人，这才叫道："陈友梅你也不用这样耀武扬威，像你这样的武术家，我可不是跟你说大话，败在我的手下大概就成了千上了万。"陈友梅一听气得哇呀一声怪叫："苗泽你也不过就是自高身份，自名为侠客，量你有多大能为，也敢出此狂言大话，别走接棍。"说到这里，把手中棍一摆挂着风声，照定苗爷头顶打来，苗爷听这小子军刃的风声，就知道他力量不含乎，要说这也是一定的事，常言说的好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大凡是使棍的主儿，那个力气全都小不了，就不用说这小子棍挂风声，当然力量特别的大了，好在一样，使刀的主儿不管力量大小，绝没有硬接硬架的那一说，向来讲究的就是封闭躲闪。苗爷看见棍到了，向左一上步，将然打算横着一扫，这手功夫名叫作大鹏展翅。老人家不是将然打算要发招吗？这个招还未能出去，小子的棍转了，棍抡起来就没往下落，跟着嗖的一声，够奔老头子太阳穴打来，把苗爷吓了一跳，赶紧把头一低身形一矮嗖的一声棍由头顶飞过，不是这一棍将然躲过去吗？陈友梅往下一伏身，棍走下盘，又够奔老头子双腿打来，苗爷一看不得了，这小子棍法高强，我还真不能疏神大意。老头子一面思想，丹田提气，身形往起一纵，这算是又躲过了这一棍，老头子才缓过手来进招，别看缓过手，陈友梅这个棍仍然上下飞腾，苗爷留神细看，敢情这小子这个棍法名叫疯魔棍，行上就下，忽左就右，好不厉害。苗爷一面动着手，不由得心中暗含着打算：莫怪练武术的人，差不离就该忍了，这么看起来是一点也不错，只要在外面走，不知道那天那时就

许遇上了敌 手。就拿今天这个陈友梅说，这怎么也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功夫，我总觉着我自己身为侠客，除了成了名的剑客动上手那个输赢得单说，类乎这普通的山贼，不过有平常技术，无论如何凭侠客的身份，难道说还战不过一个小贼吗？可有谁知，今天遇上这个小子不说赢他，准保我苗泽不输，都没有这个把握，看起来武术两个字太难了，这也就是我苗泽身为成了名的侠客，真要是换一个普通人，早就输了多时了。苗爷一面动手一面思想，但刀招可不敢缓慢，招架躲闪，闪展腾挪，好在通飞行术的功夫，身体非常灵敏。陈友梅动着手心里也有些纳闷：怎么样恁我陈友梅，可以说是一条棍打遍天下无敌，任凭他是多么高的武术家，没有跟我能够战够三十合的，怎么会今天这个苗泽，他会跟我战这么大半天呢？他自称为侠客，莫非说这个侠客就这么厉害吗？看他手中刀寒气森森，并且刀招非凡，我还别轻敌大意了。大概这也就是我，换一个功夫软点儿，还许不是他的敌手。这小子这个思想到不能说他是目中无人，因为什么呢？陈友梅由打出世以来，并未会过什么高人，所说成了名的侠剑客，据他说那也不过是一说，究竟这个世界上哪里有那样人呢？本来凡是他遇见的人，差不多都是平常之辈，凭他的能耐他们也真正是斗不了十合，今天头一次遇上这 位赛判飞行侠，当然他觉着新鲜，要不怎么说人得见过世面然后再说话，自然就不自满了，不怕没作过就怕没见过。

闲话不表，这个时候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别看陈友梅不知苗润雨是何等人物，大寨主杜古他可知道，提到了赛判飞行侠早知道是一位成了名的侠客，不过就是没见过面。陈友梅过去动手，杜春秋二目睁圆，留神看这位苗爷刀法如何，

在旁边看够多时，不由得点了点头，凭我三弟那样勇不过跟人家将将战了个平平，罢了，果然是名不虚传。就在这般光景，司徒朗看的明白，一看苗爷凭手中这口刀，赢不了人家，老头子心中难过：人家二位前来可是我司徒朗两句勾来的，人家动手不利，倘若有个一差二错，我司徒朗怎能够对得起人？老头子想到这里把牙关一咬，咳，我看今天也就是今天了，莫若就把命拚到这里就算完了。想罢高声喊道："小子不用耀武扬威，老太爷我要取你顶上的人头。"说着把双轮一摆，老头子本来打算帮着苗爷双战陈友梅，这个老头子手黑，他暗说："管他两打一个三打一个，杀一个少一个，杀把杀把就完了吗，要栽在这里没的可说，如果能胜了，那就算活该我司徒朗走运，把他拿住交给我兄弟童海川，能替我兄弟出此一臂之力，我这心里还觉着舒服点儿，到那时我再找地方抱胳膊一忍就算完了。这是老头子的心思，所以摆轮一直扑扑奔陈友梅而来，大寨主一看司徒朗要打算双战，自己知道这个九尾巴猴的厉害，将然要摆剑过去，这么个功夫，弹指落雁神手张林一摆宝剑迎将上来，杜古有心要拦已然就来不及了，自己心里的话：这是怎么说的，要说三弟陈友梅或者还能跟他打几个回合，四弟你那里能够成的了？虽然这么想已然无法了，只可在旁边看着，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司徒老英雄一看有人过来将自己拦住，心里这个气就大了，逐高声问道："小子你叫什么名字报通上来，判官老爷好给你记帐，老太爷快快的把你打发了就完了。"张林报通了名姓，司徒朗双轮施开用的招数名目叫作追星赶月，左手轮打张林顶梁，右手轮跟着往心口便推，张林一看就吓了一跳，心说：这个老头好狠家伙，这种招本来是拚命的绝手，无论如何得打两招才能施展这个招

数呢，不想这位老头子头一手就用上了。要说想躲这一手可实在不容易，躲的了上面心口这个躲不开，如果要是跨步闪身，心口到是闪开了，脑袋岂不就得两半了吗？这个地方人家张林还算不含乎，凹腹吸胸往后一撤步，这才算将双轮躲过。这个老头子真是得理不让人，不是张林将然躲过了第一招吗，双轮却又成了江涛海浪的形式，跟着向前一上步，正用双轮往上拥，这个轮就叫翻涛滚浪，也是最毒的招数了。张林无法，赶紧跨步闪身，心说：可了不的，我张林的武术虽不算高强，差不多的人我也能够跟他走几招，想不到跟这个老头子动手打到一处，尚且未能还手，就先来了两个闪儿，这幸亏是我，换一个人那可到好，头一手就完了，怎么我不知道有这么个司徒朗竟会这么厉害。张林一面想着也不希望进招了，全凭闪展腾挪了，可是他也没有进招的机会，大寨主杜古在旁边一看，心说：果然不出我所料，如果就按这样敷衍到可以多延些时候，倘若非进招不可，十个照面之后必然落败，如果我再袖手旁观，那可就了不的了。想到这里这才说道："张林四弟，休要惊惶，愚兄来也。"说着摆宝剑过来动手，本来打算帮助张林，他可忘了，旁边还闲着个老头呢。冷爷一看心说：这到不错，他们那边是三个，我们来的也是三个，现在这个老小子要出头帮忙，这我可就不能不管了。想到这里并不慌忙，叫道："老朋友，来来来咱们比试比试。"杜古闻听将然一抬头，就见这个老头儿已然来到面前，手中擎着一口宝剑乐嘻嘻的说道："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杜古报名：冷老剑客点了点头，不错在江湖上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可有一节马马虎虎听说这个人也是侠义英雄，为什么一旦之间，他又落草为寇了呢？冷老剑客所知道的还是一点也不错，不过

就是没听见说究竟他是怎么落的草。

原来这位杜古，自从幼年间就爱习武学，又搭着家业大有的是钱，遂其所欲遍访名师，怎奈练武术这个事，竟仗着拿钱去买十个有八个不是真的，到了真的那里，不但不准花钱，或者还有人管饭把功夫就练了。头一样得说自己的福德，再者说还得对于此道有缘没缘，如果说你跟武术有缘你不是打算访师吗？可巧就有师傅前来访你，甘心愿意把功夫传给你，譬如说跟此道无缘，名师不喜欢传你，喜欢传你的都是饭把式，除了会吃饭之外，别无所能。这个话说的仿佛玄点儿，但是从中确有真正的理由，如果不信，这一位杜古杜春秋就是个比仿。他是太原府城里的人，他家里的财产，在全府之中都是属前三名的门户，就皆因这位爷好练东访一位西请一位教习，平平常常的日子他的家里，总住着几位教功夫的。这个话也就在他十七八岁上说起，到了三十多岁，统共十余年的光景，把这一份家私化了个净光，谈到他的武术，笨汉子到是能打个三个五个的，皆因他臂力甚好，比如说要是跟人家有武术的动手，打十回他就得输十回，哪一回打也是一准输。杜古以了这般光景，按说这个武术就应当别练了，想个法子作个小本经营，对付着吃饭，不是要紧的事吗？有谁知道这位大爷那才叫百折不回，他算是跟武术熬了鳔了，那怕一天吃一顿饭，还是照样练。后来穷到房无一间地无一陇，自己没有存身之所，跑到庙里住着。好在这个庙里的香火地亩，多一半都是他们家施舍的，到了没饭吃这一天，到了庙里无论穷富那也是施主，要银子要钱当然办不到了，在庙里随同众僧吃两顿饭，众僧人说不出不成两个字。杜爷他不是到了这步天地吗？仍然还是练，教习那可就谈不到了，就是

这个样儿在庙里受了三年罪。忽然间这一天由打外方来了一位僧人，看样子总有个七八十岁，到了庙中挂褡。这个庙叫洪寿寺，也是小庙之数偶尔来个挂褡能成，要说长住可办不到。那知来的这位老和尚自称为清静长老，他就在洪寿寺里一连住了七八天，不说长不说短，够时候就跟着吃饭。头几天庙里的和尚看他很大的年岁，都不好意思的撵他，后来看他实在不走了，这才回明了主持，和和气气的跟清静和尚一说，就提洪寿寺是小庙，谈不起来僧不撵去僧不留，不比常住，如果说老和尚不愿意各处云游的话，由打这里说东西南北，全都不过二百里地，就到了常住了。清静一听这是撵他了，念了一声："弥陀佛你们要是不懂我这个话，我可不说，既然撵到我这里来，有句话我得问问你们当家的，十方的饭十方人吃尚且有个限制，怎么会有俗家吃你们到不说什么呢？请问庙里住的那个大小伙子他是干什么的，莫不成是带发的和尚吗？"众人一听知道和尚说的是杜爷，当时并不隐瞒，说他是本庙施主，这个人现在就算练把式练穷了，诺大的家私全都练没了，到了现在落拓的成了这个样儿，还是照样练，您想想他没有地方去那可应当怎么办呢？清静长老听完了这片话，微微的点了点头，遂说道："这就是了，你们回头跟本庙当家的和尚说，就提我住不住，至远也就在明后天就起身了，不必再来撵了。众僧一听遂说道："老和尚你说的这是哪里话，我们当家的怕您不知道这个意思，叫我们告诉你一声，就是多住几天也没有关系。比如说你要是不走了，把规矩打开了，以后再有别人来这里，这个话不就不好说了吗。既然明白随你的便，爱多怎走就多怎走，那全都不要紧。"清静连连点头，众僧这才散去。到了晚饭后杜古到庙前树林之中，熟习自己

所练的功夫，清静长老暗含着随在 后面观看，看着杜古练完了这才念了一声："弥陀佛，杜古你练的这个功夫到挺好。"杜古一看，是这个老和尚，听说他练的好，心里非常喜欢，将然要说："老当家的，你也会练吗？话未能说出来，就听和尚接着说道："好可是好可就是不能换饭吃。杜古一听这个堵心就别提了，说了半天，我练的倒是好是不好呢？和尚又接着说道："我说这个话你可别恼哇，你想想你一天跑到和尚庙里来骗两顿饭吃，可见得你练这个功夫没用了。你要打算练有用的功夫，老僧我就会练，不但会练我还会教，不但会教，我还能叫你当时就会，可就是不知道你愿意学不愿意学，如果说愿意学的话，我马上就教给你，马上就能够学会了，马上就可以有饭吃，你看看好不好呢？"杜爷一听这个功夫太便宜了，变戏法也没有这么省事的，遂问道："老当家的你教的这个功夫怎么能找饭吃呢？"和尚乐了：说我教你作贼，马上学会了去偷东西不是就有饭吃了吗？"杜爷一听心说有的，连连摆手说道："作贼我可不学，能够饿死我也不去作贼。"和尚点了点头道，你要不愿意作贼我还有个法子，我教给你采花，勾引上个姑娘媳妇不是也一样有饭吃吗？"杜爷闻听气得不得了，遂说道："这个缺德的功夫，当家的你留着自己使吧，我杜爷现在不过就是穷，谈到伤天害理我可不作，能够穷死那只可认命，我现在洪寿寺吃饭睡觉，他们念及世代的施主，不撵我任什么不说，如果要是一撵我，我立刻就落发为僧，大概那就没有别的说的了吧。"清静长老听罢念了一声："弥陀佛，杜古你说的可是良心话吗？"杜古指天为誓，和尚这才叫他到了近前低声说道："既然你这是真话，你就跟我走吧。"杜古问："跟你干么去？"和尚一伸手对着一株小树，轻轻一砍，

一指多厚的树皮如同刨子刨的一样，遂说道："你看见了没有，我就是教给你练习正武功。"杜古知道老和尚是世外的高人，这才跪倒磕头，拜老人家为师 。清静长老就把这位杜古带到了一座突云峰上，里面也没有什么庙宇，只是有老和尚的住处，杜春秋跟老和尚练艺十七年，老和尚到海外有事，嘱咐杜古在江湖道上面闯练闯练，又送了他个外号，叫沧海变桑田，意思是说这个人因为练武，练到倾家败产，将来或者还能够借着武术再起家，真是如同世界变态，沧 海桑田改易的一般。清静长老走后，杜古就凭身上的武术肋下宝剑一口，到处拜访名人，果然是行侠作义济困扶危。后来交了几个朋友，因为大家全都没有相当落脚之处，这才全都归到了天锡山。彼时山上的大寨主，名叫双枪无敌将尚子霞，就是尚珍尚玉芝的父亲，可巧杜古来了不多的日子，尚子霞得病身亡，大家可就推杜古为大头领。要说他们这座山寨，并不为非作歹，拦路劫财，完全凭着开垦为业，不过就是不给国家完粮纳税。冷爷但知道他从前行侠作义，那里还能够知道这些个事呢。

自己正然思想就听杜古问："老朋友你是何人？冷爷也报通了自己的名姓，杜古闻听吓了一跳，这个冷镇乃是成名的剑客，怎么一旦间他也会来了呢？我知道九尾巴老猴本来就够厉害，这么说起来，姓冷的当然又比他身分高的多了，这可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今天就算是个关口，凭我杜古跟人家冷镇比上说不定谁输谁赢，常言说的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如果我不事先预备，恐怕到那个时候吃了亏可就来不及了。大寨主想到这里暗含着跟喽罗兵递了一个眼神，就是教他们必要时去齐人，以防不测，然后才说道："冷运回，你要不是个成了名的剑客我还不恼，既然是这么大的名头，来在

我的山上，不问可知当然是以名头相欺，今天我要跟你分个高低上下。”冷爷笑嘻嘻的说道：“很好很好，我也正要看看你杜春秋是怎么一个武术家。”说到这里各自将宝剑一摆，就听那边动手啊了一声，冷爷眼快早就看明白了，正是司徒朗跟张林动手，张林不是老头子的敌手，招招架架完全凭着闪展腾挪，司徒朗有意用双轮将他杀死，节节进逼，小子张林一想：哎哟，这可有了主意了，何不引他到悬崖边上，然后用我的铁沙胆向他一打，他必然闪身躲避，该着我张林露脸，他就许脚站不住，跌落到下面去。小子想到这里，便慢慢的往边上引，司徒朗是贪功心胜，一时之间可就把悬崖忘了，两个人全都到了边上，张林往圈外一纵，宝剑交于左手，右臂一抬，吧吧吧，连珠弹打出四五粒来，司徒朗老头子不含乎，不过三蹦两纵，弹子到是躲开了，可巧跃上一块滑石把老头子一旋转，再要落步的时候一脚踩空，老头子啊了一声跌将下去。这个悬崖老头子冷镇一上来的时候就看见了，准知那是万丈深渊，把老头子跌下去，不用说是活连尸首都没处找去。这个时候苗爷也知道了，就听张林哈哈大笑道：“好胆大司徒朗，竟敢来到这里耀武扬威，寨主不过略施小计，已然送却了你的残生，这不是自找送死吗？”说话这么个功夫，猛然间来了一片灯球火把不亚如潮水一般，冷爷知道人家的人全都到了，就凭我们两个人，简直办不到，这才叫：“苗大弟，你随我到这厢来。”苗爷也知道不好，宝刀虚晃跳出了圈外，随着冷爷往回走，群贼一看二人要走，这才一齐呐喊一声随后追来。冷爷一看贼人追得勇猛，只得回身摆剑，略战几招回头再走，就这么且战且走。后来天锡山的人全都会集到一处了，冷爷一看，如果不把他们打退了，难以出山。老头子

想到这里，背后取弓发出连珠弹，群贼不敢甚追，老哥儿俩才逃出了天锡山，这个天可也就快亮了。走出来大概离着天锡山约有三十多里地，这才走到一个村镇地名叫万花村，老哥儿俩在街上找了一家天福客店略为休息，然后吃点什么，想起昨夜晚之事，不由得相对叹气，老头子冷爷心里难过的厉害：凭我身为剑客，辅助朋友探座山寨居然落到这般光景，人家司徒朗就因为一个人人单势孤，故此才找我们同行，有谁知仍不免命丧天锡山，这样一来，我连人家司徒朗的灵魂也对不住。苗爷也是这个意思，较比冷爷心里尤其难过：我跟童海川是朋友，他的师兄约我同探山寨，他死在里面尸身无处寻找，我可活着回来了，你说这个话不叫海川知道还算罢了，倘若是知道了，我可怎么跟人家说，这若是不说既然是目睹眼见，看见司徒老英雄这样死的，难道不去报信吗？真要是谈到报信的话，就得到北京城，这可不是一步半步的事，海川得着这个信不急死也得痛死，真正是太不好办了，“老哥哥究竟这段事应当怎么办？”冷爷说：“也好，我跟童海川不大熟识，再说到北京城去送信，也用不着两个人去。我到有个办法了，最好是兄弟你到北京去给童林报信，我也别闲着，我由打这里回归公馆，头一节给钦差大人一个信，再者说，那里还有一群侠客，也可以叫他们前来帮忙。”苗爷一想别的也没有办法，也只可就是如此，老哥俩计议完了，由打天福店分手。

不表冷爷，单说这位苗润雨，那才叫心里有事嫌腿慢，无分黑白一路往前紧赶，一面走着苗爷还嘀咕，怕的是童海川看完了贝勒爷再回到西安去，自己这趟北京城就算白来了，虽然是这么想，可也不能不来一趟看看，好在老哥哥冷连回已

然够奔公馆去了，就是我到北京城见不着海川，不过就是我白走一趟，海川照样 能够得信。好容易这一天来到了北京城，到贝勒府上一问童林在这里了，苗爷心里还觉着痛快点。童林把老头接进去一问，老头子未曾开言先落下了英雄泪，忍着悲声把原因一说，竟把个童海川哭 成了泪人一般。海川不想别的，暗想道一个好人要是学坏了，作出坏事来比原来的坏人还坏，最难的可就是生来的恶人学善了，不问可知当然比原来的好人还好。我的师兄九尾宗彝司徒朗，这个人自从有生以来，不用说作好事，连句善话都没说过，居然穿桑林一战老人家把心肠改变了，那才叫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对于我的身上总以为是对不过似的，无论赴汤蹈火老头子总想替我冒险一行。这种地方就让是同胞的亲弟兄也不过如此，没想到始终因为我的事，老人家把一条老命丧了，叫我童林怎么会不伤心呢？海川越想越悲越思越恸，贝勒爷在旁边也觉着难过，就连娄瑞听童林说的这个意思也是悲悲惨惨，可是不住的劝童侠客："这个事不是哭 的事，不是人已经死了吗？咱 们得想法子报仇才成呢。再说宝剑丢失也要前去采访，何况西安侯又落到了天锡山，这些个事全必须有童侠客你身临其境，才能够办的了呢。依我说童侠客还是暂时不要悲伤，照着事去办才对了。"海川一想也对，身为侠客痛师兄之死，尽我平生能力跟贼人一死相拚，替他老人家报仇才对了，学儿女悲哭，这还能够办的了事吗？何况对于西安侯我受贝勒爷谆谆之托，既然有了下落，我也不能不前去办理，想到这里把牙关一咬，叫道："娄少剑客你这话说的很对，我要不替我师兄报仇，我就不是童海川。"于是彼此商量了商量，这个访剑之事只可就带着办了，要紧就是够奔天锡山。娄爷本打算

传剑之后，回家见老爹爹娄奇报告一声，尚未起身海川把宝剑丢了，说要出去访剑，不料正要动身，童林的师兄又被贼人害死，这要说起身回家，这个话可说不出来，只可同去帮忙。连苗爷一共三位一同起身，贝勒爷向苗老侠客表示歉意，说："本爵我可不能紧留了，谁教有紧急的事呢。"当时吩咐管事的取来银两，每位送了五十两，这三位也不客气，各自收起来，赶紧别了贝勒爷一同起身。

书是有事即长无事即短，一路上除了吃喝住店之外，就算什么事也没有，再说童林心急，恨 不得一时就到，在道路上自然走的就快了。这一天来到了万花村，苗爷头前带路仍然住在了天福店内，吃完了晚饭之后，童林就要前去探山，苗泽跟娄瑞因为这个事，关系在报仇上，不能拦挡，只可一同前往，因为苗爷去过一次，当然是老人家头前带路。据苗爷想这一次进山绝以不能那么容易了，前一次大概是人家未加防备，所以各处全都无人把守，头一次既然进去过一次，难道说这一次就还那么容易吗？这是苗爷心里的话可未说出口来，仍然是带着童林娄子霞慢慢的往前行走。你说也怪，一路上仍然是无人阻拦；恰巧走到了跟司徒朗来的那个地方，猛然又是一声锣响，跟着四外的锣也就全都响了，老头子这才明白原来人家山里这个地方有坐更的，莫怪头里没人管，只一到这里锣就响了。苗爷把这个话可就跟童林娄子霞说明白了："咱们再往前走也就走不了啦 ，既然贼人知晓，他们马上就来，咱们要是一走到叫他等小看。"童林点头，就在这么个功夫，各处灯球火把，就像潮水一般拥将上来，这一次人位非常齐全，大寨主杜古，二寨主宫悼三寨主陈友梅四寨主张林除了那个姑娘未出头之外，其余的人全都到了。童林看见

了贼人不由得气往上撞，高声说道："胆大的狂寇，我的师兄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跟你等有何冤仇，尔等竟将他用诡计害死，现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到此，何人杀死我的师兄，快上前来跪在我的面前，叫我用刀将你杀死，没的话说，不然的话你们一个也活不了。听说杀死我师兄的叫作什么张林，还不过来受死等待何时？"这句话没说完，就听群贼之中有人哈哈大笑叫道："童林，提你这个名姓，我到似乎听见人说过，可有一样，我没见过你这个人，据人传言，到是一条英雄，今天一看却不过如此。你也不想想，既然是你的师兄尚且不成，难道说你就成了吗？依我良言相劝，趁早走出天锡山去，乃知时达务，我还给你个便宜。我等各位寨主，有好生之德，不追赶你可也就是了，如果你不知进退，还在这里耀武扬威，你不是为你师兄死了报仇来的吗？也叫你照样儿一同够奔枉死城。"童林听这小子说话猖狂得很，遂说道："狂贼你叫什么名字？"张林 不含乎，自报名姓："我就是弹指落雁神手张林。"童林一听这乃是对头的仇人，这个火儿可就压不住了，遂把手中双铖一摆叫道："小子别走接军刃。"双铖用的是黄鹰寻食的招数一直扑奔张林而来，小子一看心说：他们这师兄弟，手里使的军刃都是特别的，并且都是一对。看了看这个招数出来的更厉害，左手铖扑奔咽喉，右手铖刺胸膛挂肚腹招急似电唰的一声来到了眼前，小子打算凭手中宝剑接架那就算办不到了，只可撤步闪身，躲过双铖。童林招数急似骤雨狂风，不等小子还招，双铖进逼，唰唰唰，两三个照面杀的小子眼花缭乱，自己心说：要倒霉，那一次战司徒朗本来我也不是他的敌手，幸亏是在断涧上面，所以才得了个机会，将他摔将下去，到如今平地动手这就不成了，除

非是武术敌得住，不用说赢了，看情形还是非输不可。大凡动手的人就怕的是胆怯，本来功夫不敌人家再要一胆怯那还了得，张林可就受了这个病了，心有所思，未免手脚便有点不随和，七八个照面之后，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小子心里想的倒是不错，本打算用自己的铁沙胆打他，怎奈这个时候就算是力与心违，心到是有就是施不出这个功夫来。杜古在旁边一看可了不的了，就拿张林这个功夫，跟人家童林动手，差的太多了，可见得是名下无虚士，耳出耳入听人传言有一位新出世的英雄，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兴一门武术再造一家把式，就是这个童林。他也不想想人家够什么身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过去跟人家动手，如果说没有人前去辅助，用不了三个回合必然要输，这个输还不是平平常常的败了一走，轻者带重伤，重则亡命。杜古不是想到这里了吗？陈友梅早就看着有气了，喊叫一声，摆动铁棍赶将过来，打算帮助战童林，这边苗老侠客看的明白，遂高声说道："小子咱们俩人是对头，前一次我们走了，你别以为是怕你，皆因有事在身，未能将你结果性命，今天你又出来了，侠客爷绝以不能轻饶。"陈友梅看了看说话的原来是苗泽苗润雨，不由得哈哈大笑，叫道："苗泽你不过是我手下的败将，还敢这样耀武扬威，真正是不知廉耻。"苗爷一听并不着急，叫道："陈友梅动手凭的是能耐，说大话还当的了动手吗？小子只要你有能耐赢的了我手中刀，用不着你说大话我自然就佩服你。"陈友梅连连说道："很好，打算赢你不费吹灰之力，别走接棍。"小子是话到人到军刃到，棍挂风声够奔苗爷顶梁打来，老头子施展身手，用白蛇吐信之法，递刀就扎，皆因头一次跟他动手稍微不经心，三两招就没了还手，这一次老头子可就留

上神了，故此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叫他放出那样猖狂，陈友梅一看：哎哟，苗泽他留上神了，好，今天就是我们二人一死相拚的日子。小子存上这个心了，并不敢疏神大意，将疯魔棍的招数施开了，不亚棍山相仿，果然应了俗语那句话，枪扎一线棍打一片，如同猛虎生翼，遮天蔽日。苗爷别看跟他拚命动手，心里爱惜陈友梅的能耐，心说：就凭这样人，如果将道路走正了，这也足够个侠客的身分，可惜走入绿林之途，早早晚晚难免身遭国法。这个人到没有什么可惜，所可惜的就是他练的这身功夫，难道说他们自己就不知道可惜吗？看起来人这一辈子，走上那一条道路，实在不能不小心，一旦间走入歧途，不用说自己没有回头的能耐，就让是有回头的能耐，恐怕他的环境也未必准许他回头，实在是可惜。老人家一面动着手，一面叹息，两个人的招数可太急了，看不出那里是刀那里是棍，但听刀刃嗖嗖带风棍声隆隆山响，脚底下微有声息，身形似电快如鸟飞，二人打了个难解难分，并不分高低上下。在旁边大寨主一看，心里暗含着点头，在江湖绿林道上，行侠作义的称为侠客，无论如何也得有个真正的能力，不然侠客二字绝闯不出来，今天一见这才叫名不虚传。

陈友梅跟姓苗的战了个平手不分高低，一时半时也分不出来胜负输赢，但是张林可就不成了，那里是人家童林的敌手，堪堪就要不成了。二寨主宫悼，早就要出头帮助张林，皆因看见陈友梅出去了，自己可就没动，有谁知道陈友梅一出头，被苗泽将他拦住了，二人战到一块打的不分 胜败，自己可就不能不出头了，因为自己要是再不过去，那岂不是等大寨主出头了吗？想到 这里，回头叫了一声："大哥，你给小弟

我看着点儿，我要出头会会这个童海川。”杜古点头，叫道：“二弟出手千万多加小心，这个童林可非寻常之辈。”宫悼说了一声：“不劳大哥嘱咐。”嗖的一声纵将出来，那意思可是打算要帮助张林，这里还站着一位地行仙娄瑞娄子霞，一看贼人出头要双战海川，伸手由肋下撤宝剑，呛啷啷的声音，借着灯光观看就是霞光万道瑞气千条，娄爷一 亮剑不要紧把杜古吓了一跳，皆因他认得这口宝剑，名叫流采红，既然他手中持着这口宝器，不问可知当然也绝不是平常的人。宫悼抬头一看有人亮剑拦住了自己，遂问道：“你是什么人？”娄爷报名，宫悼听了听，并不是有名的人物，心里可就有些个不在乎了，遂说道：“像你这样无名小辈，也敢前来搅闹我的山寨，岂不是前来送死？”娄瑞听了这话哈哈大笑道：“狂贼不必多说少道，报通名姓剑下受死。”宫悼很得意的说道：“问你家寨主，姓宫单字名悼字伯哀，外号人称沙里澄金，如果知道我的威名，趁早扔了军刃束手就缚，我等有好生之德，就许饶全你的小命。”娄爷说到：“也好，小子你这样说话，就应当找个避风所在，不然闪了舌头可没有会治 的，我也不是看不起你，凭你这个样儿，最多在我面前走不了一个照面，趁早说些个好听的言语，或者我贵手高抬饶全你的性命，不然我说叫你死，比阎王爷给你上了帐还准呢，也就是费打死一个蚊子捻死一个臭虫的力量，就把小子你打发到姥姥家里去了。”宫悼听罢此言不由得气往上撞，说：“小辈娄瑞你可有多大能为，竟敢出此狂言？”说着双橛一分，双锋贯耳够奔娄爷打来，人家娄子霞乃是家传的功夫，那个剑招，最快无比，见小子军刃来到了，并不慌忙，安安稳稳往前一上左步，跟着宝剑用了个拨云见日的招数，横截宫悼的双臂，小子一看

不敢怠慢，赶紧把双臂往回撤，娄爷不等小子变招，跟着长身形把右腿往起一提，右手剑一拧，双手捧剑，直奔小子下颏兜来，宫悼看着骇怕不敢怠慢，赶紧撤步向后一仰身，对对付付的把这一剑躲过去了。你说娄爷这个剑法也怪了，一招连着一招，一手套着一手，把个宫伯哀挤兑的无法还手。大寨主杜古一看可了不的了，所来的人位都不善，你说我应当先帮助谁呢？将然想到这里就听宫悼说道："娄子霞你还别这样耀武扬威，此处并非英雄用武之地，我身上有地躺的功夫，你敢随我到平坦之地去吗？"娄子霞这个地方可是一时的大意，连连说道："小子你说到那里去我也不怕。"话说到这里，宫悼趁机纵出去在前头走，一面走着用言语引诱，娄爷果然随后追赶。童林苗泽动手之间一看娄爷追赶贼人走了，不由得心里着急，山寨是人家的，咱们到这里就算摸锅，贼人单走，从中定有诡计，有心呼喊告诉娄爷别追，这个时候娄子霞早就追出很远，二位动着手心里正嘀咕，这么个功夫就见宫悼又回来了，童苗二人看见这个小子，就吓了一跳，准知道娄子霞受了贼人的暗算了，轻则被擒，重则亡命，正然想着就听宫悼，扬扬得意说道："二位寨主，千万别叫他跑了，那一个姓娄的小辈，我已然将他拿住了。"苗爷一听不好，大概要就凭这么打法，绝以不能取胜，因知道童海川为人性子太滞，倘若是一动气可就不好办了，故此不等小子把话说完，苗爷高声叫道："海川随我来，打算拿这几个贼人，不必跟他等费这么大劲，我有妙计，不费吹灰之力必然叫他等个个落纲。"童爷闻听这才撤双钺将身形纵出了圈外，苗爷也撤下来，哥儿两个转身往外走，还算便宜，群贼并不追赶，哥儿俩出了天锡山，天光大亮了。童林问："苗老侠客，你说有妙计拿

群贼，但不知是什么计策？”苗爷一听想要乐没好意思，心说：我的兄弟，你真是一个心眼的人，彼时我说那个话，难道说你还不明白吗？一共进去三个人，娄子霞中了贼人诡计已然被获遭擒了，那个仗还怎么打呢？就是想打也得想个完全法子，就凭三两个人这个天锡山是绝以打不开的。想罢便把这个话跟童林说明，海川闻听气狠狠说道：“咳，这可真是便宜了群贼，我要知道老哥哥你说那个话不是真的，无论如何我也不走，凭着这条性命，要跟贼人一死相拚。此时也不便再回去了，只好等到今天晚间，再跟他等相拚就是了。”苗爷听到这里心中为难，兄弟是这个脾气，你说要是阻拦他，还是真不好说，当时也没说出别的话来，只可说道：“海川咱们先回店房，有什么话到了晚间咱再商量。

童林遂跟着苗爷往回里走，堪堪来到了万花村，就见大道上面来了两个人，在道路上走的安安详详，童林眼快一看前面走的这个人，正是老头子于廷醉仙翁，后面跟的是他老人家的女儿于秀娘，童林知会苗爷，苗润雨也看清楚了，二人赶紧上前行礼问道：“于老剑客这是往那里去？”老人家醉仙翁看见了童海川，不由得吓了一跳：遂说道：“我们爷儿俩个，因为见公馆里没有什么事，打算回家，要紧的先问问你这是到那里去，怎么会苗老侠客跟海川遇到了一处呢？”海川闻听长叹了一口气，就把天锡山前后之事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老头子起先到吓了一跳，听来听去听出了天锡山三个字，叫道：“海川，这你就不用着急了，我问问你这个天锡山的大寨主是不是杜古杜春秋？”童林一听连连说道：“不错不错，老人家你何以知晓？”老头子说道：“既然是他你就不用管了，我跟杜古二十年前，在河南相遇，因为谈话投心结为异姓手足，

论起来他是我的盟弟，不是司徒老英雄死在山里了吗？你就不用管了，连娄瑞带杀司徒朗之人全要出来就是了。”老头子说到这里，要跟着上天锡山，童林说道：“老人家你先别忙，这不是眼前就是万花村吗，我们住在天福店内，有什么话咱们到店房里面休息休息再去亦不迟。”老头子一想也对，这里还带着女儿，无论如何也得到店房里安置安置再去才对了，于是点头答应，一同来到天福店，可巧童林住的那里还闲着三间上房，就让爷儿两个住在里面。到了店房之中，少不了沏壶茶吃点儿点心，要说打算用饭可谈不到，皆因于家父女将然出了店房不过走了二十多里地。

大家坐在一处谈话，苗泽心里暗暗盘算：老头子跟大寨主是把兄弟有交情，贼人的心思，跟平常不一样，倘若到那里，他翻脸不认旧朋友，那可应当怎么办？讲交情那就什么话也不用说了，不然还许受贼人之害。有心把这个话说一说，又怕老头子多心，再说我是用言语激他，你说不说吧，如梗在喉，又咽不下去。想到这里沉了沉气，这才说道：“于老剑客，苗泽有句不知进退的言说，可不知说的说不得？”于廷闻言叫道：“苗侠客你这是怎么了，你我这个交情不过这么说话，有什么话都可随便谈，谈的不对，咱们就另说。”苗泽一听连连答应，说道：“老剑客，这到不是我说话外道，皆因这个话很有关系，如果不说明白了，怕的就是发生误会。到不是别的，就是你老人家跟天锡山大寨主杜古杜春秋，是八拜之交，要说无事相见，当然就算有交情了，现在为这段事前去，大概不大好说吧，他要顾全交情还好，倘若他不念旧好，你老人家单人前去未免太孤，万一发生了意外不好应付。”于廷闻言哈哈大笑，叫道：“苗老侠客，这个话是这么说，我见着他，

据我想可是绝不至于因为这点事，他就会跟我断了交情。可是天下事有想不到的，就许有办的到的，凡事就怕万一，可是也有苗老侠客这么一说，比如说到了那个地步，请你等放心，那可就说不上不算来，凭我腰间一条十三节亮银鞭，跟他一死相拚。”苗泽连连摇头，叫道：“老剑客，这个地方可并非是苗泽胆小怕死贪生，有几句俗语，好虎不斗群狼，好汉打不出村去，你到他们山里，总算到了他们势力范围里面，三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就让是铁打的可能够捻的了多少钉。倘若到了那个地步那还了得，所以苗泽我不放心的也就是这一点。”童林在旁边听着苗老侠客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忙向前插言说道：“老人家这个话你还别当做儿戏，凡事全得要先虑败，然后再虑胜，不然的话我改扮改扮跟随你老人家同行怎么样？”于廷连连摇头：“不必不必，我先头里去一趟。这么办吧，我到了 那里看事作事，我一说他要认可更好，不认可我告辞出山，有什么话等我回到店房之中咱们再说。”苗爷一听这句话很是近乎情理，遂说道：“老人家果然能够如此，那我们可就放心了。”当时议妥，于廷又说：“以当天跟这一夜为限，如果逾限不回，当然是被贼人所害，如果我要是被他所害，你们千万别仗着气，轻身冒险给我前去复仇，必然要筹划妥善之法，到公馆送信，请各位侠剑客一同前去，不然仇也报不了，还许搭上两个，那可就算错了。”苗爷童爷两个人各自点头。

老头子腰里带好了鞭，出离天福店顺道前往，三十多里地在这个老头子走，那就不算什么，天尚且不到巳时已然来到了天锡山，进山口往里一直走到头道寨门，这才看见看守大门的喽罗兵，老头子和颜悦色拱了拱手，叫道：“各位头儿

全辛苦，跟你打听这山寨里面有位叫杜古的吗？”喽兵闻听不敢怠慢赶紧问：“啊，不错，那是本山的大寨主，未领教老人家你贵姓，跟我们大寨主怎么认识？”老头儿微笑道：“你到里面就提说有个姓于的名叫于廷，前来拜望，你们大寨主就知道了。”喽兵一听这个话头，似乎跟寨主很有交情，遂说道：“你老人家先候一候。”说着转身够奔里面，功刻不见甚大，听得山寨里面锣响，喽兵结队，各持刀枪立在两旁，四位男寨主，一位女寨主，全都迎接出来。大寨主杜古看见老头子醉仙翁，连连叫道：“大哥，小弟今天看见你，莫非是由打天上落下来的不成？”说着向前行礼，彼此看了看胡须不觉哈哈大笑，其余的寨主也全过来见礼，然后往里让。到后面大厅，重新又见了礼，这才大家一齐落坐，先谈了些个闲话，然后调摆桌椅，开上上等酒席，大家坐在一处饮酒。杜春秋向着于廷问道：“老人家这是由打哪里来，还是特意到小弟这里来游玩游玩，还是另有公干呢？”老头子身为剑客说话非常爽利，叫道：“兄弟，这些个年以来，我到是时常思念贤弟，怎奈穷忙，总不得闲，这一次我也是由此路过，不料在中途遇上一位朋友，大概跟贤弟这里发生点冲突，我要不知道可也就罢了，既然得着这个信，双方面都跟我是朋友，我可不能不管，故此前来面见贤弟，凭着哥哥我这个老面，我要求你两件事。”大寨主杜古一听心里就有八成明白：不问可知，这个老头子一定是为童林的事来的，不是为他的事还算罢了，如果是为此事而来，你这不是跟我论交情，分明是凭仗剑客之名欺压于我。这件事我就跟他装傻，到看看他怎么说。杜古把主意拿妥眼看于子玉说道：“你这话说的我可不明白，但不知老人家究竟是为何事而来，望求你老人家明白赐教。”于廷听了便

有点不满意，心说：凭咱们这个交情可不过这个，你天锡山里除了童海川这事之外，难道说还有别的不成吗？你这个地方就叫装傻，你装傻也罢，不装傻也，我既然来到这里，当然就得说明白了。想罢叫道："兄弟，这个事我想在你的高山贵寨，大概也就是这一段吧，莫非说还有三段五段不成？哥哥我来也不为别事，前一次有个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还同着两个人到天锡山来，兄弟率领各位寨主，不问青红皂白，当时便以武力解决，司徒朗命丧天锡山，这个话有没有？"杜古点头道："不错有这么回事，但不知司徒朗与你老人家有什么关系？"于老剑客接着说道："关系不关系先不用说，此事之后又有姓童的，同着姓娄的及姓苗的前来，从中这个姓娄的被贤弟用法子拿获，这个话有没有？"杜古二次点头说道："不错，但不知姓娄的跟你老人家有什么关系？"于爷微然一笑，说："贤弟你就别问有么关系了，如果没有关系我也不提他，不但是与一死一擒这两个人有关系，两次所有来的人全都跟我有关系，这个关系并且都不是平平常常，也就如同你我弟兄的交情一样。哥哥我今天来就是为此，凭哥哥我的面子，被获遭擒的娄瑞娄子霞，求贤弟高高手将他释放出来，已死的司徒朗设法把尸身寻找寻找，这到是小事，要紧的当时是哪位跟司徒朗动手打仗，可以被屈随我一同走，就算领罪，可有一节，有哥哥我保险，并不是给司徒朗报仇，准保不伤一根毫毛，这也不过就是要个好看就是了。要说这个地方于爷说话就不对，因为什么呢？你老人家不过只是跟杜古有交情，其余那些位寨主，你跟人家没有交情，别看客客气气的恭维他老人家，那都是看大寨主的面子，你这个话要抛开人家，单跟杜古一个人说，还到有个商量，全山寨主都坐在一

起，可说是面面相观，忽然间你说出这个话来，你想别人能够满意呀？要是碰上有涵养的主儿听完了这个话，便一声不用答语，单听大寨主怎么回覆也就是了，弹指落雁神手张林他哪里能够办得到？用诈术摔死了司徒朗，自己觉着这是奇功一件，正自扬扬得意的当儿，忽然间一听，原来这个于廷是为此事来欺压人，活的要人，死的要尸，这还不说，还要带走跟司徒朗动手之人，说带走是好听，那就是捆绑下山，他那个心里哪里拦住了这个话，当时气得颜色更变，站起身来到大寨主的跟前，叫道："大哥，不是这位于老英雄，要杀司徒朗的人吗？谁叫你老人家跟于老英雄是盟兄弟，并且还是你的大哥，再说又是身份剑客，身份比咱们弟兄高 的多，当然你不敢不听，我怕你这个话不好答覆，故此我自己认罪，请大哥吩咐人把小弟捆绑起来交给于老剑客吧，谁叫那一天晚上我跟司徒朗动手了呢。"杜古把话听到这里，真是一时之间就算没有办法，遂说道："兄弟，你先别忙，我自有办法，于老英难是我的把兄弟，难道说兄弟你就不是我们的把兄弟 了吗？常言说的好，交朋友都是一样，又道是金砖不厚玉瓦不薄，你先沉住气。"张林听大寨主说的话不含乎，自己这才说道："好了，我听大哥你的信就是了。"说罢仍然回归座位。从中二寨主宫悼宫伯哀，向着众人使了个眼色，那个意思是叫大家躲出去，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大家也明白，恨不能躲出去，大家议论议论，于是众人一同站起身来，向着杜古说道："大哥，我们外面全都各有职守，你陪于老英雄谈话吧。"杜古点了点头，男女四位寨主，还跟于爷说了句谦辞话，然后这才出离了大厅。于子玉听杜春秋说话，似乎带着不认可的意思，未免心中不悦，心说：莫怪苗老侠客在我临行之时，那

样不放心，果然事将有变，罢了，这么看起来，我这个江湖算是白闯了，我就没算计出这个事来。自己心里正然想着，就听杜古说道："大哥，咱们可是这么些个年没见面，交情是跟当年还是一样，这个话你既然说出来，按说我可不能驳，方才我对我兄弟张林把话也说了，交朋友都是一样，金砖不厚，玉瓦不薄，绝不能这边是朋友，那边就不是朋友，这个话我春秋可说不出来。就让是死的司徒朗，是你老人家把兄弟，论起来就是我的联盟，亲戚分远近，朋友分厚薄，联盟把兄弟当然没直接的把兄弟近，张林跟我耳鬓斯磨，那是我的好兄弟，按说他们二人无论谁把谁害了，也没有偿命的那一说，请想盐从哪里咸，醋从哪里酸，究竟他们二人为什么打起来的呢，这不也是很要紧的关节吗？司徒朗他黑夜之间前来窥探我的山寨，要按山上的规矩，当然拿住就杀，并非是我们无故到外明火执仗拦路劫财，真要是天锡山的寨主行为不正，因而害死了司徒朗，老人家身为剑客抱打不平，不用说司徒朗是朋友，就是不认识的，也许你老人家，找到山寨里来问问，那为的是行侠作义。这一段事，老哥哥你来的可未免差了点儿，我们并未惹着司徒朗，是他自己找到我们这里的，要说衬着你的面子，派本山喽罗兵，寻查寻查他的尸身，这个事还可以办得到，如果说别的事，实话告诉你吧，小弟可不敢从命。"于爷一听，这就算窝了，当时把脸往下一沉，叫道："杜大寨主，这个话是这么说，你们这里的行为也用不着瞒着我，不说全都知道，大概也知道八成，至于有人前来探山，你们应当问个明白才好，不管青红皂白，施展诡计居然将人杀害，这也未免过于狠毒了，那怕你把他拿获囚押起来我也不恼，为什么这样意狠心毒呢？再说练武术的人，得知道练武

术的艰难，就拿司徒朗说吧，那个功夫是一天半天能够练的成吗？实话告诉你吧，司徒朗的师弟童海川乃是当世的英雄，司徒朗的师傅是剑客身份还不说，他的师爷乃是大清国四大名剑，何况童海川，又在奉旨钦差年大人那里当随行委员，这段事依着我那么办，那就叫三面全交，不然的话，难道 说只平平常常就会完 的了吗？于廷我跟你既然是八拜之交，所以既知道这段事，不能袖手不管，你可要把话听清楚了，于廷此来，到是与你有益有害？”杜古不听老头子这篇言语还好，听到这里，不由得气往上撞，双睛一瞪，叫道：“于廷大哥，你这一说你是前来了事了，我跟你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最好是我们事有事在，任凭他有多大势力，我姓杜的也不含乎，打死司徒 朗不偿命，拿住娄子霞也不能放，他们有多大能耐，我候着就是了。你如果跟双方面 有交情，也可以袖手旁观，不然的话，你也可以帮助童林，如果说你帮助我，小弟还不敢劳驾，如果无事你愿意在我这里住着，就请多住几天，可有一节，从此你就别谈这段事了。”于廷一听，这和割袍断义画地绝交也差不多了，老头子当时压不住火儿，遂叫道：“杜古，像你这样说话，这就叫不识好歹，不用你说，当然我要辅助童海川，剿平了你的山寨。”杜古哈哈笑道：“好，现在我要是不放你，那归为是我怕你，除了今天之外，接你进山送你出寨，如果下次再来，可别怨我翻脸无情了。”于大爷也急了，叫道：“胆大杜古，竟敢出言放肆，我要辅助童海川，何必走了再来，马上我要追取你的性命。”老头子说到这里身形往起一站，伸手将椅子拿起来，立刻照定杜古打去，杜古一看老头子动了手了，赶紧向旁边躲闪，吧的一声椅子落地，这个功夫，老头子于子玉已然纵到外面，伸手撤十三节亮银鞭，叫

道："杜古，你不是叫我帮助童海川吗？我今天就要跟你一决胜负。"杜古忙伸手掣剑，也来到天井院中，连连说道："好，好，好，杜古情愿奉陪。"二人并不多谈，鞭剑齐举，当场动手。

这个时候，宫悼，陈友梅，张 林等也全都知道信了，各自擎军刃在旁边观敌了阵，大寨主动着手看了看众位兄弟，一个个全都是虎视眈眈，动着手向众人说道："你们只可观看不可动手，如果你们往前一来，那可就算诚心叫我杜古栽筋斗。"大寨主当时虽然不曾把原因说明，他自己有一番打算：暗说：老头子于廷，也别管是为好来的，不是为好来的，以前不是有八拜之义吗？无论如何今天动上手也不能下绝情，倘若自己不是于廷敌手，当场落 败，生死那可就在于廷了，真要是于廷输了，我绝以不下绝情，这就是全八拜之交之义，二次再会再说。杜古既然有这番心思，动着手一看各位兄弟全到了，并且还是各持军刃，不问可知当然是帮助自己来的了，自己 有这番意思，他们众人不知道，自己输了没的可说，倘若是老头子于廷年迈苍苍在气恼之下，一个失神，他们众人一齐动手，岂不把我这份意思辜负了吗？所以杜古才说了这么几句话告诉大家。这个功夫，两个人已然 战了个难解难分，别看于廷翻脸跟杜古动手，老头子也没心真把他当场结果性命，于子玉也有他老人家的心思：不是已然说翻了吗？老头子打算用武力将杜古制倒，然后再说因旧好不杀，这个事不就好办了吗？这哥儿俩的心思全都走到一处去了。战够多时，猛然间杜古用 了个招数，引老人空鞭放出去，然后用了个回身捉蟒的招 数，一伸手将老人家的鞭穗子抄在了手中。要说用手掳这个十三节鞭可真不容易，皆因他是软军刃，倘若是慢

一点儿，容着使鞭的主儿用力一带，无论如何掳鞭之人也抢不过使鞭的，皆因鞭那头有挽手，可是要打算用这一招，非得快不成。今天人家杜古就是这个法子，左手掳鞭，唰的右手剑到了，如果说不撒鞭这一剑没法躲，打算躲剑只可就得撒手扔鞭，老头子无法，一甩手把挽 手脱去，可是杜古这个时候也把宝剑擎住了，十三节亮银鞭，呛啷一声落在了埃 尘，众人将要一拥上前，春秋摆手喝住，这才叫道："大哥 ，小弟我说到那里办到那里，你请回吧，恕小弟我不送了。"老头一听暗道：他要是递军刃结果我的性命那到不怕，这样一来算是木住了，如果说不走，在这里岂不是更难看了吗？老头子满心愤气，说了一声："好！"转身就走了。

杜春秋拦住众人不叫追赶，任凭老头子出山不表，单说于爷一路上气气愤愤，自己一追想方才之事，便未免有点儿后悔：凭我剑客的身份，跟春秋动手就是赢不了他，大概也不致于输招，错可就错在我动气上了，事已至此，后悔已然来不及了。这个地方，就得说凡事全是该着，醉仙翁于大爷那个身分，武术不用谈，就说那个人够多大的身份，无论什么向来没动过肝气，想不到今天他老人家竟会因气失事，这不是该着吗？闲话并不多表，老头子气恨恨的往回走，功刻不大，已到天福店，童林苗泽看见了老人家就吓了一跳，皆因老头子气色不好，到了里面赶紧问，老人家长叹一声道："咳，完了，我于廷算栽了。"接着就把天锡山见春秋的经过细说了一遍，一直说到当场落败，军刃落在天锡山并未肯拾，童苗二位侠客听到这里，赶紧用言语解劝道："老人家不必难过，皆因你是肝气过于盛了，回头我二人一同入山势必跟他等一死相拚。"老头子把气往下沉了沉，这才说道："你二人可要

把话说明白了，你们进去报仇固然就是拚命了，可有一节，被获遭擒的人应当怎样救法呢?可并非是我到了里面失败了，到现在胆小了，既然我跟他是朋友，已经因此绝交。如果说再进天锡山，当然找有效的办法，设妙法救人，先探明娄瑞下落，如果说只凭三两个人到里面去拚命，那也办不到。”童林一听叫道：“老人家，事在紧急，一时半时之间没有什么相当的办法。”于爷摇头说道：“不对，暂时不必前去，还是先到西安府，告诉钦差，多多来人，然后大家再商量。”童林听着还有点着急，遂说道：“已有冷老剑客去了，咱们再多候几天，他们不也就来了吗?”彼此你说我道，就是想不起主意来。这个天可就到了晚饭时候，店里把饭开好，然后向老头子于子玉问：“那屋里的那位小姐不曾在屋，饭先开不开呢?”于子玉一听，还以为秀娘到哪里溜达去了，大概等一等也就回来了，旁边苗父不由得一愣，叫道：“老人家你过去看看，屋里少了什么没有?”老头子听苗爷一提醒，当时可就明白过来了：咳哟，莫非我到天锡山栽筋斗回来，小女他得着了信息，单人独自到天锡山去了不成?想到这里，赶紧到姑娘屋中检查，果然所有动手应用的物件全都没有了，老头子赶紧回来，并没敢声张，先把店里伙计打发出去，告诉他开饭听叫就是了。伙计走后，老头子才把检查的情况，跟二位侠客说明，这也就不用猜了，当然往天锡山去了。大家无法，只得胡乱吃完了晚饭，老爷儿三个一同起身，够奔天锡山。要说这座山进去可就太容易了，仍然是无阻无挡，正然往里走着，就听得锣声，苗爷纳闷，每次锣响都是由近处发起，这一次这个锣是由里面起，老爷儿三个可就明白了，不问可知，当然是秀娘到了里面，也是被人家山里坐更的看出了马脚。老爷儿三

个不约而同全都想到这里，彼此脚下加紧，顺着锣声往前紧走，你说还是被他们爷儿几个真正猜着了，到了近前一看可了不的了，姑娘于秀娘手擎明煌煌的宝剑，地行仙娄子霞，赤手空拳，跟群贼战了个难解难分。童林看着纳闷，不知道这位娄子霞，他是由打那里来。

书中代言：于子玉老剑客，由天锡山回归店房，老头子因为生气，说话声音未免高一点儿，秀娘独自一个人，正然在屋中静坐，猛然间一听老爹爹来了，这就说是侠剑客的功夫高超处，只要是把耳音放上，那就算听见了。老头子听童苗爷应常说的话，全被秀娘听了个清清楚楚，姑娘自己心里明白：这件事他老人家是决意不告诉我，本来他老人家就怕我出头，可是事到如今，我决不能不管，别看我要管，也不能叫老人家知道。又一想：先别忙，我再听听他们爷儿几个怎么商量，如果要是有意叫我一同到天锡山，那我只可就等着了，倘若是始终不提，我再偷去探山不迟。听来听去果然没提自己，便忙拾掇拾掇奔天锡山而去。来到天锡山，正是黄昏时候，俗语说就叫马差眼，姑娘也是艺高人胆大，并不等天交定更，简直往里就走，越走天越黑，到了山里头就是掌灯以后了，凡事都得说是巧，姑娘要是过了定更走，人家里面各处就设上更了，绝以不能这么省事。可惜秀娘他不认得道路，也没找着寨门，不过就是经过了几道大墙，东绕西绕始终找不着贼人的住所，好容易看见一所院落，不过那个房子太不讲究，准知道不是贼首居处。正然迟疑之间，猛然间来了一条黑影，一直走到这所院落之中，虽然不是贼首居处，亦是喽兵的住房，我何不到里面拿住一个，对于里面的道路，不是一问就知道了吗？主意已定，纵身登房。秀娘到

了房上各处看了看，房子到是不少，全是黑暗暗并没有灯光，秀娘纳闷，别看没有灯光，必然从中也有人，不然那个人到哪里去了，我倒要身临其境各处搜索搜索，飘身下来在各房窗下侧耳细听，听来听去听到紧东头一间屋子，里面有人长吁短叹，秀娘猛然间明白了，窗棂全都是铁的，不问可知这当然是土牢了，叹气的这个人，莫非就是那个姓娄的不成，真要是他，这可太巧了，将他救出来，别的不用帮我，只是头前带路就是了。一面想着到了门前，伸手将锁削落，推门到了里面，低言问道："你是姓娄的吗？"娄爷一听，不知道这是什么人，不过大丈夫坐不更名，行不改姓，答言说道："不错，正是娄瑞。"往下秀娘并不多说，手摸着绳扣用宝剑全都割断，说了一声："你随我来。"娄爷站起身形微然一活动，跟随秀娘来到了土牢外，娄子霞借着天上星光一看，救自己出牢的人乃是一位娇滴滴的女子，娄爷不由得大怒，想起方才说话的情景，问明了我姓娄，然后割绳叫我随他来，不问可知，当然这是淫奔之女，藉救我出牢作为要挟，叫我跟他行那不才之事，这可不算我娄子霞忘恩负义，既然你是这种人前来引诱于我，别看救我出牢，我是半点也不承情。娄爷想到这里问道："你是何人，男女授受不亲，夤夜之间前来救我出牢，叫我跟你走但不知到那里去，告诉你，姓娄的乃是铁打的罗汉，铜铸的金刚，如有不正邪念休想引诱于我！"秀娘闻听不由暗自笑道："莫怪我的老爹爹不愿意叫我出头，究竟女儿身办事差一点儿，好心好意救了他，他不说知情的言语，反到疑我是不正之人，真正是岂有此理。"想罢站住说道："我不告诉你名姓，你也不知道我是谁，我的爹爹姓于单字名廷字子玉，别号醉仙翁，乃是山东五老的大爷，我名叫于秀

娘。”秀娘这一报名姓不要紧，把娄子霞给急了一身汗，心说：这是怎么说的，也未免太浑蛋了，人家将我救出来，为什么不问问人家姓字名谁，拿过来就说，这真是岂有此理。想到这里连连叫道：“少剑客莫怪，这可实因娄瑞年轻，说话没有深浅，求少剑客多多原谅，蒙你救我出土牢，我这厢谢谢就是了。”说话之间躬身施礼，究竟人家秀娘身份在那里了，并不介意说道：“娄少剑客不要客气，你已然来过一次，当然道路很熟了，你可以头前领路，找贼人跟他一死相拚。”娄子霞不敢不说实话，说明自己虽然来过一趟，里面的道路也没走多少，所以不甚明白，又问：“少剑客怎会来到这里，还是你自己，还是有别人呢？”秀娘就把中途跟海川相遇，老剑客仗盟好进山调停，如何翻脸，前后话说了一遍。娄子霞这才明白，便也把当日动手的情形跟秀娘说了一遍，说是被贼人引诱到后面，一时贪功心胜，以致坠落翻板被获遭擒，流采虹宝刃，已然被贼人得去。

话将然说到这里，猛然间由房后照过来一片灯光，娄爷一看正是弹指落雁神手张林带着十几名喽兵前来，看那个意思是查山，娄爷向秀娘道：“于少剑客你看见了没有，为首的贼人就是弹指落雁神手张林。”说到这里，张林可也看见他们二位了，张林高声说道：“什么人，夤夜之间在此徘徊？”秀娘先伸手将宝剑亮出来，叫道：“贼人慢走，我正要捉拿你等。”说着话纵将过来，举剑便擎。张林一看是个女子，未免先有三分轻敌之意，忙闪身躲剑，自己也将宝剑亮出来，遂说道：“你这个女子胆子也太大了，夤夜之间竟敢来到天锡山，莫非说打算前来寻个丈夫不成！”秀娘听这小子说话混帐，也不跟他斗口，只是将剑招加紧，小子本打算凭手中宝剑接架相还，

那里晓得秀娘这个功夫，并非寻常可比，只不过三五个照面，把小子闹得眼花了乱，不但无法进招，并且连闪展腾挪的功夫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张林的性命就握在了于秀娘之手，娄瑞在旁边观看，不由得点头佩服，只说秀娘是剑客弟子，没看见她的能耐，今天实地观看，这才算是见面胜似闻名，莫怪童侠客比剑联姻，当场竟未能取胜，人家秀娘的功夫，实在在我辈以上。就在这么个功夫，外面的锣声已然响成一片了，秀娘有心一剑将张林结果性命，又一想身为剑客，作事不可过于狠毒，今天我给他来一个小小的惩戒就是了。想到这里并不费事，不过将宝剑连晃了几晃，小子那里闪得清楚，东躲西闪，其实他始终也没躲开，不过秀娘不杀他就是了，真要是杀他，八个也死了。秀娘看准了，一剑够奔张林喉扎来，其急似电，小子一看准知道躲闪不及，只可闭目等死，这位姑娘也太有意思了，把剑微然一偏，耳轮中就听哧的一声，张林的左耳已被削落，鲜红的血迹等时流了满面。秀娘将剑擎住，叫道："张林，今天暂寄首项上，如果不知改恶向善，再遇到我的手中定然不饶，你就逃命去吧！"张林抱头鼠窜而去。这个时候大寨主杜古带领宫悼，陈友梅，尚玉芝全都到了，头一个就是陈友梅看见张林带伤气得哇呀怪 叫，将手中铁棍一抡照定秀娘便打，于秀娘还在乎他吗，施展身手凭手中宝剑接架相还。别看这么横的陈友梅，三五个照面之后，虽然把疯魔棍的门路施开，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大寨主杜古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哎哟，三次进山之人，那一个也没有这个女子厉害，可惜未曾问他的名姓，但不知道是何人？友梅绝以不是他的敌手，就连我出头也未必怎么样。想罢不敢怠慢，手中宝剑一摆，打算过来帮助陈友梅双战秀娘。娄

子霞在旁边一看，杜古手中所持宝剑，正是自己的流采虹，不由得心中 有气，作小说就是不能怕麻烦，像这流采虹落在大寨主之手，这不是很容易明白的吗？当然就是娄瑞被擒之后，在翻板之中将流采虹得去，如果这个话，要是不提一声，这就算是漏笔。

第一百三十二回

众侠攻打天锡山　洒海警戒贝勒府

话交代明白，不用重提，单说娄子霞，一看杜古拿着自己的宝剑不由得有气，别看是赤手空拳，手中并无寸铁，娄爷可不含糊，大喊一声："呔，好你无耻贼人，竟敢使用我的军刃，赶快交还，还算罢了，不然我就一掌将你的人头打碎。"说着双手一分，赶步上前，娄瑞要空手夺剑，杜古也知道娄瑞厉害，并不欺他赤手空拳，将宝剑的招数走开，也是兢兢业业与娄爷动手。宫悼一看，大寨主帮助陈友梅，自己不敢怔着，一分双橛加入了战围，别看陈友梅宫 悼二人双战，于秀娘一口宝剑上下翻飞，不亚如空中的闪电，海内的银龙，仍然是招法自如。

就在难解难分之时，童海川，于子玉，苗润雨，全都听见锣声，赶到这里，醉仙翁看了看，娄子霞赤手空拳战住杜古，自己准知道他不成，赶紧纵将过来，打算帮助娄子霞动手。童林和苗润雨看见秀娘那边是二人双战，一个亮剑一个摆刀，二人一齐上来，秀娘一看海川润雨二人到了，准知道这二位的能力，足能制的住两个贼人，自己将宝剑一撤，来到了这边，叫道："老爹爹跟娄少剑客闪开，我要领教领教大寨主的能力！"于娄二人闻听，只得退下去，杜古于秀娘杀在一处，两口宝剑光芒灼灼非常好看。这个时候，可就是童林战宫悼，苗爷战陈友梅，尚玉芝一抖双枪，打算帮助宫悼战童林，于子玉娄瑞老爷儿两个，全都是赤手空拳，走过来拦

住了尚玉芝动手。这些个未动手的，陈友梅跟老侠客苗泽，那算是天然生成的对头，已竟战过了多少次，谁也不能将谁打倒；于秀娘虽然功夫高强，杜古可也算不含乎，自己知道秀娘厉害，看住了门户，并不敢冒险进招，一时半时可也不至于输；尚玉芝别看是个女子，因为家传的卢双枪，招数是神出鬼没，要说她一个人敌于子玉娄瑞老爷儿俩个，她可办不到，可有一节，这爷儿俩赤手空拳，并没有军刃，故此一时半时，尚珍也不至于输招；从中最苦的可就是二寨主宫悼，他那里是童林的敌手，在先前还能够招招架架，七八个照面以后，简直的小子就算摸不着头脑了。这小子一想：可了不的了，比如说，我们山里的寨主，还有人闲在旁边，他看我要是不成了，必然前来替换或者是助战，到如今天锡山里面统共五个人，先去了一个张林带伤，其余四个人，一个战一个，还有一个战两个的，别人胜负我先不管，这个童林我可实在不是她的敌手，不用说功夫甚大了，准保再有三五照面，不死也得带伤。小子动着手在万分没法之中，想出一个法子来，要说撤军刃跳出圈外，他可没有那么大能耐，这小子也会出主意，动着手高声叫道："童林，你要是条英雄，暂且收招，我跟你另有战法。"海川这个人生来就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向来不教人用言语拔扯短了，接着说道："可以。"唰，双铖一撤，身形往旁边一纵，叫道："宫悼，但不知有甚等战法，快快请来！"宫悼擎住双橛长出了一口气，看了看那几个动手的，可了不的了，别人都不说，那个女子太厉害了，功夫稍微一延长，连我的大哥也不是她的敌手。小子原想的主意，本来是要照着童林下手，到如今方针改变，又注意到秀娘的身上去了，小子听童林问，这才说道："童林你先别忙，我知会

大家完全停手。”说到这里，高声叫道：“大哥，三弟，尚大姑娘，你们大家完全住手，我有一个比赛的方法，如果童林等愿意，咱们就以此赌胜负。”

众人不知道他有什么办法，各将军刃擎住。宫悼这才说道：“杜古大哥，咱们跟他们所以两下里结仇，也没有多大的事，不过就是死了一个司徒朗，他那是脚蹬滑石，自行摔落涧中，天锡山寨主，军刃并未遁到他的身上，再者说，就是第二次，娄子霞被获遭擒，到如今他们已然把娄瑞救走，不过就是咱们山寨里面，还有他们俩的军刃，一件就是娄子霞的宝剑，那一件可就是于老英雄的个三节高银鞭。我看伤我三弟张林的这位姑娘，实在武术高强，我打算将宝剑银鞭放在后山，山神祠洞里面，我跟这位姑娘，站在一处，说走，二人一齐施展飞行术，谁要是能够进洞里，先将这两件军刃取到手中，他就算胜了。姑娘得胜，军刃交还不说，情愿将张林捆绑出来，给司徒朗报仇；如果说我要是胜了，军刃你们也不用要了，仇也不用报了，但不知道你们敢赌不敢，可是预先告诉你，我的外号叫作沙里澄金，脚程极快无比，敢比就比，不敢比咱再另说。”宫悼这片言语，大寨主杜古明白，准知道二弟看见于秀娘剑术精奇，大概战长了，我等弟兄不是他的敌手，故此才想起这个法子来，听宫悼把话说完，自己接着说道：“话大概你们也听明白了，但不知你们敢比不敢？”所来的这几位，一个说不敢的主儿也没有，何况宫悼挑明了跟秀娘比，于秀娘当面能够输这个口吗？那怕她是刀山油锅自己也要试一试，故此不等老爹爹及童林等发言，自己接着说道：“任凭尔等怎样打赌？我是一概不惧，但不知此洞现在那里？尔等头前带路就是了。”宫悼答道：“好！既然如

此请随我来！”

众人这才跟随天锡山的寨主，一同够奔了后山而来，走过一道小山岭，果然看见一座山神祠，并不是修造的房屋，乃是借着山洞，里面修上神像，其洞很深，在外面看不见里面的供桌。宫悼现令人把老头子于廷的鞭取来，又打大寨主的手中要过了流采虹，教童林等看明白了，宫悼手托两件军刃走到了洞中，然后回到了外面，当然军刃是放在里面了，众人看着并无诡计。宫悼叫姑娘比赛，姑娘也过来了，旁边走过一个人来，叫道：“二叔，这段事不用你老人家比赛，我就足可以办的到。”众人观看，说话的是天锡山五寨主尚珍尚玉芝。宫悼闻言，非常不愿意，心说：“傻丫头，你哪里知道，我这是什么心思，如果说要是用你比赛，不是早就吩咐了吗？想到这里，说道：“大姑娘，你闪在旁边，这不是对打的事，你那里能办得到！”尚玉芝闻听连连摆手道：“二叔，你这个话说的不对，到山神洞里取军刃，不是赛脚程吗？如果说比到脚程，如何不叫我去呢？也不是我自夸其能，我的脚程总比你老人家强的多。”宫悼一听全征了，心说：这个混蛋丫头，她是任凭什么也不懂，论到了脚程，何必单说你，除了三寨主之外，那一位也比我强，这其中另有别的原因，你哪里知道。虽然心里这么想，这个话还不能说出来，皆因是面面相观，倘若稍微一透假不是就坏了事了吗！只可说道：“不成，我跟人家这么定规的，快慢就是我了，或输或赢全都听天由命。”于姑娘答言道：“你们也不必争了，到也不一定是谁说的就得是谁去，你们可以选你们山寨上脚程最快的人跟我比，我到不挑这个眼。”尚玉芝听了这句话更算有理了，遂叫道：“二叔，本来你不如我的脚程快，人家尚且不管，你为什么非

不让我去呢?”宫悼一听，到闹也个无话可说，有心再辩白几句，又怕把事坏了，暗含着咬了咬牙，心说：“小冤家这可不怨我，不能为你一个人，坏了我的大事，谁叫你不听我的话呢!”小子没法，才点头答道：“好吧，你既然愿意比赛你就去吧。”尚玉芝这才跟于秀娘全都站齐了，宫悼在旁边发口号，说了一声：“走!”二人施展飞行术，各不相让，尚珍他可没胡秀娘脚程快，怎奈这个道路太近了，统通离着洞口也就是七八步，故此二人进洞之时，到是相差不多，秀娘进去尚玉芝也进去了。

就见这二人，将然进了洞口，耳轮中就听吧叽一声，在洞口上面下来一块大石头，严丝合缝把个洞口闭住。海川等一看，不由得怒气冲天，压声说道：“大胆贼人，竟敢施展这样诡计，究竟那个洞口是什么原因?”宫悼扬扬得意说道：“也许这个石洞年头多了，上面的石头糟配，二人一跑震了下来。”童林闻听，遂说道：“你那就叫放屁，究意是什么道理，要你从速说明。”宫悼高声说道：“告诉你，这就是本寨主出的主意，故意将他关到里面，神人他也无法开这个洞口，本打算我自己把他让进去就完了，没想到有我们本山这个不开眼的丫头，他非要进去不可，你可别看害死你一个人，我们还陪着一个呢。”子玉闻听，又着急又生气，这时老头子可真急了，不等他把话说完，就要过去跟他一死相拼，有童海川在旁边，如何肯叫老人家过去，把手中双铖一分，一直够奔宫悼，陈友梅摆棍相拦，苗爷抡刀过来战宫悼。此时大寨主杜古手中也没有军刃，正好子玉 和子霞，一齐纵将过来，三个人赤手空拳打在 一处。不是这位二寨主宫悼不是童林的敌手吗？他也不是苗爷的敌手，其中只陈友梅跟海川到能够打几

下，老头子子玉跟子霞两个人，双战一个杜古，彼此都是赤手空拳，到是战了个不分胜负高低，从中受罪的主儿仍然是宫悼，小子准知不好，看了个机会，跳出圈外撒腿就跑。苗爷这个地方，可算是有阅历，准知道里面山道不熟，怕的是中了贼人的诡计，故此并不追赶。小子走了，苗爷一摆刀帮助童林双战陈友梅，本来苗爷一个人就能跟陈友梅打平手，现在加上一位镇八方童海川，小子如何能够抵抗的了？七八个照面之后，小子已然就是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正在万分危急之时，宫悼回来了，带领喽兵约有一百多名，各个全都张弓搭箭，可是这个天的时候，已然不早了，老剑客爷恐怕童海川再战，究竟这几个人在人家山里头，还算是人单势孤，莫若还是尽早的出山，有什么事大家商议，慢慢的设法报仇。动着手叫道："海川，苗泽，撤手随我来。"二人也明白老头子这个意思，准知道要被人家弓箭手围上，这个仗实在不好打，这是现在的童林，如果以前他那个脾气，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非打不成，现在可就不然了，凡事全都能够顾全大体，并不刚愎自用了。当时听老人家这么一说，随着把军刃一撤，苗泽，娄瑞也早撤下来，爷四个辨别出进来的道路，往外逃走。宫悼一看众人要走，非常得意，只得吩咐弓箭手随后追赶，放了一阵箭，老爷儿四个空手的不说，拿军刃的一面拨打一面往外走，好在后面追赶之人，只追出了寨门就不追了。

爷儿四个出了天锡山已然是天大亮了，回到天福店，爷儿四个思想天锡山之事，越想心里越难过，秀娘被闸石洞之中，还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消息没有，就让说里面没有害人的消息，一时之间，也想不出相当法子前去搭救。依着苗爷还

是先到公馆去请人，人位一多主意就多了，再说到了里面不但要有人动手，还得有人去救人。童林听了这话不以为然，因为什么呢？他以为冷老剑客已去了，如果公馆里来人，难道说他老人家还不能带来吗？众人说不定到是怎么办好，但是无论怎么办，反正得等明天，因为昨天大家已一夜未能休息，必须先养养神，有什么话回头再说，请人也不能马上就走，探山也得等到晚间才成呢。大家商议好了各自打坐休息，成了名的剑客，休养精神不跟寻常人一样，只要是坐在那里，也就是睡个一时半时的，这个精神就能够恢复原状了。四位休息完了，天也就到了吃早饭的时候，叫店里的伙计，开上饭来，饭用完了，也就是将然巳时已过，大家吃茶接着还是商量天锡山这段事。

大家正然想不出一定的办法来，忽由外面进来一个人，众人一看喜欢的不得了，原来是冷爷到了。苗爷赶紧问老哥哥你是自己来的还是带人来的呢？冷爷摆手说道："你先别忙。"用手一指子霞道："这不是子霞吗？他是多怎来的？苗爷把到北京城送信，如何三人一齐前来，娄师如何被擒，又如何遇见于老剑客，老剑客说因解翻脸，直说到于姑娘被贼人用诡计关在石洞之中。冷爷闻听点了点头，叫道："兄弟，你不提到公馆请人还好，谁知到了那里一看，侠客们只剩了南侠北侠镇东侠，还有二侠客候敬山，除了小弟兄之外，其余的侠剑客全都走了。在于老剑客未走之前，那些个还似乎都不愿走，老人家走后，众人也全都告辞。这一次我到公馆见着钦差年大人，一提这段事，老大人也是急得如同热锅蚂蚁一般，就算是无法可施。如果有海川在这里，凡事还好办点儿，到如今海川到北京探病，这里只有一群徒弟，一千剑侠全都星

散，幸亏还有这几位侠客热心帮忙，不然公馆之中就算无照管，此时天锡山有了事了，你说可叫谁去呢？我明白叫哪位去，哪位都喜欢，皆因全都是海川至交好友，怎奈我公馆之中无人，那可应当怎么办呢？南侠北侠镇东侠，几位老人家本来全都愿意跟着我来，皆因听了钦差这句话，只可也就不用说了，就是说来也是不成吗！后来实在无法，这才让候二侠客带领几个人来。现在他们都在前面用饭，这功夫也全都用完了，我叫他们进来就是了。”海川连忙说道：“老人家你就不用管了，我看看我侯二哥去吧。”童林到了前面一看，吓，好热闹，一轮明月照九洲长手猿侯杰带领着来的，就是虎儿小子，牛儿小子，并胁犀牛吴霸，铁罗汉吴霸，阮和，阮壁，徐源邵甫，侯俊，侯玉，鲍信，闫保，病太岁张方，连侯二侠，一共来了十四名。童林见着二侠客行礼，然后看了看这一群人，叹了一口气暗说这些人，混的混，怔的怔，不混不怔的也没有多大能耐。想罢只可带着众人一同到了后面。于子玉看见这群人喜欢了，童林问老人家：“有什么可喜欢的？”老头子笑嘻嘻的说道：“如果再去天锡山，咱们这些个人位，可就够分配的了，冷老剑客敌住杜古海川敌陈友梅，苗老侠客敌宫悼，侯二侠敌张林，其余的人位一直够奔后面，从中又有力气大的主儿，设法砸石洞洞口，或者能够砸开也未可知。”海川一听，这到也是个办法，这些个人里面别人不知道，童林可明白，可别看长像，讲究出个坏主意，还是人家张方。童林乐嘻嘻说道：“张贤弟向来是足智多谋，可以想个主意怎样救人才好。”张方一听乐了道：“童侠客这你就不用托咐了，我们干什么来的呢？要是别人我还许不上心，头一节被困之人，是童侠客的夫人，又是于老剑客的千金小姐，，我冲那一

方面也得尽心尽力搭救，还有一样，教我干别的可不行，皆因我没看见这个天锡山到是怎么回事，今天晚间前去探山，我就担任这一样吧，准保设法将石洞弄开了。”童林说道：“既然如此，连我的师弟子恒于宝元，以及徒弟们全都归你率领就是了。”张方点头。

一日之间不用说，到了黄昏后，店中一个人也不留，所有的人位全都够奔天锡山。在老人家于廷心想：他等既然把姑娘困在石洞之中，必然将前山派人把守，不让人到里面去救。有谁知到了天锡山一看，往日什么样今天还是什么样，照旧是无人把守，于廷娄瑞专管领导张方等够奔后面石洞，山中无人知晓还算罢了，只要是有人知道了，动手打仗的就是童林，冷连回，侯二侠，苗泽雨四位。不是全都 预备好了吗？没想到一路之上并无人拦阻，大家一直奔了后面山神洞而去。众人来到近前看了看，洞口前放着的那块大石头，前后好像石板模样，就是像屋子大小这么一块山石，洞口本来是凹在里面，被这块大石往下一堵，正好衬平了，这是知道此处是山神洞，如果不知道的主儿谁也不知晓得这是个山洞。众人来到切近四周围留神观看，你说这个事也太巧了，严丝合缝，就如同生成的一样，老老少少大家看完全都是一皱眉，不用说砸这个山洞，就是把石匠找来，用斧子砸，也得砸半年。童林向张方说道：“张少剑客你看看这可有法没有？”张方连连点头道：“法子多了，就是使不得。最省事的法子，就是把石头砸出一个窟窿，约有一尺五六深就成了，把火药放在里面，用火一点叭喳的一声，大概这块石头就全爆开了，可有一节，这爆力是连里带外，里面的人，没有藏身的地点，或者不知道，是非被砸死不可，与其要是炸死那还不如不救了。”童林

一听，这才叫作废话，不成还说他干什么呢？只可接着问道："除此之外还有法子没有？"张方说道："法子多了，就是不大爽块，大概也能够弄的开，就是四外再找成块大石头，叫几个有力气的人，搬起来或者抬起来，有人在旁边看好了石缝，或是平砸，或者斜打，一块一块的也能够将这个大石头砸完了。"童林一听，只要有法子就成，遂说道："好，你既然有这个主意，咱们大家就别怔着了，这不是眼前头这些个人吗，你随便派。"张方点了点头，便先令众人搬石头，大小不等，大概搬来约有几十块。首先派的运石之人，可就是牛儿小子，虎儿小子两个吴霸，张方审查山石的翅棱，指挥牛儿小子等用大石砸。你说他这个主意真不含乎，也搭着这几个小子有力气，石碰石火星儿绷起来多高，也有一下砸下一块来的时候，也有三两下砸下一块来的时候。打下来的石头多了，再叫大家把他全搬运开了，然后接着还砸，砸来砸去，居然把这块大山石，差不多给砸平了，再找翘棱的地方可就没有了。张方也会出主意，他叫两个吴霸抬起一块大石头，牛儿小子，虎儿小子，两个人抬起一块大石头硬砸，四个人搭起来悠开了，然后再用力往石洞口上砸，声音极大，轰轰的不亚如大炮声音一般，就是这个样儿，又一连砸了好几百下。起先石跟石碰到一处，是当当的声音，后来这个声音显着不大甚响了，似乎有点儿砰砰的，张方高声说道："有门儿，这个石洞不开是不开，只要是一开，必然要裂一道大缝，众位老爷儿别在旁边看着了，尽各人的力量，每位搬一块石头，咱们是一人一下的砸，众人一听这个话也有理，为什么大家全都看着呢？砸石头这个事，本来就是个震力，震的功夫大了，只要他一有缝好就算开了。这一来不要紧，各位侠客，全都当

了开山的石匠了，敢情那一位力量都不小。每位拿起来的石头都够数百斤。说不说这二十来位每人一下，连着打了三四回，猛然间砰的一声真就把山石砸裂，张方在旁边叫号，叫众人加劲再砸，数十下之后，把立着的一半石头砸下半截来，方圆约有三尺多一个大窟窿。

张方一看透了，喝令众人打住，先将洞口碎石头全都拾干净，然后叫于老剑客在洞口呼唤。老头子连连叫姑娘，叫了好半天无奈无人答应。众人可就吓坏了，不问可知，当然里面有害人的消息，姑娘跟那位女寨主，两个人完全丧命，不然一天一晚的功夫，这两个人在里头也不至于憋死。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一时情急，非要进洞观看不可，不但于廷醉仙翁拦住不让童林进去，众人也一齐拦阻，齐说道："童侠客你这个意思就算错了，既然知道里面有消息埋伏，请问阁下你懂的消息埋伏吗？如果你要懂得消息那就不用说了，既然你不懂，他们到里面既然丧命，你要是进去不也是白搭吗？童林急道："据你们几位这一说，这个洞就不用进去了，难道说人要是死在里面，莫非说因为消息的关系，就不搬取死尸了吗？"众人说道：这个话不能那么说，进去当然要进去，不过咱们得想个法子，加几分小心能进再进去，不能进可以另想别法，按说咱们大家不怕，所怕就是白死管不了事。"童林是个急性子，遂说道，有什么主意请你们快说就是了。"

大家正在说话之际，一个没留神侯二爷一纵，已顺着洞口跳到了里面，老头子到了里面叫道："海川你先别着急，老哥哥我看看是怎么个意思，回头再说。"大家看到这里才知道，侯童之交非同小可，这个地方就算舍生替死，非真有交情是办不到的。海川一听十分着急，因不知里面是怎么回事，老

哥哥抢着进去了，这还了得吗？正然着急，打算随后进去，就听侯二爷在里面说道："海川，你也别不放心，别看我进来了，也是先打火观看，能够往里去就往里去，不能往里去，我还是照样出去。"童林连忙说道："二哥，千万你老人家别冒险。"侯二侠答应，这才打火燃着了火把，上下照了照，完全是生就的山石，连人工的痕迹都没有，他怎么就会有的了消息呢？老头子随看随走，一直走到了洞里面，看见了神像，并没有什么消息埋伏，可是里面任什么也没有。侯二侠客无法，这才走出洞来，到了洞口跟众人说道："里面任么消息也没有，可以来几位力气大点的，由里面把这块大石头推开，然后大家可就容易进来了。"众人听着，侯二爷所说之话有理，当时便有牛儿小子，虎儿小子，两个吴霸，徐源，邵甫，童海川，老人家于廷，全都由透孔之中进到里面，大家双手扶住堵洞口的大石头，叫着号用力往外一推，耳轮中就听轰的一声，真就把山石推倒半边，这可就省事了，大家打起火来重新检查，仍然是一点毛病没找着。大家一想，不问可知，这一定是山里的群贼，另外有法子将石洞打开，已然将人拿去了。大家一想这个话，一点也不错，不然就是被消息害死，里面也得看的见死尸呀！大家以为这个话很对，这才不由分说，一齐够奔前面，这次前来就是要跟天锡山的各位寨主一死相拼。

将然来到寨门附近，这么个功夫，杜古带人已然出来了，后面跟着的是宫悼，陈友梅，张林。张林这小子脑 袋上用白布缠着，就是被于姑娘用宝剑削的耳伤。头一个就是童林恶狠狠的说道："胆大贼人竟敢将人关在洞内，然后拿获，究竟人现在哪里，如果说了真情实话还算罢 了，不然，尔等休想活过去今宵。"童林把这个话说完了，当时宫悼便接着说道：

“童林你何必跑到这里来卖拍，你等用石砸洞，我早就得着报告了，如果你们未曾将洞口砸开那就不用说了，既然洞口也砸开了，不问可知，当然是军刃你们得去了，人也救了去了。别的话我不问你，我们山上第五位女寨主尚玉芝哪里去了？不怕你们将她害死，大丈夫作事敢作敢当；你们也可以把话说明，我们有能耐给她报仇，没有能耐那就谈不到了，为什么还要倒打一把，问我们把人弄到哪里去了？其实你们前来砸洞口救人，由打你们一来，我们早就知道了，误事可就坏在我们大寨主身上了，依着我本来要拦你们不让你等去砸，大寨主他老人家说，这个石洞砸不开，打算叫你们白费一晚力，第二天天亮看你们一个哈哈笑，谁知道，后来听喽罗兵报告，你们果然砸开了。得了便宜卖乖，把我们五寨主放在何处，趁早实说，如果不肯说出真情实话，尔等就枉有剑侠之称。”小子这一片话，把个童林给说怔了，本来就是紫微微的面孔，到现在一着急面上跟茄子成了一个颜色，连连说道：“胆大贼人胡说八道，分明是你们那个石洞另有一个机关关闭，趁早连人带军刃献出来，万事皆休，不然的话，跟你等誓不两立。”宫悼听着这个话，越听越糊涂，无论如何他不信里面无人。后来两方面把话全都说绝了，彼此都有了点疑心，这里面侯二爷性子更急，叫道：“海川哪，哪有那么许多话跟他说，将他们打倒了，不是自然就有实话了吗？”这一句话不要紧，把牛儿小子的高兴提起来了，将军刃一擎道：“小子们完的了吗？石洞里头，要是不困着我们的人，我们还砸他吗？怎么样，我们砸完了，你们还不愿意。告诉你，你愿意也不成，你还得给我们砸石头的钱呢，不然完不了。”牛儿小子满嘴里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他以为是大家把石头砸完了，人家山里的人

不愿意了，所以他才跟人家要工钱，不然完不了，其实牛儿小子也不知道这些个事，这些个话都是太岁张方告诉他的，故此来到当场他就嚷开了。一面说着话，那个意思就要扑奔大寨主杜古，旁边陈友梅一看，心说："哟喝，这个小子跟我差不多，我得看看他怎么个厉害法。"想到这里，抖丹田呐喊："小辈你是什么人，竟敢这样猖狂？"牛儿小子留神看了看友梅，不由乐了道："小子你好似我的儿子。"你可别以为这句话粗鲁，把陈友梅都给说乐了，自从出世以来，跟人动手，没有听见过这类话，后来想了想，这才变过味来，不由大怒喝道："小子报通你的名姓，不要胡说八道。"牛儿小子才听明白了，问道："你是问我的名字吗？"陈友梅点点头说道："不错，快报通你的名姓，然后棍下受死。"牛儿 小子并不慌忙，慢慢的报通自己的名姓，全说完了，还告诉人家，小名叫牛儿小子，你可别告诉别人。陈友梅听罢 ，心说："这 小子原来是个浑蛋。"叫道："牛儿小子！"于恒一听就炸了，说："小子你怎么知道的呢？"陈友梅并不跟他多谈，只说了一声："别走，接军刃！"唰的一声，抢棍便打。牛儿小子一看，这小子劲头不含乎！"来吧，咱们得卯足了劲儿碰碰。"想到这里，站在那里纹丝不动，看着陈友梅的棍，右手擎棒，左手搭在右手的腕上，棍远不动，堪堪来到切近，牛 儿小子单臂用力，往上一甩，耳轮中就听当的一声，这个时候正在夜静更深，又搭着是山里头，四外的回响接连不断，二军刃相触火星儿绷起来多高，把陈友梅的铁棍震起来约有一尺多高，牛儿小子也往后倒退了两步。并不说话，彼此你看我，我看你，心里都是这么一句话。"好大劲儿！"自从天锡山这一次有事一来，陈友梅屡次动手，不过战的是童苗二位侠客，人家那都是讲

究以武术赢人，并不以力量为胜，故此友梅这个力量，就算没处去发。今天碰上牛儿小子了，这就算是卖金的遇上卖金的了，总可以说是碰上了对头了。牛儿小子今天动手，因忘了没先打人，他已经很后悔，到如今见陈友梅发征，不管三七二十一抡杵便打。陈友梅也不含乎，也是站在那里并不躲闪，可就是蹲裆骑马式，双手横托铁棍，按规矩说，这叫横梁架海定南针子午式，也可以叫双手托天，也是等牛儿小子杵离切近，双手用力往上一托，耳轮又是哨的一声响亮，把小子陈友梅砸的倒退了好几步，喊道："牛儿小子你好大劲儿，牛儿小子一听乐了，叫道："小子劲头还没使完了，你再看这一下的。"宝杵挂风，丹凤朝阳，照定陈友梅的左太阳穴打来，陈友梅小子不敢怠慢，赶紧缩颈藏头，铁棍做怀中抱月的架式，哨，往外一开降魔杵，紧跟着牛儿小子接二连三又是几下，陈友梅这才缓过手来，施展自己的棍招接架相还。这两个人打在一处，太有意思了，军刃时常碰在一处，叮哨山响，一时之间，二人还是谁也赢不了谁。

苗老侠客一看他二人战得平手到是用不着自己帮忙了，手中刀一摆向着杜古说道："世上最不讲义气的就是贼，你既然跟于廷老剑客是八拜之交，他已然那么大年岁，来到你的山寨，也不用说是为你好或为我们好，息事者便是两造的福神，你不但不听，反倒仗着你们前横的能耐，跟老人家当场翻脸。你也可以想一想，世界上交朋友，全都跟你一样，这天底下还能够有人吗？仗着气血之勇，逞一己之能，伦礼钢常，道义交情，一概全都不顾，那还能算的了英雄好汉吗？杜古也是一肚子委屈没处诉冤去，到现在就算是有话难说了，好在自己对于于廷别看当时动手，老头子鞭落埃尘，不用说有

意害他，连一句错话都没说，难道说这还不算顾全交情吗？别看杜古心里这么想着，嘴里可说不了这么圆全，只叫道："苗泽，你既然身为侠客说话不可瞒心味己，我杜古如果不念旧好，要说将于廷置于死地，这个话谈不到，大概出天锡山不能这么容易吧？别的你算没看见，难道说，这个你还不知道吗？苗老侠客听杜古说这话，本来很有道理，不过这个时候，可不能认为他这个话有理，遂说道："这你已经不算够朋友了，再要有别的举动，不用说你敢不敢，未免在你的良心上，你自己觉着也过不去。今天别的话也不用说，你要有能耐来到当场，姓苗的要跟你大战三百合。杜古听苗爷这个话有气，心说：可是你苗泽是成了名的侠客，未免你这个话说的有点儿过狂，可并不是我小看你，你苗泽跟我动手还差点。越想越有气，手擎宝剑纵身跃了出来。在旁边冷爷看见了，高声说道："老朋友，你先别忙，那一次我就跟你定规好了，不料未能如愿，没想到你我还是真正的有缘，今天又遇上了，还是你我盘桓盘桓吧。百折不挠青云叟把话说到这里，一摆手中宝剑来到了近前，杜古心说："好，我这些个年未走江湖，所有你们这些位剑客，我都不曾会过，由打上一次，我就要看看你的武功如何，今天你又到了，很好！想罢遂说道："冷镇，我耳出耳入听人传言说，你是 一位成了名的剑客，本寨主住在深山，轻易会不着高人，你 我盘桓盘桓我也开开眼。"说着宝剑亮了个燕子潮水 的架式，说了一声请，冷爷也说了一这请字，先把身形向下一矮，然后纵身向前一刺，这手剑的名目叫金蛟断路。杜古止步闪身，躲过冷爷的宝剑，连忙摆剑相还，头三两招，到是一来一往，清清楚楚，后来招数加急，两口宝剑上下飞腾，不亚如两道白光相仿。童林看着暗含着

点头道："不枉人家有剑客之称，这个武术果然是非寻常可比。"童林看了看，贼群之中，就剩了一个张林在那里，一时想起要不是他用诡计，我的师兄怎么能够死了呢？天锡山事大小，我先拿你报仇要紧。童林想罢，摆动手中母鸡爪鸳鸯钺，直奔张林而来，张林看见童林到了，只可摆动手中宝剑接架相还。张林这小子他跟海川比，五个算一个也是白搭，他那里是童林的敌手，就在万分危急之时，猛然间宫悼带人到了。

这一次宫悼带的人可非是弓箭手了，小子带的名目叫作弩队，箭头完全是毒药喂的，只要打在身上，见血就死。童林见来的这群人，大概有二十余位，真要是容着小子们将弩放出来，最少也得伤个一位两位的，童林他们大家可不知道，还当作是普通的弓箭手了。就在这般光景，猛然间听见有人念道："南无阿弥陀佛，胆大孽障，竟敢这样放肆？"众人留神观看，念佛的乃是一个僧人，僧人非是别位，正是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旁边跟着两位如花似玉的女子，一位就是于秀娘，那一位正是天锡山五寨主，尚珍尚玉芝。这二位一来，不但童林等都是一征，天锡山各位寨主看着也是莫名其妙，司徒朗业已掉入了深涧之中，那是绝无生理，于秀娘跟尚玉芝，被关在石洞之中，一时之间，怎么出来的呢？莫非会奇门遁甲不成？书中代言：这套剑侠图之中，不但是于秀娘不会奇门遁甲，任凭是谁也没有这个能耐。真要是有了这个能耐会放掌心雷，指上出白光飞剑杀人，那就不叫武侠小说了，说是神怪小说，还差不了许多，剑侠图上哪里会有那个呢。当那时于秀娘跟尚玉芝赛脚程，秀娘跑入了洞中，尚玉芝也随后进去了，俩个人将然到了里面，就听天塌地陷一

声响，洞口关闭了。秀娘为人非常聪明，又是剑客的弟子，那个机警别提多快，当时一听这个响声，就知道有了变故。原本秀娘是右手提剑，她可有他们心思，也不论是宫悼不论是玉芝，只要说是到里面抢军刃，各人的能耐谁也不知道，准说自己赢，那可在那里写着呢？比如说，自己要是输了，那可就讲不起了，只可赶上前去将他一剑杀死，把老爹爹的十三节亮银鞭，以及娄子霞的流采虹抢过来，有什么话回头再说。这是于姑娘的心思，他没算计到洞里出毛病，到如今见这一声响亮，姑娘一伸手就把尚玉芝抓住了，把宝剑一擎，厉声问道："这是什么原因，说了实情实话还算罢了，不然你是想活万难。"尚玉芝也吓坏了，叫道："于少剑客，别着急，我要不把我的心思跟你说明白了，你当然不知道我是如何人也，到现在这个声音是怎么回事，你就不用问了，我跟你老人家已然二命归一，你要是得了生命，我也就算活了，比如说，你要是活不了，我是准死无疑。"接着可就把肺腑话很悲哀的跟姑娘说了一遍。

原来玉芝看见宫悼出主意，要跟姑娘赛脚程，到山神洞里取军刃，这位尚大姑娘一想：平素我这个二叔的行为就是专门讲究诡诈，不问可知，今天这回事他是决以没安好主意。凭他那个能耐也敢跟人家于姑娘赛走，不问可知，当然从中又有奸计打算谋害于姑娘。究竟怎么个害法尚珍她可不知道，不过准知道要有自己陪着于姑娘进去，就让宫悼有心害于姑娘，从中不是还关系自己了吗？无论如何，他看在我死去的爹爹面上，他也不好意思连我一齐害。尚姑娘出这个主意，本来是另有打算，想自己已是二十多岁的人了，又没有爹娘，亦没有弟兄及亲戚等，各位叔父看在死去的爹爹面上，因为我

孤苦零仃无依无靠，叫我充当寨主，坐第五把金交椅，我现在就算是山大王了，我的终身大事，应当依靠何人？就让大寨主为人端正，一时之间，这话可也说不到，就让是有这个意思，这个话又怎么跟我说呢？如果始终在此处当山贼，将来必然落不到好处，我孤身一个女子，各位寨主们又全没有家眷，说话作事有许多的不便，这个话在一年前，四叔张林曾数次调戏，到我那里闲坐夜深不走，难道说，我这么大姑娘，还看不出他那个意思来吗？幸亏老爹爹亲传的炉双枪，不敢说是武术高强，类乎张林等辈，他们不是我的敌手，故此他只可以施展引诱之法，至于别的他可不敢。第一次他坐在我的屋中不走，我是一时机警，知道他心中未怀好意，把闲谈改成了谈武术，连说带比越说越高兴，并且以武盘道，有许多地方他回答不上来，张林这才扫兴而去。隔了约有不足三个月，他又二次到我屋中闲坐，彼时我的脚下穿着一双素软底鞋，他曾指着我的脚说道："尚珍咱们山里又没有什么事，就让是有事，有我们哥儿四个在头里，一时半时也用不着大姑娘出头，何必你整天的穿着软底鞋，再说正是一朵鲜花的年纪，也可以穿些个红的绿的，闲着没事绣上两枝花，穿上不好看吗？又不是像她们生得丑的姑娘，因为是一双莲船太肥太大不配穿有颜色的鞋。"彼时他说这篇话，几乎没把我气哭了，这是叔叔跟侄女应该说的话吗？真有心当时跟他翻脸，先打他个混帐东西，然后将这篇话跟大寨主说明，怎奈这个话由我的嘴里说不出去，就是说出去，岂不是徒丢名誉吗？你说到那个时候，我是死是活？咱们这么说的，外人猜可就不知道猜些个什么了，当然是怎么不好听怎么说。故此我就隐忍下去，当时告诉他，我心里不大舒服，明天再说话吧。他

看见我的颜色凛然如冰，这才站起身来走了。后来又有好几次，我全都没答理他，就是到了现在他仍然是野心不死。这是我有把握，把持得住，倘若是一时心猿意马坠入他的圈套，丢人现眼倒不说，我这一辈子为 人，岂不就到了地狱了吗？破鼓乱人捶墙倒一齐推。我无论跟谁一点乱七八糟没有，那就不用说了，倘若是跟张林发生了暧昧，贪淫好色男子之中十占八九，天锡山这么些个人，闻腥逐臭之辈，岂不就全到了吗？大凡一个女子贞节不失，便什么话也没的说，倘若是一旦之间打破了贞操，那就得有一个算一个。本来实理在 这里摆着呢，有一个汉子也算失节，有十个汉子不也是如此吗？真要是到了那个地步，岂不成了天锡山的玩物了吗？故此我越想越没有出头之日，每天到了晚间睡觉之时，必然磕三个头，求死去的爹爹阴灵保佑，如果可以逃出贼巢，不怕嫁一个贩夫走卒，总算此身有主，富贵乃是天命。

尚珍这样祷告，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了，正巧司徒朗等前来探山，接着这个山可就你来我去不断的有事，依着大寨主杜古，本来不教尚玉芝出头，皆因他是一个大姑娘家，跟人家动手多有不便。尚珍却非要求出头不成，尚珍暗想道：到这山上来的，全都是成了名剑侠，我这一次出头，要学学古来落落大方的女子，我要临阵选夫。话虽然这么说，这也不是容易事，我许看着人家对眼，人家就许疑惑我是个淫奔的女子，何况又是当山大王的，这也不过就是个巧劲，倘若是当场拿住探山之人，我从中搭救他，再把我的真情肺腑话跟她说明了，只要 是遇见有心人，必然能够明了我的处境之苦。故此尚珍非要出头不可，杜古可也就无法拦挡了，没想到尚珍这一出头，正遇上于秀娘单人探山，后来于廷，童林，苗

泽随后赶来大家当场动手，尚珍这个时候还不知秀娘是谁呢。皆因于廷跟娄子霞徒手战大寨主，秀娘被别人替换下来，到这边战大寨主之时，向于廷说道："老爹爹请你老人家闪过一旁。"尚珍这才明白原来这个姑娘，就是于老剑客的女儿。于廷是怎么个人已然听大寨主说过了，今天看他这个女儿，似乎武术还在他父亲以上，既然他的爹爹是剑客，当然给他找一位业师也含乎不了。不用管人家师傅是谁，就凭他的爹爹已然就是剑客之女，当初我可听我的老爹爹说过，大凡人要是到了剑客，平常人不易遇得着，这可到是个机会，虽然 这么想无法下手不也是白费吗？可巧正然动手之间，宫悼出了这么个主意，打算跟秀娘比赛脚程，到山神洞内去取鞭剑，尚珍准知道宫悼诡计多端，绝以不是好主意，当然是设法要害秀娘，自己一想这个机会到了，为什么我不去跟他赛去呢？我情愿陪着秀娘一死，倘若他们念与我父之交，不肯害我，到那时秀娘可也就活了，这样一来我岂不是搭救了他了吗？只要能够得的了性命，我把心思跟她说明，不但我投降，或者拜她为师，我的终身大事全靠这位姑娘，这不是最好的机会吗？

尚珍把主意拿妥，这才跟宫悼抢赛。论武功果然宫悼不敌尚珍，又因为话不能说明白了，宫悼无法，这才 点了头，容着两个人跑到了里面，他暗暗搬动消息，石闸下来堵住了洞口。秀娘听见声音，伸手抓住尚珍，右手擎剑问她这是怎么个意思，尚珍悲悲切切，把自己的苦处以及救秀娘的心思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秀娘一听："哎哟，原来这个女子她是好人。"当时说道："好了，你既然有番苦心，你我就算是互相为命了。"尚珍说道："如果你老人家终身不嫁我情愿意跟你

一辈子，我就算是你的丫环就是了。”于姑娘闻听叭哧一声笑了，叫道：“尚珍，别年我的童贞未失，我已然是有夫之妇了，并且已然作过了新嫁娘，海枯石烂也没有再嫁人的那一说了。”尚珍听了秀娘这个话不明白，于秀娘也并不隐瞒，就把自己的历史，如何跟晚娘练艺，于家庄如何跟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比剑联姻，二人已有夫妇之名，皆因彼此都是练武的，顾念前程并无夫妇之实。尚珍恍然大悟道：“原来你是剑客之女，并且还是剑客门徒，莫怪这个武术这么高呢！你既然跟童侠客是夫妇这就更好了，这么办吧，我就算你们夫妇两个的女儿就是了。”秀娘一听，因为尚珍跟自己岁数差不了往来，赶紧说道：“那如何使得，如果愿意跟我亲近，就算姐妹就是了。”尚珍闻听悲声说道：“你老人家可千万别这么说，论门户或者你还许比我长两辈，论现在的境遇，我是孤苦零仃无依无靠，你要是不收留这个女儿，分明是不肯援手。”秀娘一听这个话也好，除非是不管他，既是管他就不能论姐妹，因为从中有许多不便，这才说 道：“这个话倒好说，至于你的终身大事，交给我就是了，公馆之中的随行委员，全都是我门户中的弟子，将来我看你跟谁有缘，这个事很好办。”尚珍随着就叫了一声：“娘，你这个话既然说到这里，按说孩儿就应当跪倒给你磕头，怎奈现在这个境界，孩儿我可暂且不给你行礼了，单等逃出此洞，我再给义父义母叩头。”这一句话把秀娘的醒儿提起来了，全都说完了，这个洞能够出的去吗？尚珍说道：“大概不能够出去吧，只可等外面来人设法搭救就是 了。”秀娘一听，大概这条命算完了。头一节来人救还不一定得法不得法，再说天锡山各位寨主，他们既然设法子将我们关在这里面，当然他这就算大功告成，有人前来搭

救，他绝以不能不拦阻，里外一耽误就是好几天，还用说别的吗？就是饿也饿死了。我倒不足惜，皆因一时大意，中了贼人的诡计，可惜人家尚玉芝就因为谋一条出路，以至于陪我死在这里。秀娘想到这里，微然心里有点难过，又一想：就是死也不能这样等死，他们既然有法子把洞口关上，或者也有法子开开，焉见得他们不另想害人之法？想到这里，告诉尚玉芝军刃拿好了预备着，防备他等开洞前来拿人。玉芝答应，秀娘由打开洞上，又想起一段事来，自己心说："几乎又失神大意了。"复又向尚珍说道："咱们别只管守着这个洞口，这个洞既然是这么长，里面黑暗无比，倘若是旁处另外有道可通，有人暗含前来暗害，不是甘受其苦吗？你我应当各处都检查检查，实在跟外面全都不通气，再来守着洞口不迟。"尚珍连连说道："究竟还是娘你的见识宽，果然是应当检查，就拿我说，空在这个山里呆了这么些个年，我还不知道这个洞口能关得上呢。"娘儿俩计议完了，取出火种打着了火燃火折，慢慢向各处观看，由上到下，没有一处不看的，怎奈完全是生就的山石，连人工制造的地方都没有。秀娘还是格外仔细，每逢看到小洞子的时候，必须用宝剑秋风落叶扫，挖两下看看。

全都看完了，可就到了头上了，用火折一照原来有一个神橱，可也是石头的，神橱上面摆放着五供蜡阡，后面就是一个神橱，神橱里面供的是山神之像，可是泥塑的。秀娘恐怕有可人之处，有人前来行刺，凡是会动弹的地方，全都拨拨推推看看有什么可疑之处没有，尚珍上到神橱上面去搬神像，没留神一把手扶在神橱上面，吧的一声，这个神橱翻到后面去了。秀娘一看，真可以说是又惊又喜，赶紧来到神橱

上面，以手去推神橱，就觉着有嗖嗖的凉风透入，秀娘可就明白了，跟尚玉芝说道："你看见了没有，这个地方必然跟外面相通，就是不晓得这个地方能够过去人过不去。"尚玉芝也喜欢了，真要是能够过去人，这可真是天赐的道路。秀娘说道："尚珍你先别喜欢，就是过的去人，这个出路也是很危险的了，皆因他们闸上洞口，当然知道有这条出路，咱们往外走，他们要是正往里来，这不是很危险吗？话可虽然这么说，咱们可不能不走走看看。"依着尚玉芝她要叫秀娘在这里等候，他自己先出去探探，如果是通道，回头再回来叫秀娘，一同出去。秀娘一听，这未免太麻烦了，就让是通的，还不知道通到哪里，道路还不知道怎样困难，岂能走出去再走回来呢？如果要是走的话还是一同走。尚珍无法，说："既然要一同走，孩儿就在头里，你跟着我走。"秀娘怕他的武功不济，打算教他在后头，尚珍说道："娘你放心吧，如果说这条道上有人前来，据我想各位寨主绝不能亲自前来，大概还是派头目的时候多，真要是寨主们亲自前来，那也除非是我那二叔宫悼他自己来，如果说碰上他凭我手中的卢双枪，让他两也是白给。叫我说后面也很吃紧，倘若是他们有法子开前面洞口，到里面一看没有人，他们不知道这个道路，那只可就是纳闷了，倘若他们知道呢，必然要顺道追赶，有娘你在后面，凭手中宝剑任凭他是谁来，也可以结果他的性命，你老人家就别争了，这段事女儿绝不听你的话。"说到这里手扒神橱双腿往洞里一沉，也就是仅只一人来深，尚珍往前走了两步，秀娘也随着下来，敢情这个洞跟前面这个洞差不了大小，不知道往前再走怎么样。秀娘晃着了火折细看了看，这个神橱，原来是卡在这里的，遂照样将神扶了起来，仍旧卡上，用宝剑剑督砸

了个结结实实，再有人来用手一扶，那个橱可就掉不下来了。

收拾好了，尚珍在前秀娘在后，顺洞前走，火折子可不敢灭了，不过不用的时候，不 把它晃着就是了。脚底下乱石滚滚，行高就低，非常难走，这还不说，敢情这个洞还不是一般粗细，宽阔的地方跟前面山神祠洞差不多，矮的地方，就得哈着腰儿走，还有时候得蹲着走，到了那个地方，也就是将过去一个人，也有时候得扁着身子挤过，还有的地方也就是这二位能够走的过去，身量粗大的简直的就没有法子挤，脚底下又是坎坷不平，往前行走非常困难。到了这个时候，秀娘到放了心了，准知道这条道路寻常没有人来往，所不放心的可就是不准能出的去，倘若是走完了仍然出不去，照样还得回来，那可真就太麻烦了。看这个意思，绝以不能不通，真要是不通的话，这个空气由打哪里来的呢？果然到了不通的地方，也就是太矮小过不去人，到那时，只可凭着手中宝剑，削开山石也要过去。走的这个功夫很大，娘儿两个全都累了，只可坐下休息休息，喘喘气回头接着再走。共总歇息了有七八歇，约摸这个时候早就到了天明了，皆因洞里没有光线，看不出什么时候来。又走够多时忽然间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亮似的，娘儿俩这个喜欢就别提了，准知道是通到了外面了，立刻精神抖擞，加紧往前走。又走了好半天，果然来到洞口边上，往外看了看并无来往行人，这才娘儿俩一齐到外面，看了看原来是陡壁悬崖，那山坡上面将然能够站的住，要说在那上面行走，错非是成了名的剑侠真是寸步难移。走了好半天，才到了盘山小路，看了看日色，已然交过了未时。娘儿俩这才明白，原来在那洞里走了多半夜，加上多半天，想不到死里逃生，竟会重见天日。

将然想到这里，就听有人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何人大胆竟敢前来偷探龙严？"秀娘顺着声音观看，说话的是一位年迈苍苍的僧人，生就的相貌魁伟，龙睛虎目，狮鼻阔口，面色红润，联鬓络腮的胡须，焦黄铮亮。再细一看，二目如灯，不亚如两道金光相彷，身上穿的倒是平常衣服，蓝布僧衣，蓝布护领，高腰白布袜子，白罗口寸底僧鞋，说话声音洪亮，不亚如巨钟。秀娘一看，就知是世外高人，不敢怠慢，赶紧和颜悦色说道："高僧 贵上下怎么称呼？我等因失迷路途，误行至此，望求高僧 大发慈悲，指条明路才好。"和尚闻听此言，抬头看了看秀娘等说道："你二人问我，俗家姓袁，单字名鹤，字叫大化，有个法号叫一尘僧，还有个外号，人称金腮罗汉。"秀娘不听还则罢了，听 罢老僧 的言语，赶紧拜倒身形，那位说这个和尚是谁呢？何至于教秀娘这样敬重？

书中暗表，这位和尚的身份可算是太高了，也错非是秀娘知道，别人还真没有这个资格。提这位老人家还许不大熟识，要提三阳观的张明志赵明真，以及镇古侠董乾董化一，大概这三个人都很熟吧？这位金腮罗汉，就是张明志赵明真的师兄，可就是董化一的教师，所谓大清国四大名剑，都是这位老人家的弟子。就有人说这个话大概不对吧，既然金腮罗汉，跟张赵二位老道是师兄弟，当然那二位老道是董化一的师叔，为什么他们就会不认得呢？皆因其中有很大的一个原故：当初袁鹤跟张明志赵明真，哥儿三个虽然是同堂学艺，这位袁爷最早，二位老道，较比年头晚一点，后来这哥儿三个的功夫练的全差不多了，老师傅跟他等告辞，说明是到天下云游去了，后来可也不知道究竟到哪里去了。张赵二人功夫之中所学的可就是比袁爷差一步气功，老师傅临走虽然未说

明白了，那一种功夫应当跟大师兄练，不过那个话也混含着说了："如果功夫上有不完全的地方，可以跟袁大化继续练练就是了。"老人家走后，师兄弟三位可是仍然在一处居住，袁爷这个人，对于练功夫非常善于藏艺，所有张赵二人的能耐，袁爷没有不会的，他老人家偏要说对于他们哥俩所练的三环套月，从中招数繁杂，其中有多少节不明白的，告诉二位师弟："闲着的工夫，可以练给我看看吗？"张明志满口答应，叫道："师兄，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教师不在跟前，我们就拿你老人家当师傅看待，所有我们应该练习的功夫，全都应当教你看看练才对呢，你要是有不明白的地方，只要我们二人知道，你问哪里也随便，我们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还得麻烦你老人家教给我们呢。"袁爷说道："师兄弟统共有多少，本来就应当如此，那才算对。"这个话也不过就是一说，容着老人家袁鹤出去了，赵明真跟张明志说道："师哥你怎么对于功夫上一点不知道宝藏呢？"张明志闻听不由得一怔，遂说道："师弟你这个话是由哪里说起呢，我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宝贵功夫了？"赵明真这才说道："咱们大师哥，对于武术成功，最后一步气功，他可是全学会了，老师傅走了这些个日子，他竟一字不提，不问可知当然是拿着这个功夫，当作奇货可居了。这也算是他自己粗心大意，怎么会教功夫的时候，都是一样儿教的，三环套月拆手变招，咱们全都练习熟了，他就会许多地方不明白，他说教你练给他看，你就练给他看吗？"张明志闻听不由得哈哈大笑，叫道："师弟，我那个话不过就是那么一说，因为最后一步气功，他始终没吐口说传给咱们二人，我这心里还很不愿意呢。咱们这么办就成了，如果你我练三环套月之时，必须赶到夜静更深，或到别的地方练去，

他无论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看见。”二人越想这个法子越对，由打商量好了这一天起，果然是练三环套月的时候，袁爷总看不见，偶尔看见他们练功夫总是练些个别的，袁爷看他们所练的功夫，似乎比从前进步了。自从老师傅走后，袁爷看他们二人的功夫还差着点儿，临学大气还远着呢，那个意思是教他们好好的修练，只要是功夫够了份儿，别说教师临走还有话，就是没有话，既然是师兄弟，也不能不传。这可是心里话，并未说出来，张赵二人还以为自己的功夫可以了，大师哥不传大气，当然是藏奸，你会藏奸我们也会藏奸，反正打算在我们身上研究功夫办不到，你不看我们练功夫还罢了，只要是看着我们练，我们绝以不练好了。他们二人是故意不往好上练，把个袁大化还是真给瞒住了，总是看他们二人功夫不成，大功夫难以传给他们，自己心里还着急，别看是师兄弟，都是挺大的年岁，又不好意思甚说，袁爷越不说他二人越以为他是藏奸。

这个话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说不说就是数年的光景。这一天袁爷到外面游玩来的时候稍微晚了，看了看院门已然关闭。袁爷这个人极其仁义不过，自己既然回来晚了，也就不必劳动别人了，故此并 不叫门。微微一抖身形，跃上墙头，打算跳进去。袁爷到了墙头上一看吓了一跳，就见两个师弟，在天井之中各自施展个人的绝艺，正在练得神出鬼入，那个功夫就是跟不上自己，所差也就是一点儿。老人家看到这里，灵机一动，可就明白了，原来他二人跟我藏着心眼呢，有心立刻下去，又怕他二人多疑，只可再纵到外面，敲打门环。张赵二人，一听师哥回来了，脚步提轻了，先把军刃收拾起来，然后故意作出来，睡下重新起来的样子，将大门开放，问了

声："师哥，你 老人家怎么到这时候才回来呢？"袁爷也说了几句谦词话，这才进来。老人家一想，既然师兄弟处到这种地步，再在一处呆着就无味了，有心当时就走，皆因有一步大气的功夫没传，自己以为对不起老师，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真要是他们的功夫不成，那倒不用说了，既然他们能够练到这个地步，我当然得传给他们这步功夫，你说传可应当怎么个传法呢？既然他们练功夫背着我，我要一说他们的功夫差不多了，显而易见是我偷看他们的秘密了。袁爷左思右想，想不出相当的主意来，就为这件事，老人家数日未得安眠，后来想出一个法子，预备好了纸单，每天到夜静更深，提笔就写，写什么呢？就是最后一步大气的功夫。袁爷写的时候，就仿佛自己跟老师学的时候，恐怕遗忘，拿笔记出来的样子。尽一个多月的功夫，详详细细把这篇记录全写完了，然后并不放在自己的屋中，悄悄的放到老师傅房内，用纸包好夹在书内。老人家留了一个心眼。在写那篇功夫之后，末了空白地方书了一道水浪纹，在那水浪纹内隔一个格写上一个字，为的是"师兄弟犯猜忌不得已笔传艺。"这十二个字跳着格可就写开了，这边是兄犯忌得笔艺，那边是师弟猜不已传，然后用剪子在当中通着一剪两开，其形如自己的对契一样，留下的上面写的明白，注意此六字千万莫忘，剪下来的这一半可就带在了腰间。老人家全都安置好了，自己收拾收拾，跟二位师弟把话说明白了，自己要到各处云游。张明志，赵明真，知道袁爷这是奸门，这一走还不一定多怎才能回来呢，这那里是到外面云游，分明是跟我等在一处耳鬓斯磨，怕我们问他功夫，因为有教师傅的话，咱们问到他哪里，他说不上不教给，这一走岂不就心净了吗？二人也未多说，只是淡淡的

说了两句："师哥你愿意出去也可，到了外面，时常给我们二人来信，省得丢失了住址。"袁爷点了点头，这才分手。

袁爷走后，张明志赵明真由打老师屋中得着那一篇大气的功夫，二人几乎乐疯了，彼此猜想：莫非是老师傅，知道咱们师哥这个人靠不住，故意给咱们留下这一篇吗？又细看了看这字的笔迹，乃是师哥写的，又看了看里面的意思，乃是学习这功夫的时候，自己的笔记，非常详细一点不少，两个人看到这里可就明白了：当然是师哥把功夫练完了，老师把这篇笔记要过来了，不然，也不能在这屋里放着，再者说，要不是老师放在这里的，师哥他这一次走，当然就带着走了，他怎能够把这个东西忘了？二人越想越对，看来看去看到了末尾上面写的这几个字，非常叫人不明白，写的是兄犯忌得笔艺，有一道浪形黑道，可是从当中给剪开了，旁边还注着小字："千万别忘。"两个人怎么揣摸也没揣摸出来这个字意思。后来哥儿两个可就按上面所说的意思，用起功夫来了，统共用了二年多的光景，哥儿俩把这个功夫就算练习完成了。究竟这是什么功夫呢？可就是吐纳的口诀。得了这步功夫，用处可太多了，最明显的就是两样，第一能够延年益寿，再加以修练便可以长生不老，第二可就犬守夜鸡司晨的功夫，坐在屋中，只要是把气沉静下去，在自己气力所及，只要是有人一来就可以听得见。其余类乎各种武术，不必练，只那么一想，就算练了，想的次数多就算练的次数多。论到高人动手也是这个意思，只要心想到了，手跟身法步，也能够到的了，所以才算练到了化境。这二位得了功夫之后，可就改变了行装，二人全都改了道服，意思也就是出家的表示，可有一节，心里始终不满意袁爷，皆因他既然不教给咱们弟兄功

夫，这可不能愿咱们，只算没有这个师兄就是了。这就是张明志赵明真，两个人的反对心理，所以收了徒弟，始终不提有这个师大爷。袁爷那一方面，心里头早就明白，准知道这两个师弟，心里不满意自己，故此自己所收的徒弟，也不告诉他们有这么两个师叔，不过就是嘱咐一句："外面有两个人一个叫张明志，一个叫赵明真，如果遇见这两个人，千万不可跟他轻易动手，如果不听我的言语，必然要遭他的毒手。"大清国四大名剑之内，知道有这么两个人，可不知道这两个人的来历。

袁爷在教成四个徒弟之后，他老人家改换僧家服装，各处云游，所有的名山大川全都要看看，所为的就是要找一个地势，自己在那里养静修心。怎奈这个地方太不好找了，不是跟居民相接，就是穷山恶水，十数年的光景，老人家就没找着一个相当的地点。可巧这天走到了此处，老人家一看，这才是天造地设养静之所。仔细看了看上面有一个洞，在洞口上刻着两个大字，是龙岩。又往下看了看，很有几个玲珑的山洞，青苔长了多高，下面就是细水慢流，由打外面来到这里，已然隔着三层山六道岭，地方极其幽雅。老人家又看了看，在正当中有一个小山洞，藏在群山之中，川流环抱。老头子想到近前看看，赶来到洞前，这时天已经晚了，大概已经到点灯以后。老人家到洞前往里一看，见由里面放出两道光华，如同两盏金灯相似，老人家一想：咳，我未免太傻了，既然有这么好的地方，怎会没有人在这里呢？

想到这里将然要走了，这么个工夫，里面那个人把手伸出来了，那个意思打算要揪袁大化，老人家一看："哎哟，这是干什么，打算要跟我比试比试吗？"一面想着把手可也就伸

出去了，里边那人一把手把老人家掳住了，往里就拉，袁大化无法只可也用丹田气叫力，往下一拉他，哧的一声，真就把洞里那个人给拉出来了，并且还倒在了埃尘。老人家撒手往旁边一纵，就见那个人站起身来，连连问道："你是什么人，可是前来访我？如果说是访我，请你把话说明白了，这个地方我甘心愿意让给你。"老人家一听念了一声："弥陀佛，朋友我连认得都不认得，我怎么会来访你呢？我本来是打算找个养静之所，因为走在这里，看见这个地方太好了，故此身临其境到处看看，我看见洞内有人，正打算走了，没想到你把手伸出来了，故此才有对拉之事。"那人说道："实不相瞒，我呆的这个地方，时常有人前来，简直说吧，哪一天也得来个十位八位的，全都是伸手一拉把他拉躺下了，一位拉过我的也没有，可见得高僧 一定是世外高人了，居然把我拉了一个筋斗，未领教老人家贵姓。"老人家报通了名姓，那人听罢跪倒行礼，遂说道："这可真是难得的机会，我情愿将此龙岩胜境让给老人家，可有一节，我可得给你老人家磕头拜你为师，我的历史当然不能不对你老人家细说，此处非谈话所在，请你老人家到洞中一谈。"把老人家让到洞里，老人家看了看，非常宽阔，里面的坐位，全是古树树根做成，几案都是玲珑的山石，那人打开一个石罐取出些水来，然后又取茶叶少许，放在瓦罐之中，另外有铜质的烧水器，取现成的干柴，敲石取火，柴禾点着了，不多时水开了，将茶沏好，这才叫道："老师傅你尝一尝，这就是本地的出产，水是龙岩口的泉水，茶就是九烹九晒的金银花，老人家看他这样至庄相待，并不客气，端起茶来，未曾饮早就闻见一股清香味儿，薰进脑海之中，令人清爽异常，老人家喝了一口，真不亚如琼浆玉液

一般。老人家吃着茶，那人把灯点着，这才慢慢的把他本人的历史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老人家听罢这片言语：不由得念了一声："弥陀佛善哉善哉！"书中暗表：这人复姓赫连单字名方，有个外号人称海衣观潮，他的原籍乃是山东荷泽县的人氏，他的父亲贩卖棉花白布为业，家里总算是饱食暖衣，按等级说，可以说是中等以上的人家。老夫妇跟前，就生了这么一个儿子，自幼就非常聪明，家里请着专馆先生，就为的是教这个孩子读书。别看他的父亲是棉布业，他们从前可并不是作商卖的人，总算是世代书香，皆因遭了一次火灾，所有的家产完全尽绝，穷困相迫，所以才学经营，但是仍不忘先人的事业，还是教孩子攻读，为是长大成人，能够求取功名，将来得个一官半职的，岂不就恢复以先的门楣了吗？可巧这个孩子又极其聪明，在六七岁的时候，就不用说了，总算小孩时代，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思想。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孩儿时常跟他母亲说："我每天夜里总梦见有一个老者前来，告诉我：'你念书干什么？如果说打算做官，我先问问你，打算做清官，还是做赃官呢？做赃官辱没了祖先，如果说做清官，不但是落不出好来，并且还有性命的危险，你不看看现在到了什么年头儿了，说不说就算天下大乱，山河无主，既然是男子汉大丈夫，就应当想个法子济困扶危，那才不愧一世为人。'头几回作这个梦，赫连方也不理会，怎奈天天如是，只要一闭眼这个老头儿就来。"孩儿把这个话跟母亲说了，为娘的疼儿子心胜，恐怕这里面有别的原故，赶紧的把这个话跟他父亲说了，老头子一听，这叫："没有的事，那么点儿孩子又有什么梦？简直他是胡说八道。"又一想："赫连方这个孩子太以的鬼道，不问可知，他 一定是念书念腻了，编出这

篇瞎话来，打算吓唬我们夫妇，我们一顺着他说，这个书就不用念了，当然是这个意思，别的事任什么也没有。”老夫妇二人说完了，还笑了好大功夫。哪知道这个话说完了，他的父亲也照样作这个梦，还不止一次，连着就是好几次，老夫妇二人这才知道有毛病了，并且托梦之人，并非是外人，赫连方并不晓得，老头子可认得，正是孩儿已死的祖父。夫妇二人以为这点事可有些怪了，虽是这么想，究竟作梦可有什么凭据呢？也不过就是半信增疑。这倒是小事，外面的风声可就不好了，谣言四起，这里也要造反，那里也要造反，盗贼一天比一天多，不用说是单行人作买卖，成群结伙都照样被劫。紧接着就是换崇祯皇上，由打登基以来，就没太平一天。老两口子一商量：“可了不的了，咱们这个孩子不用教他念书了，天下这样不太平，就是念出书来也没有地方使去，还不如教他改练武术，如果身上有武术，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儿倒是有用，往大处说可以为国出力，定国安邦，往小处说，可以救人救己。越商量这个主意越对，果然把教书的老秀才辞退了，改请武术教师，重新教孩子练武术。

孩子天生聪明，练武术也跟念书一样，一学就会。后来同村的乡亲知道赫连家请了教师，教一个人也是教，多教几个徒弟，大家作伴练不是更好吗？大家把话说通了，可就又添了四个小孩儿，赵家亲哥俩，赵友明，赵友亮，还有一个张平，那一个姓孟叫孟开东，这四个孩子跟赫连方都差不离大小，天天在一处，到是非常相得。后来全到了十七八岁了，总算都有了知识了，五个人发起拜盟兄弟，赫连方是大爷，二爷友明，四爷友亮，三爷是张平，孟开东顶小。五个结拜之后，就以哥哥兄弟称呼，并且对天明誓，有饭同吃，有马同

骑，无论享福受罪，五个人全都相共。”把兄弟拜完了之后，大家商量：“咱们要打算研求武功，将来练的能打遍天下无敌手，这位老师他可不成，咱们必须想法子托人另请有能耐的老师。”弟兄五个人议决之后，各自跟家长说明，把原来的这个把式匠辞退了，又请来一位老头儿。这个老头儿姓双乃是满洲人，名字叫作双普，因为作了人命案子，才流落到了山东。起先就凭仗打把式卖艺吃饭，后来有人看看他的功夫不错，给他凑了个场子，教了七八年手里有了点儿积蓄，自己置了些个田园房舍，本打算有饭吃就此忍了就完了，没想到又被这小哥五个给请出来了。双爷看了看这五个徒弟还是真爱，哪一个也不舍乎，老头子很把功夫传了不少，转眼之间就是七八年的光景。

别人的父母不提，赫连方的老爹老娘全都去世了，总算孤苦伶仃就剩了赫连方一个人了。这个时候正是流贼四起，遍地是匪，别看这五位的能耐不算什么，已经就有好些个人注意了，这个爷来请那个爷来叫，所有请的叫的主儿，差不多都是流贼们。别看他们是土匪，说话可是冠冕堂皇，差不多都说是：“现在土匪太多了，咱们应当设法子保护自己，不然在这个年头就没有法子活了。”这小哥儿五个彼时那里分的开什么叫正叫邪，一次两次不说，功夫长了可就说活了心了，弟兄五位自入了贼群，每天跟着东跑西颠。

这一天首领发下话来了。有一个青水镇，他们那里也有乡团，现在据密探报告，他们有心要成匪帮，因为咱们的势力大，故此没敢动。现在他们大家立了决心，非 要把咱打散了不可，听说他们现在已然筹备人了，咱们这就算不招他不惹他，无故欺负咱们，这可说不上不算来，只可是先下手的

为强，后下手的遭殃。咱们现在村里也很穷，不用说发饷，连吃的都快断了，今天夜里出发，咱们给他来个措手不及，只要是把他们打败了，所有青水镇的钱财米面，大家随便抢，银钱抢来大家均分，米面咱们大家吃，胜者王侯败者寇，胜败皆在此一举，千万大家万心如一，一齐努力。”大家听罢全都赞成，到了夜里各拿长枪刀斧全奔青水镇而来，齐声呐喊，见人就打，放火焚烧房舍，青水镇知道这是流贼到了，扶老携幼全都四散逃走。大家抢完了这一座镇店，天也不过就是三更，首领又发下话来了：“所有他们的乡团，全都跑到临近村里去了，咱们必用剪草除根一网打尽的法子，给他来一个乘胜追击。”就在这一夜之中一连洗了大小四个村子，赫连方弟兄五人一看，被抢的村中并无人抵抗，怔说有乡团，这个大概有点不对。几位虽然有这个思想，怎奈当首领的说话很圆滑，就提：“是事后调查了，他们那里的乡团，知道咱们这里的声势浩大，准知道不敌，故此闻风逃遁，可是只逃走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可就是他们几个村子里的老百姓。”这个话说完了，对于他们哥儿几个特别的优待。弟兄们一商量，只得往后看吧。后来又办了几回这种事，这弟兄五位可就明白了，准知道这一定是当土匪了，哥儿几个商量着，正打算退出去不干了，这个话尚且没研究好了怎么说，马上就又出了事。也是很大的一个镇店，大家前去打抢，村子抢完了之后，首领却又下命令，把人家那里的少妇长女抢了二十九名，回到原来驻处，赏给这哥儿五个两个姑娘，并说：“人多不够分的，要不然可就一个人一个了，现在给你们这两个，就作为开心解闷就是了。”从中傻小子孟开东，看见两个姑娘生得如花似玉，不由得就乐了，遂向众人说道：“这两个人给咱们大

哥一个二哥一个，给咱们大家当嫂嫂，没事的时候，还可以给咱们做饭吃，衣服破了给咱们缝缝不是很好吗？”众人也全都赞成，赫连方暗含着叹了一口气，自己可就把这个意思说明了，女子不要，哥儿五个一同逃走。谁知赵氏弟兄，贪恋上了女色，当时并未发言，后来被赫连方，用言语挤兑的没有法子了，这才说道：“大哥，你要是走，你就走吧，小弟我们不愿意走了，我想咱们念书也罢，练武也罢，将来不就是为的闯一份家业吗？既然能够得这样两个美女为妻，人一辈子也就是为此，何必还要挑东挑西呢。”赫连方一听，好，原来他等皆是酒色之徒，我可真是多余跟他等结拜一场。自己想到这里，明知道单人不违众意，可就也没敢多说，单等过这一夜，次日天亮自己一走就是了。赵友明看了看赫连方没说出什么来，以为是也跟自己的意思一样了，当时可就问：“大哥，你喜欢哪一个姑娘，今天夜里就叫他陪着你睡。”赫连方摆手说道：“这二位姑娘不是一块儿来的吗？就算你们弟兄二人的吧，以后再有了再给三弟五弟，到最末了我才要呢。”赵氏弟兄谦让了几句，然后又让了让张平，孟开东，大家都以为大爷说的有理，可就把两个姑娘全都给了赵氏兄弟了。就在这天晚上，全营里面鬼哭神号，这些个女子允奸不说，不允的打的骂的，拿刀威吓的，还是真有至死不从的。说不说还是那个年头风气不开，妇女的心眼太死，二十九个妇女之中，只有三个妇人允奸，其余全都在打骂威吓之时。

正在这般光景，猛然一声冲天炮响，接着喊杀连天，这些个流贼，也是因为措手不及，全都四散逃走。赫连方无法，肋下挂着一口短刀也只可随众逃走，黑夜之间借着灯光观看，所来的这些人，正是大明朝的官兵等到了。本来这就是乌合

之众，一旦之间看见官兵，哪里还敢对敌，全都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拼着命的逃走。跑了一夜，天光将然亮，赫连方也不知道是到了什么地方，正然低头往前行走，前面来了一队官兵，不容分说把赫爷就拿了，赫连方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以为既已逃出贼队之外，难道说还算犯法吗？”遂向官兵问道：“我犯了什么罪，为何拿我呢？从中有一位军官向着赫连方骂道：“混蛋，你要没罪还拿你吗？分明你打着流贼的包头，你怎么还敢说没罪呢？”那军官这么一说，赫连方这才明白，原来因为忙着逃走，并没把头上 的包头取下来，完了，这可算是命该如此。官兵把他搭着往前走，约有数里之遥，前面又碰见了大队，敢情这个大队里面，拿住的流贼总有七八十名，当时便把赫连方也放在了一处。在外面住了一宿，第二天把这些人全都解到曹州府，寄押在府牢里面，身上全都带着刑具。起先听狱卒跟牢头说的，公事解上去了，大概寄押的这些个人全都就地正法，赫连方听着这个消息也并不害怕，死就死，活就活，好在家里什么人也都没有，那才叫一心无碍。又过了些个日子，牢头给他们众人道喜，众人以为这一道喜一定要出斩了，不然这喜从何来呢？后来听牢头一说，“并不是出斩，原来现在官兵正在用人之际，有一位元帅提议的，所有拿住的这些人满都不叫杀，明后天派委员前来，到牢狱之中挨个询问：‘如果叫你们得了活命，还当流贼不当？’你们大家当然说不当了，接着还问：‘叫你们当兵去打流贼，你们肯真为国舍命不肯？’如果说愿意，就提出去当官兵去了，请想这不是可喜的事吗？”

赫连方一听这到对自己的脾气了，到不是为得了活命喜欢，皆因亲眼看见这些个流贼太以惨忍无人道了，如果教我

去当兵劫拿流贼，当然我要拼命将他们全都杀死，才解我胸中之恨，可就是不知道牢头的话实在不实在，只可听着就是了。过了两天果然有人前来到狱中询问，众流贼犯没有愿意死的，全都愿意活着，这才把这些个人全都提出来，当面试验，有能耐的当官当头目，平常的当兵。在这百十名流贼之中，赫连方考了个第一，当时就派他当队官，带着这一群人，官衣也换上，可就是跟人家原来的官兵不一样，衣服是一种衣服，就是添四个红蹄，表示明白了，这就是罪人编制的队伍，如果到了战线上，只要往后一退，后面督战的就一刀杀死，如果不退打不过匪人，也就被贼杀了，这叫死人活用的法子，也可以说是武大郎服毒，吃也死不吃也死，反正是想活不易。赫连方心里喜欢的不得了，自己心说："头一次我们投军，本来为的是保护黎民抵抗流匪，有谁知没保护了黎民，反到跟了流匪去害民了，这一次既然当了官兵，我就算死得其所了。心里思想这么个功夫，这个队伍已然就编制完了，大家吃完了一顿饭，跟着就开着走了，走了数日来到徐州府地面，可就跟流匪交了战了。赫连方果然是那个主意，身先士卒在战场上横冲直撞，他所带的罪兵，看他这样神勇，大家也全豁出死命去了，一个人拼命十个人不敌，何况这么些个人拼命，当然流匪抵抗不住，故此逢战皆捷。领兵大将看着赫连方不错，又给他进升了三级，换去了罪兵的衣服。赫连方倒不在乎升官，所为的就是替国家出力，给万民除害。

自从升官之后，带的人也多了，真正是所向无敌手了，把流贼们给吓得真是望闻风而逃，赫连方的名誉，差不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后来遇上大部的流贼，还是战不过赫连方。你说流贼也会出主意，打发人去见主将，明说投降暗含着别有

商量，也不是怎么三说两说，结果这位大将得了三千两黄金，二升珍珠，这个仗可就不打了，流匪穿营而过，大将有令，叫官兵闲道。赫连方为人心直，前去问大将："为什么流匪来了不打呢？"大将乐了道："我正要找你去了，你先别着急，我也知道你为什么来的。"说着先叫赫连方坐下，然后打发当差的出去，不多时取来黄金一盘明珠十颗，叫道："赫连方你把这个带起来吧，以后有了好处，我绝以忘不了你。"赫爷一听怔了，当时请示将军："这是皇上赏给咱们大家的吗？大将说的可也好："你真糊涂，指着皇上，一辈子也赏不了这些个东西。因为什么跟流匪免战呢？这是他等孝敬咱们的，你就带起来吧。"赫连方闻听，呆了好半天，说道："流匪孝敬你们的，我可不敢领，我就为的是问问因为什么放了流贼，并非前来领赏。"把话说完，告辞走了。将军有气，暗说："这东西竟敢不听我的调领，他就不想他从前是个罪人，给我一手提拔起来，到如今竟敢反对本将军。"好，水能浮舟就能沉舟，你不是不要吗，我自然有法子对待你。"当时可就把各将领全都传齐，众人计议，设法去擒赫连方。

大家计议了好半天，众人全都怕赫连方武勇，动手不是他的对手，想了好半天才把主意想妥了。打发人先去见赫连方，就提："将军非常爱惜你这个人，方才不过是试试你的心。金珠到是流贼送来，将军的意思是他送来的金珠一概全要，然后再把部下各将官全都试验试验，如果都没降贼的心，然后大家再一齐跟他开战。方才不是已然试过你了吗？将军非常喜欢，跟大家说了："只要是赫连方不肯降贼，本将军便可高枕无忧了。现在打发我前来告诉你，将军现在就请你前去，大家商量御敌之策。"赫连方一听，这个话还不离，我说他既然

吃着国家的俸禄，便不能这样负心。想罢自己略微收拾收拾，跟随来人就走了。到了将军的大帐之中，差官先进去回话，过了好半天，才点手叫赫连方进见。赫爷迈步往里走，将然一进屋门，没留神脚下一绊，叭咚一声跌了一个筋斗，跟着由打门后头出来几个人，按在那里就捆，捆完了之后，并不领见将军，跟着就放在别的客房去了。这就是他们大家出的主意，皆因怕不是赫爷的敌手，才出了这么个主意。这是将军的意思，赫连方既然不跟他通合一气，就看他成为眼中钉肉中刺，这才设法将他拿获，想仍旧送到府中，专折奏明圣上，就说他暗自通匪，暗中将流贼放过去，所有的罪过，完全放在赫连方的身上就算完 了。不过今天天太晚了，不能启程，单等明天清晨起解。

赫连方被捆客房之中，自己也明白这个意思，可是事到如今就不用说了。旁边有看守他的老军，这个人还不坏，知道赫爷被屈含冤，招待他到是很殷勤。到了夜静的时候，外面已然没有来往行人，老军这才向赫爷说道："这个话可不应该说，我说你这个人可太傻了，不吃私，为国家出力，这到是很好，可是你不应该这么办，赏给你们金子你要收下，不是就没有这事了吗？你要不愿意当这个奸臣，以后你不许不干吗？到现在忠也没尽，钱也没要，反到把条性命搭上了。"赫爷听了他这篇话，叫道："老哥们，人活一世不是早晚都得死吗？反正死了对的起良心就是了。"

话将然说到这里，就听克吧一声，由打后窗户之中进来一个人，手中擎着明晃晃的一口刀，向老军说道："你要声张我就一刀将你杀死。"老军胆子不含乎，遂向那人问道："你是前来救他吗？如果你真能把他救走，我情愿陪上这条性命，

因为我现在还要救他没救了呢。”那人说道：“好，你躺下吧。”老军果然就躺在地上，就见那人，由打腰间取出一个小瓶来，里面有红色药面，取出来一点儿弹在老军鼻子上，然后用力割断赫爷的绑绳，教赫连方爬伏在他的身上，开了房门往外就走。这人步行如飞，转眼之间闯出了营门，大约走了有五六里地，到了一个树林之中，才将赫爷放下，告诉赫 爷：“在这里别动，我去去就来。”说罢，一晃身已然踪影皆无。赫爷看着心里纳闷：“世界上的人那里有这么快的，莫非这是神仙前来救我不成？正然思索，也就是喝三盅热茶的功夫，那人回来了，带着赫爷走。约行百十多里，到了一个村庄上，村中有几间草房，把赫爷领到里面，就见那人在脑袋上一摸，立刻变成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叟。赫爷看着莫明其妙，先磕头谢救命之恩，然后求老人家收为弟子，老头子哈哈大笑，叫道：“赫连方，这不用你要求，我要是无心收你这个徒弟，我就 不把你带到 这里来，你起来吧。”赫爷问：“老人家贵姓，你怎么就知道弟子被困前去搭救呢？”老头子说道：“我姓孙名叫孙准，字龙元，外号人称八龙会海镇华公。当年我常在江湖上闯荡，现在老了已然多少年不出去了，最近因为闹流贼，官兵来清剿，我就前去看热闹去了，如果官兵不胜我便出头。一连数日我看你在前敌非常出力，后来忽然不打了，并且官兵就眼看着让流贼走过去了，我就知道从中必有变故，到营中调查，才知道领兵将军，贪赃通匪，因为你不要赃银竟被拿住，所以我才各处调查，打算先把你救出来，正然没处寻找，可巧有那个老兵说话，看他不错才赏他一点麻药，一则将他制住，二来不伤他的性命，只要有人知晓了，用凉水一喷就可以活了。救出你来之后，我二次回去，已然将奸将杀死，你

可以说明你的历史，怎么当的兵，怎么练的武术。赫爷一字不瞒，就把自己的历史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孙龙元闻听点了点头，这才说道："你跟随我练武愿意不愿意？如果愿意，这可不是一天半天的事，最少也得二十年。"赫爷点头说道："愿意。"就由这里就练功夫。

别听老头子说练二十年，一气就练了三十九年，孙爷告诉赫爷："行了，你这功夫也差不许多了，我还有一手绝艺，我也要传给你，别看绝艺，也就是二年就可以练会，这个地方可练不了，你得跟我走。"赫爷跟着老头来到了洪泽湖，找了个庙住下，敢情是教给赫爷凫水。所以这个老头子叫八龙会海，就皆因他的水功太高了，水内战术也是很好。赫爷每天跟老头子到湖中习练水性，后来能够在水里呆住了，老头子让他在水底下练功夫，然后再在水面上练功夫，直练了二年来的光景，居然练得在水里跟在旱地差不多了，孙龙元看了看行了，这才说道："赫连方功夫不是练成了吗？你知道练了多少年吗？说不说就是四十一年，现在你也六十一岁了。我送给你一个外号叫海底观潮，你可以到社会上阅历阅历，作些个功德事，然后再找静僻之处，以吐呐口诀养生。"赫爷给老师磕头拜别，各处游行，敢情他老人家这个功夫，到外面一施展已经没有敌手。老人家便行侠作义济困扶危，在江湖上漂落二十多年，年头也太平了，已是万民乐业任什么事没有了，老人家也有点觉着不耐烦了，这才各处寻找个好地方，打算自己养静。费了三年的功夫，才找到这个龙岩。后来赫爷前去看望老师，不但是没见着人，连房子都没有了，赫爷就空磕了几个头，然后自回龙岩隐居。所以到这里来的人，哪一个也拉不过他，没想到今天叫袁爷把他给拉倒了。

到了洞中把自己的历史跟袁爷从头至尾一说，袁爷用脑力往前想：不错，我模模糊糊的耳中听说有这么个人，就是没会过。老人家这才说道："赫连老剑客，你这个功夫也就算登峰造极了，因为什么还要拜我为师呢？就让你拜我为师请问跟我学什么？"赫连方说道："按说学不学那到不要紧，皆因我在红尘世上一走，看了看举世之间，竟没有我的敌手，那时候我发了一句狂言，只要遇见胜过我的就拜他为师，数十年的光景，遇上你老人家了，还就是话应前言不打狂语。"袁大化说道："那么我收你作个师弟不就成了吗？"赫连方摆手说道："那可不成，彼时我说的是拜师傅。"袁父无法，只可就收了这么个徒弟，便也在这里忍了。今天正然坐在洞中，猛然间听见龙岩洞上似乎有人行走，袁爷不由得就一怔，暗说："这是什么人来了？"出来观看正是海底观潮赫连方，顺着山崖走来，后面还同着一个人。来到近前老人家问，原来赫爷时常自己在水内游戏，也不分早晚。这一天晚上自己正在涧底闲游，猛然间看见由打山岭上面掉下一个人来，赫爷伸手将这人接住，拖到岸上一问，才知道是九尾宗彝司徒朗。赫爷叫司徒朗跟随自己去见袁爷，司徒朗按着对佛忏悔的意思，把自己的经过完全说了一遍，袁爷点了点头，遂说道："你死里逃生这便是改恶向善的报应，从此你可削发为僧，脱去红尘之苦就是了。"司徒朗也真听话，果然落发改了僧装，本打算跟手就回去，好帮助童林，袁爷听了说道："你不是掉在山涧里几乎死了吗？索兴在这里住些日子，你不是对待朋友那么热心吗？你看看朋友对待你热心不热心，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再说你现在出头，打算到天锡山作一番事业，凭你一个人不也是不成吗？"司徒朗一计算，这位袁爷还是自己

的师老祖，他老人家说出话来当然就错不了，当时只可答应，暂时就住在了龙岩。别看司徒朗这么大年纪，到现在就算当了小沙弥了，每天起来帮助捡柴烧水烧饭。

很过了几天，袁大化在洞 中打坐，又听得龙岩上有人，似乎这个声音，是出在洞中，他老人家以为很奇怪，这才溜达着出来观看，及至一看，见龙岩上来了两个女子，老人家厉声问道："何人大胆竟敢前来偷探龙岩？"于秀娘看了看老和尚像貌不凡，故此说话客客气气，求老人家指示道路，并且问老人家贵上下，老人家报出了真名实姓，这就得说是身分了，错非秀娘是吕老剑客的弟 子，也绝以不认识老人家，要是按着童林的门户论，这可是师太祖，所以秀娘才跪倒磕头。袁爷摆手叫她起来，问："你是何人？"秀娘叫了声师太祖，你老人家当然不认得我。"于是先提自己的父亲，再提自己的老师，又提比剑联姻已嫁童林，又说了说童林的教师，又说了童林的师爷，袁爷这才听明白了，原来这是重徒孙的夫人。又问尚珍是何人，秀娘又把天锡山自从司徒朗丧命以后的事，说了一番，直说到打赌进山神祠，如何被奸计谋害关在里面，尚珍是何如人也接着说明。袁爷听罢念了一声佛，说："尔等好生大胆，这一次虽然不死，也在阴曹走了一遭，以后作事不可这样大意。"秀娘连连答应是，老人家这才领着他们一同来到龙岩，跟司徒朗大家见着面，把以往的情形细说了一番。司徒朗问道：那么说于老剑客的鞭，以及娄子霞的流彩虹，已然取出来了，秀娘闻听这句话吓了一跳，彼时只顾逃命，把这段事倒忘了。在旁边尚玉芝哧一笑，叫道："娘您放心吧，彼时慌慌张张，我没对你老人家说，我肋下所佩之剑，并非是我的，这就是流彩虹，至于老剑客爷的鞭也在我腰中围着

呢。”秀娘闻听非常喜欢，剑鞭取出来放在旁边，尚珍就要给秀娘磕头，秀娘又推脱着说自己年岁太轻，还是司徒朗在旁边说道：“于少剑客，你不可固滞年龄的大小，倘若是执意不允，反倒 辜负了他的盛意。”秀娘闻听这才点头认可，尚珍将然要磕头，秀娘摆手说道：“给我磕头可不必，你先拜见你的师老祖宗。”尚珍向着袁爷口称：“老祖，孩儿给您叩头。”袁爷双手打问讯念了一声佛，然后又拜见师太赫连方，第三拜见师大爷司徒朗，最后才给秀娘磕头。这个时候司徒朗早已把饭预备好了，大家一同用完了饭，袁爷吩咐叫赫连方带道，送他等三个人，赶快够奔天锡山，所有的奸人，可以将他除去，但得有可原谅之处，还是以少杀为宗旨。秀娘等答应，磕头拜别袁爷，大家起身，赫连方送他们过了数道山岭，三个人叩头相谢。

不表赫连方回归龙岩，单说道三位，顺着大道赶奔天锡山，到了山口，天已然交了三鼓，几个人往里紧走，来到山里正赶上众人杀的难解难分。司徒朗因为坠涧之时，已然将双轮丢失，现在手里拿的可是娄子霞的流采虹。司徒朗别人全都不找，单找张林，那也算是仇人相见隔山也战，何况现在对了面，摆手中宝剑，一直扑奔张林，小子一看不好，只可凭手中宝剑接架相还。这个功夫于秀娘摆秋风落叶扫，拦住了宫悼，只两个照面，秀娘巧女级针，一剑将小子人头斩下，毒弩手一阵大乱四散奔逃。小子张林看见宫悼亡命心里一害怕，再说他那个能耐也不是司徒朗的敌手，加着流采虹锋利无比，小子微然一失神，当时可就跟随宫悼一路去了。老头子杀完了张林，再一看于秀娘，已然摆剑战住了大寨主，陈友梅跟于恒两个人始终不分胜败。这个功夫童林可就闲下来

了，司徒朗来到近前叫道："兄弟，这口宝剑是哪位英雄的？我已然借他将仇人诛却，现在该物还原主了。"海川赶紧把娄爷叫过来，给司徒朗引见，然后说明宝剑是娄爷的，司徒朗把剑还匣双手捧过来，连连说道："老僧 这厢谢谢。"娄爷双手接剑挂在腰间，将然要接谈之际，就听战场上噗咚一声，大家一看原来是秀娘动着手加了招金蛟箭，一脚把杜古杜春秋踹倒埃尘，跟着手擎宝剑往下便击，杜古也明白，自己这条命算完了，只可闭目等死。

就在这般光景，醉仙翁于廷高声叫道："秀娘大胆，闪在一旁！"秀娘听老爹爹这句话，唰的身形往后一退，于大爷走上前去，双手将杜古搀起，叫道："兄弟，你可千万别怪，那乃是你的侄女秀娘。"杜古面色微然一红，说了一声惭愧，跟着喝令住手。这边童林也喝住了牛 儿小子。杜古这才说道："大哥，你来的意思，我完全明白了，这并非是人力所为，乃是事由天定，何以司徒老英雄坠涧不死？秀娘关在石洞怎能得出？真正叫我莫明其妙，莫非说有神人辅助不成？"司徒朗把自己经过情形，连秀娘出洞的事，细说了一遍，这时候尚珍走来，叫声："叔父你老人家好狠心，何以有侄女同去，你也照旧将洞关死呢？难道说，你就不看我死去的爹爹的面子吗？"杜古叹了口气道："咳，你哪里知道，这话一句半句也说不明白，就算叔叔我错了，大哥你替小弟我约众位到大厅去谈吧。"于子玉带领众人随着大寨主一同来到大厅。所有的人位，于爷全都给杜古引见了，然后大寨主就把自己的困难自头至尾细说了一遍。

书中代表原来西安侯由藏峰岛逃走之后，因陶源陶洞天，跟二寨主宫悼，他们两个人是至交的好友，同着西安候，还

有许多别的人，可就来到了天锡山，那个意思是打算住在这里，杜古一想："别看我们占山为王，并不作为非犯法之事，这位西安侯虽是当今皇上的十四皇子，他的行为就算是反叛，朝廷业已派人前来剿除，万龙岛如同铁桶一般尚且难守，何况是天锡山？再者说，他这个时候已经成了招灾惹祸的旗子，到在什么地方，后面必然有追赶上来的，我好端端的天锡山，又招着谁了呢？当时杜古可就把这个话，跟宫悼说了，二寨主当时那个意思很是 不愿意，后来杜古把话说绝了："如果兄弟你跟陶源交深，不好推脱，这也不要紧，你暂时就可以留他们住在山寨里面，我有一位老朋友在家里忍了，侄女尚珍已然那么大岁数了，我把他送到老友家中，叫我那个老嫂子照看，给他说个人家。"这个话之外，就说是你们要打算收留西安侯也成，哥哥我躲躲。这是各人的眼光，杜古明白，既然万龙藏峰岛，剑山小蓬莱，尚且被人家攻破，天锡山十个也比不了剑山小蓬莱，五十个也比 不了万能藏峰岛，谈到从中的人物，人家都是些无数成名剑侠，天锡山不就是出来进去这几个人吗？故此杜古用婉言拒绝。宫悼把这个话跟陶源一说，陶洞天一听，人家这是不愿意，这事可不能强人所难。再者说，凭这个天锡山，也不是什么险要所在，就让是在这里也不过是落落脚，人家愿意还可，既然不愿意只可另投他方，于是率领众人走了。按说这件事，不就算完了吗？没想到司徒朗等来探山，比如说来到了天锡山，要是把话说明白了，是来找西安候，那个话可就好说了，皆因他任什么话也没提，到了里面就打起来，可巧又接着失足落涧。童海川二次前来，娄子霞被擒住，依着宫悼就要将娄瑞结果性命，剪草除根，杜古以为这群人前来还不定是怎么个意思，自问没

得罪人的地方，当然外面就没仇人来，个个前来只可拿住捉起来，以观水落石出。宫悼心里还是老有不喜欢，可巧于廷醉仙翁到了，比如说，老头子跟杜古说话，要是背着宫悼等众人，这个话还有个三说三解，老头子当着他等众人，就把给司徒朗报仇之话一说，张林过来请罪，杜古这个话就翻不过嘴来了，如同人得了病，寒勾上火了，总而言之完全是出于阴错阳差。杜古说到这里，只向于爷说道："老哥哥，你来到这里，听我把前后原砂全都说明，咱们不是有个商量了吗？"老头子于廷听到这里哈哈大笑道："兄弟据你这一说，错还是由哥哥我这里来的。那么说我这一次栽筋斗就算自找的了。"杜古说道："咱们是自己弟兄自己爷儿们谈不到栽筋斗。"说到这里了，彼此哈哈大笑。

杜古打发人把宫悼张林掩埋了，天可也就大亮了，众人稍微休息休息，这才用早饭，杜古吩咐预备上等酒席，大家开怀畅饮，在酒席筵前，海川向杜古问道："西安侯虽不在此处落脚，逃到了何方，你老人家准可以知晓吧？"杜古连连说道："这个我到不晓得，就皆因我这里未曾收留，临行时便任什么话也没说，别看我不知道，大概据我脑筋里的思想，足可以猜个七八成。离这天锡山约有五十里，有个地方名叫作朱家堡，为首之人名叫朱平字承业，别号人称双手托日月，他还有个兄弟名叫连环镇北斗铁面僧 朱琛朱承修，另外还有一个老道，在他们那里就算朱家堡的军师，名叫赵福清，别号人称五行奇门道。这朱氏弟兄，乃是大明朝的后裔，大概打算造反恢复明朝的江山，他们怀的意思虽然各有不同，论到造反可全都是一样，大概他们也许凑一起也未可知。"大家听杜古所说之话近乎情理，便商量着无论是与不是，咱们也可

以看看去，司徒朗却说道："是与不是，还不一定，也用不着许多人一同去，我去看看就是了。"苗爷愿意跟着，杜古愿意前去领道。

老三位计议完了，白昼之间无话可说，到了掌灯以后，晚饭吃过了，老三位便各自带好了军刃。杜古不用说当然还是宝剑，苗爷就是一口刀，惟独老头子司徒朗，双轮已然丢失，杀张林的宝剑，乃是跟娄爷借的，现在要是到朱家堡探信，要说不拿军刃，绝以不能前去。后来大寨主杜古，给老头子找了一口戒刀，这才哥儿三个一同前去。如果说没有杜古跟着，这个道可就不好找了，有杜古同行这就不费事了，几十里地，天到定更已然就来到了。可别看杜古知道这个道路，也是头一次到这里来，看了看，敢情人家朱家堡四外全有护庄河，宽下里够三丈多。在老三位心里 想：既然有河必然就有桥，不然里面的人如何出进呢？想罢便顺着河边转，有谁知转了一个圈，哪里也过不去，三位心里纳闷：莫非进堡非得下水不可吗？三人正思索，猛见从西面来了一条黑影，施展夜行术，到了河边并不迟疑，唰啦啦顺着水皮走了过去。苗爷一看悄悄说道："莫非这个人会登萍渡水不成？"杜爷说道："不对，登萍渡水也得把水溅起来，绝以不能轻轻顺着水皮走过去，从中定有别的原故，咱们赶快到近前看看就是了。"三位来到近前仔细检查，原来水皮里面，暗藏铁锁，凡在江河之中，绿林道的人常常安置这种玩艺，名目就叫独龙锁。三位看罢喜欢的不得了，遂各自施展走索的功夫，脚登独龙锁走过护庄河，然后慢慢往各处观看，找着了入庄的道路，这才进了朱家堡。里面住的人家很多，一时半时也找不着朱琛朱平的住宅，打算找他的房子，必须先找高大房屋，凡有高大之处都

看看，就不难找着了。果然探了两处，可就到了朱宅里面。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到厅房院观看，但见大厅之中灯火辉煌，里面人影往来不断，三位隐身在对面房的大脊后，探头细看，见好热闹了，西安侯和陶源谭天等人，全在这里呢。

几位老人家因为这趟算没白来，果然探明西安侯在朱家堡，在这一喜欢之中未免有点儿忘形，老哥三个你看我我看你彼此一笑，就在这一动作之间，已然被里面听见了动声，陶源高声说道："何人大胆，竟敢前来窥探朱家堡？"话说到这里，大庄主朱平徒手，二庄主朱琛手擎九连环，哗啦啦的声响，首先出来，陶源等众人也一同来到外面。头一位司徒朗，摆刀下来动手，朱琛摆九连环拦住，彼此报通了名姓，这两个打上太好看了，司徒朗是新近落发的僧人，手拿一口戒刀，那个朱琛人称铁面僧，生来身躯高大，长就的一张铁锅底的面貌，浓眉阔目，狮鼻海口，二人战在一处，就算两个和尚打架。苗爷看了看这朱琛九连环招数纯熟，力量勇猛，司徒老英雄凭一口短刀，似乎跟他动手不大占上风。老侠客看罢，打算前来替换司徒朗，飘身由房上纵到下面，将然下来面前过来一个人，正是大帅谭天谭桂林，摆手中宝剑拦住了苗泽动手。杜古一看准知道今天这个仗打不胜，头一节众寡不敌，再说人家朱家堡的人位全都是成了名的剑侠，我们这三个人绝以不是人家的敌手，话虽然这么说，自己可不能不下去。因为什么呢？同来三个人，我要不下去动手，他等必然说我不肯热心帮忙，再者说我又是初次跟他等同行，哪怕今天出头就是死了，也不能说上不算来。

杜爷想到这里，也跳到了院中，陶洞天正然观看大家动手，猛然见又跺下一个人来，陶源微然一怔，借灯光观看，这

个人好象是天锡山的大寨主，不过却看不很清楚，只得摆手中宝剑，一纵身来到院子当中，高声问道："来者何人，报通名姓。"杜爷早就看见他是陶源了，这才叫大丈夫正大光明，答言说道："我姓杜名古字春秋，外号人称沧海变桑田。陶源一听道："杜古你这个人太以不知自爱了，前一次我们到你的天锡山，本打算暂住几天，你是执意不肯，那时我就有心亮宝剑和你分个上下，胜的了我万事皆休，不然的话，我要夺你的山寨，从中不过关系着好朋友，难道说你还不明了吗？到如今你反帮助他人找来朱家堡，我可不是小看你，这分明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为什么偏要作这飞蛾投火之举呢？"杜古不等陶源把话说完，当时哈哈大笑道："陶源告诉你，就任你叫的这个外号，什么盖天第一手，这个信要是在当年我得着，早就找你去了。现在我是不好动不好多事，就凭你也敢说盖天第一手，这个话我就看不透，那一天你等到了我的天锡山，我要说把你们完全拿住，送到当官，这个话过一点儿，因为什么呢？我一不当官二不应役，你等任凭是什么人，与我没有关系。按说我不招 待你们那算是我的本分，皆因看在宫悼的面上，把你等接上山去，你不知道说感恩知德的话，反到这样无礼，也不是我跟你说句大话，凭你陶源这个能耐，就敢说夺我的山寨，来来来，今天就是机会，既然你敢出此狂言大话，我到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为。"陶源还是真不知道杜古是怎么个人，不过他用脑力思想，既然跟宫悼聚义，就让他的功夫高也不能高出多少来。故此并不把杜古放在心上，扬扬得意说道："你要不到黄河，当然是不死心，今天我要叫你认识认识 陶源是何如人。"话说到这里，向前一抢，剑尖一直奔杜爷心窝刺来，这手剑的名目，叫

作白蛇吐信。杜古并不慌忙，闪身躲剑，凭自己的宝剑接架相还，头十来个照面不理会，往后一看，陶源便不由得吓了一跳，自己心说：可不得了了，我真没看起 这个杜古，看人家这个剑术，并不在我陶源以下，趁早别存轻敌之念，就是兢兢业业也未必是谁输谁赢。陶源想到这里不敢大意，杜古也知道陶源这个功夫不含乎，自己可也不敢大意，这二位两口宝剑就算是战了个不分高低上下。就在这般光景，猛听得苗爷那刀吧的一声响，原来谭天动着手，看了看苗泽功夫不错，就让自己能赢的了，一时半时也办不到。院子之中有的时翻板埋伏，谭桂林可就把个主意想好了，动着手一点儿一点儿的移动，移来移去就移到了东墙下，又故意用招相引，苗爷这个地方就算是大意了，没注意谭天躲动的原因，猛然间就觉得脚下一软，吧的一声把老头子坠将下去。司徒朗未免吓了一跳，就在这一失神之际，手中刀撤的稍微慢一点儿，被朱琛九连环，哨啷一声打落埃尘。这个地方可也有就是司徒朗，并不怔神，刀出了手随着往旁边一跳，才算是逃出了性命的危险。杜古还怎么能够打，只可虚晃宝剑，跳出了圈外，跟老英雄司徒朗一同逃走，陶源等随后追赶。杜古来到外面绕着厅房走，看不见后面追赶的人，这才找着独龙锁，走过了护庄河，到了天光大亮二位才回到了天锡山。

众人一看就吓了一跳，遂问道："苗老侠客哪里去了？"杜爷说道："众位先别着急，我把经过诸事从头至尾报告大家。"众人全都侧耳细听，杜古遂就把如何走独龙锁过护庄河，到了里面，怎样看见西安侯，就在这个时候，被人家看出马脚，如何动手，一直说到苗爷落翻板二人逃回。杜春秋把话说完，在旁边的冷老剑客，早就气得残眉直竖，马上就要到朱家堡，

给苗爷报仇。童林一听也急了，遂说道："老人家你别着急，就是你不去我们也要去。"于秀娘接着说道："无论你们多怎走，我跟你们同行就是了。"除了这三位之外，还有要去的，正在大家计议怎样前去报仇，忽然间喽兵进来回说："外面有人自称姓金名元要求见童侠客。"童林一听原来是老洒海到了，他老人家怎会知道我在这里？想着赶紧亲自迎接，到寨门外一看，果然是他老人家。童林抢步行礼，然后问道："老人家你这是由打哪里来？"老洒海叫道："海川，你别问了，有话咱们里面说去吧。"童林头前带路，老人家后面跟随，一直来到大厅里面，大家全都见过了礼，不认识的引见了，老人家坐定了之后，跟童林说出一篇言语，把所有的众人全都吓得二目离神，究竟老洒海说的什么呢？

书中代言，自从三月三亮镖之后，老头子不分南七北六到处云游一番，可并非是无事闲游，皆因老人家知道自己年纪到了，身上所有的功夫，不敢说是无敌手，大概武术的精华，总算是得着了，倘若一时无常来到，这一身功夫岂不全都带在了土中？老人家不肯让他埋没，打算物色一个徒弟，把全身的功夫全都给他。有谁知老头子转了这么大一个圈儿，连一个合适的人也没遇上。老头子叹了一口气，暗说道："这才叫徒劳往返。"想到这里，可就把铁三爷想起来了，心说："莫若把我身上的能耐，全都给了他就完了。"老头子打算可是这么打算，至于铁三爷练的了练不了，那还在两可之间呢。老人家是 一阵高兴，顺着北京大道往回走，这一天到了北京城，到了镖局子之中，见着丁瑞龙，头一句先问铁三爷到哪里去了。丁瑞龙答道："铁三爷回原籍办理家事，但不知老人家找他有什么事？"老人家一听这真是八下里不凑巧，只可说

道："我不过就是问问，也没有什么事。"老人家在镖局子里面住了两天，每天到清真寺看看，这一天一阵高兴，想起童海川来了，暗说：人家对于我不错，现在他不在贝勒府中，我可以到那里看看去，头一节也对得起海川，再者说对于贝勒那方面也显着不错，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呆着也是呆着。老人家想到这里，手里拿着自己铁条，溜溜达达够奔安定门面来。进了富贵巷，到了贝勒府门首，把老头子可给吓坏了，在府门旁边，画着一个滴溜圆的白圈，别人不知道，老洒海还不懂这个吗？看了看这个白圈的高矮意思，绝以不是小孩子陶气画着玩的，当然是江湖绿林道的贼人，踩完了道留下的暗记。老洒海心说怎么这么巧呢？我不来也没有事，我将说到这里来看看来，门前就有了暗记。老人家一面想，到了门前，高声叫道："回事回事！"一连说了好几声，才由里面出来一个人，留神看了看喊回事的这个人，那才叫衣不惊众貌不压人。这位门上的差人，以为这个老头儿，一定是由乡间来的，还不一定找府里的那行工人呢。本来门上人向来有这个毛病，看见来人气派大的，必须表示出来恭敬和蔼，如果遇见乡间打扮的到这里来找人，立刻就现出傲慢神色，慢答不理这是常态。门上听差看见金元，他哪里能够认得。

看够多时这才说道："老头儿你找谁？"老洒海那是有经历的剑客，难道说还看不出来这小子这个意思吗？老头儿也会装，诚心做出老赶的样子，遂说道："我跟你打听一个人，有个贝勒爷是在这里住吗？"差人闻听紧皱双眉，说道："不错，这就是，你找谁吧？"老头子道："我就是找这个贝勒爷。"差人一听："哟，看你这个德行，你还是要找贝勒爷。"想到这里撇了撇嘴冷笑道："哈哈老头儿，你跟贝勒爷认识不认识

呢?”金元这个地方也损，你就痛快把来历说明白了不就完了吗？他偏不这么说，哼哼好半天，这才说道：“认得认得，我跟贝勒爷见过一回面。”差人一听玄虚，遂说道：“你找贝勒有什么事呢?”金元道：“也没有什么事，就是给爷请请安，说说闲话。”差人暗说：“凭你这个样儿，还要跟贝勒爷说说闲话？因贝勒爷好武术，到这里来的三六九等的人全有，可有一样儿，别看人家那些位剑侠，身上不穿鲜美的衣服，人家都是雄纠纠气昂昂，带着一份英雄气像，你还不用虎我，看你这个样儿绝不像练武术的。又一想：我也别看不起他，既然没问他是谁也许跟童林是朋友，我也别甚得罪他。这才问道：“贵姓啊?”金元道：“姓金叫金元那。”差人听了听仍然不知道 老人家是谁，只可说道：“你候着吧。”老头子叹了一口气，暗说衣帽不惊人办事真难哪。

老头子正然感叹，就听里面有人说话：“老人家在哪里?”洒海一看见贝勒爷出来了，赶紧走上去请安。贝勒爷因为自己最敬重的就是成了名的剑侠，老洒海乃是回教之中最高的人物，并且又知道，洒海跟马四爷是师兄弟，这全都是世外的高人，别看我是国家的贝勒，究其实也是个无能废，要不是因为海川，类乎这种高人，我请都请不来，也别管有事，也别管无事，我得把他接到里面谈谈。再说海川为报师兄之仇，已然够奔天锡山去了，现在又正在用人之际，我也可以当面要求，求他老人家帮忙，这个事不就好办了吗？故此贝勒爷便赶紧亲自迎接，一看老洒海请安，赶紧躬身相还，并且连连说：“不敢当，老剑客里面请吧。”方才跟洒海说话的差人，一看贝勒爷对于老头儿的意思，并且口称剑客，自己早就吓得连礼都不懂得了，赶紧走上前来，狗颠屁股锤儿，往里让

老人家。老洒海也并不答理他，只是向贝勒爷说道："这些个日子，也没给你老人家请安，你一向可好？"贝勒爷连连答道："托老剑客的福，里面请吧！"洒海说道："别忙，我有句话跟爷请示，这府门上这个白圈，是爷吩咐叫他们画的，还是谁在这里画着玩的呢？"贝勒爷知道老人家身分高，是位剑客，决以不说废话，既问从中必然有事。贝勒爷一面问着什么白圈，已然迈步来到了台阶下面，回头往门口两边观看，果然看见一个白圈，约比大个的老钱还大点儿。贝勒一看一怔，不知道是什么人画的。洒海说道："是谁画的现在倒不必管他，要紧爷你得问问，这个圈是今天才有的，还是昨天就有呢？"贝勒爷不敢怠慢，赶紧把何吉何春叫过来，叫他们赶紧查问这个圈是从多怎有的，二位管事的把门上的差人叫过来一问，大家都说昨天没有，是今天才有的。贝勒爷向洒海问："这个圈儿有什么关系？"老头子乐嘻嘻的道："当然有关系，不然我也不问，这不是这么些个人全在这里了吗，你们有知道这个圈的意思的没有？"贝勒爷接着问："你们谁知道，这个白圈究竟是什么意思？"问这个也不知道，问那个也不知道，后来有一个扫院子的山东人，走过来给贝勒爷请了个安，说："跟爷回，这个圈的意思我知道，就是不敢说。"贝勒听了倒没注意，老洒海金元一听暗说："有的，你还别不信大堆里有能人，看这人这个样儿粗粗笨笨，也许有江湖绿林的知识。"老人家这才说道。"不要紧，只要你知道，你只管说绝不怪罪你。"贝勒爷一听，我府里的人真不含乎，居然还有知道这个圈的，自己也接着说道："说，不要紧，只要说对了，本爵有赏。山东儿这才接着说道："我知道这个圈儿，不管是什么人画的，一定是跟贝勒爷有仇。"老洒海一听有门儿，这个话还

是差不多，就听山东接着说道："他画这个圈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个大屁股眼。"贝勒爷闻听面色往下一沉，喝道："可恶，滚开！"山东儿撅着嘴说："我说我不说吧，非叫说不可，说出来又不好了。"老洒海答言说道："海川不在家我量这一群人之中，也没有知道的，这个话这里也不能说，回头到里面谈去吧。"

贝勒爷赶紧往里让，老洒海将然迈过门坎，复又止住了脚步，叫道："爷，我这次到你府上来，可算是头一趟，对于你府上的规矩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要是知道的话可早也就预备了，敢情到府上来给爷你请安，还得递一个门包，才给到里面通禀呢。"贝勒爷一听就怔了，赶紧说道："老人家这个话没有，头一节我这也不是衙门口，又不是钦差公馆，那里有要门包的道理，莫非说老剑客到这里来，有人啰索不成吗？"金元道："不错，按说我可不应当说，不过我打听打听，要是有这个规矩，那就不用说了，如果说没有这个规矩，省得叫他们把贝勒爷你的意思给埋了，你老人家对于剑侠都是恩施格外，他们要是一要门包，这里头岂不是耽误事吗？方才我来的时候，他们跟我要了十两银子去。"差人们一听，就连大管事的二管事的，何吉何春众人等，全都吓了一跳，心说："这个乱子可惹大了，这是谁这么不开眼呢？"当时贝勒爷闻听不由得有气，回头叫何吉何春，："赶快查查，什么人勒索老剑客爷的银子了，查明了一定重办。"方才门上的那个人听了，赶紧走过来给爷请安，向上回道："老剑客爷，来是我回的，跟爷回奴才不敢索要银两。"贝勒爷闻听气更大了，喝道："胡说，老剑客还能说瞎话吗？赶紧把银子拿出来，赶快给我走。"洒海旁边讲情道："爷千万别赶他，银子退回来

就是了，你要是一赶他，岂不叫他恨我吗？”贝勒爷无法，这才说道：“不是看在洒海爷的面上，定然将你赶出，赶快把银子拿出来谢谢老剑客。”这个差人一听：好你个老头子这瞪才叫眼叫讹人，这还不说，腰里只有三五两碎银子，一时之间上哪里拿去，只好回到下房，跟大家借吧。好容易凑够了，十两银子拿一张纸包着，来到门道交给洒海，老头子接过来看了看，说：“不错正是我那十两银子。”那个差人一听心说：十两玩完了。老洒海手里拿着银子，向贝勒爷说道：“这不是银子拿回来了吗？我出手的钱可就不能要了，我这不过是改正改正 他们的习气，爷，请你把这几两银子赏给他吧。”贝勒爷这个人本来就很大方，听老洒海这么 说，只可答应，说：“老剑客赏给你了拿了去吧，以后可不许你再有这种举动。”差人闻听赶紧将银子接到手中，向着贝勒爷老海洒全都请安谢过了，老头这才往里走。

谦谦让让到了外书房里，贝勒爷余气未消，说：“我平常没考查他们，这个何吉何春太不管事了，这东西们竟敢索要门包，这要不设法重办将来这还了得，老剑客爷回头你用钱我给取几百银子带着吧。”洒海闻听一笑道：“爷你不用生气，方才那银子也不是我的。”贝勒爷一听怔了，心说：“这是怎么一句话？将然要问，洒海接着就把自己是故意惩戒他的意思说了一遍，贝勒爷这才明白，原来是这个差人对于老头子礼貌不周。贝勒爷暗笑：这个老头子真正是一点儿亏也不吃。当时把何吉何春叫进来，说：“你们两个人到外面告诉众人，无论是谁来到这里，不许你们小看人，如果再有这种事情，马上就赶出去。”何吉何春答应一声是，一面到外面传话，一面预备茶水。贝勒爷问老人家：“这是从哪里来？”老洒海把来

意说明，又说："因知童林不在家，我既然来到了北京城，当然要到府上来，头--节给你请安，再者也看看有么事没有。"贝勒爷连忙说道："有劳老剑客这样挂念本爵感激之至。"洒海又说道："我怕有事还真有事，不然我还忘了呢，方才叫爷你看的白圈那就是有了事啦！"贝勒爷赶紧问："老剑客，但不知道这个白圈有什么关系？"洒海这才说道："凡江湖绿林道的规矩，每曾作案以先，必须前去踩道，道踩完了，可就用这个白圈为记，到了夜晚之间，前来不是偷盗便是行刺，今天夜里必然有人前来，贝勒爷一听不由得吓了一跳："哎呀，原来有这样事，这幸亏是你老人家前来，不然的话这还了得？既然老剑客知道有贼人前来，可以通知九门提督，派些官兵来，夜间好帮助拿贼。"洒海摆手说道："这到不必，贼人前来可能够来多少人，既然我在这里料也无妨，还有一样，贼人不来那就不用说了，只要他来了，我还让他走的了吗？不过咱们得预备预备才成呢。"贝勒爷听罢当面要求："既然如此老人家你就多受累吧，怎么个预备法，都用什么东西，请你吩咐，我教他们备办就是了。"洒海说道："别的都没有什么，要紧就是保护爷你，比如你跟我在一个屋里，当然不要紧了，或者有海川在家里，也就不要紧了。皆因就是我一个人，能够保护你，不能出去拿贼，顾的了出去拿贼，不顾的保护你，贼人来的少还不要紧，倘若是贼人来的多，有人跟我在外面动手，另外有贼人到屋中不利爷你，那还了得？"贝勒爷听见洒海应允帮忙，不觉把胆子壮起来了，遂说道："老剑客这一层你到不用挂念，要说贼人太高的主儿我可敌不了，要是平平常常的贼人，我还可以帮着你老人家拿贼呢。我现在跟从前已然大不相同了，何况贼人来了有老剑客抵住，就

是有贼人前来不利于我，我也可以亮剑跟他动手。”洒海一听贝勒爷长了能耐了，这才说道：“好好，爷莫非你已经练了功夫不成吗？”贝勒爷高高兴兴的就把所得九位侠客的能为，全都跟老洒海说了一遍。老人家一听暗说：“这哪里行的了，武术练的是一种火候，速成不行，别看你把九位侠客的绝招学会了，那不过是套子，论到实用，那可得讲究火候，你哪里成得了？洒海想到这里，这个话可不能这么说，只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俗语说的可好，三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到了夜晚之间，贼人们还不一定来多少，倘若出个错儿那还了得，还是你老人家派相当的人妥慎保护才是。”老人家这一说不要紧，贝勒爷有一点害怕还不说，把何吉何春早就吓坏了。贝勒爷无法只得在护院之中挑了八名大个，放在屋中以备缓急。老头子点了点头，接着说道：“今晚到了掌灯时务必全都把饭吃完了，用什么东西全都放在屋中，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无论男女全都不准出入，就怕的是贼人混迹，难以捉拿。晚饭要早吃，别的院子，不等到定更，全都要把院门屋门关好了，咱们这个院子里也应该是如此，可有一节，每一个院子之中腾出几间房来，把长工月工家人等，是年轻力壮的，好眼好耳朵的人都挑上，每一个院子里，要派七八个十来个全可，可不是用他们拿刀动杖，帮助拿贼，不过是叫他们报警就是了，房门关闭坚固，油灯燃着，用瓦盆扣起来，屋子里头一点灯光不要，用香火把窗棂纸烧出梅花孔来，众人爬在窗户近前往外观看，手里头预备好了响器，最好就是打更用的小锣，如果锣不够用的，类乎铜盆铜茶盘子等等全都可以应用，这个响器就算是警锣，哪个院子里看见了贼人，哪个院子里就敲，不许乱打，就为的是好知道，什么地方有

了贼人了。贝勒爷就按着老人家所说之事赶紧叫何吉何春出去预备。这个话一说不要紧，合府上下人等全都惊了，说是到掌灯以后各院里关门，还不到掌灯，已经全预备好了。到了掌灯的时候，哪里还有人敢出来。

各院子里预备不必细表，单说贝勒爷的外书房，选来八名护院的大个儿，全都埋伏在暗间里。老洒海看了看，这八个人，一个赛似一个的高，都是膀大腰圆，脯子肉翻着翅子肉横着，粗胳膊大二胖子，八个人对面一坐自己跟自己就运上气了，你看着我瞪眼，我看着你歪脖子，看那个横劲儿，真不知道吃几碗干饭。何吉何春早早伺候贝勒爷老洒海吃完了饭，家俱拿出去，何吉拿来一根门栓，何春搬进一个炭火炉来，贝勒爷一看："这是干什么？"何春说明意思，怕的是夜间你用茶，不能出去拿去，回头没有热茶怎么办呢？"贝勒爷道："书房里搁 一个炭火炉这够多么难看，赶紧搬出去。"何春无法，只得把茶沏好了，炉子不要，全都收拾完了，跟着就关门。隔扇门关好了，用门栓顶上，栓上头放上一个铜茶盘，还撂上一个沙吊子，另外搬来两把椅子一张杌凳子，全都放在门口上。贝勒爷问："老剑客，咱们这屋子这个灯不用扣起来吗？"洒海说道："咱们这屋里当然要灯光，这就为的是引贼前来，然后好伸手捉拿。有一句话爷可要记住了，如果贼人来到，我将灯光扑灭，爷你千万别动手。"贝勒爷点头，叫人把自己的宝剑取来，背在右手，老洒海在一张杌登上盘膝打坐，这么样就算预备好了，净等拿贼。这么大一个贝勒府，前 前后后半点声息都没有，那才叫鸦雀无声。全都好就是预备的太早了，由打这个时候起，拿更次计算时候，由预备好了起，到定更就有两个多更次了。请想贼人作案，哪里

能够定更就来呢？差不多的全都在二更多天三更来天，等的时候可就太大了。

忽然间贝勒爷回头说道："倒茶！"何吉把茶斟过一杯来，贝勒爷试了一试凉了，又接着说道："换换！"何吉把凉茶倒了，重新换了一杯，这才叫虚应故事，将然倒的就是壶里的茶，既然凉了，再换不还是凉的吗？贝勒爷一喝，说了声："可恶，换热茶！"何吉何春站在旁边答应是，嘴里答应，可是站在那里不动，贝勒爷又说了一回："换茶！"何吉何春仍是答应是，照样站在那里不动弹。贝勒爷看着有气，说道："可恶，为什么只答应不动地方？"何吉忙道："跟爷回，茶全都凉了，再换还是这个样儿。"贝勒爷问道："怎么，为什么不到厨房里去取热的呢？"何吉一听心说："我的爷，你说的可到容易，不用说我没有那么大胆子去取，就是敢出去，各处的门全都关上了，也没法去拿。"当时委委屈屈把这话说明，贝勒爷一想对呀，不是预备拿贼吗？这才向何吉何春说道："这个贼人今天晚响不来，不用说明天还得照样预备，既然晚间出入不便，还是预备个火炉子好。"何春心说：不是你立逼着让我搬出去的吗？贝勒无法，没有水喝只可忍着点性儿就是了。等来等去好容易等到天发亮，贝勒爷一阵阵身上起鸡皮疙瘩，因为这个时候可是差不多了，按规矩说已到了闹贼的时候了。贝勒爷偷眼看了看何吉何春，就见他们二人一个劲儿直打冷战，就仿佛像寒冷似的，贝勒爷哼了一声，暗说："没用的东西也值得这样害怕，别说还有清真教的洒海老剑客在这里，就是本爵仗剑在此量也无妨。"正然说话之时，老洒海微听外面有嗖嗖两道声音，知道这是有人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衣裳襟带风的声音，老剑客低言说道："来了！"老头

子这一句话不要紧，老头子觉着是知会他们大家，那知道贝勒爷跟何吉何春听见这句话，全都把毛发竖了好几竖。跟着老头子站起身来，噗一口把灯吹灭了，屋子里一黑暗不要紧，里里外外这些个人可就全都吓坏了。金老剑客够奔屋门，将然往前一迈步，就碰到椅子上了，老人家把两张椅子一张凳子全都搬开了，伸手一拉门栓，只听吧嚓当啷啷一声响亮，把众人吓得胆破魂飞，欲知来者为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三回

老洒海较艺胜白眉　胤贝勒午夜失人头

话说老洒海向前一拉门闩，那知门闩上有一个沙吊子，落在地下“吧嚓”一响，紧跟着铜茶盘也当啷啷下来了。老剑客自己也怔了，心说：“有我在这里，竟弄这么些个响声，真是笑话！”老人家把门开了，来到院子里面，一伸手由打腰中把铁条撤出来了。老头子早就看见房上站着两个人，于是点手说道：“好小子，下来吧！”随着老人家这句话，“唰”下来一个人，手中擎着明晃晃的刀，到了院中并不答话，举刀向老人家就剁。还有一个也随着下来了，捧刀在老头子后面便扎。这个地方也实在危险。常言说的好：三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两个贼人一下来向老头子一递军刃，这件事就算紧张了。敢情是忙者不会，会者不忙，就见老洒海跨步往旁边一闪身，手中的铁条顺着小子刀底下，扑奔小子胸上一点。这时候，后面那个已然把刀扎空子。老头子一转身，那个铁条又顺后面这人的刀上头，“砰”的一声点了一下。你说这两个人也真听说，每人点了一下，各自擎刀站在那里纹丝不动。这个时候，贝勒爷也擎着宝剑来到了外面，连声说道：“好大胆的贼人！千万别叫他们跑了，要不按国法重惩还了得！这岂不是反了吗？”洒海见贝勒爷出来了，自己就吓了一跳，心说：“好莽撞的贝勒！我怎么嘱咐你老人家的？你在屋中不动，还恐怕贼人知道你的所在；怎么你老人家倒自己走出来呢？谁知道贼人统共来了多少，一两个有我在这里固然

不要紧，倘若贼人来的多，我可是顾的了动手、顾不的保护你，从中出点舛错无人负责。这个话还不说，有我在这里岂不跟着栽斤头吗？所幸贼人还就是来了两个。”老头子一面想着，遂说道：“取灯光来，我要看看这两个贼是谁！”何吉、何春把摺子灯拿过来，看了看认得：正是西胜镖局的镖主，一个是鲍古鲍天机，一个是鲍国鲍殿元。

这两个小子的杀机是起在剑山蓬莱岛失败之后。皆因他们的西胜镖局，本来没有独自经营的能力，所仰仗的就是剑山蓬莱岛的势力。只要是西胜镖局的镖，到了陕西四川一带，有一个狗跟着就可以走。到现在可就不然了，剑山蓬莱冰消瓦解，他们西路的买卖就算没有了。也别说人家不照顾他，就是有人照顾，他们也不敢应。“这个毛病可就全都出于童林身上，没有童林辅助年羹尧，怎么就会剿平了剑山蓬莱岛？谈到童林所仰仗的势力，可就是胤祯贝勒。比如说，要是把胤祯杀死，童林可是他府里的教习，必保卫不周之罪押在牢狱之中。恢复我的买卖到是小事，英王待我们这份意思总算是天高地厚，我们将胤祯杀死，也可以替他老人家报仇雪恨。”弟兄二人计议好了，“反正童林没在家，打算杀他还不是易如反掌吗？”天明踩道，夜晚前来行刺。这也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偏巧来了这么个老洒海，动手不及一合，把两个小子全都拿住。两个人也不知道是被谁拿住的，及至拿了灯龙来一看，两个人只好认晦气就是了：“原是老洒海！别说是我们两个人，就是四个人也是白搭。”

老剑客看完了，教人出来把他二人捆上。贝勒爷看着纳闷，向着老剑客问道：“这两个贼人他们不能动了吗？”老头子笑哈哈的说道：“爷，他们要是能动弹，不早就跑了吗？”你

可别看捆人，何吉何春还办不了，只可叫屋里那八个护院的去吧。何吉往里走，闻见一股臭味，自己没敢言语，仍然往里间走。那知道将然来到里间门首，这个臭味真可以把人薰死。何吉一时真蒙住了，以为是他们八个人因为半夜没说话，把气憋下去放的屁呢，只可堵着鼻子说道："你们哥儿几个来吧！贼已然被老剑客拿住了，叫你们带绳捆人去了。"八个人似乎答应出来，似乎没答应出来，一个个全都哈巴着腿往外走。何吉看着新鲜，遂说道："你们几位到是快着点儿，这是怎么了？"八个人全都说道："腿麻了。"敢情他们站起来一走，可了不的了，这个气味更大啦。贝勒爷站在郎子底下，闻见这股气味，赶紧叫道："何吉、何春，这是什么气味？"洒海那是久经世故的人，连连向贝勒爷说道："爷，你不用问了，我知道，他们几个人全都拉在裤里头了。我看他们那个横样儿，也不过就是吓得尿了裤子，还不至于拉，没想到我的眼不成还是没看对。"贝勒爷闻听，又好笑又可气，喝道："教他们滚到后面去，真正是可恶！赶紧把屋子收拾收拾！"那八个人红着脸走了。何吉把绳子找来，老头子亲自动手，将两个刺客，全都捆起来了。何吉、何春用顶好的檀香，多多的燃着，又把窗门完全打开，屋子里气味才全都没了。这个天可也就亮了，贝勒爷将两名刺客提上来，略微问了问行刺的原因，拿了张名帖打发人送交宛平县。刺客这一方面就算交代清楚，从此按下不表。

单说贝勒爷，自己坐定了一想："海川在年羹尧那里，剿平了剑山蓬莱岛，以及万龙藏峰岛，当然得罪的仇人不在少数。如果海川在家里那就不用说了，无论什么事，自有他一面承当；他现在不在家，这些个仇人，直接着恨他间接着可

就是恨我。西胜镖局这两个刺客，这不就是明理吗？真要是有海川在家，他们还许不敢来；他不在家，这些个人来了还是真没有办法。这是可巧有老洒海前来，看出来贼人的破绽，比如说要是没有洒海，这个事还不一定闹多么大呢。可有一节，洒海不能常常的住在我这里，比如以后再出事，又应当怎么办呢？到不如我也别在家里呆着，用言语探探老洒海的口气，看看他老人家还有什么事，探明白了回头再说。”

贝勒爷主意已定，这才向老洒海问：“老人家，你这一次到北京来，不知道还有别的事没有？”洒海本来是个爽直人，向来说话不知思索，听贝勒爷问便实话实说：“并没 有别的事。”贝勒爷一听喜欢的不得了，连连说道：“这就好极了！既然老人家无有别的事，本爵我有事相求，大概老人家不能不管吧？”洒海把这个意思想错了，他老人家算计着：贝勒爷相求也没有多少事，不是学几手功夫，就是要求我在这里多住几天，以防奸人有余党前来。想到这里，遂接着说道：“爷，有事只管吩咐。金元闲着也是闲着，只要有用着我的地方，全都能行。”贝勒爷一听此话，喜欢的不得了，暗说：“凭你这么大的剑客，绝不能说出话来不算，你这一答应就算成了！”想罢，这才接着说道：“这段事还是非你不成，为是童海川前去天锡山，给师兄九尾宗彝司徒朗报仇雪恨。这个天锡山，是怎么个气派，我可不知道。既然苗老侠客跟司 徒老英雄，还有一位姓冷的老剑客，这三位前去尚且失败回来，可见得这个天锡山的势力不小了。海川还有一个娄子霞，以及苗老侠客，他们三个人一同前去，我想总是人单势孤。海川的脾气又急躁，他的武术如果降得住贼人还好，倘若是降不住，当然于他就要有危险了。我这个意思，打算教老人家助一臂之

力。如果你要是肯为出力，答应到天锡山去，请你就当时把话说明，本爵由这段事上还有请求你的地方。”洒海一听：“嗳！这算是把事找上了。”又一想：童林不含乎，自己多少还有一点儿对不住他，真若前去看看到也不算什么。至于贝勒爷所说由打这段事上还有要求，老人家早就猜着了，当然是给童林或带东西带言语。想罢说道：“爷，你既然说到这里，就是不托咐，我也当前去看看。但不知你老人家还有什么事？请你明言。”贝勒爷一听，自己这个圈套，这就算卖出去了，这才笑嘻嘻的说道：“倒是也没有别的事，就是你老人家前去，本爵头一节很记挂着童林。再者说，这些个日子把我闷的非常难过，我打算借着老人家你的威风，跟你一同够奔天锡山。”老洒海一听，暗暗叫苦，“原来他老人家是这么个戏法！”自己有心说，恐怕行在路上不方便，但是又觉着前后的言语不相符。又一想，这也没有多大关系，到了天锡山只要见着童林，就算完了。老人家不过就说了说：“长途跋涉的辛苦，爷你恐怕受不惯吧？”贝勒爷连连说道：“不要紧，前一次不是跟海川走过一趟了吗？那个时候我是半点功夫都没有，倒是走在路上有点儿麻烦，现在可跟从前不一样了，道路上不用惦念，多大的辛苦我也受的了。”洒海无法，只可点头。当时贝勒爷就命何吉、何春：“到肃亲王府去送信，就提本爵我病了，求老王爷分神替我告病假。并且说明，现在请来气功治病的先生，非得静室休养不可，无论什么人也不让见。”何吉拿着爷的名帖前去办理。贝勒爷又把何春叫过来，叫他把府中上下各事全都安置安置，然后就交给他们二人管理：“诸事要多多留心，我可要跟洒海出门了。并且要严守秘密，无论是何人前来，就提大夫说的只要劳心见人，就有性命之忧，不

论是谁全都不见。”诸事全都安置妥了，这才预备衣服包裹，以及盘费等项。

简断捷说，诸事齐毕。到了次日天明，贝勒爷改扮行装，跟着老人家私自出都。及至一出了北京城，已然就看见各处的庄田，以及乡村的森林野草，贝勒爷喜欢的了不得，看见树林也要看看，看见山水也想看看，看见农民们在田园之中作工，站在那里看起来就不打算走。老人家一看这还行，照着这样走路，三天也走不出一天道路来。这要是走到山西，岂不就麻烦了吗？咱们要是这么慢到了那里，岂不就都晚了吗？”贝勒爷闻听，问道：“老剑客，你怎么还说走的慢呢？莫非走在中途施展陆地飞行不成？”洒海乐了，道：“施展陆地飞行到是不用，你走的也不算慢，就是你贪看野景把功夫全都耽误了。”贝勒爷想了想：不错，果然路途上，因为看野景耽误功夫不少。这才说道：“还是我不禁不由耽误的。明天咱们走在路上，我要看见什么，老人家在旁边催促着点儿就好了。”老人家点头答应。果然，再行路的时候，老人家一个劲儿在旁边催。怎奈贝勒爷，他不管你催不催，仍是口讲手比：“老人家，你看，这才叫作是天造地设的佳境！从中不过少一道桥，再有一道桥，再衬上一座假山，真不亚如别有一洞天的风景！”洒海催道：“走吧，爷，这天又不早了，再延迟延迟又到了下店的时候了。”费了半天劲，这才把贝勒爷催走了。洒海心中后悔，我这不是倒霉吗？好模好样把他带出来干什么？还担着多大的处分。打牙往肚子里咽后悔也来不及了，只可耐性着往前行走。

到了正定府地面，沿路一个大村镇，地名叫青杨镇。这个镇店每逢三六九日，是集的日期，他们来到的这一天正是

集期，大街两旁边作买的作卖的，什么叉耙扫帚五谷杂粮，应有尽有，热闹非常。别看贝勒爷这么大份儿，没赶过集，看见这份热闹，遂向老人家说道："今天这里大概有庙场吧？不然，为什么这样热闹 呢？"老头子要乐都没好意思乐，便慢慢的把意思说明白了。贝勒爷连连 点头道："不错！我听人说过，乡间不像城市，讲究的就是赶集上庙。老人家，今天你可不能催我，无论如何我也得逛 逛这个集。"老洒海无法，只得欢欢喜喜的说道："既然如此，你就逛吧。"

其实，这个集上也没有什么好看的，不过贝勒爷没看见过就以为新鲜的不得了，由东往西走，到了卖什么的前面也得看看。一直走到了西街口，看见了一大群人围了个风雨不透。贝勒爷还没说话，老洒海先说了："你看看那边是干什么的。"因为什么反到引头说呢？老剑客也明白：就是我不说他老人家不是也得看看吗？到不如痛痛快快的咱们就看完了。贝勒爷跟老人家一齐往前走，到了近前，许多人围着哪里能够挤得进去，只可说了几声："众位借光！我们是远路来的，在此路过，让我们看看。"你说这个乡间人到是很懂面子，听说是远道来的人，从中就有人说了："乡亲们闪闪。咱 们是守家在地天天看，人家是过路的外乡人，轻易来不到咱们这里。咱们退一步，让人家看看。"说着话，大家闪出一条道来。

贝勒爷跟老洒海到里面一看，原来是练把式的把式场：四周围放着板凳，一概都是宽面黑漆；正当中放着一 张八仙桌子，围子上用黑白两色绣着字，写的"艺精于勤"，字的下面，绣的是狮虎猴等兽，那个意思就是表示，练的如同这些猛兽那么厉害；在桌子上面正当中放着一个大盘子。里面放着点心，另外有茶壶茶碗，看那个样无一不精致；紧挨桌子就是

龙头凤尾兵器架子，上面摆列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各种兵刃全都是铮光刷亮；在桌子两旁边放着两条板凳，一边坐着俩个人，全都是紧身靠背兜裆浑裤，脚底下也有穿靸鞋的，也有穿螳螂肚的靴子的，个个都是年轻力壮，不问可知，那都是练把式的老师傅了。

正赶上老头子带着贝勒爷挤到里面，就见由打上垂首站起一个人来。这个人长的贲楼头，短眉毛，圆脸，爬搭鼻子大嘴岔，身量不算甚高。也就在五尺上下，迈步走到场子正当中，微须双手一抱拳，跟 着说道："乡里乡亲们，既然来到这里了，也别分这个时候早晚了。早练也是练，晚练也是练，练的不高兴了就收，别让大家尽自等着。咱们这个玩艺，虽然说三六九集镇的 日期天天常摆着，你说也怪，天天还是这么些个人。这个话可不是我自满，到这里来看 功夫，并非是为的我们不要钱，有钱没钱都可以看，真正为的省钱，便未必有这么 些个人了。这个原因可就在乎功夫上的好坏。这话也不是我自满，除了祖门，就是我们这一份儿能够教你看的见真功夫。我们为的是练习功夫，在哪里都是一样练。再一说，这可就是乡里乡亲的福气。比如说离着咱们这个青杨镇太远的，当然就不能常常到这里赶集来了，偶尔来一趟，那就算有一趟的福气；就是远道过路之人，赶到 这里，那也非同小可。不然的话也许来早了，我们还没出来，也许来晚了，我们已然收了。真能不早不晚走到这里，正赶上我们下场子练，你说这不是福气吗？也总算 是开了开眼。说了半天还没把在这里练功夫的原因说出来，文武两道讲究就是'以文会友''以武会友'，我们到这里来，点心茶水完全是自备，众位在这里看一 天，一文钱我们也不要，这个原因可就是'以

武会友'。头一节，多大的苦功夫下上、净在家里练没人知道，故此到这里来叫大家认识认识；再者，我们的能耐叫人家 看看，有练过的主儿也可以在这里露露，彼此作为游戏；再者说，要是有愿意跟我们弟兄接着过手的主儿也可以把话说明白了，无防下来比试比试。诸君把话听明 白了，我把我们的名字跟大家说一说，我本人姓朱双名德清，有个外号人称'九尾豹，'；这是我的二师弟别号人称 '伏虎将'，甘成；这一位是我的三师弟 '小公瑾'，计良；这一位是我的四师弟'闪电神'，高大升。我们的老师傅，先不用提，你就先看看我们这几个人吧。"说完了话，回头说道："师弟们，你们谁先露点功夫?""闪电神"高大升站起身形，叫道："师哥，先看我的。"朱德清说了一声："好!，看兄弟你的。"说完了话，小子回归原座。高大升是细高挑儿，晃晃荡荡约有不足六尺的身材，小脑壳细眉细眼，小鹰鼻子薄片子嘴，说话是尖嗓门儿，微然抱了抱拳，说道："众位！要说功夫好是我几个师哥们，我不过就是描描大道。别看我在我们这门户里数末了，除了我们这里之外，就是看我这样的功夫，你都没处看去。我先练练，回头众位再看我师哥的。"话说到这里，身形往下一矮，亮出一个式架来，接着一招一式可就练下去了。

贝勒爷在先前喜欢的不得了，因为什么呢？听他们说话这么大，不问可知，当然得有 点儿真正的能耐了。后来一看，这个武术不过练的平平常常，并看不出好来。自己又一想：也许是我的功夫有限看不出好歹，这个话也有的，莫若问问老洒海，看他老 人家说什么。想罢，遂问道："老人家，你看他们练的工夫怎么样?"老人家"叭哧"一笑，然后这才说道："这不过是你愿意看，比如要是我自己我早就走了。这个 功

夫，除了是没有胳膊腿练不了。”

老二 位说话，你到是小着点儿声音啊，一个没留神言语太高了，这个话被练把式的主儿听见了，当时把武架收住，高声说道：“我们练的这是功夫，可并非是打把式卖艺的，有人看着不合适，只管下到场子里头来练。可是，别凭嘴说，如果说光说不练你可留神我打你的嘴。”高大升这一句话不要紧，后面坐着的那三个人全站起来了，遂问道：“有人说闲话吗？叫他进来，打算说了不算可不成！”这个时候，所有看热闹的人，嘴里虽然不说话，大家全都观看贝勒爷跟洒海。

贝勒爷一看：“这个话说完了，绝不能善罢甘休。如果说我不敢进去，就是想着逃走大概也办不到。旁边不是还有一位老剑客了吗?难道说你们这群人,还能高的过去剑客不成!”贝勒爷越想越对，一声不言话，迈步就往场子里头走。老洒海一看贝勒爷要踢人家的 场子，心说：“这还了得！别看他们几个人没能耐，后头准得还有有能耐的，他也碍不着咱们的事，这不是无故惹祸吗?”老头子想到这里，打算拉住贝勒爷。老人家是这么个心思：“实在不可解我下去，你别动。我跟他们随随便便就打了；您乃是千金贵体，打了他们不要紧，倘若你有点失闪还了得?”虽然这么想，一把没抓住。“那便无法，只可看着吧。等到贝勒爷不成的时候，我再出头也不晚。”

想着，就见贝勒爷到了场子里面，抱拳说道：“这位老师辛苦。”然后又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道：“话是我说的，你不说叫我进来吗？我这不是来了吗?”高大升一看，贝勒爷这份仪表到是不含乎，肋下还挂着宝剑。小子打量完了，这才说道：“看着我们练的不好，当然你练的好了。到这个时候咱们可不讲练，打胜了才叫好把式呢。来吧，你就进招吧!”贝勒

爷常常看童林跟人家动手，双手往下一按，就往那里一站。今天贝勒爷也照样往那里一站，遂说道："嗳！你就进招吧。我要是先进招，我那就算欺负你。你先进招也不过就是打三五个照面，要是我先进招，你连两个照面也走不了。"高大升听着这个话有气，遂说道："是这个话，别走你就接拳。"小子说到这里，晃身往前一抢步，左手虚晃，右手照定爷的面门便打。贝勒爷别看天天那样用功夫，不过就是自己练习，究竟他老人家还没身临其境动过手。今天一看人家的招到了，不由得心里发慌，左右手一齐往上来，碰上了高大升的手，贝勒爷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往下就掳。小子骇怕不知道这是什么招数，赶紧往回撤手。贝勒爷就借着这个机会往前一进步，双手够奔小子头部便砸。这小子还真可以，这个招数还真够快，赶紧 向旁边一跨步，闪身躲招。贝勒爷一看人家走了，准知道这一手打不着，必然还要变手。老人家一着急，反掌往外就打。小子还是真没留神这一手，"吧"的一声正打在了小子右眼上面。小子"哟"了一声，双手一捂眼。贝勒爷这一打不要紧，把老洒 海差点没乐出来，心说："我的爷，你使的这都是什么拳脚，简直的这就叫瞎抓乱扑，活该这小子倒霉，竟被这个瞎扑拉，给扑拉住了。"

就见这个小子往旁边一退，旁边紧跟着又站起来一个人，正是"伏虎将"，甘成，说道："好！我的师弟 因为一时粗心大意，被你打中了一拳，来来来，我要当场跟你比试。"贝勒爷笑嘻嘻说道："行行行，类乎你们这个武术，我全都能够包了儿。来来，你就进招吧。"这个小子也不多说，双臂一伸先给贝勒爷来了个通天双撞锤。贝勒爷因为赢了一阵心里非常高兴，看见这个小子手到了，又想起童林有这么一手：用手

一掩，右手顺着左胳膊底下一穿，连拉带搂，然后再用右胳膊一扒他的臂膀。贝勒今天就用上这一手了，果不然用手一搂就搂上了。本来还应当往回一带，贝勒爷到是往回带了，怎奈没带动人家。甘成一叫劲，贝勒爷的手扒不住又抬了手了，甘成这个小子莫明其妙，暗说："他分明是把我的手搂住了，并不发招又松开了。莫非这是警告于我，诚心让 招不成？直要是那样，不是我的师弟输了吗？我也赢不了。"这个动手就怕犹豫，这小子想到这里心中后悔，暗暗想道："真要是人家让招，我再往前一进手，那就准没有好了。你说由打这里就不打了，这个话又有点说不出。"小子稍微这么一 迟疑，贝勒爷可就看出便宜来了，随着把右手一伸照定小子面门打来。这个小子也是活该倒霉，不进招你就应当往后退，你站在那里，那不是诚心找打吗？看见贝勒爷的招到了，小子往后一仰脸，"吧"的一声正打在小子的鼻梁子上。甘成跟高大升不枉是一个师傅传授的，也是"哎哟"一声双手捂脸退 到了旁 边。老洒海这个乐可就别提了，心说："这都是哪里来的事！就有贝勒爷这个大把抓的武术，就有这个倒霉人，他就那么等着挨打，这可真是个笑话。别看我这么大 岁数身为剑客，我还真是没开过这个眼，想不到今天遇上这个乐儿。"

老剑客正然看着乐，就见后面又站起一个人来，连连说道："二位师弟，平常叫你们练功夫总是贪懒，今天不过是遇上这么个平常人都打不了。你闪在旁边，如果我要是赢不了，我就不叫'九尾豹'朱德清！"说完了便要赶过来亲自动手。就在这般光景：又过 来一位叫道："师哥，用不着你亲自动手，就是小弟我就能赢他！"朱德清一看，正是"小公瑾"计良。德清也知道计良的功夫比他们两个人高，这才说道："好，师

弟出来多多留神！”计良这才来到当场，向着贝勒爷抱了抱拳道：“方才我的两个师弟全是疏神大意，你没看见吗？统共没打了几个照面，全都是一个回合就输了。我计良可不敢说比他们二位高准能够赢的了你，不过我能沉住气了。论功夫全都一样，要说高，我们四个人之中除非是我大师哥，他老人家比我们全高。也别说谁准输谁准赢，咱们这就叫‘以武会友’。我陪着你走两趟吧。”

贝勒爷现在是打得高兴了，也并没看出人家这个计良高来。还是老洒海那是久经世故的人，一看这个计良，五尺多高的身量，白净面皮，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看那个样儿，就有精神，再说听这个小子说话，气息平稳，不问可知，自然就比那两个人高了。“看着吧，大概贝勒爷要不行。”这是老剑客的思想。那知人家贝勒爷心里满没有看起那个人，遂说道：“计良，依我你们谁有能耐，就叫谁过来吧！这也不是我说一句大话，像你们这个功夫跟我动手，最多也不过就是三两个照面准输。如果你要没有特别的能耐，趁早你就不用动手了。”计良说的也好：“能耐到是没有，凭这么一说可不成，一拳打我一个斤斗，一脚踢我一个仰身，不但是我认输，并且还佩服你的武术高强。如果说不比比，就凭拿嘴一说，这个话可办不到！”老洒海听贝勒爷跟人家所说的言语，很替贝勒爷害怕，暗说：“我的爷，你老人家是武术高强吗？”正然想着，就听贝勒爷说道：“既然你愿意比试，来来，咱们就比试比试吧。”计良先说了一个“请”字，然后抢身进招，左手一晃，右手拳照贝勒爷胸前打来。贝勒爷还打算用刚才那一手，掳人家的胳膊。怎奈这人手太快，看见贝勒爷一伸手，那个手早就撤回了，双手进招，闹的贝勒爷两支手非常忙，顾

着这里看着那里。还算不含乎，常跟童林在一处盘桓，对于封闭射闪，还能够明白，不然的话，三五招就得输。

话虽然这么说，这也不得了。贝勒爷心里着急，心说："老洒海，你这可不对，无论如何也不能看我的哈哈笑。凭你剑客身分，对于动手谁行谁不行，你还看不出来吗？看我不成，你还不赶紧出头，你是打算看个乐儿是怎么着？"贝勒爷这么想也有个道理，可是老洒海这也算是好意：皆因看贝勒爷这个人爱好武术，总算已进了门径，但是从中的厉害他还不知道。既然不是计良的敌手，看他老人家的步法尚且不错，凭计良这个能耐，十招八招也赢不了。老洒海是故意叫他老人家着急，为是以后好叫他知道厉害。

后来一看，贝勒爷手忙脚乱实在不成了，老头子这才一纵身到了里面，高声说道："他们这不是一共四个人吗？咱们分分，一家打俩就得了。你不是打了俩了吗？该着我了！"贝勒一听老剑客到了，立刻就沉住气了，身形向旁边一跳，遂说道："老人家，我本打要用引诱之招败中取胜，堪堪我这就要发招赢他，你老人既到了，让给你就让给你吧！"老洒海一听："有的，可别看动手没有多大能耐，言语说的不含乎。"老洒海想罢点头道："我要不是看你要赢，我还不快着出来呢，一个人包了儿办不了。"回头又跟计良说道："来吧，该咱们两个人的了，你可让着我点儿，我可上了岁数了。"计良看了看这个老头子，可算衣不惊众貌不压人，就凭这个穿着打扮也不是什么高人。那一个年幼的不成，这个老头子来了，莫非说他还有什么出色的本领不成吗？看罢，这才说道："老朋友，这可是当场比手，虽然说徒手不拿军刀，输赢也要带伤。年轻力大，跌个斤头摔个仰子，还不算什么，人要是上了年

纪，老骨头老肉，还不用说拳脚踢到身上，摔一下子就不得了，你可自己酌量着。如果算计着不成的话，我也不要你的好看，简直的你还回去，还叫年幼的师傅来吧。”老头子笑嘻嘻的说话：“我告诉你，我老了，叫你让着点儿，这个话你全都没听明白？我是怕你们大家伙儿全 都上来，我一生气，把你们打死，这不就麻烦了吗？要是一个个的来，我慢慢的敲打你们两下，还不至于出人命。”计良一听，老头子说话敢情更狂，这才说道：“好吧，既然如此，咱们就不用往下多说了，老朋友你赏个架吧。”老洒海一笑道：“赏给你个架也不难，你就上眼看看。”老头子左手在前，右手在后，左腿踩右腿蹬往那里一站，叫道：“计良，你认得这个架式吗？这叫‘跨虎’哇。这里面的歌诀就是跨虎登山不用忙，斜身绕步呈刚强，有人前来跟我打，通天炮发必遭殃。”计良看着要乐没好意思乐出来，心说：“就凭你会这个跨虎 ，也要前来踢场子？”

这个 地方，还真算计良的见识小。这位老头子跟谁动手也是这个跨虎。按跨虎是大红拳里的架式，人要到了剑客身份，当然应当有特别的武术，怎么还会使这个俗而又俗的，人人皆会的大红拳呢？这句话猛然间一听，似乎很有理，其实最没理不过。因为什么呢？武术练到那份儿上，不用说什么刀枪剑戟，只要是块铁拿在他的手中，也可以打遍天下。这就说的是，并非是军刃厉害，但看这个人的武术怎么样了。这是拿 军刃作比彷，大凡练武的都知道，拳术高军刃也高，拳术平常，拿起军刃来，也强不了多少，可见得这个军刃就是接手所不及。由打这句话论，就知道徒手不拿军刃的拳术，也跟拿军刃一样了。军刃无论是什么军刃，拳脚也不论是什么拳脚，但看搁在什么人身上去使，哪一套拳好，哪一套拳不

好，功夫练到身上都是好拳脚。平常还有人说内 家拳好或外家拳好。那一家拳不好？内外两家全都有祖师爷，在老祖师创成这门武术的时候，就凭此打遍海内海外，如果说不好，怎么会有这么大威力？还有一种批评，说是外家拳太刚，内家拳太柔，太刚太柔要是各偏一头儿，那个功夫绝以成功不了。谈到了成功，非得刚柔相济不成。说这个话的人，或是练内家的功夫未到火候，才失于太柔；或练外家的功夫未成则失于太刚。不论内外两家，只要是练到火候，全都是刚 柔相济。

闲话少说，书归正文。且说，老洒海亮了个跨虎的架式，计良便未免对老洒海有点小看的意思，心说："就凭你来这个跨虎，就知道你没有多少能耐。大凡高超的武术家，亮出式架来，全都叫人看着不懂。"想到这里，这才说道："老朋友，还是你先进招吧。"老洒海哈哈笑道："我那能先进招呢？我这么大年纪，你才那么年轻，我要是先进招，岂不叫人说我欺负小孩子吗？"计良一听，心中有气：这个老头子也不知是有能耐没能耐 ，说话未免太狂了，遂说到："既然如此，你就看招！"说着话，身形向前一窜，用了个双锋贯耳奔老人家左右太阳穴打来。老头子并不慌忙，向前一上步，已然躲过了他的 双拳，随着用右臂往他的右臂上一压。你说这个事也怪，老头子胳膊往计良胳膊上一放，他就会压上了。净压上还不算，他竟会粘在了一处，想进不敢，欲撤不能。老头子说道："我先看看哪块地方光滑，省得有石头瓦块格着你的腰眼。"老头子说这个话的时候，本来是脸往前看正对南方，说着话，用粘力把计良带了个转匝。计良要是明白的，这个时候就应当说："得了，老人家，我算输了。"老头子可是故意给他这个机会，要不为什么偏偏要转一个周匝呢？计良这个小孩儿，倒

不是不机伶，就是 这个胳膊撤不回来，心里着急，恨不能一时变过招来，可就把认罪服输的话忘了。老头子一看他居然不认输，无法只可说道："嗳，这块地方很好，我教你头在南脚在北，你就躺下吧！"说罢，微一发力，"噗咚"一声，你说这个计良，他也真听话，果然就 按着老人家的言语，头南脚北就躺下了。

那一位朱德清一看，就知道坏了："这个老头子比我们高的多，我出头也赢不了他。"别看是这么想，四个人叫人家打倒了三个，自己可是为首的大师哥，师弟全都栽了，自己不出头这个话说不下去。再 者说，自己再败了，回头找师傅去话也好说，四个人全都叫人家包了啦，难道说老师还不出头吗？朱德清想到这里，连忙走过来叫道："老朋友，我来领教领教。"老洒海也不客气，说："好容易遇见我，你们总得领教领教，不然岂不错过了机会吗？"朱德清 并不多说，身形一纵，伸手就打。老头子这个不在乎劲儿真可以，看见朱德清发招够奔自己来了，故意回头说道："计良起来了没有？不然回头再踩着他，那不就麻烦了吗？"其实，人家计良身上既没带伤，早就起来了。老头子这个地方这就叫卖味儿。可 是看着真玄，在老头子一回头的时候，朱德清那个招已然就到了。贝勒爷在旁边看着害怕，心说："这个老头子，这个能耐，越练越回去了。为什么不顾人家进招，还要回头说话？这还了得！"正在害怕的功夫，老头子身形微然一晃，已竟把招就躲开了，两只手伸出来够奔朱德清头顶便拍，嘴里头还不住的都嚷："你看见这一手没有？这就叫'五雷轰顶'。"朱德清不含乎，撤身跨步躲过了。老人这手，贝勒爷在旁边纳闷："老头子这一手分明叫'青龙探抓'，为什么说是'五雷轰顶'？"

这就是老头子诚心斗笑话，偏要这么说。不但是这一手，接着还有什么“黄鹰拿兔”、“眼里塞蜡”、“老娘婆掏孩子”。

两个人战了好半天。那位说，既能跟老洒海战这么半天，当然是朱德清的功夫很可以的了。其实不是那么回子事。老头子看朱德清，练的是螳螂手，那个功夫还不错，故意多跟他斗几招儿，看看他都是什么功夫，不然连一招也过不去，就得当场落败。武侠小说里常常的好说这句话：大能力的主儿，跟小能力的主儿，在一处动手，就是老叟戏婴童。今天老洒海斗朱德清，这才是名符其实，果然是老头儿斗小孩呢，愿意跟你打就跟你打，不愿意跟你打的时候，就一巴掌把你打哭了。老头子看了看朱德清这个功夫，不过如此，大概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了，这才留神一看。小子用了个恶 狼扒心的招数，双手够奔老人家胸膛。老头子看见招到了，并不躲闪，不过用了个凹腹吸胸，双手一搭朱德清的左右肩头。这可是掳胳膊的法子，比如说照定胳膊上 掳，他往后一撤手，非得掳不着不成，在肩头上下手，他往后一撤，正好就是父捧子。要说把式练够了份儿，也实在是厉害，就见老头子将然掳住，腰眼微许一动，“唰”，把小子扔出去有七八尺远近。幸亏周围有板凳拦阻，不然的话，还不定扔出去多远呢？朱德清双手按地爬起来，叫道：“老朋友，我们可算是栽了。可有一节，我问你够朋 友不够？如果是英雄好汉，别走站在这里，略候一候。”洒海说的好：“候一候办的到，有人管饭住这里都成。”朱德清教师弟计良看着场子，其余二人全都跟着他走了。

大家看热闹的可就更不走了，准知道他们这一走必然是搬 老师去了。就有人说：“他们的老师可不含乎，大概这老头儿，不准是人家的敌 手。”又有人说：“那可不一 定，反正咱

们是外行看不出来。”还有人说：“得了得了，少说闲话，咱们就等着看热闹比什么都好。”大家纷纷议论，可是全都不走。

正在乱乱哄哄之时，就听有人说道：“借光借光！”大家一看，正是方才那三个人，从中多添了一位老头儿。洒海这个功夫也看见了。但见这位老头儿，并未穿长大衣服，只是穿着一身蓝绸子裤褂，脚底下青缎子鞋白袜子，光着头，掺白发的小辫儿，花白的胡须，面上带着忠厚气像，别看胡鬓是掺白，两道眉却是雪霜白。老洒海看着点了点头，既然这个老头子一派忠厚气魄，为什么他教的徒弟这样狂傲无知呢？

老人家看罢，就听老头儿手捻着胡子说道：“我这几个徒弟是谁打的？”老洒海一听，赶紧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道：“嗳，你这几个徒弟是我打的。”贝勒爷一听，哟，老洒海冒我的牌子！不是说好了，是一个人打两吗？怎么会全都是你老人家打的呢？赶紧接着说道：“不对，还有我呢。我打了俩，老人家打了俩。我打的那两个人全都有记号，那个伤痕全都在脸上呢。”洒海一听，喝，说我一个人打的，有么话他不就跟我说了吗？何必你还要挂上一份呢？准要是人家叫你出去动手，你敌的了人家吗？老洒海正然想到这里，就听那个老头子说道：“很好。既然能打我的弟子，当然也是练把式的老师了。谁打谁那到没有什么说的，好武好练胜败那是常事。所难得就是遇到一处，请进来盘桓盘桓，老朽我也开开眼。”贝勒爷连连答应“好好好”，说着话就往前走。洒海一看不由得暗含着好笑，赶紧说道：“你先别忙，我先跟这位老师傅走几趟。如果我接招不住，你再跟老师傅盘桓不迟。”贝勒爷一听，知道这是老人家给自己往脸上抹粉呢，他老人家也到会接下碴儿，遂说道：“也好，如果你要不是老师傅的敌手再看我的。”

老洒海这才左手在前右手在后，左腿躬右腿登，还是那个跨虎式，乐嘻嘻说道："你记得吗？这叫'跨虎'哇。"那个老头儿将要说："我这徒弟真废物，怎么会教跨虎把式打了呢？"将然要这么说，留神一看不对。但见老洒海二目神光炯炯，绝以不是无能之辈，亮这跨虎分明是不叫人看出他的身份。一面想着说了一声"请"，跟着进招，先用了个引 手。老剑客一看就明白了，知道这位老师傅是练"清手八翻"的，俗说就是"翻子拳"。老洒海用手一挂，人家的手早撤回去了，向前一上步，"吧吧吧"一连就是八下。要说这个拳脚可是真厉害，怎奈跟老洒海施展还差点，八拳未能发完，洒海已然抢步进身，一掌向着老头子肋下打来。老头儿这个时候更知道老洒海的功夫不含乎了，只可撤拳变招。二人来来往往打在一处。老剑客爷看了看这个人，发招动手并没 有狠毒的地方，并且功夫还算不错，你说我要是不赢了他，不问可知，当然他还要跟贝勒爷动手，这可就讲不起了，我只可轻轻将他打倒就完了。老头子想到这里，留神观看，正赶上老师傅用了一招，名目叫作"白猿献果"，双拳合在一处，兜打老 洒海的下颏。洒海斜身绕步将他这一招闪过去之后，双手贴住他的右膀似乎要掳，那个老头儿，夺膀打算变招，洒海双手一伸，这个力量也不过就是十个手指之力，就见那个老者跌倒在埃尘。

老洒海哈哈大笑道："老师傅，这可不是我赢，这是你老人家失足了。"那个老头儿似乎要说什么，赶紧站起身来，歪着 脑袋往洒海身背后观看，这才说："老人家，您可是清真教的洒海，姓金名元吗？"老洒海点头说道："不错。您怎么会晓得呢？"这个老头儿先长叹了一口气，然后说道："我今天

这个斤头栽的太冤了！早知道是你老人家，我不就不比了吗？及至我跌倒了，才看见你老人家身后别着一根铁条，这齐口胡子铁条为记，天下无双。也因为我一时莽撞，没问问你老人家贵姓。可是，你老人家也不对，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呢？”说罢哈哈大笑。这个工夫，贝勒爷见老师傅认得老洒海，这个话就好说了，想到这里，赶紧来到跟前说道：“这位老英雄，既然认识老洒海，可见得这也不是外人了，便不知您的尊姓大名？”老头子这才说道：“我姓霍单子名林，字叫景然。”洒海一听，暗说：“哎哟，原来是他！”这才接着说道：“莫非你就是‘常山白眉叟’？”老头子点了点头。洒海还要说话，霍林说道：“老洒海，既然来到我的门首，别的说不起，一顿饭足能办的到。不知道老洒海能够赏脸吗？”没等老人家答言，贝勒爷说道：“好好好，我们一定要打搅了。”老洒海一听贝勒爷真是有缝儿就钻。霍景然一听非常喜欢，这才向着大众看热闹的说道：“乡里乡亲，诸位全都散散吧！这位老人家，并非是外人，这乃是我们门户之中老前辈，全都没说的。”霍爷这样说话，这就叫得体，别看师徒爷儿五个全都被人家打倒了，可是不算栽斤斗。因为是本门户中的老前辈，那还有什么说的呢？大家这才一哄而散。霍林吩咐徒弟们，收拾家伙，大家一齐回家。

来到霍宅门首，谦谦让让，把老洒海、贝勒爷全都让到了里面上房，彼此落座，家人献茶。老头子这才问道：“老洒海我是认的了，这一位我可没领教贵姓高名？”贝勒爷抱拳说道：“我姓胤名祯，北京城的人氏。”贝勒爷说到这里，霍林仍然接着听，却不见往下说了。自己思前想后，想不起来江湖绿林道上，有这么一位胤祯胤老师傅，又问道：“未领教您

的美称是哪么个字?”贝勒爷被人家用言语一挤，可就想起当年所说的瞎话 来了，说：“蒙天下英雄抬爱，送我的外号叫作‘天下第一侠’。”“常山白眉叟”听罢就是一怔：“‘天下第一侠”？怎么我就没听见说过呢?”自己也不敢小 看，就因为是跟洒海同行，可也不好意思再问了。这才吩咐一声，把几个徒弟全都叫进来，嘱咐道：“以后说话作事，千万不要猛浪，幸亏是遇见这二位，明白你们都是年轻无知，不然当场就得轻者受伤，重者亡命。过来，我给你们几个人见见，这一位是 清真教 的洒海，姓金单字名元，走遍天下铁条为记。”四个徒弟心里这份委屈就别提了，叫人家打完了，还得进去见礼，无法只得过去，口称：“老洒海爷在上，朱德清、甘成、计良、高大升，给你老磕头。”老洒海伸手相搀道：“不用见礼，起来吧!”霍林给众弟子引见贝勒爷，说道“这位是胤老英雄单字名祯，外号人称‘天下第一 侠’。”几个徒弟过来见礼，贝勒爷赶紧相拦。见礼已毕，徒弟们退出去，大家落坐谈闲话。霍林问洒海到那里去，洒海说到山西地面找个朋友。因提起今天场子里的事，霍林说：“老人家，既然下场子动手，不问可知，当然是这几个孩子说话冒犯您老人家了。不然，您怎能跟他们一般见识。”老洒海并不隐瞒，就把如何说话，怎样动手，全说了一遍。霍林闻听连忙抱拳说道：“很好很好。这几个孩子我不断的嘱咐，无奈总是不听。今天遇见你老人家，打倒了他们倒是小事，我当场输招，也教他们看看外 面这个武术够多么厉害。这一次比试比教他们一万次还强呢!”老人家听了这话，倒觉着不好意思起来，只得说了几句客气话。

这个工夫可就到了吃晚饭的时 候了，霍爷打发人到外面叫来顶高的回教席，家人摆好了桌椅。老头子让坐，按老头

子本心是让洒海上座，本来他老人家年岁大，在武术门中说又是个老前辈，当然得 叫他老人家居中了。不料，老洒海不肯居中坐，要让给这位“天下第一侠”。客气了半天，还是胤祯坐在首座，洒海上首，霍林下手，左右相陪，“常山白眉叟”未免心中纳闷，暗说：“这个‘天下第一侠’，莫非说比洒海的身分还高吗？真要是比洒海身 份还高的人，我霍林绝以不能不认识。怎么我就没听人说过呢？回头我倒要设法子打听打听。”说话的光景，酒菜上齐，主人拿起酒壶来挨着位的满酒，彼此又客气了 一回。贝勒爷说道：“霍老英雄不必客气，咱们全都是一家人，一客气反倒拘束了。我这人就喜欢随便。”说着把酒端起来说：“我不用让，喝！二位老人家，这个教席里面，我是样样都喜欢吃。从中这个他丝蜜，下酒最好不过，二位老人家请。”贝勒爷一手端杯，一手拿筷子，又吃又喝喜欢的不得了。

在酒席筵 前，老头子霍林可就想起“天下第一侠”来了，自己想了半天，才想起一个话头来。这才说道：“胤老师傅，现在江湖上面，有一位新出世的英雄，家住京南霸州童家坞，姓童名林字海川，杭州立擂，北高峰献艺贺号，人送美称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此 人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再兴一门武术，再造一家把式，胤老英雄可认识此人吗？”贝勒爷说道：“认得认得，不但是认得，北高峰贺号之时，以及两次杭州擂我全都在场。”霍林暗说：“两次杭州立擂他还全都在场，这个话我可得问问。”这才说道：“胤老英雄，杭州立擂我不过是听朋友谈过，实在我可未身临其境，但不知擂 台上面究竟如何结局？”贝勒爷一听，心说：“你要盘问我，别的我可不知道，擂台前后的事我可全明白。”于是老人家就把童海川如

何掌震铁背罗汉法禅，怎么样南北侠相会，童海川双铖分双剑，前后话细说了一遍。霍林听着这个话 倒是全对，又问了问两方面的人位。贝勒爷也把各位侠客全都说了一遍。“常山白眉叟”听了听，倒没有 不对的地方，可就是不明白：“怎么我就没听人说，当年有这么一位‘天下第一侠’在场呢？看他这个说话的情形，当然也不是无名之辈，何况他又跟洒海同行，当然更是非同小可。这个事真是叫我莫明其妙。”想罢说道：“胤老英雄，我有一句不知进退的话，好在咱们都是自己，说出来请勿见怪。你这个‘天下第一侠’，成名在‘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以前，还是在童海川以后呢？你的这个美称，还 是朋友贺的呢，还是出于业师相赠呢？”老头子霍林实在不愿意吃这个亏：“好模样的来了这么一位‘天下第一侠’，居然我竟会不知道？这个话我不盘问出根蒂来绝不甘休！”贝勒爷一听：“这个老头子跟我过不去，我所说的话，不过是敷衍而已，这个老头他是非究根问底不可，这不是诚心挤兑我吗？”贝勒爷无法，只得说道：“不错，我这个‘天下第一侠’，是跟童海川一块儿成名的，全都是北高峰赛艺，当时一块贺的号。”霍林一听：“这个话更离奇了，北高峰赛艺贺号那是多大的名声？既然跟姓童的一块成名，我就更不能不知道了。”

霍林接着还要问，老洒海在旁边一听：“这个话越说越多，早晚非得把贝勒爷问倒了完事。如果我再不以言语打断，贝勒爷今天非要来个张口结舌不成。”老头子这才在旁边说道：“霍老英雄，你们俩谈话，谈到这位新出世的英雄童海川，我到想起一回事，今天趁着酒席筵前，我对你说说。这可以算是个笑话。”老头子就把当年在清真寺要看童林练艺，人家童海川练功夫，我也不是看不起他，不过话说紧了。我说“不

用练了，你这个功夫也就是弹腿。我这个话说完了，可巧正赶上他的二位师傅来了，当时就问我，他的徒弟所练的功夫那一招是弹腿。你说这个话叫我怎么说？所以在清真寺内，才各自赛艺比武。霍老英雄，你看看这个说话不留神行吗？”霍林点头说道：“这并不算什么，总可以说是阴错阳差，言语未能听清。”

大家说说让让这个饭可就用完了。残席撤下去，家人沏得了茶水。大家坐在一处仍然接着闲谈。老洒海一想：我们不过就是在这里住一夜，明天就起身走了，话还是少说为妙，省得话说多了露出马脚，到显着不合适。这才说道：“胤老英雄因为这些个日子身上稍微不舒服，大概已然劳累了，还是请霍老英雄分神，安置地点，叫胤老侠客休息休息吧！他老人家还喜静，最好是另外找一间屋子，你我在一处到可以。”霍景然一听，老洒海如此尊重“天下第一侠”，自己可也就不敢小看了。只得令家人打扫出来东厢房，全都铺张好了，把贝勒爷送到里面。然后，洒海跟霍林全都回到上房屋各自坐在方凳上面打坐休息。主人一安歇，所有家里上上下下的家人，大家就全都休息了。霎时间，前前后后一点声息皆无。

老人家金元，身为剑客，又是久经世故，自己这次带着贝勒爷前来，真是时时刻刻不放心，就是在休息的时候，心里也挂念着他老人家。千错万错是错在自己身上，不应当带贝勒爷前来。事到如今那也就说不上后悔来了，只可多加点儿小心，到了天锡山，见着童林当面一交代，自己可就算完了事了。故此，老人家时时刻刻都是挂念着。每逢一起更，老人家醒觉之后，必须平心静气的往外面听听。

心里不嘀咕也没有事，不是越不放心吗？偏巧就越来事。

就在二更多天，忽然听见外面似有一种响动。老头子金元就吓了一跳，自己不放心这才慢慢的下地够奔外面。老头子这一出来，霍林也起来了，问道："老剑客爷，你有什么事？"金老洒海实话实说，就提"听见外面有响动，我要到厢房看看。"霍爷心里还不愿意，心说："你老人家太看不起我霍林霍景然了！我这个能耐在你们眼里看着不算什么，在我们青杨镇甚至于这个正定府，那人不知谁人不晓，也算是大名鼎鼎的英雄。别的话不敢说，竟敢到我这里前来搅闹，大概没有这么一位。你这才叫太小心了。"自己这个话，又不好意思说，只可跟随在老人家后面，前去东厢房观看。听了听屋子里头到是无有动静，可有一扇房门开了，洒海问："胤老侠客在屋里吗？"并无人答言。老人家还以为贝勒一定是到外面解手去了，稍微等了一会儿还不见回来。洒海有点心疑："要说贝勒爷没出去，这个门绝不能开。我到里面看看去吧！"老头子迈步往里走，霍林后面跟随。屋子里灯光早就熄灭，黑暗非常。老洒海由腰间取火，晃着火摺一看，但见床榻上的账幔，双帘合垂，别的动作一点儿也没有。老人家看着非常纳闷："怎么会人出去，幔帘还都垂着呢？"一面叫着来到床榻前，伸手搴起幔帐。不往里看还算 罢了，往里这一看，就 凭这么大的洒海，吓得浑身立抖。原来，贝勒爷直挺挺的躺在床上，但是只有一个血淋淋的腔子，人头已然不知道那里去了。

老洒海这还是真着急："平常人搭伴同行，要是有一个被害的这个话尚且不好说；何况，这是朝廷的贝勒，又是私自出都，我一个人带出来的，这个责任不全都在我身上吗？中途路上不出舛错，当然没有可说的了；如果说死了，这个话就是我不说，贝勒府的管事的他也知道。为此不白的官司葬

送了这一生，未免冤枉。”老人家又一想：“嗳！临死拉着个垫背的，既然在他们家里死的，这个霍林就有很大的嫌疑，这可不是我这个人不讲情理。头一节，事太重要；再者说，白昼之间，我跟爷两个人踢了他徒弟的场子，常山白眉叟又被我打倒，他竟记仇在心也未可知。”洒海越想这个理越对，一回手抓住了霍景然，正色道：“你要了我的老命了！究竟这是什么原故？如果说不出来，今天你就是你我就是我了。”“常山白眉叟”一看，老洒海颜色更变，说出话来又是那样着急，自己还不知道是什么事，遂说道：“老人家，这是怎么啦？你所说之话我一概不懂。你也不用抓着我，任凭什么事霍林也不能跑。再说，你老人家这么高的身份，就让我打算跑，跑的了吗？”老洒海听他所说之话到是很有情理，遂说道：“跑不了，跑不了。你自己看看去吧！”老人家松开了手，叫霍林观看。白眉叟果然来到床榻前揭起帐子来一看，把老头子也吓坏了，眼睁睁一个人把脑袋没有了，自己任什么话也没说出来，站在那里呆呆的发怔。金元说：“怎么样？说实话，这段事你知道不知道？如果说不出所以然来，不用说我跟你怎么样，连我带你们全家一个也活不了了。”霍爷听着这个话，莫明其妙，只可慢慢的说道：“老人家，你要说这段事我知情这个话可真冤枉。不问可知，这一定是有仇人。可也不一定是跟我有仇，还许跟你有仇呢，追踪寻迹来到这里，以至于将这位胤老侠客杀死。你与我各自尽心竭力寻访仇人，给他老人家报仇就是了，这也不至于咱们大家都活不了。”洒海说道：“什么？你说的到容易，你现在还在梦中呢！你知道这一位是谁吗？”霍爷道：“这不是‘天下第一侠’胤祯胤老侠客吗？”洒海叹了一口气，这才实话实说，说明了这一位是私自

出都的贝勒爷。老洒海说出这句话来，把霍爷也给吓坏了，这才知道老人家着急的原因。当时霍爷可就埋怨老洒海："头一样，你不应该担这个沉重带他老人家出来。再者说，来到我的家中，无论如何也应当把话跟我说明。真要是你把话说明白了，霍景然长夜不眠也得保证他老人家平安无事。"洒海又说道："这个事是不是你那几个弟子因记被打之仇，夜间报复？"霍爷说的也好："这个话我要说不是，你老人家未必凭信。这么办吧，他们全在后面睡觉，你跟我到后面检查检查。如果你老人家认为谁有嫌疑，就请你老人家严刑审问就是了。"老洒海一想："我还别教他虎住了，当然得看看才放心。"于是够奔后院观看。

远远就听见屋里说话，可是并没有灯光。大概听这个声音，似朱德清说话："平常叫你们用功夫，总是不肯用心，到了用时才知道晚了。那位清真教的老洒海，乃是武术名手，连咱们老师都不成，咱们输招那就无的怨了。那一位'天下第一侠'，据我看身上没有多大功夫。不信，明天我请他看咱们练功夫，我非得跟他比试比试不可！"有人接着说道："他跟洒海一路来的，你要是把他打倒了，倘若老师不愿意，应当怎么办呢？"朱德清说道："你够多么糊涂！动手非得把人家打倒了才算赢吗？只要把招数放在那里，谁输谁赢难道说还看不出来吗？手里有了就是不往外发，然后一撤步就提自己输了就算完了。"众人都说："这个主意好，也给咱们老师转转面子。"众人计议到这里，朱德清遂说道："天已然不早了，咱们快睡吧，养足了精神明天好会'天下第一侠'。"众人答应之后，可就听不见动静了。

洒海听了听绝以不是这四个人所为。这才同着霍林一同

来到前面，要从长计议这个事怎么办。后来还是霍林出的主意：既然如此赶紧打发人到天锡山给童林送信，无论有多大事咱们顶着就是了。老洒海看了看，这个事并不是霍林所为。凭我这剑客的身分，他把同来之人杀死这个事完的了吗？”想到这里，老人家反到放心了，遂说道：“不用打发人去，还是我自己去到省事。尸身上面，多用樟脑香料撒放。房门锁好，有什么事等着我把童林找来再说。”诸事办妥，老洒海立刻起身。

来到了天锡山，在寨门前，海川问：“老人家，这是由那里来？”老人家长叹了一声，说道：“不用提了！有什么话到里面说吧。”到了大厅里面，老人家把经过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众人一听，全都吓怔了。后来还是童林越想里面这个事越不对，说道：“老人家，你看见那个死尸实在是贝勒爷吗？这里面可是有点可疑。现在的贝勒爷跟从前可就不一样了。任凭你是多么高的武术家，要打算前去刺杀他老人家，绝以不能引颈受死，敌与不敌，也必然挣扎挣扎。我想，老人家住在北上房，贝勒爷住在厢房里，相隔并不甚远，怎么会就半点声息不闻呢？在你到厢房观看之时，那个屋中可有别的异味没有？如果有，熏香蒙汗药等气味，那就不用说了，当然是受了贼人的暗算。如果要是没有特别的异味，当然就凭着拨窗撬户，无论奈何贝勒爷也不能睡得那样死。老人家，你想，我这个话有理没有？”老洒海听童林这个话也似乎有理，遂说道：“但愿如此，那是你我大家之福。现在应当怎么办呢？”童林又问道：“老人家，你起先疑心是霍林的弟子所为，后来到后面探听才知道不是了，但是可曾叫出来问了吗？”老洒海一听，不错，按说这可是自己粗心大意。遂用手拍了大腿一

下，说道："莫怪你这么露脸，到是比我强的多了！那时只是听了听未曾叫出来看看。"童林点了点头道："既然如此，这段事里头，就有霍林的关系了。咱们 爷儿俩个前去看看，如果不是贝勒爷更好，倘若是贝勒爷的话，霍林以及他的徒弟，绝不能没有嫌疑。事不宜迟，咱们爷儿俩马上就得起身。"众人也无可奈何，不过就是嘱咐童林，无论有什么事千万不可着急。童林点头，这才叫洒海一同起身。

这二位在路途上走，不用说当然就快了，除了吃喝之外略微休息休息，不管昼夜简直往前赶路。来到了霍宅，霍林接到了里面引见已毕，童林便说道："咱们先别坐着，行刺在哪一间房子里，我先看看吧。"霍林拿钥匙把门开开，童林看了看果然一切的陈设，全都跟老剑客说的一样。走到床前，揭起幔帐观看，童林仔细一看竟自笑了，叫道："老人家，这个地方你可算是蒙住了。"洒海听了非常纳闷，以为童海川见着贝勒爷的尸身，想起以往知遇之恩，定要放声大哭，不料反到笑了。老人家就知道从中有原故。现在听童林问，老头子这才说道："怎么样？"童林用手点指，说："老人家，你看看这是贝勒爷吗？按理说你老人家跟爷一同走了这些日子，穿着打扮难道说你还不知道吗？就让你不留心，凭贝勒爷那个身份，还能够穿两只大靸鞋吗？"金元一看也乐了。霍林这些个日子把心提到嗓子眼上，一颗心到现在也放下了：既然如此，贝勒爷这个事就好办了，从中一定是另有别情。先拿出钱来买嘱上下家人，不叫他们声张，这个死尸就说是家里的家人得暴病死了，用薄皮棺材搭出 去就埋在了荒郊。这一段事就算办完了。童林叫洒海跟着一同回天锡山设法找贝勒爷。因为什么在这里丢的贝勒爷，非得回天锡山找去吗？就皆因

贝勒爷出来的时候，原说是到天锡山找童林去，既然他老人家失了，只要有性命，必然能回到天锡山。金元以为这个理由很对，便约霍林一同前去。

霍林以为事是在自己家闹的，还能不帮忙吗？这才把徒弟叫过来，吩咐家里诸事，并且不让他们惹 祸。四个徒弟就来三个人，从中有朱德清，甘成、赵大升，只少了个小公瑾计良。这个地方就是老头子霍爷亏心的地方。那一天夜里跟着金元到后面探听，老头子实在不知道少一个人。到了第二天，金元走后，这才知道徒弟们里头，少了一个计良。向朱德清等一问，才知道计良在散了场子回到家中，见礼之后 他就回家了。这一说不要紧把霍林吓了一身冷汗：不问可知，刺杀国家贝勒当然是这个小子所为。这幸亏是金元，只听了听并未实地检查，真要是被他检查出来，少一个人，这个事可就算起来了。老人家想到这里后怕，遂沉住了气不显露惊慌态度，对徒弟们说道："你们未免太惹祸了！你们赶快去，把计良设法找回来，我有几句话当面说给他们听。"这哥儿三个只得跑到计良家中，看了看这连一个人也没有，只得回来见着老师实话实说。老头子一听，可就更明白了：不用问，这段事一定是他办的了。老头子表面上虽然不说什么，每天夜晚可就留上心了，各处踩访打算把小冤家拿住。在附近连访了好几天，连半点消息也没有。老头子可就把主意拿好了，不到九分十厘，自己不招认这个，这可就是霍爷亏心的这么一点儿。有谁知，童海川到这里来了一看，被杀之人并不是贝勒爷。老头子这可放心了，故此临行之际嘱咐徒弟，并不避忌这二位。童林既以为死的并非是贝勒爷，也就不便往下去追究了，当时嘱咐完了哥儿三个，一同起身够奔天锡山。

一路无事到了天锡山，大家相见，先问了问死的并非是贝勒爷，大家也就放心了。不过，要接着想法子，如何调查贝勒爷的下落。就有人说："他老人家也许追赶贼人中途遇险，也有说被贼人盗走了的。童林以为这些个话全都不对。头一节，贝勒爷没有人跟着，绝以不轻身涉险去追赶贼人；就是被贼人盗走，这个话也不对。屋中死尸，是什么人弄的呢？

大家正然说得没有结果的时候，外面喽罗兵进来报道："寨门前来了一位老头儿要见童侠客，我问他贵姓，他老人家不说，他说叫童侠客出来就知道了。旁边还一位，年约四十来岁。"童林一听，不知道这是何人，只可出去看看吧。到了外面一看，把个童海川可给乐坏了，来的这个老头儿是"道秉清真术传天外"，"西域大侠"马骏马四爸，带来的这一位就是国家的贝勒爷。童林倒不是见着贝勒爷这样喜悦，看见马四爸准知道宝剑有了下落。至于贝勒爷，童林倒准知道，没有什么舛错。童林给爷请安，又给马四爸见礼之后，这才让到里面。大家相见，认识的见礼，不认识的引见。众人全都见完了礼之后，金元过去给马四爸磕头。老哥俩见完了礼，大家一同落坐。

这个地方，阅者诸君一定要猜，童林先问贝勒爷因为什么跟马四爸到了一处，其实不对。对于贝勒爷的话，童林一句没说，首先向马四爸问："四爷，今天我有一句话，无论如何我也得说。前一次您到贝勒府中，吃饭时您才出去的，您说吃完饭就回来，但由你走后可就没回来。这一不回来不要紧，我的宝剑丢了。不问可知，当然是你老人家拘人盗去了我的宝剑。今天咱们这个话就说到这，观着各方面的交情，您把宝剑交还，不然的话，四爸就算你是天神，童林也不能善

罢甘休!”马四爸听罢童林这番话，并不着急，只长叹了一口气。

书中代言，马老剑客当天一看贝勒府里并没有预备回教的菜，自己一想，还是到外面吃去省事。所以，童林跟贝勒爷那样款留，老人家非要到外面吃去不可。贝勒爷无法，只可叫老人家走，相约饭后回来大家叙谈。马四爷又喜欢童林，又喜欢贝勒爷，实心实意的，打算到外边吃完了饭再回来。老头子出离了贝勒府，将然出了富贵巷不远，就看见回教的牛肉馆，买卖虽然不大，拾掇的很干净。老人家一想：我何必走出多远去呢，在就近吃点儿什么，吃完饭到贝勒府大家谈谈倒是乐事。老人家把主 意拿定了，一直走进了牛肉馆 ，有跑堂的伙计过来招待。老人家打算随便吃点什么，只要吃饱了就完了，所以也不愿意麻烦，遂告诉伙计，来一碗清炖牛肉，吃火烧随便来碗汤就行了。饭不是省事吗？怎奈这馆 子里上的座太多了。无论什么地方，也得说先来后到，马四爷虽然心里着急，可是也没有法子，等了工夫很大，这才把老人家的饭菜端上来。天也够时候了，老头子肚里也真饿了，挨个等着的工夫大，吃就不费事了。不大工夫用完了饭，把伙计叫过来，算了帐给了钱，老人家慢慢的走出来。

本来就是几步，到了富贵巷口上时，天可就到了掌灯以后了。老头子将然要进巷口这么个工夫，猛然听得“唰”的一声，不亚如流星一般，由巷内跑出一个人来，把老人家吓了一跳，暗说：“脚底下这样快，当然不是好人。”又一想：“可了不的了！富贵巷内，没有别的人家。莫非这个人到贝勒府去不成？真要是有这个事，我是无形之中就背上黑锅了。好模样我今天来，就赶上今天有事，岂不叫人家疑心是我带来

的歹人吗？”老头子想到这里，暗说：“我何不将他追上，倒看看他是什么人。如果不是善类，一定将他拿获，带回贝勒府，定要问他个水落石出。”老人家主意已定，便立刻跟定那人随后追赶。追了不远可就到 了城墙根前，就见前面这个人，爬墙上城其快无比。不问可知，这个人当然有壁虎爬墙的功夫，再加上城砖全是梯子式的砖沿，所以才能够那么快。马四爷紧追不舍的随后登城，越城而过到了外面照样追赶。大约着追了有七八里路，前面来到一座大树林，就见那人三脚两步走入树林这中，已然看不见了。人没有了，老头子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已然说了不出世，就在家中一忍，不就完了吗？何必又到外面究生这个气？这幸亏是无人知晓，真要是被人知道了，‘西域大侠’这就算跌了！”老头子难过了好半天，暗说：“我还是趁早回家，别在外头逛游了。”自己辨别方向找着大道，连夜行走，可就下去了。

这个地方，可算是马四爷的大错，在富贵巷口看见黑影之时，自己就知道被着嫌疑了。既然你老人家知道被嫌疑，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呢？如果二次回到贝勒府，把方才的事说明白了，这个事可就算全都完了。谁知道他老人家因为追人没追上，似乎是有一口气，懒怠见人，故此就走下去了。

别看当天晚晌，他老人家连夜行走，是因为不愿意再回北京城。本来自己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后来在路上便不慌不忙的走。老人家把道路还走 错了，往前再走已然就到了正定府地面。明仗着没有要紧事，快慢都没关系，正然往前走着，猛然间听见有人叫：“四爷，你老人家这是到那里去？”马四爷留神一看，说话的这一位，是自己牛圈的乡亲，姓丁排行在三，他是以贩卖白布为业，差不多全都称他是丁三掌柜

的。论着他可比四爷小一辈，老头子看了看是他，头一节是老乡亲，再者说丁三也是清真教的人，老人家跟他说话非常不客气，遂说道："爷儿们，你这是由哪里来？我是回咱们牛圈。"丁三闻听一怔，遂说道："老人家，我也是回家，你也是回家，怎么咱们爷儿俩会走对了头呢？"马四爷也乐了，就把自己从牛圈走过来了，不愿原路往回返，只可多绕几步就是了。丁三这才明白，叫道："四爷，既然你愿意绕着走，我告诉你一个地方开开眼去吧。在前面挨着大道，有一个青杨镇。他们那里有个把式场子，人家那个场子太阔了，在村口上练功夫，随便看不要钱。这都不算新鲜，据他们练把式的师傅自己说，在他们那里看完了，天下的武术就不用看了，当乡当土的那叫福气，要是外路人赶到了就算开眼。小子我到是看见了，怎奈我不懂得好坏。老人家既然打算还往前走，为什么你不去看看去呢？这个事瞒别人都瞒的了，他还能瞒的了四爷你吗？是真正好，还是故意说大话，只要是你到了可以真假立辨。"马四爷一听，暗说："新鲜词儿都来了！哪里有自己练功夫，自己这么诲的呢？闲着也是闲着，呆着也是呆着，到不如我去开开眼，这也招不了事也惹不了祸，任凭你怎么狂，我是只看不说话。"老人家想到这里，这才说道："好吧，我就去看看去，是真是假回头我到家里再告诉你。"丁三给老人家行礼告别。

老头子溜溜达达的往前走，当天还没走到。第二天，早晨来到了青杨镇，老头子到了镇上，找了一家回回饭馆，随便打了打尖，倒不是为的吃什么，就为的是打听打听这个把式场子在那里。及至一问，饭铺伙计叫道："老爷子，你要看我们这里的把式场子，可得住在这里。昨天是三儿，才过去

集的日子，这你就得等六儿了。我们这里是三六九的集，这个场子逢集准有。”老头子一听这太麻烦了，又一想反正也是闲着住两天就住两天吧。这个小饭铺后头带店房，老头子故意说道：“这到是巧极了，我还得在这里等人呢，你到后面给我找一间清静的屋子吧。”伙计领老头子到后面观看，看了一间北房单间，就是屋子小点，倒是拾掇的挺干净，老人家便住在这里。在这里住了两天，这一天早早的就听见街上轮声蹄响，人语嘈杂，到外面观看，赶集的作卖作买全都来了。老人家问伙计，场子到什么时候出来。伙计告诉老头子早饭早吃，吃完了正是时候。马四爷一切全都听从伙计的言语，吃完了早饭便去了。

敢情这时候还早一点儿，桌子板凳才搬出来。练武术的师傅一到，这人可就慢慢的围上了，马四爷也挤在人群之中等着观看。把式到还没有练，老头子看见两个人，正是金元同着贝勒爷，四外看了看并无别人了。马四爷看罢，不由得吓了一跳，暗说道：“我这师弟金元这是怎么了？别人说是年幼，对于世情的厉害还不晓的。你这么大年纪身为剑客，难道说你还不知道吗？这个贝勒爷那是什么身分，你一个人同着他出来，我就问你是干什么的？不出舛错任什么也不用说，倘若是有点儿毛病，担的起吗？再说贝勒爷那个人，没有江湖绿林的阅历，可以说是任什么也不懂，金元也是个二虎头。这两个人在一处呆着，绝以不能不惹祸。”马四爷本打算 招呼他们，又一想：“不对，究竟他们这是由那里来，往那里去我全都不知道，莫若我先看看，等他们走的时候，我暗含着跟随，到看他们往那里去。要说马四爷打的这个主意到是不错，路途之上不出错还算罢了，出错还可以暗中辅助。自己

把主意打算好了，反倒往人群里缩了缩，那个意思是怕金元看见自己，以至于朱德清等怎样说话，贝勒爷如何比手，洒海怎么下的场子朱德清等叫来霍林，所有的事，马四爷全都看了个清清楚楚。后来霍林把洒海贝勒爷让到了家中，马四爷便回店用饭。

用完了饭，老头子坐定了一想："那个老头子也不知是谁，就凭把人家场子踢了，人家就让他们家去。金元这个胆子太大了，倘若是从中出点舛错那还了得！"老人家可是好意，"莫若天交二鼓，我去探听探听。"老头子把主意拿妥，黄昏这时先到霍宅看了看道，然后回店休息。

大约这个时候，就有二更了，老人家稍微收拾收拾，出离店房一直够奔霍宅。将然来到切近，把老头子吓了一跳，就见一条黑影，一直进了霍宅。老头子一想：这个时候不早了，这个人绝以不是善类，我到看他干什么来了。老头子那个脚程够多么快，蹿房越脊跟着小子来到了后院。先前还以为他是够奔上房呢，后来小子改了方向奔东厢房，用尖刀把门拨开，转身够奔里面。小子他可不知道马四爸也随后跟进来了，小子到了屋中伸手撩软帘，里间屋里点着有蜡灯，小子到了屋中回手亮刀。马四爷借着灯光看得明白，床上的幔帐，撩起半边，上面躺着睡觉的正是国家的贝勒爷。马四爷一看可就吓坏了："不问可知，这一定是知根之贼。不然的话，他怎么就会知道贝勒爷住在这个屋中呢？"

这还真被老头子给猜着了，小子外号叫作"银面太岁"计芳，乃是"小公瑾"计良的胞弟以先也是霍景然的弟子，就皆因他的品行不好，被老人家把他赶出去了。小子一生气在家里另请别人教，那个功夫练的还不错。这一天计良从外面

进来，计芳叫道："哥哥，你不在霍宅练艺，回到家里来有什么事吗？"计良未曾说话，先叹了一口气，叫道："兄弟，完了，哥哥我不如你的眼光高，皆因我心里有段难受的事，特意回到家中跟你念叨念叨。"计芳问道："什么事值得这样难受？"计良这才说道："就是为霍林这个老头子，这个功夫实在跟他练不了。今天不是六儿的集吗？照例在青杨镇西街口设立把式场子。忽然间来了两个人，把场子踢了。我们是一共四个人，被人家拳打脚踢，打倒了两对。叫你说，这应当怎么办？"计芳说道："赶紧给老师送信去就是了。"计良道："是这个话呀，我们到家里送信去了。"计芳插言说道："莫非霍林不肯出头吗？"计良说道："你听着，到不是不敢出头，给他送信到是跟着就来了。你猜怎么样？他也照样叫人家打倒在地。"计芳冷笑了一声说道："这够多么跌斤斗！"计良说道："只是跌斤斗还不算，叫人家打倒之后，他也看明白了，认得人家是洒海，可是不认得那个四十来岁的，便套交情把人家让到家去了。这个还不说，到了家中，教我们给人家磕头见礼，一位是什么老洒海金元，那一位叫什么'天下第一侠'，你说这够窝囊不？叫人家打完了，还得给人家陪礼，这个把式还练个什么劲儿？我想人要不练武术，被人家打完了，再给人家磕头，大概也就没人欺负了。我越想心里越难过，这才回到家中跟你商量，我打算不跟他练了。"

计芳听了，跟着站起来，叫道："哥哥，我素常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他没有真能耐，到如今栽了斤斗你这就信了吧？兄弟我的能耐，你也不知道，今天我要露一手，给哥哥你看看。凭我掌中刀，要前去行刺，一则把这个祸给老头子霍林惹下，我也算报了他赶我之仇，并且也可以给哥哥你出气了，

这可叫一举两得。别的话不用说，统共来了多少人吧？”计良说道：“方才我不是说明白了，一共就是两个人。上年纪的就是洒海金元，那个当然我们惹不起他。惟独那一个‘天下第一侠’，他并没有多大能力，我们当场输招，也就是因为一时大意，不然的话就是赢不了他，也可以跟他战个平手。”计芳这才说道：“好吧，既然如此，我就前去行刺这个‘天下第一侠’。”

计良也是因为一时气愤，可就起了恨怨之心，遂说道：“兄弟，既然有这么大的功夫，当然可以替哥哥出气了。但不知用我帮忙不用？”计芳低头想了想，叫道：“哥哥您要帮忙，倒是也没有什么可帮的，如果打算教兄弟我省事，你就再回霍宅走一趟。你出入他们当然就不多心了，调查明白了，他们这三个人都睡在哪里。最好可就是分开屋子睡，要是在一处回头再说。你要是调查好了，兄弟我到那里，不用窃听不用调查，那岂不就省事了吗？”计良一听这个话有理，教兄弟在家里等候，自己二次回归霍宅。小子在道路上走着，越想越不合适：“比如说我到了霍宅，见着各位师兄弟，坐一会又要回家，回头夜间出了事，难道说人家就不会往我身上猜吗？现在倒不如我暗含着前去，到了院中前前后后遛哒遛哒，比如说要是有人看见我，我就说是刚进来的，最好是不叫他们大家看见，能够把事探听明白了，回来给我兄弟送信，你看那够多么好呢。”小子把主意拿定了，不走前面街门，由打后院跳墙进去。好在这是晚晌，小子蹑足潜踪，前边听听，后边看看，藏藏躲躲，果然没有人看见他。小子一直等到安歇之后，知道贝勒爷在东厢房，老洒海跟师傅全都在上房里面，全都探听实在了，小子仍然从后面跳墙出去，一路上喜喜欢

欢来到自己家中。计芳见着问："怎么样？他们还是全在一处，还是分房安歇？"计良说："别提多么巧！看起来人要是该死，从中就有神鬼支使着。如果他们三个人在一间屋子里，就让老头子霍林不要紧，那一个金元老洒海，我们惹的起吗？你说巧不巧，金元跟霍林在上房里，这个'天下第一侠'自己单单的住在了东厢房。兄弟，你说这不是老天爷帮助你成功吗？"接着又把自己到霍宅里所有的事，全都是暗含着窥探，并未出头露面。叫他们知道我回去，怕的是我回去回来回来回去，教他们猜想。"计芳说道："好，这是你多心眼儿的地方。你这一回去，出了事当然他们要往你身上猜疑，你这个意思是最好不过了。回头天够了时候，我够奔霍宅行刺，哥哥你在家中等候，至晚到四更天 我就可回来了。如果我不回来，那当然就是出了事了，你可就别在家里呆着了，赶紧走你的。比如说，我要是回来，有什么话咱们哥儿俩 商量。"计良点头。

计芳收拾收拾，又候了一会儿。这个工夫可就够时候了，计芳由打家中动身，一直够奔霍宅。小子从前跟霍爷练功夫，这当然是熟道了。到了近前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到了院中一直够奔东厢房，匕首刀掏出来，将门拨开转身往里走，到了里间屋匕首刀带好，回手撤出背后单刀，恶狠狠一直扑奔床榻。这个时候马四爷在后面早就看明白了，准知道这是刺客了。说时迟那时快，老头子 施展猿形纵，"嗖"的一声来到小子身背后，并二指在小子后脊背右肩下就那么一点。你说这个小子够多么听说，站在那里如同木雕泥塑的一般，分毫不动。

这个功夫贝勒爷已然惊醒，将要说"好胆大贼子，竟敢前来行刺"，马四爷连连挥手，不教贝勒爷言语。屋中灯光很

亮，贝勒爷一看摆手的人，正是马四爷，贝勒爷才放心。四爷凑到床榻切近，口耳相接秘密的说了几句 话。暗中交代："说是自己师弟金元作事太莽撞，不应当将你老人家陪出来。这幸 亏是遇见我，不然岂不太险了？最好你老跟我走，借此惩戒惩戒他。贝勒爷也点了点头。马四爷又问："这个人应当怎么办呢？"贝勒爷看了看这个小子，面无血色，不问可知当然不是善类，何况又前来行刺，可恶已极，一时气恼，用手作势就是让马四爷杀了他。马四爷还是不愿意杀他，怎奈话挤到这里，似乎要是不杀他，彷佛对于贝勒爷有多大过不去似的。这原因可就是说贝勒爷乃是未登极的雍正皇帝，说出话来是金口御言，定而不可移。四爷无法，只得接过小子的刀，伸手掳住了头发，用刀一划，头尸两分，用手架住小子的 尸身，慢慢的放在地上，就为的是不让他有声音。然后贝勒爷又秘密的跟马四爷说道："老剑客，你不是打算警戒警老洒海吗？可以把这个刺客放在床榻上面，就以他假充我被杀，那不是更好吗？"四爷摆手说道："不成，这人头的面貌不同，那如何假充的了呢？"贝勒爷倒有主意，叫马四爷把人头带出去，光要死尸腔子。马四爷这个人也好弄这个玄虚，果然就这么办，死尸放在床榻上面，被褥下面撤出一条棉褥，把地下的血迹全都擦抹干净，然后就用这个褥子把人头包好，幔帐撂下来，屋里的蜡灯熄灭，后窗户支开。马四爷打算叫贝勒爷从后窗户走，门虽然是也开着了，就为的是严密，省得被人看见，问贝勒爷能走不能走。贝勒爷点头说道："我正要试验试验我的夜行术呢！"说着果然纵上去跳到了外面。要不怎么后来这位贝勒爷那么大能耐呢？他老人家对于武功一样不缺，日夜练习，所以后来登极，非常爱惜剑侠 ，由打现在

就看出他老人家这个大概了。不过那个夜行术不甚灵巧，对于登房稍差。马四爷领着他老人家越出了院墙，就用小子这口刀，找了一个严密地方，刨了一个坑，将棉褥和人头，全都埋在了里面。

贝勒爷这才问："您从那里来？"四爷遂把别来之事说了一遍。又说："现在我住在店里，你跟我到店房里去吧。"贝勒爷点头。这段事看看仿佛是贝勒爷也不甚对，不应当跟马四爷一声不言语就走。可是贝勒爷也有贝勒爷的理由，他是这个心思："既然洒海同我出来，我是仗着他老人家保护，为什么他老人家大撒手来个满没忧虑？幸亏有这位马四爷暗中保护我，不然本爵已死在贼人之手。老人家说惩戒惩戒他，这个话也对。"所以贝勒爷并不拦阻，遂一直跟着马四爷到了店房。马四爷跟他老人家说道："咱们也别叫他甚着急，到了天明我到霍宅探听，看看他们那里是怎么回事。我要是见 着我师弟金元，我教他来接你就是了，你在这里可千万别动。"贝勒爷点头。

天可也就够了时候了，马四爸到霍宅观看，但见大门紧闭，听了听里面并无声音。老人家等了好半天，这才看见由打里头走出一个老头儿来，马四爷过来打听："昨天你们这里不是来 了一位老头儿吗？现在他还在里面没有？"那人说道："走了。"四爷又问："不是还有一位四十来岁的人吗？"那人说道："都走了。"四爷无法，只可说道："多借光。"便走开了。又过了一会，老人家直到台阶上去叫门，出来一个人，问："你找谁？"马四爷假说道："我找本宅的主人，霍老英雄。"家人说的也好："他老人家没在家，今天天色一亮，就跟随昨天来的老头儿一同走了。"马四爷一听：这可找不着头绪了。怎

么他们都走了？这可是干什么去了？莫非说已然知道死尸是假的，各处寻找贝勒爷不成？老人家无法只可回归店房，见着贝勒爷就把方才到宅探听经过跟爷说了一遍。贝勒爷说道："他们要是找我，也不到别处去，准要是知道没死，必然要去天 锡山。莫若咱们也到那里去吧。"马四爸一听，这个话倒对，反正到了天锡山，准能够等得着。爷儿两个把事计议一定了，给完了店 饭钱一齐动身。

道路上也没有别的事，来到了天锡山，到了寨门前，跟守门人把话说明，要见童林。喽兵问："老人家 贵姓？"老头子也不说，只说："你到里面见着童侠客自然就知道了。"喽兵这才进来回话。童林把老人家让到里面，当场索要宝剑，马四爷才把自己的历史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

童林一听 老人家这番话，可见得对于丢宝剑，并没有多大关系，显然易见这是错怪了老人家。童林说的也好："四爷，你这一次办的事可不对。不是咱们爷儿们有交情吗？你既看见黑影是由打富贵巷出来的，从中还不知道有了什么事，无论如何也应当二次回去，把这事跟大家说明，就势问问有什么事没有。你来了个不见面，这个话大概差 迟一点儿吧？宝剑丢失的事，还能够怨我疑心到你那里吗？"马四爷这么高的身分，可不能没理搅理，听人家童林所说的话有理，只得说道："这个地方我也想了，似乎略欠一点儿。可有一样，对于小子你猜我偷剑我不怪罪你就是了，反正我的历史已然对你说明白了，信与不信，那可就在乎你了。"童林也明白，凭这么大的剑 客，不至于说瞎说。当时又说了两句解释的言语，这才问："你老人家暗含着跟贝勒爷到天锡山，另外还有原因没有？"马四爷微然笑着说道："那还有什么原因呢？所为的就

是惩戒我这个师弟金元。”

说到这里，老头子向着洒海说道：“师弟，你可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不懂什么。闯荡江胡都七八 十年了，难道说对于江湖道的规矩，以及厉害还不知道吗？贝勒爷那是多么重要的人物？兄弟你也不是官，你也不是吏，又没奉官厅的命令，又不是朝廷的差派，居然你就把他老人家带到了外面！何况，他老人家又是私自出都，这个处分你算算够多么大？这还不说。一误不能再误，在路上就应当时时刻刻加着小心，赶紧送他老人家 到天锡山。不但不这个样儿，中途路上还要踢人家的把式场子。后来连话也没说，就跟着一同到霍老英雄的家中。这是有我看见，将刺客杀死。不然，你想一想，这个事应当到什么地步？”老洒海金元为人最好不过，听见师哥教训，自己这才接着说道：“老哥哥，您就不用再往下说了。我全都听明白了。事到如今，就是您不说，难道说我还不明白吗？大概这一辈子，也就是这 一回了，第二决以没有了。”

童林一听心里佩服人家金老洒海知错认错。可是，马老剑客知道怪罪师弟，可就不 知道怪自己了。想罢，遂乐嘻嘻的叫道：“四爷，小子童林我有句话，不知道老人家容我说吗？”马四爷说道：“咱们自己爷们没有隔口的话，说的不对再说，那也没有妨碍。”童林这才说道：“既蒙老剑客容说，小子我就要说了。方才，你老人家申斥金老洒海陪着 贝勒爷出来，这段事办的过于莽撞。话是实话，金老洒海也承认是错。越是身分高，越能够引咎自责，所以才显出来，是年高有德的老剑客，当然我们大家没有不赞成的。只是你老人家只怪罪老洒海，您也有几个地方不对：任凭金老洒海他是多高的 身分，多大的岁数，他老人家可是您的师弟，您是个哥哥。无论什

么事，您要看不见那就不用说了，既然看见就应当直言无隐，那才算对，这倒是小节；就是您在把式 场子里头见着他们爷儿俩 未曾说话，到了动手时到十分九厘，您就应当出头解决。到那个时候你老还不说话，这也算是小事；从中最大的错处，可就是你杀完了刺客，不应当带着贝勒爷走。净走还不算，还要以假尸瞎混。你可知道你这一闹着玩不要紧，从中几乎没出了多少条性命。倘若老洒海一时沉不住气，跟霍老英雄这就是一场凶杀。贝 勒爷乃是私自出都，倘若一经官，这个事谁知道闹到什么地步才算完了？老剑客，请你想想，你这段事办的对吗？”老剑客听到这里，竟来了个张口 结舌，实在没的话说，才说道：“海川，以假尸顶替，这可是贝勒爷的主意。就是他老人家跟我走，也是我们 爷儿俩商量好的。”贝勒爷赶紧接着说道：“海川，这倒是我的主意，不过就是跟老洒海闹着玩的意思。”马四爸 一听：童林这小子真厉害，先捧我师弟金元，知错认错，那才叫剑客的身份。到如今我要不认错，不用说当然就是没有身分了。老头子想到这里，又听贝勒爷往身上叫。老头子这才哈哈大笑，笑完了说道：“这算我的不对就是了。”

海川 接着说道：“老洒海有了错，他老人 家的师哥已然责罚了一顿。老人家你要是不对了，还有谁责罚你呢？”马四爸笑道：“这不是小子你来责罚我了吗？”童林道：“你老人家别这么说，如果你再这么说，我马上就给你跪下了。我这是说这个理由，但不知道老人家认错不认错。”马四 爸暗道：“好，还得问我个服服在地。”连忙说道：“我这不是直认错吗？”童林说的也好：“老剑客爷，你只口头认错不成，或是认打或是认罚，你得答应一件。”马四爸一听：喝！越说越厉害，认

打认罚得叫我挑一样儿。好，我得问问。叫道："海川，既叫认打认罚，我先问问：认打怎么样？认罚怎么样？童林乐了道："老人家，如果认打的话，凡在位的人谁也不好意思责罚你老人家，只可是请天下英雄前来议罪。"马四爷接着说道："不成不成，这个太麻烦了。认罚怎么样呢？"海川点点头，说道："认罚可就太容易了。现在西安侯逃到了朱家堡，我们已经去探了一次，把一个'赛判飞行侠'苗泽苗润雨，落在翻板之中，已然被获遭擒，到现在生死存亡尚不得而知。你老人家这么高的身份，没别的，你帮着打朱家堡吧！"马四爷暗道：说了半天，是叫我帮着攻打朱家堡。既然说到这里，还是真不好意思说出"不成"二字。童林因为什么费这么些话呢？因知老头子，一心的要回家，把贝勒爷送到这里，当然他老人家就要走了，所以才绕了这么个湾儿。果然就把老头子给绕住了，当时点头答应。

到了吃饭时，大家在酒席筵前议定了人位：马四爷，"老洒海"金元，"百折不挠青云叟"冷爷，"沧海变桑田"杜古，这四位二探朱家堡。人位议定了，不过就是等时候。早早的吃了晚饭，稍微的候了一会儿，四位便一齐动身。

到了朱家堡护庄河边，冷爷对众人说道："咱们何必一群一伙的前去呢？这不是护庄河共分四面吗？到不如咱们四位分东南西北各进一面，到了里面再会齐。因为什么这样走呢？这样可就省得大家走西方庚辛金那一条独龙锁了。咱们大家不是全都会登萍渡水吗？咱们就不用走独龙锁了。"马四爷、金元全都赞成这个办法。杜古说道："既然分开进堡，里面的道路，大家知道吗？"冷爷来过一次，当然知道了。马四爷哥儿两个都不知道。杜古就把堡内方向，哪里是朱平住宅，详

详细细说了一遍。大家把话听明白了这才分手。

马四爷原地就没动，当然，他老人家进堡，比那几位快了。按着杜古所说的方向，老人家并不费力，已经来到了朱宅。凭这么高身分的剑客，要是到那里去探听，真正可以说得起是无踪无影，半点声息没有。老人家到了对面房上留神一看，见正房里有一群人，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马四爷可知道，那群人当然全在这里了，什么西安侯以及他所带的人位和朱家堡原来的人，见他们大家似乎是开会议。马四爷正然观看，忽然见 由里面出来一个老道。他要是由打正中门里出来，四爷稍微的一隐身，他可也就看不见了。这个老道是由套屋旁门出来的，马四爷看见了他，他也看见马四爷了，小子高声喊道："何人大胆！竟敢前来夜探朱家堡，还不下来受死，等待何时！"四爷一看，被那人看出马脚，就不能在这里忍着了，翻身跳到了院中，用手点着说道："你何必这样大惊 小怪呢？不止于探听你们朱家堡，我还要将尔等的人头，一个个完全捎走。"这时，大厅的人全拿着兵刃到了院中。老头子一看老道不是旁人，正是"五行奇门道"赵福清。老道见马四爷下来了，伸手撤剑，不问青红皂白，赶上前去便击，四爷取出双橛 接架相还。赵福清这个功夫，那里是马四爷的敌手，不到十个照面，早就找不着大门了。大庄主朱平一看：不得了，这个人的武术高强，非我出头不能敌他。朱平想到这里，叫道："军师闪过一旁，朱平来也！"赵福清一想，大庄主的功夫比自己高的多，这才虚晃一剑跳出了圈外。朱平外号人称"双掌托日月"向来动手不拿军刃，当 时仍赤手空拳过来跟马四爷战在一处。前文书表过，马四爷的地行橛那乃是一绝，稍微不大出名的人物，便绝对不是他老人家的敌手，

这还说的是大庄主武术高强，跟老头子 打了没有二十个照面，已然堪堪难以支持。赵福清在旁边一看，凭大庄主尚且赢不了他，可见得这个人是武术绝伦了。他既然前来探堡，当然就是 奸细，到了这个时候，那里还有那么大功夫跟他论理？莫若以多为胜，或者结果他的性命，或者将他拿住不是就完了吗？小子想到这里，念了一声“无量佛！大庄主，你老人家不可撤招，贫道 我来协力相帮。”朱平也明白他这个意思，故此自己没撤手，赵福清便摆剑加入了战圈。马四爷动着手不由得心里有气，有心说：“你这个东西，单单跟我动手，不是我的敌手，有人把你换下去，你就在旁边呆着不就 完了吗？这个时候你又来帮助他！小子，你也不知道四太爷的厉害，慢说是你们两个人，照着这样儿四个 我也不惧。”老头子一叫劲，把双橛招数一紧，力敌朱平，赵福清二人，便打了个平平。

就在这个功夫，听见有人喊道：“小子们竟敢恃强拒捕！”马爷一听这个口音，便知道是自己的师弟金元来了。金元将然到了，跟着 冷爷，杜爷全都到了，朱家堡的人分头拒敌。大庄主可就慌了，准知道所来之人全都不是无能之辈，并且不知道他们后头还有人没有。倘若是还有人前来，我得预想个抵抗之法。不然就许措手不及被他等战败。”朱平想到这里走后留招，将身形跳到了圈外，先看看房上有人没有，再看各处动手之人，是来人的敌手不是。

大庄主只管他这一走，可了不的了，赵福清 可就受了罪了。他本来就不是马爷的敌手，方才已然试验过了，到现在大庄主一走，小子未免心里害怕，他一想：莫若我用消息将他拿住就算完了，可是正当院子里并没有消息，消息全都靠

着墙根，未免不大得用。真要是功夫平常之人，还可以用招数慢慢的引诱，这个老头子那里能成？我诱他到不了墙下，大概我的性命就不保了。小子的诡计便不敢在这里施，只得留神看了个机会，好容易逃出了圈外，手托宝剑往后就走。他要是撒腿一跑，马爷可也就不答理他了。这个小 子他不是那么跑，试着步回头观看，招得老人家有气，叫道："小牛鼻子，今天你上天，我追你到凌霄殿，入地赶你到水晶宫，看你可能跑到那里去！"说着话身形一矮往前便追，赵福清并不答言，心里自然是喜欢。这个功夫杜古可就看见了，高声说道："那老道可就是赵福清？"别的话没说，就说了这么一句，马爷已然明白了；老道就是赵福清，他们已然对我说过。当然这是嘱咐我别追，或者留神他们的消息。马四爷看着赵福清这个小子有气："既然动手看见了他的功夫，大约他的脚程没我快。不是 他们打算把我诱上消息去吗？我看他怎么个领法。他走那里，我也走那里，倒看看他有什么巧招。"老头子又把这个火僵上来了，不但是追，而并且还是追得非常快，洽洽追赶了个首尾相接。

这个时候可就已然到了二道院子了。这个二道院，跟前院一比，可就差的太多了：整个的一个院子，全都是翻板。九块翻板有一个总机关，寻常日子，这个机关可不开，随便人在上面走道，就如同地板一样。如果用的时候，就是来到九块翻板当中，那里有个铜拐子，只要用脚一踢，这个铜拐子一转，这九块翻板可就全都开了削子了，踩哪里也翻，就是这个铜拐子这里不要紧。把来人拿住之后，翻板仍然盖好，再把铜拐子拧过来，可就又全都削住 了。知道的先跑过去把铜拐子一踢，后面追赶的人，非得落下去不可。今天这个小子

可就是这个主意。马四爷在后面追，小子头前跑进了二道院，一直够奔这个铜拐子。马四爷不是在后面追吗？他满打算用脚将铜拐子一踢把马四爷拿住，他可不知道马爷脚底下够多么快。他到了铜拐子那里，急忙用脚踢拐子，马 四爷却跳起来，一只脚来踢他。这个时候可巧赵福清把脚也伸到拐子下面去了，马四爷的脚可也踢到他的身上了。马四爷早踢一会儿，小子的脚还没伸出去，不过一个筋斗跌倒旁边，现在可就不行了，铜拐子把脚挂住了。铜拐子当然折不了，马四爷那个劲儿又很不小，“噗”的一声把个赵福清便踢倒了，人倒了不要紧，脚脖子上的骨头，扎出一段来，并且脚指头朝后了。当时一疼，小子昏绝过去。四爷可不知道，还打算走上前去，一脚将他踢死。这么个功夫有人喊，接着就是哗啦啦的声音，够奔自己后脊背砸来。马四爷知道有人暗算，只得转过身来，凭手中双橛，招架相还。来者正是 本堡二庄主朱琛。别看这样猛勇，他可不是马四爷的敌手，战了几个回合，撤兵刃就走。马四爷回头看那个老道，也不知那里去了。

第一百三十四回

朱三爷云迷谷遭奇遇　三小侠柳亭镇会五叟

老人家明知里面各处都是消息，自己不敢深入，这才回头往前院来。到了前院一看，可了不的了，众人打成了一圈。自己的人就是师弟金元冷镇杜古，人家人可多了，贺清虚，胡千里，谭桂林，陶源，杜清风，朱平等一齐动了手。马四爷看罢，舞动了双橛加入战团。冷爷一看，这那里能够成的了？我们的功夫虽然说高，可是人家也不矮，就让谁也不输不赢，各 处都是消息埋伏，这也是无济于事。自己想到这里，连忙打了一声呼哨，约会众人逃走。贼人不舍，随后追赶。几位绕房而逃，且战且走，好容易来到获庄河边，后面追赶的人才没有了，天也就快亮了。留神一看，内中少了一位，不见了“沧海变桑田”杜古杜春秋。马爷金爷冷爷无法，看了看方向正是西面，冷爷领着，老三位全顺着独龙锁过河，回归天锡山。

见着童林等众人，说明夜间经过。大家一听，这可实在没有办法了，二次探天锡山去的是四位老剑客，那都够多么大的身 分，尚且数人之中丢了一位，照着这样看起来，这个朱家堡就算是无法可入了。所有的众人全都面面相观，一筹莫展。正在无可奈何之时，忽然间嗖兵又进来报告，寨门外来了一位老者，要见童侠客。童林一听：“怎么这些个找我的人呢？只得出去看看吧。”到了寨门外一看，果然看见白发苍苍的老人。可有一节，童林不认得，赶紧 问：“老人家，你怎

么会知道在下童林在此?”老者笑嘻嘻说道:“童侠客,你我虽未曾见过面,大概提起来你也许知道,我家住山西太原府,姓石双名宝奎,外号人称‘神掌地行仙’。”童林一听知道了,原来这是徒弟的亲家,这才往里让道:“有什么话里面去谈吧。”把老头子让到了里面大厅,照例不认识的主儿全都引见了引见。童林问:“老人家,到这儿来找童林,莫非有事吗?”老头子叹了一口气,把自己来意说明。

前文书表过,老头子有个姑娘名叫石素兰,已然许配了夏九龄为妻,定婚之后夏九龄跟随钦差走了。素兰姑娘总得说是人大心大,什么事全都明白了:自己终身许配夏九龄,自己也倒是非常满意,可就是有一样儿,他这一随年钦差到四州查办事件,不知道多少日子才能回来。“花落焉有重开日,人过青春无少年”。如果是正在青春少年,水流花开的年头儿,喜事一办,一对小夫妻那真正是人间的幸福,人生一世怕享过这么一天福,死了也不算冤。怎奈老天爷不如人愿,偏偏又叫他走了,这一走不知道什么年头才能回来。这个事到是小,只要我们的岁数全都到了,老爹爹自然能够设法催娶。所最不放心的,就是他小小年纪,跟钦差出去作事,对于各项公差他也未必明白。再说,他这是打仗去了,所到的又是奇险区域,真要是出点什么意外,你说叫我一辈子可应当怎样办?自己越思想心里越难过,更不放心。有心把这个话,跟老爹爹说说,又羞于出口。这个人就怕心里有事说不出来,日子长了就如同中了病一样。

老人家石宝奎对于这个姑娘,真正是爱若掌上明珠,凡事都要留心。看着姑娘跟往者不同,老头子不放心,问道:“孩儿,你这些个日子怎么了?”姑娘听老头子问,先红了一

阵脸，然后二目含泪，仍然是一句话没说。老头子就知道姑娘有碍口的话了，这才说道："孩儿，无论有什么话，只管说吧，父女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系。"老头子再三追问，姑娘 这才吐露实情。老头了一听，心说："你看看她是一个未出闺阁的姑娘，如今居然挂念起他的未过门的丈夫来了。人家常说道'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海同深。'我们这个孩子是将跟人家定妥，尚且未能过门，居然就有如此恩爱。"心里虽然这么说，应当怎么办呢？老头子只可问姑娘有什么办法。姑娘说的话很多，还加着不少的比彷。话里话外就是叫老头子到公馆去看看，可以帮助夏九龄，头一样能够免除危险，再者说也可以多得些个功劳，好升官发财。老头一听："你这个主意倒不错，叫我帮助你女婿去升官发财，可是女婿有半子之份，他要是坐了高官，我也可以光荣。怎奈人家那是官差，我去到那里算去找谁的呢?"老人家当时可 不敢这么说，怕的是姑娘心里难受，遂说："好吧，等着我把家里安置安 置，我去看看就是了。"老头子这个话本来就是安慰素兰，觉着她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思想起来，过几天可也就好了，故此才用这片言语敷衍。素兰听着倒是很喜欢，当 时可就把这个话放在了旁边，姑娘也不像从前那样愁眉不展了。

这样一天一天过了有许多日子，慢慢的素兰可就又着了急了，暗想：老爹爹他说把家中安 置安置就起身，何以这许多日子尚且未能安置好呢？到了晚间姑娘可就把这个话跟老人家说了，老头子一听还是那一段，并且那个意思还是很着急。老头子想了想没有办法，有心说不答应，姑娘养的娇生，不忍的叫他着急；你说答应他，就得起身 走。后来老头子一琢磨，也是应当看看去，倒不是看别的，倘若是年钦差事件

办完，跟着把夏九龄叫回来，给他们把喜事办完了就得了。想罢，这才说道："孩儿，你不说我也正要告诉你，我这三五天之内就要起身了。"素兰听着喜欢，赶紧给老头子预备行囊包裹，替换的衣服，以及盘费等项。几天的功夫全都预备停妥。老头子嘱咐了几句便起了身。

不出门也想不起来，这一出门，把自己的老朋友可就全都想起来了。头一个就是天锡山的大寨主"沧 海变桑田"杜古杜 春秋，那是多年的老朋友，既然在他的山前经过，不能不拜拜山看看他去。石爷主意拿妥，这才来到天锡山，跟守寨门的喽兵把话说明，要见里面的大寨王。喽兵跟老人家说道："我们大寨主，现在未在山内。"石爷闻听一怔，赶紧问道："大塞主到那里去了？"喽兵就把山里的事从头至尾一说，直说到现在有位童侠客，还有许多人全在这里，是怎么怎么一段事。石爷一听："好了，既然童侠客在这里更好了。你就到里面回一声，就提有姓石的 求见侠客。"

童林出来让进去问明白这片 言语，老人家接着问："朱家堡是怎么回事？"童林就把朱家堡，各处都是消息无法攻打的话一说。石爷闻听说道："海川，你这可说是'张天师叫鬼迷住了，有法不能使'。怎么你就会忘了当年七星山的事呢？"童林被老人家这一说，还是真蒙 住了，遂说道："老人家，当年七星山与此事有何关系，望老人家明白教我。"石爷哈哈大笑，道："你也算是贵人多忘事。不是朱家堡消息最多吗？他比当年的七山星八宝转心亭怎么样？百灵先生袁化，不费吹灰之力，把 他完全破了。此堡只要袁化一到，不是立刻就完吗？"童林一听也想起来了：不错，当年七星八宝转心亭，那个消息那是何等重要，我的师哥司徒朗办不到，人家百灵先生袁

化，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全都拆坏了。真要是这个朱家堡有他老先生前来，任凭他那消息有多么厉害，也就不 怕了。童林想到这里，心里非常喜欢，遂说道："老侠客，既然你老人家想到这里，没别的说的，您就辛苦一趟，跟袁大先生说明原因，请他老人家来一趟就是了。"石爷闻听一皱眉，叫道："童侠客，你可把话听明白了，这并非是我推辞。袁化那个人有一种特性，我也是 僵劲的脾气，我自己前去，倘他说出一个'不'来，我们二人准得闹不到好处。再说我一个人前往也显着面子薄。我要说不一同去，那算我推辞了。去我是当然要去，我的意思打算多约两位。头一样，人多面重，叫他老人家不好意思说出不管来；再者说，也可以叫老人家明白，这是正大光明的事，并非是私人的意气，谁跟谁过不去。我说的这个话不知道大家以为如何？"童 林闻听，点了点头，道："这个话到是很有理。如果这里不是有些乱七八糟的事，我跟随老侠客前 往足行了。"石爷说道："到也 不必童侠客亲身前往，只要有个一位两位的就成了。"当时在位的人到是不少，可有一节，全因为不认识这位百灵先生，倘若碰一鼻子灰未免难为情，故此全都没敢答言。这么个功夫，旁边过来一位说道："石老侠 客，事是我师弟海川的事，他现在不能分身前往，我跟你走一趟吧。"石爷看了看，原来是童林的师哥司徒朗。老人家心里好大的不愿意，因为什么呢？司徒朗那个脾气，石爷知道比自己还大。主意是自己出的，倘若是到了那里，把袁先生请不出来，不是连我也白跟着跌了吗？与其要叫他跟着，还不如我自己去呢。到现在，这个话可就不能那么说了，真要是说出来，司徒朗的脸，往那里放呢？这叫有话也说不出来。童林也没看出来，当时可就托咐师哥跟随石

爷一同前往。石爷暗含着有气，可 也无法，只得跟随司徒朗一同起身，够奔山西太原府，寿阳县，袁家屯，去请石灵先生袁化暂时不表。

单说童林等众人看着二位老人家走后，大家坐在一处，只有静等毫没有主意。一直到了完了晚饭，仍然还是没法。那个意思只有等着百灵先生袁化了。从中有一人看着不忿，可就是这位于秀娘，自己 可不敢看不起这群剑侠，不过就是有点纳闷："这个朱家堡怎么就会这么厉害呢？这么些个剑侠，就得等袁化前来。听石老侠客说，那个袁化先生是有怪性的人，他来与不来尚在两可之间。无论等几天他要来了，那就不用说了，跟他老人家一同前去看看，是能打不能打，回头再想法子；比如说等三天五日之后，袁化要是不来呢？到那时又应当怎么办呢？难道说，也就这么 睁着眼看着不成吗？再者说，这个朱家堡怎么就这么厉害呢？难道说没有袁化这个朱家堡就不能进去不成！"秀娘越想自己越难过，可是这个话，谁也没对说，自己可就把主意拿定了："莫若我冒险前往，到要看看这个朱家堡怎么个厉害法。"

这个话可也别怪秀娘，大凡人身上要是有能耐就有这个思想，这就叫"艺高人胆大"。如果说艺高，还能够见么懂么，不轻易冒险，这个话可就太不容易。这也就是练武术成名 最难的原因。比如说武术练到身上了，能耐虽有就是胆子太小，无论什么事总不敢单独行动，那么这个名誉得多怎闯出来呢？要是这么一说，当然就得轻身冒险了，那么着可又是侥幸成功了，比如说成了功，那就不用说了，当然由此可以露脸了，倘若是成不了功呢？便是打算闯名誉没有闯成功，反到把以前的名声全丢了，这么一说，当然是又不应该冒险了。那么

这个武术怎么成名呢？所以老师教徒弟，先谈的就是练武十年，养气十年。气不是只养内部的血气，应当养道家所谓“龙虎之气”，先把气压住，然再精心练功夫，功夫成练了，接着就学阅历，先把阅历有了，然后再去冒险。但是对于作事可就多少有点把握了，也可说是冒有益之险，不冒无益之险。冒有益之险不用说是失败，就是粉身碎骨，算是死得其所；倘若是冒无益之险，死而无功这还不用说，甚至于死后还许落个愚名，这未免可就太冤了吧。所以圣贤有言，人都有一死，有时候死的重如泰山，有时候轻于鸿毛。这就看人会死不会死了，会死与不会死就是会冒险与不会冒险。还有一句成语：事到临头须放胆。这句话也是与这个冒险不冒险大有关系的言语。比如说，明明这段事应当出头拚命，可是如果一出头，就是九死一生。不是应该出头吗？十成死也照样出头。这个地方 不用说不 出头，就是出头稍慢一点儿，就要落个怯懦之名，不够英雄好汉的资格，就让是再为那事死了，人家说那是挤的，并非出于本意。这说的是做人难，而练武功成名更难。今天于秀娘这个思想倒不怨她，皆因他的武术已练到家，现在天锡山的人位，剑客堆里说，也未必有压过秀娘去的。别看能耐这么大，年 岁可差的多，任凭练艺之时老师怎样高明，也不能把人的傲性完全化没有了，所以这些位老剑客全不敢动，惟独秀娘看着不忿，这就是岁数未到的原因。自己听各位老剑客谈话，已然把朱家堡里外的道路，全都听明白了。主意已定，非要单人独自探探朱家堡不成。于是悄悄 的将军刃带好，乘众不备就出离了天锡山。

自己顺着 道路往前紧走，到了朱家 堡近前，看看天时还早，打算探庄救人，这 个时候 可不成，看罢便找了一座树 林，

将身形隐在了里面。等到定更之后，姑娘看了看这个时候到了，这才遛遛达达走出了树林。秀娘也打算走西方庚辛金，踩独龙锁进去倒很省事。想到这里，将然往前走了几 步，就见由打旁边忽的一晃来了两条黑影，把秀娘吓了一跳。倒不是怕是歹人，他恐怕自己暗含着出天锡山，或者被人发觉，有人追赶下来。“真要是老爹爹或童林追赶下来，不问可知今天这个朱家堡就探不了啦。我岂不是往返徒劳?”自己一想：“还不如我隐着身形，看看他们倒是怎么样。”自己主意拿妥，找了一个土堆的地方，可就把身形隐住了，偷着观看。就见这两个人来到近前，脚步止住了，那个意思是 要走这条独龙锁。秀娘留神一看，是一位出家的僧人，那一位是赛判飞行侠苗泽苗润雨，秀娘不由得就是一怔：苗老侠客坠落朱家堡的翻板内，这乃是人所共见，怎么一时之间，竟会同着一个僧人来到外面呢？秀娘这可就不能隐藏了，当然要出来问问原因，于是将身形“嗖”的往前一纵。他这一纵不要紧，把那二位可就吓坏了，赶紧问：“什么人?”秀娘 答道：“那可是苗大哥苗老侠客?”苗爷一看原来是秀娘，这才说道：“弟妹，你这是由那里来?”秀娘先把自己的来意说明，然后便问苗爷。苗爷说道：“弟妹，我先 给你引见引见，这位姓朱单字名通，外号人称‘赤面铁臂佛，他 老人家的法号上普下慈。朱家堡大爷，朱平，二爷朱琛，这一位就是朱三爷，老哥儿三个是同胞的亲兄弟。”秀娘听着这个话很不明白，暗想：“苗泽探堡被擒，怎么会跟堡主胞弟走到 一处？莫非投降朱家堡不成?”

这个话也不怨秀娘这么想，本来也是叫人不明白，但从中另有原由秀娘可不知道。这位朱三爷为人极其耿直，为非

犯法的事向来不办。哥儿三个的武术可是在一处练的，谈到了真正谁的 高，还得说让这位三爷。弟兄三人练艺之后，在家中闲居。三爷朱通每逢一高了兴，便要找个深山大谷去游玩游玩，也就是畅爽胸襟的意思。因为，三爷生性就喜欢山水。他这个举动，大爷二爷可都不喜欢，所以每逢三爷出去游玩，多怎也是一个人单调儿。朱通的皮气有些孤独 性，向来也不好成群结伴，总以为是一个人随便，以为人多了，意见要有一点参差，倒觉着扫兴。三爷出去并没有一定的地方，不过就是信步闲游。

这一天走来走去走到一个山里面，四面云封，远看就彷佛没有道路一般。朱三爷看着 高兴，顺着羊肠小道往里走，东绕西绕，绕了功夫很大，已然到了山谷深处。两面是 高山峻岭，在正当中最低之处，不知道是什么 人修了一座亭子，亭子座完全是汉白玉砌成的，可并非是实着的，底下有一道石切的沟，如同小城门一般，有一股清水由上而下从亭子底下流进去。遍山坡全都是很小的黄花，其味芬芳无比。三爷一看，这个地方还不是仙境吗？可惜连一个过路的人也没有，也不能打听这是什么地方。自己到了亭子里面，在栏杆上一坐，把自己所会的最得意的千家诗念了几首，借着下面的流水和四面山峰的响应，韵调铿锵非常好听，乐而忘返。

这个话一点也不错，不知不觉天可就晚了。三爷见天晚了，只得回家。本打算还找原路回去，那知东一步西一步，走了功夫很大，仍然没走出谷来。又加着天色已晚，遍山白云如同烟雾一般，简直竟辨不出来那里跟那里来了。可别看三爷把道路走迷，不但不着急反 倒乐了，暗说："罢了，我以为我朱通有多大能耐呢，原来也是遇事则迷呀！如果是照着这

么转，就是转到天明，大概也转不出去。莫若就给他来个错上加错，顺着一条道路紧往前走，倒看看走到那里去。就让是找不着道路，我也可以作为夜游，也是人生乐事。”三爷主意已定，这才认谁了一条小道简直往前走。

走来走去，天上的月亮出来了，所过的松林全都是密札札。这也就是朱通艺高人胆大，要是平常人早吓坏了。三爷可不然，越走还是越高兴。又往前走了好半天，统共穿过了四五处密松林，猛然间看见前面，似乎像个灯光。三爷心里乐了：“走到有人地方就成了。如果 累了就可以借个宿，明天跟主人打听明白了，再回家不就省事了吗？”三爷越想越高兴，那个意思见着当地人，跟人家打听明白了这是什么所在，俟后高兴好再来。一面想着又走了好半天，看着那个灯光似乎近了一点儿，可是在高处呢，脚下 这个道路可也慢慢的高了起来。又走了好半天，这才看明白了，见有座竹障的围墙也就在半 人高，圈着三间房，就是上首窗户透着灯光，其余都非常的黑。

三爷到了近前，看了看竹门已然关闭。其实微一纵身就纵过去了，三爷可不能那么办，站在竹障外叫道：“里面有人吗？我是失迷了路径的，要借问一声。”那知一连喊了七八声，并无一人答言。朱通心里纳闷：“在这个地方住的人就是这么一家，也没有院墙也没有 大门，这要是有强人到此应该怎么办呢？”一面思索，隔着竹篱往里观看。院子正当中是碎石子砌成的甬路，甬路之外满院皆花，自己因认不清楚都是些个什么花。便站在那里看了很大的功夫，屋里仍不见动静。三爷心说：“就是主人出去了这半天 也该回来了。”接着又叫，不应再等。连着叫了好几次，还是无人答应。朱通心里纳闷：

“莫非屋中这个灯光，是什么妖魔所设不成吗？这可休怨我无礼，我要身临其境倒看看是怎么个原因。”

三爷想到此处，脚尖一点山石“嗖”的一声，越过了竹篱，顺着甬路往里走。到了房门下先侧耳听了听，屋中一点声息皆无，于是又够奔上首有灯光的窗下，听了听也是没有动作。三爷一时好奇心胜，一伸手由打万宝囊中，取出来一根树棕，用舌头浸湿了，就在窗棂纸上弄了一个窟窿，树棕带好，闭着一个眼。用一个眼往里观看。三爷不看还算罢了，他这一看，差点没喊出来咳，赶紧就把脑袋撤回来了。原来，屋子里头对角搁着一张床，在床上有个女子赤体躺着。朱三爷一惊之下可就赶紧撤回来了。自己定了定神，又一想：“不对，既然有女子赤身睡卧，不问可知当然还有男子。如果要是夫妇同居，绝不能够点着灯睡觉，没有男子还算罢了，如果有男子当然是男女苟合无疑了。我不看见也就罢了，既被我遇见，不能不惩戒他等一番。我是秉心无愧，绝不是贪看赤体的女人，我要审查审查屋中还有别人没有。朱三爷想到这里，二次用一目往里观看，这个女子仍然未动，脸冲外上下赤条条，就是在当中横搭一条大红绸巾。脚下莲钩穿的是花红缎子换脚鞋，面似桃花，身上白如敷粉，被那红鞋红巾一衬，更显着白嫩无比。又往屋里四周看了看并无第二个人。看那女子的岁数不过也就是二十来岁，朱三爷看着有气：“这么年轻的女子，赤身露体的睡着，还要点着这么亮的灯，这真是岂有此理！不问可知当然还有男子，也许是出去解手去，也许有别的事出去了。我暂时躲在一旁等候，只要是这个男人来了，不管他是夫妇不是夫妇，只要他明灯宣淫我就要惩戒惩戒他们。”三爷想到这里躲在了一旁暗处，净等有人前

来。

过了约有一盏热茶的功夫，居然被他等着了。由竹篱外走过一个人来，也不叫门，一纵而过。三爷本打算等他进去，好偷着观看他们的动作，那知道就听那这男人说道："窗下何人？竟敢 来此隐藏，莫非有意行窃不成！"朱通知道被人看破了马脚，就不能再隐身不动了，只得答言道："不错，是我在此探听。我可不是盗贼，皆因偶尔来到山中游玩回去的太晚了，以至于失迷了回去的道路。我走到这里看见了有住 户人家，我打算前来借问一声，在竹篱外好半天，里面无人答言。如果这里要没灯光，我可就不多心了，既然有灯光当然就有人，为什么并不答言呢？我可不敢说是行侠仗义，遇见有离奇的事情，必须要身临其境检查一番。"那男子听到这里，也不 着急，复又问道，既前来检查，可曾看出可疑之事吗？"三爷有心实话实说，那个话说出来未免有点儿不好听，不说吧，人家话问到这里了。几乎把朱三爷问的张口结舌，只吞吞吐吐的说道："不错，我因为来到窗下听了听，屋子里头并无动作，由腰间取出树棕，本打算暗地窥看屋中倒是有人没有。不料将用树棕将窗户钻透，尚未及观看，这么个功夫你就来了。我是因为打算调查，何况又未经主人允可，竟来到院中，故此不愿意跟你相见，这才隐身在此，不料想你眼快看见了。"

三爷这 个话可是亏着心说的。把人家屋中的妇人身体发肤看了个明明白白，到现在就因为这个话不好出口，竟说尚未及观看。遂说着话借着月光观看这个男子，生的细条条矮小身材，肉白如玉腰似柳，身上穿着雨过天晴的绸子裤褂，脚底下穿着两只很小很瘦的青缎靴子，头上用绢帕罩着头。三爷心说："这个小子可算是第一个美男子，与我方才看的屋中

少妇，倒是玉人成双，天生佳偶。按着容貌年岁说，倒是像正式的夫妇。”

正自心中思想，就听那个美男子说道：“我这屋中可是我的家眷，她们一时不慎明灯睡着。不问可知，一定你在这里偷看好久了。如果你说了实话还则罢了，不然你今天休想逃走。实话告 诉你，我是天生成的一双夜眼，夜间不但比白日看的远，并且还看的清楚，在相隔甚远，我就看见你在这个窗上爬着观看。你看了没看，这个话你如何能够瞒的了我呢？”三爷一听坏了，我的行踪果然被这小子看破，大概怎么说也瞒不过去了。”朱通本来为人爽快，向来不打诳语。今天这个话因为碍口，本不愿意说，此时听人家问到这里，只得实话实说道：“告诉你，我料着屋里的女子一定是你的家眷，方才我跟你说的话不过是给你留脸，省得叫你难以为情。”接着遂把所见之事，以及自己的本意实话实说。

那个男子听了非常喜欢，遂说：“妇女对于自己的身体不加小心，这是最可耻可恨的事情。这幸亏是遇见 你刚肠烈士，比如要是歹人，见色起淫心，我就丢了人了。还没领您贵姓？家住哪里？”。朱通说道：“世界上的事，可以说是变幻无穷，实话实说反到没事了。”想罢报通了名姓，说明去处。那个男子作揖行礼，连说：“失敬失敬，原来是大明朝的皇裔。在下姓方双名美郎，既然是贵人到此里面请坐吧。”三爷在家中可时常听二位兄长说，自己是明朝后裔，无论如何将来也要设法恢复大明江山，三爷对于这个话可是并不注意，因为什么呢？他另外有一份思想。他说，大明朝后裔有的是，人人都打算恢复大明天下，那岂不成了一群反叛？再说，国亡怨自己不修德，不能怨人家抢 了天下去，自古以来前例不是多了

吗？只要失去了仁义道德，立刻就有亡国之祸。比如说这个大清国要是不修德，也不一定非是姓朱的不可，谁都能够得他的天下。现在人家正是皇上有道万民乐业之时，不用说恢复大明天下办不到，就让说是办到了，难道就 不顾全黎民百姓吗？自古只有吊民伐罪，没有太太平平的谋叛的。真要是大清国无道，天下的人民受害，就让我们不是大明的后代，也应当起而讨伐。因为朱三爷有这个思想，故此并不注意二位兄长所说的言语。今天听这个方美郎称自己为贵人，三爷连连摆手道："这个话你千万别这么说。明朝以后姓朱的有的是，哪里就是明朝后代。本来是平常百姓为什么要称贵人？"方美郎并不还言，只是往屋里让。

三爷跟在后面，来到下首屋子里。美郎打火燃灯。三爷看了看迎面八仙桌，两旁有椅子，靠着窗户是一座炕，对着炕是一个大三节地柜，屋里倒是很清雅。美郎让三爷上首落坐，有预先烧出来的茶水，用稻草围绕着还很热，给三爷倒了一碗茶，又重新问："三爷，到这里来有什 么事？"朱通还是实话实说："实在是因为游玩，天晚失迷路径。"美郎笑了笑，说道："我的妻室过于放荡，以至将身体被您看见，我有一句不知进退的话，要当面跟您说。我生平是个天阉，不能入道。我妻今年十九岁，已婚三年尚且是完壁的处女。今天我看您这个人，良心道德全是世所罕见，我有意将妻室赠送与您。因为什么呢？第 一，我是早有此心。第二，您忽然迷路至此，偏偏看见她的裸形，可见得这是有缘。"三爷本来就是个红脸，听了这个话，脸再加上一红，成了紫茄子了，遂说道："你这叫什么话？我偷看你的妻室，我是存着一分惩淫之心，并没有别的意思。你天阉不 天阉我管不着，为什么要

赠妻与我?”方美郎见三爷急了，这才乐着说道：“别看你这么着急，我看未必是良心话。”三爷可真急了，遂说道：“我看你长的这个样儿，就是浪荡的典型，连你大概也未必是好东西。不过，我没看出你的破绽，难以下手 惩戒。淫浪之辈为世界上最恶之人，方才那个女子不用说还有不好的行为，就是那样裸体明灯，已经就出于妇人之道。不问可知尔等必非善类，我还是早离是非之地为妙。”说到这里站起身形迈步就要走，美郎说道：“朱通，你先别忙。你知道方才你所看的女子是谁吗？实话告诉你，既然看见我的身体，嫁你不嫁倒在两可之间，今天你得跟我学牛郎织女会七夕，欢会之后才能放你逃走。不然，插翅难逃!”说到这里，双足一甩，“砰砰”两只靴子全都脱落，露出了三寸金莲，仍然穿的是花红缎子换脚鞋。朱通一看就明白了，这个小子原来就是方才裸卧的女子，真正是无耻的东西！忙用手点指道：“这半天我就不知道是你，早知 道是你这个淫妇，我焉能不加以惩戒。到如今还敢女扮男装，用言语引诱于我，别走接拳!”说到这里挥拳够奔女子便打。就见这个女人并不慌忙，看见三爷手到了，身形往回一闪，右手往上伸出，照三爷头上便打。三爷一看不好，赶紧撤手闪身，女子的手 就在朱三爷肩头上微然一摸，就凭这么大的朱通朱三郎，竟会站在那里二目直勾不能动转。女子取来一条麻绳，把朱爷倒剪二臂，双腿也捆了一道绳子，这才在他的大胯拍了一下。朱通立刻觉得四肢通顺，但是已不能自由了。女子也不说话，到了明间屋取来一把钢刀，往朱通脖子上一放，叫道：“朱通，答应了亲事，我马上就松开你了。如若不然，我就将你的人头斩下。”朱通乐了，叫道：“淫妇，我生平没开过这个眼，没见过你这么不要

脸的女人。今天我虽然死了，也算是开了眼了。你早早将我一刀杀死，如果多说少道，我可要骂你了。”女子说道：“那么你就闭眼吧。”朱通这个地方真不含乎，把脖子一伸，二目一闭，耳轮中就听“砰”的一声。朱通一看，却是将足下的绑绳挑开了，遂问道：“你不要将我杀死吗？为什么挑断我的绑绳？”女子一笑，道：“正 人君子不贪女色，神鬼尚且保佑，我那能昧天良呢？”说着话剪臂绑绳也挑开了，这才叫道：“朱通朱大义士，我可有点对不住你，我这是设法试试你这个人。”接着让坐，把自己历史说了一遍。朱三爷 闻听，吓了一身冷汗。

这位姑娘原来姓方，名叫方美娘。由三岁的时候，因为贫 穷没有饭吃，家人就把他拴在三皇庵尼姑庙里了。老尼看着这个孩子不错，便教给他练习武术，由打七岁练功夫练到了十七岁，功夫已竟就算够份儿了。有一次，剩下她一个人在庙里看家，居然来了 一个淫贼，看着姑娘容颜甚美，竟用薰香将姑娘薰将过去，到了屋中行起苟且之事。论说可就是失了节了，糊里糊涂被贼人蹂躏了半天。正在这个时候，师傅回来了，当时将贼人拿住，后又将姑娘救过来。经老师傅询问，姑娘竟不知道什么叫失节不失节。师傅莫明其妙，细一调查才知道这位姑娘乃是天生的石女，老师也乐了。后 来一想这个孩子既然是这个样儿，当然终身就不能配人了，为什么不把他深造深造呢？老师傅想到这里，可就把孩儿送到了自己老师的跟前，就是姑娘的师爷那里。这位老尼姑名叫常慧，有个外号叫做“铁掌禅师”，见着这个姑娘非常喜欢。按说应当给她落发才对了，老人家常慧对于“奸盗邪淫”这四个字，最恨的就是这个“淫”字，看 姑娘生得容颜俊俏，念

了一声："弥陀佛，善哉，善哉！留着你这份容貌，可以杀尽天下的淫贼。"这个话就是老师傅的命令。功夫又学了三年，美娘便整二十岁了，那个功夫可就算够了份儿了。这个地方叫做"云迷谷"，平常人绝对也来不到这里，能够来到这里的，可就是江湖绿林的英雄。没有人来还则罢了，只要有人前来，差不多 全得死在这里。因为这个姑娘施展他的色度的法子，差不多的人都是见色而起淫心，这位姑娘跟他师爷是一样的思想，只要是贪色的，姑娘将他拿住，结果性命，也用不着埋，扔在山涧之中，自有狼虎叨着走了。说不说被杀死的人就多了，像朱通这样的还是头一次。

当时方美娘把自己出身 来历，实话实说，对朱通说了一遍。朱三爷心说："我这是因为游山逛景，竟在阎王殿前走了一遭！若不是我生性耿直，这条命就算完了。"话可虽然这么说，朱三爷还有不明白的地方，问道："你们住在这里，孤孤伶伶，对于吃喝往哪里弄去呢？"美娘闻听笑道："这个地方是我的住处，我的师爷还离此有二里多地。我外号叫'浪 荡仙子'，除此住处之外，另外还有三处。每天没事就在山上闲游，有人走到这里当然是迷路不出，我看他往那条道上去，我就在我那个住处点上灯，跟你所看的那情形一样。至于吃喝，由此过两道山岭，那里有个镇子，各种杂粮都有。你既然来到这里，我 也不能白白的戏耍你。这么办吧，我同你见我的师爷，他老人家看你要是一喜欢，也许给你一手武术，也许送给你几句话，无论是什么全都一辈子使不了，用不尽。"朱通非常喜欢，这才跟"浪荡仙子"方美娘一同出来，把房门关好了，走出了竹篱。

功刻不大，来到一座大庙近前，借着月光看，山门上的

匾写的明白，是“云迷古寺”。美娘先向朱通摆手教他止住脚步，自己可也不叫门，越墙而入，过了好半天，又由院中越出，才叫朱通跟随自己一同进去。仍然是施展蹿房越脊，一直来到后面 禅堂，美娘在前，朱通在后。到了里面一看，迎面禅床上坐着一位出家的僧人，猛一看真 不知是僧是尼，满面红光并无皱纹，但是那头发却已雪白了，那才称得 起是皓发童颜。美娘一指，说道：“你看，这就是我的师爷。他老人家法号‘上常下慧’别号‘铁掌禅师’。”朱通见老人家这样儿，就知是道高德重的世外高人，赶紧过去行礼。老尼僧吩咐一声：“美娘，掺起来。”然后让三爷一旁落坐。稍微问了几句话，可就谈到了恢复大明江山这个话了。三爷是个直肠汉子，仍然还是按着自己的心思跟老人 家一说，老尼姑念了一声“弥陀佛”，然后说道：“你这个思想很好，老僧希望你始终如一，千万不可错主意。”朱通说明无论如何也不做害人的反叛，老尼姑非常喜欢：“既然如此，我劝你出家为僧，你的面貌清福无限红尘无缘。如果你肯出家，可保你安乐终身。”朱通的性情最喜僧道两门，听尼姑这样说，赶紧答道：“弟子很愿意皈依‘三宝’，望求师傅引渡。”尼姑一笑，道：“我不能收你。我有一个道友，这个人不在了，他的大徒弟，叫明志长老。论说他可比我晚着一辈，道行德能，只能比我高不比我低。再说，他又是个和尚，收你最相宜。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我给你写一张字柬，教美娘就带你去了。”三爷磕头相谢，老尼姑用纸写了几个字，交给美娘。

二人告辞出 来，相离并不很远，不多时便到了，原来是云迷古寺的下院。到了里面见着明志和尚，先把字柬递上去。明志长老看罢，点了点头，当时打发美娘回去。明志慢慢的

一问朱通的心思，三爷便把自己的意思实话实说。和尚点了点头，说道："常慧师傅但知道出家相宜，他可没想到你岁数太小。暂时我收你做个在家僧，如果不想家的话，我可以教给你几手功夫。"朱通一听喜欢的不得了，当时给老人家磕了个头，别的话全都没提，就住在这里练功夫了。

整整的练了三年，明志长老把美娘叫到跟前，叫他跟朱通过招，试试功夫如何。别看美娘是个年轻女子，朱通还得管人家叫师哥。老和尚嘱咐，只要招到了就行，千万不可发力。二人全要留神小心，及至比上手，二人的功夫，全都是混元掌加金刚点穴法，比够多时，总是不分上下。明志长老喝道："停招！"二人各自亮招架式一笑。明志长老乐嘻嘻叫道："朱通，三年前你战美娘，不及一合就输了。现在你的能为增加你 知道吗？"朱通点头说道："知道。"和尚又问："既然知道功夫长了，你知道我教你学混元掌金刚点穴法的意思吗？"三爷回说："不知道。"和尚这才说道："传给你这两手功夫，就为是教你保身。暂时我不能收你，你先回去，到了四十五岁，那才是剃度的年头儿，到那个时候你再到我这里来。"朱通为难，心说："我的师傅，再来我还来的了吗？"明志如同已知道了他的心思，叫朱通过来，低言将出入山的秘诀告诉了他。话说完了，遂高声道："你就去吧。"朱通无法，只可磕头拜别了老 师，同美娘一齐出来。依着三爷要到上院去和常慧老尼姑告别，美娘摆手说道："不必，我替你说就是了。我也不送你了，但愿后会有期。"朱通将然要行礼拜别师哥，却 见这位"浪荡仙子"身形一晃，立时不见了。朱通怔了一会儿，这才按着老师的口诀出山。

到了朱家堡见了二位 哥哥，大家都是一怔，逐问道："你

倒是到那里去了，怎么不说一声呢？累得我们好找。”三爷胡说八道，就提：“自己出去游山，看见几个怪人，被我赶到山村之中，他们留着教我学功夫。我说恐怕二位兄长不放心，他们说可以打发人送信。我把信写好了，交给他们。据他们说已然送到了，还赏给送信的二两银子。”朱平、朱琛一齐说道：“没有的事，可见得你是受了他们的骗了。”三爷又接着说道：“就皆因三年的光景，未曾接过二位哥哥的信，我很不放心，所以才回来看看。他等既是骗哄我，我就不回去了。”这片慌言还真瞒哄过了。三爷每逢练功夫，全都是找个没有人的地方，无论是谁也不让他看见。书是有事即长无事即短，不知不觉过了十多年。朱平、朱琛哥儿两个每天起来没有别的事，就是商量如何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以备举行大事。三爷也不管这个，这二位也不跟他商量。忽然间这一年二位请来一个老道，叫作“五行奇门道”赵福清，武术到不说，专门会摆消息埋伏。朱平、朱琛的主张，打算在这个朱家堡的前后宅院完全设上消息，朱通非常不满意。这天忽然想一事，暗说：“可了不的了，我今年就是四十五岁了。”逐跟二位兄长把话说明，要到外面游玩。朱平、朱琛并不拦阻。

朱通便离了朱家堡，一直够奔云迷古寺而来。见着老师，明志和尚非常喜欢，当时给他取的法名叫做“普慈”。头发去了，改变僧装。朱通的意思是打算伺候老师就不再回去了，明志复又低言悄语说了几句话，三爷这才二次下山，回到了朱家堡。

哥儿俩一看就怔了：“那一次一出去三年，这一次出去二年，怎么会又变成和尚了呢？”三爷就提自己交了一个和尚朋友，堪称莫逆。因为自己也好道，所以就改了僧装，他给我

的法名叫做“普慈”。大爷二爷也就没往下多问。普慈留神把家里的消息全看了看，什么地方有什么消息，全都看到了，可是一点也不懂，觉着闷闷不乐，便跟哥哥说，嫌家里住着太乱，自己打算搬到家祠里去住。朱平、朱琛一听这个话，非常不喜欢，后来又一想：管他干什么，就是他在堡子里头，也没有多大用处。莫若不伤和气叫他去他的吧。故此大爷二爷也未拦阻，就由打这个年头儿，普慈算离开了朱家 堡。老人家在未出堡门前，就在获庄河里拴了条独龙锁，就为的夜静更深好到里面去探听。现在知道西安候等到了，这点声势可就越闹越大了。普慈一天不断的，每夜必然到堡子里头看看动静。

前文书头探朱家堡，看见一条黑影，可就是他老人家。苗泽被扣翻板之中，老人家可也看见了。就 在众人追赶司徒朗杜古之际，普慈将翻板搬开，问道：“下面是什么 人？”苗爷还有点不敢说出真名，后来和尚说：“你只管报名，我并非是歹意。”苗爷这才说出真名实姓。和尚一听原来也是位成了名的侠客，这才说道：“我给你送下一条绳子，你能够上的来吗？”苗爷道：“可以。”普慈由腰间取出飞抓来，倒着把绳子松下去，苗 爷顺绳而上。普慈先问：“你的军刃拿着没有？”苗爷道：“拿着了。”普慈把翻板扣好。苗爷问：“未领教高僧何人？何以前来救我？”和尚一挥手，叫道：“快随我来。”普慈前行，苗爷后面跟随，走西方庚辛金，过了独龙锁，可就一直回到了朱家家 祠。到里面坐定了，普慈把自己的来历一说明。苗泽先谢了搭救之恩，然后说明：“童海川辅助年钦差查抄英王西安候，剑山蓬莱万龙藏峰尚且不保，何况是朱家堡？即或能保全一时，终有冰消瓦解之日。到那时玉石并焚岂不可惜！

高僧既跟堡主是同胞弟兄，就是意志和趋向不同，也不能说没有手足的观念。苗泽不遇见老人家那就不用说了，既然遇上了，又蒙老人家救命之恩，故此不敢缄口不语。详陈利害，望求老人家设法维持，能够平安无事，是大家之福。”普慈明白苗爷的意思，是打算教自己进堡用言语说降二位兄长，自己心说：“苗老侠客，你但知我们是亲兄弟，那里知道我们各不相通。谈到前去说降，那是办不到的。”想到这里，这才长叹一口气，就把自己 苦衷说了一遍。苗爷一听，点了点头，然后说道：“此事不难解决。从中主动之人可就是西安候。如果老人家能够辅助我等将西安候拿住，自然就可以安然无事了。苗泽跟童海川，乃是莫逆之交，无论有多大事，苗泽全都一面承当，准保不叫里面二位庄主受连累。”普慈听着这个话也很赞成，略一沉吟，说道：“这不是苗老侠客说到这里了吗？咱们就是这么办，我尽我的全力，帮助你捉拿西安候就是了。”苗爷听到这里也非常喜欢。话说定了，打发苗泽休息，又嘱咐苗爷在祠中等候，自己前去探听，有了机会，再同苗爷一同前去。老人家一直探听到了昨天，本打算带苗爷一同进堡，正赶上堡中闹乱，故此未能进去。今天议好二次前来，可巧遇见了于秀娘。

苗老侠客从中引见，把普慈和尚的来历说明，秀娘这才明白。苗爷问道：“妹妹，你一个人来到这里不知道所为何事？”秀娘也不隐瞒，就把：“海川请人，众人全都瞪眼等着。自己看 着不忿，怎么这个朱家堡的消息，就这么厉害呢？所以我悄悄的前来，倒要进去看看。”秀娘说到这里，没等苗爷答言，普慈接着说道：“于少剑客，这个话你可别这 么说。真要是凭武术解决，打的了或打不了，那可就在乎我们个人的能耐了。

这个消息埋伏：只要是不通这一道，就可以说防不胜防。倘若一触机关，轻则被擒，重得丧命，所以绝不能不加小心。”秀娘接着说道：“既然遇上你们二位，这就更好办了。究竟是怎么个意思，咱们一同到里面去看看吧。”普慈挥手说道：“别忙，打算 进去也成，我有几句话。连苗老侠客也在其中，听我的言语，咱们就同行，不然，我回去，二位单走。因为什么呢？消息我也不懂。我同二位进去，本来是领导辅助，回头辅助不成，反教二位中了消息。那何必还用我带路呢？”苗老侠客于秀娘一同答应。普慈这才说道：“到了里面，我走哪里你们二位走哪里。我要说让你们别动，你们 可就别动。”全都说好了，这才三个人一同跑过了独龙锁。

苗爷是熟道，普慈就更不用说了，就是秀娘一人道路不熟，在天锡山可听众人说过里面的方向，这个道这还不好走吗？并不费事 ，可就到了朱宅。究竟西安侯住在什么地方，和尚也不知道，到 了里面也得临时各处探听。他们走的可是后院，慢慢的往前来，走过了后院，有一个大亮场，就是平坦空地。和尚回头嘱咐，叫苗爷秀娘两人站在这里别动，我到前面看看，这个地方能走不能走。二人点头。

和尚走后，秀娘便定住眼神往四外观看，忽然见“倏”的一晃过去一条黑影。秀娘见了心中大喜，准知道这个贼人必然是这里面的，如果把他拿住了，何必还用普慈和尚费那么大事？用宝剑一威吓他，自然会说实话。秀娘打这个主意，他要是跟苗爷商议商议也好，自己想 到这里，一晃身可就追下去了。他可就忘了普慈临去的时候，千嘱咐万嘱咐，叫他们千万别动了，秀娘后面追，黑影头前跑，跑到一个院子附近，不知道黑影那里去了。秀娘看着一怔，不问可知，当然是走

入房子里面。秀娘还有个思索：既然是这个贼人他能够走的过去，难道说，我就走不过去吗？秀娘想到这 里，并不迟疑，果然就绕进了这所宅院。别看夜晚 之间，定住眼神能看的很明白。这个院子之中非常讲究，秀娘暗道："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我何不到里面探听探听，究 竟是什么人住在这里。"走过屏门，就见正房 屋中灯光明亮。慢慢的走到了门前一看，屋内只有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灯下看书。秀娘不看还算罢了，这一看不由得喜从天降，原来这个看书的非是旁人，正是十四皇子允禵西安候！秀娘细听了听别处并无响动，并且屋内也没有别人。秀娘很高兴，心说："我要是赶上前去将他拿住，这可就算大功告成。"暗含着把宝剑取出来向前走了走，到了门口近前，手掀帘栊，拧身往里一纵。秀娘施展的就是猛鸡夺米的法子，不料纵到屋中双足将然一落地，就觉脚下一软。跟着"咯 叭吱吱"的一阵声音，西安候也没有 了，由打天花板上下来一个铁的大鸟龙似的一个东西，把秀娘罩在了里面。

秀娘知道这 是中了消息，可是也没有什么惧怕。因为什么呢？自己手中有削铜断铁的宝器，难道说，这么一个铁龙子还能挡的住我吗？"这才手擎宝剑来到笼边观看，看见这个铁笼的铁条太粗，根根都有鸭蛋粗细。秀娘无法，只可费些个功夫，慢慢的用宝剑割就是了。宝剑放在铁条上面用力一削，"当"的一声，用手摸了摸，铁条不过将然去 了一点皮儿。秀娘一连试了好几次都是这样。这一来不要紧，把秀娘可难住了，心里纳闷："这是什么铁条竟能抵得住宝剑呢？"秀娘她可不知道，这种主意 却出在"五行奇门道"赵福清之手。这种铁货，不但是三种钢混合打成，并且加西洋药水做出来的，用宝剑削断也成，就得来回拉，拿宝剑当锯使，有个三两天

的功夫，也许拉断了。头一节，不定准拉断的了；再说，也没有这么长功夫。小子在按设之时，就防到使宝力宝剑的了。方才看见的西安候，原来是假的，那个人可以随时更换，只要跟外方面有了事，什么人主要就把谁放在这里，拿他就做引诱 之物。只要是有人纵进来，定落此板，机关就算触动了。假人下面是走轮转弦，“吱”的一声退到了里间，上面的铁笼跟着就下来了。任凭是多大英雄，只要是你不懂消息埋伏，准得被罩在里面。秀娘他不知道从中的厉害，果遭此祸。

到现在自己可就后悔了：“到不是后悔别的，和尚临进堡之时，嘱咐的明白，行动听他的言语，我何必单人独自冒这个险呢？既然铁条削不动，不问可知，这就算被获遭擒了。干脆 死倒不算什么，惟独这个被获遭擒，这可不是件平常的事。真要是身为男子，不怕他等将我万剐凌迟那也不算什么。因为我是女儿身，不用说出别的意外，准要是被贼人说几句难听的话，我倒不算什么，我的爹爹，五老大爷人称剑客，这个 跟头跌不起。我的老师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剑客，弟子被人家羞辱了，这个筋头跌的起吗？再说现在是女儿身，却有了形式的配偶，“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人家乃是当时出名出色的一位英雄，因为爱惜武功爱惜身分，所以才跟成为名义夫妻。这要是一丢 丑，教人家海川是死是活呢？何况我也是剑客之女，剑客门徒，侠客之妻，在女人堆里有几个够这个身分的？一旦之间落在贼人手里，连我自己都对不住我自己。你说现在被获遭擒落在铁龙之中，宝刃无效难以逃出，有什么法子能够解决不落贼人之手呢？那只可就是借重这口宝剑了。宝剑削铁条是削不动了，大概剑横脖项凭他一死，当然能够办得到。”想到这里，不由得心里一阵难过：第

一样，辜负老爹爹 养育之恩。第二样，辜负恩师栽培之德。再往下说，未免也辜负海川之义。事到如今这可就讲不起了，倘若再晚死一时，等着贼人来到，遭了羞辱也难免一死。想到这里，自己把心一横，长叹了一口气道："唉？想不到我于秀娘'神剑坤元子'今天会死在这里。"话未说完，听见有人念佛："于少剑客且慢，我等来也。"来者是谁，秀娘可不知道。

书中代表，原来是三位小弟兄，一是"金莲花"凤岐，二是"小昆仑"于斗，第三位可就是"坏事包"张旺。这三个人，自从在万林庄跟随钦差，受了火攻之计，三个人心里害怕，暗自商量道："当然是咱们办事不妥了。正在钦差和何金标协约，盛怒之下，绝难免罪。不如先躲躲，单等万龙藏峰岛事毕，咱们求天下英雄各位剑侠，在钦差大人面前讲情，然后咱们再给国家效力不迟。"三个人同意之后，可就自此没敢见面，早晚在暗中探听。好容易探听得万龙藏峰岛破了，西安侯已然逃跑，三个人将然打算垦求各位剑侠。谁知各位老人家全都云游星散，不用说别人，就连童侠客也没有在公馆里。对所余几位老头儿，这个话又不好说。后来三个人一计议："咱们索性就先别回公馆了。不是西安侯已然逃走了吗？简直的咱们还不如各处探听探听，如果能够将西安侯下落访着，咱们去报信，那也算奇功一件。倘若是该着咱们走运，再能够将他拿住，那不但是没罪，并且还可以请功露脸。"凤岐于斗二人一听：'泥腿僧'张旺这倒是个主意，"现在咱们就这么办吧。"张旺说道："你们要是赞成，我还有个法子。常言说的好：'鸟无头不飞，蛇无头不走'，咱们不是就是三个人吗？由三个人之中，也得挑出一位头儿来，是哪里去，是怎么办，这两个人全得听他的。不然一个人一个主意，三个人

走到三下里去了，这个事可就 好办了。”说完大家一商量，那么谁应当带头儿呢？于斗可就说了：“咱们三个人之 中，就是凤大哥武术高强，咱们不是得选一个有能耐的在头里领道吗？”凤岐“金莲花”一听，连连摆手说道：“我可当不了头儿。不错，论武功，我也不客 气，多少 比你们哥儿俩高点。可有一节，我这个人没有阅历，对于人情世故，许多地方不通，你叫我当头儿，我还不知道么办好呢。”张旺一听：谈武术我不成，要是讲究阅历，你们谁也不成。闯荡江湖二十多年，到现在四十多岁，说不说都快五十了。年轻的时候做贼出身，后来学 好了，你说是正道歪道，没有我不懂的。想到这里，自己可就把这片言语，跟两个人一说。二人一齐说道：“那么你当头儿就是了。”张旺一想：凤岐，于斗，他们俩个人是一条线上的，无论他们谁要当了头儿，从中我非得受制不可。如果是我当头儿，凡事他们得听我的，这我还可以站住点儿脚步。想罢连说道：“只要你们二人认可的话，我就当头儿。”于斗“小昆仑”也知道他是“坏事包”，说话的时候先跟凤岐挤了 挤眼，这才说道：“咱们话可说在头里，不当头儿的，所有一切行动当然听头儿的指挥。可有一节，头儿可得管饭，吃喝住店这些个事都归头儿管。”张旺有心不答应，自 己又怕受制，这才说道：“对于吃喝咱们大家维持还不成吗？”于斗说道：“那 可不成，要是不管吃喝，凭什么当头儿？凭什么都听你招呼？”张旺无法，只可点头说道：“好吧，我管吃管喝。咱们是明天接着就搜索，先够奔山陕大道，凡有高山峻岭大寺院大村镇，咱们挨个搜查。铁打房梁磨绣针，功到自然成。”于斗说道：“好吧，明天你上哪里去，我们在后面跟随。我们多会说饿了，咱们就到饭馆里去吃饭。”

当天不说，次日果然就照这个办法办，敢情于斗这个孩更坏，不是说好了是张旺管饭吗？小饭铺不吃，净找那一等一的饭馆，进门要酒要菜，凤岐跟于斗两个人还是真能喝，花雕一喝就是一坛子。头几天不理会，后来张旺跟 二人说道："咱们可找的是西安侯，照着这样吃喝，西安侯打听不着消息，咱们路费不够了怎么办？"于斗接着说道："你这个人，好模好样说话颠三倒四起来，不是说好你管饭吗？"张旺说道："我管饭到是行啊，咱们这个酒少喝点儿怎么样呢？"于斗听了乐了好半天，这才说道："我们哥儿俩都有这个贪杯的毛病，饭不吃倒成，惟独这个酒要是不喝，那可办不到。要不怎么跟你一说，就先把话说明了呢？就为的是找个当头儿的管吃管喝。"张旺一听，遂接着说道："这个管吃管喝，是管饭，管喝茶，谁说的管喝酒呀？"于斗说道："不对，不对，我们说的是喝酒。"张旺无法，准知道早晚有个糟等着呢。

来到山西地面，统共没有多少日子，张旺把腰中几个钱全都用完了，这才跟两个人说道："明天这个头儿，我可不当了。"于斗道："我们又没反对你，为什么你不当了呢？"张旺实话实说："我这俩钱当了这些个日子头，我再当头到是不要紧，没有吃饭的钱还能当的了吗？"张旺叫凤岐当头，凤岐不当，张旺是绝以当不了啦，这才叫于斗当头。于斗也不含乎，遂说道："当头儿有什么难呢？我当头儿就当头儿。"张旺头一句话就问："你当头儿可当头儿，你可得管饭。"于斗说道："按说我可应当不管饭，这不是你说到这里了吗？我就管饭。可有一节，我说吃什么就吃什么，饭是我管，饭菜也得由我点。不然的话，这个头儿我就不当。"张旺一想钱也全都花完了，如果没人当头儿，就没 有人管饭了，只得点头答应。于

斗也会出主意，什么豆腐房啊，大饼铺哇，要不然就是烧饼摊儿，也许称几斤馒头大家一分，各自带着自己的，这一天就不上饭铺里吃饭了。张旺一 想："这个钱花的太冤了！我管饭的时候，他们喝酒都是一瓶子一瓶 子的喝，到了他管饭，所差就是没有饿着就是了。"

这一天也是活该有事。来到一个很大的村镇上，跟人打听这个地方，叫河口镇。张旺跟于斗说 道："自从兄弟你当头儿管饭以来，我们可没挑过一回。今天我们也不算点样，我说个地方，咱们下一次馆行不行？"于斗早知道，他要上大饭馆子，心说："你上大饭馆 子我也有主意。"这才说道："地方你可以说。"张旺用手一指前面有一座大饭馆，在楼头上悬着字号匾，匾上字写的是"醉仙楼"，于斗点头答应。三个走进了"醉仙楼"，跑堂的伙计把他们三个人让到楼上去。和尚本来就没安好心，心说："你这一答应进来我就有法子了。不但是上楼，并且还进雅座，我看你还能要斤饼斤面不？"所以和尚一声也不言语，顺着楼梯上去。既然上了楼伙计当然就得往雅座里让，和尚一直又进到雅座里面。伙计擦抹桌案然后摆上了压桌碟，这才问几位喝什么酒。于斗说道："我们是酒不动，只吃素面吧。"不要素菜只来点儿盐水麻酱 就行了。"跑堂的伙计一听满心里不愿意："你们吃这个饭，简直的就用不着到我们这里来吃来。就让是到 这里吃 的话，也用不着到雅座来吃。虽然是这么想，可是不能不答应着，只是把笑容完全失去。张旺一看，自己也觉得脸上很不好看，这才把伙计叫过来道："你赶快去做，把面做的好好的，别看我们吃的东西不值几百钱，回头我们吃完了，给你们八两银子小柜。"伙计一听当时就乐了：莫怪人家到雅座来，不 在乎吃东西多少，

净给小柜就是八两。当时乐嘻嘻把点的饭喊下去。伙计因为是一美，没等客人给酒钱，就把外赏小柜喊下去了："八两喝酒！"他这一声喊不要紧，大家没有不喜欢 的。喊完了之后，到楼上去摆家伙，于斗开付饭钱一共三百多钱。于斗就把三百多钱给了，伙计不走，却搭讪着说几句废话："给三位爷再沏壶茶 吧？"说了几句话，仍然不见三个人给小柜钱。伙计无法，这才说道："你把小柜钱赏下来吧！"于斗说的也好："饭钱之中多给十文钱，那不有小柜了吗？"伙计一听怔了，叫道："爷台，这个额外的赏钱，按说可没有争的规矩。不是你已经说赏八两银子吗？我已然把这个数喊出来了，回头你不给，他们岂不是疑我赚下了吗？"于斗问："伙计，谁跟你说的赏八两银子的小柜？"伙计用手指着张旺："不是这位 说的吗？"于斗接着又道："还是这个话呀，他说的你跟他要不就得了吗？"伙计果然向张旺道："大师傅你这不是将跟我说的吗？你要不把这酒钱赏下来，我怎么交代呢？"和尚腰里还是真没有钱，如果要是有钱的话，可也就拿出来了。当被伙计这么一问，可就羞恼变成怒了，当时把和尚挤的没的话说，这才反过咀来打搅："谁吃饭赏八两小柜？就是有这个主儿吃饭，人家也得吃个三十两二十两的。共总吃了几百钱，还有赏八两小柜的道理吗？"伙计说的也好："不是你说的吗？也不是我们要的呀？"和尚道："我那是说笑话。"伙计道："那可不成，话说出来了，我没法交代。你进来吃饭，我们当阔大爷似的招待，完事你跟我说笑话，那可不成。"和尚又气又急，大喝道："小子，你说不成，应该怎么办？"在这个时候，伙计算是勾着火了，厉声说道："不成怎么样？你给钱！不给钱，扒你的衣裳！"和尚怒道："混账东西，说话该死，吃饭给你钱，凭

什么扒我衣裳？赶快你给我滚开吧！再多说一句话，我要把你打坏了。”伙计一听，遂说道：“你的胆子不小，竟敢打人。不提打人便罢，提起打人，凭你这个样式，可以把你打飞了。”张旺听这个话有气，一伸手看准了伙 计就是一掌。可别看张旺在剑侠 之中比着，没有多大本领，要说是打跑堂的，最容易不过，一掌下去把伙计打了一个跟头。可巧脑袋砸在楼梯上了，碰了一个大窟窿。

这小子被打之后，爬起来顺着楼梯就下来了。先到柜房见先生，先生见他头破血出，就吓了一跳，赶紧问怎么回事。伙计把经过的事说了一遍，先生一听不由得大怒：“好大胆 的东西，欺负人，竟敢欺负到我们这里来了。赶快前后送信，头里的门上了，咱们今天不把他们打够了，他也不知道咱们是谁。”先生吩咐出这句话来，立刻就把门关上了。众人各自找家伙，也无非就是扫帚，赶面杖，大炒勺，全拿出来。这些人一聚，也是三十来号，在楼下喊了一声：“你们这三个小子，都给我滚下来！”张旺这个火儿可就大了，自己头前下楼，本打算到他们柜房里说理，敢情一看不对，人家的 人全都预备了，这 是要打架。和尚不由得气往上撞，伸手把自己的纯钢鹅眉刺亮将出来。众人一看和尚亮出伙家，大家往当中一圈。这一群人那里是和尚的敌手，乱战一阵，打倒十几个人，还有七八个人受伤。后来饭馆这些个伙计光嚷：“打！打！饶不了他！”别看这么说，谁也不敢过去。先生可就看明白了，准知道这群人，绝以打不了这个和尚，赶紧打发人出去，快请老东家去。

东家姓王，名叫子布，外号人称“万壑雷声长眉叟”。老人家在这个地方，谈到武艺，也算很说的出的人，当时在家

里得了这个信，自己莫明其妙，倒不是纳闷别的：这个买卖已然立了二十多年没跟人打过架，就是有个抬杠斗口的事，拒上也就了完了。怎么今天打伤了许多伙计？这我可得看看去，还是跟我有仇的人前来访仇，还是闻名前来访我的武术呢？老头子跟随伙计一同来到“醉仙楼”，看了看门面还关着呢？现把门叫开了，老人家来到里面，高声说道：“怎么回事？住手别打！”众人一看东家到了，这就有了主心骨了，连忙各自往旁边一闪，一同说道：“老爷子你看，这些个人全都是这个和尚打的。”张旺正然打得高兴，看众人都退下去了，来了一个老头儿。这个老头儿别的倒不说，惟独眼眉特别长，跟平常人比，三个人的眼眉接到一处，也没有他一个人长。正然看着，就听老头儿问：“什么事？路上的客人到我们这里来，不过就是吃饭给钱，怎么打起架来呢？”张旺也是气头上说话，说：“跑堂的在饭钱之外，额外要八两小柜。”一个被打的小子听了就过来了，详细跟东家告 诉了一遍。老头子说直理，遂说道：“按说我开饭馆可不应当说这个话，皆因这是闹事了，这个话我不能不说。像你们既然吃三五百钱的饭，就不应当到楼上雅座去吃。既然到雅座去吃，当然就是阔了，跑堂的他哪里知道内情呢？小柜钱，那乃是金打佛口出，你说赏多少就赏多少，谈到没有钱，这是说戏话。本来这个 理由就差点儿，跑堂的跟你们分辩这个理由，无论如何你们不应当打他。比如说开饭馆，吃主来到这里全都讲打，我们这个买卖还干不干呢？”要说人家掌柜的说的这也是实话，张旺是因一时有气，说出话来未免有点儿不好听，说道：“你这个话还这么说，开饭馆关上门打饭座有这个规矩，不问可知，这个地方山高皇帝远，只讲强横，不讲道理。所以我才跟你们讲打，打的

赢我八两银子给你，打不赢把饭账退回来，我要白吃饭。”老头子听见这个话也怒了，暗想：“他跟我说话尚且如此，可见得他对待跑堂的，还不一定多么横了。我可是主张不跟人打架，这可就说不起了，只可我看看他们都有多大能为。老头子想到这里，哈哈一阵大笑道：“听你这个说话好像卖胳膊的。既然是讲打，我就别拦你高兴了。可有一节，这个地方不是打架的地点，真要是讲究打的话，后面有场子，你我到那里一决胜负，不知道你可敢去吗？”张旺一听，高楼后面还带场子？他可不知道。这个醉仙楼是“长眉叟”干的，这里面的人，各个全都会练。这就是武术这个玩艺也好也不好。醉仙楼的人要不是因为全 会，还不至于挨打呢。事到如今，张旺等不能说出含糊话来，只得点头。

老头子头前带路够奔后面。三位看了看人家这个场子非常讲究，用黄土铺地，兵刃架上，刀枪剑戟，无所不有。老头子到了场子当中一站，这才 问道：“比军刃比拳脚，随便你们挑。”张旺说道：“你不是赤手空拳了吗？我就跟你徒手一较胜负。”说着，已然来到了当中，在上首一站。老头子说道：“你就进招吧。”和尚也不客气，身形一纵抡拳便打。老头子并不慌忙，凭双手接架相还。和尚跟人家一进招，自己就知道赢不了，因为人家的招数比自己快的多。对对付付的打了有八九个照面，被老头子一把手将张旺左臂掳住，那一只手已然从下面托将上来。真要是两只手一叫劲，泥腿僧张旺的胳膊非坏不可，老头子可没下这个绝手，只是用力往下一掳，张旺站脚不住，腾腾溜撺出七八步远近，翻身跌倒。于斗一看张旺输了，连忙一个箭步纵将过来，连连说道：“老头儿，来来来，咱们两人比一比吧。”老头子精神抖擞，连连答应道：

“好，你就进招吧。”于斗施展自己的能力，当场跟老头子过招。他的武术倒是比张爷显着切实点儿，怎奈也不是老人家的敌手，动手也就是二十多个照面，被老头子施了一招引手，于斗连忙一闪身，老人家飞起左足，“当”的一声将于斗踢倒。“金莲花”凤岐一看可了不的了，暗说：“我的武术虽比他们两个人高点儿，要是看这个意 思，打算赢人家老头子也不容易。虽然这么说，一同来的三个人，那两个输了，单单剩我一个要是不敢出头，不用说叫人家小看，张旺于斗亦必看不起我。”凤岐想到这里，这才迈步来到当场。一句话没说，发招便打。老头子一看招到了，只可接架相还。于斗张旺在旁边观看，心里全都盼凤岐赢了，不然的话，三个人怎么出人家醉仙楼的门呢？一面想着，留神观看，倒是人家凤岐这个功夫高的多，跟老头子打在一处，虽然看不赢来，一时半时可输不了。老头子看见凤岐的功夫，不由得就是一怔，心说：“就凭这几手武术，绝以不是平常武术家传出来的。可是那两个人的武术也不含糊，这个孩儿又比他们高得多了。今天这个动手，一来无仇，二来无恨。我可已然是这么大年纪了，今天我打算赢这个孩儿，除非是发出绝招，如若不然，还许 输给他。真要是发出绝招将他打死，这个事也不能平平常常的就完的了。再说，这个孩儿的功夫已然够了 这个份儿，如果教给他的那个主儿来到了，大概我长眉叟不是他人的敌手。这个事还不如好说好，两边省事。我先问问这个孩儿是谁的徒弟。”

老人 家想到这里，虚摆双手，说了一声：“止招。”凤岐随着把架式一收，问道：“动手未分胜负，为什么叫我住招呢？”老头子实话实说，叫道：“客官，我看你这个招，不跟普通武

术一样。我要问问，你姓字名谁？你的老师是那一位？”“金莲花”有心不说，人家问到这里了，只可是实话实说：“问我？北京城人，姓凤名岐，别号‘金莲花’。说我大概你不知道，提我的老师，他老人家可算大名鼎鼎，大清国四大名剑排行第一。他老人家姓董，单名一个乾字，号叫化一，天下英雄称他老人家为‘镇古侠’。”老人家一听，暗含着说道：“罢了，果然不出我的所料，真正是剑客的弟子。”这才说道：“原来你是董老剑客的门徒，这个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我跟老剑客道义相投，别看算不上有交情，也不能说出没有交情来。那两个人是谁？”凤岐从中指 引道：“他叫于斗，外号‘小昆仑’，乃是镇西方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于洞海的弟子。他姓张名旺，别号‘坏事包’，又叫‘泥腿僧’，乃山东省东昌府，二侠 客‘一轮明月照九州’，‘长手白猿’侯杰侯敬山的弟子。”老头子闻听哈哈大笑道：“这样说起来，全都不是外人。”三个孩儿问老头子的名姓，王爷也说出自己的来历。三个人这才知道，原来也是一位成了名的老英雄。老头子又问道：“你们三个人，这 是干什么来了？”三个人就把在钦差手下当随行委员，这是奉命出来调查事件。老人家这才跟柜上众人说道：“这是误会了，他们的老师全都跟我是多年的朋友，这可没说的。所有伙计之中带伤的，每人赏给十两银子，也就算完了。”

老 头子把三个人让到了楼上，这个天可就又到了晚饭时了，老人家叫灶上预备一桌上等酒席，请三人吃晚饭。张旺心说：“今天这个仗到算打对了，不然的话，真有点不好办。”小弟兄三个人并不客气，全都开怀畅饮。在酒席筵前王子布问：“究竟你 们访查什么事件呢？”“坏事包”就提“万龙藏峰岛已完全剿平，西安侯逃走并无下落，我们访查的就是这段

事。老人家，你既是当地的一位 老英雄，对于什么地方有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那里有高山大寨，这个大概你总可以知道吧？一则帮我们哥儿三个的忙，再者说，这也是替国家出力。侠剑客应尽的天职义务，大概老人家绝 以不能不管吧？”“长眉叟”王爷一听，连连说道：“这可不是我当面推辞，说不说我在家里抱胳膊忍了数十年，对于江湖绿林道的消息，我是一点不知道。我可有个法子，你们不是也不忙吗？可以住在我们家中，明天清晨我找一位朋友，大概他准能知道。”三个人点头。酒饭已毕，可就跟王爷来到了王宅。

当天晚上不 说。次日清晨起来，用过了茶点，张旺问道：“老人家所谈的，但不知那位英雄？他老人家住在那里？还是你同我去，还是你给写一封介绍信，我们三个人自己去呢？”王爷闻听笑道：“我也不用去，你们也不用去，我打发一个人就把他老人家请来了。”三个人问道：“这位老人家姓字名谁？”老人家说道：“就在河口镇西北约五里地，有个孙家庄，此人双名孝慈，别号人称‘金秋叟’。他老人家倒也不在外面闯荡江湖，皆因这个人的卜课学太高了，无论什么事，托他算出来，没有不应验的。把 他请来，教他算一算，大概落在什么地方，那可就好找了。这位‘金秋叟’并且还通天文地理等学，各处地名，差不多他老人家全知道。”三个孩子一听：“真是出了活神仙了！”那个意思还不大信服。王爷至至诚诚说到这里，又不能不答应：“只可等着算算回头再说吧。”王子布这才打发家人，够奔孙家庄请孙爷，并且教老人家带着算 卦器具，要求老人家测算。家人去了之后，爷四位就坐在一处闲谈。

大概有一顿饭的功夫，家人进来报，孙老爷到了。王爷

带领三个孩儿迎接出来，彼此拱了拱手。到了里面厅房，王爷给三个孩儿全都引见之后，大家落坐，把要 求算卦的意 思跟孙爷说明。老头子点了点头，遂说道："这个事好办，用飞星的法子，然后拿罗盘一找，方圆错不了五十里地。"三个孩儿一听：这个老头子真有根哪！要是没有点特别的能耐，能够说这么大 的话吗？张旺赶紧说道："求老人家分神仔细算算。"孙爷这才排运步算出一卦来，向着三个人说道："你们三个人这一趟还是真没算白跑，果然落到山西了。我再给你们查一查大概落在那一角了。"老人家用罗盘推算了好半天，这才把方向找出来，皱二眉细细一想："哎呀，要是站在这个地方，没有第 二处能容，当然是落在朱家堡了。"孙爷把话说完，又仔细想了想，遂说道："不错，这一次，我说话也不怕跌跟头。马上到了朱家堡，要是没有西安侯，从今以后我这个卦，就不算了。"王爷非常信服他老人家这个卦。张旺等三人，看了看人家的气派，话说的这份坚决，心里可就也有几成信了。将然要答话，就听"长眉叟"说道："兄弟，这都不是外人，既算明白了落在朱家堡，没别的你也帮个忙吧！"孙爷闻听 哈哈一笑道："这个朱家堡不但是我帮不了忙，大哥你也是有心无力，不过是说说就算了。"王爷听着这个话不明白，遂问道："贤弟，这个话怎么讲？莫非凭你我这个能耐，不配到朱家堡去不成吗？"孙爷道："配与不配这倒是还谈不到，皆因朱家堡里面，完全仗着的是消息埋伏，你我全都是门外汉，就是去了不也是白费吗？咱们这里倒是有一位能成，大概你也认得。"王爷忙问："是谁？"孙爷说道："老哥哥你太不留心 了，就是跟小弟同村居住的'春和叟'高平高玉文。"孙爷说到这里，王爷也想起来了，遂说道："我这是沾事则迷，高

平贤弟，不但是跟孙大弟你住同村，愚兄跟他也是莫逆的交情，如果你我二人出头请他前去帮忙，绝以推辞不了。”孙爷点头，马上就要起身，家人报道，酒饭已然预备齐了，只可摆上桌子，大家一处吃喝。在吃饭的时 候，孙爷便打听破剑山蓬莱经过的事，以及万龙藏峰经过的事。小哥儿三个谁知道谁说，说得非常热闹。一直说到饭吃完了，大家擦了擦脸，又喝了会子茶，这才一同起身奔孙家庄。

孙孝慈并不回家，陪着老人家王子布带着三个孩儿，一直够奔高平的家中。到了门首一看，大门紧闭。孙爷上前叫门，家人出来一看，原来是孙老侠客，遂说道：“老人家里面请吧，我家侠客在家里呢？”孙爷说道：“不，现在不但是同着河口镇的‘长眉叟’王子布王老侠客，并且还有三位英雄，我们是有事相求。你到里面说一声去吧。”家人闻听赶紧答应一声，到里面回话。“春和叟”高平听家人一说来了这许多人，当时喜欢的不得了，赶紧迎接出来。见着王孙二位全都见了礼，张旺在旁边一看这个老头子，长的身量矮小倒是挺胖，枣色脸膛，横眉环目小鼻子头儿，大脸岔，联鬓络腮参白胡须，身上穿的衣服也极其平常，就是不说话也带着笑，每逢说话更是笑逐颜开，人称“春和叟”，果然称得上满面 春风的意思。张旺有点儿看不起他，心说：“人家懂消息的主儿全都是文文雅雅，看他这个样不带着有能耐的 气象。”张旺正然想着，见孙爷给他们三个人引见，全见过了礼，这才往里让。

将然进了大 门，张旺一眼看见了一个蛤蟆。张旺还以为是真的呢，又想这个地方没有蛤蟆，不由得用 脚使劲一踢。就听“咯吧”一声，影壁倒了，由里面出来一群小哈巴狗，扑奔了张旺，咬前咬后 ，把和尚闹了个手忙脚乱。幸亏“春和

叟”赶紧将机关削住，哈吧狗全回去了，迎面的影壁也竖起来了，不然的话非得叫狗把腿咬坏了不可。老头子这才回头向王爷说道：“你带这几位前来，莫非说没告诉他们，我这里设有消息吗？”王爷也吓坏了，连忙说道：“何尝没说，只是他们自不经心就是了。”其实，“春和叟”当在门前说话的时候，早就看出张旺的意思来了，容着张旺走到了近前，故意的把蛤蟆用足踢出来，这就为的是露一手儿。和尚心说：“今年我该着走背字，倒霉的事全都叫我赶上了。同来五个人，偏偏叫狗把我咬一顿。”自己一边想着跟随众人往里走。

到了大厅，大家落了座，家人献上茶。每人喝了一杯茶，高爷这才问：“二位兄长以及三位英雄，但不知来到敝宅有何见教？”王爷接着说道：“大弟你要问，这是这么一段事。”就把三个孩子，如何吃饭打架。后来问明来历，原来他们是奉旨钦差手下的随行委员，奉谕出来，到各处查访西安侯的下落。又说：“他们三个人一说，他们的老师和咱们都是老朋友，咱们既然知道了，能够不帮他们个忙吗？故此求孙大弟占算。据卦上说，西安侯落在了朱家堡。这个朱家堡可并非是平常人能够去的地方，皆因里面布满消息埋伏。我跟孙大弟全都是门外汉，可就想起兄弟你来了。没别的，就是求你帮忙，跟着去一趟朱家堡，大概贤弟不能推辞吧？”高爷闻听，未曾说话先叹了一口气，叫道：“二位兄长，请你们把话可听明白了，我可不是推辞不管。提别处消息都成，惟独朱家堡我可办不到。谈别的我不晓得，对于各种消息的来历，说句斗胆的话，我可比二位兄长知道的详细。那个消息乃是‘五行奇门道’摆的，灭高人有罪，人家可比我高的多。要打算破朱家堡的消息也成，非得‘五行叟’阚仲阚伯仁不可。除非是阚仲，别

人都不是他的敌手。”王爷孙爷暗想道：“不错，倒是知道有这个人。可有一节，跟人家没接过头。”这才一齐问道：“贤弟，你能够请这个人出来吗？”高爷说道：“我 也跟他不大接近。跟关爷有交情的是荆老侠客，咱们大家一同到荆宅去，人多面子重，求他转请关爷，绝不能说出不管来。”王爷问道：“哪一位荆老侠客？莫非是柳亭镇荆富荆云亭，人称‘凤翅舞风乱浮云寒梅叟’，提起此人，我可不能去。他与我过去因徒弟的事有点过节。”正说着，忽然孙爷的家人跑来报信，说家里卦摊被人砸了。王爷、高爷等人一听，忙说：“这是怎么回事，孙爷，咱先到你家去看看再说。”于是大家跟着向孙家庄而来。

砸卦摊的原是柳亭镇的一个小子，姓蓝名屏，人称“七煞神”。这小子因赌博手气不佳，想找孙爷算一卦，碰碰运气。于是走了几里到了孙家庄。进了孙家庄的庄口，容着他到了孙宅一 看，家人说道：“老头子没在家。”小子一 听这个气可就大了，心说：“这是不给我算，我怎么了呢？难道说我不是人不成？”这小子向来就是打遍了街，如同疯狗一般，遇上人就咬。有身分的主儿不答理他，没有能耐的人惹不起他，小子就因为这个可就把脾气长起来了。他以为没有人敢惹了，什么侠客剑客全都没放在心上。你想他今天那里受的了这个气？明明看见孙孝慈回 来，愣说没在家，故此小子一着急，将老人家卦摊砸了。砸完了之后，他一看老头子还没出来，他是认准老头子在家里了。他以为老人家怕他，故此不敢见面。这小子向来是这个脾气，你是越怕越没完，故此在院里叫罢不休。

正然骂得高兴，孙 爷等由外面进来了，孙爷问：“你姓甚

名谁？因为什么砸我的卦摊儿？”小子见了孙爷，用手一指，道：“你不用来这个假招子，故意由外面绕回来。你不给我算卦我就砸你的卦摊儿。怎么着你不愿意？”孙爷听这个小子说话毫无道理，这才说道：“这也没有什么不愿意，你砸了什么赔我什么，咱们就算是万事皆休。不然的话，咱们得另说另议。”小子厉声说道：“你说什么？不让我赔我还不愿意呢，赔你卦摊儿，你说的可好哇！”高爷一听：这个话要是这末说，势必决裂不可。这小子由那方来的也不知道，莫若我先问问他，有什么话回头再说。高爷想到这里遂叫道：“朋友，我先问你，到这里来如此的不讲理，分明是 找碴来的。或者也许受人主使，有过节你只管说。”“七煞神”蓝屏瞪着两只眼说道：“有什么过节？谁主使 我？天上玉皇爷他也主使不了我呀。你们不用弄那些个假猩猩，你又是这个剑那个侠 ，这套只可去哄别人，二太爷不听那一套，长了这么大一个剑侠也没见过。说别的全不新鲜，卦摊也砸了，不服的话过来跟二太爷比试比试。”你说高爷被这个小子一派的横话，说的闭口无言。

这么 个功夫，王爷要过来答言，“小昆仑”于斗看着有些不忿：“听了半天，这小子也没说出一句所以然的理由来，就只因人家没在家没给他算卦，就把人家的卦摊砸了。难道说人家算卦，就不应当出门了吗？真要是在家里不给你算，这个话也不怨你起火，他那就叫欺负人。人家老侠客，要是不给我们去算卦，也就不至于有这个事了。既然有我们大家在这里看着，要必须等人家孙爷出头，跟这小子交了手，未免显着我们太没有人心了。”自己想到这里，并不跟人商量，身子往前一纵，叫道：“小子，我看你也太横了！人家没在家，你就砸卦摊，你还讲理不讲理？你要讲理，我就跟你说理，如

果说不讲理的话，就凭你这个样子，我有点 看不透你有三合勇战。”蓝 屏听于斗说的话太横，不由得气往上撞，叫道：“小子，说理不说理回头再说。我听你说话，就彷佛有多大能耐似的，我今天倒要看看你们。”说到这里，身子往前一纵，照定于斗脑袋便打。于斗本来顶着一脑门子气来的，如今一看 这小子不说长道短，动手就打，那如何容的了他，遂说道：“好小子，咱们就试试吧。”说着凭双掌接架相迎。别看于斗在“长眉叟”手里不能取胜，皆因人家那都是成了名的侠客，要是跟普通人比上，能够赢于斗的主儿还是很少。蓝屏这小子他那里办的到哇，也不过就是五七个照面，于斗双掌把他赶罗的，已然就头晕目眩，两双手就要胡抓了。于斗本来是个年轻的孩子，对于武术的掐手他哪里办得到，像这个样的无能之辈，也不过是把他打倒了就完了。于斗可不然，看着小子双手搂头盖顶照着自己打来，于 斗用了个霸王作揖的架式，由打下面往上一穿，分开了小子的双手，两个巴掌可就放在了小子华盖穴上了，丹田一叫力喝声“咳”，耳轮中就听“叭”的一声，把蓝屏打出去约有七八尺远。小子不含糊，跟着翻身就坐起来了，接着可又躺下了。就在 一躺的工夫，“哇”的一声，鲜血可就喷出去多远，登时面如土色，躺在地下可就起不来了。

三位老人家一看，赶紧走上前去，把小子搀起来，架着他遛了好半天，小子这才说上话来：“嘿，这不 是你们打了我吗？不要紧，如果还不出气的话，可以将我结果性命。倘若是看我是个朋友，你们打发人把我 送回家去。这个事不算完，我有能耐当然再找你们来，这叫光棍打光棍一顿还 一顿。”王爷一看，这个份儿了，再过一会儿就许死了，还不如赶紧问

问他家住那里，把他送回去就算完了。老人家王绵想到这里，走到近前说道："你姓字名谁？家住那里？你就说吧。由我这里说，准把你送回去就是了。"小子说出名 姓住处来，原来这小子住家在柳亭镇，家中还有一个哥哥，名叫"黄面熊"蓝田。老人家听明白了，叫孙宅家人找来一个大簸箩，穿好绳子，把"七煞神"蓝屏放哪里面。王爷可是一片好意："这场是非由我身上起的，我不出主意帮着这三个孩子寻找西安侯，何必请人家孙侠客算卦呢？不请人家算卦怎么会招得蓝屏砸卦摊，以致双方决裂，动手把人打伤了？虽是于斗'小昆仑'打的，于斗不是我带来的吗？这不是事已然到了这个地步了吗？没别的，我把这个蓝屏送回家去就是了。见着他的哥哥多跟他说几句好话，他把卦摊砸了，多少他也受点伤，从中一了也就算完了。"老头 子想到这里，可就把这个话跟孙爷说了。孙孝慈一听，叫道："老哥哥，人既然打到这个样儿，送到他们家里难免有冲突，这个事是我的事，还是我去倒好。"王爷摆手道："兄弟你可不能去。我到了蓝宅，无论如何是从中了事的。您要是一出头，容易叫对方发生误会。"老头子非要去不可，高爷一想也是王爷去对，自己答言说道："不然我跟王老侠同去怎么样？"王爷摆手道："这不是那个事，人位多了倒叫他发生反感，就是我自己去倒好。"众人一看，老人家出于至诚，可也就不往下多说了。孙爷当面拜托叫道："老哥哥，你就多受累吧。"

王爷带着孙宅家人，搭着簸箩够奔柳亭镇。本来就是几里地，功夫不见甚大，就来到镇口，蓝屏就在一进镇口，往北一转角头一个门居住。老头子走上前去叫门，连问："里面有人吗？里面有人吗？"叫了三四声，才由里面出来一 个人，

六尺来 高身材，细腰乍背双肩抱拢，面色姜黄，猛一看，就像生黄病的一般，长的倒是浓眉阔目，来到 外面上下打量老头 子两眼；然后这才问老人家，“你找谁？”王爷这才说道：“这里边可是姓蓝的住宅吗？”那人答言说道：“不错，在下便是蓝田。”老头子赶紧乐嘻嘻说道：“好好，现在有点事，你不是有一位令弟蓝屏吗？在孙家庄因 为阴错阳 差，当场跟一个年青的孩子动手，打倒了摔了一下，不过受 了点儿震动，内部 也没有多大伤，说话等等一点儿也不碍事，不过就是当时行走差点事。因为这场事我赶上了，彼此都是十里八里地的乡亲，这是何必呢？所以我把他送来。天下没有不可以了的事；彼此都是十里八里的乡亲，以前又没有多大仇恨。”蓝田闻听连连说道：“老人家，你不是说的我那个兄弟蓝屏吗？不要紧。他实在是个惹祸精，蒙你给送回来这就很好了，就是没有人送，他自己爬到家里来，甚至于因伤身死，也不能怪别人。不用问这个理由，也是他的不对，但只他好一点儿，还能够叫‘七煞神’吗？你送到家来我就很感谢了。事情不用了，只是打听打听跟谁闹的，我去给人家陪礼就是了。你既然辛苦一趟，里面坐坐吧。”说着闪身往里让。老人家应当不进去可就对了，把人家闹事的原因说明了一走可也就完了。可是老头子，也单另有一条理，他以为打的这个样儿，人家哥哥不过当时不说什么就是了，那能够就算完事呢？随着人家让，老人家走到了里面。到了厅房落坐，不等蓝田说话，自己就把蓝屏跟孙孝慈前后闹事的情形说明。话说到这里，蓝田还很气忿自己的兄弟，这实在是无理取闹，遂问道：“老人家贵姓？”王爷并不隐瞒，说是姓王名绵字子布，别号人称“万壑雷声长眉叟”。蓝田听了，不由得哈哈一阵冷笑，说道：

“姓王的，你所说的这片话，分明是胡言乱语。如果没有你，我兄弟要是跟人打起来，那当然就是我兄弟的不对了，既然有你在场，我可就明白了。你还跟到这里来，装模做样的说是来送人了事。不是人打了吗？不要紧，光棍打光棍一顿还一顿。我要马上不让你走，那算欺负你，你回去候着去吧。”

王爷一听，以前这小子说的话很好，忽然又变了这么一套话，自己是莫明其妙。其实这个毛病可就在老头子报上名姓。老人家不知道这蓝氏弟兄，正是荆富荆云亭“凤翅舞风乱浮云寒梅叟”的弟子。以前他们老哥儿俩儿，就因为徒弟闹过别扭，虽然是经人说和了，彼此心里可仍然记着恨了，不过没有事就不闹，有事就闹。蓝田倒是知道自己兄弟不好，可有一节，听见王爷的名字，可就火儿了，准知道这是对头，故此才发出这么一片话来。老头子听着似乎带着点儿不明白。蓝田说道：“告诉你姓王的，我们弟兄斗不过你。可有一节，你不是斗我们，你不是诚心要斗斗我们老师吗？你就等着去吧。”王爷一听，小子说出这个话来，自己忽然间可就明白了，心说：“不错，荆富就住在这个柳亭镇上，不问可知，这个小子一定是荆富的徒弟了。”想到这里未免僵火，遂说道：“好吧，既然如此，我就候着你就是了。”说罢带着家人可就走了。

回到了孙宅，就把这个事情一说，大家一听了不的了，这一场事没完，又勾起这么一场事来，这还了得吗？无论如何，大家也得出头了了。王爷说的也好：“不必，我也不用在这里等着他，有事到我家里闹去。”孙爷紧接着道：“那可办不到，事是我这里起的，你就不用管了。回头有人前来，任凭他们说什么，全有我一面承当。”王爷说道：“这不是你们的事了，既是这么说我也不走。”

大家说话的光景，外面家人进来报道："有一位老者，自称姓荆名叫荆富，问问河口镇的王老侠客在这里没有。"王爷听说来了，遂说道："好，我出去看看吧。"高爷孙爷有心拦阻，不叫他老人家出头，准知道这个话说出来，也办不到。因为什么？这个地方与名誉攸关，如果说老人家不出头，那岂不是怕人家了吗？既然如此，就不能够拦了。到了外面二位相见，十成就有八成，必然要当场论武。到了这个时候这也算无法，只得大家一同跟着出去吧。就连三个孩儿，张旺，凤岐，于斗，也一同跟着出来。

来到门外，王爷高声说道："王绵在此。但不知是那一位找我？"王爷把话说完，就听有人哈哈大笑接着说道："王子布，荆富来访。"王爷忙说道："好，里面请吧。"荆爷并不客气，迈步便往里走。来到了厅房，孙爷往里让，荆爷说道："也不必到里面去了，我是找王老英雄，就皆因他屡次欺我太甚。今天我二人当场要盘桓盘桓武术，比论高低。如果姓荆不敌姓王的，那我只可甘拜下风，然后他老人家，慢说是打我的徒弟，就是打我，我也就不说什么了。倘若是他老人家不是我的敌手，那可就对不起了，我要报屡次相欺之仇。"荆爷说到这里，孙爷在旁接着说道："荆老侠客，这个话你可不能这么说。你跟王老侠客，以前有什么过节，我可不知道。咱们现在就说现在的话，惟独跟蓝屏这场事，与王老侠客一点关系也没有。在他砸完了我的卦摊以后，这可不是我当面挑好的说，我可不知道那是你的高徒。我要是真知道是你的弟子，不用说砸了我的卦摊儿，就是他把房子给烧了，我也不能问他一句。有什么交涉，咱们老哥儿俩说。像我孙孝慈，蒙天下英雄抬爱，称为'金秋叟'，就算略有微名，你老人家也

是大名鼎鼎的侠客，能够说不对情理吗？真要是到了不讲情理那个地步，那只可是另论另议了。当场论武，无论输赢，总算是我孙孝慈跟大人讲过节，没跟孩子们一般见识。怎奈我做梦也想不到是你的徒弟，我还认为他是当地土棍泥腿一类的人了，所以才有这场事。王老侠客正然赶上，他老人家出于至诚，打算出头息事宁人，从中排难解纷可也就算完了。我们彼此都是这个年纪，难道你这还能说瞎话不成吗？荆老侠客，你跟王老侠客任凭有多大过不去，可得把这一层闪过去，这是我的事，无论有什么不满意，你也跟我就是了。不怕这一码事完了之后，你再到河口镇去找王老侠客。我们看着双方面的交情，也许出头给二位搭和，就是双方面看不起我们这个了事人，谁也不肯让，那我们只可是袖手旁观，事有你们的事在。今天可不成，因为这段事由我这里起来的。你来找王老侠客，这个情理说不下去。”荆云亭接着说道：“孙老侠客，你这个话不用往下说了，我明白这个意思。先说砸你卦摊这段事，所砸的有多少东西，我是如数的赔你。我的徒弟受伤算是白打，甚至因伤身死，都有我一面承当，绝以不能跟你有关系。那么这段事孙老侠客还不认可吗？只要按着我说的话你一点头，蓝屏这段事算完了。我跟王子布是单说单讲。”孙爷接着说道：“蓝屏这段事彼此都有交情，固然不成问题。孩子那个样儿，我看也不至于死的了。卦摊所值无几，也用不着你老人家赔。我所说的话，就是叫你听明白了，这段事里头可没有王老侠客的事。如果以前有过节的话，你早也可以找，晚也可以找，决不能趁着这段事你们找过节。如果起了冲突，叫我应当怎么办呢？还是你老人家怕姓孙的，不敢惹我迁怒到人家王老侠客身上，或者还是孙孝慈不敢惹你

老人家，求出王老侠客替我拔闯呢?”荆富连连说道：“不对不对。你总说我没把你的话听明白了，难道说，你不想想还没把我的话听明白了？方才我不是已然说过了吗？所有砸坏的东西如数的赔，那段事就算完了。至于我跟王子布相见，那算是机缘凑巧，在此恰遇。我们是在此早就有拜访之心，不过未得其便。今天巧遇，焉能将机会错过。”王爷答道：“孙老侠客，你不要从中发生误会。荆云亭这个话也说的是实情，我们彼此早有意会会，不过是未能得暇。你的事这不是已然说通，业已了结了吗？我们在此相会算是恰遇。如果你肯其借地盘桓，那就不用说了。倘若是认为这段事不合适，我可以把荆云亭让到我家里去，或者我跟随他老人家到柳亭镇皆可。

高爷一听了不的了，彼此这一接谈，今天这个事非闹起来不可，一头儿都未必压的下去，何况是双方的劲头全都不含糊。自己这才答言说道：“王荆二位老侠，我说一句话，可不一定对不对。你我全都是这个年纪，在武术堆里不敢说是有身分，可是也很算说的出了。如果没有甚大过节的话，还是不比才是。武术的盘桓，口头对谈未尝不能交换功夫，何必非得实地过招呢？虽说不用军刃，可是拳脚无眼。双方各保名誉，那才算对。”话将然说到这里，荆富冷笑道：“高贤弟，这个话你不用说了。哥哥这一来，就豁出去身败名裂，甚至于连性命都可以牺牲，别的你还用说吗?”未等高爷答话，王爷向着孙爷问道：“怎么样孙老侠客，你是叫我们走还是借给地方？孙爷这个话如何能够说的出来，暗说：“实在不成，我们大家看着你们比，也不能叫你们走了。”想到这里，尚且未能答出话来，王爷接着说道：“我今天来个喧宾夺主吧，也

用不着等你老人家点头了。荆云亭，你随我到这厢来。”

老头子说着话往后走。荆富答应一声，也随着往后来。众人只可全都往后走吧。一直来到孙爷自己用功夫的场子里面，荆云亭到当场一站，叫道：“王老侠客，请你前来过招，荆富相陪。”这个事到了这个地步，这就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准知道再调停也无益，大家全默默无言。王爷也不多说，来到了当场很随便地亮了一个姿式，说了一声：“请！”二人各把身形往前一纵，双臂施展开了，各自进招。前几招不过就是插招换式，后来慢慢的这个招数可就紧了，四臂挂风，真不亚如闪电一般。大家看着全都暗含着点了点头，看起来果然是名不虚传，不枉被人称为成了名的英雄，果然是全都有身分。二十几个照面之后，并分不出来高低上下，那个招数上可就太快了，打了个难解难分。孙爷高爷两位老头子在旁边观看，心里暗含着着急，看这凶杀恶斗的样子，结果是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如果说从中排解，还是真没有相当的法子。

不是两个老头子着急吗？三个孩子还着急呢。于斗心里过意不去：人是我打的，给人家王老侠客惹了祸了。真要是他老人家能胜还不说，倘若是落败了，这大年纪丧失威名，叫他心里怎么受？何况还不一定带伤不带伤。自己心里着急，有心过去助拳，又怕一个人人单势孤，还是跟大家商量商量，这个事办得办不得。于斗想到这里，这才向张旺、凤岐二人，把自己的意思一说。凤岐很表同情，说：“我早就有意过去助拳了。”“坏事包”一看这哥儿两个的情形，当时可就把坏冒上来了，说道：“二位贤弟，这段事有办法了。可有一节，你们二位得捧我，在表面上得显出来你们二人都听我的约束，这段事才能成功。”凤岐于斗也知道和尚的坏主意很高，这才问

道："听你的约束不难，你说是什么办法吧？"和尚教他们二人附耳上来，低言悄语说了一篇话。这二人闻听，笑逐颜开，连说："好计！既然如此，咱们就这么办吧。"

话说完了，于斗、凤岐各自暗含着把军刃亮将出来，军刃一抖哗啷啷的声音，遂着高声呐喊道："荆富，你是凭仗血气之勇，欺负王老侠客。冤有头债有主，你的徒弟是我们打的，今天还是来跟我们分个高低上下那才算对。"二人说着可就全都到了当场。和尚张旺赶紧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二位贤弟不可。"说着话出头相拦。把两个人全都拦住，然后又向两位老头儿说道："二位暂且住手，我有两句话，要当面说明。"王荆二位只可各自收招。张旺这才说道："阿弥陀佛，荆老侠客，你们谁的理对谁的不对，可与我没有关系，皆因咱们以前不认识。从中所以跟我们有点关系的，就因为砸摊的那小子，是我兄弟打的。你可别看我们不算个什么，我那位兄弟凤岐'金莲花'，乃是'镇古侠'董老侠客的弟子。这位于斗，是山西'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于洞海的徒弟。我们打完了人，你跟王老侠不完，你想我们应当怎么办？所以我这两个兄弟几次要过来助手，全都被我拦住。这一次他们是真急了，如果我要说不出相当的理由来，我这两个兄弟就完不了，所以我不得不出头跟你交谈。你们二位结仇的原因，据我所知道的就是因为徒弟。弟子投师拜祖，为的是学点能耐，如果说借着教师的威名在外面横行霸道，那便门户中的罪人。就如同这回事吧，因为人家没在家就把人家的卦摊砸了，大英雄怕自反，难道你这么大年纪，连这点意思都不知道吗？说到以前我们管不着，就我们所知的，不是因为你的徒弟被打你来的吗？情实打你徒弟的人，是我兄弟于斗，实在不是王

老侠客打的。现在就顺着你的思想说一句话，就算你的徒弟，是王老侠客打的，难道说你就不打听打听，你的徒弟行为怎么样吗？这场事还是错在你的徒弟，还是错在打人的身上呢？你说你以前跟老侠客有过节，但不知道个过节是多怎有的，为什么从中隔了这么些个日子，你不来找他呢？为什么等到现在才来？这个话也不只是我们这么说，无论到什么地方跟人家打听打听，人家也得说你是为徒弟报仇来的。身为侠客袒护弟子，不问自己徒弟所作的对不对，仰仗血气之勇，就来跟人家武力解决，天下那里有这样的侠客！行侠作义讲究的是排难解纷，代管他人的不平事，你自己本人就不讲理，要你去管人家的事，当然更是糊里糊涂。俗语说的好：'遇见文王说礼义，每逢桀纣动干戈'。我这话本来就是多说，因从中人位很多，你不明白，我还说给别人听呢。话是说明白了，手是仍然要动。不但我不拦阻我的两个兄弟，连我也要一齐来。不但是我来，还要约请孙高二位老侠客一同动手。你可别以为我们这个行为不对，皆因你无礼在先，我们大家才有这个无礼在后。”说罢身形往后一撤，“当啷”一声，亮出来纯钢鹅眉刺，回头向着于斗、凤岐说道：“你我弟兄一齐动手，先将这不讲理之人结果性命，有么话回头再说。”各自一摆军刃，说来这就要来。

高爷孙爷一看，可了不的了，赶紧出头劝解各位少侠说道：“不可如此。这个地方我们也不是袒护荆老侠客，可也并非说是他老人家惧怕你们人多势众。既然成名人称侠客，当然是由闯荡江湖那一天，就没把命看到眼里，不然也成不了名。这个话是这么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便仍然不失为好人君子。荆老侠客也许是一时猛撞了，这不是既

然把话说到这里吗?他老人家或者还有一段理由也未可知,听听他老人家有什么意思,有什么话回头再说。你们小弟兄三位,既然知道荆老英雄袒护弟子不对,咱们旁观者清,就应当出头排解才对。如果不说出青红皂白,加在里面乱打一阵,说荆老侠客仗恃血气之勇,难道说你们哥儿三个就不是仗血气之勇了吗?依我说,先听听他老人家认可这个意思不?"张旺一听心里头喜欢极了,暗说:"别人都喜欢动手,我可不愿意动手,无论老少全都比我的能耐高,我也不过就是说说道道就是了。"这才接着说道:"孙高二位老侠,既然你们这样说,那么我只可就听听。我们也不是仗着人多势众,皆因这个情理过不去。那怕荆老侠客的功夫高,将我们全都结果性命,我们也不愧为侠剑客的门徒。我们容理不容人,如果他老人家说出理来,人不是我兄弟打的吗?我们情愿意领罪。"孙高二位老人家一听,不由得心中暗含着赞成,心说:"你可别看不起这个和尚,这个人的口才很高,这场事有他这一说,还真许就平平常常的完了。"想到这里,这才向荆爷说道:"荆老侠客,这个话可不能说这位张少侠客说的无理。你这次跟王老侠客动手,不是为弟子被打也是为弟子被打,不然怎么会早也不找晚也不找,单等这个时候来找呢?据你说这是时逢恰巧在此相遇,这个话的理由可不大充足。你所居的柳亭镇,和王老侠的河口镇,相隔出不了十里八里地,你也在家里呆着,他老人家也不出门,不是多怎去找也是一样吗?为什么单单的就在这里打呢?"

荆云亭听了,心里暗含着打算,心说:"看见了没有?今天我跟王子布这一动手,大概这就算招了众怒了。"又一想:"自己倒是也不对,打算找场应当去找王子布,绝不能因为徒

弟欺负人，砸了人家卦摊儿，被人家打了。我这个时候出头，这也不能怨他们说我袒护弟子。这也真叫人可疑。”这个人任凭是多么壮的气，也怕情理不容，自己想起理由不充足，再要打算盛气凌人可就办不到了。这就得说是好人，如果要是天生来的恶人那可就不成了，任凭你怎么说他也是不说理。荆爷可不然，那乃是大名鼎鼎的侠客，绝以不能那样无理取闹。当时觉着理由一亏，半天就没答出话来。这个话不说，那是绝以办不到了。老头子不含乎，这才说道：“你们大家说到这里，我倒是也认错。你们大家可别错会了意思，我并不是惧你们的人多势众。因为这个错我认的晚一点，这么办吧，蓝屏这场事算完了。我跟王子布是天长地久，改日再访。”

说罢，老头子回头要走。张旺过来拦住，说道：“荆老侠，你等等。你能够认你的错误，这当然是大英雄的身分，我是万分钦佩的了。可有一节，错了就这么白错可不成？你得说说认打认罚。”荆爷一听，好厉害家伙，这是非打即罚，这我可得听听，接着说道：“打是怎么样说？罚是怎么样讲？”张旺说的也好：“如果认打，河口镇，柳亭镇，孙家庄，前后左右百八十里有名有姓的英雄，全都请到这里来，叫大家当面议罪。”荆爷连连摇头，道：“这个办不到。我再问问认罚怎么样？”张旺念了一声：“弥陀佛！把要是认罚这个话可就好说了。第一条，跟王老侠客言归于好，老弟老兄，也没因为什么，从此相敬相爱不准闹意见。这还不算完，有你认识的一位老英雄，必须同着王老侠，孙老侠，高老侠，一同前去，请老他人家出头给国家出点力。”孙高王三位一听：“和尚果然有两下子，他居然由这里想到那上头去了！”孙高二位一齐说道：“老人家，你要不点头，这可算跌跟头。不是说你不肯

和平了事，当然是约不出来这位老英雄。”

荆爷一听，心说：“你们这叫插圈弄套，诚心叫我跌跟头。名姓不说出，我知道你们叫我找谁去呢？”老人家把话说出来，大家一听全都乐了，说：“荆老侠客，你就放心吧，当然这个人跟你交情再深不过，不然我们也不这样要求。”荆爷本来是个爽快人，他现在完全明白了：打蓝屏实在不是人家王子布所为，自己实在是失于检点。凭自己这个年纪这点声望，真要是非斗王子布不可，到那时如果跌了，岂不可惜！究竟所为何来？他们既然叫我约一位老英雄，大概是我能约得出来吧，不然也不能来找我。莫若趁着这个机会，往回找找场面就算完了。老人家想到这里，这才说道：“无论叫我请谁，只要我请的出来就成，那到不算多么要紧的事。打算叫我跟王老侠客化除意见，这个倒也不难。但是有一句话，我得问明白了，怎么蓝屏被打，他老人家就在这里呢？莫非是赶巧了，但巧还能巧到这个样子吗？”孙爷一听，赶紧把话接过来了，就把王爷如何遇见几个小弟兄，怎样算卦，如何请高爷，高爷提出五行叟阚伯仁能够破朱家堡的消息，我们大家全都不认识人家，就是高爷跟他有一面之交，也没多大交情，要说是交情莫逆，可就提到你这里了，王爷当时可就说了，求荆老侠客请阚伯仁，这可得你们几位去，我去不了，皆因为徒弟们彼此发生点儿误会，到现在似乎还未能化解，我们还说给你们中圆全圆全，正然说着，又发生了打斗的事，蓝屏受伤。王老侠实在是一份好意，打算从中了解，不想蓝屏是你的徒弟，一番好意反倒成了仇人。实在打你徒弟的，是这位于斗。这就是年轻的人火气太壮了。可是这位蓝屏作的事，也叫人太以看不过去了。类乎我们哥儿几个，可就不答理他了，

少年英雄那里看的惯这个？故此二人动武，没有几招，于少侠一掌将他打倒，可巧又打重了。”

前后话全都说明白了，荆爷闻听这才明白。老头子走上前来，抱拳向王爷说道：“这样说起来，这可实在是小弟不对了，皆因我是一时大意，听了徒弟一面之辞未加检点。”王爷接着说道：“我的年岁比你大，我说话可就要不客气了，贤弟你这分情形，我全都明白。不过那个时候是寒勾住火了，一时之间，打算把话全说明白了，这可很不容易，经过了几次曲折，兄弟自然能够明了。还告诉你一句实话吧，这个蓝屏我要知道是兄弟你的徒弟，说什么我也不出头了事。”王爷说到这里，孙爷赶紧让道：“此非讲话之所，大家都到厅房里去坐吧。”于是老老少少一齐回到了厅房中落座，三位小弟兄和王爷又跟荆爷客气了一番。当天早饭在孙爷家里吃的，晚饭便又在孙宅用了。荆爷又详细打听了一回剑山小蓬莱，以及万龙藏峰岛的事，又向高爷问：“朱家堡的消息，你还办不了吗？怎么非得找阚爷呢？”高爷把自己的能力，跟五行奇门道比不成的话说了一遍。荆爷点了点头，说：“这个事很容易办，只要老人家在家，没有别的事，我既去到了，打量老人家绝以不能不管。话可虽然这么说，我可别自己去。我要一个人前去，背诵这些个话，也感觉着麻烦，我想还是咱们大家同去倒好。今天是晚了，最好咱们是明天前去。”大家点头。这个时候酒饭已然用完了，荆爷打算告辞回家明天再来。王爷也站起身来，向荆爷说道，“明天你在家里别动，我们大家来了，到你的家中会齐。不然，你到这里来，不是还得回去吗？省得往返徒劳。”荆爷点头，大家这才告别。王爷带着三位小弟兄回河口镇，其余的人也是各回各家。

一夜晚景无书。次日天明，王爷带邻三个人到孙家庄，高爷孙爷相陪，一同来到荆宅。敢情人家荆爷把早饭预备了，大家用过了早饭，这才动身够奔阚宅。好在都是柳亭镇上，功夫不大，已经来到门首。荆爷上前叫门，家人开门一看认得，忙向上请安，说："老侠客怎么这些日子没来呢？你快到里面看看去，我家侠客爷，心里正着急呢！"老人家闻听吓了一跳，不便往下问了，只得教家人头前带路，大家一齐够奔厅房。家人先去通禀，阚爷一听，并非是荆爷一个人，赶紧走出来相迎。众人到了厅房之中，荆爷从中全引见了，然后大家这才落坐。老头子阚伯仁一看："这一块地方，出名的五叟，今天完全来到我们家中，莫非说有什么事不成？"自己想到这里，刚要向荆爷问话的意思，王爷在旁发言，把三位少侠客请孙爷算卦，请高爷破消息，蓝屏砸卦摊，自己跟荆老侠客误会，当场论武，前后话说了一遍。阚爷听到这里，遂点头说道："不错，这也并非是我说句口狂的话，别说的'五行奇门道'那个消息，任凭他是哪一位摆的消息，让我不懂的主儿太少了。朱家堡这段事不成问题，可有一节，我现在可有点闹心的事，我可不能不跟众位说明白了。"将然说到这里，外面家人进来报道："二少爷回来了，还跟来一位女子，说是姜达姜老剑客的孙女。二少爷先教我到后面给你个话儿。"大家闻听一怔，不知道姜达姜本初的孙女，为什么跟阚家二少爷同行，一时之间又来到这里。

第一百三十五回

刚肠女含愤查冒名　杜春秋探堡认干亲

书中代言，这些位哪里知道这从中的隐情？老头子阚伯仁，自从西洋游历回来，在江湖上面便把名声闯荡出来，自己可就抱胳膊忍了。老头子知道这个消息儿，不是好东西，摆上消息儿，当然就得伤害性命，故此老人家抱定了宗旨，只破不摆。老人家有这份道德心，老天爷无形中也要厚待。跟前二位少爷，大少爷阚龙，二少爷阚虎，龙有龙颜虎有虎姿，在家中安全度日，真正是人生幸福。

忽然这天，在要掌灯没掌灯的时候，外面有人叫门。家人开门一看，原来是一位千娇百媚的女子，再往两旁一看，却并无别人。家人看着不由一怔，心说："孤身一个女子，这是干什么的呢？"忙问："你找谁？"女子道："我倒不是找人，因为我走在这里，看见房屋宽大，当然是富户了，从中房屋必然很有富余。我是一个行路的，向来不住店，因为孤身一个女子多有不便，所以到处找住户人家寻宿。请你把这个意思到里面跟主人说明，行个方便吧。"家人一听："这可是新鲜事！孤身一个女子，长途行走，还要到处寻宿。自己是个家人，这个事也主不了。"这才说道："你候一候，我到后面回一声去吧。"说罢大门关好，到后面见着老头子阚伯仁，可就把这个意思回明白了。老人家也听着新鲜，向家人说道："你头前带路，我出去看看去。"老人家到了大门外，早就看见门首站着一个女子。老头子看了她两眼，这个女子长的有些个

妖艳之态。老人家问道："你这是由打哪里来？到什么地方去？贵姓？哪里的人？"女子看了看老头子，笑嘻嘻的说道："老人家，你要问，我家住山西太原府，寿阳县姜家屯的人氏。提我你不知道，我的祖父他老人家姓姜名达字本初，别号人称'碧目金睛佛'，我是他老人家的孙女，别号'刚肠女'，名字叫姜瑞芝。我是奉祖父之命，到外面闯荡江湖行侠作义，也就为的是开开眼练练胆气。皆因是孤身一个人，并不住店，到处只是寻宿。"阚爷一听："提旁人不知道，谈到姜达，那可是大名鼎鼎，大清国四大名剑排行在二，何人不知谁人不晓！咳，他老人家是成了名的剑客，为什么作这个糊涂事呢？打算闯荡江湖，你老人家带着她。这么大的一个姑娘，为什么叫她自己各处乱跑去呢？这要是从中遇见歹人，出点儿事，请问你这个剑客跌的起这个跟头吗？"老人家虽然心里想着不满意，可是不好意思不招待，只得让到了里面，叫家人给她预备饭，收拾出来一间屋子。老人家还告诉她："我这里很清静，你可以多住些个日子。"姜瑞芝点头答应，饭后可就安歇了。

到了次日天明，家人报："寻宿的姑娘已然走了。"阚爷闻听心里非常不喜欢：你来到这里，我也并不是没招待你，为什么来个不辞而别呢？老头子将然想到这里，不由得又一怔，连说："不好，我也许是受了她的愚弄了！她说她是姜达的孙女，这可有什么凭据呢？他若是贼人冒充，岂不是受了他人之骗吗？"这才赶紧叫上下家人等，检查各处，丢了什么东西没有。前前后后全都检查完了，任什么也没丢。老头子未免心中纳闷，自己想不出来这个人，因为什么她竟不辞而别。左思右想就是想不起来这个原因，这才叫家人叫二位少爷前来，老头子要跟二人研究研究。功夫不大，二少爷来了。老头子

问："你哥哥怎么还不来呢？"阚虎说道："我由打早晨还没看见他呢。"说到这里，家人进来回说："不知道大少爷到哪里去了。"老头子赶紧叫人各处去找，由早晨找起，一直找到正午，也没看见大少爷，在附近全找遍了。大家全都莫明其妙，全不知道哪里去了。一直等到了掌灯的时候，仍然不见他回来。老头子说道："不用再找他了，当然是那个女贼给勾跑了。"自己又想了想，那个女贼果然满面带着妖淫之色。老头子越想越对，这才说道："姜瑞芝是真是假，咱们可辨不出来。这么办吧，打发阚虎到寿阳县姜家屯，见了姜宅的人，问问有这么个姑娘没有。如果有，是在外面闯荡江湖不是？是真是假不难明白。"主意已定，打发阚虎起身。老人家知道他不会说话，先教了一套言语。

二少爷奉父命够奔姜家屯，到了姜家屯跟人打听着姜宅，手打门环，问道："里面有人吗？"叫了两三声，由里面出来一位老家人，开开门问道："你找谁？"阚虎道："这是姜达姜老剑客的住宅吗？"家人答道："不错。"阚虎问："老剑客可曾在家吗？"家人实话实说："老人家已然多少日子不在家了。你有什么事吧？"阚虎说："是有要事相见。如果老人家不在，家里有人就行。"家人到里面回禀，由姜大爷接进去。阚虎就把家中去了一个女子，名叫姜瑞芝别号刚肠女，自称是姜达姜老剑客的孙女，说了一遍。大爷一听非常有气，遂说道："老剑客的孙女，你们可认识吗？"阚虎说道："没见过面怎么能够认识呢？因为她说的在情在理，所以我们信了，后来因为疑惑才到你这里来打听打听。"姜爷说的也好："你的老爹爹也是一位成了名的侠客，那么大的年岁难道说连这个还不懂吗？谁家那么大的姑娘叫她一个人出去闯荡江湖，还要到

住户人家寻宿？既然谈到了闯荡江湖，当然就是行侠作义了，剪恶安良济困扶危，作这种事是什么地方都得去，怎么又说住店不方便呢？你找居宿要是很小的庄村，没有店房住那就不用说了，偌大一个柳亭镇，难道说没有店房吗？这个地方全都是你的老爹爹疏神大意的地方。现在我不是把话说到这里了吗？我家小女瑞芝，我不可不叫她出来你看看。”说罢站起身来，叫阚虎候一候。姜大爷到后面见着姑娘，把阚虎所说的事情说了一番，把个刚肠女气的，几乎要掉下泪来，遂说道：“现在这个人在哪里？你领我看看去吧。”大爷头前带路，后面跟着姑娘，一直来到前面厅房。大爷用手指着阚二少爷道：“看见了没有？这就是刚肠女姜瑞芝，贵宅寻宿的人可是她吗？阚虎连连摆手道：“是不是我可不知道，寻宿的人是我爹爹招待的，次日天明就没有了。东西倒没丢什么，就是把我哥哥给勾跑了。”瑞芝姑娘一听，这个气就大了，遂说道：“你爹爹也太糊涂了！既然是你不认识，教你来可有什么用呢？这么办吧，我跟你到你们家里去，叫你爹爹看看到了是我不是。”大爷也打算跟阚虎同去见见老头子阚伯仁。姑娘说：“那可不成，你要是一去，这个事反倒透假了。还是我自己亲身前往的对，头一节我也问问他们是怎么回事，再者说也叫他放心，与我的名声大有关系。”大爷无法，只可叫瑞芝随行。姜瑞芝心急，连夜赶路，恨不能立刻来到阚宅。阚虎怕家里老爹爹不放心，也愿意快走。二人商量好了，昼夜赶行。

这一天，天也就在三鼓多，正然往前行走，猛然见前面一道黑影晃晃悠悠，还是非常的快。瑞芝一看知道这小子施展的是夜行术，自己一想：“天到这个时候施展夜行术，绝以

不是好人。我要不出门可也就罢了，既然看见了，我要是不管，有愧我是剑客之孙。再者说追赶这条黑影亮亮脚程，也叫阚虎看看我的能耐如何。”姑娘主意拿定，回头告诉阚虎：“这个小子绝以不是好人，我要追上他，问他个水落石出。”阚虎本来憨憨傻傻，答应一声“好”，撒腿就追。瑞芝也施展开了夜行术，阚虎可没有姑娘脚程快，霎时把这位二少爷落下了好远。追了很远仍未能追上，看那个意思，似乎前面那人知道后面有人追赶前来，慢慢的把脚步放慢了。瑞芝追到近前，高声喊道：“前面何人？”那个人把身躯站住了。瑞芝借星光观看，看见前面这个人也是女子，就听那人说道：“我好端端的行路，你为什么追赶我？”瑞芝说道：“皆因我看你施展夜行术，天到这般光景，我要问问你是干什么的。”那人说道：“问我？告诉你，家住山西太原府，寿阳县，姜家屯的人氏，我的祖父，乃是大清国四大名剑，排行在二，姓姜名达字本初，外号人称‘碧目金睛佛’。我是他老人家的孙女‘刚肠女’姜瑞芝。“刚肠女”一听，不由得气冲牛斗，心说：“好你个无耻的东西！莫怪有人找到我的家中，原来这个毛病就在你这里了。”姑娘也并没跟她说话，只是骂了一句：“无耻的东西！今天你见着我还走的了吗？”说到这里，连忙向前一纵身，挥拳便打。那个假“刚肠女”也不含糊，凭双拳接架相还。在先前不理会，后来瑞芝见这个冒充姓名的人，武术非常高强，别看自己一时半时输不了，可是打算赢人家也不易。自己着急，本打算将她打倒拿住之后，捆到阚仲家中，倒看看寻宿的是谁，无奈自己制不倒人家。阚虎脚程慢，尚且未能来到。这要是当场让她逃走，岂不可惜！这一说，动手的工夫可就不小了，天已然交过了四更。姑娘正然想着，猛

然间听见有人高声呐喊："呀！什么人？务必将他拿住。"瑞芝知道这是阚虎赶到了，假刚肠女可不晓得，她一听："不好，他们这一起人，还不一定有多少。"自己一害怕，立刻撒手而逃。姑娘跟阚虎随后追赶，功夫不大，天也亮了人也追没到。二人找着正路，一直够奔柳亭镇。

到了阚宅，二少爷叫人报进去，正赶上四叟前来请他老人家出头。瑞芝见着阚伯仁，当面质问阚老侠客道："当日寻宿的人，你看看是我吗？"阚爷看了看穿着打扮倒是差不多，长像可不对，赶紧说道："姜大姑娘，你可千万别多心。所以我打发二儿子前去贵府询问，并非准说的是老剑客的孙女，一方面是我打算调查真相，一方面也为是到你家送个信。如果我要不打发人去问问，是与不是我无法证明。姜宅可也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这种行为和你的关系甚大，并非是我非说是你不可。"姜瑞芝听人家阚爷说的有理，这才点了点头说道："这个话就对了。要按二少爷那个意思，似乎十成就有八成赖到我的身上。"老头子赶紧说道："姑娘，这你可不知道，因我这个二儿子，生得粗粗莽莽，倒是名符其实，连个话也不会说，你可别怪他。那个寻宿的不辞而别，我就算定了，未必是姜老剑客的孙女。这你还听不明白吗？再说，如果要是没有这段事，是我胡造的谣言，眼睁睁的大儿子，到如今尚且没有下落。如果姑娘不信，可以在我附近调查。"姜瑞芝听到这里，遂说道："阚老侠客，这个也不用调查，我绝以知道不是捏造的。因为什么呢？你故意捏造这种言语，与你也没有什么好处，既没有好处谁肯无事生非。何况二少爷又白跑这么远，这不是明理吗？还有个证明的地方，就是我同你的二少爷前来，因心里着急，恨不能立刻就到，故此日夜往前

行走。有一天夜间，行走之间，碰上了一条黑影。说来也真叫人惭愧，当场我就没把她拿住，也是一个青年女子，穿着打扮倒是跟我差不多。我问她的名姓，她所报之名以及我祖父之名，甚至住处，跟我分毫不差。有这么一个无耻的女子，冒充我的名姓，这我已然知道了，难道这还能够假的了吗？”老头子阚伯仁一听：“可了不的了！既是我的长子被她盗走，与真刚肠女相遇之时，又是孤身一人，这样看起来，我的儿子必然是凶多吉少。”老头子阚伯仁想到这里，可是也无法。姜瑞芝话说到这里，大家帮着一说，把两方面的意思详细解释一番。阚老侠客也明白姜瑞芝的意思了，姜瑞芝也明白阚老英雄，前去送信并非歹意。姜瑞芝说道：“阚老侠客，这不是这场事大家全都明白了吗？江湖上有人冒充我的名姓，作出种种不法，于我的名誉大有关系。我要去各处访查，好在我已然认识她了，无论如何也要拿住此人，问她个水落石出，说到这里站起身形告辞。众位老侠客也不便留，因为什么呢？大家还有大家的事呢。

及至送走了瑞芝之后，大家跟老头子阚伯仁计议：“你的大少爷并非呆傻，只要是被那个女子拐走，她既然拐他，当然就是爱他，既然爱那就没有别的事了。当然就是倒逼奸，好在是个男子也并无失节那一说，性命当然保的住。只要淫女一失神，他要是打算脱离她，自然能够回家。这个事我们大家能够保险。老人家还是辛苦一趟，先跟我们到一趟朱家堡吧！”阚伯仁想了想：“就让是不随众人前往，一时之间找不着下落，我又有什么办法呢？”老头子想到这里，说道：“好吧，既然众位来到这里，我决不能叫大家失意。如果去的话，咱们还是事不宜迟，马上就走。”众人闻听甚喜，立刻一同跟

随阚伯仁起身。

走在中途，阚爷跟大家说道："消息我倒是能破，可有一节，猛然间到了朱家堡里面，我可是不知道消息都在什么地方。朱家堡有一位三爷，名叫朱通，现在已然是出家的和尚。这人不敢说是世外高人，跟他们二位兄长比，可就大大的不一样了。此人很有点清高的品性，我跟他是莫逆之交，就让我知道朱家堡的消息，前去攻打也得知会他一声，听听他是怎么个意思。"高爷、王爷、孙爷、荆爷听老人家所说的话，很透玄虚：既然说是朱家堡的亲弟兄，无论如何人家有手足之情，说别的还许可以，要说破庄恐怕人家不愿意，这不是往返徒劳吗？大家这个话，可没肯说出来。阚爷也明白众人这个意思，不等大家问，复又接着说道："你们几位猛然间一听，必然要起一份疑心。别看这位朱三爷跟他们是亲兄弟，听说咱们反对朱家堡，他却一定很愿意。这个话我跟你们一说就明白了，朱通朱三爷是守礼君子，向来不作为非犯法的事情。在先前倒不理会，后来他二位兄长请来这位五行奇门道，赵福清在朱家堡之中按设各种消息，这位三爷知道他们是心怀叵测，这才自己到祠堂居住。别看他们是亲弟兄，还不如我这个朋友接近。如果谈到破朱家堡，里面各处的消息除非是不知道，只要知道，他必然能尽力帮助。"大家闻听心里这才放心。

说话之间来到朱家祠堂，走上前去叫开门一问，才知道他老人家没在家。从人见阚爷是知己的朋友，这才实话实说："老人家同着一位朋友，听说是姓苗的，也是一位侠客，一同到朱家堡去了。"大家一听："既然和尚也到朱家堡去了，咱们随后追他就是了。"于是老少八位一同够奔朱家堡。朱通所

拴的独龙锁阚爷全都知道，带领众人一直够奔西北乾为天，找着了独龙锁。老头自己先过去，众人也随着全都走过去。这几位之中可没有到过朱家堡的，到了里面也是东撞一头西扎一头，各处搜索调查，好在都是成了名的侠客，对于探听人的住宅，那就算很不费事。

转瞬之间已然来到了朱宅附近，八位英雄分头前行。荆爷高爷孙爷在一处，正往前走，忽听有人喝道："什么人？现有'盖天第一手'陶源在此。"荆爷听了"陶源"二字，知道这是岛里的人，"当啷"一声亮剑迎将上来。陶源也亮剑接架。战到五六个照面，高平旁边一看，这个陶源剑法非常高强，荆爷一人绝以不是他的敌手。自己看到这里，徒手空拳并不拿军刃，也迎将上来协力相助。这么个功夫，堡子里面锣声响亮，各处报警，朱平朱琛等完全赶到了。孙孝慈忙迎将过来动手。这么个功夫，从旁边"嗖嗖嗖"又纵过来了几位，书中代表，正是于庭醉仙翁，老洒海金元，马四爸，童林，和普慈、苗泽。诸人闻听锣声赶到这里，到此处正遇见三叟动手。因为天锡山丢失了于秀娘，大家就知道她年青好气，当然是独自一个人够奔朱家堡去了。大家不放心赶紧随后接应，到了里面各处寻找，恰巧遇见了普慈苗润雨二人，说明于秀娘因为追赶贼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正然要设法寻找，猛然听见锣响，大家还以为是秀娘在这里跟贼人动手，到这里一看才知道不是。

看了看三位老头儿不是陶源等的对手，堪堪就要落败，马四爷亮剑战住了贺清虚，金元摆铁条战住朱平，于庭战住朱琛。这个时候陶源也没有主意了，因为什么呢？不知道外面来了多少人了。在这个功夫，忽见远远跑来了两个人，众人

一看非是别位，正是阚伯仁于秀娘，后面还跟着凤岐“金莲花”、“小昆仑”于斗、“坏事包”张旺。原来众人往里走的时候，三个孩子心里也真伶俐，准知道阚爷通消息埋伏，只要是跟他走，绝以不至于被获遭擒，所以他们三个人，始终不离开阚爷左右。众人往前走，阚爷看见一条黑影，老头子认为是里面的人了，随着往前追赶，三个孩子也在后面相随。一直追到后院上房，黑影不见，看见铁笼中有人被擒，正然叹息，有意自刎。张旺等一听，这才知道是于秀娘，进来说道：“现在我们请来‘五行叟’阚老侠客，专为破坏消息。于少侠客稍候一候，老人家必然有法子相救。”阚爷各处审查，找来找去，把这个机关在桌下得着。要谈到消息，可不用跟阚爷说，只要是看见机关就懂得，并不费吹灰之力，将铁笼打开。秀娘出了铁笼谢了谢阚爷，然后一同往前走，听见锣声来到这里。这个功夫，所有到朱家堡的人全都到了。秀娘看见了自己的老爹爹，告诉众人闪开，自己擎宝剑战朱平。正然战的难解难分，猛然间听见弓弦声响，“百折不挠青云叟”冷镇到了。阚爷打呼哨知会众人暂时退走。到现在就算是人多势众，又多是成了名的侠剑客，并且后面又有冷爷的弹弓护着，后面的人就让是打算追赶又哪里能成。老少众人全都逃出了朱家堡，仍然走西北乾为天，过了独龙锁。大家打算一同到朱家家祠，后来因为不放心贝勒爷，大家便一直回归天锡山。众人到了天锡山，一看大寨主杜古回来了，不止于是大寨主，又来了一位姜瑞芝，还有一位就是甘凤池。大家全都莫明其妙，细一问才知道众人的来历。

书中暗表，“刚肠女”姜瑞芝，由打阚宅出来，自己本来是毫无目的，打算在外面各处搜索搜索，或者也能遇见那个

冒名的女贼。姑娘想到这里，对于村庄镇店，各处留意。正然往前行走，忽见阴云四布，堪堪就要落雨。姑娘一看不好，真要是赶不上村店，今天还是非得被雨浇了不成？四外看了看，就在东南上，大约有四五里地，黑暗暗雾沉沉好像个村庄。瑞芝脚底下加劲，往前紧走，还算是便宜，来到店门首，这个雨尚且未能下来。满打算三步两步走进了店房，有谁知在大门道站着许多人，正然口角。大门上悬着匾，写的“双合老店”。瑞芝看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将然要往里走，店里出来一个伙计，摆手道：“你就别进来了，这不是因为人多房少吗？往外让还让不出去呢。住店也得分个前来后到，人家先来的还没地方呢，你这个时候来，难道还能有的了房子吗？据我看，你到别家投宿去吧。”刚肠女一听，这小子所说的全都不是正经话，并且厉颜厉色，未免心里有气，遂说道：“你看看这个时候，是住店的时候吗？这不就因为是眼看就要下雨吗？我们赶到你的店方，所为的就是避避雨，有房没房这个时候先用不着说，怎见得这个雨下起来就没完了？”伙计听姑娘很横，而并且又是孤身一个人，便未免有份欺负人的心，遂说道：“你这个话说的不对。下雨是老天爷的高兴，谁能知道他下多大功夫？倘若是下起来没完，管不就要抢房子了吧？人家都是官客，还可以说大家挤挤凑凑，你一个女子难道说也去跟人家住伙房不成？我说的这不是好话吗？”姑娘没等他把话说完，就啐了他一口唾沫道：“浑蛋！满口胡说！难道说，你放屁也不挑个地方吗？你也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是听那个的吗？你这不是瞎了眼了吗？”也搭着店里这个伙计，这几年混的不错，财大气粗，一听姑娘骂他，立刻用手点指道：“你少要骂街，你可别以为你是个女子，我可不听那

个。我的眼认得你是个女的，我的巴掌可不认得你。你再往下说，可别怨我打你！”瑞芝一听，乐了说：“小子，你不提打的话，还倒罢了，提到了打架，今天我要拿你当鸡蛋磕了。”你说这个伙计也真眼瞎，你既然看她是个单身女子，难道说，你就看不见他的肋下还挎着宝剑了吗？你想她要没有能耐，哪能佩带宝剑？这小子他全都没管，遂说道：“既是单身一个人，看你这个样儿也不像好人，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小子说到这里，往前一纵身，举手够奔姑娘便打。他打算要打姜瑞芝，那如何能够成的了？姑娘身形微然一斜，用手一掳小子的二臂往外一推：“噗咚”一声，跌出去有一丈多远。这功夫门道里的众人，也全都不嚷了，皆因听见外面把人打倒了，这个天虽然阴着，可是雨仍然没下，众人全都出来看热闹。被打的伙计爬起来，往店里就跑，连连说道：“好丫头，你可别走。”姑娘一看也生气了，连连说道：“好好，我看今天谁敢不让我走。”说着进到里面。

这个时候被打的那个小子早已高声喊道：“大家伙计们快出来！住店的这个女客人太厉害了，告诉她没有房子，她差点儿没把我打死。大家快出来吧！”他们这个店里的伙计，向来对于客人就很横，今天猛然间一听“怎么着？我们伙计被打了？”大家不约而同的道：“这可完不了！”立刻全都来到外面，问道：“谁打人了？今天要不将他留在这里，就算对不住他。”被打的那小子用手一指：“那不就是那个丫头吗？”众人一看是个女的，心说：“这更好打了。”共总七八个人，蜂拥一般往上一围。本打算不管他是男是女，过去先把她拉倒了，打完了有什么话再说。哪知打这个姑娘可不那么容易，将然往前一撞，也不知道这个姑娘用什么招数，几个人不但打不

着姑娘，却被打了个东倒西歪。像这个你们还不明白吗？打不过人家就别打啦。这几个小子也是浑蛋，打躺下的起来还过去打。这一来可就热闹了，这个起来，那个倒下，就如同不倒翁一般。一时之间可了不的了，把这几个小子全都打得头破脸肿。从中就有伶俐的一看不好，赶紧到后面报告店东。

这位店东姓阎，娘家姓聂。阎老婆的当家的，已故去多年，名叫阎德龙，外号“圣手神猿”，有一个儿子名叫小神偷阎方。还有一个姑娘名叫阎佩莲，人称“多才女”。娘儿三个出来见着伙计一问，阎老太太大怒：“什么人竟敢来到我的店房之中，前来搅闹，就算你是个瞎子也可以拿耳朵打听打听。今天老太太要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知道我是何如人也！”说罢伸手亮出军刃，乃是一对铁棒槌。“刚肠女”一看，知道她是女掌柜的。先前本打算走上前来，跟她说说理由，有谁知她一出来先说这片言语，姑娘有气，暗道：“莫怪他们伙计都是那样横呢，原来他们掌柜的也不说理。这群人我要不惩戒惩戒他们，将来还不定怎样欺负客人呢。”想到这里，伸手将宝剑撤将出来，连说道：“万恶的店家，看你等这种行为绝非良善之辈。来来，今天我倒看看你有多大能为。”阎老太太也不含糊，双手将棒槌向左右一分，够奔姑娘便打。瑞芝凭手中宝剑接架相还。三件军刃上下翻飞，二人动起手来。战了多时，并不分胜负。瑞芝不由得心里着急，不想店里的这么个老太婆，竟会有这么高的武术。心里着急手中宝剑加紧，正赶上老太太双棒槌抡起，打算盖顶往下砸，瑞芝用了个金蝉脱壳的法子，将身形一转，宝剑横着截她的双臂。阎老太太往回一撤手，瑞芝跟着一脚，把她踢了一溜跟头，双棒摔落了埃尘。阎老太太咕噜身爬起来，并不去抢他的军刃，连连

说道："你可别走。"瑞芝说的也好："绝以不走，有什么样儿我都看着你的。"

老太太到了后面叫出一个人来，也是女的，手擎宝剑。瑞芝一看，又是喜欢又是气，皆因这个女子正是夜间相遇冒充自己名姓的那人，并不答话，摆宝剑过来动手。两个人两口剑上下翻飞，战了个难解难分。敢情功夫一长，瑞芝不是这个假刚肠女的敌手，堪堪就要落败。正在危急之时，猛然间有人喝喊说道："好恶的店家，青天白日竟敢亮军刃和客人动手，可认识俺甘凤池吗？"说着亮出一对军刃，就是挂甲双挂。甘爷认得瑞芝是姜达老剑客的孙女，这才说道："少剑客闪开，我看看她有多大能耐。"瑞芝也看明白了，来者正是甘凤池，自己这才虚晃一剑撤将下来。甘爷当场和假"刚肠女"动手，大约也就是三十来个回合，假刚肠女一时失神，宝剑被甘爷用钩削断。她也算是不含糊，看见宝剑折了，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甘爷以及姜瑞芝哪里肯舍，也不顾天下雨不下雨，随后追赶下来。甘爷脚底下，和姜瑞芝差不多，追出"双合老店"之时，还能看见一点影儿，追来追去可就把个人给追没了。

姑娘和甘爷一计划："这个人绝以不至于绕道回店房，因为什么呢？她是怕咱们追不上然后回店。"甘凤池听这个话也很对，跟随姑娘往前追赶，不过是在道路上边，对于森林庙宇全都格外留神。姑娘和甘爷打听："由此往前可有什么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人吗？"甘爷想了想，道："不错，前面倒是有一座山，名叫天锡山。可有一节，那里的大寨主杜古杜春秋，乃是剑客的身份，为人极其正大光明，类乎这样恶人，他绝以不容留他。"姑娘说的也好："阚伯仁老侠客，那也是

正经好人，为什么还容留她呢？只要到了那个不认识她的地方，不问可知，自然又是冒充我的名姓。”甘爷听着这个话心里不明白，瑞芝就把经过的情形，对甘爷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甘爷闻听这才点头：“既然如此，这也不难，只可咱们到天锡山看看就是了。”瑞芝听了这个话点了点头，便一直够奔天锡山。

天到二更，将然来到天锡山下，正然要往里走，猛然间见眼前一条黑影。甘爷一看：“咳，这可巧极了，莫非说这就是那个女贼吗？”想到这里，抖丹田一声呐喊：“什么人？”行走之人站住脚步，答应一声：“是我。”跟着也问：“什么人？”甘爷见问，报通了名姓。对面那人闻听，哈哈大笑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画地无形隐逸侠。”甘爷问：“阁下贵姓？何以知道我的贱称？”那人报通了名姓，非是旁人，正是天锡山的大寨主杜春秋。甘爷一听，这可巧极了，问老人家这是由打哪里来。杜爷闻听咳了一声，这才把自己的来历说了一遍。

原来这位杜爷，随同马四爷，金老洒海，冷爷，四位剑客同探朱家堡。后来彼此动手，人家堡子里头人位很多，再说只能在这里动手，不敢到别的地方去，皆因里面各处都是消息埋伏，人家走着如同阳关大道，不懂消息的寸步难行，这无论如何也打不了。故此冷爷出主意，大家一同往外走。堡内的人不舍，非要随后追赶不可。几位老剑客无法，只得且战且走。走出了堡子外，过了独龙锁才知道少了一位杜古，前文书已然表过了。

现在只提这位杜爷。他原本也是随着众人一同往外走的，后来在动手之间，看见有人向自己发了一枝冷箭。这也就是杜爷这个身份，换一个主儿，可真躲不过。杜春秋看见箭到

了，身形一闪，用手中宝剑往外一拨，这枝箭可就打落在埃尘。杜春秋心里有气，心说："我们几个人说不说都是剑客的身份，真要是凭气血之勇彼此鏖战，就是说赢不了你们朱家堡，也看不透你等准能够大获全胜。不过因为你们这里按设着各种消息埋伏，我们大家全都是门外汉，故此不战自退。你要是认着我们是果然败了，你那可真是瞎了眼了，居然趁着我等退走之时，向我等射放冷箭。难道说我们这就怕了你们不成？"故此老人家不管这三位剑客，一晃身可就追赶这个放箭的人来了。放箭的那人似乎知道自己不是老人家的敌手，手中虽然擎着明亮亮的一口刀，可是不跟老人家交手，箭放完了转身就走。杜古在后面紧追，前面那人紧跑，杜古慢追前面那人慢走。杜爷看这般光景，心里更加有气，心说："这个贼人，这是故意戏耍于我，他是要看看我的脚程如何。"又一想："这人脚程有这么好，他必非寻常之辈，何以不敢与我会战呢？从中一定有特别的原因，或者是我认识的熟人亦未可知。"老人家一面思索脚下不停，仍然往前紧紧追赶。到了这个时候，杜爷就算是急了，把自己的平生力量完全施展出来。剑客的身份要是施展出绝力，那个身法可就太快了，平常都说是快如鸟飞，说实在了真比鸟飞快得太多了，只可以说是风吹电送，或者还可以差不多。你说也怪，不是老人家走的这么快吗？头里那个人也走那么快。杜爷着急：看前面这个人的意思，他的身分并不在我以下。今天我非得追上你，倒看看你是何如人也！老人家想到这里，不管三七二十一，接着还追。猛然间前面来到一座山石切近，就见这条黑影三晃两晃就没有了。杜爷看见未免一怔：好端端的人，莫非钻到石缝里去不成吗？一无树林二无房屋，怎么这个人就会没有

了呢？借着天上星光，看了看前面孤孤单单的就是一座山石。老人家也是一个急劲，打算登高一望，随着把身形一跃，脚登山石，双足往下一落，觉得下面软棉棉。老人家就知道不好，准知道这是碰上机关了。可有一样儿，打算变式走开那如何成的了？任凭你有多大能为，脚踏实地你有能耐，脚下不能用力任什么能耐也就没有了。说时迟那时快，忽悠悠把老人家坠下去了有数丈深。倒是很好，也摔不着也碰不着，稳稳当当就把人送到了平地上面，跟着听见“咯喳”一声响，上面仍然合拢在一处，连半点破缝都没有。

杜爷到了这个时候，这才明白了，不问可知，方才我所看见那个山石是假的，故意作出这么一个机关，千怨万怨我不应上这个当。事到如今后悔也是枉然。里面漆黑伸手不见，对面看不见人，老人家也不知道这里面都是什么消息，就在黑暗之中，用手中宝剑向四下里摸了摸。不但是四外任什么没有，并且下面还是平地。左右前后全都走了走，里面地方很大。杜春秋一想：这个地方倒不错，真要是在外面死了，也未必能打这么个大坟坑，这也可以说是死得其所了。老人家想到这里，追想这些个日子经过之事。头一批，九尾宗彝司徒朗来到我的天锡山，彼此因为误会，以至于当场动手，司徒朗坠涧。接着这个事可就起来了：跟我的于庭大哥反目动手，我不应当打落他的亮银鞭。后来他的女儿秀娘前来，更不应当用计诱她到山神庙内。这种阴谋虽然不是出于我的本心，怎奈我为天锡山的寨主，哪可行此不仁不义之事？这是于秀娘死里逃生，倘若是真死了，你说这个德可缺在谁的身上呢？后来又被他将我的宝剑打落，那就算是我的报应。有谁知老天爷仍然不容，这一次将我打在消息里面，可见得这

就是我的报应当头。要按说我沧海变桑田杜古杜春秋，闯荡江湖这一辈子，也总算不含糊了，今天就是一死，也总算是死于正途。杜春秋想到这里，半点难过的意思也没有，反倒哈哈大笑起来："罢了，我到今天才算把人生债务还清。"说罢，宝剑一横往脖项上一放，耳轮中就听"咯吧"一声，把杜春秋吓了一跳。忽然间，上面的假山裂开了，接着就听有一个女子声音问："下面被擒的是何人？"杜爷一听不由得心中有气：谁知道消息拿住人，就是前来捉拿，也未必就没有男子，何用女子前来呢？当然这是山中不良的女子，知道此处有被擒之人，特地前来引诱。既然如此，我无妨迟死一刻，杀却了这个淫货再死不晚。杜爷的思想当然是正大光明了，怎奈把意思会错了。这位女子不但是千贞百烈，并且还是节孝双全。

暗表一句，这姑娘名叫素莲，外号人称"多才女"，乃是本堡大庄主朱平之女。朱家弟兄一共是三个人，就是大爷有妻室。姑娘的母亲娘家姓何，何氏太太也是名门在户的姑娘，知书识礼颇明大义。自己的丈夫朱平，兴心为叛，恢复大明天下之时，何氏太太便百般劝说："天下并非是一人之天下，谁的德厚谁就得。大明有德就不应当亡国，既然是亡了，当然是气数尽了。在这个时候，正是五谷丰登海宴河清之际，居然打算谋为不轨，也不用求神，也用不着问卜，当然是有凶无吉。可并不是我一个妇人家知识鲜浅，不懂谋百年事业，皆因时候不对。咱们家里仗着祖上的遗产，不但是够吃够喝，并且还是丰衣足食。人生一世，有吃有喝不受贫穷之累，再遇上一个太平年头儿，不闹匪不闹乱，这就是有福之人。如果神圣打发人下来享福，人不会享，非得胡作非为，不但是惹

得人不愿意，就是神鬼他也不满意。一个人到了那个时候，无论作什么事他也作不好。还是听为妻我的言语，倒可以安享一世的幸福。如果不听我的言语，非有大祸临头不可。”朱平听了这片言语，按说可应当回头觉悟，他不但是不觉悟，并且跟何氏太太竟自大发雷霆，连连说道：“我这里正要谋成大事，你不但是帮不了我的忙，还要跟我说丧气话！按说我就应当先将你置于死地才是，不过念及夫妻之情，我不忍下此毒手。以后像这个话你少说！”何氏太太听了非常有气，遂说道：“好，既说出这个话来，我生来的就是命小福薄，就让你能够成其大事，登了九五之尊，我也不希望去当娘娘。从此以后，你我各自分离，我的女儿我带着，自此咱们就算各不相扰。”朱大爷这个时候，也是痰迷心窍，一心一意的就是要造反，当时跟夫人就说了绝情断义的言语。何氏太太当面要求，自己要另住一所宅院，朱平一气都应允了。

老太太既然这么深明大义，跟着他不是终究是祸吗？为什么自己不早早的一死呢?这个原因可就是因为有这个姑娘。如果自己一死，这个孩儿应当落到什么地方？真要是行正经事的爹那就不用说了，眼睁睁就是为非犯法的人，早早晚晚难脱掉头之罪，抛下这个姑娘不是就太可怜了吗？故此老太太专专要一所宅院，每天度日就是诵经念佛，如果祖上有德神佛保佑，便能把丈夫的心感化过来，如果没有那么大的德行，也求神佛保佑着给女儿说一个终身可靠的夫婿，我这一生心事就算完了。由打这个时候说起，何氏太太可就跟姑娘另住一处。

别看是夫妻断绝关系，父女仍然有相怜的情肠，姑娘生来的好习武术，每天起来就跟父亲二叔在一处练功夫。后来

姑娘也到了岁数了，这个功夫可也练的不含糊了，闺中的美号称为“多才女”。倒是有人跟朱平提过：姑娘这么大了，差不离应该给她说个人家了。朱平只是摇头，话虽未能说出，他可有他的心思。他说这个：我这个大事要成也快。只要是我的事一成，说不说这就是千金小姐，朝廷的公主，能够平平常常的嫁给平常人吗？故此他始终不给姑娘择配。何氏太太既然跟大爷不交一言，这个话可也就不能说了。故此一直到现在，姑娘仍是没有人家。可是朱家堡所有之事，何氏太太全都知道了，这个耳报神可就在素莲这里了。近来外面有人探堡，怎样动手，姑娘全都对老太太详细报告。何氏太太一听，不由得一阵难过可就落下泪来了，对着姑娘说道：“你看见了没有？掘坟灭族这可就快了。”老人家别的全不忧虑，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就是以死了帐，所不能瞑目者，就是朱素莲。姑娘也明白母亲这份意思，在一旁劝道：“老人家不必为难。别说一时半时的还到不了那个地方，到了那个时候，孩儿愿意跟随母亲同赴极乐世界。这你老人家还能够不放心吗？”何氏太太闻听，叹了一口气，叫道：“孩儿，你的志愿为娘明白，绝不是贪生怕死之流。怎奈人生一世，未能享人生之福，年青青的要寻死，岂不辜负了这一辈子？像为娘我这个年岁那就没的可说了。”姑娘听着这个话难过，只可陪着他老人家掉泪。

后来老人家一想：凡世界上的事都是人办的，绝以不是人兴的，尽到了人事而后听天命。现在既然到了这个场中，只可是走一步算一步就是了。外面的消息不可不知，何况朱家堡三道院子，前前后后全都是埋伏，既然有人前来探堡，就难免有被擒之人。我何不叫素莲到各处留神窥探，遇见有被

擒之人，我这个丫头，她也能够懂得机关，暗含着将他救出来，带到我这里，可以盘问盘问他的来历。如果要是年青的，年貌相当就将女儿许给他。倘若是岁数大的，只要是有身分的主儿，我跟他吐露肺腑，所有一切的话全都跟他说明，未尝不可以将女儿的终身大事托付于他。老太太越想这个办法越对，再者说就让是替我们娘儿俩办不了事，也是多救一个人，少一分罪孽。何氏太太主意已定，这才叫道："素莲哪，这个话一时半时也用不着。现在我还有一番心愿，无论如何也得这么办。就是你爹爹，那是已成疯魔了，庄内设了许多消息埋伏。既然有人前来探堡，你想还能少的了被获遭擒之人吗？只要是落在他的手内，不问可知十成占了八成是死。既然你也知道不少的机关，打算打发你出去前去救人。每天晚间凭你身上的武术，要到各处探听一番，只要看见哪里有人被消息拿住，你必须暗含着将他救了出来。可有一节，无论是什么人，救出来之后必须领到我的面前，我有一片言语当面对他交代，然后将他送出堡外。如果是官人那一方面，他们明了咱们母女的意思，也可以减轻你父亲的罪名。再者说可就是不修今世，还修来世呢，咱们多救一个人，不是多一份功德吗？"姑娘听着这个话喜欢，遂说道："娘的这份意思，我全办得到。只要是孩儿能够遇的上，足可以救得了。不过有些个紧要的机关，我爹爹跟那个恶道赵福清严守秘密，那个机关孩儿不知道。类乎翻板等机关，我可全都能成。"娘儿俩把话商量安当了，果然由打第二天晚间起，素莲就到各处调查。

这一天晚间，也实在是该着，四位剑客夜探朱家堡，所有众人如何动手，姑娘全都在暗地观看，以及四位剑客走，姑

娘也在旁边跟随。眼睁睁看见一个人脚踏弹簧，假人放箭回身就跑。那人手擎宝剑，就追下来了。“多才女”知道，凡是假人引诱的地方，全都有拿人的埋伏。姑娘一看这一位随后追赶，准知道他不认识这是假人，既然不认识，当然就是不懂消息的了，追到那里必然被获遭擒。我何不随后观看，倒看他个水落石出。想罢便也随后追。怎奈追假人的这一位脚程很快，自己竟跟不上，虽拼出死命追赶，结果还是落下很远。好在假人所走之处，都有弦槽，素莲顺着这个槽道往前走，走来走去，可就走到了假山石下面了。姑娘知道这是假山的作用了，自己对于这个假山还有点儿不大甚明了，捉摸了好半天，这才把这个机关想起来：弦槽头上，是一眼旱井，那个假人可就藏在其中。只要是人追到这里一登假石，人不是坠下去了吗？那一个假人仍然还纵上来，顺着弦槽还跑到杜爷踩簧的那里，打算开这个机关。井口处有个大螺丝钉，把它提起来约有半尺，向左拧九扣，然后登到假山上，不但不往下坠，并且“咯吧”一声，假山自己就会裂开。他们朱家堡的全堡机关，本来是一百单八句诗，就是破阵歌诀。姑娘不过就是会三十来句，想了好半天才想起这句歌来，此处叫作“拔井登山可见天”。当时素莲姑娘如法处置，螺丝钉提出来拧完了之后，身形向假山石上一纵，耳中就听“咯吧”一声响亮，假山果然裂开了。姑娘这才问：“下面是何人被擒？”

杜爷一听是女子声音，不由得有气，在下面接着说道：“你不用问我是谁。我先问你，你是什么人？前来作什么？如果是要我的人头，马上就交给你拿去，说别的，我可要你颈上的人头！”姑娘一听，就知道下面这人必然是错会意了，这才答言说道：“被擒人听真，休要疑我不是好人。实话告诉你，

我乃是本堡大庄主之女朱素莲。我娘亲不赞成我爹爹为非犯法，特地打发我出来，各处巡查，遇有被擒的英雄，尽我能力所及，必然将他救出。可有一节，打算出来就走不成。不用说堡内的埋伏太多走不出去，就是出得去也不成，必须见我母亲一面，然后护送出庄。”杜爷一听上面这个女子说话，端端正正光明磊落，绝不是无耻之辈，自己这才知道所想的都错了，赶紧说道：“既然如此告诉你，我姓杜名古字春秋，别号人称‘沧海变桑田’，现在为天锡山大寨主，因为受朋友之托，特此前来帮破朱家堡。”姑娘虽然不认得，可是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知道他老人家身为剑客，这才说道：“我放下一根绳子，你老人家可以上得来吗？”杜爷答说：“可以。”姑娘腰里取出绒绳飞抓，顺着假山缝放将下来。杜爷在里面摸了这半天黑，此时借着假山缝倒觉着很亮，抓绳下来看得非常清楚，宝剑往背后剑匣一插，伸手掳住了抓绳，“唰唰唰”不过就是转瞬之际，已到了假山缝。杜春秋用脚蹬住山石，一扭腰哧的一声纵将上来。姑娘连连摆手不叫老人家说话，先把飞抓带好，然后来到井边，先把螺丝钉拧了九扣，然后用力往下一按。你说也怪，立刻那个假山就合上了。这才向着杜爷一摆手，叫道：“杜老剑客，你随我来吧。”姑娘在前，杜爷在后，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穿宅过院走了多时，这才来到了一所院落，清雅无比，一点声没有。姑娘到了这里，这才敢高声说话，说：“杜老剑客，你先在此等候，我到里面告诉我母亲一声。”杜爷止住脚步。姑娘到里面，就听说了一声：“快请进来。”姑娘二次出来，把老人家让到屋里。

杜爷留神一看，这个屋子不像住户人家，好像庙里的禅堂一样，几案上没有别的东西，全都是经卷，四壁供的是佛

像。里间屋迎门放着一张短榻，由打上面下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一直的往外走，叫道："素莲，杜老剑客在哪里？"姑娘从中指引。杜爷连忙抱拳道："老人家年高德重，打发令嫒前去救在下一命，杜古这厢谢谢！"说着话老人家就要行礼。何氏太太也不顾男女之嫌，赶紧向前拦阻，杜爷只可深深打了一躬，然后落座。杜爷到了这个时候，就算是有点莫明其妙：因为自己是来攻朱家堡的，何以大庄主的夫人反倒将我搭救出来？这其中定然有别的原故。杜春秋心里这么想，面上便带出犹疑之色。何氏太太遂说道："听方才我的女儿素莲说的，你老人家是天锡山的大寨主，虽然身居绿林，实在是以种地为生，并无明抢暗偷的行为。你本人的武术道德，乃是一位成了名的剑客，不问可知，当然是急公好义，见义勇为的仁人君子了。老身打发女儿将你救出假山，在你的心里，必然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清官尚且难断家务事，何况你老人家根本就没听见说，这当然你不知道了。我先把我家里的情形对你说明，这里面可并没有半句假话。"接着可就把夫妇如何反目，怎样分宅另院，全说了一遍。然后可就说明了自己的心思："假如说不是有此女为累，早就不在人世了。今天见杜老剑客没有别事相求，就求你老人家物色一位光明正大的少年英雄，给素莲完成了终身大事，未知你肯其援助否？"杜古一听，这个事可不算什么，大哥于庭所认识的公馆之人很多，年青的也不少，从中挑挑选选，给姑娘说个人家那倒不难。自己想到这里，遂说道："就是这个事？老太太你就放心吧，这事我一定能够办的到。"老太太说道："不成，我这么一说，你就这么一答应可办不了。你由我这里回去，必须把素莲带回天锡山，我的一番心思，才算是完全解决了。果

然你肯答应这段事，老身别无可赠，有些须心意送给你老人家就是了。”

说到这里，老太太摆手叫素莲到屋中去取，姑娘进去便捧出一个四四方方扁形的硬木匣。杜爷心里纳闷，还以为是老太太有点儿积蓄，叫我把姑娘带走，也一并携带着，一半奉送于我，那一半作为姑娘的陪嫁。及至见了这个木匣，才知道所想的不对，因为这个木匣太扁，不用说装金银装不了多少，就让完全是珍宝玉器，又能值几何？正然思想，就听老太太说道：“杜老剑客当然你不知道这是什么物件吧？里面非金非银，就是老天杀的请来的那个老道赵福清，在朱家堡内前后三道院摆的各种消息埋伏的全图。我们母女不认识字，不然照图所说各处机关全都破的了。你老人家将此图拿去辅助你的朋友，再打朱家堡可就太容易了。”杜爷一听朱家堡的全图在此，这一喜欢可非同小可，赶紧说道：“既然你能够泄漏这个秘密，可见是心存正义，有此天良神鬼必佑。就是杜古带回此图，同众来到朱家堡，将消息完全打破，对于二位庄主，不过就是设法劝解，报你这份意思，绝不能以国法论罪。”何氏太太点头称谢，然后又找来一个包袱将图匣包好，叫杜爷背在了身上。那个意思打算叫女儿送老人家一同出庄。有谁知天色已经晚了，恐怕路途上有些个不便，只可叫杜爷在庄内住了一夜。

次日又等了一天，所有一切吃喝，素莲姑娘应酬的非常周到。在老头子吃完了晚饭之后，姑娘问：“老人家，你果然带我到天锡山去吗？”杜爷答道：“是呀，既受你母亲如此重托，我如何能够不管呢？”姑娘闻听，摇了摇头，道：“你打算带我去我也不去。”杜爷一听，这个麻烦才来，遂问道：

“这是怎么句话？既然不打算跟我前去，为什么不当着你的母亲把话说明呢？究竟有什么原因？或者你不信任我，你也可以把话跟我说明。”姑娘摆手说道：“全都不对。昨天晚间说是送你出庄，那个时候也并不晚，是我没敢送你老人家出去。因为什么呢？我不是单把你送走了，我还回来。因为咱们爷儿俩一走，就全都回归天锡山去了。我的母亲心里所记挂的，可就是我一个人，这个话也早就跟你说明白了，不是因为我她早就不在人世了。现在既把我托付到您这里，您老人家就算一身无挂碍，只要我前脚一走，老人家必是要寻短见。因为那时当着他老人家这个话难以说明，所以我才说天时太晚，行走不便，缓迟一天跟你老人家计议个两全之法。还是你老人家没法说不带我走才好。”杜爷这个时候，听了人家素莲这片言语，自己非常惭愧：“我是因为得了朱家堡全图，喜欢的可就把这个事忘记了。看起来我这个地方，就算有失剑客的身份。”这才赶紧说道：“你们是母女，各人的心思当然全都知道，你要不提起这事我还真蒙住了。”素莲道：“忘了不要紧，这不是我告诉给您了吗？求您想一个特别的法子才好。”杜爷想了想，说道：“我接你们母女同到天锡山，怎么样？”素莲听着这个话乐了：“你怎么这么明白，会说出这句不明白的话来？如果平平常常的时候，或车或轿接我们母女到天锡山，自然就成了，可是要那个样儿又不用走了。到了现在我跟你走，不过凭仗自己这点武术，他老人家如何走的了？不用说别的，就是独龙锁也没法过得去。”杜爷一想也对，任凭多高的身份，想担负着一个老太太行走，那可也真不容易，当时把一位杜春秋还是真给难住了，自己想不出法子来，反倒向素莲姑娘问计。姑娘略一沉吟，叫道：“老人家，我倒是想起

一个法子，能行不能行我说出来，你再计划。我想昨夜晚间，既然你一口应承，带我回归天锡山，到今天再打算说不行，凭你是剑客身份，不能够这么说话。如果说不想法子，准知道我一走，我母之命就不保了。母女情肠，我如何能放心一走？我打算今天跟你早点儿走，咱们可不是真走，暗地观看，但看我的母亲如何举动。如果没寻死之念，那就更好了，咱们爷儿俩再走也不迟。倘若他老人家不出我所料，被你老人家看出了破绽，你可千万别说是我的主意，就提是你算计着怕落到这一步，故此没敢远离，在暗中窥探，果然未出所料，这么说你这不就算有理了吗？这你再说‘孩儿我暂时不带走，所为的就是监视你老人家不可寻短见，如果再存死念，所托诸事一概不管’。我母必然无话可说。”杜爷一听：“她倒比我有机谋。”遂说道：“好，咱们就是这么办。”

计议已毕，又过了一会，天在定更后，杜古见何氏太太告辞。老太太非常喜欢，教姑娘素莲收拾东西，随老人家前行。姑娘来到老太太近前，叫了一声：“娘，你老打发孩儿跟随杜老剑客走，孩儿我可不敢违背。可有一节，孩儿走后，你老人家可千万好好的保护身体，不可生气。”何氏太太满面笑容地说道：“你就不用嘱咐了。我所以每日愁眉不展，所忧虑的是孩儿你无人照管。现在既然有杜老剑客大仁大义，受老身重任之托，把孩儿你带到天锡山，一切事我全都放心了。我还有什么生气的地方呢？只要你走，娘这个心可就畅快了。”素莲说道：“但愿如此。”说着话跪倒，给母亲磕头作别。按说母女分离，多少不应当有点难受吗？这位何氏太太非常喜欢。姑娘行完了礼之后，老太太又向杜古下拜，托他照管女儿，并且还要磕头。杜古忙叫姑娘扶住，彼此说了几句安慰

的言语，素莲跟随杜古一同动身。

老太太看她走了，又过了一会儿，心里计算当然是走远了，自己来到佛前上香叩头，低声说道："仰仗神佛保佑，我的女儿竟蒙杜老剑客带走。老天杀的毫无夫妻之义，不听我的忠言，我隐忍不死，就因有这个姑娘。到如今她一走，我就算一心无挂碍了，今日才算逃出了樊笼。"说罢，就在神前，大拜了几拜，然后又转过身来望空拜了四拜。敢情老人家早就预备好了，搬过桌案，又把杌子放在上面，慢慢的爬上去，将绳子搭在梁上挽了个套儿，手把绳套用手向前院点指，叫了声："执迷不悟狠心的丈夫，我今女儿已得归宿，死在九泉以下，但看你如何以受国法！"太太把话说完，将然把脑袋往套里一钻，就听有人说道："老人家不可。"

这一句话不要紧，把何氏太太吓得几乎没从桌上摔将下来。接着有人扶住了老人家，睁开昏花眼留神观看，扶自己的正是杜老剑客跟自己的女儿素莲。老太太到了这个时候，就算是出于无可奈何，只得由姑娘扶将下来。身形坐稳，长叹了一口气，道："你们爷儿两个，这可是实在多事。老身一死登了极乐世界，绝比在人间舒服的多，何必去而复返，将老身阻住？"杜老剑客也叹了一口气，道："杜古早就料到你老人家有此举动，故此同姑娘出去未敢远离。果然未出我的意料，老人家请想我带姑娘去后，你老人家悬梁一死，这分明是杜古把你老人家害了。我要不答应你所托之事，你倒能生存，既允所请倒把你老人家害了，神鬼观察杜古罪有应得。到如今我只可将姑娘留在这里，跟你老人家作伴就是了。"何氏太太一听，杜老剑客因为自己寻死，不肯再带姑娘，这一惊可非同小可，赶紧说道："杜老剑客不可多心。我的意思倒总

觉着死比生强，故此欲寻短见。既然你认为不可，老身不死可也就是了。姑娘仍然求你带走，一切终身大事，还求你老人家照顾。”杜爷说的也好：“事当然我全都照办，叫我带走那可不成。剩了老人家自己，倘若一时周转不开，仍然要萌死念，我有相当损德之处这还不说，叫你的女儿心里如何过得去？就是我现在点头带着姑娘走，我想她母女情重，绝不能放心随我而去。”姑娘在旁边答言说道：“你老人家不愧身为剑客，果然有先见之明，无论如何我也不能离这个地方。”老太太闻听着急，道：“你们这样一说，这不是诚心叫我心里难过吗？”但是怎么说姑娘也不走了，杜古也不带了。

老太太无法，这才问：“老剑客你不带我的女儿，我托你之事，你必然不肯上心。”杜古闻听哈哈大笑道：“老人家，你说的这是哪里的话！我杜古在江湖上，蒙天下英雄台爱，称我为剑客，怎能够有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道理？莫非说你老人家还要教我起誓不成吗？”老太太接着说道：“发咒起誓这个话可谈不到。如果你要有真心管我女儿的事，我当面有个要求，如果能够点头许可，我就放你老人家走，不然的话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可死在你老人家面前。”杜爷无法，说道：“老人家，无论是什么事，只要杜古能办得到，我全都能够答应。”老太太这才说道：“你要打算不带领我的女儿走也成，请你入座，叫素莲过来给你磕头认老剑客为义父，你老人家能够答应吗？”杜古一想：“如果我不答应，今天这一场事，绝以完不了。”这才说道：“这个事倒是不算什么，只怕杜古没有福气，担当不起。”老太太一听非常喜欢，这才说道：“老剑客可以称得起道高德重，何必还如此客气！就请你升座。”杜爷无法，只得落座。素莲这个姑娘生来的聪明，并不

等母亲吩咐，走上前来双膝跪倒，口称："义父在上，孩儿素莲给你老人家磕头。"杜爷半站半坐受了姑娘四拜，这才说道："老太太，这你就放心了吧？以先对于姑娘的事，是你老人家托咐我的，到如今姑娘不是你自己的了，你托付的我不上心，难道说我的女儿我还不管吗？"老太太这才点头道："杜老剑客，你就去吧，所有之事越快越好。话也不必多说，仍叫素莲送你老人家出庄。"说不说这已然就是前后三天，杜爷点头告诉老人家："我还有几句要紧的言语，此时不能说。回头到了庄外，我把这个话告诉孩儿，叫她再转知你老人家就是了。"何氏太太那是何等的聪明，不等杜爷把话说完，不由哈哈大笑道："杜老剑客，你可别以为我是个妇人家，说话没有一定。实话告诉你吧，我说不死当然就不死。何况孩儿一会就回来，我要死了叫她应当怎样？这一次不但是不死，并且我还看看……"说到这里因为当着姑娘，可就没往下说。杜爷本来是片假话，如今被老人家猜透，自己暗含着点头赞成，又听老太太说出这篇话来，自己这才放心。书不可重叙，话说到这里，杜爷二次告辞。素莲带路送他老人家出了朱家堡，爷儿俩分手作别。

不表姑娘回来侍奉老娘。且说杜爷身背朱家堡全图，不由得心中喜欢，路途之上紧走，恨不能一步就到了天锡山。正然走得高头，猛然间有人问"什么人"，把杜爷倒吓了一跳，这才答言，报通名姓。甘爷把跟"刚肠女"追赶冒名女贼前后话说了一遍。杜爷又问了问："甘爷这是由打哪里来？"甘凤池就把自己在家中无事，因为不放心甘虎，故此出来看看，因为走到中途，天堪可要下雨，赶到了双合老店，正遇瑞芝姑娘，前后话也说了一遍，这才彼此一同进山。

杜爷等也就是将然回来，童林等可也就到了。大家见面，各自谈说经过的情形，听说有了图，大家全都喜欢了。木匣取出来，打开图放在桌案上，这里懂消息的主儿，就是阚爷高爷，指点大家观看此图。正然看图之际，外面有人进来报："有一位出家的和尚自称姓姜，名叫姜达，在寨门外要见童侠客。"童林一听，知道这是姜老剑客到了，大家也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就让没见过这个人，也是早已就听过他的名字了。大家是一种仰慕的意思，全都随着海川一同迎接出来。到了外边一看，果然是老剑客，独自一人前来。大家过去行礼，把老人家接到里面。大家落座，不认识的人全都引见引见，然后问老剑客这是由打哪里来。老人家身形坐稳，遂把来历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第一百三十六回

争鹿角董聂结怨　请袁化张方施计

书中代表，这个假充“刚肠女”的女子，姓聂父名聂仇字天复，别号人称“神机妙手铁掌猴”，乃是大明朝有名的人物，生平杀人无数，作案多端，官面捉拿甚急。后来无法，携家眷逃到山西太原府，宝珠山麒麟岛居住。因为这个地方，与外方面并不相通，就算极其秘密，所以官面也就拿他不着了。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单字名元号叫“东恒”，生来的力大无穷，生性极其暴躁，聂仇亲自教的武艺，长到二十多岁，那个功夫就算很可以的了，有个外号，人称“巡山豹大力神”，每天闲着无事，就在各山里面闲玩。这天正在十月天气，山里很冷，要说游逛，是没有可游逛的。聂元也会出主意，手里拿着一根大铁棍，在山里找树木丛杂的地方，以铁棍掷起来打树。棍到上面“当”的一声，将上面的树枝败叶“哗啦啦”的声音，全都震将下来，聂东恒以此为乐。这一日，小子起得很早，拿着大铁棍可就出去了，打了一处打一处，越打还是越高兴。正然打得兴高采烈，“唰啦”一声，由打树林之中，纵出一种东西来。聂元留神细看，原来是一只大鹿，不但身上的皮毛润光可爱，而且头上双角光而无岔，不懂行的主儿，也能够看着好看。聂元这小子一看，高声说道：“好小子，‘哗啦’一声吓了我一跳，今天既然遇上我，你小子还跑的了吗？”一面说着，手擎铁棍随后便赶。要说这小子的脚程，还是真不含糊，虽然未能将这个鹿追上，相隔总在五六丈远。居

然这个鹿就跑没了。先前这个鹿在山里徘徊，这时就朝着山口出去了。将然出离了山口，迎面碰上一个人，年纪有四十上下岁，细高挑儿的身材，长的倒是俊品人物，迎头看见这只鹿爱惜的了不得，打算过去伸手取鹿头上的鹿角。这只鹿迎头碰上了，一拨头打算拐弯。就见那人身形往下一矮，一低头“咯吧”一声打出一件暗器来，恰恰当当打在了鹿的脖项上，那鹿“咕咚”便跌倒了。这么个功夫，聂元已然赶到了近前，高声说道：“这个鹿是我的，你不能要！”那人就说：“山中野兽本来无主，就让是你赶出来的，还是我打死的呢，怎么见得就是你的呢？”后来两个人说到平分，那人打算要鹿头，为的是取下鹿角来作棒，聂元不答应：“你要打算跟我分鹿也成，鹿犄角鹿皮全都给我，把鹿肉给你。”那人闻听连连摆手，道：“告诉你吧，我也不是捕生的打猎的。我姓姜家住山西太原府寿阳县，姜家屯的人氏。我名叫姜志，别号人称“钻云燕”。我的爹爹名叫姜达，家传武术专门使鹿角棒，所以我出头打死这个鹿，也就为的是这对犄角。只要你把犄角给我，别的我全都不要。

书中暗表，这个姜志正是姜本初老剑客的少爷，就是他会打这种低头钉的暗器，故此得了这么个外号，人称“钻云燕”。姜达老剑客再三嘱咐过，不叫他打这种暗器。怎奈姜志阳奉阴违，口里答应不用了，可是出门还是照样带着。今天因为出去看看朋友，从此经过，正走山口看见来了一只花鹿，头上的鹿角长的够大还不说，光明可爱。姜志总算是行家出身，一看就知道这是宝物，心里一喜欢，打算过去将这个鹿捉住，取下鹿角回家献给老剑客爷。有谁知鹿这种东西过于机警，一拨头要跑，姜志一着急，这才用钉将它打死。姜志

跟聂元说明原委，头一节这也可以说是家里家乡，再者说老人家这个名头，大清国四大名剑之一，差不多不认识他老人家的很少，大概跟他一说，这场事就能圆满解决。

谁知道这个聂东恒是个浑蛋："管不着你姜达不姜达，你要鹿犄角就不成！"姜志后来可就急了，问他的名姓，聂元也把名姓说了，并且还把他父亲的名字也报通出来，姜志还是真不知道。二人越说越不投机，后来聂元怒极了，手拿铁棍够奔姜志打来。这位姜大爷空手没拿军刃，就凭双掌跟他招架。二人战了多时，要说平常的武术，姜爷空手也能够赢他。这个聂东恒可就不然了，手中一条大棍，耍开了带定风声隆隆震耳，招数非常纯熟，姜爷空手还真不是他的敌手。这可就应了那句话了，事在紧要可顾不了一切了。老剑客爷虽然嘱咐过，不教他用低头钉打人，怎奈不施展这种暗器，堪堪就得输招。就让是撤手不打了，逃走都不容易，倘若有个不留神，就许有性命的危险。自己一着急，可就全都不顾了。可巧聂元的棍打丹凤朝阳，够奔姜志太阳穴打来。姜志身形跟着往下一矮缩颈藏头。这也叫碰上招数了，这个招数正对姜志的低头钉。他趁势把绷簧一按"咯吧"一声，你说他这种暗器打的也太好了，不偏不正正中咽喉。这么壮实的一个大力神应声而倒，临死不含糊，一句话也没说，大铁棍扔在旁边，鹿他也不争了。姜志也不客气，下腰将他的铁棍拿在了手中，又解下他的丝绦，把鹿的四条腿一捆，用铁棍一穿，扛起来就走。

把这一只大鹿背回了家中，见着老爹爹姜老剑客，老人家看见这个鹿角，可就喜欢极了。因为这对鹿角，不用说人一辈子也不准得的着，就是千八百年，也未必能得这么一对

家伙，比自己手中所用的鹿角棒，可就又强得太多了。老人家亲自下手取这一对鹿角。全都收拾完了，这才想起来，问："姜志，得这只鹿怎么还有一根铁棍呢？莫非是跟人借的不成？"姜志不敢隐瞒，就把经过之事实话实说。老头子不听还倒罢了，一听可了不的了。这个聂天复，可并非寻常可比。他乃是明朝的大贼，武术高强。现在打死了他的儿子，他绝以不能够善罢甘休。话虽然这么说，事已至此也算无法。鹿角剖制好了，只可在家中等着吧，在意料之中他绝以不能不来，来的时节，准有一场凶杀恶战。

这个话说完了，过了不到十天，家人进来报道："有一个老者自称姓聂，要面见你老人家。"姜爷一听来了，就出去看看去吧。姜爷来到外面，留神看了看这个聂天复，细高条的身材，姜黄面皮，粗眉阔目大下巴，小鹰鼻，半黄不白的一部胡须，身上穿着蓝布大衫。彼此报通了名姓，姜爷让聂天复到里面厅房落座。

这位聂爷对于他的这个儿子，非常爱惜。因往常每天早晨出去玩耍，到了吃饭的时候，必然回来。这一天忽然间没回来，聂天复知道这个孩子没吃饭，到了吃饭时不回来，从中一定有别的原故。起先还以为是贪着玩耍，或者是看见了什么稀奇的东西，大概过一会儿也就回来了，有谁知越等越不来。一直等到了晚饭时候，仍然不见聂东恒。聂老头子这可沉不住气了，打发人出去各处寻找。一直找到了晚上，真把个聂东恒大力神找着了，在山口左近发现了死尸。家人把他背回来，老头子一看，儿子死了，这才放声大哭。哭了不小的工夫，自己一想，竟哭也不成，儿子死了，究竟是怎么死的，还不知道呢，到了看看如何致命，倘若被人谋害，回

头好给儿子报仇。命家人点上灯笼留神细细检查，原来咽喉有一棵钉子，尚且含在肉中，老头子准知道这是一种暗器，究竟叫什么名字可不知道。及至把它起下来，仔细一看，不但是看明白了是低头钉，并且上面还有字，写的是“钻云燕”姜。老头子看罢，可就记在心中。把儿子用棺木成殓葬埋之后，聂仇各处向人打听，三问两问可就问明白了，原来是寿阳县姜达之子，外号叫“钻云燕”，这一说可就没有错了，自己收拾收拾一直到了姜宅。

老剑客把他让到了厅房落座，家人献上茶来。他也不等姜老剑客问，遂开言说道：“姜老剑客，我跟你打听一个人。有个姓姜的，外号叫‘钻云燕’，会打低头钉，你老人家认识吗？老剑客早就知道他是访仇来的，凭这么大身份的剑客，可不能说诳言，听人家问到这里，这才答言说道：“老英雄所问的，正是我的儿子。莫非老人家为争鹿之事而来的吗？”聂仇不知道什么是争鹿的事，遂问道：“争鹿是什么事？”姜爷就把：“前十几天，姜志路过山口，遇见一只大鹿。因为爱它的鹿角，打算伸手将它拿住。鹿见人就跑，可就用低头钉将鹿打死。后面追来一位少年，手擎铁棍，说是这个鹿是他的。后来二人说明了分开，犬子欲要鹿角，这位少年不容。彼此报通名姓，才知道这个少年姓聂名元字东恒，外号人称‘巡山豹大力神’。二人动手，犬子姜志赤手空拳，只是背后的低头钉。这个聂元的功夫还很好，也搭着姜志是赤手空拳，十几个照面可就被棍围在了当中。犬子有心逃走，怎奈棍招来的太急，只要是一撤手，就有性命之忧。他虽然背着低头钉，因为有我的言语不敢轻用。本来是生死关头，实在没有法子了，本打算用低头钉打他不致命之处，借此机会好脱身。有谁知，

一钉打出去，不偏不正，恰恰当当正打在了哽嗓咽喉。犬子回家可将这个话跟我说明白了。可惜我不知道，你老人家府上在哪里住，不然早就给你老人家送信去了。但不知道这个聂元是你老人家什么人？”聂仇一听，这可算是巧，一找就找着了，接着冷笑道：“死去的正是我的爱子。告诉你实话吧，这么大年纪跟前就是这么一个儿子。我也不管是谁打的，我就知道打死人的偿命，欠债的还钱。任凭你说的怎么圆全，打算不给我的儿子偿命，那可办不到！”

姜老剑客一听这个话碴来的厉害，只得接着说道：“打死人固然应当偿命。可有一节，并非是打仗斗殴，殴伤人命，原因就是为争一只鹿。我想山中野兽，也不是你养活的，可也不是我家里喂的，到山里头行围打猎，谁打的就得算是谁的。你的少爷说是他的，这个话未免也不算对吧？再者说，手擎军刃欺人赤手空拳。常言说的好：狗急了还跳墙呢。因为逃走不了，动手不敌，一时情急才发的暗器。这是打中了咽喉致于死命，比如说打出去无效，我的儿子被他一棍打死，到那时应当怎么说呢？大概聂老英雄就不说杀人偿命的话了。”聂天复不容老头子把话说完，接着说道：“这个话你这么说不成。打猎也得有个规矩，人家找出一只野兽来，并且还有人追赶，无论是谁拿住，也得算是人家的。”姜老剑客连连摆手，说道：“不对不对。打猎这个事，只可分谁的手快就是谁的，不能分谁找出来的。如果你不信，我给你说出两个正正当当的理由来。头一个理由，这个山，不是你的不是我的，许我在那里打猎，也许你在那里打猎。可见得出来 一只野兽，当然是你也打我也打，谁先打住就是谁的，谈到均分一半那就算很客气了。如果你要不信这个理由，还有一个最明白的法

子。你的儿子在山中打猎，追出一只猛虎来。比如说这只老虎算是你儿子的，迎面来了一个人，软弱无能，被这只猛虎扑倒，把这个人给咬死了。我请问，你给人家偿命不偿？如果你要是给人家偿命，这只虎就算是你的。如果不给人家偿命，怎么就会算是你的呢？到那时，你必要说‘山里的野兽，又不是我喂的，又不是我养的，又没在我们家里，吃了人咬死人凭什么叫我们偿命呢？’这就是一个最明白的比方，难道说你还听不明白吗？他二人所抢的是一只鹿，人把人打死你来到这里叫我们偿命。倘若这个鹿改成一只猛虎，我的儿子正然走在那里，力不敌虎，被虎扑倒咬死，我要是找到你那里，大概你就不说虎是你的了，必然要说‘野兽咬死人，凭什么找我呢，’？”姜老剑客所说的话，倒是也有理。拿着平常人家养狗，就比较出来了。如比说狗疯了，或者不疯跑出来把人咬了，这个养狗的主人，必然得负责任，想法子给人家治伤。反过来说，就是狗不咬人，有人打它，主人出去必然要干涉，质问他“为什么打我们的狗”。这就是狗有一定的主人，咬了人得负责，有人打它也可以干涉。这个话倒是至理明言，不过是轻易听不见这么说的。当时聂天复听了这片言语，竟来了个张口结舌，无言答对。

常言说的好，有理说理，没有理的时候，可就要强词夺理了。当时因为想不出相当的言语，可就厉声说道：“你说别的话我全都不管，反正我的儿子是被你的儿子打死的，现有暗器为证，你打算不认帐不成！”姜达闻听这个话倒乐了，说：“你进来的时候，将一提到这里，我不是就认可了吗？我何时又说不认来着？不错是我的儿子打死的，应当怎么办呢？莫非说还非得我儿子偿命不成吗？”聂仇听到这里，应声站起身

形，说道："那是自然了。这一次来，并没有别的事，就皆因我的儿子死的可怜，特此前来报仇。"姜爷闻听，说道："好吧。既然我讲理你不懂，你非报仇不可，那可就没法了，只可是武术解决。如果你要是拿理把我问倒了，我情愿将我的孩儿捆绑起来，听你处置，绝以不能说出没理的言语。到如今是屈在你不在我，我那可就要无礼了。"聂仇是顶着一脑门子官司，一听老剑客说出这个话来，他如何受的了，说："你的儿子打死人，反倒说我不讲理。我就是不讲理，又应当怎么办呢？你们父子武术高强，我情愿一死。你若不敌我，休想再活！"

老二位说话的光景，"钻云燕"姜志在外边听的明明白白。他就知道这场事，绝以不能善罢甘休。听他们的话，已然说到决裂的地方，这才在外面答言："姓聂的，你不是没完吗？告诉你吧，人是我打死的，不服你就出来。"聂仇一听，打死自己儿子的答言了，跟着答应一声："小子你别走！"说着话遂来到院中，厉声问道："小子，你叫什么名字？"少爷报通自己的名姓。仇人见面格外眼红，一句话也没说，举拳便打，姜志也凭双掌接架相还，两个人动了手。姜老剑客知道自己孩儿，不是他的敌手，赶紧随后追出来，那个意思叫孩儿躲在了旁边，自己跟他动手。就在老人出来这么个功夫，姜志可没躲开，被聂仇用撩阴掌打中了小腹，"咕咚"一声跌倒在地。

姜爷出来一看，不由得大怒，这才过来跟聂仇动手。二位打在一处，真称得起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材，动手多时并不分胜负输赢。姜老剑客留神看看人家的功夫，还是真不含乎，真要是功夫战得大了，自己倘若失神顾及不到，还许输

给人家。老头子想到这里，不由得着急，有心撒手出去拿军刃，主意已定，双手一撒跳出了圈外。聂仇也收住了招数，叫道："姜达，我家住太原府宝珠山麒麟岛。如果你要是不服的话，只管前去找我，俺去也。"说罢，扬长而去。姜老剑客看着这个气可就大了，你说追赶不让他走，怎奈自己的能力又制不住他，就让取出军刃来，也未必能够取胜。老人家就在一怔神之际，聂仇已然走远了。老人家受了这么一口冤气，每天着急就是没有办法。

这一天，忽然间想起来了："我何不打发人去请我的师兄？他老人家来到这里，定能抵住聂天复。"想到这里，打发人前去请董爷。可巧老人家"镇古侠"正在家里，听见这个信，不敢耽误，赶紧由打家中动身。本来由陕西到寿阳县，道路也不算甚远，何况老人家心里着急，一路之上紧走。来到姜达家中，彼此相见，姜老剑客可就把经过之事，跟董爷说了一遍。镇古侠一听，心中有气："别的话倒不说，他临走不应当留这句话，'家住太原府宝珠山麒麟岛'！我们要是不去找他，不问可知，当然是怕他了。既然如此，明天咱们就去一趟吧。比如说不是他人敌手，咱们再另想别的法子。"姜爷点头。

当天不说。次日清晨起来，老哥儿俩由打家中起身，够奔宝珠山而来。敢情这个麒麟岛里面，没有多少人家，统共也就是百十来户。二位老人家跟人一打听，就有人领到了聂宅门首。董爷教姜爷上前叫门。老人家走上前去，连问了几声："里面有人吗？"由里面出来一位家人打扮的，看了看姜达，这才问："你找谁？"老剑客说道："这是聂仇聂天复的住宅吗？"家人答应一声："是。"姜爷这才说道："劳驾到里面言语一声，就提我姓姜叫姜达，求见他老人家。"家人点头去

了。

工夫不大，聂仇来到了外面，未曾见面先哈哈大笑道："姜达，我由打你那里回来，多少日子未曾出去，特为在家里等你。想不到你还真敢前来，里面说去吧。"姜爷往里走，后面跟着董乾老剑客。聂仇一看后面还有一个糟烂不堪的老头子，遂向姜爷问道："后面这是什么人？"姜爷也不隐瞒，答言说道："这是我的师兄'镇古侠'董乾董化一。"聂仇一听，知道这就是大清国四大名剑的头一位。我以为这四大名剑，都是怎么样的英雄，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了地，原来就是这样人不惊众貌不压人！要按仪表上说，他还不抵姜达呢。就凭他这个样儿，可能够有多高的武术。小子看到这里，不由得心里暗笑，这才说道："我打量是谁，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董乾董化一。这么看起来闻名胜似见面，见面还 如闻名呢！"董爷一听，好小子，据你这一说，我就算是虚有其名了。居然将一见面，你就看不起我！这才笑嘻嘻的说道："你叫什么聂仇哇，我这耳朵里倒是有你这么一个人。可就是一样儿，因为你是成了名的大贼，作案多端，因为避祸，在世界上不敢出头了。不然我早就访你来了。就皆因你的身份，比我们弟兄差的多，故此不愿意前来。这一次总算是你找到我们的门上来了，这就说不上不算来了。今天我就要看看你有多大能力。"董爷这个话分明就是气人。聂仇一听，不由得气往上撞，叫道："董乾，你先别说这么大话。有能耐的主儿，姓聂的会过无多带少。别看你称四大名剑，实话告诉你，我心里没搁这个。你打算前来比手，就说比手的话，闲话少说！"董爷也有意思，笑道："你说不成啊，我要说。别说是你这个脑袋，你就算是俩脑袋，你也管不了我呀？"聂仇也没有身份，沉不

住气，你有什么话不会到屋里去说吗？何必在这里说呢？他听老剑客这个话越说越横，未免压不住气，说："姓董的，你还别叫横，别人都不敢管你，我就敢管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也不过是将然来到二道院儿。董爷这个意思，本来是诚心气他，回头动手就省了事了。不然事是姜爷的事，应当找到人家门上，还是姜爷先动手才对呢，自己出头必须等姜爷不行了才能够替换呢。话不是已然说过了吗？姜爷不是人家的敌手，比如说不让兄弟出头，自己先过去，可见得又是兄弟不成，才找来了哥哥。这就叫师兄弟义气，不成也不能教外人看出来。故此自己趁机会跟他斗口，斗急了不是自己就先跟他动手了吗？哪知道这个聂天复不明白老人家的意思，听了这个话果然就急了。董爷告诉他："你拦住我倒是小事，就怕我这两只手掌不容！"聂仇住脚不往前走了，说："姓董的，按说来到我的家中，我得把你们让进去，有什么话回头再说。既然你说出这种无理的言语，这可就别怨我了。我马上就看看你！"董爷说道："我还要看看你呢！"说着话两个就在院子当中，各自亮架，彼此抢步动起手来。

姜爷一看这倒好，让客让到半截上打起来了。二人擦拳过招，那个功夫还差不了多少。董爷心说："这个小子，我耳朵里头早就有他，果然名不虚传。旁人不用说，就是老董也不能失神大意。"动手多时，二位并不分输赢胜败。董爷一想："这可不成。虽然说我不致输给他，要打算赢他大概也很不容易。反正你小子也不是什么好人，我痛痛快快给你来一下子，反正不伤你的性命就是了。"老人家想到这里，单掌动手，暗含着可就把他老人家的双球取出来了。看了一个机会，身形往旁边一跳，用手一拿球。你说老头子打球的这个功夫也特

别，他老人家打球不是扔出去的，是用手指一捏，把这个球挤出去的。球出去将然到了聂仇面前，跟着滴溜溜又翻回来了，伸手抄住。聂仇的功夫不含糊，看见有物件打来，早就把身形躲过。及至这个球一回去，小子不由得一怔。就在这一怔神之际，老人家那只手又发出一球，“砰”的一声，正打中了小腹，球被撞仍然回来，把聂天复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远，“噗咚”一声，坐在了尘埃。董爷哈哈大笑，道：“我打量你有多大能为，原来这个戏法你都禁不住。二弟随我走吧，这样无能之人，答理他干什么？”说着师兄弟二人一前一后就走了。聂仇被打之后，半天就没起来，眼看着人家走了，不由得心里难过。过了好半天这才站起身形，小肚子上打的还不轻，当时还真直不起腰，只可毛着腰走到了后面。这个地方可就是董爷留德，并不伤他的内部，所以休养几天可就好了。别看伤痕好了，自己心里难过：“儿子死了。因为给儿子报仇，又受了一次伤。比如说我再二次找到姜宅，是人家的敌手还倒罢了，倘若不是人家的敌手，更难免受重伤，甚至于亡命。子女皆无，什么人还给我报仇呢？”故此心里非常难过，每天愁眉不展。

这个话过了好几年，忽然间他的夫人身怀有孕，聂仇喜欢的不得了，心说：“倘若生下了一个男孩儿，不怕我前去报仇被他等将我结果性命，以后也有报仇的人了。”一面喜欢一面盼，盼来盼去到了分娩的时候，原来产生了一个女孩儿。聂仇心里非常不喜欢，可是也没有法子。

这一天，家人跟聂仇报告：“宝珠山山峰上面，不是有个宝珠洞吗？那里面来了一个比丘，整天整夜坐在里面，也不知道他吃什么不吃。看那个意思大概是不吃。”聂仇闻听并不

以为然。这个话说完了，一直过了好些个日子，家人又跟他说。起先不过是一两个人说，后来居然人言纷纷，这个也说那个也说，一天起来没有别的，净说这一段了。天复本来不信，因为大家异口同音，自己可也就有点莫明其妙了，心说："这个不吃不喝的比丘只是听见人说，哪里真有这个事呢？既然来到我的宝珠山，我倒要开开眼。"天复想到这里，可也没跟众人说，吃罢了午饭，溜溜达达就够奔宝珠洞而来。本来这个宝珠洞在山峰上面，这个山又轻易没有人上去，所以山路非常不好走，山草长够多么高。天复慢慢的找着了小路，好在不忙，一点一点儿的往上走。容着到了上面，这个天可就到了黄昏以后了，离着宝珠洞还隔着两个山头。天复心里后悔："早知道山路上这么费劲，还不如早来呢。"因为着急这才往前紧走。到了宝珠洞切近，天色已然就掌灯以后了。天复往前面行走，就见有两盏金灯，十分光明。天复看着纳闷："准知道这个地方没有人，哪里来的光亮呢？"顺着光亮来到切近一看，哟喝，原来是一个人坐在宝珠洞的洞口，二目发光，因为是夜间所以才这么亮。天复这也算是有身份的地方，一看这哪里是比丘，分明是世外的高人！

自己将然要走上前去说话，就听那人说道："什么人大胆，敢前来偷探宝珠洞？"天复答言说："你是何人？因何来到此处？聂天复在此，快快报通你的名姓！"那人听了聂天复三个字，随着将身站起来道："莫非你就是那'神机妙手铁掌猴'聂仇吗？"天复答道："不错。何以知道我的名字？"那人哈哈大笑，说道："你也不用问了。你的住家在什么地方？我要借一步。有话到你们府去谈。"聂天复也不含糊，遂道："好，既然如此，你就随我来吧。"两个人果然顺着原路回家。到了家

已然二鼓近了，那人教天复预备些个酒饭。天复不能带出含糊来，赶紧吩咐厨子去办。功夫不大，酒饭备齐，天复也没有吃晚饭，二人对面饮酒。那人这才说道："大概你不认得我吧？告诉你实话吧，我也不认得你聂天复。皆因我是慕你之名，故尔各处访查。我姓褚名源字季鸣，家住曹州府，人送外号叫'双戟盖山东'。我访你可不是一天半天了，由前到后说不说就是三十年的光景。不然的话我还访不着，因为路途之间，遇见我的同乡。这人也大大有名，他是大清国四大名剑排行在四，姓董名瑞，外号人称'珍珠佛'。我问他到哪里去，他说他有个师兄'碧目金睛佛'姜达，因为跟宝珠山一个姓聂的，名叫聂仇，彼此因为争猎打伤人命，套上事了。在当时我听见这个话，这个时候可就已然晚了。皆因我既然知道了，绝不能不看看去，我这是够奔山西太原府寿阳县。我一听他说的这篇言语，喜欢的了不得。因为三十年的光景，都没访着你，今天无意之中，会得着信了。所以我才够奔宝珠山。怎奈到这里一看，宝珠山的地方不小，上面并无山寨，一时之间，我可是真没有地方去找去。后来看见了山顶上，有这么个宝珠洞，我可就借地存身，所以我故意坐在这里，用避谷不食的坐功假充比丘，所为的就是各处教人嚷嚷。你要是得着信，必然前来观看。借着这个机会，我不是就可见着你了吗？除了白昼之间不算，天一到黄昏，一个到那里去的也没有。忽然今天掌灯后，竟会有人前来。我就疑到是你了，一问果然不错。这不是活该咱二人有缘吗？究竟你与姜达是怎么一回事，你可以说给我听听。冤家宜解不宜结，但得能够说说了了，还是以了为上。"

聂天复闻听此言，长叹了一口气，叫道："哥哥，你可不

知道。姜达等师兄弟，仗着四大名剑的名义，欺人太甚。兄弟我因为作案多端，隐居在此，洗手多少年了，无论跟什么人，并无半点意外行动。你要问这段事，是如此这般这般的一回事。”自己如何找到姜宅，姜达领着师兄找到我的家中，球打小腹前后话说了一遍。“现在正想报复，但是没有帮手。你既然访我三十年，可见得咱们哥儿俩有缘，无论如何可得求你助一膀之力。你可把话听明白了，叫你帮助我，也用不着你去打姜达拼命动手。不怕你跟四大名剑有多大交情，可也耽误不了你们的交情。所以我说没有帮手，就是我前去找他们动手，当场亡命，得用人把我的尸首运回。或者身带重伤，也得将我背回来。我要死了之后，照顾我的妻室以及小女。至于找姜达动手，还是我自己去。所用帮手就是失败之后，办这些个事。我的话说到这里了，大概褚大哥你不能驳我吧？”褚源说道：“这个事也用不着你托付，我要不知道就罢了，只要我知道，这个就是当然应办的。可有一节，我还有个意思，说出来无论如何你也得听，谁叫我比你大几岁呢？这个事太可以接着拼命，就让是拼完了，还是得归到了。莫若先礼后兵，从中有人先给你们两家和解，实在和解不成，再提拼命也不晚。我的意思，打算明天到寿阳县见姜达，把这个话跟他说明，我直接着不认识姜达，不是还有一个董瑞了吗？我可以借着跟他有乡谊，又有一面之识，出头给你们两家了事。你看这个事怎么样儿？”聂天复说道：“大哥，按说这个事情，我可不应该叫你老人家前去。因为什么呢？我准知道了不了。这不是你老人家把话说到这里了吗？我可就不能拦了。因为我要是一拦，倒仿佛在我这里不完似的。”褚季鸣说道：“好吧。既然兄弟肯其赏给我这个面子，明天我先去

一趟看看就是了。”说着酒饭用毕，叫家人沏上茶来，二人谈心，三更过这才一同安眠。

一夜晚景无书。次日清晨起来，用过了茶点，褚源起身够奔寿阳县姜家屯。到了姜宅门首家人问他找谁，褚源报通名姓，说明求见姜老剑客，家人点头往里回禀。这个时候，老剑客姜达正跟董四爷坐在一处闲谈。老人家“镇古侠”董乾，在宝珠山用球打了聂天复之后，同着姜爷回到家中，老人家可就没敢走。因为什么呢？自己发出去的球打聂仇，所发多大力量，把人打到什么程度，老头子全都知道。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把式好练掏手难学”。能用这一手功夫，把人打死容易，并且还能用这手功夫，把人打的半死不活，或者是打上并不要紧，这可就太不容易了。老人家董爷可已竟练到这个程度了：说要死的你活不了，要活的不但死不了，还是准伤不了。他老人家打聂仇准知道五天就能恢复原状，所以住在姜宅，就怕这小子二次前来寻仇。好在他老人家也没有什么事，跟师弟每天谈谈说说，倒也觉着很有意思。这一说就是数年的光景，老人家始终没敢离开姜宅。这一天忽然间珍珠佛董四弟到了，见了二位兄长行礼之后，然后跟姜爷道歉，说是以前没得着信，到现在才知道。姜爷也说了几句客气话。镇古侠一看四弟到了，心说：“这我可该走了。有四弟在这里，不怕聂仇前来，二人足可以是他的敌手了。此时我可以走了。”老人家主意已定，这才跟姜老剑客把话说明。姜达也知道老人家的性情，生来的就是好动不好静，这一整气在这里住了数年，不问可知老人家心里早就想走了。老人家就不便再留，只得摆酒给老剑客爷送行。弟兄三位头一天是开怀畅饮，次日天明董爷起身，姜宅之中就剩了姜达董瑞了。

你说也怪，“镇古侠”不走也没有人来，他老人家走了不到三个月，家人报：“有个姓褚的求见。”姜本初到了外面迎接到厅房落座。彼此一问名姓，褚爷实话实说。别看姜爷不认得，珍珠佛可认得，听他报完了名姓，这才由打外面进来。褚源走上前去答话，董瑞大大的不悦。因为什么呢？暗说：“你跟我虽说是同乡，可是没有多大交情。无故来到我师哥的家中，不问可知，当然是前来拜访他老人家来了。这你就算是看不起我们弟兄。在中途路上我与你相遇，说明了我是到姜宅来，你如果是慕我们弟兄的名誉，你就应当跟我一路前来。到现在你自己单人独自前来，这分明是听我说明了住址，你这是前来访他老人家。”又一想：“我现在先别这么说，究竟他是怎么个来意，我先问问他回头再说。”董四爷想到这里，这才说道：“褚老英雄，你怎么会想起来到我师兄的家里？莫非说有什么事不成吗？”褚爷赶紧说道：“不错，正是有事。这个事也不为你也不为我，所为的就是姜老剑客。前者你我在路途上相遇，听说姜老剑客，跟宝珠山麒麟岛的聂老英雄，因为意见不合，彼此发生了冲突。这一位聂天复，跟我是多年的老朋友。你们弟兄身为四大名剑，可称得起名扬四海。我虽然没见过面，也是羡慕的不得了。何况我跟阁下是同乡，这就可以说是不认识之中的认识了。故此我打算出头给两造和解。好在彼此全都是江湖绿林上的人，哪里有非此过不去的事呢？”姜爷听了这个话，未曾答言，董四爷大大的不满意：头一样儿，你跟姓聂的是友谊，我们彼此可不认识。无论什么事，出头了事你总得跟双方面有交情才成呢。你只和他一面有交情，哪里是出头了事？分明为姓聂的出头拔闯。不用说我们弟兄认可，就是跟他一说和气话就算跌了。再者说，姓

聂的不过是一个成名的巨贼，平生就讲究偷盗为能事，他跟我们弟兄一比，那个身分可就差的太多了。再者说，我们号称四大名剑，在外面所讲究的，都是行侠作义，济困扶危，和他并肩而坐他都不配。怎么说我们彼此都是江湖的朋友？真正是岂有此理！想到这里，叫道："褚源，你先住口！姓聂的跟你是朋友，我们管不着。要说咱们大家彼此都是朋友，告诉你实话，我们的朋友没有做贼的。再者说，你这个出头了事，也太不对了。大凡人家出头给人家说和事，必须跟两方面全都有交情才成。没有交情也不要紧，也应当有二位，一边跟那头认识，一边跟这头认识，这才够个了事的资格。你跟我弟兄素不接近，你口口声声说是跟聂天复是多年的好友，可见得你这不是来了事，分明是替姓聂的前来拔闯。告诉你，我们弟兄可不买这个。你要是替他拔闯，倒也不难，董瑞情愿以一对仙鹤掌当面奉陪。"褚爷一听，我这和事老倒不错，莫怪俗语说，了事不成反为僵了，这可真应了这句话了。无论如何我今天也不能够跟他们决裂。倒不是一个人胆小不敢跟他们翻脸，皆因我是一片好意而来，倘若是由打我这里闹起事来，我这不是倒给人家添了仇了吗？自己想到这里，把气往下压了一压，这才说道："褚源这一次来的意思，就为的是息事和平。既然不蒙二位剑客容纳，我说一句话，二位可别过意，那只可就是事有事在了。我既然是为好来的，必然不能反使成仇。谈到姓聂的人家也用不着我出头拔闯。褚源多有搅忧，我要告辞了。"董四爷接着说道："按说今天就不应该叫你这么容易的走了，看在同乡之义，你就去吧。"褚源任什么也没说，闹了一鼻子灰可就回去了。自己在路上走着心里越想越难过，这才溜溜达达，来到了宝珠山。

见着聂仇，就把到姜宅的经过，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聂天仇听到这里，不由得咬牙切齿，叫道："褚大哥，你走时我跟你说的什么？果然不出我的所料！"褚爷说道："这也不算什么，还是应我那句话，先礼而后兵，总算咱们的意思对了。他不是不愿意和解吗？以后咱们再想法子前去，总算这个不对在他们那里，不在咱们这里。"聂天复一听，叫道："褚大哥，这也用不着以后想法子了。你要是不明白这个原因，那就不用说了。这不是你已经知道了吗？我所求你的事，你也都明白了。今天那就不用说了，明天清晨起来，你再辛苦辛苦跟我去一趟吧。这次前往，不外乎跟他以死相拼，必须亮出军刃来，生死胜负在此一举。"褚爷到这时候也算寒拘住火了，自己去了见着姜爷，没容说话碰了董瑞一鼻子灰，到这个时候聂仇叫祂同行，比如说他要有半点推脱，那分明是惧怕人家四大名剑的威名不敢同去。只可高声答应："好了，明天早晨起来，我同兄弟你前往吧。"当时聂天复一听，非常喜欢，叫道："大哥，咱们是未曾虑胜，先虑败。"接着又把身后之事，托付了一遍。褚爷以为聂天复这个举动大不吉庆。因为什么呢？武人动手也罢，出兵打仗也罢，凡事都讲究一鼓作气。看他这个情形，种种都是表示着气馁，大概这一次前往，必然是凶多吉少。自己想到这里，可就又把他们这回事，从头至尾想了一遍。要说姜志打死聂元，聂天复以铁掌打死了姜达之子，这就算冤怨相报，可也就算完了。姜达又带领他的师兄，找上宝珠山，球伤聂天复，可是并无重伤，不过就是三朝五日就好了，按说这个也不算什么。两方面要是稍微省点儿事，这个仇也就算完了。如果说不完不了，非得接着往下闹事去，将来可就不知道闹到什么地方了。可是事到

如今，打算拦下是不能够的了。

一夜晚景不提。次日清晨起来，各自带好了军刃，由打宝珠山动身够奔寿阳县姜家屯。一路紧走，到了姜宅门前，还不到早饭时，跟家人说明，要见姜老剑客。家人不敢怠慢，赶紧到里面报告。姜爷董爷一齐出来，当时一看不由得生起气来：既然是褚源聂仇一同前来，不问可知，当然是打算要跟我们势不两立，只得往里让道："二位前来，里面请吧。"褚聂二人也并不多说，迈步往里走。先让到了厅房，家人献茶。聂仇站起身形，说道："我们二人这一次前来也没有别的事，所为的就是盘桓盘桓武术。前一次动手不过就是双拳，到现在我要领教领教军刃。"姜达老剑客那乃是久经大敌的老手，再者说事到临头须放胆，来者不善，绝以不能善罢甘休，既然聂仇当面要求动手，那只可马上就打就完了。于是赶忙说道："好！既然老英雄这么说，姜达奉陪就是了。众位后面请吧。"董四爷一听，这一趟来的倒也痛快，本来是找人打架，进门就说打架比什么都强。装模作样的，不是也得动手吗？姜董二位各自叫家人取来军刃，董瑞是一对仙鹤掌，姜本初三只鹿角棒，一对长的，另外有一个短的，四人够奔后面。

到了场子里头，头一个就是董四爷把手中仙鹤掌一摆，叫道："褚源，前一次我就有心跟你比个高低上下，皆因你未曾答言，只可就罢了。到现在既然有同伴前来，你许放开胆子了吧？赶快亮军刃过来，我要跟你分个高低上下！"褚源听了这个话，不由得有气，心说："你这个话，分明是欺负我。可是你是大清国的四大名剑，俺褚源的名誉也不比你小。要是说真了的话，人称我'双戟盖山东'，你也是山东人，你还在我盖的圈内呢。你也未免太以的小看我了！"自己想到这里，

未免不忿，将然要打开包袱往外取戟。在这么个功夫，聂天复一伸手，由打腰间“哗啷”的一声，将十三节虎尾鞭亮将出来，叫道：“大哥，你先别忙。回头等着我不成了，你再出头也不迟。”说着话早已纵到了场子当中。董四爷一看，聂天复亲自过来动手更好，据我二师哥说你的武术怎么高强，今天我倒看看你有多大能耐。想到这里，往前赶步，左手仙鹤掌一指，右手掌搂头盖顶便砸。“铁掌猴身形”非常灵巧，滴溜溜一转就是一个圆圈，“唰”的一声，鞭已然发出来了。董四爷只得抽招换式，二人打在了一处。

这二位动上手，身份都是剑客，那个招法自然跟寻常就不一样了。平常人动手，不过就是上绷下砸，里撩外滑，到了这么高的身份，可没有那个，完全讲究的是逢招化式，见势变招。有的招数只是略微一表示，因为自己的招被敌人识破了，有了抵抗或是闪躲的法子，这个招数立刻就变了。要是外行在旁边观看，还以为这两个人，对于武术全都有限呢。或者替人家在一旁着急，不是看着这么打一下子就赢了，就是看着少进了一步，要不然就是这一招少换一手，准要是换上必然能够赢。其实，他是没身临其境，真要是叫他过去，赢不了早就输了。这就应了俗语了：“雪里深山雨里烟，看事容易作事难。”人家那个动手火候全都到了，真要是有赢的机会，那就早赢了。皆因人家那个武学高看出利来，也看得出害来，所以才不敢轻进。观看剑客论武，就如同看国手下棋一样，越是臭棋，越看着有便宜。一个车吃着一个马，而并且还是白吃，要是下棋的主儿总不去吃他，那个臭棋在旁边着急：吃一个不是少一个吗？为什么不知道吃呢？并且吃了他这个马，跟着还能够吃个瘸腿。你吃了他的马，他不但是没有别的法

子，他还得快着去看相。他总着急，人家就是不吃。皆因那个车顶着人家一个炮，车一走，人家炮下来就是闷宫。他可竟看见吃马是便宜了，可就没看见叫人家制死的害处。能为小的主儿，观看人家剑客动手，也是这个意思。可是人家动手的主儿，自己心里明白。董四爷到了这个地方，才知道二师哥所说的话不假，这个聂天复果然是武术高强，非寻常可比。大概今天打算凭我的仙鹤掌赢人家，那可就办不到了，只可抖擞精神竭力抵抗。在先前聂天复跟四爷动手的时候，自己未免吓了一跳：大清国四大名剑，果然是名不虚传。他排行在四，尚且有这么好的功夫，可见得他们师兄弟哪一个也不含糊了。真要是今天我赢不了他，你就这个姜达我还找不找呢？铁掌猴想到这里，暗含着着急，遂将他的绝艺施展出来，可就是鞭里加掌。这一来可了不的了，董四爷渐渐可就有点占了下风。

褚源在旁边观看，不由得心中喜欢：耳闻聂天复是条英雄，今日观看果然是名不虚传。也省得这个董瑞那么狂妄，这也用不了多大功夫，必然就得当场落败。自己想到这里，自然是喜欢了。他不是喜欢吗？老人家姜达，看着非常着急，一想："这个事是我的事，既然四师弟不是他人的敌手，我绝以不能在旁边看着。倘若他当场输了招，甚至于带伤亡命，这个事可就不好办了。"自己想到这里，用手摸了摸腰间小鹿角，然后左右手将鹿角棒一分，一纵身"哧"的一声，纵到了场子当中，叫道："师弟闪过一旁，待愚兄我来跟他动手。"姜爷的意思本来打算换董瑞。褚源把这个意思竟误会了，他以为是姜达弟兄二人一拥齐上，打算双战一个了。他一想："这可办不到！我要是不来，那就不用说了。既然有我在旁边看

着，那我可就不能不管了。真要是你们单打单战，当然我就看着不管了，这样我可就不能不管了。”自己想到这里不敢怠慢，手中双戟一分，本来打算赢姜达一阵。有谁知姜爷一到，董四爷便退将下去。聂仇业已跟姜达动上手，自己一想：“只可就跟董瑞动手了。自己也倒是愿意跟他走几趟，叫他看看我这‘双戟盖山东’究竟有两下子没有。”想到这里这才说道：“姓董的，你不是看不起我褚源吗？今天我要陪着你走上两趟。”董爷因为战不胜聂仇，自己本来就是一肚子火，现在又听褚源要战自己，遂接着说道：“来来来，我正要领教领教你呢。”说着仙鹤掌一分，两个人打在了一处。褚爷的心思，本来就不打算给姜聂添仇，只打算将董四爷制住了就算完了，也用不着非得把他伤了。故此这二位动手，这个时间可就延长了。

不表这二位，单说姜爷跟聂天复动手多时，并不分输赢胜败。姜老剑客仔细一看，凭手中双棒，绝以敌不了人家。老头子未免可就急了，生死倒不在乎，这个跟头可跌不起。准要是他一鞭打在我身上，当场结果我的性命，那就不用说了。倘若是身带重伤，我个人倒不算什么，四大名剑岂不跟着我一块儿跌跟头吗？老人家左思右想，把心一横：别的法子也没有，只可施展我的绝技，用我那一只出手的小鹿角了。老头子主意已定，留神观看。正赶上小子用了个怪蟒翻身，转过脸打自己，老头子向左一上步躲过了鞭，双棒并在一处，泰山压顶往下便砸，“铁掌猴”不敢怠慢，赶紧向旁边一闪身。老人家趁着这个机会，转身就走。在他老人家双棒往上一举的时候，两只鹿角棒可就全都到了左手了，腾出这一只右手来，伸手由打腰间，将小鹿角棒撤将出来。恰巧聂仇也正由

打后面追来。你说老头子这个法子也太损了，他老人家在头前走着，知道聂仇已然来到了切近，老人家就如同走道没留神，来了个前抢。猛然间往下一弯腰，这一只小鹿角，“哧”的一声，由打裆中往后打去。这手功夫，就是大罗金仙，他也难以防备。这一招的名目，叫“倒打紫荆关”。聂天复还以为是老头子自行跌倒，将然要上前来用鞭结果老头子的性命，就觉小肚子上“砰”的一声，鹿角尖儿，锋利无比，“哧”的一声，扎入了腹中。聂天复“噗咚”一声，跌倒在地。这个功夫小鹿角已然被肚子里头的气冲将出来。姜老剑客先过去捡起小鹿角，然后再一看聂天复已然面无人色。

褚源也看见了，赶紧虚晃双戟，跳出了圈外，叫道：“姜达、董瑞，这不是聂老英雄受伤了吗？你们要说叫我们走，我背着他回家。如果说不成，那就不用说了，当然豁出去我们这两条性命，跟你等一死相拼。”老人家姜达赶紧说道：“不是那个事。我的儿子打死他的儿子，他已然亲自前来，将我的儿子打死。按说冤怨相报，可就算完了。他要不完，三番两次找到我的宅院。我绝不结果他的性命，你就背着他走吧。”褚源点头，将双戟收好，先将聂仇的鞭拾起来围在自己的腰间，将聂仇背起来就走。他们走后，董四爷还埋怨二哥：“像这种作恶多端的贼人，今天遇上你我弟兄，这就算是报应当头。为什么还不结果他的性命呢？姜爷闻听，笑道：“好好的在咱们家里打死一个人，就这么平平常常的就完了吗？别看褚源将他背走，这小子绝以活不了一个月。因为鹿角伤的是膀胱，就是扁鹊重生，也难以医治。”董四爷听着这个话，还有点儿不凭信。

哪知道褚源将他背走之后，到了家中一看，这个伤势太

以的重了，喝了水不从小便走，全都从伤处流出来。聂仇也知道自己活不了，心里又窝心，再加上伤口厉害，前后也就是二十天，一命呜呼了。他的妻室因为就一个儿子，已然被人打死了，跟前就是这么一个姑娘，到如今丈夫又死了。心里本来就难过，再加上时令不好，感受点杂疫，聂仇未葬，他的老妻也死了。褚源无法，只可将他们夫妇，全都用棺木葬埋了，将他们家产给大众贫苦人家分散了，带领这个小姑娘红蝶回曹州自己家中。

褚爷把孩子带回来，可就后悔了，因为自己并无妻室，你说这个孩子，叫什么人照管呢？只可暂时雇了一个年老的妇人看管。一天早早晚晚褚爷也不能离地方了，皆因这个孩子好气，怕雇的人给她气生。就照这样过了二年，褚源实在受不了这个孩子的罪，这才来到师兄“天外居士”赫连坡的家中，跟师兄商量了个主意，把这个孩子领到这里来，可也就算完了。赫连坡一想，一个女孩子家，没有什么相当的地方。除非是把她送到庙中，村外白衣庵，老尼僧性惠那里，给他作个徒弟就算完了。褚爷听了这个话，还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什么呢？人家天复临死托妻寄子，所为的就是叫我照管着，把他的孩子看大了，给他说一个相当的人家，他们夫妇虽然死在了九泉以下，可也就甘心瞑目了。回头咱们把孩子给人家送到庙里当尼姑，这未免在良心上，有些个下不去。“天外居士”闻听，不由得哈哈大笑，叫道：“兄弟，你这么大年岁，连这点儿事都不知道？送到姑子庙里去就算出了家了吗？不过叫她看着，人家性惠的武功很好，够了岁数可以学学武功。这个话也不用咱们说，只要是岁数一到人家老师就问了，是愿意出家，是愿意嫁人。愿意出家就落发，愿意嫁人就托人

找合适的人家。这个事人家的师傅就全都办了，何必用咱们操心呢？孩子送到那里，吃穿咱们全都得供给，就是让人家给照看照看。”褚源听这个办法太好了，这才说道：“小弟空长了这大年岁，对于这些个事，还是真不明白。既然如此，那我就对于朋友没有什么负心的地方了。”当时定规好了，得先将孩子带到这里来。褚爷把话说完了，跟师兄告辞。

过了几天果然把这个孩子，带到了天外居士的家中。赫连坡看见了红蝶，连连摇头。褚爷一看师兄看见了这个孩子非常不喜欢，自己还是真莫明其妙，心说：“就凭这个孩子，长的这样美貌，怎么他老人家会这样不喜欢？”自己越想越纳闷，实在忍不住了，这才问师兄：“你看见这个孩子，为什么不喜欢呢？据我看，这孩子长大成人，不敢说第一的美女，也得属二属三。”赫连老居士闻听这句话，不由哈哈冷笑，叫道：“兄弟，你所赞美的正是我不喜欢的。”褚爷一听，这更摸不着头脑了，遂接着问道：“莫非说你老人家，爱丑陋不堪的人不成吗？”老居士摇了摇头，道：“你说的话全都不对。无论男女全是美的俊的好，哪有人爱丑的呢？惟独这个孩子，她可是越不俊越好。”褚爷是越听越不明白，叫道：“师哥，你说的究竟是怎么个意思？简直的你就实话实说吧，小弟我实在听不明白。”“天外居士”点了点头，道：“这个地方，师弟你可差点儿。你哪里晓得，为人一生的嗜好，全都生在五官像貌之中。这个孩子别的全都不说，惟独这两只眼睛，看人之时如同乍睡将醒，并且还是满面妖淫之气。你看不出来吗？是多一份美貌多一份淫欲。按着风鉴上说，这个孩子就叫‘犯桃花煞’，将来必然偷香窃玉引诱青年。”褚爷哪里知道这些个事，当时听了这片言语，也就是半信半疑。“天外居士”

接着说道："白衣庵的住持，那乃是有道之人。如果先抱了这个孩子去，她必然不肯收。这么办吧，孩子咱们先别带着，先去把这孩子孤若零丁的苦处说明，求她老人家慈悲。等着她答应了，咱们再送去不晚。"褚爷一听，这还得费这么大的事，既然师哥这么说，只可就这么办吧。红蝶放在家中，老哥儿俩一同够奔村外白衣庵。

到了门首叫开门，小尼僧回进去，性惠迎接出来，让到了后面禅堂落座。赫连坡从中介绍："这是我的师弟褚源褚季鸣。"彼此见了礼，老尼姑问道："二位今天怎么这么闲在，来到小庙有什么事吗？"赫连坡这才说道："我们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今天前来，是给你老添麻烦来了。"接着就把红蝶的历史，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又说："因我的师弟，跟她父是莫逆之交，临死托孤，还能够说出来不管吗？老当家的你想，光棍汉子弄这么一个孩子，那如何能成？现在我们打算给你老人家送来当徒弟，没别的求你老人家多慈悲吧！"尼姑头一节看在"天外居士"的面上，再者说收留孤女，这也是一份德行，当时可就满口应承。遂说道："我这么大年纪，按说可不应当收。怎奈这个孩子这样难苦，不能不收。何况赫连老居士介绍，老僧绝以不能不收了。"当时师兄弟二人听说尼姑收下了，各自打了一躬谢了谢，这才告辞，给她老人家抱孩子去。居姑直送出山门外。

这哥儿俩来到家中，"天外居士"由打家中先取了一百两银子，抱着红蝶，二次来到白衣庵。先把银子交给老尼姑，让她收下，做为柴米之资，以后我们是随时供给。老尼姑也不客气，将银子收下。这么个功夫，褚源将红蝶抱进来。性惠一看这个孩子，连着念了几声"阿弥陀佛"，叫了一声："居

士爷，你给老僧我找了麻烦了。咳，这也怨我一时大意。我不应当不先看看孩子，冒然间就收下了。到如今怎能说不算？”赫连坡装傻，问：“老人家，这是怎么了？莫非说这个孩子不长命吗？”性惠闻听，叹了一口气，可就把这个孩子五官像貌，主于奇淫的话说了一遍。这哥儿俩并未深说，只说：“也在人调理，只要跟着你老她决以错不了。或者到了十五六岁，早早的给她说个人家，可也就算完了。”尼姑叹气不语。二位告辞来到外面，褚爷才知道师兄的见识，比自己高的多。这哥儿俩将红蝶交代完了，各自回家不表。

单说性惠培养这个孩儿。不知不觉，红蝶长到了八岁。这一年性惠的师兄“蓝衣仙姑”到了，因为在这里路过顺便看看师弟。来到庙中，看见了红蝶，不由得非常喜欢，跟性惠说，自己非要将这个孩子带走不可。性惠不由得就是一怔：准知道自己的师兄，比自己身分高的多。我尚且能够见到这个孩子的像貌不好，怎么她老人家就会不知道？想到这里，并不客气，可就把这个话说出来了。蓝衣仙姑遂把自己的意思说了一遍：自己早就看出来了。因为不敢留她在庙中，带她走了，有武术可以将她管住，不然留在此处，将来必然惹祸。性惠一听这才明白。话说明白了，将孩子带到了河南考城县，“东如意观”里面。过了两个月，开始教给她练功夫。书不可重叙。这个女子练艺，也跟男子一样，万丈高楼平地起，所有应该练的小架子，一样不少，都挨着练。不零不整练了十九年，尼姑的意思，是已然她的十七八岁全都过去了，说不说这就是快三十岁的人了，难道说她还能够犯桃花吗？故此送给她一口剑，可并非是宝剑，皆因她的剑法最好。嘱咐她道：“你可到江湖上走走。送给你一个外号，叫‘逍遥仙女’

聂红蝶。只要是宝剑折了，不可耽误，赶紧回观见我。”红蝶正想到外面走走，不过不敢说。因为自己的出身来历全都知道了，觉着自己的功夫不含糊了，打算到外面设法子去报仇。如今听师傅说叫她走，自己非常喜欢。问明了师傅的名姓，原来娘家姓贺名叫玄贞。师弟虽是尼姑，玄贞可是道姑，外号人称“百灵如意道蓝衣仙姑”。书中暗表，贺清虚就是他的亲胞兄。红蝶拜别师傅，出离了如意观。自己因为给父亲报仇的心胜，出庙之后一直够奔山西。

这一天来到了河南山西交界的地方。天晚住店，像红蝶孤身一个女子，她应当住大店就对了。她说这个大店小店都是一样，反正住一夜就走，何必多化钱呢？她可就来到一家起伙小店。到里面一问，单间没有，好容易才找了一个一明两暗的东里间，西里间住着三四个男子，红蝶自己就住在东里间了。现在因武术学到身上，单人独自可以游遍天下，未免觉着心里很喜欢，叫跑堂的伙计预备了几两烧酒，自己一个人喝闷酒。越喝越高兴，不知不觉这个酒可就喝的多了，喝来喝去觉得头晕眼花，饭也没吃，收拾收拾自己可就睡了。酒入肠中本来就是苦热如焚，红蝶因为烧的难过，把上下衣服全都脱的赤条条，就连换脚软鞋，全都脱下去了，所差就是缠足布条未曾撤去。自己一个人躺在床上，可就沉沉睡去。

睡到什么时候，她也不知道，在梦中觉着下部有些疼痛。可是为酒麻醉，一时之间就是醒不了。后来这个疼痛得小点了，这才由打梦中惊醒，觉得身上非常沉重。睁眼观看，在自己身上爬着一个人。红蝶未免吓了一跳，究竟是身上有功夫，身形一叠可就把这个男子拿住了，看了看男子也是赤条条一丝未挂。本来案上的灯光就未熄灭，一男一女全赤身露

体倒是好看。那个男子并不抵抗，光着屁股跪在床上。红蝶细看，褥子上点点滴滴有几块血斑，红蝶明白了，知道自己的贞节，已然被他破坏了。这才问道："你是哪里来的？因何这样大胆？那个男子向上磕头自诉原因。

原来这个小子，姓姜名刚，外号人称"小云龙"，向来就以采花为事。今天在店房之中，看见来了这么个孤身女子，长的妖艳无比，自己说："我生平以来没见过这样俊俏的美人。你说她会给我送到跟前，这不是活该吗？可巧又是彼此住得连房，小子心里这份喜欢就别提了。时间早不敢动，等到店里众人全都睡了觉了，姜刚这才起来，假做小解，回来的时候不回西里间，一直够奔东里间。小子扒门撬户的家伙全都带着了，本想孤身女子跟男子，并且还是许多男子在一处住连房，她还能够不把门关好了吗？有谁知来到门口切近，用手摸了摸，不但是门没关严了，连掩也没掩。小子一转身到了里面，别看红蝶没关门，小子进来倒把门关上了。看了看屋子里的灯仍然未熄，再望床上一看，小子不由得由床上跟自己心里可就过了电了。由打两只脚上就发麻，上腿上腰，又顺着后脊背直麻到了头顶上。皆因借着灯光，看见了红蝶赤身露体躺在了床上，身上那个肌肉，如粉似玉，微微透着一点粉红。脚下双钩，瘦不盈肥，可是连换脚鞋也没穿，只有白布条缠裹。那一张脸就更不用说了，好像雨后桃花。这个小子本来就是个采花淫贼，他哪里能够忍受的住？早就神魂颠倒，暗说："只要跟她能够坐一会儿，就是死了做鬼也风流。"俗语说是"色胆包天"，这句话是一点儿也不错。小子不管三七二十一，自己把上下衣服全都脱下来，灯也不熄，来到床上伸手把红蝶的身体端正端正，竟自行起非礼来。别看这小

子这么如醉如痴的把红蝶任意摆布，可是红蝶仍然是烂睡如泥。姜刚这小子还是把意思会错了，说："人睡觉没有睡这么实在的。不问可知，这当然是心许于我。"小子想到这里尤其高兴。他可不知道红蝶是个未失贞节的闺女，他说这个，就让是没正式嫁过人，也绝以不能不跟人苟合。要不然孤身一个人，绝以不敢到这里来住。看她的像貌，也不过是二十岁，一个人前来住小店，当然是风月老手。心里虽然这么想着，动作上半点不敢怠慢，及至实行云雨，才知道确实是一位未破身的处女。小子只说自己幸运，才遇上这个好机会，这才如鱼得水大肆猖狂。

及至红蝶由梦中痛醒，细问他的来历，小子并不说瞎话，就把自己一见面怎么样的爱，怎么豁着性命亲近。"这不是你把话问明白了吗？你愿留我这条命，我是非常感激。如果不成，非杀了我不可，我任什么也不说，惟有引颈受死，甘心死在美人手下。"红蝶听他说话之时，留神看他，也就是二十五六岁的年纪，面如敷粉，体白似玉，未免也教人看着动情。何况又是男女赤体对谈，红蝶也是二十七岁的人了，猛然间尝到了男女的滋味，未免有些个春心荡漾。何况贞节已失，就是将他杀死，岂不是也归还不了自己的完璧吗？听他把话说完，只说了一声："你我莫非是前世的冤家不成？既然你是纯为爱我来的，我也不忍将你杀死。可有一节，你能够跟我始终相守吗？"姜刚这个小子，那乃是偷香的老手了，听红蝶说出这句话来，立刻就海誓山盟对天表心。红蝶闻听喜悦，这才叫他起来看看，说着用手一指床上的红点。姜刚点头微笑，并且凑到红蝶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聂红蝶面色微然一红，并未答言，这才二人二次上床重整云雨，再会巫山。那一个

是采花淫贼，这一个是新开的鲜花。按说可是一个老手一个新手，这个锣鼓必然打不和谐。又谁知人家聂红蝶生来的特别，别看是初经风雨，真比多年妇人情意尤浓。那一个是百战不疲的勇将，居然来了个旗鼓相当，棋逢对手。就由打这个时候，一直到了四更天未眠。后来看了看天色将明，姜刚可得回到外面睡去，以避众人的耳目。并且二人定规好了，睡醒了觉起身，在途中相见，再住店的时候，二人住在一起，就说是夫妇同行。

计议好了，姜刚假做解手回到西里间，红蝶收拾收拾将身上衣服穿好了，二次躺下睡觉。怎奈思想夜中滋味，觉得舒适异常，思想了有半个更次，这才朦胧睡去。一觉醒来早红日满窗了，起身洗脸漱口，吃过了早饭，然后算清店帐起身。这时候姜刚早就收拾好了等着呢，红蝶先走他随后也就走了。走出了这个村庄，二人凑到一处，彼此交谈。各自把名姓问完了，到前面再住店之时，就提说是夫妻，可就方便的太多了，两个人全都喜欢了。统共二人走出去没有五十里，太阳还高高的呢，二人就住店了。这一次就跟前一次又不同了，既然名为夫妇，当然就是一同居住，晚饭早早的吃，二人可就睡了觉了。一夜晚景不必细说，当然是说不尽的云雨交欢，二人亲亲爱爱，过了一夜。次日因为爱欲未足满的关系，当然第二天仍然不离。

简断捷说，一连就在这里住了六天。红蝶是越来越恋，二人兴云布雨，每天都是通宵不眠，把一个姜刚可给累着了。小子先前是乐，后来是又怕又爱，到了最末后，简直的就是怕了。姜刚一想："我可是久走采花之道，我可没见过这样女子。"小子一想："我要是不远走高飞，这条命一定就交给她了。"这

小子主意已定，他来了个赵不肖不见面了。红蝶当天不见了姜刚，还以为他在外面有什么事。有谁知等了一天两天，到了三天四天，仍然不见回来。红蝶非常着急，有心走又怕姜刚回来。哪知道等了十四五天，姜刚一去竟如黄鹤，红蝶这才知道他准不回来了，未免自己心中忿恨："这小子分明骗奸于我。不见着他还算罢了，只要是看见，我必然要他的狗命！"红蝶恨恨不已，只得算还了店帐，自己溜达着走。明知道找不着，自己可也就不找了。想了想到哪里去呢？这才想起来，要到山西太原府寿阳县姜家屯，前去找姜达给爹爹报仇。怎奈一连去了几次，偏偏都赶上姜老剑客不在家。红蝶跟人打听，姜达家中有孙女，名叫姜瑞芝，外号人称"刚肠女"。聂红蝶一想："既然我找不着姜达，我也可以拿名誉报仇。"从此之后，我就可以化名姜瑞芝，在外得偷便偷，或者杀人放火，完全说是姜瑞芝所为。这可也是一条妙计。"主意已定，这才顺道往回走。

红蝶以先是未破身的女子，对于淫欲上当然没有多大兴趣。到如今可就不然了，跟姜刚相居七八天，个中滋味已然尝足，独衾长宵未免显着有些个寂寞。她也会出主意，行在道路之上，专门找青年貌美的男子，用眉目勾搭。也有相会三五次的，也有只一次就被杀的，单看这个男子的体力如何。以先不过就是这个办法，后来因为有时候不能如愿以偿，可就学采花贼的行为，白走千门夜到百户。这个采花可是倒的，说不说已然在外面作了不少采花案件，临行必然留名姓，可就写的是"刚肠女"姜瑞芝。

后来到了柳亭镇里阚宅借宿，就皆因看见了大少爷阚龙，生得俊美。阚伯仁老侠客哪里知道他是假的，当时可就把她

留下了。夜晚红蝶找着阚龙住室，低声说道："大少爷快起来，院中有贼。"阚龙闻听不知道是谁，爬起来出来观看，原来是借宿的女子。不等阚龙说话，红蝶一指，说道："有一个贼人越房走了。我因为是一个女子，未便单身追赶。不必声张，你快随我追赶那个贼人。"大少爷当时可就蒙住了，未辨真假，果然随着红蝶追赶出来。一直走到旷野荒郊，阚龙问："贼人何以并未见踪影呢？"红蝶噗哧一笑，这才叫道："哥哥，你还不知道我的心意吗？皆因在你的家里说话不便，故此用了这么个法子把你叫出来。皆因我看你年貌跟我相当，我是剑客之孙女，你是侠客之子，又称得起门当户对，我愿意跟你成为夫妻。你我二人白头到老，这个福气可实在不小。"阚龙不听还倒罢了，猛然闻听他说出这句话来，自己倒臊得满脸通红，连连说道："好你个无耻的丫头！可惜你的祖父身为四大名剑，怎么会有你这样缺德的孙女？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也犯不上结果你的性命。你就赶快滚吧！"少爷说完了扭头就走，打算不答理她，可也就算完了。有谁知红蝶大怒随后追赶。阚龙有气止住脚步，跟红蝶动手。阚龙那个功夫，别说是一个，就是三五个也不是红蝶的对手。这一来不要紧，统共不到五六个照面，被红蝶用金莲踢倒，解少爷身上的绒绳，四马倒攒蹄一捆，然后携起来就走。走了没有多远，来到一个孤庙，叫做"云龙庵"。红蝶越墙到了里面，将小门开开，把阚龙提到了里面，又将小门关好。这个庙里本来就是一个老尼，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徒弟，此时早已入了梦乡，并不知道红蝶的动作。她提着阚龙一直到了大殿之中，当面问阚龙应允亲事不允。阚龙可真急了，当时破口大骂。红蝶大怒，伸手亮军刃。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听见弓弦声响，

“嗖”的一粒弹丸，几乎伤着红蝶的面门。这个丫头她也明白，当然是这段事，有人看破了马脚，不然绝以追随不到这个地方。但又一想，此事并非是光明正大，三十六着莫若走为上策，红蝶这才由打“云龙庵”逃走。

走了功夫不大天可就亮了，随便找个地方休息。天晚出来，绮思萦怀：“想起昨夜晚里阚龙那样如意郎君，竟会不应我的好事！世界上我真想不到有这样憨傻的男子！阚龙这个就不用说了，无论如何也得再找一位才成呢。”想罢算还了店帐，这才溜达着往前行走。走到夜深仍然未遇见一个小伙子，自己正然心里着急，猛然听见有人问道：“什么人，黑夜之间施展飞行术？”站住脚步一问，原来正是真“刚肠女”。二人动手，阚虎赶到，红蝶不知道又来了多少人，这才撤身逃走。看了看相离姑母阎老太太那里不远，这才逃到了双合店。因为天要下雨，才与“刚肠女”二次相逢，这就是这位假“刚肠女”的历史。

姜爷在白沙河边，听老剑客吕留良说的话，自己真假莫辨，赶紧回家，到了家中一问，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阚虎来至在家中，已经和姜瑞芝一同走了。姜老剑客不放心，没敢耽误，由家中起身，奔柳亭镇访阚爷。到了阚宅一问，才知道“五行叟”没在家，大家全都到朱家堡去了。老人家又到朱家堡，恰巧遇见三爷朱通，这才知道大家全都在天锡山。老剑客赶到这里，跟众人把话说明，可巧连姑娘全都在这里呢。

大家把话听明白了，老人家问朱家堡这段事究竟怎么样了，大家把破朱家堡经过说了一遍。现在杜老剑客已然得图在手，大家这才聚在一处看图。其中能为最高的，可就是阚

仲阚伯仁，别人看着不懂，人家一看就明白了。当时把里面的机关一说，遂又商议派人。大家仍然是你推我我推你。后来大家想起来了："这段事咱们可别不服人。别看人家张方年轻，谈到了派兵遣将还得属他高。"大家一听也全都赞成。及至一找从中并没有太岁的踪迹，打发人各处寻找也无踪迹。又有人出主意："'坏事包'张旺也不含糊。好主意没有，要是出个坏主意，他实在是高人一头。"大家听了听也好。张旺他又和大家谦让了好半天，这才实行派兵遣将。在未派人之前，张旺站起身来说道："我这个派人，就许有相当不相当。相当了固然就不用说了，倘若是有不相当之处，可请大家全都参加意见，不要存客气，大家须要原谅我。但是既经派定之后，大家便必须遵守。如果看不起我的话，就不如不让我派。是这样我就发言，不然哪一位前来都成。"张旺不敢多说，各位老英雄一听，遂说道："我们大家要是看不起你的话，大家也不找你。这不是既然这么说了吗？随便你说，我们大家不违背就是了。"张旺听罢，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这还差不离。一个将军一个令，一个师傅一个传授。不然你说东我道西，这事就没法可办了。"大家一听，这小子不含糊，未曾登台先要求权限，可见得他已然胸有成竹了。大家正然思想，就听张旺说道："这个朱家堡不是四道院吗？咱们也应当分四拨人。消息固然有人破，得防备人家出头保护。第一道院派五行叟阚伯仁，冷镇，苗泽三位，带领着阮和阮璧徐源邵甫。第二道院高平，杜古，马四爸，金老洒海四位，带领侯玉，候俊，鲍信，阎保四个小弟兄。第三道院派孙爷，王爷，荆爷，霍爷。后院教老剑客于庭带人去破。童林，娄爷，侯二侠，秀娘，陈友梅保眷贝勒爷。先请普慈和尚，到四方庚辛金，独

龙锁那里把守，单等天交定更，大家齐到朱家堡。”

话全都说完了，天可就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大家把饭吃完了，稍微休息一会，天可就够时候了。老少英雄各自带好军刃暗器，全都顺着独龙锁，进了朱家堡。阚爷到了头道院，伸手先破坏九块翻板。再往后走见所有的消息全都破了，阚爷不由得就是一怔，细看在前面有几个黑影。苗润雨喊道：“前面什么人？”黑影站住脚步，从中走过来一个张方病太岁，见了三位老人家说明了来历。

书中代言，张方因石宝奎司徒朗二人，前去请袁大化，这小子恐他二人请不到，自己一个人暗含着下山，连夜随后追赶。走到了中途，觉得身上非常疲倦，留神观看正然来到一座庙宇。张方心说：“这是我小子的福气！不然的话我就得露天睡卧。”凑到庙门切近，伸手打门，连连问道：“里面有人吗？”就是这个样叫了好半天，里面并无有半点儿声音。张方纳闷：“莫非说这个庙里没有人不成吗？”又一想：“不对。孤孤零零这么一座庙，真要是没有人，岂不叫人家把庙门偷走？其中必有原因。我何不暗含着到里面探探呢？”主意已定，转身四外看了看，并没有人，这才提起丹田气，“哧”的一声纵到了墙头，然后施展踏房越脊的功夫各处观看。看了看大殿里面有灯，张方一看这个气就大了：如果说全都暗无灯火，就是有人当然也是睡着了，既然点着这么大灯，难道我叫门他们会听不见？自己因为一生气，也忘了自己是越墙进来的了，由打房上纵下来，一直够奔屋中。那个意思打算到里面见着人问问，为什么不给他开门的原因。又一想：“不可，屋里不知道是什么人，回头猛然进去受了他等的暗算，那可倒了霉了。不如我到窗户那里看看倒好。”张方来到窗台下，也用不

着舐破窗纸，原来就有许多窟窿，悄悄的望里观看。就见在桌案上爬着一个人，就仿佛像睡着似的。屋里还有一个小和尚鬼头鬼脑的在屋中四下里寻找，也不知道他是找什么东西。

张方一看这个情形，就知道不是好人，这才走到了门口进入屋中。小和尚回头吓了一跳。太岁那是够多么快，一个箭步赶过去，伸手将小和尚拿住，解他的裤腰带，将手脚捆在一处。这才问道："你是什么人？"小和尚不敢不说："这个人是到我们庙里投宿的，并且未曾打过晚尖。我看他带的银两很多，在饭菜之中下了蒙汗药。别的意思倒是没有，就是为得他的钱财。"太岁说道："胡说！蒙汗药把人蒙过去，当然死不了。你拿了人家的银子，那能完的了吗？不问可知，当然有意害人。"和尚连连说道："好汉爷，你老看我今年才二十岁，实在不敢杀人，也没有杀人的能耐。我的师傅名叫光善，他老人家云游去了，往常得了这个银子，都是归他老人家。现在因为他没在家，我一想发一点财回家，就不当和尚了。本打算银子到手之后，将他捆起来。我爱他的容颜俊俏身材窈窕，又是年轻的小伙。我打算跟他胡为，然后用凉水将他救醒，我一走，谁爱解救他我就不管了。有谁知道该着我是穷小子，银子尚未到手，这么个工夫你就来了。"

张方一听这个小子不含糊，果然能说实话。想罢出来，找了一碗凉水，向爬着那个人的脑门上一喷。那人机伶伶打了个冷战，立刻醒转过来，睁眼看见了张方，这才问道："你是什么人？"张方这个家伙好嘻笑，解开他道："我就是你的大恩人。你已被药酒蒙过去了。他不但打算偷你的银两，并且还要跟你胡为。银子丢失的事小，年轻轻的人哪能在外边这么现世。"那人闻听，臊的满脸通红，遂赶紧作揖打躬的道谢。

张方又问道："你贵姓啊？"那人说是姓苗单字名霞。张方嘻嘻一笑，道："莫怪这个和尚看着喜欢，连我看着你也怪不错的。"张方这句话本来是看见人家俊秀，说着取乐儿。有谁知这个苗霞，竟羞臊难当，登时把眼一瞪，遂说道："你太以满嘴胡说了！我受了蒙汗药迷住，你救我来，我感你的情。不应当用言语耍笑。这样看起来连你也不是好人。我将小和尚杀死，你快快的给我走开！不然休说我恩将仇报。"张方闻听有了气，遂说道："姓苗的，你也太不知道好歹了！这个话也不是我说的，这可是小和尚说的。他尚且在这里，你问问他要是没说，我就算不是好人。"说到这里，回头向小和尚说道："你刚才跟我所说的话，你再说一遍叫他听听。"小和尚被捆在那里，听姓苗的说要杀他，小子吓的不敢说了，连连说道："我只要偷盗银子，别的心没有。"苗霞一听就明白了：分明是这个小子，看见我的颜色，有意借口有救我之德欲行非礼。这可不怨我，你这也算是自找其祸。想到这里，厉声说道："分明是你这个小子，心起不良，故说是人家。我今天也一并将你拿获。"话说到这里，身形向前一纵，扑奔张方便打。太岁心说："有的，我这是烧香反倒引了鬼了。"只可便凭手掌接架相还。苗霞用了一招反身跺子腿，一脚够奔张方踢来。要说太岁的功夫也不含糊，身形往回一吸，伸手一掳，苗霞往回一撤腿，被张方掳住瘦小的靴子。软活活"噗"的一声，靴子脱下来了，原来是不足三寸的瘦小金莲。这一来不要紧，把张方可就吓怔了。将然要翻身逃走，这功夫外面有人说话："张方别走，有话问你。"

随着声音由打外面进来两个老头儿，张方一看认得，正是前去请袁大先生的二位老者。一位是"九尾宗彝世界妙

手”司徒朗，那一个可就是“神掌地行仙”石宝奎。三位由打天锡山走后，一路上不敢耽误，赶到了袁宅一问，家人出来说：“我家主人，在一个月头里已然走了。家里并不知道他老人家到哪里去了。”老二位一听，大失所望。真要是老人家在家里头不肯出头，这个倒还可以商量。人家没在家，那个话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再说看家人说话这个情形，绝以不是假的，皆因并不是吞吞吐吐，也不是到后面去看看又回来的。大先生不在家，可见得是千真万真了。二位只得留了个话：“如果在这几天他老人家回来，请他老人家到天锡山，童海川等及一干的侠客全都在那里了。请他老人家出头也没有别的事，就是叫他老人家帮忙看看朱家堡的消息。”家人满口应承，让二位到里面歇息歇息再走，二位连说：“我们还得连夜赶回报信去了。”

不表家人进去关门。单说二位老头儿，因为不曾请着了袁大先生，未免心中着急，这才打算连夜回归天锡山。正然行走之际，看见前面来了一条黑影，一直够奔关帝庙去了。二位老者一想，天到这般时候，在孤庙中出入非奸即盗，何不看看他的水落石出。倘若是消除一个歹人，也不枉走这一趟。两个老头儿倒全都是一样的心思，这才将身形隐在了旁边。敢情这个人，并不越墙而过，站在小门前叫门。二位一想这么看起来，这个人许不是歹人。遂偷着细看，叫门的原来是“病太岁”张方。二位不知道这小子何处公干，怎么夤夜之间来到这里。依着司徒朗要过去问问，石爷暗含着打手势，不让他言语，非要在背地里观看不成。后来张方叫门不开，纵身上房，二位老头儿可也随着上去了。张方连影子也不知道。以至于张方到了屋里，种种动作，老二位全都是亲眼目睹。一

直看到两个人当场动手，张方把姓苗的靴子掳下来要走，那人原来是女扮男装，靴子脱了露出来三寸金莲。两个老头儿就知道这里头有了事了，赶紧叫住了张方一齐来到屋内。先让张方将靴子交给女子穿好，二位老人家这才问："你究竟是谁？因为什么女扮男装？"这个女子只得实话实说。

原来这就是赛判飞行侠苗泽苗润雨的女儿，苗飞霞姑娘。自从伯父冷镇，跟自己的爹爹两个人，因为给满清华报仇，一同离家，过了多少日子，一位也不见回来。姑娘未免不放心，因为什么呢？这二位出来，并非是闲游闲逛，这原来是出去访找仇人。常言说的好，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到那时本来动手拼命，谁能够保得谁输谁赢呢？故此姑娘越想越不放心，自己有心出头寻找父亲，因为女子单身出门有些不便。经过几昼夜忧思，才想起这么个法子来。打发家人到外面买来布匹，自己做了两套男子衣服，又买了一双极小号的男人靴，里面用棉花缠起来。全都拾掇好了，穿戴齐整，居然就是一位少年男子。自己全都预备好了，这才把家人叫过来，跟他把话说明，叫他们好好的看着家。家人们点头答应。姑娘带好了路费银两，以及军刃暗器，先够奔山西。飞霞单有他的心思，因为自己虽然改扮了行装，如花似玉的面貌，变不成黑脸大汉。何况身材窈窕，白昼之间走在路上，许多人注目。究竟是未出阁的姑娘，许多人你看我看，自己有些个心虚。故此早晨住店，下午行路，或者是天夕，或者是黄昏，走一夜次日天明住店，所为的就是清静。

这天走到半夜，猛然间看见两条黑影，姑娘知道这不是好人，自己在远远的暗含着窥探。敢情走到旷野荒郊，是一个女子逼男子成亲。苗飞霞听着这个话实在新鲜，怎么世界

上还有这样不要脸的女子呢？并且那个男子还不应。后来男子要走，女的不放。二人动手，男子被擒，女子挟起来就走了。飞霞心想：这倒是个新鲜事！我何不跟着开开眼呢？姑娘一直赘到了“云龙观”内。这个女子还是照样倒逼奸，男子破口大骂。女子有气，亮宝剑打算行凶。姑娘看着有气，这才取弓搭弹隔窗打这个女子。红蝶心虚逃走。飞霞到了屋中，把阚龙的绒绳解开，问明了姓名，以及跟女子出来的原由。阚龙实话实说，并且要磕头谢搭救之恩，问姑娘名姓，仍以苗霞回答。阚龙看了看，这位苗霞好标致的小伙子，遂说道：“如蒙不弃，请到寒舍小住几日，以便盘桓。”姑娘说是有要紧的事，得暇再去望看。二人分手。

阚龙自行回家，姑娘接着又往前走。今天因为走过了宿头店道，未曾打尖，夜间行路肚子里头饿了办不到。可巧遇到了这么一个关帝庙，叫开门之后，说明要寻宿，并且还没吃饭。出来个小和尚，笑嘻嘻的让进去了。到了配殿里面，点上了灯，小和尚一看姑娘顶大也就是十七八岁。皆因姑娘女扮男装，上下总得年轻十岁，小和尚哪里知道？当时看见姑娘容颜体态秀美，小子可就起了邪念了。暗想：“师傅不在家，这可活该是我小子的福气。后来看见姑娘有军刃，并且还有许多银两，暗说：“这可办不了。他既然会武术，我想不了他的好事，反倒叫他把我宰了那可糟了。”小子这才打算用蒙汗药将姑娘迷住。他的本心实在打算将银子得到了手中，然后逞其兽欲。没想到老天不容，可巧来了这么一位太岁，把小子的好事冲破。

二位老头儿到了屋中，把话全都问明白了，这才知道，原来这就是苗老侠客的姑娘。二位彼此一计议，张方在姑娘面

前胡说八道，这还不说，并且亲手脱掉了姑娘的靴子，以至于当场现足。凭这么大的侠客的姑娘，男女授受不亲，真要叫张方从此一走，这个话可说不下去。这才老二位要从中介绍，将飞霞许配张方。头一节巧遇便算有缘，没有张方前来，今天姑娘定然失节于恶僧之手。二位老者把这个话说出来，张方倒不是贪姑娘的美色，因为自己过于莽撞了，错非如此，就仿佛良心上过不去。在姑娘那一方面，头一节他算救我一命，不然失节于恶僧，自然是因羞而死，再者说他跟我胡说八道。如果不被他们识破马脚，我是个男子，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那全都不要紧。既然他们知道我是女子，又被他扒下靴子来，这许多人看着，岂不也是算失节吗？何况他是侠客的少爷，剑客的门徒，与我倒是门当户对。所差就是他的容颜差点，好在男子论才不论容。我倒算不了什么，介绍的这二位，也听见自己爹爹说过，全都是成了名的侠客。那一位司徒朗乃是当世的英雄童海川的师兄，绝以没有辱没的地方。虽然这么想着，自己点头，这个话可说不出来。二位老人家先问张方，张方倒是无所谓。又问姑娘，先前不说话，后来二位老人家劝了半天这才说道："二位不是跟我爹爹认识有交情吗？你可跟他老人家去说。我是惟父命是从。"司徒朗这才说道："既然如此，这个家我当得起来，我足能主我苗老弟的事。"立刻教张方取了腰带上一个玉环交给姑娘，又强跟姑娘要了一粒镇囊的弹子，交给了张方。定礼交换之后，二位老人家告诉姑娘道路，教她到天锡山。

张方带着二位老人家二次够奔袁宅。石爷在道路上问张方："你怎么知道这位袁先生在家里不出来见咱们呢？"张方说道："老爷们你这还不明白吗？袁大先生，那乃是隐士，最

不愿意出头多管闲事。皆因他若出一次头，必然是交一面伤一面。交的不用说，伤的岂不是得罪人吗？所以他才不出头。那个意思，就是也不伤也不交。”两个老头子一听这个话，或者也有这么一说。只得接着问道：“张方，就让你说对了。咱们这一次去了，比如说他还不见，应当怎么样呢？”张方说道：“我当然有法子。到了门口之时，你们老二位全都闪在一旁，我自己前去叫门。无论我们怎么闹，你们二位可别出头。留神观看只要袁大先生出来，你们可赶紧过去。我们口角说我们的，你们二位质问他：“在家里为什么不见面呢？用言语把他问倒了，然后罚他到朱家堡去破消息。”二人一听，张方这小子还不一定按着什么主意呢，只得跟着他走吧。

来到了袁宅门首，果然二位老头全都隐藏在旁边，暗含着观看。就见张方走上台阶，由打里面出来一个家人，看见张方吓了一跳，遂问道：“你找谁？”张方这才说道：“你这个门里是谁在这里住着呢？”家人一听原来这个找人的并不认得人，这才说道：“我家主人姓袁，外号人称‘百灵先生’。你倒是找谁呢？”张方说道：“你这不是废话吗？既然是百灵先生袁化的住宅，我拍门找人你问找谁。难道说，上姓袁的门口，还找生方的不成吗？叫你家主人‘百灵先生’袁化快快出来见我，就提我叫病太岁张方。”家人一听，这个人也许是访我们主人来的，听这个话头就不顺吗。这才和颜悦色的说道：“原来你找我家主人。这可实在不凑巧，他老人家在一个月头里，就到外面访友去了。有事请你留下话，回来的时候，我替你说就是了。”张方听了大怒，遂啐了家人一口唾沫说道：“满嘴胡说！你家主人袁化将然在村子外面，偷去我银两一包。我是追踪前来，你怎么说没在家呢？快快叫他出来还罢了，如

其不然我可要打进宅中。到那时招得我太岁兴起，必然杀你等满门家眷鸡犬不留！”家人本来想着用好言语，把张方打发走了就完了。有谁知他这个话来的太以猛了，教人无法答言。任凭你是谁，听了这个话也得生气，还算人家这个家人不含乎，当时微笑说道：“这位张爷，你说的这未免成了笑话了。别说我家主人实在没在家，就是在家里，他老人家乃是成名的隐士，岂有偷的道理？”张方用手一指，道：“混帐可恶！凭你也敢袒护袁化，大概我看你是想着要倒霉。到里边将袁化叫出来还算罢了，不然我先将你的狗腿打折。”家人这个气可实在忍不住了，心说：“看你这个德性，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说话还这么横，我看看你有多大能耐。”家人想到这里，说话可就带了气了：“你这个话说的不对。你是找人的，我们是当下人的，主人在家告诉你在家，不在家告诉你不在家。在与不在，你跟我们说不着。说话不讲理，怎么你还要砸折了我的狗腿？你也是人我也是人，怎么我的腿会成了狗腿呢？那么你的腿是什么呢？”张方把眼一瞪道：“混帐东西，竟敢跟我对骂！你这才叫狗咬吕洞宾不识真人。慢说是你，就是袁化尚且不敢出头见我，你还敢在我的面前这么横。我要不先打你，你也不知我是谁。”张方说到这里，打算向前伸手掳过家人来。哪知道家人也急了，身形向旁边一闪，连连说道：“你别动手！你要怎么样，因为你来到我们门上来了，不好意思打你。真要是执迷不悟，惹恼了我，恐怕你要吃苦子。”张方听了怒道：“可见得袁化这小子不是好人，要不然家人不能这么横。小子别走接掌！”说着二次举掌打来。家人这次可实在忍不住了，也以双手接架相还。别看张方没有多大功夫，真要是跟家人走上，别说是一个家人，三个五个也不是他的对

手。打了不大工夫一脚将家人踢倒，张方用脚踩住他的后脊背并不打他，用手拧他的屁股，疼的这个家人乱叫。院里别的长工月工人等，听见这个声音，一齐出来观看，原来是管家被人打啦。大家不约而同，一拥而上。张方舍了家人，这才跟众人动手。本来统共出来的，也就是四五个人，那里是张方的敌手，功夫不大已然被他打得东倒西歪，这个起来那个躺下。性子轴的越打越有气，那个意思真有心跟张方拼命。伶俐的人可就不然了，看机会撤将下来跑回了院中。

张方正然打着高兴，嘴里还不住的念叨："主将无能累及卒兵。袁化不敢出头，可叫你们出来挨打，这真是岂有此理？"说得正高兴，猛然间听见有人咳嗽，声音洪亮，接着高声说道："什么人大胆，敢在我的门前无礼！"张方撤手看了看，虽然不认得，看那个仪表也能看得出来，准知道这是本宅主人"百灵先生"袁化了，遂答言说道："我的胆子倒是不大。要是大的话，我就不在这里闹了，早就往天宫上闹去了。"话犹未说了，石宝奎司徒朗二人一齐走过，拍掌说道："大先生，外出游玩不知道是几时回来的？"袁化一看石宝奎，自己可就明白了：原来打架却为的是引龙出家。看你们这个举动，未免太失侠客的身份。遂抱了抱拳，并不跟二位接谈，向张方问道："为什么在我的门前殴打我的家人？说出原因来，如果情有可恕就算罢了，如若不然姓袁的今天跟你等誓不两立。"司徒朗石宝奎一听，别看向着张方一个人说话，这个话里可就全都带上了。这才不等张方答言，司徒朗接着说道："袁大先生你这个话说的可不对。张方门前打仗，这原来就是个计策。你在家中不肯出头，已然被我等料着。这个不对原来是先出在你这里，身为隐士，又是成了名的侠客，本来就应当

济困扶危，何况是替国家出力，尤其应当了。为什么我们来到这里你说没在家？这是什么道理呢？就是你在家与不在家，那都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所难过的，就是你竟说谎言。可是我们不算什么，都是这个年纪，跑到你们家中，你就应当这么对待吗？我们不会说瞎话，也不懂得人对于我们说瞎话，跑到这里听家人说没在家，我们只可转身就走。中途路上幸亏遇见了这个张方，他总算是足智多谋，这是他出了这么个主意。我二人是老而无能，还以为他是多想，有谁知果然你是在家里呢？”袁化不等司徒朗把话说完，接着说道：“也别管为民家的事，也别管为国家的事，我出头不出头，那是我自己的自由，别人不能相强。再者说，我要是琢磨着这个事我办不了，我就许不出头。好在我也没吃着朝廷皇粮，除非是官差不由自己，我不是没当官差吗？如果我要说在家里，把你让到里面去，当面说出来不去，岂不是难以为情吗？莫若就说没在家不就完了吗？怎么你们反倒说我不对呢？既然说我不对，就应当从此不跟我来往那才对了。为什么还来到我的门口殴打我的家人？在我想这就算欺负人，在你们自己，难道说就不怕丢失身份吗？”司徒朗厉声说道：“我怕什么丢身份呢？身为隐士，用假言欺人，那可真是有失身份呢！”袁大先生听了这个话也有气，彼此口角的非常激烈。正在堪堪要动手的时候，猛然间来了一个人，高声说道：“唔呀，你们这里作什么？要打架别落下我，我也算一份。”

众人回头观看，说话的正是英雄得路路民瞻，彼此全都认识，过去给老人家行礼。路爷问：“你们大家全都站在门外，是怎么回事？”袁化先把情由说了一遍。张方一想：既然是路老剑客赶到这里，这个事可就好办了。想到这里，赶过来给

老人家行礼，然后说道："你老不明白，皆因朱家堡有消息，非得他老人家去破不了，所以我们大家前来相访。有谁知他老人家不肯出头。小子我想了这么个法子，在他老人家门前打架。果然大先生一时失算，来到外面观看。他老人家因为是堕入我们术中，故此要借题发挥。老剑客既然赶到这里，请你的老面子说说，叫他老人家出头去一趟吧。"路爷这才听明白了原委，遂向袁大先生说道："这段事，你也不能不出头。不用说应该不应该，真要是你不出头，在这一方面算是不辅助正道英雄，在那一方他也不知情，他说是你的功夫不成，到了那里，也破不了他的消息。你说我的话对不对？"大先生一听这个话，倒实在有理，遂说道："出头事小，他们这个行为未免太难了。"张方接着说道："得了，大先生。咱们不是老爷儿们吗？提我父亲张鼎你也知道，提我师傅欧阳修你也晓得。主意是我出的，我不是小孩子吗？难道说还跟我一般见识吗？"路爷闻听哈哈大笑道："大先生，你听见了没有？真要是你今天跟他们三位口角起来，将来这小子把话传出去，反倒是你的不对了。"袁爷长叹了一口气："唉！我真没法说。得了，众位里面请吧！架也打完了，该到里面喝茶去了。"石宝奎老头子把打架的家人，全都叫到眼前头来，看着他们都有伤痕没有。张方打的也太俏皮了，每人都是滚了一身土，连一个划破肉皮的都没有。老头子伸手掏出十两银子，叫道："诸位管家，你们是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大家分去吧。一则是给你压惊，再者你们大家，不如此帮忙打架，我们难以得见大先生，就算是谢谢你们吧。"管家可不敢过来接银子，用目看着主人。大先生这才说道："老英雄出手钱，绝以不能再收回了。既然偿给你们还不谢谢吗？这所为的就是教你们明

白这个意思。”家人一齐请安谢石老侠客，这才把银子接过去。

众人一齐到里面厅房落座。石爷把请袁大先生的意思，并非是我们二人的主意，实在是大众英雄派我们前来，袁大先生也说了几句客气话。众人就在袁宅用饭，然后起身。皆因事在紧急，这才连夜行走。看见前面来了几条黑影，一问原来是石铎跟万方，老英雄在万林庄，因为不满意年羹尧的举动，自己这才走。后来又因徒弟王环，尚在公馆，自己打算叫着他一同回家。大家凑在此处，这才一同回天锡山。因为知道众人到朱家堡去了，张方头前带路，也走西方庚辛金独龙锁，到了头道院。看了看消息已然破了，这才够奔二道院。袁大先生一到，所有消息全都随手而破。苗爷看见有黑影，叫着一问，张方这才说明原因。正然说话之际，猛然间一看，后头院起火了，大家不由得吃了一惊。

书中暗表，何氏太太，自从托嘱杜古之后，心里总想着这段事，不时教姑娘素莲到前面探听消息，看看破朱家堡的人来了没有。这天晚间姑娘慌慌忙忙跑到后院，跟母亲把话一说，破朱家堡的到了。何氏太太闻听心里着慌，预先收拾出来一个小包袱，教姑娘背着包袱走，前去找杜古。姑娘准知道，自己一离身，老母必然寻死，故此说什么母女在一处也不肯离开。何氏太太着急，遂说道：“素莲，你怎么这样不听说呢？为娘年迈移动费力，绝以不能跟你走了。我看着你走了，我可也就放心了。”姑娘无论说什么也不走。娘儿俩正在着急之时，杜古杜春秋到了，后面还跟着一个人。杜古那个心思，打算先救她母女走。有谁知何氏太太一见面就问：“杜老剑客，你这个亲事给说的怎么样了？”杜爷猛然间被老人家一问，心说：“我多怎说给说亲了？如果说尚且未办，未

免叫老人家心里难过。”自己一着急，看见小白猿王环了，遂向老太太说道：“这不是吗？”老太太一听，给女儿把亲事说妥了，不由得眉开眼笑。又看了看王环像貌很好，并且带着一团英气，老太太尤其喜欢了。素莲姑娘听说，杜老剑客把自己的女婿送来，也偷眼观看，但见好一个小伙了。王环竟莫明其妙：这是怎么回事？杜古本来以先就没跟人家说，人家孩子怎么会知道呢?杜爷当时可是也看出这个意思来了，当面跟王环把话说明：“何氏太太托付我的，我早就想到你这里了，因为没有工夫跟你们说。事在紧急不能讳避了，这位就是何氏太太你的岳母，那位就是姑娘朱素莲。”王环有心不点头，杜古老头子不容分说，教孩儿跪倒拜岳母，这就算当面说亲。王环跟杜爷咬耳朵，说：“老人家，这个事我倒没有什么，凭我娶人家姑娘也就算足以了。怎奈我师傅那里，你能够担得起来吗？倘若他老人家说我贪恋女色，这个名誉我可受不了。”杜古说道：“傻小子，我既然这么办，当然我就担的起来。那你就不用管了。”王环这才不语。杜爷说道：“大众之下，可不许害羞回避，赶紧收拾收拾走吧。你们夫妇可以暂以兄妹相称，赶快收拾。”素莲说道：“倒是也没有什么可收拾的，只要有人给我拿着小包袱，我好背着我的娘亲。”杜爷摆手道：“不必。包袱还是你自己带着，老人家教王环背着就是了。”于是姑娘带着两个小包袱，从中是金银细软，王环背起何氏太太，杜爷头前领路，由后往前来。走到了第三道院，正遇上普慈，背着朱琛，因朱琛跟马四爷动手，伤了大腿，普慈背起来逃走。跟杜古这一起合到一处，一同够奔天锡山。

这个工夫，院里的火可就全都起来了，就连各位剑侠，也

全都各自走散了头了。老剑客“英雄得路”路民瞻，独自一人走的是北道，看见前面晃晃悠悠的，似乎像一个人行走。路爷追上观看，原来是有一个人背负着一个老道，还有一个老道跟随。仔细一看认得，背人的是胡千里，跟着走的正是贺清虚。原来赵福清那一天跟马四爸动手，小子不是马四爷的敌手。他打算把老人家带到消息那里，不是把老人家就拿住了吗？有谁知马四爷有主意，你走到哪里我跟你到哪里。赵福清来到翻板机关上，用脚一蹬铜拐子。他可不知道马四爷就到了，随后踢了他一脚，脚插在铜拐子里面，不能拔出来，被老头子又一踢，人躺下了，脚却冲了后了，并且还把筋扯长了。人的岁数到了，伤筋动骨，那如何能够好的了？虽然有人把他救走，疼的老道整天整夜的叫，好容易现在消点肿，可是脚仍然冲后，那就算是废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人报告可了不的了，朱家堡全部消息，全被人家破了。赵福清一听，就如同凉水浇头一般，当时可就向贺清虚说道：“贺道兄，你我相处的日子虽然不多，好在都是三清教门弟子，咱们人不亲教门还亲呢。现在朱家堡所仗着的，可就是消息，消息一完，任凭是谁他也守不住。我也没有别的相求，就求你携带我一同逃走，只要走出了朱家堡，那就算是有了命了。”贺清虚看着赵福清偌大年纪，把个腿伤了，心里就很难过。到如今又听他说出这种凄惨的言语，绝以不能不携带他一步，这才说道：“好吧。如果我能够将你带出了朱家堡，那就更好了。如果出不去，连我们师徒也走不了，那就没法子了。”贺清虚这才吩咐徒弟胡千里，背着赵福清，自己随在后面，逃了逃往北走，必然无人拦阻，这才够奔北边而来。你说巧不巧，正遇上这位路民瞻，呐喊一声，叫他们站住。胡千里一听，遂

将老道放下，亮军刃跟路爷动手。别看路爷就是一根烟袋，胡千里并不是老人家的敌手。贺清虚亮剑过来替徒弟动手，这二位这一交手，那个功夫倒差不了许多，倒是棋逢对手。路爷心里着急，手中招数一加紧，又搭着贺清虚，只是想走并无斗志，一个疏神大意被路爷将宝剑打落埃尘，跟着一脚踢倒，把老道可就捆绑起来。再找胡千里赵福清，早就踪影不见了。老人家只可扛着老道回归天锡山。

大家全都回来了，路老剑客到了，那是最末尾了。大家一看，老人家捉住了老道贺清虚，众人非常喜欢，这才问他可知西安侯的下落。一连问了好几句，老道一言不发，任凭你说什么，他是一句话也没有。众人无法，只得交给喽兵押至在后面土牢之中。朱家堡的善后，可就委托了杜古，带领阮和，阮璧，徐源，邵甫，爷儿五个，清理一切。到了晚间，大家也全都该休息休息了，吃罢了饭并不谈话，各自打坐养神。从中惟独太岁张方他不休息，他一想：既然拿住贺清虚，西安侯的下落，他必然知道。我何不前去设法追问，真要能够追问出来，或者得手我前去将他拿获，那才叫大功一件呢！自己越想越对，悄悄的出离了卧房。出门正遇上牛儿小子虎儿小子，两个人将然要问他作什么去，张方连连摆手，叫他们二人不可声张。遂又摆手叫他们随自己来，两个傻小子果然就跟他走。到了土牢切近，将然要奔够门口，就见有一个老道，正然在那里关门，张一见吓了一跳。要知这个老道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七回

天锡山张方显能　三杰岭童林赴会

且说张方因为不放心土牢里押的老道，旁人都睡了之后，和虎儿小子、牛儿小子，到土牢探看。到土牢前竟见一个老道正在关土牢的门，遂高声喊道："什么人？竟敢深夜之间来探土牢？"老道闻听，并不答言，亮出宝剑扑奔二人而来。虎儿小子高兴，想不到这里还打一伙呢！莫怪张方到这里来呢。一面想着，亮出了自己的紫金降魔宝杵，迎着老道动手。虎儿小子可是没把这个老道看在眼里，那知人家剑招太快，只三五个照面，自己手忙脚乱了。牛儿小子在旁边一看，不好，虎儿小子一个人不是人家的敌手，自己这才亮出军刃来，上前帮忙。那知道两个人战一个还是一样不敌。张方也急了，凭牛儿小子虎儿小子两个人，居然竟会不是他的敌手，这可说不上什么来了，只可三个打一个了。张方主意一定，一声也不言语，将自己的三棱凹面透风吕祖锥取出来，身形一跃也加入战团。老道并无半点惧色，看了看三个之中就是张方坏，剑招特别对于他发的多。太岁看见老道敌住牛儿小子虎儿小子之时，自己赶步向前，由打后面擎锥刺老道。你说也怪，就仿佛这个老道有后眼似的，张方的军刃将然来到了切近，就见老道一转身，吕祖锥躲过了，宝剑照定张方手上便杀，张方往回一撇正杀在吕祖锥上，当啷一声剑光一晃直奔面门。这一来不要紧把张方吓了一身冷汗。就在这么个工夫，各位剑侠得着信，童林跟众人全都来到，张方恐怕各位剑侠到此动

手，不知道老道手中是宝剑，当场吃亏，便预先告诉童海川。童林留神一看，这口宝剑的剑光好似湛卢。自己不管是与不是，只得亮一对鸡爪鸳鸯钺，上前动手。老道凭手中宝剑接架相还，前十几招不理会，十个照面往外一开，老道的宝剑一招逼紧一招，二十个照面以后，童海川竟占落了下风。马四爷在旁边看得明白，准知道童林赢不了，自己亮双镢过去，将海川替换下来。四爷施展他老人家的绝招，就是地行镢，那知道三十多个照面也占落了下风。路民瞻一看，心说唔呀可了不的了！这个老道的功夫高得很，我来试试吧！自己先教马四爷撤手，然后这才手提旱烟袋，唔呀呀呀的来到了当场。按说动手已然换了好几个，为什么不问问这个老道是谁呢？原来动手里面有个习惯，因为过去好几个不能取胜，对于人家的姓名也就不用问了；只要换手过去一问人家的姓名，必然叫人家说这是看见我的功夫太高，心里已然害了怕，所以才问我是谁。就皆因这个原故便全都不问。路爷来到当场，也不多说少道，擎烟袋便打，老道接架相还。别看这么大的剑客，也未必保的住准赢。童海川看着未免着急，过去到于子玉面前叫道："老人家你看这个老道所持之剑，可是你令嫒之物湛卢宝剑吗？"醉仙翁于庭答言说道："我也看着像，可是也不能说是一定。"童林点了点头说道："因为这口宝剑，在我手中的日子不多，故此不大认识。还是老人家到前面将本主叫来，率领众人多带灯笼火把，倒底看他个水落石出。"于爷答应够奔前面，工夫不大，秀娘以及众人全都来到。此时灯光也添多了，秀娘一看半点不差，正是自己的湛卢。此时路爷竟也落了下风，于秀娘亮剑过去替换下来。这二人会上，两口剑并举，不亚如两道金蛇一般，借着灯光倏倏乱晃，好

像闪电，两个人倒是战了有六十多个回合，并不分胜负。动手之间留神一看，这个人并非是老道，敢情是个道姑，所用的剑招乃是太极剑。秀娘灵机一动，不问可知，这一定是贺玄真如意道了。

秀娘这一猜还是真猜着了，正是如意道。自从红蝶走后自己不放心，打算暗含着随后调查，可是一天半天追不上。走到直隶地面天已晚了，走到一个村庄看了看并无客店，但是村子里的住户，看那个房子形式倒是都很富足。如意道选了一家富户，登门借宿，主人看了看是位道姑，并且年纪高迈，就让到里面去了。吃喝完毕，主人出来了，年纪五旬上下，彼此接谈，敢情这位主人，最喜爱武术，听说道姑也有功夫，要求一同到场一练。如意道不好推辞，这才一同够奔后面场子之中，彼此对练，如意道先练，主人后练，二人可全都练的宝剑。如意道看了看，人家主人这口宝剑，一摇一晃，不亚如厉闪一般，真正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如意道看着非常爱惜，遂向主人请安道："这口宝剑但不知叫作何名？"主人只说了湛卢二字。

书中代表，此人姓伍名舒字麟阁，外号人称一颗朗星宇宙明。他跟金弓小二郎李国梁相交莫逆，时常到北京看看。这一次又来北京，见着金弓小二郎彼此闲谈，谈来谈去，可就谈到武术这里了。伍舒向李国梁问北京武术最高可在第一位的是谁，李国梁想了想说道："现在讲能为高的主儿，还是真没有，只得数贝勒府的教习童林了。"李国梁说了这么一句话不要紧，当时伍麟阁非常不悦，心说就凭他晚生下辈，乍出世的小辈也能熬头独占，算北京城的第一？既然如此，我非看看他有多大能为不可。这是心里想的咀里可没说出来，到

了晚饭后，伍舒打算到贝勒府看看这个童林，我也用不着拍门叫他，我可以暗含着窥探他的动作，倒看看是怎么个高法。既然打算暗含着探，当然就不能走前面了。绕到了贝勒府后面，施展夜行的功夫，由打上面慢慢的到了后书房。伍舒来到这里，正赶上贝勒爷、童林、姜瑞、马四爸一同走出。伍舒一看，心说这可是个机会，莫非说屋中没有人不成吗？我可以到里面多少拿他一件东西，所为的就是教童林知道外面尚有高人。主意已定，翻身来到下面，要说他的胆子也真不小，撩起帘笼进到屋中，可巧看见桌案上面，放着一口宝剑，伍麟阁伸手拿起来就走。到了外面窜身上房，越过两层房之后，这才将宝剑撤出来观看。他不看还倒罢了，撤出来一看，吓了自己一跳：寒光一道，不亚如厉闪一般。复又心中大喜，想不到，来到这里看看，竟会得这样的宝器。自己本来有心回归西河沿，后来一想不可，我既然得此宝刃，回去之后，李国梁必然要问我，莫若给他来个不见面，不辞而别，回到自己的家中，将宝剑收拾起来，有什么话回头再话。伍舒主意已定，这才拿着宝剑一直回家，看了看在剑把上有字：写的是湛卢二字。伍舒喜欢的不得了，每天拿着这口宝剑，练习着玩。今天遇见如意道，当面问这口宝剑何名，伍爷只说出了湛卢两个字来，往下任什么也没说，赶紧同着如意道回归前面去了。因为什么伍爷不往下说呢？他恐怕人家道姑问这口宝剑的历史，既然不是祖遗，你说这个话可应当怎么说呢？道姑看见这个意思也不往下多问，可有一节，自己心里非常爱这口宝剑，心说这个军刃，要是归为我有，真可以说是天下无敌。今天我要是不看见这口宝剑，那就不用说了，既是看见，当然我就是跟他有缘，无论如何也得将他带走才成呢。

自己想到这里，并不敢露出形迹来，又跟伍爷说了会子闲话，便各自安歇。伍爷倒是真回到后面安歇去了，如意道可没睡，等到天交三鼓，自己慢慢的出来，施展偷盗的能为，各处寻找。找来找去，被如意道在伍爷卧房中，将这口宝剑找着了，轻轻的得到了手中。如意道可就出离了伍宅，顺着大道继续找他的徒弟去了。一昼夜间往前行走，恰巧遇见一个人背负着贺清虚，自己不由得大怒，本打算亮剑过去动手，又怕贺清虚受人暗算，故此自己没敢动，只得暗含着在后面跟随，一直跟到了天锡山。如意道早就打好了主意，如果你们不发生意外，我就等到晚晌伸手搭救，倘若你们这个时有意外举动，那可就说不上不算来了，自然我要亮剑动手，跟你们一死相拼。可巧只问了几句话就把老道押往后面土牢，天时太早不能动手，等到二更后，自己这才来到了土牢。问明白了里头是贺清虚，用宝剑削落大锁，到里面将老道救出来了。就在这么个工夫，胡千里到了。如意道问他这是由打那里来，千里表叙前情，说自从师傅替自己动手之后，自己就没敢远离，单看老人家胜败如何？后来看见老人家被擒，因为自己不是路民瞻的敌手，故此没敢过去，只得扛起赵福清逃走。找了一家店房，将赵福清安置好了，自己这才前来搭救老师。如意道一听，这就好极了，叫他同着师傅先走，自己却在后面关牢门。

这个工夫张方来了，以至于各门剑侠一齐动手，这个时候天可不早了，堪堪就要天亮。秀娘跟如意道仍然打了个难解难分。张方一看，这一堆人里头，除了秀娘以外，再没有功夫高的了，倘若是秀娘不敌，这可就没有办法了。猛然间自己想起来了，何不取出我的宝贝，看看这个道姑他怕与不

怕。想到这里，伸手将迈门弩取出来，向她说道："你不要这样耀武扬威，看见了没有？这里有迈门弩，如果不知进退，我可就要发了。"如意道自从练艺那一天就知道有迈门弩，遇上这个东西便不可轻敌。今天听了这句话不敢大意，留神观看，看了看迈门弩，果然是真的。如意道心里害怕，这才虚晃一招，纵出圈外逃走。张方一看有门儿，他只要是怕这就好办了，自己这才随后追赶。

张方按说这也是多此一举，她既然走了，难道说你还追的上她吗？不过他也有他的心思，因为人家秀娘，要得回自己的宝剑，好端端的动手不分胜负，被张方给吓跑了。自己怕秀娘埋怨，故此随后追赶，可也就是借着机会躲一会。追出山来之后，一直追到了辰时，前面来到一座树林。贺玄真已然不知道那里去了。张方打算穿林而过，看看道姑走了没有。将然到树林切近，一声喊出来几个喽兵，各自亮军刃劫住张方。太岁一想真是瞎眼的东西，还有人要劫我呢？这才当场动手。别看张方赤手空拳，喽兵等也不是他的敌手，动手之间，打得众喽兵全都东倒西歪。众人中跑走了一人送信，工夫不大老寨主来了，喝住了喽兵，自己出来问话。张方问他的姓名，才知道老寨姓艾单字名良，号叫秉忠，外号人称海底青犀。带着三位少爷：艾天智，艾天亮，艾天刚，三个人的外号就是金麟麒，银麟麒，黑麟麒。天刚最小，性情好斗，看见张方这个样儿，心里就不喜欢，遂说道："老爹爹那里有许多话跟他说，结果他的性命不就完了吗？"说罢，摆手中刀过来动手。张方早就取出来一只枣核镖，在手中拿着，可不往外打，闪闪躲躲走了几个照面。艾天刚他可不知道张方手里拿着暗器呢！如果要是知道的话，无论如何他也得加一

点儿小心。他这一不知道不要紧，心里满不在乎，可就是放心大胆的动手。张方闪过去缠头里脑一刀，把左手拳抡起来，招数的名目，叫作单掌开山，够奔艾天刚当顶打来。小子翻眼望上观看，其实张方这一手是假的，不过就是为引这小子往起抬头。小子果然抬起头来了，太岁右手一抖，枣核镖发出去，恰巧打中了哽嗓咽喉。人家这位艾三小爷真不含乎，应声而倒，一句话没说就气绝身亡了。艾良看见大怒，将然要过来动手。张方手无军刃就知道不好，并不恋战撒腿就跑。艾良明着并不追赶，暗含着派庄兵随后追着，追来追去，看明白了张方落在天锡山，这才回庄报告。艾良带领自己的长子天智，一同来到天锡山。

在张方回来的时候，已然把追赶道姑一切的经过，全都说了一遍。老少群雄就知道这个事完不了，张方病太岁说的也好："众位放心吧，他等不来便罢，只要是他们来了，回头我先跟他等一死相拼，因为什么呢？是他等欺负我，并不是我欺负他们。好端端走在路上，为什么他们爷儿们拦路行劫呢？"众人听着这个话，倒是也有情理，这才一齐说道："他不来就作为罢论，只要他来了，那可就是他有来言，我有去语，到那个时候再说吧。"别看大家话是这么说，张方回到天锡山，大家以为姓艾的一时之间也未必能够知道。有谁知，头天的事，第二天就到了。外面进来人报告："寨门口来了父子爷儿俩，自称姓艾，要见里面大寨主有话面谈。"众人一听知道张方这一段，果然来了。老头子杜古亲自来到外面观看，早有喽兵走到面前说道："这位就是艾老英雄，这是我们大寨主。"艾良走到近前抱拳问道："阁下莫非就是沧海变桑田杜古杜春秋吗？"杜爷答言："不错，未领教，阁下是那位？"艾

良也报通了名姓，然后就问贵寨可有一位姓张名方的没有？杜爷说道："不错，有这么个人。昨天在路上是有这么这么一回事吗？艾良道："不错，你既然知道这个话就好说了。"艾良接着还要往下说，杜古伸手往里让道："此处非谈话之所，里面请吧。"艾良不客气带着孩儿天智，一直往里走。来到后面大厅，老少群雄完全回避。杜爷陪着艾良，分宾主落坐，家人献上茶来，茶罢搁盏，杜爷不等他说话，先说道："艾老英雄，张方虽然在我们寨中，可并非是本寨之人，不过是随同别的朋友介绍过来的。至于中途路上彼此动手，据张方说，是因为拦路行劫，故此发生战斗。要是按这么说起来，这段事可就不只错在张方一人身上了。艾老英雄我说这个话，你可别多心，皆因双方面全都是朋友，俗语说的好，'金砖不厚，玉瓦不薄，'我也犯不着向这个欺那个。再者说张方也没跑也没走，又并非是将他藏起来，也不是我袒护他。可有一节，这段事因为我知道了，张方他既然在我这里住着，你也是冲着我天锡山来了。大凡一件事，但是完的了还是完了才好？我跟你虽然没见过面，彼此慕名很久，只是未得机会相见就是了。"杜爷说到这里还要接着往下说。艾爷一听，这个话说的全都不对，虽然杜古口里说的不偏不袒，怎奈他这个话说的不老对付的，遂说道："大凡世界上的事，无论闹到什么地步，反正也得了，这话你老也不必说，我早就明白了。可惜这段事，跟往常的事全都不一样，真要是孩子们打架，那个就不用说了，谁打谁一顿，甚至于带了伤，那也不算什么。这可就不然了，要是说别的话，我倒可以信，唯独这个拦路行劫，绝以没有的事。"

这个话可也不怨艾良这么想，因为什么呢？依着老人家

的三位少爷，以前可是说过这个话，占山也是落草，落草也出不了绿林道，不做买卖也算不了地道的安善良民，还不如顺便作点买卖，整理整理村庄，岂不也显着富余吗？老头子听了这个话不愿意："开垦种地这是人民的天职。别看不给国家纳粮，这个话也不能完全怨咱们，皆因官面一时半时，也调查不到咱们这里，真要是有官人前来催租，咱们不也是一样纳粮上税吗？跟江湖绿林道拦路行劫，明伙执仗，那可就全不对了。"三位少爷一看老爷子不愿意，这个话可就没敢接着再往下说。这哥儿三个说这个话的原因，也不是出于他们本心，皆因庄子上头的庄兵，时常跟三位少爷说："咱们在这里，既然有这么大的势力，为什么不带着作点买卖呢？种地不纳粮也是犯法，劫道得财也是犯法，反正有一个犯法，没有两个犯法。"三位少爷是被他们大家说活了心了，这才跟老头子提。听老人家不答应，三位死了心，把这个话可就跟庄兵们说了，大家一听，这就算实在没有指望了。大家互相一计议，打算背着老寨主，大家找几个零钱。那知道老寨主比他们还来的快，由打三位少爷说完了这个话，老头子越想越不对。我这三个孩子也不缺吃也不少用，虽然比不了公伯王侯之家，在平常之中，也称得起是小康家庭，准可以说是饱食暖衣，为什么他们想起要作绿林的买卖呢？这个话必然有个原因，有我的眼看着，我可不能不留神。老头子想到这里，用言语慢慢的套摆三位少爷："为什么想起要作绿林的买卖？"三位少爷看了看瞒不过，这才实话实说。老头子这才明白，这就是了，世上人多心不齐，短不了从中就有不法的人，我可不能不设法子预防。老头子出了个主意，每到黄昏时候，把三杰岭的庄汉，全都传齐了，教他们大家练武术，一直练到

二更过，然后打发各自回家睡觉。自从出了这个法子以后，老人家心里非常喜欢，以为这一来，他们可就没法想别的事了，所以老头子非常放心。

听杜爷说有人劫道，艾良认为这个话，是捏造出来的，故此用言语拦道："杜老寨主，这个话你先别那么说。如果是外人他也不敢到三杰岭去劫道，我们本庄的人没有这样不法的。这个话分明是张方捏造出来的，实在的原因，是有几个庄兵，在村外巡查，看见张方行色慌张，二目离神，不知道他是作什么的，上前盘问。这个张方自恃武勇一句话没说，动手就打。这些个庄兵，如何是他的敌手，当时被他打的东滚西爬。从中有伶俐的跑来给我送信，我带着三个孩儿前来观看，本打算问问他，为什么打人？那知道见面并未交谈，张方说了八个不含乎的言语。三子天刚听着不忿，当场过来动手，有谁知张方暗藏枣核镖，出其不意，一镖将我的三子打死，然后转身逃走，是我派人暗含着相随，才知道他落到了天锡山。杜大寨主，请想你这个话，岂不是听了张方一面之辞吗？"杜爷一想，我这不过就是为了事，也谈不到一面词两面词，这才说道："兄弟，我跟你说句实话吧，气没有好生的，这里的情形请你留神侦察一下，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杜爷这个话可是实在是好心，因为张方在天锡山，并非是他一个人，多少位剑侠全都是人家的人。再者说人家又是钦差年羹尧的随行委员，讲人力讲势力，连我天锡山尚且不行，何况是你那个三杰岭。再者说好好端端张方也不至于杀死你的三子，事从两来莫怪一人。人死活不了，马马虎虎就算完了，何必如此认真呢？这可是杜爷的一片好心，有谁知艾良一听这个话，可就火儿了，哎，你这个话我明白了，合着是张方势力大，我

们人死就算白死，不是这么说吗？索性我们爷儿们全都不用活着了。想到这里，立刻声色俱厉说道："好，既然如此，杜老寨主，你就不用管了。张方现在那里，我要跟他一死相拼，给我三子报仇雪恨！"杜爷一听这个话，也未免有气，心说我这个好心，反倒成了没好意，这真是岂有此理！自己尚且未能答言，外面各位老少群雄，大家听着全都不满意，遂接言说道："艾老英雄，凭你这个身份，这可有点儿不对，分明是三杰岭有人行劫，你到现在不认错，并且还要口口声声给你的儿子报仇。打算报仇也成，你就请出来吧！"艾良的话既出口，到这时绝以不能含乎，答应一声果然走出了大厅。张方一看，这就算是决裂了，祸可是由打我这里起的，如果要是劳动别人，当场跟姓艾的动手，分明是我张方，有法子惹没有法子搪，岂不成了畏刀避剑怕死贪生的人了吗？自己想到这里，这才高声说道："各位老爷们不必着忙，姓艾的儿子是我打死的，他到天锡山是找我来的，我要是不出头跟他动手，倒叫他小看我，众位老爷儿们给我看着，我要跟他分个高低上下。"艾良听了这个话，心里非常喜欢，连忙说道："张方你这叫对了，好汉子作事好汉子当，不怕你当场输招，我也赞成你是条英雄。"张方闻听，哈哈一阵冷笑道："姓艾的你也用不着拿话激我，告诉你实话，我倒不要紧，提起我的师傅人称剑客。我怕了你，我这个跟头跌的起，怎奈是剑客的门徒，所以这个跟头不敢跌。就让你是八臂咤叱，我也不能含糊。"艾良连连说道："好好！"一面说着话来到院子当中，张方迎将过来，二人彼此亮架式，然后各自把身形往上一窜擦拳过招，当场动手。别人全都不说，唯独杜爷心里不好过，暗说张方不在我的天锡山，这场事我不知道那就不用说了；既

然我知道，无论如何不应当教他们二人动手才对。可是张方的功夫不含乎，可就是分跟谁走到一处，这位艾良，我是知道的，无论如何张方也不是他人的敌手，平平常常动手还不说，现在张方把他的儿子打死了，父报子仇这可不是儿戏，张方不输招还倒罢了，倘若是张方输了的话，当时就有性命之忧。因此老人家心里越想越难过，猛然间抬头看了看，各位剑侠全都是虎视眈眈。杜爷一想：咳！这才是多余费这些个心呢，既然是有这么些个位全都在这里看着，到了张方输招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叫他吃亏。自己想到这里这才放点心。大家正在观看之际，张方已然就占落了下风。剑侠图这套书，跟普通的武侠小说可不一样，用输就输，用赢就赢，不论多大的剑侠客，竟会跌跟头。跌在小卒的手中，倒是也有时候有，必须比普通的远离奇，皆因从中必然有特别的原因，如果无缘无故，那个身份绝以差不了。张方那里能够是人家的敌手，可是张方自己也明白，这小子也有一番打算，既然有这些位剑侠，全都在这里看着，我要是不成了，他们还会不管吗？可有一节，是骡子是马，我得拉出来遛遛，不然叫他们小看我。这是张方没动手以前的思想，有谁知彼此一过招，头里两三下还不理会，四五个回合，但见人家艾良两掌似电挂着风声，还不用说张方还手，施展窜蹦跳跃，陆地飞腾的功夫，躲闪都差不多来不及了。张方心说好家伙，这是闹着玩的吗？这么看起来我今天不准赢的了。小子心里一着急，可巧手中也没拿着军刃，一时之间他可就想起迈门弩来了。走后留招，作了一个败势，哧的一声跳出了圈外，小子伸手可就将弩取出。自己心里踌躇，临下山的时候，老师给我这个玩艺说是宝贝，百发百中，告诉我不可轻易用，须

到大灾大难的时候才许用呢。这种物件，已然取出两次来了，咬人不咬人还是真吓人，我看那个情形，他们还是真害怕，昨天晚间还追走了一个道姑呢，别看这么说我可未曾用过，谁知道这个玩艺有用没用，莫若今天我拿他试试就得了，如果说正应师傅的言语，准能百发百中，以后我遇着危难好用他，不然我也就别想着了。张方想罢，取弩观看，老头子为给儿子报仇，还是真急了，见张方要走，那里肯舍，身形一纵随后追赶。张方见来了，将弩簧一按咯吧一声，艾良看有暗器打来，想躲可就来不及了。因皆这种东西出自西洋，那个盘簧是大青钢经过七七四十九次锻炼，然后加西洋药水，制成了盘簧，东西不大力量不小，只要是打出来，其快如同闪电，就让他的身份高也难逃此物。艾良今天可就上了这个当了，本打算要躲，可是没躲开，叭的一声打中了左肩头。凭这么大的海底青犀，一弩箭打上，直打的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叭咚一声翻身跌倒。大少爷艾天智在旁边看爹爹受伤躺下了，准知道自己动手，也是无法，只可看看爹爹伤痕怎么样，不怕是死了，也得先把他老人家送到三杰岭家中，有什么话回头再说。这个功夫张方可乐了，心说有的，我的老师他老人家还是真不冤我，莫怪说这个东西是镇观之宝，今天一看果然是名不虚传。小子赶紧走过来高声说道："你们众人别乱，我赶紧把弩箭起下来，这个东西呆的时候一大，人就没有命了。"既然是这么说，张方就应当好好的过去把迈门弩取下来才对。他可没有，走到了近前，用脚踩着老头子的胸门，双手攒住箭杆，用力往上一拔，弩倒是拔出来了，他可不管人怎么样了。老头子连疼痛带气恼，已然就昏迷过去。天智看着着急，这才说道："张方，我的兄弟可是被你一镖打死，如今我父亲

又被你用箭打倒，话我可跟你说在头里，如果你说教我们走，我就背着我父亲回家，如果不教我们走，我们爷儿俩就是两条命，只可拼在了此处。”少爷把话说到这里，没等张方答言，老人家杜古接着说道：“你就背着老人家去吧，我护送你一程就是了。”天智背着父亲走，杜爷随后跟着一直送出了天锡山。

不表杜爷，再说艾天智把老人家背到了家中，安置在床榻上面，家里有金疮止疼的药，先给老人家喝下去，多少止住了点儿疼。老人家倒是清醒了，别的话不能说，只可先请外科大夫给老人家治病。一连把外科大夫请来了有七八位，倒都是差不离的能耐，这一位看看说治不了，那一位看看也说治不了，七八位来的疾去的快，二位少爷天智天亮，总算是束手无策。还是二少爷心眼快，猛然间想起一个人来，原先也在三杰岭住过，姓于名润甫，还有一位姓唐的。这二位跟爹爹凑在一处，号称三杰岭的三杰。姓唐的这位因病故去多年，于润甫也因为照料他的外甥，已然迁移到三杰岭东二十五里地，小东屯居住。这位于老先生，真可以称得起是文武双全，对于医卜星相无一不精。老人家这个弩伤，只要是把他老人家请了来，看看就可以有办法。天亮一提醒，大少爷也明白了，这才说道：“我是一时迷惑，竟会忘记，兄弟你受累守着爹爹，待我前去请他老人家就是了。”天亮点头，天智拾掇拾掇由打家中起身，一直够奔小东屯。天智由打家里出来的时候，天已然就晚了，到了于宅门前，上前叫门，出来一位家人，看了看认识，这才说道：“大少爷，天到这般时候，莫非说有什么事吗？”少爷没有工夫多说，只是问道：“于老先生在家里没有？”家人答言：“他老人家由打一个月头里，跟随一位姓刘的，说到济南府去了。老人家临行嘱托了，这一

次出去，至多不过三个月，无论有人找或有什么事，叫把话留在家中，等他老人家回来，再前去拜候。但不知艾大少爷见老人家有什么事？”家人的话将然说了一半，早把艾天智吓坏。哎呀！管家呀，医治我父亲的伤痕要紧，到如今他老人家又没在家，我爹爹应当如何。自己想到这里，又是着急又是难过，怔怔柯柯站在那里呆若木鸡。家人一看不好，就知道少爷心里，必然有特别的大事，不然不能这样的神色，这才接着问道：“大少爷无论有什么事，千万不要着急！可以在没有办法之中想办法。”少爷似乎听见又似乎没听见，准知道自己心中的事，对家人说了也是枉然，只可说道：“既然是老人家没在家，我就赶紧回去了，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皆因我父亲不大舒服，思念他老人家，打算叫我请他老人家前去，老哥儿俩谈谈。”咀里说着话，已然走到了台阶，以至于家人说什么话，少爷全都没听见。自己低头往回走，心里越想越难过，既然外科大夫对于我父亲的伤痕不能治，于老先生又不在家，他老人家有些个性命难保，就让我回到家中，又应当如何？可惜老人家生子三人，头一样不能替老人家报仇，第二样又不能给老人家除灾。弟兄三人，三弟已死不说，我们二人，我可是头大的儿子，这个责任可都在我的身上呢。这样看起来，我空长男儿之身，并不够英雄好汉的资格。别的话不用说，老人家伤痕无法治，不问可知，当然是三五日就有性命之忧，到那时我应当如何？到天锡山找姓张的报仇，我的爹爹尚且不成，我怎么会办的了呢？到了那时，又没有多大能为，白白到天锡山送死。为父一死倒是应该，但是可不能到那里去死，死后叫人笑我无能，那是何必呢！反正我的爹爹他老人家已然是活不了啦，为人子之心，我实在不忍看

他老人家惨死，他老人家死后，我是绝不偷生，还不如我死在他老人家头里，到也落个干净。大凡一个人除非是不打算寻死，只要有了这个念头，还是越想心越窄，那个意思就如同除死之外，别无办法。由打于宅往回走，越想越难过，可巧走在中途路上，正遇见一片小树林。按着迷信上说，这就算有屈死鬼跟上了。少爷看见树林，不由得心里一动，自己心说这是我寻死的地点到了，一面想着，果然就走进了树林。人到寻死之时，是一生最难堪的关头。所以将一进树林，便泪如涌泉，不知不觉可就哭起来了。将扎腰的绒绳解下来，找了棵歪脖树，先将绳套拴好，悲悲切切叫了一声："爹爹，孩儿不孝，不能够送你老人家的终了。皆因我心里实在难过，不忍看你老人家惨死。"话说到这里将然要钻套，就听有人念了一声无量佛"何人在此寻短见？"这一句话把少爷吓了一跳，皆因天色堪堪到了定更，路途之上已然行人断绝，怎么这么巧，我要寻短见就会有人前来呢？留神一看来了还不止一位，一共是四个人，一个老道，一个道姑，还有一个俗家，背着一个老道。少爷看着不认得。

书中暗表，来者非是别人，正是贺清虚等，自从蓝衣仙姑在天锡山遇见胡千里，救出贺清虚，道姑叫他们师徒先行一步，回头在树林中相见。自己因为关牢门，这个工夫张方就看见了，削折了吕祖锥之后，各位侠剑来到，大家跟道姑动手。几位成了名的老剑客全都不成，于秀娘这才出头，打算夺取湛卢宝剑，那知道只是战得平平难解难分。张方看着心里害怕，倘若秀娘再不成了，那还了得，故方才取出来迈门弩。张方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大效力，不过就为的是吓唬人。那知道凡是道门中的人，没有不知道这个东西的，蓝

衣仙姑看见了迈门弩，不由得害怕，这才不敢恋战，又搭着天也快亮了。蓝衣仙姑走了。张方随后追赶。贺玄真一来是惧怕迈门弩，再者说不放心自己的兄长贺清虚，故此并不跟张方动手。张方的脚程那里跟得上老人家蓝衣仙姑，绕了两个圈儿，张方就看不见了。贺玄真在空地的树林之中，见着贺清虚，三个人一同回店。依着贺清虚打算跟着就走，为的是早离开是非之地。贺玄真多了一个心眼儿，怕的是天锡山有人暗含着追上，那一来倒显着麻烦了，倒不如暂且在此处避居两天，有什么话回头再说。连赵福清，一共是四个人，暂时住在店里未动，过了两夜。这一天清晨起来，看了看不见了湛卢宝剑，这一来不要紧，把蓝衣仙姑吓了一身冷汗。自己回想，盗人家伍麟阁宝剑之时，人家是在卧房的壁上悬挂，那还是我这个身份，到如今这个宝剑我又丢了，可是跟人家又不一样了，我是夜间打坐宝剑在身上跨着，竟会有人将宝剑盗去，我不知道，这个人的身份，不止于比我高，简直的可以说是世界第一了。自己越想越觉后怕，宝剑能够拿的去，打算取我的性命，更是易如反掌。大家彼此一计议，这个地方呆不了啦，还是赶紧走才对，说这个话的时候，可是早晨，白昼之间不敢行走，只得等到天将黑时，这才算还店账起身。

凡事全都是凑巧，将然走在这里，听见树林之中，有人要上吊，出家人以慈悲为本，绝不能见死不救，这才念了一声无量佛，全都走入了树林。天智准知道自己就是吊上，也得被他们落下吊来，还不如用言语将他们敷衍走了，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就是了。自己想到这里，这才说道："各位道爷，你就不必多费心，皆因我要是有一线之路能活，我也不能够寻死。从中的原因，就是跟你们几位说说，不是还得照样死

吗？”老道贺清虚，听着这个话不愿意，遂说道：“你这个人也太死心眼儿了，既然寻死遇人，当然就是命不该绝，因为什么事，你还非死不可呢？再者说世界上也没有过不去的事，你可以跟我们说说，怎见得我们就不能管呢？别的话先不用说，我先听听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现在你倒是为什么事要寻死？”艾天智被老道这句话，说的没有法子了，只得报通名姓，就把兄弟如何被张方打死，老爹爹为替儿子报仇，报到了天锡山如何中弩，前后话说了一遍，蓝衣仙姑一听，艾呦一声道：“他这一句话，倒提起我的醒儿来了，在店房之中宝剑丢失，大概还许落到天锡山了。”蓝衣仙姑以前可不知道这口宝剑是童海川的东西，自从见着他的兄长贺清虚，这才明白宝剑是童海川的了，不问可知，当然伍麟阁也是由偷盗而得的了。不提起天锡山还倒罢了，既然提到了天锡山，大概十占八九我的宝剑是被他等得去了，我何不如此如此。道姑想到这里，这才说道：“艾天智，总算你们父子有德，今天在此遇见我等，这个伤如果不遇见我，不用说医治，问问他们这是什么暗器打的，他们都说不上来。”天智听道姑说这么大的话，不问可知，当然是他会治了，这才赶紧说道：“既然是这位仙姑如此说，当然你老人家晓得了，望求你老人家指示我这种东西叫什么暗器？”蓝衣仙姑并不慌忙，就把迈门弩的来历，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又重新说了说张方的模样，是不是那个小子打的。天智一听道姑所说的话，分毫不差，赶紧跪倒行礼：“仙姑你既然知道这种东西的来历，当然也知道这个弩伤怎么治法，望求你老人家大发慈悲，倘惹治好家父的伤痕，小子终身不忘你老人家的好处。”贺玄真并不推辞说道：“也用不着你相求，不但我要医治你父亲的伤痕，并且还

要替他报仇，你就头前带路，有什么话到你家里再说吧。”艾天智心里非常喜欢，站起身形说道：“诸位随我来吧！”仍然是胡千里背着赵福清，大家一同够奔三杰岭。功夫不大，来到了艾宅门首，大少爷走上前去，将街门叫开了，众人全都来到里面厅房。蓝衣仙姑不敢怠慢，先够奔病房看艾良，看了看果然打的是肩井穴。幸亏是落下一点儿，并非是正穴道上面，不然的话，不用说没法子治，也等不了这大半天；只要是打上，一昼夜准死。治这个伤，跟别的可不一样了，只要是会止穴放穴疮不治自愈，不然怎么也治不好。这个功夫人家蓝衣仙姑，总算不含乎，当时吩咐将老头子上身的衣服脱去，跟着把穴全都放了放。你说也怪，跟着伤口里也就不往外流血了，这个弩本没有什么毒药，不过就是关乎在穴道上面，只要止住穴道上的血脉，擦上金疮药就能够好的了。当天晚间治完了，众人就住在了艾宅。次日清晨接着还治，老人家的精神也缓过来了，看那个疮口的意思，一大关也就是三五天就能痊愈。伤痕一好，老人家也能够闲谈了，细问老道道姑的来历，这才知道原来是二位剑客，先谢谢救命之恩，然后要求这兄妹二人，替自己报仇。蓝衣仙姑倒是也不客气，就把自己近日的历史，也对艾良说了一遍。说是正然无法追寻自己的宝剑，以前不知道这是海川之物，那就不用说了，到现在已然知道了，只要是这口剑是天锡山的人拿去，不问可知，当然还归童林之手，我这个意思。打算跟他鸣锣响鼓的说话，写一封信送到天锡山，约童林到三杰岭说话。一则为给你们爷儿们报仇，再者说我也可以看看这口剑，落在童林手里没有。比如说真要是落在他的手中，当场论武他必然要亮军刃，没落在他的手中，以后我再设法防查。艾良闻听点

头。蓝衣仙姑这才写信，写完了装在信封里面，封好了信口，将然要说这封信谁送去呢？这个话还没说出，艾天智走过来说道："情愿到天锡山下书。"贺玄真当面嘱咐，叫他随机应变，不可任性，要紧把书信送到了，问问他回来有信没有，如果说不作回书，问问他对于书信里面的意思何时照办。

天智点头答应，换好了长大衣服，用包袱将书信包好，由打家中出来，够奔天锡山。到了寨门切近，道了一声辛苦。守寨喽卒过来，问你找谁，天智抱拳说道："我是奉父亲三杰岭大寨主海底清犀艾良，下书至此。"喽卒头目一听三杰岭下书的，赶紧走过来说道："既是前来下书，请将书信取出，我等代交就是了。"天智说道："不成，在出来的时候，家里有命，叫我亲自求见杜大寨主，书信要面交。"喽卒头只可说道："既然如此，请你在此少候，容我到里面通禀。"天智说了一声劳驾，自己就在寨门前等候。喽卒头儿到了里面一报，杜古就吓了一跳，准知道这场事起来了，不知下书人说出什么言语，倘若一时激烈，这个事不是就越闹越大了吗？不如先叫大家回避，我自己将下书人叫进来，问问他是什么意思。跟大家把话一说，众人可不能不答应，因为大家是在人家天锡山浮住，山寨是人家的，那人下书给天锡山，别人干涉不着，只可大家全都回避了。杜爷这才打发喽卒头儿，将下书人叫到了大厅。艾天智见着杜古行礼，然后将书信取出来，双手呈递。杜爷接过来拆书观看，上面也没写着多少话，就是教他转达童林，约童林到三杰岭一谈。老头子看罢这封书信，不由得双眉紧皱，准知道这又是一场鸿门宴的风波。自己看罢书信将然一沉吟，天智紧接着就问，把一位杜古挤的实在无法，只得叫天智稍候，自己拿着这封信，面见各位剑侠商量

一切。来到群雄的屋，别人都没说话，就是童海川问道："老人家，下书人有什么言语不成吗"杜古只可将书信递给童林观看。童林一看是约自己到三杰岭，当时就把书信往旁边一放，哈哈大笑道："老寨主此事不必为难，他不是约童林前去吗？作书是来不及了，叫下书人转达，明天清晨准到就是了。"杜古听着这个话，还有点儿犹疑。童林着急道："老人家身为剑客，怎么年纪越大越胆小了呢？既然他有书信相约，慢说是小小的三杰岭，就让是森罗殿，我等也不能说出不去来。这个事还有什么不可决的呢？请你老人家赶快打发下书人回去就是了。"杜爷听童林这么说，仍然不肯。老少群雄一听这个事，也只可是先这么办，也别管明天什么人前去，反正也得有人去，只可就这么告诉他就是了。杜爷无法，这才告诉艾天智让他回去。老少群雄大家一计议这个事，不问可知，一定是艾良请来了高人，当然是要报杀子之仇。大家那个心思，可就打算有一位算一位，大家全都去。童林闻听，不由得冷笑，叫道："各位老人家，这不是那个事，既然他单单的约我，可见得是要看看我童林，是怎么个人物。如果有别位成名剑侠一跟随，倒叫他小看了。常言说的好，能叫他名在人不在，不叫他人在名头坏，还别说小小的三杰岭，一时之间也谈不到那个，哪一位也不用跟我前去。只是童林单人独自，我要看看三杰岭有怎么个安排。"各位剑侠听童林这么说，就知道他这是僵火了。可是大家难以放心，怎奈众人无论怎么说，童林还是非要独自前往不可。后来还是老头子醉仙翁于子玉说道："众位倒不必不放心了，这个地方，实在是关乎名誉很重，如果去的人一多，当然叫人家小看咱们。不过一个人前去也不像话，因为什么呢？有点什么事，连个送信的都没有，那

岂不是里外不通气了吗？只可带几名小弟兄相随就是了。没有事便罢，只要是出了意外，到那时再请在位的剑侠，协力相帮，我们父女给海川报仇就是了。”老头子这个话本来就是咬牙说出来的，别看事情不大，可是就没希望童林活着回来。众人一听，既然如此，只可不必再拦了。

当天无书，次日清晨起来，梳洗已毕，用完了早点，童海川用包袱将军刃包好，将然要挑选两名徒弟跟随。这么个工夫，走过三个人来，一位是病太岁张方，一位是小昆仑于斗，那一位可就是金莲花凤岐。于斗凤岐是要跟着童林做个耳目，张方因为这段事，是由自己身上起的，无论如何自己不能不去。童林看了看这三位都不含乎，按门户论，凤岐还是自己的师叔呢，都是成名剑侠弟子，位位高强。这才点了点头，跟大众群雄告辞。四位下山一路打探着，来到了三杰岭。有庄兵把四位领到艾宅门者，张方走上前去叫门：“咳！里面有人吗？”家人开门一看，吓了一跳，细看了看，才看出太岁是个人来。遂问道你找谁，张方说道：“你赶快到里面回禀，就提现在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侠客赴约到此，叫你们庄主快快出来迎接！出来的晚了，我们可就要走了。”家人说道：“几位别着急，略候一候，我这就进去通禀。”由打艾天智回来家里人都知道了，上下人全晓得童海川明日到三杰岭来，家人要不怎么这么快呢，心说就怕你们不来，好容易来了，走可到好快，三步交成两步跑到了后面报告。二位少爷天智天亮出来迎接，众人也不客气，随着二位少爷来到后面厅房。童林问不是你爹爹叫我前来吗？为什么不见他的面呢？艾天智说道：“家父因为伤痕尚未痊愈，故此不能招待，他老人家约请几位朋友，有话跟你老人家面谈。”童林一听，遂说

道："好！既然如此，就快请出来一会，有何言语童林当面请教。"天智叫了一声二弟，你请道爷前来吧。天亮出去，工夫不大，请来了三位。童林一看认得，正是百灵如意道蓝衣仙姑贺玄真，循环道长贺清虚，以及他的弟子胡千里。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童林心说，想不到艾良怎么会请来了这几个人。既然彼此相见，只得略一欠身，遂说道："我以为是何人要替三杰岭拔闯，原来是你们二位，这可巧极了，但不知二位叫童林前来，除了比手之外，还有什么话没有？"老道念了声无量佛，叫道："童海川，这个话是这么说，大凡世界上的事，最好就是先礼而后兵，常言说的好，问倒了比打倒了还好呢。别的话也没有多少，我只问你这个张方是不是跟你是一党之人。"童林答言说道："何止于是一党，除了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我们还是同事，但不知问他怎的？"老道接着说道："有你这一句话，我们今天找你这就算对了。无端走在三杰岭殴打庄兵，老庄主带领三位少爷出去理论，怎么不讲理，又用枣核镖，将人家的第三子打死？老人家找到了天锡山，就应当跟人家说些个好话才对。又依仗着人多势众，当场动手，并且以迈门弩伤了他老人家的肩井穴。这种东西普通人无法治疗，愁得他的大少爷要上吊，幸亏遇见我等，说不说这就是救了他们父子两条命。比如说要是不遇见我等，恐怕他们父子两人的性命完全不保吧？你我可一都是闯荡江湖，在天职义务侠义道里头，难道应有这样强中欺弱的行为吗？今天请你来没有别的事，就是要问问你这个理由。如果有理可说，就算是作为罢论，不然，贫道要替艾庄主报杀子之仇了。"海川听罢，哈哈大笑："贺清虚贺道长，你说的倒是条条有理，可惜只是一面的言语，真要是合乎天职义

务侠义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个我可不恼，因为什么呢？我也有这种行为，可有一节，第一得把真理辨明白了，然后才能够说，不然不是抑强扶弱，简直的就成了助桀为虐了。你但知道张方用枣核镖，打死艾良的第三子，你怎么不说张方行走之间三杰岭出来人行劫呢？要说完了就完了，可以不必深究，真要认起真来，别看打死一个艾天刚，就连艾良都有剿办的罪名。二次找到天锡山，以迈门弩打倒，并不杀害于他，又未送到当官治罪，我们对于他已然就算贵手高抬了，到如今还要请人报复，可见得是恶习不改。你等不察事实，就要找我给他报仇，报仇又应当怎么样，不报仇又应当怎么样？你们既然是被童林看见，还走得了吗？”贺清虚闻听，双手撕髯念了一声无量佛，话尚未说出来，蓝衣仙姑在边答言说道：“童林还敢这样耀武扬威，不是贫道我说句大话，打算结果你的性命，不费吹灰之力，你不敢前来还倒罢了，既然来到这里，你就休想逃走了！告诉你，结果你倒是小事，实是给江湖道的人除害。”童林说道：“好！既然如此，咱们到外边说去吧。”老道答应一声说好，这才大家一齐来到外面。艾良家中有的是现成的场子，大家全都来到场子里面，这才分左右一站。老道这边可就是贺清虚，贺玄真，胡千里，艾天智，艾天亮。童林这边，是张方，于斗，金莲花凤岐。头一个胡千里，走到场子当中，高声说道：“据我看你们也用不着跟我师傅师叔动手啊，只要能够赢的了我胡千里，就算你们是英雄好汉。”于斗听着这个话，还是真有点不忿，就凭你脑袋上长着一撮子黄毛，就敢这么横？于斗他可不晓得这个金顶吼赛元霸的厉害，他想这个，就让你有功夫，也不过是比我们略强就是了，你还能够高的了多少。想到这里，并不跟童林商

量，一纵身够奔当场，连连说道："黄毛小子，你先别说这个大话，今天我要看看你有多大能为。"胡千里看了看于斗，这才说道："我今天出头，可是斗的童海川，你是何人，也敢出头会斗于我？报通你的名姓我先听听。"于斗冷笑道："喝，小子你管不是吹糖人的徒弟，不然没有这么大的口气，报通我的大名倒是小事，我怕我说出来，把你小子吓个跟头。"胡千里听了这个话，不但没生气反倒笑了，遂说道："你说我是吹糖人的徒弟，我看是你说你自己倒对，任凭我胡千里胆子怎么小，也不至于小到那个份上，怎见得你一说名姓，就会把我吓倒了呢？"于斗这个孩子，生平善于说话，此时一看胡千里，喜欢跟他答讪，他倒高兴起来了，叫道："姓胡的，我告诉你这个话可是好意。不用说别的，就拿今天这个局势你还不明白吗？三杰岭约请童侠客，分明就是鸿门宴，你知道当初汉高祖赴宴，带的人位如何，软手还能跟着吗？不过你不认识我，以为我是平常之辈了，如果非要问我的名姓，最好你是先站稳了脚步。"你说孩儿这句话，还是真把胡千里给唬住了，他一想也对，平平常常的人，也不能跟随前来，可别看他年青，就许有点身份也未可知，只得说道："我已然将脚步站稳了，你就说你是谁吧。"于斗这个孩子，也是天然的淘气，人家问到这里，偏不痛痛快快的说，遂说道："我可不是小看你，凭这么站着可未必站得稳，叫我说，你还是坐在地下听吧。"胡千里一听，遂说道："你这不是费话吗？哪里能报了名姓，就能够把我吓倒了呢，你就快说吧。"于斗无法，这才说道："你可留神，我要说了，问我姓于，单字名斗，外号人称小昆仑，你小子胆子真不含乎，竟没有把你吓倒了。好！既然你有这么大胆子，我就来跟你走几招吧。"于斗这叫无法，

故此才这么说，一面说着话，身形往起一纵，举拳就打。胡千里哪里把他放在心上，随随便便舞动了双拳，统共不到十个照面，于斗已然占落下风。在先前胡千里，还不知道他是怎么个意思，到现在可就全都明白了，心说，就是这么大的能为，还来到我的面前说大话，真正是可笑。想到这里，招数略一加紧，于斗一个没留神，被人家一脚踢倒。于斗双手一按地，站起来羞的脸通红。胡千里当时的意思，真是得意扬扬，不但是这两个小孩子，那个意思就是连童林也不放在他的心上。就在这般光景，凤岐金莲花，把自己的双头五节单杆枪收拾齐毕，那个意思打算过来，头一样儿替于斗复仇，第二样也叫童侠客瞻仰自己的武学。童林看凤岐已然将军刃亮出来了，有意过去相拦，又一想别忙，这个孩子乃是镇古侠老剑客，冰天雪地相访，受过真传十五年，今天借此机会，旁观者清，倒看看他的武学如何。童海川也未曾拦阻，再一看胡千里，已然吩咐一声，叫从人取过来他那一对双镫，左右一分连连说道："哪一个不服只管前来，也不是胡大太爷说句大话，在我的面前也不过就是三招两势，如果我的言语不应验，那就算输招落败。这个话还没说完，凤岐金莲花手擎军刃，来到小子的近前，未曾开言先一阵狂笑，叫声："胡千里，别看你巧赢了我的兄弟于斗，那不过是出于他年青，你来看，这叫双头五节金杆枪，受我恩师董老剑客的传授，大概战长了的话你不成，如果不信你就接招。"说话光景，一抖手中枪，够奔小子面门刺来。胡千里看枪到了，用自己的双镫，用了一招野马发鬃，要拿少爷的双枪枪头。这两个人各施所能，胡爷的功夫本来不弱，当初在福建延平府受老道贺清虚的亲传，并且又是力大无穷。少大爷凤岐金莲花，跟着

董爷在一处盘桓，十五易寒暑，那个能耐，实在有独到之处，再者说双头五节金杆枪，乃是八卦门中独有，招数特别。这两个比上，少大爷留神，不求自己有功，但求无过。场面里，不当场输招比什么都好，要不然凤岐年岁不大，在这群年青的堆里，谁也没有人家高，一则是人家有根基，再者说受过了高人的传授，这个地方叫作旁观者清。童林不由伸大指赞美凤岐的武功，不枉是剑客的门人，年纪不过是三十来岁，跟我不相往来，我自以为在江西卧虎山，金顶玉皇观受二位恩师教导，成名天下，人称侠客，号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人家这个孩儿，时常要是跟这群剑侠在一处盘桓，用不了三年五年，足可以把我的名头赶上。海川将然想到这里，猛然听见呛啷一声响，留神一看少大爷凤岐的双头五节紫面金杆枪，被人家胡千里用双镫打落在埃尘。童林有心还在旁边看着，又一想不可，三个孩子已然输了两个，我要是再看着，当然就是张方头了，倘若他再有个三长两短，我难以对得住张大哥。故而想到这里，把自己包袱打开，取出自己的子母鸡爪鸳鸯钺，并没说话，已然擎钺来到了。高声叫道："少剑客闪过一旁，不才童林甘心愿意会门金顶吼。"说着话把手中双钺一分，可别看童林是乡间打扮，这片威风，令人看着生畏。皆因他的二目灼灼发光，大凡练武的主儿，要是把功夫练到了，这个能耐全都在两只眼睛上，白昼之间看着尚且不理会，夜间看着好似两盏明灯。金顶吼赛元霸，看他的这个意思，当然就是武功不含乎，再者说久闻他是成名的侠客，武功非寻常可比，莫若给他来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小子想到这里，左右手的双镫一擎，名目就叫流星赶月往下砸去。也搭着这小子力大无穷，军刃是八斤一个，一对重十六斤。童林

可不敢用子母鸡爪鸳鸯钺上的鸡爪拿他的军刃，因为什么呢？皆因小子的军刃过于沉重，尚若是拿上，恐怕发生别的意外，只可施展巧妙招数，可就把老师所传的钺法施展开了。一百二十八招招数绝妙，气不涌出面不更色，双钺舞动如飞，真不亚如雨打梨花相仿。这二人可称得起棋逢对手，匠遇良材，谈到招法巧妙可得说童林，要论力量勇猛，那得说人家千里。千里手中一对双镫，如同鸟龙搅海，童林的双钺如同怪蟒翻身，二人战了个难解难分。三小看着，暗含着赞美说，就连旁边百灵如意道蓝衣仙姑贺玄真，也看着点头。看明白了童林双钺抬法门户，果然是武当真传，蓝衣仙姑看罢，叫道："大哥，莫怪童林这个人南七北六成名天下，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功夫果然不错，叫我看功夫要是过长了，千里未必能赢。"循环道长贺清虚闻听，把手中佛尘一摆，叫道："妹妹，我的工夫是你传的，当然你的能耐比我大。可有一样儿，千里这个孩子是我传的，他的功夫我有根，可别看童林招法巧妙，能够战短，不有延长，功夫一大，千里必占上风。"他们这里兄妹暗含着计议，童林心里暗含着祷告，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童林童林，今天不算胡千里，可是还有两个对头，贺清虚，贺玄真，如果不打相当主意，势必将性命就要送在三杰岭。我何不施展巧妙招法，战胜胡千里，还等待何时。主意拿走，手擎双钺往前抢步，用了个十字抹嗓。千里赶紧往回撤身形，用双镫由下往上一撩。童林忙撤钺，转身就要走。这个地方就叫败中取胜，无论如何千里也不应当追，自古有句俗语，"败走之将莫穷追，追来追去惹是非，早早晚晚必吃亏，惹得一场后悔。"就这么个工夫，胡千里见童林虚晃一招，反身逃走，不由得心中喜悦，别看赢了那两个小辈，不算什

么，今天当场动手，我要赢了童林，当然是南北传名，天下皆知。想到这里，往下一矮身，左手镫在前，右手镫在后掩着裆，高声喊道："童林慢走，按说可应当放你逃了性命，皆因你太不知自爱，休要怨我意狠心毒，今天你遇上我胡千里，也算是你的报应当头。"话到声音到，左手镫已然离童林脊背相近，那个意思打算抢两步，一镫击碎了童林的脑袋。他那里知道，童林这个招法是败中取胜，听见后面风声到了，站住左腿，右腿上前已转过了身形，左手钺一按他的镫，右手钺够奔面前。还算这个小子够快，赶紧撤右手镫，架住童海川的钺，左右手可就住了童林的双手。就在这个工夫，童林身形一矮，夜叉探海的架式，头往前探，左腿用力照定千里腹上便踢。这一手又叫王祥卧鱼，扁踢卧牛腿。胡千里生来的体似猿猴，骨瘦如柴，力大无穷，可有一样，也禁不住童林这一脚。只听当的一声，双手军刃抛住埃尘，把小子踢出去有七八尺远，跌倒在地。在旁边怒恼了贺清虚，手持佛法，念了一声无量佛："童林大胆，竟敢欺压我的徒弟，贫道今天要跟你一死相拚。"还未等老道出头，蓝衣仙姑贺玄真拦住了兄长。然后把宝剑撤出来，往前紧走，看了看胡千里已然爬起来，拾起了自己的双镫，站在那里怒目横眉，不住的看童海川。蓝衣仙姑这才叫了一声："千里后站，用不着你在此发威，我也用不着说给你报仇，借此机会会斗童海川，给你转转面儿。"说到这里，宝剑一擎。童林也知道今天不拚命，那算办不到了，也不多说，也不客气，只说了一个请字，那个招可就进来了。手中钺一字双抹嗓，够奔蓝衣仙姑的咽喉而来。真要躲不开的话，月牙蛾眉刺，抹在脖子上，气带一断，立刻就得亡命，真是招奔至命处。蓝衣仙姑看见钺到了，不

但是不着慌，并且还是大大方方，稳稳当当，微计把身子一斜，用宝剑打算削海川双钺，借着童林撤钺的时候，用了一招顺风扫败叶。童林赶紧把身形一矮，缩脑藏头，知道自己的功夫敌不了贺玄真，既然是在三杰岭相逢，这就叫不是冤家不聚头，临死也不能含乎，当然也得接着他垫背，可也算值的了。童林本来是打算拚命，可有一节，功夫可差得太多了，二人比上，不过就是招招架架，躲躲藏藏，大约也就是十来是个照面，海川已然就是力不能支，势在危急。猛然间家人进来报："外面来了二位老者，一位姓董，一位姓关，要见咱们庄主。"天智闻听，赶紧跟随家人来到外面观看，就见门前站着二位成了名的老剑客。非是别人，正是家住陕西凤翔庄，镇古侠董乾董化一；那一位是河南衡辉府的今古侠关关斗九公。天智赶紧抢步上前跪倒磕头，口称二位老伯："这是那一阵香风，把二位吹到这里，恕过小侄接待来迟，二位老人家莫怪。"两个老头子忙用手相掺说道："小子你父亲在家里没有，怎么会不出来接待我们二人，莫非不在家中？"天智不等老人家把话说完，眼含痛泪，非常凄惨。二位老人家问："究竟有了什么事，这般模样？"天智也不隐瞒，就把所有的事，从头至尾细说一遍。说来说去，可就说到了童林，带三小来到三杰岭比手，现在童海川斗的是百灵如意道贺玄真，大概不费吹灰之力，童林想活万难。董爷听到这里，不由得二目一瞪，连连说道："反了反了，这幸亏是我赶到，不然还要了命了！"

第一百三十八回

谢家滩三次设擂　武林人登台竞技

书中代言，这个老头子一听童林跟贺玄真动手，自己知道贺玄真的武功高强，倘若是童林身上带点微伤，自己怎么对的过三爷张鸿钧。要说凡事也巧，这两个老头子可不是风刮来的。只因万龙藏峰岛事毕之后，两个老头子打算各自回家，这个话还是董爷说的，就皆因他老人家生来的好动不好静，打算把西安府所有的一切的善后，全都看个水落石出，然后再回家打个地方一忍，永不出世，那也算是心满意足。不表二位老人家暗含着监视西安府的动作，单说钦差年大人的公馆。各种事全都完毕了，万龙藏峰岛也把善后办清，不过就是将田产收为官有，叫山里头的人民交税纳粮，所有当事出力人员，也全都专折大都，各位剑侠也全都散了。在场的人可就是南侠北侠东侠，还有惠斌，欧阳钧，清风羽士任元，齐举齐大鹏，他们三个人因为何瑞生尚未回来，故此仍在公馆等候未走。小弟兄们可就是穿云玉面虎刘俊，司马良，夏九龄，小香，小翠，左臂花刀小火神洪玉耳，蛮子孔秀孔春芳等。这些位住在公馆之中，早晚保护钦差年大人。正然大家呆着无事，猛然外面人报：谢家滩老滩主谭得祖到了，要打算求见各位侠客。镇东侠闻听，赶紧带人出来迎接，彼此相见各自施礼，然后让到了里屋落坐，有手下人献上茶来。镇东侠问："老人家来到公馆，莫非有什么事吗？"谭爷这才说道："不错，一来有点小事，要跟大家商量商量，再者说也为

的是看看各位老人家。”侯廷一听，老庄主说是有事，这才问道：“有话请讲，侯廷愿闻。”谭爷这才不慌不忙说出一篇言语来。原来老人家就为的是谢家滩的擂台，他老人家想这个：前一次哄动了远近，人人都知道我为女儿设擂招亲，两次立擂并无结果，到现在这个擂台，还在那里搭着。如果说无故的把它拆了，未免这个话有点说不下去，再者说也叫人家莫明其妙，究竟这是怎么一段事。老人家这个意思，打算见着各侠位客商量商量，还是再打一次结束了，还是另外有别的办法呢。无论如何，不能总搭着这个擂台。今天老人家把自己的心思说出来，各位老人家一听这个话，也实在有理，绝以不能这个样就算完了。侯爷接着说道：“那么老人家，你自己心中有一份打算没有呢？”谭爷微然笑道：“倒是有一个计算，可也不能说一定，所以到此跟各位老人家商量。我的意思，看见公馆之中，有一位小弟兄，他的父亲我也认识，就是隐逸侠甘凤池，他那位少爷霹雳狂风甘虎，我看他那个长像，跟你的侄女倒是天生佳偶，也称得起门当户对。我的意思打算把女儿许配他，但不知人家定亲了没有。头一样儿，跟各位老侠打听打听，如果人家没定亲，求列位分神，成其美事。”镇东侠想了想道：“不错，要说别人还许说不清楚，惟独这个孩子，我确实知道他，尚未定亲。要说把你的令嫒许配与他，倒是也很好。既然如此，拆擂台不就没有多大关系了吗？谭爷接着说道：“我的意思也是这么说，怎奈面面相观，恐怕传出去不好听。打算和各位老侠客转请钦差老大人，发一张布告，就算是奉命开擂。然后在擂台上面一宣布，出头露面的主儿，从中做宾做保，已然将女儿嫁与什么人，擂台出从此结束。这么一办，似乎显着有头有尾，总比不说不道

把擂台拆了好看的多。”北侠秋田把这个话听明白了，叫了一声：“老庄主，你所求我们的事，我们大家当然是尽力而为。至于求钦差老大人的事，咱们大家也是人多面子重，一同前去请求，他老人家也不能不准。侯大弟，教我说这个话不必在这里说了，有什么事，大家到后面见着钦差老大人，咱们再商量就是了。”镇东侠连连点头：“老哥哥所说很是，待我到后面观看。”侯廷说着话，站起身开离了差官房，工夫不大，就回来了，向着谭爷说道：“我把这个话，跟老大人说明白了，他老人家叫我等陪你到后面有话面谈。”谭爷连连点头。各位老侠，这才陪着谭爷够奔后面。老头子谭望见着钦差大人行礼，然后一齐落坐。谭爷不等钦差问，自己就把所要求的事，从头对尾说了一遍。钦差老大人感激谭爷辅助自己办事不少，到如今人家有事，不但说出不成来不对，就是稍微一怠慢，亦就显着不对了。自己主意想妥，这才说道：“老庄主只管望安，令嫒这门亲，本钦差跟各位老侠客保了。至于擂台的事，老庄主看着怎么办怎么好。”谭爷拱手作谢，跟着把求老人家维持开擂的话，说了一遍。钦差老大人完全点头答应，跟着就请师爷杨有芝赶紧拟布告。各位老侠退到前面，计议开擂的一切事宜，谭爷说的也好，以前预备擂台，可全都是病太岁张方他筹划一切，到如今他既然不在这里，应当怎么办呢。镇东侠闻听笑道：“老人家你怎么也糊涂了？彼时张方办理之时，从中不是还有一个孔秀了吗？现在张方既然不在，这个事叫他自己办就成。况且又是办过两次的了，现在再办也没有什么为难了。”谭爷一想这个话也对，赶紧打发人把孔秀叫来，当面告诉，叫他筹备开擂一切的事。孔秀对于办这个事，倒是老手，遂即点头答应，并无为难之色。简断捷说，不到三

四天，擂台应用完全备齐，老大人那里布告也写得了，各处所贴的告白条，各位侠客也全都办妥。

这一说三次立擂，西安府就全哄嚷动了。从中也有打算借着擂台出风头的，也有不知道谭家这位姑娘生得怎样天仙一般，并且还会武术，并且武术还含乎不了，要不然也不能够立擂招亲。真要是在擂台上面打赢了，把亲事夺过来，何止拾得一位才貌兼全的妻室，并且还能够名扬四海，何人不知谁人不晓，这才算是英雄定婚呢。远近练武术的人们，尤其是年轻的人，全都高兴起来了。在未到开擂以前，全都熟习功夫，预备着登台打擂。未开擂以前不说，到开擂这一天，由打红日未出，就是人山人海。孔秀预先把镇擂的英雄全都请到，除了公馆老少群雄之外，还有谭老庄主，以及少爷病罗汉谭英，姑娘霹雳雨谭秀英，仍然乘小轿到后台镇擂。公馆之中只留二位老英雄，镇东侠侯廷，北侠秋佩雨，保护钦差老大人，其余的人全部到此镇台。上下仍然由西安府派官人，以及城守营官兵弹压，布告粘贴齐毕。这一天擂台上面，比头一次倒添了热闹了。一切备妥之后，台上添了鼓钟音乐，三吹三打之后，孔秀站在台口宣布："唔呀，天下英雄听真，谢家滩两次立擂，所为的就是为给姑娘招亲。怎奈几次设擂，完全没有结果，故此这次立擂，已是第三次，一者招亲，再者说就是以武会友。若不是借着这个机会，怎么能够会见这些位英雄。有武术的主儿，大家就上吧！说别的我也不会说。"话说完了，退回了后台，另换了一位少年英雄，可就是左臂花刀洪玉耳。小英雄到了台口一站，由左向右作了一个罗圈揖，然后这才说道："在下洪玉耳，身上也没有多大能耐，这就算借地会友，但不知那位前来赐教。"话未说完，由打东看

台，过来一人个，年纪也就是二十多岁，倒是眉清目秀，细腰乍臂双肩抱拢，说话和颜悦色，自报名姓，叫作齐胜，人送外号云里金刚。洪玉耳先得问，挂号了没有，齐胜答言挂过了。说罢，亮出一个姿势来说道请，玉耳看了看，这小子是少林的拳脚，自己可不能够先动手，也亮出架式说了一个请字。齐胜身形向前抢步，左手一晃，右手拳够奔胸前便打。洪玉耳看了看拳到了，身形一偏，用右手接他的拳，左手跟着往上一穿，可就拿住了齐胜的中肘。齐胜一看不好，忙往回一撤手，按行话说这就叫逃。他这一逃可了不的了，被洪玉耳攒住胳膊往外一送。这手可算得是巧力，真要是一个人发力往外打，可没有这么大的劲，原因就是他用力往回逃，他再用力往外送，两劲合一，唰的一声，把个齐胜扔起来多远。孔秀旁边观看，不由得哈哈大笑："唔呀，莫怪小子叫云里金刚，果然会飞。"孔秀不说这句话，大家可也想不起乐来，他这一句话说完了，台上的人不说，台下的观众，全都哄然大笑。其声之大，不亚如春雷相仿。这位云里金刚，可就随着这些个笑声，摔在平地，一咕噜爬起来，钻入人群中去了。所有打擂的这些个人，可就接着说长道短：像这个样的能为，他也要头一个登台打擂？人家镇擂的，当然挑选的全都是有能耐的人，如果自己没有多大本事，这是何必呢？从中有人说道："别说了别说了，又有人上台去了。"

众人观看这一次上去的这个人可真横，身高有七尺开外，虎背熊腰，漆黑脸面，双道扫帚眉，一双大环眼，大鼻子头，大咀岔厚咀唇，两双大薄片子耳朵往前兜兜着。头上青布手帽罩头，浑身上下穿着一身青，脚底下穿着两只踢死牛的豆包鞋，打着鱼鳞裹腿，说话瓮声瓮气，高声叫道："洪玉耳！

你先别耀武扬威，叫我看，你也未必禁的住我一拳。”玉耳听他说话心里不悦，擂台上动手凭的是能耐，并不是斗口的事。再说我也没耀武扬威，这是何若，有能为一拳将我打倒，甚至于打死，那只可怨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至死我还赞成你是条英雄。想到这里，面目往下沉着问：“你姓字名谁，可曾挂了号没有？这个地方可是擂台，当场动手，只要失了神，那怕打死也没有人偿命。你在未上擂台以先，可曾把布告看明白了吗？”这个大个听这个话，就见脸上带着气，遂说道：“你这不叫废话吗？既然上擂就不怕死，为什么不挂号呢！问我的名姓，告诉你吧，我姓金单字名轮，外号人称三丁六甲神。”玉耳听着这个外号，就可以知道这小子没有多大能为，拿着狸猫当虎看。这个也别看易了，常言说的好，轻敌者必败，我何必看不起他呢。自己想到这里，反倒把气沉下去了，和颜悦色说道：“既然如此，金老师傅你就请吧。”这个金轮并不客气，双拳一抡流星赶月，够奔洪玉耳打来。玉耳一看这小子，双拳挂风，头如麦头两拳如升，不问可知，当然的力量不含乎。兵法上有云，逢强智取遇弱活擒，这小子所施展的招数，都是以力降十会的法子，正应当用小巧之艺，而为拨千钧的法子。自己想到这里，看见拳到了，并不直接硬架，只是闪闪躲躲招招架架。果然这个金轮性情粗暴，打不着洪玉耳，未免心中着急。不是打不着吗？他还是越用力，不但用力，并且加紧的快。怎奈洪玉耳身体灵活，蹿纵起来，身轻不亚如猿。二人战的这个工夫可就大了，并不分胜负输赢。南侠客在旁边看着，不由得点了点头心中不觉佩服童海川，因为什么呢？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今天观看，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凭洪玉耳这么年青，按动手的阅历，真叫不含乎，可

见得受过明白人的指教，不枉是海川的弟子。老道心里不是这么想吗？老庄主谭望，也有点这个意思，看见道爷出神，这才叫道："仙长，你老看，动手这两个人，谁的武术高强？"司马空并不客气，说："依贫道我看，金轮的武功，不但不错，并且还是力大无穷，似乎在玉耳以上。"谭爷点了点头。和尚惠斌听二位说话，并没结果，这才念了一声弥陀佛："既然二位能够审查他二人的武功，对于动手的胜负终究属谁呢？"谭爷听了这个话未敢断言，只是用眼看着司马空。老道手掳胡须微然点了点头："据贫道我看，可不一定对不对，工夫战长了，还是玉耳占上风，但不知二位以为如何？"和尚说道："不错！我也是这个意思。"三位老人家正然说话之际，猛然间听见擂台咚的一声，真不亚如倒了半面墙似的。仔细一看，金轮已然跌倒台上。这个地方可算洪玉耳巧赢，因为什么呢？凭功夫实在不是人家金轮的敌手，由打交手以来，孩儿所施展的，可就是以逸待劳之法。后来看见金轮用力太过，慢慢的已然透着有点累啦，玉耳这才渐渐地进招。他所进的招数，都是败式，全都像走后留招的样子，金轮认为洪玉耳实在怕他了，未免那个招数过于欺负人。洪玉耳同样的招数，一连就用了四五次，金轮也摸准了这个脉了。这一次等洪玉耳进招之后，撤身的功夫，小子紧上一步，趁热跟起一脚，够奔玉耳的臀部踢来。他那里知道，洪玉耳故意使的就是这个法子。这一招之中，内含有海底捞月的法子，撤身形一走，等着他踢来，脚往起一抬，挂着有风声，听得风声到了，身形一转，如同旋风一般，双臂如同两条桥似的，这就叫海底捞月。胳膊搭在了腿上，跟着往起一抬。金轮打算撤，可就来不及了，整个的被洪玉耳兜了个翻跟头，这么大个子摔倒了，

那个跟头当然就很重了，所以才砸的台板咚的一声。别看摔的不轻，小子可不在乎，一咕噜身，双手按台板站起身形，怒目横眉不忿洪玉耳，那个意思打算还要比第二次。这么个工夫，台下头有人喊："既然输招，还不赶快下来，等待何时？"要说这个话，可并不算新鲜，当然是金轮同夥之人，看见他输了抬，叫他下去。怎么也想不到这个说话的是个女子，金轮还是真听说，跟着一飘身，就纵下了擂台。金轮刚刚下来，上去一个人，乃是二十多岁的一个女子。桃花粉面，身上穿的是绿绸紧身，大红绸子裤，散着裤脚，脚底下两只金莲，瘦如春笋，一只脚仅有四寸长，红缎子锈花鞋，还是软底的。大家一看全都乐了，人家这个擂台，所为的是给女儿招亲，女的还上干什么呢？大家可都知道这么想，他可不知道从中的原因。

这个女子姓卜如叫春兰，由打幼年间，被父母送到尼姑庙时当尼僧，法名叫智聪。他的师傅名叫明法，这个明法尼姑生性好淫，朝秦暮楚，送往迎来。早年间专门发买薰香蒙汗药，后来遇见一位江湖的英雄，打算要结果她的性命，明法跪地苦苦哀求，并且发誓赌咒，从此永远不发买此物，这个英雄才把她饶了。尼姑还是真就不作这个买卖了，可有一节，钱是化惯了，除了买卖之外，守着庙里的香火，哪里能够受的了这个清苦呢？招蜂引蝶卖淫，倒是也能赚几个钱来添补自己，怎奈年华已过，容颜一老，照顾的主儿可就少了，又搭着是个尼姑装束，所以也没有多少人来。你说她也会出主意，居然异想天开，各处云游，专门化贫家的女孩来做徒弟。这个卜春兰，就是他的头大弟子，收为徒弟那一年才六岁，明法尼就给他紧缠金莲，脂粉涂面，不但不落发，并且

梳洗得精精神神。长到了十四岁那一年，明法勾搭上一个贫汉，在庙里不分昼夜随便宣淫，对于卜春兰毫不回避。先前春兰看着害羞，后来惯了也就不理会了。大凡一个人就怕引诱，孟母择邻也是这个意思。春兰每天见老师如此，自己也未免有些个春心荡漾，偏巧这个男子来到庙中，正赶上老尼姑没在庙，这小子抱住春兰，非要求寻欢不可。春兰半推半就，可就许了苟且之事。事尚未完，明法回来了，看见这般光景，当时什么话也没说。等这个男子走了，他可就发作起来，叫道："智聪，你看我每天的行为，你知道吗？我那是练功夫采药呢，你可有什么能耐，怎么也跟人家通奸了。"智聪羞愧难当惟有恸哭。后来老尼替他开道："你要能够依从三件事，我就饶了你，不然非按佛门规则，将你治死不可！"到了这个时候，智聪不敢不答应他，别说是三件，就是三百件也得应允。当时老尼姑就说了："你这不是已然跟人通奸了吗？从此以后，我教你陪着谁睡，你就陪着谁，人家给了钱，完全交给我，好好的在这里呆到二十岁，我给你聘一个好人家。"春兰完全答应，从此可就当了暗娼的妓女了。所谓走马王孙坠鞭公子，真正是车水马龙往来不断。老尼姑手里一有钱，立刻也有了神道了，自己爱谁，就拿银钱把谁找来。春兰到后来一看，合着他也不是我的师傅，我也不是他的徒弟，分明是，我是他买的人，他就是鸨儿了，一年比一年大，难道说还不懂这个事吗？自己明白了这个意思，在所来的客里头留心，打算打一个人，跟着他一走，这一辈子可也就算完了。也是活该这个卜春兰她的命运不好，在他无意之中，可就选中了一位采花淫贼。他那里知道，便把一片肺腑的话，可就全对他说了。这小子姓白叫白式如，有个外号人称笑面狼，原

因就是生得面貌姣好，其美如妇人，故此人以这个外号称之。这小子本来无妻，光棍一根材，听说春兰有意跟他走，自然是喜欢的了不得。并非是有房产地业，有个舍了舍不了，他这个说走就走，二人定规好了，夜静更深可就双双逃走。在先前春兰看他的穿着打扮很不含乎，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敢情跟他这一走，才知道这小子原来是个做贼的，不但是做贼，并且还采花作案，春兰暗含着掉眼泪自怨命苦，可是既然跟他走了，一时之间，也想不出办法来。净说做贼还不算，这个白式如生来的下贱脾气，并没有夫妻之情，在外面所交狐朋狗党，招引到家中，时常拿春兰请客，教他陪着朋友睡觉。春兰跟他说理，他说的也好，你以先不是等于勾栏院中的妓女一样吗？你又不是大闺女嫁的我，这有什么关系呢？春兰无法，只可是忍受，后来一天甚似一天，竟有三五个男子，和她同房相处，照这种情形，说 不说度了有三五个月。这一天，白式如又约来一位朋友，夜晚之间，众人全都回避，只教自己陪朋友安眠，并且嘱咐春兰："好好的伺候这位。皆因这个人的势力很大，本人的武术打遍天下无敌手，并且是蓬草山的寨主，手下有二百多名喽兵，咱们要是跟他交了朋友，人家无论是什么事，都能护庇咱。"春兰只可点头。看了看这位寨主，头如麦斗，拳大如升，身高七尺，膀大腰圆，别看自己遇的人不少，从来没看见过这样雄状的男子，在喜爱之中，还存着一二分怕意。到了夜晚之间，春兰遵白式如的嘱咐，曲意奉承，寨主非常喜欢，遂向春兰问道："你现在跟他们住，还是他们包的你，还是你天天要钱呢？"春兰一听，莫明其妙，先问了问这位寨主姓字名谁。这位寨主说出了名姓，原来姓双名叫以如虎，外号人称铁脊金刚。春兰问明白了，这才把

自己的历史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又说众人轮奸，如何受他们的蹂躏。双如虎闻听，非常有气，大骂："白式如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人家好心好意跟你过日子，你竟无情意，拿人当做玩物。他要跟我这么说，我绝以不来，他说弄来的妓女，长的很好看，叫我到这里来开开心。这不是既然我被他哄弄了吗？这也是活该，你跟我有缘，我问你一句话，你只管实说，你对于我喜欢不喜欢？如果喜欢我的话，将你带到蓬草山，给我做位压寨夫人。他们任凭谁不愿意，全有我一面承当。"春兰一听，从贼之妇，一旦当了寨主的夫人，这总算是高升了，自己当然是很喜欢，当面说明自己的心思。双如虎喜欢的不得了。睡到天明，把白式如叫到跟前，当面大骂了一顿，然后带着卜春兰够奔蓬草山。自从得了春兰之后，日夜不离后寨，每天饮酒取乐，并且教给春兰习武。春兰自己也有一番思想，生来一个女子，文也不成武也不就，并且还不能女工，这算个什么人呢。莫若借着这个机会，学习学习武术，真要是把功夫练成，也是自己立足的地步。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春兰不是有这个意吗？二三年的光景，居然练得大有可观。自己正然得意扬扬，忽然蓬草山被官兵剿破，双如虎当场被杀。春兰得着凶信，由打后门逃走。自己虽然有功夫，走也能走，怎奈没有投奔，也搭着没在外面跑过，也不知道东南西北，自己只得瞎走。人生最难过的就是没有投奔，海阔天空何处是家，不怕远在千里，只要是有一定的目标，这道路就好走。这就不然了，自己都不知道到那里去。像春兰未免也太外行了。你既然没有一定的地方去，当然也就无所谓赶路了，你又何必忙呢？他那个意思，就彷佛是有一定的道路似的，紧着往前走，夕阳西下到了村镇，仍

然不住店，一直走到旷野荒郊，自己觉得也累了，肚子也饿了，再要打算住店房打尖休息，怎奈一望无际，这叫上不着村下不着店。这时路途上并无行人，孤身一个少妇，又未曾阅历过，任是怎样聪明，心也有点着慌起急。可是并没有办法，只得壮着胆子仍然往前走，大约天已二鼓过，好容易来到一个荒村，一大观也就是有八十户人家，可是黑暗暗并无灯火。原因就是天够时候了，差不多全都安歇睡觉。春兰有心走上一家门首，前去叫门寻宿，自己又没有这个胆子。头一节一生没办过这个事，再者说，又不知道人家是什么人家，倘若是碰上一群光棍汉子匪人，天然这般时候，孤身一个妇人叫门，必然难逃他等的横暴，因此踌躇不敢上前。有心走吧，又不知道离此多远，才能有住户，再者说另换一个地方，还是这个样儿，半夜三更那里还有开着门的店房，自己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正在没有主意的时候，猛然间听见霹雳相似一声喊叫，把个卜春兰吓了一跳。原来这个声意就在面前，连连喊道："老娘快来开门，孩儿我回来了"，跟就听有人答应，说话的声音颤颤巍巍似个老太婆的声音。春兰一想，我要不借着这个机会上前寻宿，等待何时？自己想到这里，遂走到这一家的门前，叫门的原来是一个黑大汉，开门的是一个年迈花甲的老太婆。春兰过去行礼，称："老太太，我求你老点事，皆因我走过了宿头店道，无处安身，打算求你老人家方便方便，找个地方休息休息，明天一早就走了。"老太太一听，很奇怪：到不是奇怪有人寻宿，自己莫明其妙，怎么会半夜更深，单单的一个女子行走呢？莫非说这其中还有别的事不成吗？自己心里这么想着，未免就是一怔。春兰为人本来就极聪明，当时把话说完，见老太太没答言。就知道老人家对

于自己有了疑心，跟着就说："老人家，不必不放心，我也并非是歹人，但能借一步，我可以把我自己的来历说一说，老人家认为可留，你老就留我，如果不可留，我也绝以不能强求。"老太太听了这个话，好大的不好意思，这才说道："我正自纳闷，天到这般时候，因为什么就是你孤身一个女子行呢？既然你说出不是歹人，你到里面来，我倒要听听。"老太太以及他的儿子，春兰，三个人都走进了院中，老太太把门关好了，大家到了屋中，先给他的儿子收拾饭。春兰看了看老人家这个儿子，原来是打猎的，回来的时候，还带着几只打死的野兽，这才向老太太问道："未领教你老人家贵姓？"老人家答言姓金："我的儿子名叫金轮，外号人称三丁六甲神。但不知你可吃过晚饭没有，如果没吃，好的可没有，粗茶淡饭，咱们这里有的是。"春兰本来肚子里早就饿了，并不客气，实话实说，老太太给收拾出饭来，一面吃着饭，人家问他的来历。春兰虽然未能一字不遗，全盘托出，大概的意思，跟老人家细说了一遍。老人家一听，果然是个可怜的人，似乎将然要说什么，复又把眉头一皱，沉了一沉这才说道："按说一个女子，来到我这里寻宿，可不算个什么，怎奈我还有个儿子，我们这里又没有多少方便屋子，如果是留你在此，恐怕惹人说闲话，再说我的儿子，并非是别的男子可比，他除了练功夫打猎之外，别的事一概不懂，何况还有老身我在旁边，难道说还能够有什么事发生吗？皆因你是个青年的妇人，这个话我可不能不跟你说在头里。"春兰一听，分明是老人家嫌不方便，自己当时灵机一动，这才说道："老伯母，我说一句不知道进退的话，你老人家不要笑话我不知道深浅，你老人家如果不嫌我的话，情愿意拜你老人家为义母，也是我的终

身倚靠。”老太太听到这里，点头微笑，遂说道：“既然如此，那就算求之不得了。可有一样儿，虽有义女的名义，住在我的家中，兄妹之间，似乎也应当避避嫌疑才对。我的意思总以为是不妥当，如遇再作深一步的要求，在老身又难以出口，如果真不嫌弃我们母子……”话说到这里，可就咽住了。春兰一听，就明白了，不由得臊的粉面通红，叫道：“老伯母，这个话由你老咀里说的，我可不敢妄想。皆因我命太薄，遭逢过于不幸，故此不敢有非分之想。如蒙收留愿充令郎婢妾。”老太太一听，乐的连咀都并不上了，当时把儿子叫到外间屋，就把有意收春兰给他做媳妇的话一说。金轮现在还是个纯粹童男子，并不懂人道大礼，当时老太太跟他商量，大个子哈哈直笑：“你打算收他当媳妇，你老收就是了，何必跟孩儿我商量呢？反正我怎么孝敬你，也怎么孝敬她就是了。”金老太太听了这个话，笑也不是哭也不是，你说这可怎么好，这么大个子，还不知道什么叫媳妇呢。叹了一口气，这才慢慢的道：“不然我何必跟你商量呢，皆因这个媳妇是给你的，就如同你的妹妹似的，就是跟你同床睡觉，你二人就如同一个人一样，你不在家，他还可以替你孝敬我呢。她疼你你也疼她，你二人都应当孝敬我。”金轮听老娘说了许多话，究竟也没听明白，遂说道：“这些个事，我全都听清楚，你老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用跟我商量了。”老太太听着，又不能急又不能气，只可说道：“要是别的事，我也就不跟你说了，这可不能不跟你商量，因为留下人家当媳妇，你就跟人家一同睡觉。”傻小子闻听，不由得就是一怔：人家是个女人，他怎能够跟我睡觉呢？老太太睹气子也不跟他说了，只告诉他回头我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就是了。金轮对于老娘倒是非常孝敬，当

时听了老娘这么说，只得连连答应。老人家这才转身来到屋中，那个意思打算跟春兰说一说母子商量的意思。那知他们母子说话的声音太大，人家春兰早就听见了，自己不但不怨命薄，反倒以为很可笑，想不到世界之上，竟会有这样的傻人，要说别的事傻还可以，可说到处都有，真要是傻的连男女之事都不知道，恐怕世界上，再找第二都很难。自己正然思想，金老太太进来了，将然要跟自己说话，自己接着说道："你老不必跟我再说了，你们娘儿两个所说的话，我已然全都听明白了。你老的儿子这样的天性，可称得起是世界上罕有的男子。蒙你老收留，得保终身，也可以说是福分不浅。"以前老太太一听春兰把母子所说的话，全都听见了，自己就吓了一跳，恐怕人家嫌金轮过于憨傻，因此不愿意嫁。有谁知听来听去，才知道不但不嫌，并且还很喜欢，这才说道："既然如此，也不能草草成事，明天我早早的把你送到我的胞妹家中，就提是他亲戚，请上几位邻居证婚，也好叫人家知道我的孩儿成亲。不然家里冒然留下个妇人，岂不叫他们多疑吗？"春兰听到这里，喜欢的不得了。简断捷说，次日天明起身，将春兰送到姨家。老太太手里也有点积蓄，春兰逃走的时候，自己也带了不少金银，当时交给金老太太办喜事，也是热热闹闹的锣鼓喧天，把春兰娶到了家中。洞房花烛之夜，金轮是老老实实的人，对于人道这一节，少不了春兰要当领导师了。自此这个不落发的尼姑，可就做了金家妇了。皆因春兰身上有武术，时常帮着丈夫到外面去打猎，金轮有了帮手，比从前当然得猎的多了。到外面卖去的时候，皆因金轮憨傻不会算账。这一天，夫妇二人到西安府成中，将鹿兔野兽都换成银钱顺道回家。走在路上，看见许多人络绎不绝，全

都够奔谢家滩。春兰跟人打听，才知道谢家滩立擂台，听说是为给女儿招婿。这个话教金轮听见了，生平好武好斗，非要前去打擂不可。春兰拦阻说道："人家这个打擂，是为的给女儿招亲，谁要打赢了，就把姑娘给谁做媳妇，你去干什么呢？莫非说你还打算娶个媳妇吗？这还说的是打赢了？再者说人家擂台上的人都是高强，就凭你去了，也未必赢了的。何况登台打擂，还得化钱挂号，这是何必呢。"任凭春兰怎样的劝，金轮却仍然非要前去看看不可。金轮三说两说，把春兰的高兴也引起来了，这个擂台到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前去看看热闹也好。夫妇这才一同前来。春兰准知道自己的丈夫，非得上擂不可，这才挂了两个号，金轮是第二春兰是第三。嘱咐金轮有人上擂，无论是输赢接着就你。金轮记明白了，果然第二次上去了。论功夫金轮果然不含乎，怎奈洪玉耳动手的阅历很好，可就巧赢了金轮。春兰怕的是他二次跟人动手，故此把他叫下来，自己上擂台。

玉耳以为很新鲜，人家这个擂是为女儿招亲所设，你一个女子来干什么呢？当时问明白了名姓，这才跟她诉说理由："设擂招亲并非是男招女，实在为的是庄主的姑娘。依我说，不如赶快到号房里面，退还号金就是了。"春兰笑了笑说道："这位洪老师，你有所不知，方才上擂的那一位，是我的夫君，他倒是个男子，可是也不为的是招亲而来，不过就借着擂台盘桓备桓手术而已。我也是这个意思，你可听明白了，我们也没有多大功夫，所为的就是前来开开眼。"洪玉耳听人家和蔼，长的也容颜可爱，暗说凭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嫁了这么个莽丈夫，既然人家这么说，那就不能不动手。这才各自亮了个架式，互相进招。大概也就是打了二十来个照面，就凭

春兰的功夫，可跟洪玉耳战不了这大半天，玉耳头一样因春兰说话不狂不傲；再者说，也是愿看看他都是什么功夫。手里招数也全都看明白了，倒是不错。玉耳不能紧着跟他没完，这才打算发招赢他。看了看，春兰正然用了一手双臂掌，够奔自己顶门打来，玉耳用了一抬金蝉脱壳，身形一转，让过去春兰的双手，用右臂一搭。这个地方可就叫输招，胳膊被人家搭上了，比如说往外一撤，在行话里那叫逃，逃则必败，不逃也输。你说春兰这人也聪明，赶紧说道："有了。"洪玉耳头一节因为人家是女的，再者说，既然说声有了，那就算认输了。当时一摆手身形向后一退，春兰也不多说，转身跳下擂台。

台上有人喊道："第四号打擂的来了没有，如果四号没到，可就要请第五号了。"话未说完，有人答言说道："找第五号在这里了。"随着声音上来一位，年纪约有三十多岁，细高条的身材，穿着一身青绸子裤褂，脚底下青缎子靴子，白帕罩头。往脸上观看，紫微微的脸膛，粗眉大眼，高鼻梁高颧骨，倒是生得三山得配。颌下无须，通红咀唇，两耳垂肩，带着一分威严的状态。来到擂台上面，向着洪玉耳拱了拱手道："洪老师傅，我已看够多时，阁下的武功高强。我今天到此登台打擂，我也明白这个擂台为招亲设的，别看我是个男子汉，我可不是为招亲来的，说一句妄想的话，就让我通盘赢了擂，我也不招亲。皆因我有点心思，打算借着这个擂台说几句话，不知道洪老师傅你许可吗。"洪玉耳一听，这人说话和蔼，当然也是一个场面的人，别看自己年轻，只要是人家以礼貌相加，自己可说不出不人物的话来，并不思想接着说道："未领教阁下贵姓大名，如果说借着擂台说几句话，那倒不算什么，

无论说什么千万别借此动手。”那人笑嘻嘻说道：“在下姓庞名英字正义，外号人称九节银龙。我也不是说别的，皆因有几个朋友，也并不是有仇有恨，不过就是因为彼此谈功夫，以至闹的意见不合。本打算彼此盘桓手术，以定高下，又怕耽误交情。虽然是这么说，彼此全有点不忿，今天借着擂台，就是为考较考较我们的能为。比如说，我庞英当场输给洪老师，不忿我的朋友，可以上台动手。如果他能够得胜，或者是不输，不问可知，当然就比我的功夫大了。或者是一样全输，也得分怎么输的，也得分个时候长短，所以当面跟你要求，在咱们没动手以先，我要站在台口上面，把这个话宣布宣布。”洪玉耳一听，这个庞英所说的话，并不妨害擂台，打赌与不打赌，反正也是一样动手，当时点头答应。庞英果然站在台前，就把他的意思说明。台下的人听着，全都不住在纷纷议论，大家都以为这个人，这个办法太好，又不伤和气，又可以较量能为。不表众人，单说的是庞英几句话交代明白了，这才拱手向洪玉耳说道：“庞英的话已然说明白了，求你当场赐教。”玉耳也只得抱拳说道：“请！”这可是练把式的规矩，无论什么地方，也离不了这个话，在表面上看，这不过就是客气，为的是遵圣人的礼法，学那谦恭和气的美德。这个话固然是也占着几成理由，其实这里面还另有别的意义，可就是练武术的防治巧法。平常说话的时候，绝以不能抬着两个胳膊，当然是双手下垂。比如说一个请，双手抱拳，常言说的好，肘不离肋掌不离胸，抱拳有时侯也说抱拳当胸，既然把两支手全都搁在了胸前，那可就合乎拳术之中，童子拜佛的一招，任凭你是什么招来到了，也可以接架相还。比如说你要是骄傲不逊，人家抱拳说声请，那个手可就来了，你的两

个手还在下面，看见手到了，再往上来，未免耽误工夫，冷不防就许输了。与动手上有这么大好处，与外表上也叫人看着好看，所以任凭是哪位武术家，全都是这个办法。今天庞英抱拳说声请，玉耳所以赶紧相还，各自把请字道罢，这才擦拳动手。拳术之中也带了不了声音，也谈不到接架，不过就是摘撕掳挨傍挤靠。洪玉耳看了看人家庞英的功夫，还是真不含乎。武术倒看不出怎样高来，皆因人家气息和平，这可是练武的火候，净说是功夫还办不到呢？如果你的气塌不住，功夫小的主儿，就许把功夫大的赢了，武术好练气不好练，俗语常说，练武十年养气十年，就有人说养气是养丹田气，指着少办男女之事说。其实不是那么回事。除非是练一力浑元气，童子功夫，那个已讳淫欲，皆因是一破气就把功夫坏了。除了专门练这个之外，普通一切武术全都不忌夫妇之事，不过不可贪欲过度。不止于练武术的不应当过度，无论谁若是太过，也得成了色痨。论到了当场论武，气更不可动。可是这个功夫，并非是一天半天，是人都能养到的，错非素日静养才能到不了这个地步。故此不动气的事，较比练武术还难。今天洪玉耳一看人家庞英动手自自然然，面带和蔼之色，并无半点急燥的态度，自己不由得佩服。心说我可千万别轻敌，轻敌必败，既然人家动手把气沉住了，我要一着慌，必然要当场落败。玉耳一打这个主意，这个招数上，半点冒险的也没有，手底下可就稳当的多了。庞英动手观看，心中也是暗含着赞美。二人动手这个工夫可不少了，说不说就是三十来个照面并不分上下。玉耳一想，我现在动手，不是就够谨慎了吗？这个庞英比我还谨慎，如果不用特别的法子，打算赢他很不容易，竟说谨慎也是不成，常言说的好，舍不

了孩子，套不了狼，绝以不能动手紧着不输不赢，工夫过于延长，就让是我赢了，也必然筋乏力疲。再换一位上来，我就许当场输招，莫若或输或赢来个简捷就完了。玉耳想到这里，立刻划臂撤身，亮的架式是白鹤亮翅。这个拳术是敞臂露胸，空子最大不过，武术里面，可就是这么个意思，空大招也大，那可就分动手二人的火候了，当时庞英一看，不由得心里一怔，动手这大半天，凡有露空的招数，他一点儿都不用，怎么忽然间他会这样大意呢？要按以前动手看来，这个洪玉耳绝不冒险，这样看起来，从中一定有特别的招法，如果我也不肯冒险进招，我们二人那就不算是动手了，简直那就成了耗时候了，莫若是胜是败，两个人比比就是了。自己想到这时，便纵身形向前一抢步，用了个双撞掌，扑奔洪玉耳胸下打来。玉耳往后一撤身，双手照定庞英的双臂一晃。其实这个掳是假的，要紧就是下边的一手。庞英打算用转环掳玉耳，洪玉耳借着他的双手翻到外面去了，用金鸡斗翅的法子，两臂双掌合上，用力往左右一分，跟着抢上左步，脚步落地，右腿一抽，用磕膝盖撞打庞英的小腹。庞正英就知道自己输了，退步是来不及了，只得把身形向后一坐，叭的一声，坐在擂台板上面。别看人家庞英不是输了吗？洪玉耳非常佩服人家，拳经上说的明白，要讲动手就是截解二字，人家庞英今天用的就是个解字，别看坐在台板上，是人家自己坐下的，洪玉耳的磕膝盖，并未磕上人家。庞英站起身来抱拳说道："洪老师傅果然武术高强，庞英算是领教了。"说罢，跳下了擂台。

庞英走后，跟着就上来一位，叫道："洪玉耳，我可告诉你，擂台上动手，用不着留情看面子，谁也用不着让谁，今

天我要跟你分个胜负赢。”洪玉耳看了看这个人：年约四旬上下，微有掩口胡须，身穿着蓝布裤褂，脚底上穿靸鞋打裹腿，漆黑的脸膛，浓眉阔目，满面怒色，就彷佛像跟谁过不去似的。玉耳只可问道：“阁下尊姓大名，报通了名姓再动手不迟。”这人紧接着说道：“问我姓曹，双名九和，外号人称九头金鸡。告诉你吧，我们来到这里，不过就是以武会友，并不是为招亲来的。”玉耳听罢，点了点头，这才说道：“既然如此，曹老师傅请。”说着话仍然抱拳当胸，曹九和也说了一个请字，这才彼此动手。玉耳在年轻的之中，除了穿云玉面虎刘俊之外，讲究身分品行，谁也盖不过人家去。别看在擂台上面连赢了几阵，自己并没有半点骄矜之气，不但不扬扬得意，反倒加了小心，因为什么呢？动手已然这么半天，无论是谁，精神也得减少，来人虽然不见得就是武术高强，可也未必是无能废物，常言说的好，‘轻敌必败’，故此自己并不敢疏神大意。动手有十来个照面，曹九和统共也就进了两三招，动手之间，他所施展的，也不就是蹿蹦跳跃闪展腾挪。洪玉耳明白这个动手的法子，就叫作以逸待劳，不问可知，当然这小子知道我已然斗了几阵，一定要力倦筋乏，如果耗的工夫一大，我必然是气力不加，故此这个小子，才施展这个法子。你说洪玉耳是真猜对了，这个曹九和果然是这么上法子。玉耳那是何等的聪明，焉能上他这个当，不明白的主儿，看他这个样儿，未免心里着急，恨不能一脚踢翻一拳打倒，才对自己的心怀。洪玉耳可不这样办，不是你不肯进招吗，索性我也不进招了，倒看看是谁的气平。这二人动手可就算耗上了，大约有十几个照面，曹九和他把意思会错了，头几招看洪玉耳精神百倍，后来精神不如以前，不问可知，当然是累了，果

然不出我的所料，此时我还不发招赢他，还等待何时。小子想到这里，把精神一振作，立刻招数加紧，双拳如同雨点一般的打来，玉耳知道他一定是看出便宜来了，不然绝以不能如此，他不是招数越快吗？自己反倒越慢了，在表面上看着，似乎就像力量不敌。曹九和看着这般光景，心里非常喜欢，招数上越打越快。常言说的好：忙里出错，别看人家玉耳的招法慢，那乃是个关闭门户的办法，单等机会才会往外发招呢。曹九和不知其中的厉害，以为是动手占了上风，在他的心里，说这个洪玉耳绝以没有还手之力，所以不管怎样冒险的招数，这小子也全都敢发。玉耳封闭躲闪留神观看，小子用了一招，名字叫金蝉脱壳，玉女穿梭，够奔自己腰间打来。玉耳心说看这小子这个意思，大概是不要命了，不然绝以不能用这样冒险之招。说时迟那时可快，单等小子招到，玉耳用双掌开山的法子，照定小子顶梁打来。曹九和一看玉耳发出这个招来，心里可就更喜欢了，心说我早打算进身抢肋，你反倒将双臂高高举起，这不是自找输招吗？一面想着用左手伸起护顶，本打算身形一转，然后反身一腿可也就赢了。他的招数玉耳也看明白了，容着他的右手搭在自己的双臂上面，不等他转身，双手合着一掳，旱地拔葱，身形往起一纵，双条腿同时往起踢，找的可就是小子的双膝盖。曹九和一看不好，本打算撤，怎奈右臂被掳，一时之间，变式非常不容易，只可是躲重就轻，身躯稍微一转，就听砰的一声，双足已然踢在了大腿的左侧上。因为这种力量，取的是绷劲，比普通脚打上重的多。小子那里受的了，登登登横着出去四五步，你说也巧，正赶上到了擂台的边际，身形一歪，叭咚一声，可就摔在了擂台下面。小子爬起来一句话也没说，赶忙就钻入人

群中去了。

紧跟着又上来一位，先报告姓叫严家禄，外号人称散花金刚手。说："方才那位是我的朋友，论能为他也不至于输招，皆因他动手着急，以至于被你巧赢，我现在上得擂台上来，可也不敢说是替他转面子，不过我大概也不至于输在你的手中。"玉耳听这个话，不由得有气，心说比武论的是拳脚，这也不是前来比咀，你可必说这个大话呢？量你可有多大能为，竟敢出此狂言大话，我今天要是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知道我洪玉耳是如何人也。自己想到这里，安好了心，可就打算叫这个严家禄跌个跟头，遂说道："严老师傅，你所说的这个话，我倒很信服，实在是方才哪位因为心急输的，但是你又说绝对不至于输在我的手中，对你说的这个话，我说句大胆的言语，简直是不敢信。因为什么呢？动手是千钧一发，这玩艺并没有凭据，你本来打算不输在我的手中，倘若是输了，应当怎么样呢？"严家禄一听，把眼一瞪叫道："洪玉耳，莫非说你还敢跟我挂赌不成吗？我说不能输给你，准不能输给你就是了。"玉耳连连摇头道："不成，要是接着这么说，那我还可以说准能赢你呢？"严家禄说道："这不要紧，我今天要输给你，世界上就算没有我这一号，从此永不出世了！"玉耳闻听大笑："你这个话骗我那如何成的了，千年不遇万载不逢，设这么一次擂台，就让你输了，又有谁管你出世不出呢？"严家禄听玉耳把这句话说的随随便便，不由得着急，才说出一片话来，玉耳闻听这才明白。

原来那个九节银龙庞英庞正兴，借着擂台说的那片言语，就是冲着这严家禄曹九和说的。这两个人全都是僵火来的，要说这三位可全都不含乎。离此八十里地，有个小地名叫作三

王庄。皆因这个村子里头，有三家姓王的，全都是富过千顷的富户，姓王的倒是还有，可就不如人家有钱了。这三王也不是当家子，并且还都不是一个地方的人，不过都是在此落户而已。庞正兴，曹九和，严家禄，这三个人都是看家护院的教师。庞英的主家是江苏人，曹九和的主家是直隶人，严家禄的主人是山东人。当地的人就按他们的地名相称，称为山东王，江苏王，直隶王。因为全在一村上住，这三位教师当然全都认识了，并且走的很近乎，就算彼此全都有交情。这三位财主家里，除了山东王是三位少爷，直隶王江苏王都是一位。山东王三位少爷之中，大少爷习文，因为身体过于虚弱，并不敢练武，二少爷跟三少爷，全都跟这位教师严家禄练功夫。江苏王直隶王，两家的两位少爷，也跟自己家里的教师练功夫。这四少爷因为都是练武的，也时常凑到一处比试，从中武术最好的，可就算山东王二少爷，第二就是直隶王大少爷，第三是山东王三少爷，最没有能为的，就是这位江苏王大少爷，不用说跟人家比武术，哪位都可以用单臂将他打倒。在先前不过就是彼此说说笑笑，只是笑江苏王少爷无能。日子长了，各自跟自己的教师学说，提到江苏王少爷怎样无能，严家禄曹九和一听，未免各自存了一分看不起庞正兴的意思。因为什么呢？当然是师傅能为有限，不然都是一样年轻孩子，怎么一都比他强呢？人要是有得意的事，未免就喜欢往外说，这个话可就叫这三位王少爷听见了。这一天大家又凑在一处玩耍，仍然互相比试，结果还是江苏王少爷输了，这三位少爷可就问他："你知道你因为什么不是我们的敌手吗？"江苏王少爷答道："不知道。"大家可就说明白了："皆因是你们那个教师不成，没有能耐，教不了你真正的功夫，

所以你不是我们的敌手。”这个说你跟我们曹老师练功夫吧，那个说你跟我们严老师会练来吧。。江苏王少爷为人，生得貌如美女，举动温柔，听他们这么说，自己也并不加可否，只是笑而不答。赶到回到了自己的家中，见着教师庞英，可就把这片言语一五一十全都说了。庞正兴听着这个话，也很以为奇怪，遂问道：“你们统共比过多少次呢?”江苏王少爷这才说道：“比过的次数可多了，多怎也是我输。”庞正兴心时实在是纳闷，年岁也都差不多，练艺的年头也都差不了往来，人家那三个孩儿的功夫比你高的多，或者是我的能为不如人家的二位教师吗？又一想不对，虽然未能比过手，在一处盘桓的时候，大家说话谁都听见过，眼睁睁他们二位不见得比我高，怎么会教出人来，竟会差这么许多呢？自己怎么想也想不出这个原因来，只可慢慢的盘问这位少爷，他们都是拿什么招数赢的你？敢情这位少爷一说，人家赢他的招数都非常普通。庞正兴更不明白了；“我往常教给你的武术，这种不是全都比过了吗？为什么到了用的时候，你竟不能使呢?”少爷闻听，并不回答，只是怔怔的出神。庞教师由打得着信以后，对于这位少爷的功夫可就加紧了。一连就是三个月的工夫，故意打发孩儿出去，找那三位少爷比试，到了晚间回一问，仍然还是全都输给人家了，把这位庞爷的鼻子给气歪了。自己一想，这可没有办法，打算再另教一个徒弟，跟他们比赛比赛，一时之间也来不及，你说不如此这个教师干的实在没劲。可巧这一天赶上庙会，三位教师在庙场上相会，练把式的好喜练把式的，可就在各处的卖艺的场子观看，里面也有练军刃的，也有练拳术的，还有对打的。每逢上来一对，严曹二人必然评论谁输谁赢，输了的便说人家投的教师不好，

那个话就表示着强将手下无弱兵，他师傅要不高，教出徒弟来必然无能。庞爷听着这个话心里难过，这哪是批评卖艺的，分明是以言语奚落于我，自己忍无可忍，这才答言说道："这个话可了不一定全对，常言说的话，玉不琢不成器。比如说是一块美玉，经玉匠将玉琢磨出来，当然可以成就一件物件，或者是一件宝物，这可说的是玉。比如说拿一块砖头说，任凭玉工有多大能为，他也不能琢成玉器。教导上固然在乎师傅，可也得分徒弟的资质，生来的窝囊，任凭多么高的师傅，也教不出来。"严爷不等庞爷把话说完，接着说道："庞老师你这个话说的不对，难道说你就不知道，强将手下无弱兵这句俗语吗？真要是有能为的主儿，教出那个徒弟来，那怕是个蚊子都能当黄莺使用；没有能耐的人，给他一支老虎，他也给教成一支赖狗。"庞爷越听这个话越难过，这个气可就压不住了，这才说道："这个话未必全对吧，现在就有一人比仿，你们二位也是看家护院的教师，我也是看家护院的教师，全都教着本家少爷练功夫，年头也差不了往来，岁数也一差不了多少，怎么你们二位所教的三位少爷，全都比我教的高呢？如果说不是学习的主儿不同，不问可知，当然是庞英的功夫不敌你们高了。固然你们二位武术高强，或者庞英不如，可也差不了那么许多。"严曹二人一听，庞正兴把话已然说穿了，这可就不能不检了。曹九和冷笑一声接着说道："这个话要凭这么一说，谁也不能说谁的工夫不好，武术不比文字能够说说论论，谁知道的多。这一行本来就是实地试验，打算看看谁高谁低，并无别法，那只可是彼此当场比赛，输招的主儿，只可这个饭碗别端了。"庞爷真有心当场跟他们比赛，又一想，咳！这是何必呢？我要是输给他们跌跟头现眼；我要是胜了，

把他们的饭碗砸了，得罪了人还不说，他们跟我完的了吗？总算咱们运气不好，最好就是不干了，省得惹气。自己想到这里，当时可就哈哈大笑说道："二位老师傅，那么一来未免就伤了交情了，庞英自认不成。"严曹二人各自冷笑一阵，这个话可也就罢了。庞正兴由打这一天回来跟主人把话说明白了，就提家里有事不干了。江苏王不知细情，只可叫庞爷走。惟独这位少爷听说这位教师要走，他不但没有半点留恋之意，并且还非常喜欢。庞爷看着未免心里难过，自己思前想后，觉着没有对不过这个少爷的地方，为什么他就这样少情而不义呢？也许是听说我的功夫不好，故此盼我快走，以便另请高明，除此之外并无原因。自己既然跟主人说明白了，也不便多想，只可就搬着铺盖一走。这位庞正兴原籍是河南人，本来出离了王宅，打算回家。又一 想不对，我要是从此一走，这就算是马马虎虎，究竟也没看出水落石出来，倒不如我暂且找一个地方隐居，夜晚之间可以到他的宅中调查，倒看看另请怎样高明的人，也看看这位少爷的功夫，换了别人能长不能长。数年的光景半点依恋没有，究竟是什么原因不难审出。庞爷把主意拿定，就在相离三王庄七里，地名红少堡，找了一家店房居住。每到夜晚自己便演习拳术，功夫练完了，天也就够了时候，顺道够奔三王庄，到江苏王家窥探。

头几天，并无半点动作。敢情财主家里少了什么人，荐人的络绎不绝，不出十天的工夫，护院的教师找着了，姓什么不知道。庞爷偷看身量可不小，晃荡荡足有七尺，真正是膀阔三停腰大十围，黑湛湛的脸，有能耐没能耐倒看不出来，看那个样儿笨力气总小不了。正然跟江苏王少爷在场子里面说得非常高兴，教习叫少爷把学习的拳脚全都练练，到是没

说不好，可也没说出好来，只是说净练这个不成，十分武术八成力，没有气力不赢人，由打明天起，就先教给你练力。这个练力也不难，不过就是置买大小不等几付砘子，再买几块石锁，由打小的练起，越练越大，自然就有力气了。少爷没等他把话说完，接着说道："实话对教师您说，我生来的力量薄弱，对于使力，还恐怕练不了。如果能在最小份两练起，或者能够办的到，但不知这个石锁砘子之中，也有什么奥妙没有？"教师闻听，把大咀一咧道："好家伙，这里头的讲究可大了！你是没有练过所以不知道。"少爷接着说道："既然这里头有这么些个意思，净在场子里头学，那得多怎学通了，还不如我跟你住在一间屋中，早早晚晚我可以听你讲说，或者还可以学的快点儿。"教师一听，当时点头答应；"如果你肯跟我睡去可就更好了。"说到这里，又说了几句练功夫的言语。少爷这才说道："我到前面收拾被子，今天我就跟你一作伴了。"教师答应，这个场子就算散了。庞正兴在一旁看着，暗含着窃听窥探，听到少爷说跟教师同眠，想起自己在这里教功夫的时候，少爷可也要求过两次，但是自己未加许可，就皆因没有同眠的必要。今天少爷又以此要求，按说人家散场子我就应当走了，这个不成，我倒要听听同眠有什么可教的。自己想到这里，暗含着跟随这位教师一直来到他的卧室。还是自己住的那个地方，三间东房两明一暗，就是暗间屋一铺大炕，教师的铺盖早就安排好了，靠着北墙，南边闲着。这么个工夫少爷带着家人，把被携来，可就安置在南面。全都收拾好了，少爷出主意天不早了，可以休息了。屋门关好了，又把暗间的隔扇关上，教师自己坐在自己的铺盖上。猛然间就听少爷说道："哎哟，这个话我可没跟你说明白，但不知你

能够跟我睡在一个被里吗？”黑大个教师闻听一怔，遂说道：“这么大炕，三五个人都能睡的开，为什么要在一个被里睡呢？”少爷小脸微然一红，遂带笑说道：“你可不知道，我有个毛病，每逢到一个新地方，自己一个人睡在被里，又似乎有事，又似乎骇怕，无论如何睡不着，必须跟人同被才成呢？”庞爷在后窗户，把屋里的景况，看得明明白白，就见教师微然一皱眉，遂说道：“你这个毛病，得多少日子能够过去呢？”少爷说道：“也就是一两天就完了。”教师说道：“既然如此，咱们就在一个被里睡两天吧。你要不嫌我的被肮脏，你就到我这里来睡。”少爷说道：“那到不必，你的铺盖，还可以照样卷起，皆因我的被褥宽大，放在炕的中间，不就成了吗？”教师说道也可。少爷亲自下手料理，把教师被褥卷起来，自己的被褥放在炕的正当中。全都收拾好了，教师先脱鞋袜，又脱去短衫，只留一条单裤，将然要躺下，少爷说道：“你不脱衣裳，那怎么睡呢？”教师说道：“我一年四季总是这样。”少爷带笑说道：“无论如何今天你也得受点委屈，皆因我是赤体睡惯，既然跟你同被，你穿着衣服，那如何成的了呢？”自己一面说话，上下衣服完全脱去。敢情这位少爷不止于面白如玉脸似桃花，身上也白腻无比，不亚如脂油相仿，并且细条条的身材，真正是美女不如其艳。灯光未熄他竟脱了个赤条条，并且不往被里去，非叫教师也脱光屁股不可。教师被逼不过啊 就在被里将中衣脱将下来，少爷这才熄灯钻进被窝睡觉。以后再说话声音可就微细了，庞爷只能听见说话，可就是听不真说什么。屋中不住的有声息，当然是睡觉的有所动作。庞爷到了这个时候，似乎有八成明白，不问可知，当然这个小子是龙阳生了。又一想不可说这个缺德的话，就凭人

家这样家世，那里能够那么不要脸。正然自己纳闷，猛然间听见屋中说话声似乎大了，并且是教师的声音："这个事真新鲜，俺是头一回开眼，我说咱们掌上灯看看行不行？"少爷接着说道："这个地方极其清静无比，别说是掌灯就是到院里都无人知晓，你原意掌灯吗？我去打火。"说到这里就听哧哧打火，工夫不大，屋中依然光亮了。庞爷打算明了真像，不得不看个水落石出。庞爷不看还到罢了，这一看气的浑身立抖。

书中代表，这位少爷小名叫喜儿，生来就有龙阳之癖，可不过就是跟家人等年轻的乱七八糟。后来他的父亲给他请教师，他一想这可是个机会，因为什么呢？教师请到家中，必须得给人家另外安排房子，到了那个时候，可不是清清静静，也省得跟家人偷偷摸摸，没有便宜地方，这是喜儿的心思。故此请来教师必须要陪着他睡觉，又谁知这位庞正兴乃是一位有道德的君子，看不透他的意思，他只知道教习人家练功夫，至于别的全都谈不到。这个喜儿生来的有一份灵机，无论什么功夫，只要是一练，当时就能够会。可是再学了别的，又把这个忘记了。所以他的武术始终学不成，可是他的脑筋也没在这个上头。今天请来的这位教师姓彭，名字叫彭如虎，有个外号，人称显叉神，因为生来身体高大，喜儿看着又怕又爱，究竟是爱心胜过了怕意，大着胆子要求同眠，二人遂行了苟且之事。彭如虎纳闷：为什么一个男子，竟会跟女人一样呢？所以觉着奇怪，打算点上灯看看。喜儿还是一点也不在乎，果然将灯点上。庞爷看了个满眼，当时怒火上升，本有心到里面将这一对无耻之人，双双打死。又一想不可，我要是以前不在人家这里当过教师，这个事倒可以办，到现时我要是一出意外的行动？岂不成了借题发挥了吗？自己把这

口气算咽住了，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离开了王宅，回红少堡店户去了。你说凡事都凑巧，到了第二天就得着信息了，听说谢家滩设擂。庞正兴一想，这是我出气的日子到了。等到开擂这一天，打听了打听，严家禄曹九和全被少爷们要求前去打擂，自己可就喜欢的不得了。赶到自己上擂的时候，跟洪玉耳当场把话说明，就是要借地试验试验。玉耳以为这个事与擂上没有多大关系，这才当面允可。庞英站在擂台口，高声报名，说明了自己的来历，然后可就提说明白了，自己有几位朋友，打算比试，未免忧误交情，故此要借着台上的英雄，试验试验各人的能为。庞正兴说这个的时候，曹九和严加禄听的明明白白。故此庞正兴输招之后，跟着姓曹的就上去了，没想到自己不如人家庞正兴了，动手没有多大工夫，被玉耳一脚踢下了擂台。严家禄这才上去，当面跟洪玉耳说明，那个话里是非赢不可。洪玉耳听着这个话，心里不满意，这才要跟他当场打睹。严家禄说明自己输了，就永不出世。洪玉耳听着可笑，打擂不过就暂时的，谁知道你是山南海北哪里的人，谈不到出世不出世。这才把严家禄的话挤兑出来，说明这是三位看家护院的教师打睹。

洪玉耳听了这个话更可笑了，叫道："严老师傅，打睹不可睹这个话倒不说，你怎么就能赢的了我呢？"严家禄被玉耳用言语一挤兑，不由得面红脖子粗，一时简直还是想不出相当的言语，实在憋的没法，这才说道："咳！这个话你就不用问了，皆因你跟列位支手，你的能为我早就看见了，当然不是我的敌手。"玉耳听到这里，并不跟他往下多说，遂说道："既然如此你就请。"严家禄因为有些个张口结舌，本想立刻动手就算完了，赶紧也说个请字，这才擦拳动手。这三个教

师论到功夫上，可全都差不往来，怎奈动着手心里发慌，头一节自己看见玉耳的功夫很不平常，再者说前头有两人全都输了，自己恐怕被他们看不起，那知道越是这么想越赢不了。洪玉耳也因为这个小子，说话透狂，未免手底下也加点劲儿，不出十个照面，把个严家禄给挤兑的手忙脚乱。玉耳一抬双手用了个烈马分宗的招数。小子一慌被玉耳打中了肩头，应手而倒。严家禄满面羞惭，跳下擂台去了。

他下去之后，并无一人接着往上来。起擂的人只可约请哪位上擂。这个话说完了，才看见晃晃悠悠来了一位老头儿，走到了擂台口对着上面人说道："借光，你给我来个梯子行不行？"大家闻听全都怔了，孔秀听了连忙走过来说道："唔呀，老朋友，你教我给你预备一个梯子，但不知你干什么用？"老头儿笑嘻嘻的说道："我要上台打擂呀！"这个话说出来，不止台上的人听着可笑，台下看热闹的一听也都乐了。这个擂真打出新鲜来了！既然不上擂台，为什么还要打擂呢？孔秀叫道："老朋友，这个擂台为什么事设的，你知道吗？"老头子接着说道："怎不知道呢，我要不知道还不来呢，不是为给女儿招亲吗？"孔秀哈哈大笑道："既然老朋友知道，我看你已年过古稀，莫非说还想当新郎不成吗？"老头子听了这个话面带怒容，遂说道："你这叫什么话！擂台上面，不是讲究以武术夺魁吗？你们也没有限制多大年纪呀。"孔秀听人家所说的话也对，又道："老朋友，你这个话倒说的不错。可有一样儿，既然知道这是以武夺魁，你老人家还上不了擂台呢，难道说这也算有能耐吗？"老头子一听非常有气："你这个人说话不讲理，我问问你这个擂是凭打倒了人为胜，还是凭纵高跳远为胜呢？如果要是凭跳高，那就不用动手了，也不用搭

擂台了，只是立起一棵竿子来，看看谁跳的高不就完了？”孔秀一听，唔呀，你看看这个老头子，他还是越说越有理。这个工夫老人家谭望，以及南侠司马空，惠斌和尚，全听着奇怪，一齐来到台口望下观看。但见说话的这个老头子；银须皓首，满面皱堆垒；身上穿着土黄色绸子大褂，别的全都不说，惟独他那两只眼睛，别看年岁大灼灼放光。几位老人家，就知道这个老头子不是寻常之辈，谭爷答言：“老朋友，打算上擂不难，后面有上场门请绕走几步吧。”老人家点头，这才往后面绕。谭爷早打算叫玉耳回来，另换一位动手，怎奈这个话又不好往外说。因为什么呢，知道年轻的人火性盛，如果说出这个话来，倒显着像看不起他似的，不然要果然输了招，未免叫他难以为情。要不怎么说话作事，还是老年人有深沉呢。可是又不能不知会他一声，怕的是当场吃亏，只得嘱咐玉耳：对于动手多多留神！孩儿点头答应。这么个工夫，老头子也上来了，众人全都闪开。洪玉耳过来答话：“老人家未领教姓？”老头子上下看了看洪玉耳，这才笑嘻嘻的说道：“你问我姓名呀？庄稼人也没有大号，人都称我白老头儿。皆因我看你的功夫不错，故此到上面走几招抬。”玉耳知道这个老头子是故意隐名，也不往下多问，只可说道：“既然如此，就请老人家当面赐教。”说着话，仍然是抱拳当胸。老头子说道：“你也用不着客气，你就递手吧。”玉耳说道：“这可不能够，设擂的是主，来人是客，别看当场论武，也没有主欺客的道理，还是老人家你先进招吧。”老头子点了点头，这才晃身进步伸手入招。别看人家年老，敢情手伸出来挂着风声，玉耳不由得点头佩服，到不是佩服这个老头子，他是佩服谭老庄主眼力真高，一看就知道这个白老头不是寻常之人。玉耳

可不敢疏神大意，特别谨慎的跟老人家动手。前几个照面不理会，六七招以后，玉耳那里是人家的敌手，眼睁看着人家手回去了，不知怎么又会从后面到了。洪玉耳未免心里骇怕，就有这个工夫，猛然间一个没留神，被老头子用手将玉耳的腕子拿住，可是他没发招往外打。玉耳就觉着半边身发麻，立刻全身都不能动转。老头子跟着将手放开，玉耳知道这是输了，只得说道领教过了，自己往后台走。

旁边欧阳钧看的明白，这个老头子这叫鹰爪力的功夫，故意要到擂台上来卖招，自己这才唔呀一声说："老朋友你的手劲不含乎，我也要领教领教。"老头儿问完了名姓，彼此当场动手。白老头儿留神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暗说我在陕西地面隐居这么些年，可就不知道外面还有这么大功夫的主儿。皆因练鹰爪力的人，拳术之中带着七十二把拿法，三十六手点穴，招数可就别提多么快了。老头子是练鹰爪力的，难道说还不认得这个招数吗？自己心说这种功夫可不敢说失传，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已然见不着了，你说这个人他是什么人传的呢？这个手还是跟自己真差不了往来。白老头跟 洪玉耳动手的时候，不过就游游戏戏，到现在可就不敢了，全付精神完全使出，也不过就是跟欧阳钧战了平手。先前招数很慢，后来越打越快，四支胳膊不亚如闪电一般。谭爷看着也怔了，看这个老头子说话的口音，并不是外乡人，怎么我就会不认得他呢？你说谭爷这个地方，还是真叫输耳朵。这个老头子住家，离谢家滩也不过就是十几里地，地名叫作白家坟。老头子名叫白秋字双明，有个外号人称铁爪熊。幼年间在江湖上面，也是大大有名的人物。后来老了，轻易不到外面去，由打这一二年，在山东收了一个出家的弟子，老人家前去传艺，

故此时常不在家。前两次设擂，老头子全都不知道，这一次可巧在家里呢，听说有人立擂，一打听原来是谢家滩的滩主谭望，为给他女儿招亲。老头子心说谭望这个人，固然比我高，可有一节，今天他这段事未免不对，凭我白秋也不是无名之辈，咱们是几里地的乡亲，你应当知会我一声，请我前来替你镇镇擂。我去不去你倒是也用不着，这不过是个面子，怎么你也不应当不知会我。到了开擂这一天，我看看都是什么样的英雄镇擂，赢你谭望这个话我可不敢说，大概平平常常的主儿他们不成，到那时候也叫你知道知道陕西西安地面，还有这么一个白秋。这个老头简直算是挑眼来的，可也没打算伤人。没想到赢了洪玉耳之后，又来了这么个欧阳钧，跟自己练同样功夫。老头子心里高兴，心说我到处访练鹰爪力的人，都访不着，今天我在这里，恰巧遇上一位，我倒要跟他较量较量高低上下。老头子振奋精神，把生平的绝艺，全都施展出来，欧阳钧在先前跟白秋战了个平手，后来可就不成了。白秋越战越勇，精神百倍，欧阳钧的招数，渐渐可就缓慢下来。清风羽士任元一看不好，我们两个人可是一同来的，他要是跌了跟头，于我的面上也不好看。自己想到这里，本来打算过去替换，有谁知就听当场砰的一声，欧阳钧被白老头点中了肩井，立刻翻身跌倒，闭过气去。白老头儿看了看不要紧，知道他这是闭穴，赶紧走上前，在冒腕穴按了两按，然后又把盘肘一按。你说也怪，欧阳钧立刻就醒转过来，并且身上还不带伤，翻身爬起来看了看白老头儿。

这么个功夫任元过来了，说道："唔呀，白老头儿，你的功夫可算得不含乎，告诉你吾姓任名元，外号人称清风羽士，别走接招。"说话之间抡掌就打。白老头儿一看，这位是个蛮

子，只得也凭双掌接架相还。任元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能为，并不比人家欧阳钧高，人家既然输了，难道说自己准能够赢的了吗？这也可以说是寒钩住了火，事到如今说不上不算来，别说顶大就是个输招，就让有性命的危险，那也不能不算，谁叫自己跟他是朋友呢？这一动手就豁出去输。老头子一看，暗说练鹰爪力的闹了半天全在这里呢？这一趟可真算没白来。老头子可不知道这二位，乃是官府许可两位义士，在北京城天桥，二位未曾识面之时，一个在前面捻槟榔，那一个在后面捻大米，这全都是出类拔萃的英雄。白秋不知道，以为凭谭望这个人，居然请来这些位英雄，别的都不说，这种功夫，而今太少了。一面想着彼此过招，大约动手也就是二十来个照面，任元也占落了下风，不是老头的敌手。百步神拳一看，可了不得了，今天这个老头子，打算把我来个包了。他二人不是人家的敌手，不问可知，我要是过去也赢不了人家。话可虽然这么说，自己可不能不过去。因为什么呢？在南省这全是莫逆的好友，偕手同来，到如今遇事了，谁也不能看着谁跌跟头。想到这走向台口，叫道："任大弟，你们二位的招数不相上下，皆因全都是一门儿，比来比去比不出什么新鲜的来。到不如你先闪过一旁，齐举领教领教他老人家吧！"任元一听，齐大鹏出来了，自己有心不让，可是自己也不能取胜，如果说让了，齐大爷可也未必赢的了。皆因是大堂广众之中，如果不让，未免教齐大爷脸上难看，自己无法，这才虚晃一招，将身形纵出圈外，叫道："白老头儿你看见了没有，现有我齐大哥他打算跟你走两趟，老头儿你可愿意吗？"白老头子连连点头说道："任凭是谁都成，越换的人多越好！把镇擂的全都换完了，难道说谭家的姑娘，还不跟着我走吗？这就快，

头一个洪玉耳，第二已是欧阳钧，第三任元，你下去再换一位，就是第四个了，大概我看，我准能当的了谭家姑爷了。”任元并不多说，退到后面。

齐大鹏走上前来，叫道：“老朋友，这大年岁休必多说少道，如果你不娶妻，那就不用说了。如果娶过妻，大概生的子女，跟人家谭家的姑娘已差不许多，莫非你说这话不嫌难看？”老头子听了这个话哈哈大笑：“你这个人够多么不明白，盐在那里咸，醋在那里酸。说话不得在根上说吗？擂台为什么立的呢？我是为什么来呢？这个话你可别这么说。俗话常说，重尝之下必有勇夫，还有一句，就是色胆包天，所以重尝不如美色叫人来的勇跃。不信这就是个实在的比仿，凭我这大年岁，在家走路都拄着拐棍，怕的是不留神跌倒了，不错，我当年倒是练过几天功夫，可是把功夫搁下已经五六十年了，怎么这么大老头子，来打擂呢，莫非说我就不知道到这上头被人家打倒了，跌跟头现眼，甚至于还有个带伤亡命。蝼蚁贪生，难道说我就愿意死吗？这就叫色胆包天，皆因我由打四十多就伤了老伴，说不说男寡就守了好些年，好容易盼得有这个巧事，凭武术招亲，莫非说我这个老掉了叶的干巴树，应当得雨露浇浇不成。不然的话，凭我这个样托人说亲，也没有人愿意下嫁于我，所以我这才拚着老命前来，所为的就是得个媳妇，你怎么说不让我说呢？我要不是为这个，何必前来打擂。”齐大爷知道这个老头子，故意要这么说，自己只可笑了笑：“老人家你这个话是真是假，按说我可管不着，我这就算多说一句，你这个话是出于本心吗？如果出于本心，我就算没有知识，你要不是出于本心，那就算我说对了，老人家大概不睹誓吧！”齐大爷这个地方，这叫坏骨头。他听老

头子能言善辨，这是故意的打算骂他两句，出在自己的口中，当然显着不雅，故此才叫老头子起誓，打算叫他自己骂自己。老头子一听哈哈大笑："哎，你说的这倒是个道理，你要叫我起誓不难，如果我要不是真心为这个来的，叫我越活胡子越白。"齐大爷一听，不由得自己也笑了，叫道："老人家，算是你圣明就是了，恐怕活不了那么大岁数，若能够活的话，有了胡子或者也许越老越黑。白老头子哈哈大笑："废话别说了，我还不知道你的尊姓大名，如果打算比手，先报通你的名姓。"齐大爷把名姓说出来，当场抱拳说了个请字，老头子这才递招。彼此动手，齐大爷功夫好坏不说，动手有经验有阅历，无论碰上了多么高的人，自己能够沉的住气。白秋看了看不含乎，擂台上面的人，居然没有一个软手，这个擂台也就是我，要是换一位差点的，不用说赢，连输都得输出个样来。老头子虽然这么想，自己可也不敢疏神大意，压住了脚步慢慢套招，前十几个照面不说，到了二十个照面往外一开，二人的招数全都加紧。你还别说，齐大爷的功夫还算不含乎，跟白老头儿走在一处，居然四十来个照面并不分胜负。谭爷那是老江湖剑客的身分了，看了看这二位动手，别看现在不分胜负，功夫一延长，齐大爷可不成。不问可知，这个老头子是跟我过不去来的，大概我要不出头绝对完不了。自己想到这里，将然要脱："二位高僧高道，给自己观看。"这么个工夫，南侠客站了身形，念了一声无量佛："我看这位白老头武术很高，贫道我打算出头一会。"谭爷知道南侠客这也是成名的人物，或者那个武术不在自己以下，只可点了点头，并且当面嘱咐多多留神，这个白老头儿，并非是平常之辈。

南侠客闻听点了点头，这才走到了台口，高声念佛接着

说道："白老英雄招法高强，齐老师傅也是武术绝伦，二位既然盘桓这大时间，并未分出来胜负，可见得二位的功夫，全都是登峰造极。如果延长时间非得分出胜负输赢，这个话未免与两造各有不便。还不如齐老师暂时闪过一旁，让贫道领教领教这位白老英雄。"齐大爷一听，好，总算人家南侠司马空这个地方对于我们不错。因为什么呢？我们的能为，功夫一长实在不是人家白老头儿的敌手，人皆有心，从此以后我可不能忘记了。想到这里，虚晃一招将身形跳出了圈外。白秋也明白，当然是他们恐怕齐举落败，故此来人替换，也好，他们这里都是怎样的英雄，我倒要挨个的都看上一看。自己这才笑了笑说道："嗳，这就快行了，已然战退了四五位了，大概今天我这个新郎算是当上了。你可是出家老道，常言说的好，宁拆十座庙，不破二人婚，君子成人之美，你可千万要想着。你贵姓啊？你先说说你的名姓，咱们动手就是了。"南侠司马空报通了名姓，白老头儿一听暗说不错，这个人在江湖上面大大的有名，说不说这也算是成了名的侠客，今天我总算是没白来，真要是把成名的侠客赢上几位也教他们知道，我白双明不是平常之辈。老头子想到这里高兴，这才说道："好！不管你是南侠北侠，咱们试试再说吧。"说着话身形一矮，亮出一个势架来，老道也说了一声请，各自发招，二人战在了一处。到这个时候，这才看出能耐是真的来，俗语说的好，"胸中无志休言志，腹内无才莫论才。"白双明不是那么高吗？敢情跟人家司马空动上手，也看不出高来了。就见人家老道，不慌不忙稳稳当当，那个招数发出去，那分自然就别提了。老头子也知道南侠的身分高，自己也不敢疏神大意，这两个人这才叫打了个棋逢对手。南侠客在未动手以

先，就把主意拿定，自己闯荡江湖一辈子，成名为侠客，又是个出家人，已然这大年岁了，绝不能因为给人镇擂在这里跌跟头。就让我赢不了你，反正也不能输，说句俗语，这就算耗上了。仙长既然打定了这个主意，对于动手上可就留了意了，他老人家由打一动手，就是施展的守势，并不往前进攻。在拳脚上面有两句名话，可就是“看关定式封避躲闪，”自己的门户看住了，如果你没有特别的能为，绝对不能叫你攻进来。可是老头子用这个法子，人家白双明也不是没有阅历的主儿，看了看南侠并非是平常人，自己可就没轻敌，不用说是冒险，如果不看出十分便宜来，也不轻易往里进招。南侠客究竟是出家人心静性灵，看明白白老头儿的意思，心中暗含着思想，我本来就用的是守式，他现在也跟我一样，真要是这个样儿动手，不用说一时半时分不了胜负，就是四百个回合，也难定输赢。你说冒险进招，白老头儿并非是平常的能耐，攻不成反输招，岂不教天下英雄笑我南侠无能吗？如果不如此难以解决，动着手双眉一皱计上心来，暗说何不用诱招赢他。想到这里，这才改守招为诱招，不但是诱敌进前，并且要以叫敌人看着有气。果然工夫不见甚大，白老头儿怒气上来了，心说司马空你可是身为侠客，当然是武术高强，可有一节，英雄斗英雄，英雄识英雄。我虽然没报通名姓，难道说动手你还看不出我的功夫来吗？别说我还未必不如你，就是比你稍差点儿，你也不易赢，何必这样欺压于我，看你欺负我的意思，居然就拿我当作了无能之辈。自己越想越有气，并不管什么叫作以逸待劳，双掌舞动，把招数施展开了，如同雨点一般，够奔仙长打来。老道这个地方也真损，他并不接架相还，仍然用躲躲藏藏的法子，你不发招他就打，你发

了招他就躲。不过就是十几个照面，白老头儿的火儿可真就上来了，也不管冒险不冒险硬往前上，他这个办法可就拿着司马空当了无能之辈了。可巧老道用了个乘风破浪的架式，这手功夫看着可是败式，其实里面是走后留招。白秋的能耐可并不是识不透这手功夫，就因是一时气恼，不管三七二十一，随后追赶上来，本打算用大鹏展翅打老道。那知道将然来到切近，就见老道把身形往下一矮，滴溜溜打转，真不亚如旋风一般，原来下面横着一腿扫来。白老头儿赶紧把身形往起一纵，他可不知道这一手叫作风摆荷叶连环腿。白老头儿，先往起一纵，倒是纵起来了，南侠的腿倒是躲过了，可是第二腿又来，正赶上白老头儿身形往下一落，这一腿正来到，砰的一声，将白老头打倒在擂台上面。南侠赶紧撤身向高起一纵，手掳胡须，念了一声无量佛："贫道失手了！"白老头儿那个气就别提了，站起身形看了看司马空，一句话没说跳下擂台去了。

白双明走后，跟着又上来一个人，身量不大，也是胡须斑白，别的都不说，惟独这一对眸子，如同金灯相仿。擂台上面差不多全都认得这个人，不由得众人都吃了一惊。上来的这个并非别人，正是金眼比休泥小鬼陆恒。前一次在谢家滩江面，因为行刺动手，巧与二位老师相遇，天已将晓各自撤手。二位老道张明志赵明真，可就跟陆恒把话说明白了，万龙藏峰岛之事，说真了，就是与咱们半点关系都没有，咱们又不相灯又不相火，何必跟他们在里面参和呢？打算把你叫着一走回归观音堂。陆恒别看这么大岁数，他可不敢不听从老师的言语，当时爷儿三个一同行定，一直回到了观音堂。一看可了不的了，数年的光景庙宇失修，已然坍塌倒坏不成样

子了，就让是重修，一时之间都来不及了。可是二位老道，也没有这份心来修他，当时一看倒坏的不堪居住，只可带着徒弟另寻安身地点。在出观音堂的时候，陆恒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二位老道不知道他这是因为什么，问道："你有什么不悦之事，何以这样长吁短叹呢？"陆恒这才说道："弟子有句话，不敢跟二位老师说，恐怕二位老人家，怪罪弟子违背师命。"张明志接着说道："有话只管明言，只要有情理就行。"陆恒闻听喜悦，这才开言说："二位老人家住在三阳观之时，弟子我到了万龙藏峰岛，大大小小可是遇上几回事，这个话说出来真正叫人惭愧，哪一次都是跌跟头现眼，并没有露过一回脸。我这个意思，是在哪里丢的那里找，不是在那里跌的跟头吗？还到那里看看，遇上事漂漂亮亮办一场，然后跟随二位老师隐匿永不出世。头一节正正我自己的名誉，再者说于心也就无憾了。"张明志赵明真二位老道一听这个话，倒是也近乎情理，练艺这么些个年，不到外面闯荡一番，对于威名上，未免欠点。二位老道全点了点头叫道："陆恒，你既然有这个心思，可就是不许伤人。"陆恒也答应了。爷儿三个这才又往回走，有谁知他们这一往一返之间，万龙藏峰岛已然冰消瓦解。不然这爷儿三个可就走了，你说巧不巧，正赶上谢家滩立擂，这可真是天赐良机。二位老道说："这个擂台上面，顶到最高的人物，不过就是侠客而已，真要是陆恒到了上面，可以称得起所向无敌。"当时想到这里又嘱咐了一番："上擂只可恢复你前者丢失的名誉，可有一节，千万不许伤人。"陆恒点头答应。

正赶上这个时候，白老头儿输招下擂，陆恒这才到台口，踊身纵到了上面。南侠客司马空，也知道他是泥小鬼陆恒，遂

念了一声无量佛："陆施主，贫道听说阁下练艺六十载，那个身分可算是登峰造极了。但不知一再出来，所求何事？尤其是今天这个擂台，这本是神掌过林鸟谭望谭老庄主，为给他的女儿招亲而设，阁下这大年岁，莫非有意做谭氏的东床吗？如其不然，上擂的用意何在？"陆恒听罢这篇言语，哈哈大笑："你这个话说的似乎有理实在是没理，为给女儿招亲就应该拜托媒妁物色乘龙佳婿，不应当设立擂台，以武术会天下英雄。既然打算设擂，当然是武术高强天下无敌了。练武术的主儿，名誉第一，性命反在其次，我陆恒今天就是秉这个意思来的，别的用意一点也没有。皆因同着几位朋友，从此经过，朋友们全都知道我的武术高强，一旦之间巧逢擂台，当然他们要求我上擂。比如说我不上来，或者说人家这是替女儿招亲，咱们不打算婚配人家的姑娘，何必上擂呢？这人话虽是实话，可是朋友们绝对不信，他不说这个擂咱们不应当上，必然说我徒有虚名，并无实在的本领，要不然也绝对不能不敢去。我要听了这个话，你说应当如何回答？所以我这就叫被迫不过，故而前来。上台的打擂，镇擂的候打，别的话不用说，咱们当场论输赢就是了。"司马空南侠客本来打算劝劝陆恒，不叫他多事就完了，那知他说出来的言语，并无半点后退之意，这可就说不上不算来了，只可说道："既然如此你就请。"二人各自亮招当场动手。南侠客这个人有自知之明，准知道不是陆恒的敌手，自己便没有这个妄想，由打动手以来，就是抱定慢输的宗旨，绝不肯进攻，全副精神都放在防守上面。陆恒也知道他是成名的侠客，并非是无能之辈，动手之间，可不能慢不经心，自己倒是也留着一分神。虽然这么说，南侠的身分跟人家陆恒比上，可就差的太多了，不过就是勉强打

了十来个照面，已然占落下风了。谭爷在旁边看着心里难过，暗想道这个事可是姓谭的，人家诸位全是出头帮忙，也别说是冲着我的面子，也别管是冲着朋友的面子，遇上平平常常的人，输了赢了那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到如今陆恒出头，要是教南侠输了招，受伤与废命那到算不了什么，当场跌了跟头，老人家名誉就算完了。我的事我顶着，别连累好朋友。将然想到这里，旁边惠斌和尚早已明白这份意思，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谭老庄主你看见了没有，陆恒这一次上擂，分明是欺我等镇擂无人，司马道长已然占落了下风，再有几个回合势必落败。老庄主在此观看，贫僧我要出头会会这个泥小鬼。"谭爷一听和尚要出头，自己赶紧用言拦相拦："高僧，这可不是我谭望多想，陆恒今天这一来，分明是跟老夫寻仇作对，常言说的好，冤有头债有主，他找的是我，我可不能不出头，绝不能连累别人。高僧看得起谭望，容我输了之后，你再出头替我报仇就是了。"和尚闻听连连说道："老人家你这个话说的不对，擂台上面别人都可以输，你可输不得。皆因你老人家是擂主，别人输了没的可说，只要是你老人家一个人不输就成了。真要是你输了，别人再赢也不好看。"谭爷还要用言语相拦，和尚一看南侠客已然到了十分九厘，绝不能再往下延迟了。

谭爷以后说的话，和尚并未留意听着，已然迈步走向台口来了。高声说道："司马道长，陆老英雄，二位住手，贫僧有话面谈。"南侠知道说话的是惠斌僧，当然是看着自己不是陆恒的敌手，特此出头前来替换。陆恒并不知道来者何人，两个人各自把身形往后一撤。陆恒看了看，虽然不能说熟识，也能够认得八成，就皆因惠斌这个像貌长的太以的奇怪了，正

在面门上有一条子肉搭拉下来，差不多在江湖绿林的人，不认识他老人家的很少。这才问道："莫非你是耐斗金蛟侠惠斌不成？"和尚答言："正是，据我看，二位的招法相平，不必再战了。老僧蒙我的老师镇古侠化一董老剑客传几手拳脚，情愿意在陆老英雄面前，接招换式。"陆恒这个人赋性最狂，并未把和尚看在眼里，因为什么呢？他想就是你的老师出头，我二人动上手敢说谁输准赢，何况你是董乾的弟子，不是我自己说句大话，大概赢你不费吹灰之力。想到这里哈哈大笑："惠斌你这个话说的倒是实在，类乎你这个功夫，也不过就是接招换式。"和尚闻听也是心中暗笑，心说可惜你这身能耐，说话太有点没有身分了，真要是我惠斌，跟普通的人一样那就不用说了。你这人说话未免太狂傲了，老僧生平所不满意的就是狂傲无知的东西。今天你既然看我不起，我倒要把身上所有的能耐，施展出来，与你一死相拚。要说这个地方可实在是怨陆恒说话太过了，所以才招出和尚的不满意来。当时二人的言语，说到决裂处，当然就是武术解决了。惠斌动上手，陆恒这才看着骇怕，暗说哎呀，我想这个和尚不过仗着他是董乾的弟子，也未必有多大能为，有谁知我到输了眼了，类乎这样武术，不用说在平常之中，算是出类拔萃，就是在剑侠堆内，也很够瞧的了。我陆恒出世以来，对于名誉上多有不利，不出头还倒罢了，每逢出头，必然要碰上硬手，想不到今天又遇上了这个惠斌。如果我要是不振刷精神跟他动手，就许当场输招。陆恒想到这里，不敢疏忽大意，每逢发招，必然要通贯精神。其实全都错了，既然知道惠斌厉害就应当看关定式，以守为攻那才叫对，为什么还频频的往里推招呢？这就是陆恒一生的毛病，好胜好斗。和尚可就然了，

气息往下一沉，没有相当的机会并不轻易发招。二人战的这个功夫，说不说就是三十来个照面，仍是平平不分上下。陆恒心里着急，你说我真倒霉，今天看好了这么个机会，知道这擂台上并没有多少高人，故此出头，本打算赢个三五阵就完了，有谁知道这和尚居然有这么大的功夫，这大半天竟不能够取胜，我这个名誉简直的就不能恢复了。心里着急手脚上就有些个忙乱。惠斌那是何等的聪明，早已把陆恒的意思审查明白，不由得暗含着喜悦：你要是不起急，要你的功夫我的能耐，打算赢你真费点事，这一来大概你离输就不远了。和尚想到这里，力量暗含着增加，招数更稳了，行动如风，招数发动，不亚如闪电相仿。陆恒看着有气，莫非说和尚的功夫比我还快不成吗？他越着急越发的加紧，越快越忙。和尚的快是由稳处来的，俗话就是沉住气了。陆恒动手之间留神看和尚的破绽，和尚到是不含乎，就是这样忙乱，破绽的地方，简直的是没有。陆恒暗说你不是没有破绽吗？我也不动，这才叫乘虚而入不虚不入，自无所负。话可虽然这么说，敢情功夫怕长，任凭你是多么高的武术，只要功夫一大，这个空子可就出来了。陆恒用的是摘星手，双掌取流星赶月的法子，左掌下来右掌也到。要说招厉害也真厉害，只要是躲不开，打在脑袋上，立刻就得头卢粉碎。可是空的地方太大了，双臂一竖前胸完全露出，是陆恒错的地方，他想这个，我这一手发出去，任凭你向那边走，我的双掌也能够打得着你。皆因他是两手一前一后，比如说前掌打下来，你把身形向左一闪，左掌尚且未落，必然就够奔右边打去了；比如说你要是往右闪，当然他就够奔左边打却了。和尚也知道这种招厉害，这可就应了俗语了，舍不了孩子套不了狼。和尚动手这大半

天可是并不冒险，到了这个时候，这就算是得着实地的机会了。和尚也不往左也不往右，竖双臂向上一支，身形矮着，左腿弓右腿蹬，腰里一用力，哧的向前一纵。陆恒一看和尚够奔自己怀中纵来，就知道不好，双手打算撤回，那是已然来不及了，只可撤步向前退去，怎奈惠斌是先了，陆恒落后，和尚纵进来用右肩头，对准他的心口撞去。陆恒今天是万幸，就是自己也打算向后纵逃，故此把和尚的肩力卸去八成，不然可就是性命难保。就是这二成力，砰的一声把陆恒撞的双足离开了台板，一个跟头竟自摔到台下去了。这时候别人全都不理会，赵老道看着非常难过，也不怨陆恒不甘心归隐，怎么会他一出头，就跌跟头呢？就凭张明志赵明真二人的弟子，怎么会出头就跌呢，真正是叫人莫明其妙！赵明念了一声无量佛说道："师哥，你给我观看，我看看这个和尚有多大能为。"张明志也是有些个不忿，因为是许可徒弟上擂，为的是转转脸面，这一来不要紧反倒丢了面皮了，真正是岂有此理！听师弟一说要出头，自己并不拦阻，遂点头示意。

老道这才来到台前，脚尖微然一点地，嗖的一声，擂台上面道："无量佛，惠斌大胆，贫道要看看你有多大能为。"和尚一看，呕，打了孩子大人出来了，不由得由鼻孔之中哼了一声，心说，可惜你这个身份，居然也来到擂台动手。凭功夫我可赢不了你，可有一节，我不能就这样儿输给你，别的不说，我可得奚落你一顿。想到这里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方才输招落败陆恒的师傅赵明真赵道长，不问可知你这一次出头，当然是要替你的徒弟转转面子。论你的能为这个话倒是说得起，要是论你的身份，未免可不应该了。凭你的身份人称剑客，又是出家人，为什么还混杂

到人间争名取利呢？莫非有意还俗不成？”在家人听着这句话可不算什么，出家人就不然了，这句话詈人已竟比什么话都重了。别看惠斌是和尚，赵明真是老道，一句话说不出两个出家来，无论如何也不应当说出这句话，可是也因为老道的行为稍微差点，到了这个身份本来就不应当出头了。当时听了这个话，是满心怒气，打算辨驳几句，但是一时之间 想不出相当的理由来，只可念了一声无量佛：“惠斌，别的话少说，贫道既然来到这里，任凭你说什么，打算不以武术来解决，是绝对办不到的。”惠斌听罢，哈哈大笑道：“那是当然了，我也不说不跟你动手，不过我的话不能不说明白了。”老道并不多说，身形站在了正当中，口口声声教惠斌进招。和尚不含乎。身形住前一纵挥掌便打，老道这才接架相还。过个地方可不是捧人家老道，惠斌跟 人家比上那就算差的多，勉勉强强也不过就是七八个照面，不用说是赢了，就连闪闪躲躲都有点来不及了。这才叫十分危急，堪堪就要输招。神掌过林鸟谭爷，吩咐叫人取自己的军刃，打算过去替换惠斌，跟老道一死相拚。就在这么个工夫，猛然是听见有人高声喊嚷：“哎呀，好哇！今天算是找着对头了！”随着声音嗖的一声，由打下面上来一人，大家一看认得，正是大清国四大名剑头一位，镇古侠董乾董化一。

书中暗表，这位老人家可不是当时来的，自从打万龙藏峰岛事毕，总算大题目已然完了。今古侠关斗也知道，董老剑客必然要回家了，这才说道：“老董你看看这个事由，可算是完了，但不知你打算到那里去呢？”董爷接着说道，现在还没有一定的方针，但不知你这个老梆子打算到那里去呢？”关爷这才说道：“我的意思打算回我的河南卫辉府，皆因你我都

是这个年纪，如果说由打这里分手，再见面还不知何年何月了。我这个意思，是问问你还有别的事没有，如果说没有别的事，也是打算回家的话，我打算约你到河南住些个日子，说说笑笑倒省得愁闷，不知道你的意思如何？”董爷闻听连连说道：“你的话倒是很好，可是我也没有别的事，就是眼前这点，我倒有个打算，正打算跟你商量。我想万龙藏峰岛别看山寨的事已然完了，贼人的余党很多，究竟发生别的事不发生，这个话谁也不敢逆料。我这个心思打算约你一同隐在旁边，也无非就是暗地观看他们这个善后。如没有特别的事，当然咱就没有出头的必要了；就让是有事，咱们也得审查审查，是否从中有高人出头没有。如果从中没有高人，只是些个平常之辈，各位侠客能够办的到，咱们可也就不用出头了。倘若是从中有什么特别的事，出来几位高人，群侠办不到的时候，你我出头伸手维持，那岂不是全始全终吗？谁教门户中的徒弟徒孙全都在这里呢。”今古侠关斗一听董爷说的这个话也算对，既然为这段事出入多少次，到现在倒看个水落石出，然后回家一隐，就是睡觉也不觉着安然。关爷这才说道：“算你个老梆子说的有理，我就依着你就是了。”二位老剑客商量停妥，这才在西安府找个店房隐住身形。对于公馆之中不敢说事无大小全知道，差不多的事没有二位老剑客不知道的。以至于三次立擂招亲，董爷可就说这个事来了。关爷倒不注意，因为万龙藏峰岛已然消灭了，谢家滩三次再立擂，从中并无他等作对。擂台上面也不过就是平平常常比手，难道说一干侠客还办不到吗？董爷摆手说道：“这可不然，万龙藏峰岛所有的人位，到现在究竟落到那里咱们不得而知，离远的不说，倘若在附近隐藏，打算图谋不轨之辈，正然无机可乘，忽然

闻听说三次立擂，难道说他们就不出头吗？岛内平常之辈不用说，倘若是有武术高的主儿，公馆这些个人位，他们如可办得了呢？”关爷点头。“当然也不能去拦他们，只可是到了开擂那一天，咱们前去暗含观看可也就是了。”二位计议一定，由打没开擂可就来到这里，不过隐在人群之中，不让人看见就是人。

到了陆恒上擂，董爷用手推关爷道：“你看见了没有，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依着关爷自己就要出头，董爷告诉他别，到了不行的时候，咱们再出头也不迟。二位老人家可就暗暗观看台上动手。惠斌出头换下了司马空，居然和尚把个陆恒打下了擂台，关董二位老剑客，可不知道跟着陆恒的还有张明志赵明真。猛然间看见老道一上台，自己这个气就可就大了，准知道自己的徒弟惠斌不是他的对手，关爷要出头董爷拦住道：“你我二人不论谁出头，大概也难以取胜，皆因有张明志就有赵明真，两个老道这不是见了一个吗？那一个也必然来了，不用说老道一来是两个，就是一个你我二人也未必赢得了。你给我观看，还是我上去吧！”把话说完，够奔擂台，到了上面教惠斌躲在了一旁。老道看了看是董爷，含了一声无量佛：“打量是何人，原来是董乾哪，方才这个和尚不过我要看看他有多大能为，故此容他在我的面前走了几招。到如今你到了，不是我说句狂言，你还能够赢的了吗？”董爷说的也对：“我一百多的人，早就活腻了，只要打算一死相拚，就让金刚下界又有何惧！”老道闻听，往下并不多说，二人当场动手。拿着军刃动手固然差事，现在是徒手可差的多了，大概有十几个照面，董爷才渐渐的占落下风。关爷也知道老道厉害，真要是再有几个照面，势非输招不可，自己上台可也

是赢不了老道，虽然是这么个意思，可不能不上去。主意已定，这才纵身上了擂台，教董爷闪过一旁自己上前替换。董老剑客这个时候还是真难过，有心不让给，关爷已然上来了，让给他，彼此的能耐谁还不知道吗？我要是不成，关斗他也难以取胜。又一想不要紧，我二人先给他来个车轮战法，我暂时先退下去，等着关爷不成了，我再替换他，不也是一样吗！自己把主意拿定，这才虚晃一招，跳出了圈外。关爷也并不多说，挥拳便打。这二位动上手，你说也太巧了，跟董爷分毫不差，也是十几个照面之后，渐渐就不成了。这个工夫董爷将然把这口气喘过来，那个意思打算再替换关爷。就在这么个工夫，猛然间由打下面上来一个，众人看了看，不由又惊又喜。原来这位正是江南有名的剑客大先生吕留良。

第一百三十九回

吕留良暗助豪杰　刘庭秀夜逢淫妖

那位说这个书不用往下写了，这人全都走了，怎么会擂台一立又全都回来了？皆因从中有个原故，如果不叙说明白了，当然于情理说不下去，只要说明白了，自然就显着有道理了。大先生留良，看着这个万龙藏峰的事已然完了，自己本来就是到外边找徒弟，现在徒弟也见着了，这可以说是随心如意了。老人家当面跟王荫说明白，打算带着他回归江南，不用在外面流落了。王荫倒是也很赞成，情愿跟随老师回家，可有一节，自己数年的光景，始终跟孙茂昌在一处，由打没有交情，直到有了交情，并且还是感情融洽，居然不肯分离。自己也不隐瞒，就把这个意思跟自己的老师说明，吕大先生一想这个话也很对，这才说到："这个事太好办了，万龙藏峰的事，既然完了，他在这里也没有事，何妨你约他同行，到江南住些个日子，爷儿几个在一处盘桓，岂不更好。真要他愿意，咱们就一同走，那也显得是你不愿意离开他，他也不愿意离开你。比如说你跟他一说，他不愿意，那你就不必对于他这样恋恋不舍了，当然他另外有别的事，或者许不愿意一处同行。"王荫一想别无办法，也只可就是问问。到了晚间，因为这几句话，把孙爷还约到外面，找了个清静所在，这才说道："兄弟，我有几句话跟你商量，就皆因你我相处的日子很久，一旦分手，哥哥的意思，不愿意这么快分别。我打算找个清静所在，你同我居住数月，安安闲闲的聚会些个日子，

然后再分别，彷佛心里才过得去。我这话尚且没说，我的老师他老人家看见岛里的事完了，打算带着我归江南，恩师之命又能不违背，这一来岂不是咱们弟兄就得分手吗？所以我才问问你还有别的事没有？如果没有别的事了，可以随同我们爷儿俩到江南去。老师家中地名叫避尘轩，房屋宽大，有的是清静地方，住个一年半载，住腻了兄弟再走不迟。但不知你的意下如何？”孙爷一听师哥的意思，纯粹是好感情的言语，如果说不答应，未免显着我这个人太有点无情了。你说答应了吧，人家跟人家的老师回家，我的老师听说为寻找我也出来了，我要是跟着他们走了，我的老师找不着我未免对不住他老人家。可是自己跟王荫耳鬓厮磨在一处，一旦分手，倒是也有些个惜别之意。又一想自己的老师还不定到那里去了，他们爷儿两一走，剩我一个人在公馆之中也觉着无味，倒不如随他们先到趟江南就是了。想到这里这才叫道：“师哥，这个还值得商量什么，你告诉我一声，不是咱们就一同走了吗？你不愿意跟小弟分别，难道说我就愿意跟哥哥分别了吗？但不知多怎动身，咱们同行就是了。好在你的老师，也跟我的老师一样，这也用不着说什么搔扰。”王荫听到这里，自然是非常喜欢。弟兄二人计议完了，王荫可就把这个话跟吕大先生说了。大先生规定了日期，跟群雄告别，爷儿三个可就登程够奔江南去了。

书是有事即长无事即短，走在中途路上也无非是吃喝走路，这一天爷儿三个走着路闲谈，可就谈到武术这里了，孙爷说：“这文武学的功夫，简直的是无尽无休，据我看一个人打算练功夫，虽然在乎老师的能为，也在乎自己肯其用功否，就是这两样全都有了，也未必能把功夫练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大概也得天生是那个资质，然后才能够造就。”大先生听了这个话点头道：“不错，你这句话说的很对，三者缺一不成，不过单看缺的是那一样，如果有资质肯其锻练，若无良师，这个功夫练出来，也就是个平常就是了。有良师有资质，不肯下功夫练，不过落一个多学少成。有良师肯其练，就是资质稍差，这人也能有成就，但是巧的遇合很少。”茂昌孙爷听大先生所说之话，真正是津津有味，这才说道：“老人家你看我们哥儿俩的资质如何。”大先生因为有自己的徒弟在内，不能过于夸奖，只可说道不错。孙爷闻听这个话笑了笑：“说老人家这个话说的大概就是夸奖吧，我向来说话不客气，我们哥儿俩全都算上，大概资质都不成吧，不然怎么不能练到你那个身份呢？”吕爷听了这话暗含着为难，因为这个话太不好答言了。你要说不错，是你们的资质差着，鱼龙变化谁知道人家将来练到什么份上。这个时候一句话不要紧，将来他把功夫练成了，只要有我这个人，必然要找我比试，那岂不是口角招灾吗？我要说他们能练到我这个身份，他要是当面要求，非叫我传艺应当怎么办呢？又一想，唉，白太官为人也不错，他跟王荫又都是莫逆之交，就是传了艺也不算什么。想到这里这才说道：“你二人练艺甚高我可不敢说，如果练到我这个份儿上，那太不难了。不过你们的岁数尚且未到就是了。”孙爷听着这个话，点了点头叫道：“剑客爷，据你这一说，当然是我们岁数不到，功夫尚且欠火。比如说我们弟兄二人耳鬓厮磨，跟你在一处盘桓，还得多少年才能够学到你这身份呢？”吕爷一听，心说怎么样，是这个话不是。这才带笑说道：“茂昌，你这个话说的太不明白了，现在我要说比你高，也不过就是火候高点，除此之外，全都不相上下，不用在一处盘桓，

我也比你们高不了多少。”茂昌不信遂说道：“你老人家这话太谦，在先前我将然离开我的老师之时，那个时候果然有些个不知道天高地厚，到现在可就不然了，在外面闯荡这些个年，总算得了阅历不少。的确你老人家的功夫够二成，我们也就是一成多，要是你的功夫够十成，我们可以算是五成多。”吕爷连连摇头说道：“绝对差不了这么些个，就让是高也不过高一点火候而已。”孙爷遂说道：“提到了火候，那非得比手看不出来，没有一门功夫没有火候之说的，高与不高立刻就能分出来，反正咱们爷儿三个，也没有要紧的事，何妨试验试验。”孙爷说到这里，把吕爷吓了一跳，还以为孙茂昌绕着弯要跟自己动手呢，当时就没答出话来。还是王荫插言道：“兄弟，但不知有什么法子可以试验。”孙茂昌乐嘻嘻道：“师哥，这你还不明白吗？我说老人家的功夫比咱们高出一头，他老人家非说高一点儿不，别的比试非得当场亮招不可，惟独赛走，这才是自己爷们比工夫的好法子呢。只要老人家不藏功夫，爷儿三个放开了脚步，咱们往前紧走一阵，无论如何咱们两人也得输。”吕爷听到这里，哈哈大笑道：“我就是不藏功也未必准能走在前面，皆因年岁到了，常言说的好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茂昌不答应，非试试不可，白昼之间可试不了，大道上面来往行人络绎不绝，三位施展夜行术，岂不叫人家看着奇怪吗？商量明白，只可等到夜间比赛。果然爷儿三个，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用过了晚饭，并不住店，顺着大道仍然往前行走。走到天交定更，道路上的行人，已然没有了，茂昌请吕爷施展夜行术，自己跟着王孪随后追赶。吕爷无法，只可点头答应，老爷儿三个叫齐了号，一同施展夜行术往前行走。要说孙芝王孪两个人的功夫，已然就算够瞧的

了，惟独跟吕爷比上，可就不成了。霎时老人家走到前面去了，孙王二位在后面只能看得见黑影，二人各自努力往前紧追，追来追去索兴连黑影也看不见了。孙王二位各心里都发生一种感想，就凭数年的功夫，如果不比赛还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为，敢情这一比，才知道这个功夫差的多呢。别看这么想，也不能不往前紧走，不然不是越离越远了吗？心里思想脚下不敢迟慢，仍然往前紧走，走够多时，忽然间又看见老人家的黑影了。孙王二位明白，这一定是老人家恐怕走的太远了，故此将脚步收住故意等我二人。两个人是一样的见解，只可就追吧。追的这个工夫很大了，前面这条黑影总是离那么远，两个人心说老人家果然会开玩笑，我们已然输了，你收住脚步不就完了吗？又一想这必是老人家打算试验我二人的余勇，打算叫我们增加勇气，奋勇把他老人家追上。想着二人脚下用力，真不亚风驰电掣一般，果然不消半个时辰，把这个黑影真给追上了。细一看两个人全都怔了，黑影不是一个，原来是一前一后两个人。茂昌孙爷，猛然间想起，哎呀，前面走的并非是大先生剑客爷，一面走着可就跟王爷说道："师哥，你看前面黑影，怎么成了两个人呢？"还没等王爷答话，猛然间黑影站住了。二人将然到了切近，就听前面人说道："小辈你不要紧紧追赶，太爷等可并非是怕你，如果你要不知进退，马上就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孙芝王荫老哥儿俩，猛然间听了这句话，这才叫突如其来，可是凭这么高的身份，绝以不能因为这两句话，就此善罢甘休。只得走上前去，问两个人是作什么的，为何深夜之间施展夜行术。那两个人说出些个言语，把老哥儿俩气得须发皆立。

书中代表，这两个小子，实在不是平常之辈，不然脚程

也没有那么快。二人本是聚英山寨主，一位坐第五把交椅，姓方名德字天化，外号人称卷毛醉老虎赛飞星，那一个是第九位寨主，姓田名坡字子高，外号人称八臂玉面熊金戟将。这二人奉本山大寨主赤面罗汉、火眼金睛赛悟空赵丕赵如城的山令下山，因听说万龙藏峰岛已然被年羹尧打得冰消瓦解，准知道西安候无处安身，特派方天化，田子高二人前来迎接。要不这位大寨主，对于这位西安侯也不能这么关心，皆因赵如城的父亲是明朝的大将，因为满清入关死于大清兵之手，自己念父仇总想不利清朝，怎奈人单势孤，什么事也办不成。凭着自己身上的武术，闯荡江湖，交了知心好友一共是九位，占聚英山之时，已竟就千辛万苦，后文书另有表白。现在只说赵丕的志向就是存心报仇，从中经人介绍，知道有这么一位西安侯，打算图谋不轨。如果自己帮助他，灯借火势火借灯明，如果一旦举事，必然可以搅大清国一个天翻地覆。话虽然这么说，只是没有机会得以亲近，往来之间不过是各自遣人传话，彼此既未会一面，那交情总显着不大亲切。再说两人的心思也无从说明，到现在听说万龙藏峰势败。赵丕一想这个机会到了，我何不派人前去迎接，头一样对于西安侯显着亲近，真要是把他接上山来，他的号招力很大，天下英雄不难罗致。自己越想这个主意越对，遂在大厅上面发表自己的意思，问问那一位愿意前去迎请西安候，从中可就是五寨主方天化，九寨主田子高，二人答言愿往。大寨主当面修了一封书信并往返的川资，打发二人下山。在这弟兄九位之中，各有相亲相近之人，这二位平素交情最好不过，不论办什么事，有方天化必然就有田子高。二人出山之后，在路途上面闲谈，田坡叫了一声："五哥，咱们这一次去依我看是白跑一

趟。”方德莫明其妙，遂问道：“怎见得就是白跑呢？哥哥我倒看不到，从中有什么理由，兄弟不妨明言。”田爷说的也好：“狡兔三窟。西安侯的声势，已然不算小了，万龙藏峰被剿，难道说，他就没有安身之处？只要他一走，咱们就没有地方去找，你想这不是白跑一趟吗？”方天化一听，这个话倒是有理，可是也不能不去，只得遛遛达达到了西安搭界的地方。因为二人对于这条道路不熟悉，走来走去把宿头店道可就错过去了。往前行走，天交二更，才来到一个村庄上面。夜间睡觉倒是小事，都是练功夫的主儿，通宵行走也不算什么，怎奈肚子里头饿可办不了。方天化出主意，打算找一家瓦房高大的主儿，找点吃食充饥。田子高也饿了，自然愿意。可巧一进村就有一家瓦房，门前有影壁，门楼高大，二人准知这是当地财主，遂走上前去叫门。叫了好大半天，才听见里面有人问：“什么人！找谁？”方天化实话实话，就把没赶上宿头，前后一说，没有方便地方不要紧，我们可以不住在这里，只是求一顿饭吃。里面人把话听明白了，遂说道这个事我们可主不了，你们在这里候着，我得跟我家员外商量商量，说罢可就没有动静了。又过了好半天，才听见里面有脚步声音，跟着大门开了。由里面出来一位家人模样的，手里还打着扇子灯，灯笼挑起照了照两个人，说道：“我家员外说了，寻宿吃饭都是小事，只是家中这些个日子不安静，若是留下二位，夜间受了惊，或是出什么意外，未免显着不合适，所以叫我出来把话说明，还是请二位到别家去呢！”方天化一听这个话，非常恍忽，未必是实话，大概是因为夜深，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故此不愿意往里面让。小子本来是个暴脾气，要不人称醉老虎呢！听完了这个话很不满意，遂说道：“你到里面

跟你们员外说去，我等并非是歹人，不用叫他不放心。如果真要是宅中不安静的话，无论是什么不安静，我们全都不怕。皆因我们二人是保镖镖师，不敢说是武术高强，世界上能比上我们的主儿太少了，无论是什么不静我们也不怕，你到里面把这个话说明白了吧！”家人闻听无法，只得关好了街门，二次进去回话。又过了好半天的工夫，家人才出来叫道：“二位，我们员外爷出来了。”方天化田子高留神观看，随在家人后面了出来一位白胡子老头儿，长得倒是慈眉善目，看年岁大概有六旬左右。方天化只得抱拳说道：“老人家，我们这是走过了宿头，故此来到贵府高庭打搅，求老人家寻个方便吧。”老头子不等方天化把话说完，低声问道：“二位贵姓？”方天化自己报通了名姓，又用手一指：“这是我的九弟田坡田子高。”老头子借着灯光又仔细看了看两个人，这才点了点头，遂说道：“适才告诉二位，宅中不安，这个话并非是假的，老夫听说二位全是镖师身上都有功夫，心里非常喜欢。现在看着二位倒是带着练功夫的样儿，可有一节，我这宅中所闹的是人是鬼尚且不一定，难道二位不胆小吗？”方天化一听，这才知道老头儿家里果有事；猛然间一听，也吓了一跳，身上有武术只是不怕人，谈到了神鬼，既不会降妖，又不会捉怪，这个玩艺可真玄虚。又一想，唉，闯荡江湖绿林道这么些个年，什么叫妖魔鬼怪，简直的就是不懂。不管他是什么，既然把话说出来了，绝对不能说不敢进去，这才壮着胆子说道：“老人家不要紧，如果是人前来搅闹，我们替你拿住，送交当官治罪？谈到妖魔鬼怪，我等倒是不会画符念咒，但是腰间携带斩妖剑，乃是传代之宝，任凭什么妖魔，他看见这口宝剑，也得远避千里之外。”老员外一听这个话，喜欢的别提了，

赶紧抱拳说道："既然有此惊人本领，二位就请进来吧。"方天化在前，田子高在后，进了大门，家人把门关好，这才往里走。田子高心里骇怕，心说我的五哥，你的胆子可真算是不小，真要是绿林道的人前来搅闹，那倒不算什么，有咱们弟兄在这里，还可以跟他讲讲交情，就让是说翻了脸彼此动手，咱们也不含乎。倘若真要是闹妖闹怪，夜半三更一阵大风飞沙走石，吧答一声落将下来，青脸红发巨猱牙，口吐黑气，喷上人就死，到那时咱们连半点道行也没有，岂不是白白的送命吗？田坡正然思想，已然来到了里面厅房。老头子把他们二人让进去落坐，吩咐家人给二位先沏茶。方天化说道："老人家不必沏茶了，我们肚中太饿了，不然还不至于到此叫门，有酒预备点儿，没有酒无论什么给我们预备点吃的就是了。"老人家遂吩咐家人预备酒饭。方天化问了问，才知道这个地方是陕西边界，地名叫作大刘庄，老头儿姓刘名叫刘鼎铭。说话之间饭得了，酒也烫好了，刘鼎铭说道："恕老夫不陪，二位请用吧。"方天化说声不客气，这才拿起酒来满上一怀，然后递给田坡。方德向老人家说道："刘老员外，我们二人喝着酒，你老可以把家中所闹之事，诉说一番，然后我们二人好预备预备。"员外闻听，连连答应，这才不慌不忙说出一篇话来。

原来这位刘鼎铭，跟前只有一位少爷，名字刘庭秀，生得白面红唇，相貌非常美丽，自幼读书，资质聪明。也搭着老头就是这么一个儿子，真正是爱如掌上明珠，家里请着专馆先生，除了读书之外，别的嗜好一概没有。生平最喜欢清静，书房可就设立在后面花园，这里面就是二位书僮，一位先生，那一人可就是刘庭秀。人既少当然没有噪杂之声，又

加着四时不落之花，八节长春之草，更显得幽雅异常，偶闻声音也就是吟诗读书的声音。庭秀这个孩儿，生平就爱习文章，别看整天读书，兴犹未尽，每天读到二更后，堪堪交三更才能安眠。这一天先生家中有事，嘱咐庭秀好好的用功，多者十天八天，少者三天五日，我就可以回来了。刘庭秀遵老师的嘱咐，果然加意的研习，仍然是读书到二更后才能够安眠。忽然间这一天晚间，天也就在定更后，正自读书高兴之际，猛听得院中叭的一声，那个声音非常清脆。庭秀纳闷，不知道书僮他们弄的什么东西，这才连连叫道："福儿福儿！"一连叫了两三声，并不见福儿答言。庭秀正自心中有气，打算出来观看，猛然间帘拢一启，由外面进来一个女人，身上穿的衣服，艳丽无比，再看像貌，不亚如仙女一般，真可以说世界上罕有的美女，可就是肋下悬挂着一口宝剑。刘庭秀看到这里，不知道是人是鬼，已然吓得茫无所措。就见这个女子叶赤一笑说道："少爷，不必骇怕，我也不是世界上普通的女子，可也不是天上的神仙。我辈所处，就是不如天上异于人间，俗人所说就是地仙。我奉母命前来访你，皆因他老人家修的，能知过去未来。有一天在洞中打坐，由南往北飞来一对喜鹊，冲着门口大叫三声而去。老母掐指一算，原来是我的尘缘，老人家排罡布斗，仔细一寻，知道你跟我有夫妻之分。但是人仙异处，只可夜去明来，不可以花轿迎娶。他老人家择的良辰吉日，可就是今天，叫我独自前来访你。老人家无论怎么说，我总觉羞愧难当不肯前来，后来老人家笑了笑，叫我到他老人家近前手指掐诀，向我浑身画了画，浑身上下全画完了之后，连我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老人家再打发我来，立刻就觉着不害臊了。我曾问他老人家，这一个

跟我有缘的男子，住在什么地方？老人家告诉我："在陕西边境小地名叫大刘庄，一进村一所大瓦房，老人家名叫刘鼎铭，跟前只有一子，名叫刘庭秀，为人极其温柔，自大后园读书。"说到这里用秋波顾盼问道："刘少爷，我所说这个话，但不知对或不对？"刘庭秀不听还倒罢了，听到这里，那才叫迷迷惑惑，就彷佛是做梦似的。现在听着这个女子一问，自己也说不出话，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了。女子一笑说道："这个人白念了许多书，怎么连话都听不明白，不是告诉你啦吗？我并非是世上的俗人，能够婚配嫁娶，这就叫仙缘有份。"说罢，放出妖媚百般调戏。刘少爷已略解人道，怎禁得这样勾引，便渐渐入了港。那女子叫刘少爷称他为仙妹，从此刘庭秀就跟他成了夫妻。天要发晓，仙妹起身将衣服穿好，告诉庭秀好好睡觉，不可早起，到晚间我还来。庭秀本打算起来，跟着给他关门。仙妹摆手说不必，你睡觉吧，说罢转身出去。刘庭秀思索昨夜之事，疑真疑假，又一转念，天下那有这种事，莫非我这是做梦不成，真要是做梦的话，一定也有点痕迹，看了看别的全都不说，只有二人合欢所用的手帕两方。这个东西还是仙妹随身带来的，拿起来看了看，虽然污秽不堪，香气仍然喷鼻。刘庭秀将两块手帕拿在手中，追思过来的情意，直到心神疲乏，这才沉沉睡去。那知道一觉起来满窗通红，庭秀不觉吃一惊，何以天就会到了这个时候。别看天晚自己犹有倦意，但是不敢接着再睡了，看了看自己是赤身裸体，手里握着一件东西，正是合欢手帕，赶紧把衣服穿好。书僮福儿由打外边进来叫道："少爷，我已然来到这屋里数次，何以少爷今天这么贪睡，莫非昨夜一夜未眠不成吗？"庭秀心中有愧，听福儿这么说，为是昨夜的春光，被他暗含着看去，想

到这里，沉了一沉，这才道："不错，我昨天睡的太迟了，你怎么会知道呢？"福儿本来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他可听不出这个话来，遂接着说道："我看你起得晚，就知道必是睡得迟了，不是写字写得高起兴来，便是作诗作得高兴了。"庭秀一听他并不知道，这才随口答言说道："不错，你快给我打洗脸水去吧。"照常洗脸喝茶，点心就不用吃了，早已过了早饭时。吃完了饭之后，到前面看看员外，然后回到后花园读书。自己坐在书房之中，书本放在面前，并未开读，二目看着屋门口出神。回想仙妹昨夜如何进门，跟我说话怎样眉眼传情，可惜她不能下嫁于我，只是夜晚相会，这不过就是说个大概，其实刘庭秀细嚼滋味无一处不想。福儿进来献茶，看见少爷书也不念，书本仍然在那合着，二目直勾勾的出神，遂乐嘻嘻的问道："莫非少爷把书忘了，想不起来不成？"少爷听他这句话才惊醒过来，原来自己坐在这里并未念书，只可随着书僮的言语说道："不错，你可别搅我，要不然就更想不起来了。"福儿不敢多说，茶放在这里，赶紧就躲出去了。不是书僮出去了吗，庭透还是接着想。好容易盼到晚饭时，胡乱吃了几口，又接着盼掌灯，灯掌上了，再盼定更。你说也巧，将然定更，就听廉拢一响，仙妹由打外面进来。刘庭秀自然是喜欢的不得了，早早的告诉书僮睡觉，书房门关好。二人一见面各道相思互相戏嬉玩耍，从中的情形，只有过来人能够知晓。作书的一枝笔，实在是难描写，简断捷说，每天夜里仙妹准来，转眼之间，已竟过了十来天。这一天老师云老秀才回来，庭秀请安问好，没有别的话可说，当天云老先生没看出什么来，到第二天接着上课读书，先生可就看出不对来了。素常这个孩子非常喜欢用功，怎么这一次我走了十几天的工

夫，所有的功课都没温习熟？这还不说，那个心里就彷佛有什么事似的，说话怔怔柯柯。老头子由打这个上头，留神一考查，不但是刘庭秀的精神恍忽，面容了见消瘦，双眉隐隐发青。云老先生莫明其妙，暗说不如设法盘问，先暗含着把书僮叫到面前问道："福儿，自从我走后，少爷每天在书房里睡觉吗？福儿点头说道："在书房里睡。"云老先生又问道："每天的行动跟我在这里一样吗？"福儿听先生问的这个话奇怪，遂说道："你老人家究竟问什么事，你老说明白了，我跟你老实话实说，你老要是这么问，我可实在摸不着头脑，怎么会不跟你在这里一样呢？"先生实话实说："皆因我看你们少爷，精神恍忽，举动异常，并且面容消瘦，我是怕他染上别的嗜好。跟我在这里倒显着我的教道不好了，有心直接问问他，我又怕他不好说。所以我这才背地里问你，无论有什么话，你只管对我说明，如果你要瞒哄我，这个错处可也有你一半；如果你跟我说了实话，将来无论有了什么事，我在老员外面前可以替你说，绝不叫你受责。"小孩子禁不住吓嚇，听云先生一说，还有他的罪过，立刻说着慌了，遂说道："小子我可不敢瞒着你老，自从你走了之后，少爷天天在这个地方，别的一点事也没有，跟你在这里时一样也不差。就是你走了两三天之后，少爷起得非常的晚，往常是我贪睡，少爷起来叫我，由打那一天之后，少爷反倒起在我的后头了。"说到这里又想了想，还有一样儿，以先少爷睡觉是穿着中服，现在总是赤条睡觉。"云老先生一听这个话，也算不了什么，穿衣睡脱衣睡也妨碍不着精神。起得迟，也或者是夜间看书，绝以不能因为这个就瘦了。再往下问，书僮可就一概全不知道了，云老先生无法，只可再看几天再说吧。又过了些个日

子，看着刘庭秀的容颜一天不如一天，并且对于读书作文章上非常懒惰。云老先生这个话不便秘而不宣，自己暗含着叫书僮领到前面，见着刘鼎铭，叫着员外爷，我有几句话，要当面跟你老人家说："令郎近日容颜消瘦，不知道你老人家留意到这里没有？"员外答言："不错！我这些个日子也看出来了，我以为他是读书用心所至，故此并未留神。"云老先生接着说道："我知道你老人家当然是这样想，故此前来跟你把话说明，你不是说读书用心吗？实话告诉你吧，近日以来，令郎文懒作书也懒读，终朝每日无精打采，并且面貌一日比一日瘦。我恐怕从中出了什么毛病，请员外审查审查，可以预加防范。"员外一听不住的点头，这个孩子今年已竟二十二岁了，就是这么一个儿子，依着我的心思，早就要给他定亲，怎奈他是横拦竖遮，非说要把书念出来有了功名然后成家。我因为看他的志向很好，故此也未便过拂其意。春花秋月本来容易感动，人同此心，难免有个人大心大，明天我盘问盘问就是了。"云老先生听了，连连称是，这才告辞退回了花园。

到了次一日，员外把庭秀叫到面前，首先说自己这大年岁，跟前就是你自己，人人养儿全都盼孙，难道说我就没有这个心吗？我这个意思打算跟你商量明白，然后赶紧讬妥靠的人物色深闺佳丽，早早的给你完婚，就去了我心中一块大病。员外这个意思本来就是用话试探，如果孩儿有了春情之念，他必然默认听我所为。那知道老头子这个话将说出来。刘庭秀满面通红，很带着急燥不安的意思，遂说："老爹爹，你千万别这么办，真要是这样一来，孩儿我非死不可。"老员外莫明其妙，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一句话，遂又接着说道："孩儿你只愿任你的性气，你可不知道为父落了许多闲言。说我这大的

年岁糊涂不办正事，为什么儿子这么大不给他定亲呢？何况又是没三个没两个，就是一个儿子，本应当早完婚才对。你不可违拗，依着老父这个办法吧。”庭秀脸红脖子粗连连说道：“我是绝对不定亲。”员外把他容颜消瘦有点可疑的意思模糊着说了几句，庭秀并不答言。爷儿两说了半天，就算没有结果，气得老员外也不跟他说了。少爷回花园之后，员外打发家人，把云老先生请到前面，就把跟自己的孩儿所说的话跟老先生学说了一遍。云老先生为人极其精细，考查庭秀的意思，跟他说话的口吻，就仿佛像有了什么外遇似的。当时秘密告诉员外几句话，可就是叫老人家派得用的家人，暗地调查调查少爷的行动，没有别的毛病更好，有别的意思，早作预防。员外听着这个话还很不以为然。皆因云老先生说出来，不过不能不敷衍，当时可就答应了。到了晚间可就把管家刘进禄叫到了近前道：“进禄，今天有件事委派你，务必你要认真去办。就是到夜晚暗含着到后花园，可千万不要去早了，等到他们全都睡了，你到少爷卧房窗下听听，屋里有什么动作没有。如果屋里有灯光就更好了，你可以想法子偷着看看，看看少爷不睡觉做什么事。至于后花园的门，你可以暗含着嘱咐福儿开开，可千万别叫他泄漏机关。”进禄一听摸不着头脑，答应的可就很慢。员外知道他心里嘀咕，遂说：“往下不必多问，等你调查回来报告我知道，你自然就明白了。”刘进禄这才连连答应出去。白昼之间不说，到了晚饭后，刘进禄暗含嘱咐福儿留门。书僮问有什么事，进禄用言语吓嚇：“你不必多问，连我都不知道有什么事？这个话你要千万别说，只要是一走漏消息，员外爷可说了，非活活打死你不可！”福儿是个小孩子，听见这个话不敢多问，连连答应：

“我绝不敢泄漏！”话嘱咐完了，到了二更来天，刘进禄悄悄的够奔后面花园。来到门口用手一推，果然角门虚掩，进禄慢慢的到了园中，看了看各处全都黑暗，惟有少爷的屋中尚且明亮。进禄看见灯光，准知道少爷没睡，走道如果 脚步一放重了，被少爷听见多有不便。你说这小子他也机伶，下腰把鞋脱下来放在甬道上，敢情人要是光穿袜子走路脚步就轻的多了，又搭着留神慢慢的走，真正是声息毫无，临到窗下先听了听。进禄这一听就怔了，因为屋中有种奇怪的声音，又看见窗上的影子，好像是男女合欢的意思。刘进禄心里可就明白了，当然是我家少爷眠花宿柳，事机不密，被员外得着了消息，故此派我前来窥探虚实。他可就不想，如果是眠花宿柳，这个人由打那里来的呢？刘进禄这也叫一时的猛撞，他一想我既然听见，屋里又点着灯，我何不看看这个女子什么样儿呢？想罢，遂把手指放在口内，本醮醮唾味，轻轻的照定窗棂纸一按，果然没有声音，按破了一个小口。刘进禄闭上一只眼，用一只眼望里看。要说进禄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他不看还倒罢了，往里一看不知不觉也是情难自禁。原来刘庭秀少爷躺在床上，赤条条的一丝不挂，还有一个女子，也赤裸裸的。刘进禄不敢再看，慢慢的退到院中，找着了自己的鞋子穿好了，悄悄的出了后花园够奔前面而来。先到书房看了看，果然老员外尚且未睡觉，独自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那个意思似乎等什么。进禄痰嗽一声然后来到了里面，刘老员外看见他不由得脸往下一沉说道：“你这小子简直的是越活越回去了，怎么叫你到后面看看少爷的动作，竟会费了这大半天工夫？”进禄笑嘻嘻的说道：“员外爷你老先别着急，既然打发我前去窥探，我要是不看个水落石出，岂不是耽误你

老人家的事吗？别看工夫费得大，我倒是全看明白了。”老员外一听把事看明白了，接着问道：“究竟你看的都是什么事呢？”刘进禄并不隐瞒，就把自己所见的事，一字不留全都跟老员外说了。刘鼎铭不听还倒罢了，听到这里只吓得浑身打战。别看刘进禄当时看明白了，可没想到这一层。员外可不能这么糊涂，一想孩儿可称得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年整月住在后面花园，慢说这个地方没有勾栏妓女，就让是有，我那孩儿他可也找不着。何况听进禄所说这个女子美如天仙，不问可知，当然是妖精化人，迷惑住我的孩儿。如果没有相当的法子驱除，我的儿可就没有命了。老人家想到这里，要把话说出来，又一想不能说，只要这个消息往外一传，合家上下男女人等，必然是大惊小怪。我得沉住气，就连进禄我也不先跟他把话说明，明天晚间我还让他前去观看，一连看他三天，然后想法子不迟。老头子把主意拿定，这才跟进禄说道：“我早已就得着这个信了，不过未实地看见，所以才打发你前去。这个话可千万别往外说，明天晚间你再去看看，后天再去一趟，如果看他天天如此，我自然有法子办理。”刘进禄果然就连看了三天，然后老员外才跟他说明这个意思。刘进禄回想起来，真正是头发都要竖起来，小子越想越对，家里虽不算什么深宅大院，平平常常来一个女子这个事不可能，当然是妖精了，话说到这里，不用说再叫进禄去看他不敢去，到了晚间连花园这边都不敢来。老员外嘱咐千万不可对人说，秘密的把云老先生请来，员外就把这个话跟他说了。可别看这个老师是饱学的秀才，对于这段事，他也莫明其妙，要是按圣教儒道说？绝对不能认为这是妖精，你说她不是妖精，是一个普通的女子，你说她是从那里来的呢？也许是疑生暗鬼，

心灵不正招来的外邪也未可知。云老先生沉吟了好半天，对于这段事就没说出所以然来。员外看云先生不加可否，自己这才说道："我的意思打算请位有道法的师傅，或者是僧道，先让他看看，究竟这是怎么个妖精，然后再设法驱除。"云先生只说了这么一句："除妖捉怪的主儿，也可以请，眼前应当先请一位有名的医生，给令郎诊诊病，面容消瘦究竟是什么原因。"老员外听这个话很有道理，并不延迟，就教进禄套车请大夫。工夫不见甚大，大夫请到家中。

这位大夫姓张名收张虎臣，那个医术真可以说是通神，家里竟说人送的匾都没有地方挂，连厨房柴禾棚子里头都挂满了，那才叫远近驰名。刘老员外亲自把张先生接到了书房，手下人献茶，员外就把这个话，先跟张先生说了说："小儿庭秀在后园跟老师念书，不知道因为什么原故，气色青黄日见消瘦。我问他又不肯说，叫他到你老人家那里看病，他是更不去，只说是没病。我不放心才劳动你老人家跑这一趟。"张虎臣点点头道："不必客气，不知令郎现在那里，请出来我给他看看就是了。"员外叫进禄到后面把少爷叫了来，员外吩咐孩儿给张先生行礼，然后叫他坐在张先生身旁，手拿出来叫老人家摸脉。张虎臣先看了看他的容颜，然后又叫他咳嗽两声听听，左右手的脉全都诊毕，张先生遂说道："少爷，不可耽误光荫，请于后面念书去吧。"庭秀给先生满了满茶，自己这才回后面花园。孩儿走后员外心里着急，接着问道："张老先生，你看着怎么样？"张虎臣未曾说话，把双眉紧皱叫道："员外，我这个看病就是有一样不好，说话咀直，你可千万别怪。今郎这个病，到现在别看能走能动，已然就到了十分八厘了，真阳已绝，只是凭游气生动。由打现在服药，倒是还

能够好的了，可有一节，必须夫妇分房，竟说分房还不算，还得有人看守他睡觉。归总的病源就是房事过度，已然成了色痨之兆。”员外听到这里叫道：“张老先生，我这个孩儿尚未成家，倒是没有分房的必要。最近他是这么这么一段事，你老人家所说的色痨，还一点都不错。今天我请问你这句话，可就是跟他交接的这个女子，是人哪，还是妖魔怪呢？”张虎臣闻听，哈哈大笑道：“老员外，实话告诉你，方才所论断的是令郎的病态，无论跟人也罢，跟妖魔也罢，反正是淫欲过度。你要叫我考查是人是鬼，我这个能为可是达不到。”员外也知道自己所问的言语没有道理，只可说了几句欠词话，当时求张先生开了个药方，这才把人家送走，叫进禄跟着去抓药。员外这个时候，心时跟着火的一样，准知道竟吃药也好不了病。因为什么呢？魔鬼不除又怎么能够好的了呢！老头子不敢呆着亲自出去，够奔大刘庄东北毛家寨。那里住着一位姓李的，外号人称李大胡子，听人传言很有拿手，给人家治病净宅，效力很大。刘老员外到了李宅，见着李师傅，就把自己儿子的静动一说。李大胡子摇头晃脑说道：“这个妖怪的道行大了，不然不能变化人影，这也就是找我，除了我李大胡子之外，远处的我可不知道，反正可着这个西安府没有第二位能够办到。”刘老员外只可当面请求，无论花多少钱，只要能把妖怪驱除走了，我全都能够办到。李大胡子这才说道：“钱我可不要，这段事办完了，然后大仙叫你布施，你烧一股信香吧。我给你看看叫你助多少善银，只要你一点头，我马上就跟你一同前去。”员外无法，只得拿起一股香来举了举，然后交给大胡子插在炉中，跪在那里磕了十个头，然后往蒲团上一坐，机令令打了一个冷战，说话的声音也变了，向着刘员外问道：

“你这人为什么来烧香啊?”刘员外才把自己儿子的病说了一遍，李大胡子这才说道：“你儿子的病，乃是终南山五千年妖狐迷住，打算叫我把他哄走了也成，你可得大大的助一善事。因为山东济南府，大仙没有住处，用白银五千两起盖一座庙宇，现在已然有了四千两，所差就是纹银一千两，你能够答应吗?”方才一说白银五千，把刘外吓了一跳，后来一听还差一千两，这个事可就容易了，当时就答应了。大仙又嘱咐道：“病好了之后，这笔款交给我的弟子李大胡子就是了。”员外也全都答应了。你说怪不怪，李大胡子又打了一个冷战清醒过来，遂向员外问道：“方才都说什么来着，叫你助善了没有?”刘老员外并不隐瞒，就把大仙说的济南府修庙，共为五千两，已然有了四千，叫我助白银一千两。李大胡子点头说道：“不错，这个话我早就听见了，这些银子是给大仙修盖房屋，你老人家可应了没有?”员外点头，李大胡子这才换衣裳，当时跟着刘员外一同够奔大刘庄。来到家中，先向各屋观看，也有箱子不是地方的，也有立柜该挪的，乱七八糟全都说完了，这才叫人领着够奔后面花园。进了角门走不多远，看见一块太湖山石，李法师吩咐一声，赶紧移到靠墙，此乃妖物隐身所在。员外不敢怠慢，立刻指挥长工月工将石头搬开。到了书房里看了看，倒是没说什么，这才来到少爷的屋中。李法师双眉紧皱道：“你们寻常人不知道，这个屋子里面，已然被妖气薰满，幸亏这个时候把我请来，再过一个月，这个妖就无法除了。”当时叫人预备一盆凉水，李法师用手在盆里来回的画了画，然后各处乱洒，到最末后把少爷叫过来，法师用水拍了拍他的头顶，问道：“你觉着清醒地个吗?”刘庭秀心说，原来我也不糊涂，不过这些个日子身上很懒，没有气力

就是了，只可随声附和，说道清醒。法师二次够奔书房，叫人买来朱砂，新砚一支，黄表纸一张，九十六裁，全都裁成了纸条，首先写了几道符，贴在少爷的屋门口，给员外身上带一道，先生门口也贴一道，书僮门口也贴一道，什么角门厕所全都贴上了，甚至于园中树木也得贴符。花园之中完了，可就是说到里面住宅了，老员外的卧室贴三道。法师接着问道："还有什么屋子，那个情形如同过新年贴对子似的，什么厨房马棚，大门过道，无一处不贴，符全都贴完了，法师这才说道："我今天晚间回去请大仙降坛作法，得了什么消息，随时向我那里去报告。这个话可是两说着，也许从此就走了，也许她不善罢甘休。皆因她的道行太深了，如果她要不肯走，那可说不上不算，必须到宅中巩坛作法。"员外听他说的如同目睹眼见，只可恳恳切切的托咐："求大仙施展神通，早早将妖狐赶跑，我必然还要挂红上供。"李大胡子连说道："不必客气，但愿病好了，你就是再多化两顷地，你不是也愿意吗？"说着话迈步往外走，员外一直将他送到大门外，拱手作别。不表法师回家去作法，单说老员外送走了李大胡子之后，嘱咐家人们早早的睡。其实家人不用嘱咐，这个事早就都知道了，好家伙后花园闹妖怪，迷住了大少爷，这个事还是闹着玩的。从中有能耐的主儿可就说了，今天晚晌大家夥全都应当凑到一处睡觉，手底下还得预备下家伙，因为什么呢？妖怪来的时候，他一看门上有符，当然就进不去了，他没有个不生气，他一生气必然施展神通，各处乱撞头。倘若是叫她撞到屋里来可了不得，所以说得预备预备。这个话一说出来，果然有一半人赞成，这个话还别说着玩，大家真就凑到三间房内去安歇。天到了掌灯时，各处的门全都关好了，真正是鸦雀无

声，有谁知安安稳稳一夜任什么也没听见，到了第二夜还是如此。老员外一想这个事，有效验无效验，不得而知，闹妖怪的话说出去了，谁也不敢前去偷看了，究竟妖怪走了没走，怎么能够知道呢？老员外无法这才把少爷叫到屋中，把家人全都打发出去，老头子这才说道，庭秀："前天请来法师因何而来，难道你不知道吗？"少爷其实早就明白，就是因为难以出口，故此始终不说。此时听老人家问，仍然摇头说不知道，老员外听到这里，不由得眼泪可就流下来了，叫道孩儿："我可就是你这么一个儿子，要说用你养活我吃饭倒是不用，皆因家中有的是田产，怎奈你要有个好歹，接续后代香烟无人。再说我这么大年纪，老来伤子，叫我心里可怎么受。你所遇之事，我已然派人暗含着看见了，难道说到现在你不说实话吗？再说这个事也并非是怨你，不过秉气不旺招来邪祟，现在代纹银一千两，聘主这位法师，就为是驱除这个妖魔。说不说到今天已然是三天了，有没有效验，为父我可不知道，不能不把孩儿你叫来问问，这个女妖是不是还来？务必要你说实话！你不看你现在这个情形，瘦骨支离，气微如丝，如果再不说实话，你的性命必然难保了！"刘庭秀听爹爹说到这里，不由得也落下泪来，低着头可就把自己的遭遇从头说了一遍。不然这个话庭秀也早就说了，皆因仙妹有话，如果你泄漏了你我的机密，我可有未到先知之能，必然取你的项上人头。故此孩儿不敢轻易把这个话说出来，皆因怕受了仙妹的暗算。今天听老人家说出已然打发人暗含着观看明白，仙妹对于这一节并未提起，何况要是真有未到先知之能，不用老人家看了，就可以知道了。自己有这个比仿，所以才敢把这事说出来。"老员外把话听明白了，这才赶紧问："那么由打贴上符之后他

又来了没有?”庭秀说的也好：“由打初会那天起，一天也不虚过。至于贴符这段事，她还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员外一听，不由得心里着急，准知道李大胡子这个法师不成。想了想复又说道：“张虎臣老先生嘱咐到夜晚找人看着你睡觉，你不会搬到前院来睡吗?”庭秀接着凄凄惨惨说道：“跟你说实话，到后来孩儿的精神不振作极思静养，怎奈这个女子她不许可，她说你要挪地方睡觉，我必然追以你的性命。”庭秀说这个话还是实在的情形，并非是临时哄弄老人家，庭秀因为房事无力，要求仙妹免行云雨，她是也答应，怎奈百盘收拾，势必把他闹的情不自禁起来不可。庭秀到了这个时候，也有些个摆脱不开，故尔老人家一问，这才实话实说。员外沉吟了好半天，告诉孩儿：“你可以跟她好说，就提我现在病了，叫你到面前伺侯，父子的关系能够不尽孝道吗？你把话跟他说了，听听他说什么话。”庭秀一听这倒是个主意，当时可就点头答应。到了晚间仙妹来到屋中，少爷叫道：“仙妹，今天我有句话跟你商量，皆因我的老爹爹得的病非常厉害，本来今天夜里我就应当在面前伺候，就怕你来到这里扑空，所以前来等候，顺便把话跟你说明。”仙妹闻听笑道：“少爷，你这个话当真吗？少爷说道：“我还能够跟你说假话吗?”仙妹怔了怔这才说道：“我到外面看看天到什么时候了，如果要是早的话，我回来给你个话，我今天晚上就赶回去。别看咱们二人是仙缘有份，从中的日月不许虚度，人生都有两层父母，绝不能因我叫你落个不孝之名。”少爷一听，心里喜欢的了不得，当时就点头答应了。仙妹出去约有喝怀热茶的工夫，就回来了，用手一指刘庭秀道：“少爷，我对你可是没有亏处，为什么你跟我撒慌呢？你安什么心快快说出!”少爷听了这个话，自然就是一怔。

仙妹接着说道："你说你的爹爹有病，我亲自前去观看，他正在书房里面往返徘徊，半点病容都没有，你为什么说有病呢？究竟居心何在快快说明，不然我就将宝剑发出，立刻就追取你的性命！"这个刘庭秀本来是个软弱无能的书呆子，是真是假那里禁得住他吓嚇，可就把老爹派人偷看，以及请来法师捉妖，前后的话说了一遍。这个仙妹听了这个话也不着急，遂说道："到了现在你还打算活吗？如果你活了，我怎么还能跟你有仙缘呢？我这就是度你成仙，你看着你的肉体死了，其实灵魂就成仙了，他们不过都是凡夫俗子，那里知道这些个事，你千万不可上当。"刘庭秀被他一篇话说得半信半疑，也无话回答了。二人仍然继续追欢取乐，这一天夜里比往日更厉害了，二人就算整夜未眠。次日庭秀睡到天将近午时才起来，洗脸之后，自己来到前面，见着爹爹就把昨天的话学说了一遍。员外闻听不由得皱眉，你说他可是个什么？真正是叫人莫明其妙。员外知道背谈无妨，把云老秀才请来，当面研究对待的方法，这还不说，李大胡子又应当怎么样呢？究竟念书的人主意多，嘱咐庭秀叫他晚间问计于女子，法师要钱应当怎么办，你要是有神通的话，可以给他来个显应，叫他明白没治好了病，他自然就不要钱了。至于驱除她的话，容我慢慢的想法子。庭秀点头答应，到了晚间见着仙妹，就把这个话一说。仙妹说道："这个事很好办，就告诉没把妖怪赶走，如果他不信叫他到花园里来捉妖，我自然有法子惩治他。"庭秀倒成了传达之人，次日把这个话告诉爹爹，果然按着这个话告诉李大胡子。法师不信，非要亲自到园中捉妖不可，少不得也要搭起法台，李大胡子二更后登台作法，正然手仗宝剑书符念咒之际，猛然哧的一声，由打台下纵上一个人来。原

来是个娇滴滴的女子，到了上面用手一指李大胡子，遂说道："你这个东西太不知自爱，我乃是名列仙籍的正神，你竟敢到此胡言乱语。按说我应当结果你的狗命，念你无知暂且饶过，可是不可不给你留点痕迹。"说着，擎剑在手，微然一摆动，早已把李法师的胡须削了一半。这个时候早已把法官吓倒台上，直到天明才清醒过来，从此李大胡子钱也不要了，妖也不捉了。他这一头算是打发完了，惟独这个女子打发不走，这可应当怎么办呢？云老先生出主意，夜间预备酒菜，里面暗放毒药，怎奈这仙妹不吃不喝，据他自己说，除三月三蟠桃会到王母娘娘那里吃两个仙桃，一年三百六十天也不吃不喝。众人得着这个消息，这才叫束手无策，再请别位法师，也没有敢来的了。

正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忽然门口来了两个寻宿的，并且还有斩妖剑。老员外把二人接进来，叫两个人一面吃饭，自己把所有的事，全都细说了一遍。八臂玉面熊金戟将田坡听着这个话，有些个骇怕，惟独卷毛醉老虎赛飞星方天化，他可不以为然。他说这个，闯荡江湖多半辈子，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神鬼，左右口三十六枝袖箭，背后一口金背砍山刀，任凭你是个什么东西，我也得跟你见个输赢。故此他是一点不骇怕，告诉老员外："妖怪既然在这里就好办了，单等我二人酒足饭饱，前去花园将他拿住就是了。老员外一听赶紧抱拳拱手连连称谢，霎时间酒饭已毕。方天化叫人预备灯笼火把，田子高怀抱着一对金戟，方爷是一口金背砍山刀，一直够奔花园而来。员外一看这那里是捉妖，简直的是打仗来了。另有家人头前带路，皆因人多势众，大家可也就不骇怕了，指给二位，那是少爷的屋子。方天化就在门首高声叫道："什么

东西混充神，还不出来受死等待何时！”屋里的仙妹跟庭秀二人正在猥抱，猛然间听见这一叫，不由得吓了一跳。仙妹就知道不好，赶紧穿齐了衣服，手擎宝剑到外面观看。人未出来，先扔出一把椅子，然后跟着纵到了外面，可巧正跳到田坡面前。田爷看了看是个美貌的女子，并且这个行动，也好像绿林道，也并不是使风驾云。自己想到这里，胆子可就振作起来，一摆金戟够奔好便刺，女子凭手中宝剑接架相还。你还别不理会，这个女子的功夫还不含乎。打了十来个照面，就听女子说道：“院中狭窄，有能耐随我到庄外动手。”身形一纵到了房上，田坡方天化二人，也各自登房随后追赶。刘宅家人一看我的祖宗，闹了半天他们都会飞。不表家人一个个吃惊，单说田方二人随后追赶女子，一直来到庄外大道上面。本来田坡在前先追上的，就看女子手里拿着一件东西，冲着田爷一抖，立刻翻身跌倒，女子一下腰，将他挟起来就走，方天化抢起双戟随后追赶，以前顺着道路往东走，后来往北一拐，遇了一个村镇，再找人可就看不见了。方爷着急，恐怕九弟被女子杀害，可是一时之间，还是没有法子寻找。方天化也有个耐性，施展夜行术的功夫，蹿房越脊各处调查，到一家看看是黑暗暗，听听不过就是睡觉的声音，自己无法只得一家一家的调查，这个工夫可就大了，仍然未能找着，方爷一想这可太糊涂了，女子走入这个村中，怎见得他就藏在这里面呢，倘若是穿村一回去，我在这里挨户寻找，那不叫瞎子点灯白费吗？自己想到这里，未有些个失望，不知不觉就后悔起来，要不是出头说给人家捉妖，我的九弟怎会被获遭擒，到如今生死存亡尚且不知，我怎能够得起我的兄弟。自己越想越着急，连一点办法也没有。正在为难之际，猛然间

看见一条黑影，由打对房上行走，脚程也非常快。方天化一看，啊，这是什么人，莫非跟妖怪通气不成，不管是与不是我先将他拿获，有什么话回头再说，想罢随后追赶，就见前面这条黑影，蹿房越脊，一直来到一所高大的房屋，可就跳下去了。方爷也在后面跟着，果然里面异常整齐，各屋中全都灯光明亮。方爷容着那条黑影走进上房屋中，自己这才轻轻来到下面，到了上房东间一听，里面有人小声言语，其声甚细听不清楚，猛然间听见里面有人说道："姐姐，你睡了吗？"屋里有人答言，有气无力的说道："我睡了明天见吧！"方爷一听才知道方才进来的那个人也是女子，屋中之人是不是妖怪，这个时候尚且不知，方爷希望着是他可就算找着了，只得用草茎将窗纸钻透，然后望屋里观看。屋中的灯光十足的亮，看的非常真切原来是一男一女，正然携手谈心状极狎亵，细看女的正是妖怪，男的非是别人可就是自己的九弟田坡田子高。田爷人称八臂玉面熊，本来生得就如同粉装玉琢的一般，跟这个妖怪女子配在一处，倒是玉人成双。又一想我这个九弟，素日不是贪淫好色之人，由打弟妹病故之后，从来没听说他找第二个女子，怎么今天竟会被这妖女迷住呢。这个地方五爷可不如九爷随机应变，由打大剑庄庄口被擒，女子将他带到了现在的所在，用绳绑，然后喷救过来。田爷睁眼观看已然知道被擒了，军刃也丢失了，也不知道五哥往那里去了，看了看面前这个女子，正是那个动手的妖精。还未等田爷，女子笑嘻嘻说道："你这个人姓什么，因为什么到剑宅去捉妖？到如今被获遭擒，我问你是愿死愿活？"田爷并不隐瞒，就把自己的名姓，以及前来寻宿，前后话说了一遍。然后问道："愿意死怎么讲，愿意活怎么说？"女子微然一笑：

“要想死，我将你结果性命，往荒郊一扔。愿意活，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我要说终身嫁你，不用问要不要，实话告诉你，我从一而终也办不到，你陪着我呆几天怎么样？”田爷一想，莫若我答应他，只要他放开我就好办了。当时点头答应，女子叫他起誓：“如果我要是把你放开，你要谋害我，你应当得什么报应？”田爷一想，我也绝不害她，不过逃走躲开她就是了，重重的起个誓又有何妨，誓起完了，女子将门关好，自己先脱去了外衣，田爷在灯光下，看见女子月貌花容，真不亚如王嫱西子，本来又是这个年纪，就有些个心旌摇摇。女子脱完了衣服之后，这才给田爷解绳，跟着把他的大衣也脱下去。女子一看田爷真是英雄气概，不由得心中喜悦，田爷竟受他引诱。方爷看罢有气，呐喊了一声：“无耻的妇人竟敢引诱我的九弟，还不出来受死等待何时？”女子闻听，忙来到外面，见外面已交了手。田坡见那女人出去，也随后跟出来，见两个女子两口剑，上下翻飞，田爷有心加入战团，奈双戟在方爷身上背着，徒手难以进招，方天化一想，我找的是我兄弟，兄弟已经出来了，此时不走还等待何时，想到这里，打了一个暗号，跳出圈外而逃，田爷也随在后面逃走。两个女子不舍，非要把田子高留下不可，这哥儿俩并不答言，往前紧走。也不知道走了多大工夫，猛然间回头看了看后面人还追呢，只得还往前走，看了几次，后面的人仍然追赶。方爷一想这是何心呢？不过我兄弟手里没有军刃，恐怕受她等的暗算，故此不愿意跟她恋战，到如今已然来到了荒郊野外，何不站住身形，将双戟交给我兄弟，跟他一死相拼，也未必战不过她。方天化想到这里，一面走着可就把这个话跟田爷说了，田子高一听也对，这才二人站住身形。方五爷赶空将一对金戟交

给了田坡，这才厉声说道："无知的淫妇，你当是我们怕你不成。"孙爷王爷一听莫明其妙，这才问他们是什么人，方天化田子高并不隐瞒就把自己的出身来历，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事，详细说了一遍。

孙爷王爷一听，这才知道是阴错阳差，他二人拿我二人当做了两个女子。按说这个事就算完了，有谁知方天化还不饶，遂说道："你们这两个人，是作什么的，为什么质问我们施展夜行术，难道说你们施展夜行术是官的吗？"王荫脾气不好，听这个话有气，遂说道："两个无知的小辈，我本打算抬手将你放过去就算完了，有谁知你还要跟我分官论私，你不说这个话还倒罢了，既然分官论私，你们不是打算接西安侯吗？可见得与反叛通气，我先将你们拿获交与当官就是了。"方田二人听了这个话也有气，遂问道："你二人姓字名谁，报通名姓然后刀下受死！"王爷孙爷全都报通了名姓，一个亮棒一个亮刀，王爷战的是方天化，孙爷敌住了田子高，当场动手四个人打了两对，战了个难解难分，并不分高低上下，这个时候天可就不早了，他们又动手这大半天，这时候可就快亮了。方天化一看，知道再要动手多有不便，这才各自一撤军刃，打了一声呼哨，一同逃走。孙王二人也以为吕爷既然头前走了，如果等候我们二人，必然心里着急，再说追他们也没有多大意思倒不如前去追赶老人家倒是正理。弟兄二人并不往下追赶，顺着自己的道路往前紧追，一直走到了天大亮，前面来到一座庙宇，将然走到切近，就在山门前坐着一位老人家，正是吕大先生留良。老人家看见这两个人，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你们这两个孩子，我说不必试验，你们非试不可。到如今你们到那里去了，我在这里坐了半夜多，怎么

你们来的这样迟慢呢?”孙芝王荫，两个人并不隐瞒，就把所遇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吕大先生听了，聚英山三个安，不由得残眉紧皱：“既然有人前来接应西安侯，西安府的这个事，可就不算完了。别的都不说，他们就许到公馆搅闹。”老人家想到这里，你老人家可别说出来呀，哪知他想着把这个话可就念叨出来了。孙芝王荫一听老人家说这个话，二人一想，行侠作义，凡事全得办彻底了，即然这个事未能完全，咱们又不是不知道，如果说不知道，那就不用说了，知道不管，未免有失侠义英雄的道理。当时哥儿俩彼此一使眼色，互相要求老人家，定要还回西安府看看，不怕咱们不出头，也可以在暗中观看，倘若有事，咱们伸手给他维持维持，也不枉咱们到这里来这一趟。吕大先生想了想他们这个话说的倒是也有道理，不必出头在暗中看看，倒是也可以开心解闷。倘若遇上事维持，也可以尽一份天职义务侠义道。老头子一来是不肯驳这哥儿俩的意思，再者说自己也知道，这一次回到家中，大概就算完了，今生今世不想再出来了。故此老人家高兴，爷儿三个不往前走，顺道往回来，仍然够奔西安府。老爷儿几个回到这里，也不过就是在旁边暗含着观看，倒看看西安府，万龙藏峰岛的余党究竟还有什么事。住了些个日子，见没有别的事，留良大先生跟两个人说道：“我说不回来，你们偏要回来，到这里不是也没有什么事吗?”孙爷无法只可说道：“咱们爷儿们这次回来，实在是被大刘庄捉妖的方天化引来的，没有事咱们只可再看看，也就可以回家了。正然说着，外面消息到了，店里伙计报告谢家滩三次立擂，你们三位看看去吧。吕大先生一听，心说这是何必呢?藏峰岛的余党，正然没有机会可乘，你们这一摆擂，岂不是给他们添了机会了

吗？老人家虽然不赞成，可是这个事也无法阻止，只可等着看热闹就是了。老人家嘱咐王爷跟孙爷，到了擂台下面千万不可轻易出头，到了必要时，你们听我的招呼，孙王二位不敢不听，这才跟随老人家一同前来，老人家也是由打没开擂来的，擂上所有一切的情形，老爷儿三个全都看见了。后来看见了小鬼登台，把吕大先生吓了一跳，小鬼输招，赵明真出头，董乾不敌，关斗替换，看那个意思也敌不了。吕大先生有气，心说这么高的身份，来到这里动手，这分明是凭血气之勇欺人，今天我不看见还倒罢了，既然赶上说不上不算来，自己这才登台换下了今古侠关斗。

这个地方可就看出人家吕爷身份高来了，到了擂台上面，拱手说道："赵道长，依我说罢了也就罢了，何必非此不可。按道长的身份，可算是天下无双，何必还如此呢？就让你老人家全都赢了，把所有的人全都胜了，又应当怎样呢？今天留良上台，就算特来送驾，我也不在这里，请你也下擂如何？"赵明真听罢，哈哈大笑："晚村你这个话说的倒是不错，可有一节，不是你，任凭是谁说出这个话来，我都能够听从。皆因你在世界之上威镇江南，那个名誉，在我弟兄以上，不在我弟兄以下。今天你一出头，我要是走了，知道的说咱们这是道义相交，不知道的主儿，必然说我赵明真惧你吕留良，何妨你我借此擂台盘桓盘桓。"吕大先生一听，呕，这明是跟我过不去，你可别以为我吕留良怕你赵明真，好话你不从，非要动手不可，那可说不上算来了，只可跟你一死相拼。想到这里，并不着急，乐嘻嘻的说道："赵道长既然愿意当场动手，留良奉陪可就是了。"赵明真也知道这个吕留良不是好惹的，果然说话气魄不俗，遂念了一声无量佛："吕留良你就请。"吕

爷也说了一个请字，二人各自进招。到了这个身分动手，谈不到蹿蹦躲闪兔滚鹰翻，全凭的是逢招变式，见式化招，讲究用招法赢人，如果说这个招法不胜，跟着就又变了。转瞬之际就是十几个照面。要按吕爷的能为，跟赵爷比上，无论如何，吕爷也差迟一点儿，惟独今天，二人动手竟会战了一个平平，不分胜负高低。头一个原因，吕爷把十二成能力全都使出来了，再者说赵明真由打登擂，已然战过了惠斌僧董爷关爷，到了吕爷这里，已然就是第四阵了，就让功夫高，所会之人，完全都是人间有名的剑客，那个力量上，多少也受点儿损失，故此跟吕爷才战了个平平，台下张明志一看不好，凭我们弟兄跟人动手，早已就有了定例了，人称勇不斗三合，既然跟吕留良战个平平，这个事便就透着悬虚了，倘若一时不留神，当场输招那还了得。自己想到这里不敢怠慢，迈步来到台口，踊身上了擂台："无量佛，师弟暂且下去，愚兄我要会会这个吕留良。"赵明真知道师哥是因为看着自己战不胜吕留良，怕自己输招跌跟头，故此前来替换，自己任什么没说，跳出圈外下台去了。吕大先生看他们弟兄替换，不由得心中喜悦，总算我吕留良不含乎，不怕我再输给你张明志，这也不算我难看了。你们弟兄二人号称无敌，擂台碰上姓吕的，居然一个不成又换了一个，可见得姓吕的比你们身分不矮，人多势众然后再赢了，那也不算你们英雄。想到这里遂说道："张道长，你来的这个时候太好了，迟到一刻，令师弟赵明真便要输招了，不枉你们弟兄武术高强，这个眼力太好了，就看出来令师弟不行来了呢？"张明志一听吕留良这个话，分明是以言语欺人，看见我前来替换我的师弟，故此说这个便宜话，真正是岂有此理，遂叫道："吕老剑客，我的师弟也并非

是不敌你，皆因我看你武术高强，故此前来相会。吕老剑客何至於谈到我师弟输招。”吕爷闻听，哈哈大笑说道：“你不必用言语粉饰了，如果留良不胜你的令师弟，你仍然请下去，叫赵道长二次登台，倒看看我的话对与不对。”张明志听笑了笑：“我们弟兄彼此一样，吕老剑客能够赢我的师弟，当然也赢的了我，还不如你我当场比试就是了。”吕爷接着说道：“那是当然了。”这个话不过就是这么一说，君子不为已甚，赵道长已然不敌，焉能叫他二次前来呢？张明志也知道吕留良这是找便宜，并不往下多说：“既然如此，吕老剑客请吧。”吕爷并不客气，这才当场动手。方才跟赵明真动手，二人战个平平的原因已然说明，到了现在跟张明志比，头一节他是师哥，当然那个功夫，比师弟高点儿，再者说又是生力军，不过十几个照面，吕爷已渐渐的占落了下风。这个时候董爷关爷谭爷等，众人看着全都着急，谭爷当面向众位要求，打算教众人一齐亮军刃跟老道群打群殴，绝不能教吕大先生输招落败。大家一想，别的也没有法子，只可能就是这个办法。大家计议已定，就要各自亮军刃，一齐过来群打群欧。就在这么个时候，然间听见台下一声：阿弥陀佛。声音洪亮亚赛巨钟，连连说道：“张明志何必这样猖狂！”随着声音唰的一声上来了一个出家的僧人。张明志不见这个僧人还倒罢了，看见了和尚，舍了留良吕大先生，哧的一声跳出了圈外，那个意思就要跟僧人势不两立。众人观看并无有认识这位出家和尚是谁的。

第一百四十回

方正伦弃官访高僧　袁大化出山寻师弟

书中代言，来者前文书已然表过，就是住居龙岩的老剑客袁大化，是镇古侠董乾董化一的老师。自从派海底观潮赫连方送于秀娘、尚玉芝、司徒朗爷儿三个走后，爷儿两个仍然住在龙岩，倒是很悠闲自在。这一天赫连方晨起上山打柴，忽然间看见一个和尚，身体矮小，门楼头，窄条脸膛，两道浓眉，可是已然白了，面皮黧黑，骨瘦如柴，身上穿的僧袍千结百衲，腰里系着一根丝绦疙里疙搭。站在那里东张西望，看形象如同乞丐，看那个动作好似小偷，赫连方一看遂喝道："什么人大胆，竟敢偷窥龙岩。"其实赫连方未说以先，早已就被和尚看见了，认为打柴之人不足介意。及至听了他这句话，不由得心中有气，遂说道："你这樵夫说话好没有道理，岂不闻古之贤士东坡有云：山间明月，江上清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种东西乃是世上生物所共有，非是一个人的专有品，难道说你能在此打柴就不许我在此间闲游吗？莫非说这段山岭系奉了皇上家的铁券丹书封为禁地不成，因为什么说我偷看呢？我要看你应当怎么样？"赫连方一听，看不出这个要饭吃的和尚说话真横，遂冷笑一声说道："和尚你这个话还别这么说，皆因我们这里，并非是通衢大路，如果是大道禁止行人，那算是我无理。这个地方是人迹罕到的所在；再者说能够走到这里来，当然就是武术家，既然是个武术家，就应当知道我们爷儿们住在这里，来到这里莫非有意访访武术

不成?”和尚一听：“哎呀，原来你是个练武术的，恕过我眼拙，还是真没看透。不提武术还倒罢了，提到武术二字，告诉你我是专为访武术来的。可有一节，我所访的主儿，不敢说世上有一无二，大概也绝不是平常之辈，普普通通的人实在也不值得我一访。”和尚这个话，说的本来就是气焰逼人，赫连方如何能够听的下去，当时一阵冷笑道：“和尚听你说话，当然是世外高人，不然可就是疯魔，我就是普普通通之辈，既然你说这个话，我倒要讨讨你的手术，不知道可敢试吗?”和尚说的也好：“山野樵夫能有多大武术，我倒没有什么不敢，我怕你当场吃亏。”赫连方一听有门儿，不问可知，这个和尚是访我们师徒来的，莫若我看看他有多大能为。想到这里，把打柴家伙完全放下，故意的造作，把袖面挽了挽这才说道：“来来来，我要讨教讨教。”和尚也不客气，身形向前一纵举手便打。按说这可是极普通的招数了，也没有门户，也没有名称，就是不练武术的普通人跟人打起架来，也不过就是扬手便打。你可别看招数平常，这个手可不跟寻常人一样，手快的是掌挂风声。赫连方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啊，不枉这个和尚，说话如此强横，果然他的艺业不俗。看到这里，自己可不敢粗心大意，振起十二成精神，把招数看住了不敢轻易入手。和尚的眼力也很高，看了看赫连方这个武术并不平常，自己未免心里纳闷，怎么会山野之中一个打柴的樵夫，他竟会有这样的武术，今天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能为。自己主意拿定，也是看关定式，加着一份谨慎小心。这一来二人动手这个工夫可就大了，每天打柴不过就是半个时辰，今天连说话带动手，已然一个时辰都过了。老人家袁大化不放心，暗想这个孩儿怎么今天出去这大工夫，尚且未回来，莫非有什

么事不成？老人家不放心出来各处观看，远远的就看见有两个人动手。袁爷就吓了一跳，紧走几步到近前一看，正是自己徒弟海底观潮跟一个瘦小枯乾的和尚动手。看了看和尚的功夫，还是真不含乎，工夫延长，自己弟子绝以不是他的敌手。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赫连方大胆，因何在此动手，还不与我躲过一旁。"赫连方一听老师到了，只可虚晃一招，跳出了圈外。袁大化走过来，向着那个僧人说道："弥陀佛，师兄贵上下怎么称呼，因何来到此处，跟小徒动手？"瘦和尚看了看袁爷，只可打问讯还礼道："法号脱凡未领教你的上下是那两个字？这原来是你老人家的高徒，很好！"袁爷接着说道："问我俗家姓袁名大化。。"脱凡僧不听还倒罢了，听到这里先狂笑了一阵，然后说道："好，我找的就是你，没想到正遇上。我问你一句话吧，有两个老道，一个叫张明志，一个叫赵明真，你认得不认得？"袁大化一听，这两个人是自己的师弟，如何能够说不认得，自己这才说道："不错认得，但不知问他怎的？"瘦和尚脱凡说出一句话，把袁大化吓了一跳。

原来这位脱凡和尚，自己代收了两个师弟，一个叫脱元，一个叫脱尘，老哥儿三，可不在一处住着。这位脱凡长老，忽然听说三师弟脱尘，教出两个徒弟来，并且全都成名，就算是很好了。自己坐定了一想，三师弟这个办法算对了，人传不传倒没有什么关系，惟独这个艺可得传，不然空有这一身本领，早早晚晚没有不死的，人死之后，武术可也就随着死了，如果传给相当的弟子，一代一代往下传留，那就算人死精神不死。我这大年纪尚且未能顾及到此，想不到三师弟倒有这种见解。老人家想到这里，可就把主意打妥了，自己可就不在庙里呆着了。老人家的庙宇，本来是一座小庙，坐落

在云南府城北四十里，此地名叫黄龙峪，紧把山口庙名叫作法华寺，庙里有两个和尚。老人家把他们叫到石前，嘱咐他们好好看守庙宇，自己要到外面云游，小和尚点答应。老人家由打庙里起身，这一次出来，本来为的是物色徒弟，准到那里去可说不一定，也无非就是顺道而行。走了几天不知不觉可就走到了陕西地方，天气本来就热，又搭着这个地方，本来是多热的所在，天时就在傍午，一轮红日当天，不亚如下火的一般，看了看大道上而并没有来往行人，就连田间也没有工作的了。皆因是工作的人全都休息了，行路的人，或者找饭馆茶棚，甚至於藏在树林之中，暂时避暑。老人家一想，走路的一个没有，难道说全都没有要紧的事，尚且避避这个午热，我是闲游闲走，这是何必呢。自己想到这里，抬头留神观看，就见在大路东边，有一个长林，老人家一想，这倒是个好所在，何不到林中歇息歇息，等到日已西斜再走，这个热劲儿可就差的多了。老人家主意已定，迈步来到林中，到了里边一看，敢情这个思想，不是自己独有的，预先里面就有两个老道，还有一位俗家，三个人坐在一处乘凉。老人家走到林中之时，那一个俗家回头看了看；皆因相离甚近，人家既然回头观看，脱凡因为路遇的关系，似乎点了点头，有意无意之间，说道这个天时好热呀！和尚这个意思，自己说出这句话来，那人必然也得打个招呼，有谁知道自己把话说完了，那个人反倒把头回过去了。回过头去不答理那也不算什么，有谁知他咀里嘟嘟念念，似乎说什么闲话。先前脱凡可没听清楚，后来盘膝打坐，身形坐稳可就听见了。说什么类乎化小缘的和尚，除了要饭之外一无所能，叫我说还活着干什么，多活一天多受一天罪，可应了焰口经上的那句话了，

无限光阴无限苦，不知谁是主人翁，说罢，哈哈大笑。脱凡听到这里，按说可应当不理他，老人家也是阵高兴，打算拿他打趣，再说旁边还有两位道者，也省得叫他小看沙弥教。想罢这才说："出家人身有文武全才，可惜遍游天下，竟没一个有眼力的。"那个人听了这个话，焉能不答腔呢，把身形往回一扭，带着十二分看不起的说道："和尚，我说你是化小缘，听你这个意思还有点不忿，怎么着你还有文武全材？文不说，我只问问你会武术吗？"和尚哈哈大笑："何止於会武术，恐怕天下缺少我的敌手。"那个人闻听，也是嘻嘻的冷笑："大概这是你自己觉着，可见得你并未会过高人。"脱凡长老接着就问："高人何在？在下情愿当场一会。"那人说道："谈别人还成吗？"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道："我便是高人。"和尚呕了一声："这可真是我输眼没看透你是高人，茂林之中乘凉，闲着也是闲着，既然你是高人，我要当面领教领教。"那人说道："好！"立刻就站起身形，和尚也慢慢的站起。你说这个林子也真凑巧，当中一大片无有树木，当场比手宽宽绰绰。和尚站在那里，念了一声弥陀佛："我跟你先盘武术，如果不能解决，回头咱们再过军刃。先盘道后问名，你就入手吧。"和尚叫他进招，并未亮出式架，不过就是在那里一站。那人可看不出和尚是那一门的武术，按说就不应当进招，无论如何也得叫他亮出架式来，这可就是轻敌之处，化小缘的和尚就是有武术，还能够多么高明，故此伸手便打。和尚这才接架相还。脱凡长老本来就是游戏而已，那知道动上手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莫怪这人如此猖狂，他这能为果然非比寻常。老人家心里纳闷，你说他是什么人，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武术呢？脱凡长老哪里知道，动手这个人非同小可，正是那观音

堂练艺六十载的金眼貔貅泥小鬼陆恒，二位老道可就是张明志赵明真。这就是看完了观音堂不能住，二次回西安府，也是因为天气暑热，走到林中歇凉。先前陆恒蔑视和尚，两个老道将然要说他因为什么看不起人。话未说出，和尚答了话了，并且自称文武全才，天下人全都没眼，两个老道听着这个话有气，心说天下人无独有偶，我这个徒弟他是这样狂傲，有谁知这个和尚也够劲，既然你们都是这个性情我就先不管，倒看看你们斗到什么地步算完。两个老道者是这个心思，故此在旁边并不答言，以至於二人当场动手，两个老道心里有底，心说，也不用说你全才不全才，打算赢陆恒大概不容易。这是老道事前的思想，赶到了动上手，弟兄二人不觉就吓了一跳，哎呀不知道这个和尚竟会有这么高。彼时两个人动手，并不分高低上下，一时之间可分不出来输赢。两个老道，仍然是这么想，就让你高，也未必高过了陆恒，想到这里一言不发，只是坐在那里旁观。陆恒跟脱凡长老动手这个工夫可就不小了，大约有三十多个照面。老人家一想，何必跟他久战，倒显着我是无能，痛痛快快把他打倒就完了。想到这里身形一斜，用的是单鞭招数，够奔陆恒连肩带臂打来，陆恒往旁边一闪身，长老用鸡行步，就是踢人的连环脚，一脚踢出，陆恒一吸腹，这踢人的脚尚未落地，那一只又到了，陆恒躲闪不及，砰的一声，被老人家踢倒在地。两个老道看到这里全都吓了一跳，准知道这个和尚不是平常人，准要是平常的剑侠，他赢不了陆恒。还未等张明志起来，赵明真念了一声无量佛道："师哥，你给我看着，我会会这个和尚。"张明志倒是也有这个心思，遂嘱咐师弟小心，赵明真点头说道："晓得。"站起身形够奔和尚走来，这个工夫陆恒已然爬起来

了。脱凡长老将然要跟陆恒说话，赵明真远远叫道："师兄的功夫果然高强，我徒弟陆恒他哪里是你老人家的敌手，贫道我要当场领教。"脱凡心说早知道他们是一伙，原来还是师徒，老道出头长老就不能不问了，遂说道："道长贵姓？"赵爷不但报通自己的名姓，并且用手一指，那是我的师兄张明志。脱凡长老一听这才明白，不错，耳朵里有这么两个人，老道之中差不多就算是头儿了，想不到今天会在这里相遇，这也真正是有缘，这才说道："原来是你们二位，活该我会会高人，你就请吧。"按说老道也应当问问人家和尚是谁，赵明真一时慌忙，并未想到这里，只说了一个请字，可就向前动手。和尚并不着急，也凭双掌接架相还，因为什么和尚动手还得说明白了并不着急呢？这就说的是身份，不然倒可以随随便便，背因这一次就算会上高人了，反倒把气沉住了。动手也就是三四十个照面，张明志一看可了不的了，不但是自己的师弟赢不了人家，工夫大了还许输招，自己赶紧走过来叫道："师弟，你暂且闪过一旁，待我领教领教。"赵明真退下去，看了看师哥，已然迎将上来，见面先问："没领教师兄贵上下怎么称呼？"长老说出自己的法名，然后二人比手。动手也就是十几个照面，张明志双手一搂，旋转身形，反过身来双臂又如同白鹤亮翅。脱凡长老一看吓了一跳，因为自己不认得这个功夫叫什么名字，自己一想不好，动手最忌的就是不认招，既不认得人家的招，就是拼了命也难以取胜，这大年岁，当场输了未免可惜。自己想到这里，虚晃双掌身形跳出了圈外，连连说道："仙长果然是名不虚传，贫僧不敢改日会吧。"说着话已然迈步走出了林外。两个老道不知和尚是什么意思，不因为什么也不便追赶。彼此议论一回，不过说陆恒过於招是

非，千万不可看不起人，就拿今天这个和尚说，如果没有我们弟兄在旁边，是不是白白的跌跟头呢。不表两个老道在林内教道徒弟，单说老人家脱凡，自己走出林外，不由得后悔："那个陆恒他说两句蔑视人的言语，我就不应当答理他，这要是当场跌了，岂不可惜。老人家又想到人家老道张明志，所用那手功夫，我居然不知道名目，看起来这个武学是无尽无休。猛然间想起来了，啊！老道所用的招数，我虽然不晓得，恍忽当年跟老师练艺的时候，他老人家说过，杀盗淫妄酒五戒神拳，那个招数是五戒拳里面的，占那一个字我可不晓得。这不是奇怪吧？五戒拳乃是僧门独有的能为，怎么会传到他们三清教去了。老人家慢慢一想，现今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通五戒拳，莫非这个功夫，是他传出去不成。脱凡长老可就想起老剑客袁大化来了，因为自己这么一嘀咕，非得找着这位袁大化问问不可，如果这个艺是他传的，我得叫他说出相当理由来，不然按僧门规则，我要当面质问于他。这位脱凡长老，耳出耳入听说袁爷在山西，可是准在什么地方可说不清，自己只可够奔山西慢慢的寻找。脱凡长老这个思想也很好，他一想谈到武术之中，和尚堆内可是属人家袁大化是头儿，这么高身份人，绝以不能住在红尘喧嚣的所在，当然住在深山幽谷之中，我要打算访他，必须先游山西全省的胜境。老人家主意已定，这才把名胜古迹特别的地方游了几处，至龙岩这个地方，这可不是普通人家全知道的。长老因为看见山势重叠，里面没有环谷，那就不用说了，只要有容人的所在，那就算是世外的桃源，这个地方我可不能不看君。当天看好了，白昼之间可不敢走，因为一步一步的走，未免太慢了，施展武功又怕被人看出来破绽，所以还不如不走，单

等夜晚前来，行走倒觉着方便，要不怎么海底观潮清晨打柴，就遇上老人家呢？皆因他老人家是夜晚来的，可巧因为言语不和当场动手，动手之际来了一位出家人，你说巧不巧，正是袁大化。

故此老人家才说："好，我找的就是你。"接着问五戒拳法是不是你传的。袁大化点头说道："不错，功夫倒是我传的，我请问你，你怎么知道现在我有这个功夫呢？"脱凡就提是当初老师说的，袁爷只可问道："你的师傅是那位？"脱凡长老提起自己的师傅，倒把袁大化吓了一跳。

原来这位脱凡僧，他老人家也是半路出家，他的学问太高了，就是生性耿直，俗家姓方双名正伦，在明朝居官由县令升到了怀庆府，做四品皇堂。敢情官小的时候，以耿直得民心落忠正之名，所以才升到了知府。到了官大耿直就不办事了，由打到任以来，就跟河南总督不对头。因为无论是什么官，只要是升到了河南省，必须按职送见面礼，四品知府，向历送白银三千两。那知道这位方正伦方大人，不用说三千，连三百也没有送，只是递本禀见。直辖的官说不上不见，可是总督非常不喜欢，当面训话，告诉他要办事认真，不可疏忽，本都督向来只知王法不懂交情。话不说明白了，到有挂误之时，倒显着上司无情似的。这一类的话说了许多，方知府听着，本来就不耐烦，好容易把话说完，自己这才退出来。回到府里见着自己夫人孙氏，就把禀见总督的情形说了一遍。这位孙氏夫人，也是名门闺秀知书识礼的人，一听方大人这个话，不由得就吓了一跳，遂说道："既然如此，这叫上官不见喜，这一任官绝以不能做，轻则落一个革职，重则不一定有什么危险，倒不如上折子，辞官不做倒是正理，免得遭意

外之害。”方大人闻听，哈哈大笑叫道：“夫人，你的胆量也太有点小了。怕上司的官，皆因是贪图贿赂，怕的是上司明察暗访，故此不得不施展胁肩谄笑以媚上为能。方正伦良心对得起天地，只要我所作之事不亏於职，上可以对得起朝廷，下可以对得起百姓，就是被人害了，那又有何妨。”孙氏夫人知道他的脾气耿直，话说出来打算别人再劝，那是绝以办不到。夫人每天担着一份心，可是也无法子办。方大人由打到任不出一个月，把所有不决的稀奇案子完全断清，该罚则罚，该放则放，那才真叫作明镜高悬。像这种知府就算是千载难逢，不是好吗？反倒不好了，总督请了去，反倒说他办事迟钝，何以积案尚且未清。方大人只可把清理的案子说了一遍，总督问：“还有没办清的吗？”本来那有衙门里没有案件的，只可回道：“有，皆因人犯不齐，不能审理。”总督大怒，说：“马快三班人役，给你干么的呢？人犯不曾归案，难道说，你就不会出票拘提吗？”方大人无法，只可连连答应：“是是是！”话说完了，知府回衙，可就把见总督的言语，跟孙氏夫人说了一遍。夫人一听，就知道不好，未免日夜忧愁，筹画再三，这才想起一个法子来。可就是孙氏娘家有个当家的哥哥，精通武术，人称侠客，名叫孙光泰，外号人称铁头豹。跟知府商量明白了，打算把这个人约出来，叫他从中帮忙，再说这人有飞檐走壁的能耐，无论什么事，有他在这里也可以消息灵通。方正伦一听这倒可以，因为府衙之中，添这么一位能人，与办案上也显着便利。这才出夫人口气写就了一封信，打发家人将信送到了山西平定州。过了两个多月，这位孙光泰孙大爷真来了，皆因府衙之中三班人役齐全，方大人不好调换，可就叫这位孙大爷在府衙之中，当了个看家护院的教师。

日子一长，孙大爷把上司对於府大人的意思也全都明白了，他也时常劝大人辞职。怎奈方大人生来有个特性，不是总督跟自己不对吗？这个知府还是非做不成，倒看他把我摆布到那里去。孙大爷知道无法，只可凡事小心，遇有什么事件，全都暗含着出力维持，背着知府，夜晚之间时常到总督衙门窥探消息，所为的是总督那里出主意陷害方大人，好事先有个预备。倒还不离，去了几次，并未遇上什么事。这一天到总都衙门探听回来，天就在二更多，猛然看见来了一条黑影，看那个意思也是够奔府衙。孙大爷莫明其妙，按那个形迹思想，当然不是好人，不是劫牢反狱的，就是窃盗之流。孙光泰可不能不随在后面看看，自己也施展夜行术，在后面慢慢的跟着，跟来跟去，敢情前面黑影不是一个，一共是三个，一直够奔府衙。孙爷知道不好，也不放松，紧紧跟在后面，一直随到府衙里面，到了府衙房上，三个人打手势，定规的是两个人在上面巡风，一个人下去作活。孙爷绕了一个弯儿，转到后面下去，暗中调查，知道大人尚且在书房里面筹思什么事，自己也未敢惊动，只是隐藏在书房左近，单看贼人有什么动作。孙大爷将然隐住身形，这么个工夫贼人到了，果然是打算够奔书房。孙光泰到了个时候，可就明白了，准知道这是贼人前来行刺，已被他看明白了，就是府大人自己在书房里面，才一勇在前，当然是欺大人无能。到这个时候，孙大爷可就不能看着了，并未高声喧嚷，只说："好，大胆的贼人，竟敢手擎军刃来到大人的书房，难道说有意行刺不成？"说着话早已来到近前，亮自己的豹尾钢鞭，拦住了贼人。贼人一看有人出头拦阻，并不管三七二十一，持手中刀往下便砍，孙光泰接架相还。动手也就是三五个照面，贼人已然占

落了下风，就见由打房上哧哧的下来两人，也是每人手里擎着一口刀，并不答 言，就把孙爷围住，三口刀上下翻飞，真不亚如雪片一般。孙光泰就凭手中一条豹尾鞭，运用开了招数，挂着风声隆隆震耳，不但是武术精奇，并且还是力大鞭沉，力敌三寇并无有半点惧色。打了二十多个照面，贼人中一声呼哨，三个人全都跳出圈外，一个跟着一个上房逃走。孙光泰也随着来到房上，看了看贼人，果然逃出衙外，自己可不甚追，怕的是有贼人党羽，乘机不利府大人。自己这才转身回来，来到书房，将然要给大人道受惊，府大人反倒先迎头说道："多谢你老人家救命之恩！如果不是你在这里，本府早就做了刀下之鬼。"原来孙爷跟贼人动手，知府方大人看了个满眼，当时知府本来打算要声张，又一想这个事急如烈火，慢说天到这般时候，衙内并没有预备，就让是人来了，这里也全都完了，自己瞎声张一回，还不如听天由命倒好。虽然知府这么想，也看着孙爷并非不是贼人的敌手，故此才一声不言语，静悄悄的观看。看来看去贼人走了，又见孙爷登房追赶，自己这才坐定了一想，我对於人民百姓并无亏心之处，何以竟有人前来行刺呢？不问可知，这当然是总督那里的毛病，公事上拿不着我的破绽，打算将我刺死。看起来今天没有孙大爷在这里，我命休矣！通文达理当然是人应学的事，可是这个武术也不能不练，常言说的好，武可御暴，一点儿也不错。这位孙光泰的能为，果然不含乎，由打今天说，我要用心习武。自己正然思想，孙光泰由打外面进来，方正伦这才客客气气谢救命之恩。孙大爷照例给大人道完了受惊，这才落坐，彼此研究了好半天也莫明其妙，这个刺客由打什么地方来的？然后方大人可就把自己打算学习武术的话一说，孙

大爷一听不住的点头。皆因这位大人尚不到四十，体格还很好，遂说道可以，虽然不能练到剑侠地步，也可以护身。方大人这才说道："幼年我也曾练过几载，后来一专心读书，可就扔下了，大概有几套小拳，不能完全练出来，也还能够奔记得十之六七，我先练练你看看，如果行的话，由打明天咱们就接着用功。"大人说着话，把长大的的衣服脱下来，就在明间屋练了起来。也不过就是这里三招那里五式，练了一会儿，孙大爷看着不住的点着赞叹："莫怪圣人说，人有一样能，就可以百样能，府大人文学渊深，有谁知练出武术来，腰腿也非常好看。这点功夫可虽然不算什么，谈到接着练武，这可就太好了，这就算是根基，只要用心成侠成剑也不难。"自己看到这里，不禁不由可就把话说出来了。方大人向着孙大爷问道："你这个话还是实在，还是顺情说好话呢？"孙大爷笑了笑说道："相处这些个日子，难道说大人还不知道我的性情吗？我这个人向来不会说虚言，要论当面奉承人，尤其没学过这个能耐。如果我要看不到这里，绝以说不出这个话来。"方大人连连点头说道："你可别怪我说话莽撞，皆因我有一片希望心，在先前不过希望会两下子武术，能够自卫就足以了，至於成剑成侠，也不敢说有那么大希望，因为自己的年纪到了，那里还能够练到呢？现在听你这么说，我是因为不敢相信，故此才显着多疑似的。"孙大爷也明白大人这个意思，遂说道："我跟你说这么一句话，你自然就能够相信了。治学道上，古时候有位苏老泉，二十七岁才发奋读书，后来尚且能够成名。练武也是一样，岁数大了，筋骨自然不大灵活，那可就是看人的志向，能够专心致力，只要把先天练回来就是年过古稀，也跟幼年童子一样。这个话不过就是太难了，如

果幼年间练过功夫，这个难还可减去几分，没有武术的根基，专心致力尚且能够成的了，有点根基不是就更能够成了吗？这你大概就可以明白了吧。方大人听了这个话，不住的连连点头，当时把话交代明白，由打明天起就要接着练功夫，这也用不着拜祖师，这就算是友谊性。

书不可重叙，方大人由打这一天立定了志气，果然风雨无阻，不分寒暑每天准练。以先不过就是早晨，后来越练功夫越纯体力越大了，可就加成了早晚两遍功夫，分三五更，由拳脚练到军刃，由军刃再练到飞檐走壁。这个话可不是一天半天，说不说就是三年，方正伦居然把这位铁头豹孙光泰的能耐全都拿来了。到了这个地步，方知府对於做官的规矩，更是毫无顾忌。本着自己的良心，上对朝廷下对百姓，但知国法是从，不懂得什么叫作权势，并且有不决的案子，夜晚之间跟孙光泰施展飞行术各处调查，所办的案件无不神奇，百姓全都以天神下界目之。这个话传到总督府，总督大人听着非常不满，这还不说，有人知道方知府上任之时并未送礼，总督虽然说有势力，可是也没把人家怎么样了，要说学这个大胆子不送礼可不成，不过对於送礼不能按照指定的数目，可就到了七折八扣拦腰砍的地步了，这个例子总算在方正伦那里坏的，所以总督对他非常忿恨，可是想法拿错处就是拿不着，心里大大的不悦。总督手下有一个跑上房当差的，姓安名叫安家福，这差人虽然是花银钱买来的，却与家生子差不多。在总督四十来岁，安家福那时十五六，就跟着这位大人当差。这位总督名叫李家彦，那个时候出外任做官，可是还未升到总督，有的时候不能携带家眷，可就是安家福相随伺候。官要是到了地位，出入因为身份的关系，就很不随便了，

有的时候动了绮思，性欲行动起来，可是全仗着这位安家福临时解救他的饥渴。说不说十几年的光景，一直到现在身为总督，旧情难忘，还常常的叫安家福侍寝。因此这位半儿半女安二爷这个势力，可也就太大了，差不多的主儿，只要在本省居官，都得走动安二爷的门子，不然他这一关就不好过。到了方知府这里，连总督的仗恃都不买，谈到安二爷当然更不理了，所以在安家福这里就恨的不得了，怎奈不敢如何。皆因总督大人，尚且无法摆布，自己说话不也是白废吗？忽然间这些个日子，看见总督愁眉不展，就仿佛心里有什么事情，也不到后宅里去，只是一个人独自宿在了书房。多少年的规矩，只要李家彦不到后面睡觉，当然就是打算叫安家福来，可是也不用说，安二爷自然就把伺候总督大人的一切，全都预备好了。有谁知伺候了两夜，并未听见总督呼唤。安家福本来是为讨好主人，屋中没有外人的时候可就说了："总督大人这几天你莫非是心里有什么事不成，何以愁眉不展？小子伺候你两晚上你也没叫，莫非你心里有什么事不成？"总督听了这个话，不觉失笑，遂说道："你这个小子倒是有了理了，我不叫你，反倒问起来了，难道说你就看不出来我不喜欢吗？你小子要是真正有眼力的话，就不应当等我叫你，就来给我开开心，那才算对呢。"安家福也乐嘻嘻说道："没有你的话，小子我可没有那么大脸，你既然有话小子我就敢来了。"说话的时候，已然到了晚饭饭口，开过了饭，沉了一会儿，可就安歇了。家福果然卖弄精神，所为的就是给主人开开心。精神困顿之后，爷儿俩闲谈，安家福原来早就把总督心思猜着了，问老人家是不是因为方知府外面名誉太好，百姓留任，不许旁调。总督点了点头："我真没白喜欢你，果然有几分聪明。

你说这个事可气不可气，他对我这个样，现在我竟无法处治他，我心里如何不别拗呢？”安家福想了想这才说道：“你这才叫张天师叫鬼迷住有法没处使，凭你这么高的爵位，属下一个知府还不好办吗？以先我当是你爱他这人能办事，不肯动他呢，有谁知你竟想不出法子来，这不是新鲜吗？”李总督把眼一瞪说道：“怎么样我还爱惜他，二三年头里，我曾打发赵氏三虎，前去府衙行刺，皆因他那里有一位护院的教师武术高强，赵氏三虎不敌，恐怕当场被擒多有不便，无心害人也不防人害己。由打这一次之后，我对於他未敢露什么形迹。比如说凭着我的官职，要是说真参奏他一本，就让到金殿打官司，他也未必能够赢我，我所怕的就是怕他手下有能人，故此打发三虎行刺也就是探听虚实。既不出我所料，这个事可不好办了，就是势力我能够把他制倒，倘若他打发人前来行刺，那不也是后患吗？”安家福这才把话听明白了：“你的意思只是他家的这位教师碍手，如果打算除方知府必须先制倒了这个教师。比如说把这个教师除了之后，你有法子除安知府没有？”李家彦说道：“只要没有什么顾忌了，除他易如反掌。”家福又想了想这才说道：“这个法子不难想，常言说的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他那里有武术能人，难道说就不会去请高人出头吗？”总督连连摇头：“这个事可不容易办，叫我看赵氏三虎，哪个功夫就很可以，再要找高的，到哪里去找，那岂不成了剑仙了吗？”安家福说的也好：“你没处找去，我也没地方找去，这个事要是叫赵氏三虎去找，无论如何他们门里的人，甚至於他们上头还有师傅师爷，难道说还打不着高人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要你说出一句话来，再多多的许给他们好处，我想一定能够找来。”总督仍然摇头说

道："你这个小子，就不用往下多说了，难道说凭我还不如你想的宽吗？这个话我早就说过了，要说赵氏三虎也可恶，他们的意思我也明白，因为请来高手，我知道他们没有能耐了，恐怕我把他们办了，所以他们始终说外面不认得高人。我再跟他们说，他们还是这个话，不也是白费吗？"安家福一听，未曾说话不由得脸先一红，这才说道："总督大人，按说这个话我可不能跟您说，由打我十五六岁伺候您以来，蒙您特别怜爱，别看身为男子，除了失身於你，第二个可没有。"李家彦听安家福说出这个话来，不觉就是一怔，遂说道："你这小子，敢是疯了不成，无故的说出这个话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安家福遂笑了笑说道："您先别着急，皆因这里头有事。"

原来这赵氏三虎之中，大爷赵丰生性耿直，二爷赵盛是个暴性子，惟独三爷赵隆，生来一种柔和脾气，真不亚女子一般。论岁数他比安家福大个十来岁，他可知道安家福是总督的男妾。也搭着这位安二爷生来的实在漂亮，二十多岁的人，仍然还像十八九岁的，粉面桃腮，真正是艳如桃李。赵隆对他的美色，实在有些个馋涎下垂，并且又知道安二爷跟总督的来历，人前背后，常常的用言语挑逗。安家福那本是行家，看了赵三爷的样子，难道说还不明白吗？准知道他对於自己有意，只要自己一答腔，必然就能发生感情。可有一节，自己对於总督这份意思，就是因为顾及自己一辈子吃饭，谈到别人那可犯不上了。故此自己对待赵三爷恭恭敬敬，赵隆一看也就不过望强求了。今天话提起来了，自己才说明这个意思："如果你不以此为然，我只要跟他发生了特别的感情，然后再叫他请人，他绝不能不点头；再者说请出人来，不让他出头，就提是我请来的，算是他背影里替我帮忙，你说这

个事使得使不得。”李家彦一听，微然一笑，遂说道：“你这小子这叫帮我的忙，但问你肯不肯就是了，你怎么还问我愿意不愿意呢？你又不是个女人嫁了我了，跟了别人算是失节。这是你自爱惜身，除我之外不跟第二个人有别的关系，要是不爱惜身份的人，早就跟别人乱七八糟了。只要你不耽误我的差使，别说是我不管这个闲事，我也没有地方管去，难道说你能在我的眼前头乱七八糟不成吗？当然是背地里，你说我怎么能够调查呢。现在你既然有这个意思，只要你肯其帮忙，你就去办，你要不愿意，我可不能够逼迫你。”安家福听到这里，点头无语，爷儿两个把话说完了。次日天明起来，伺候完了总督，安家福可就前去找赵三爷，偏巧大爷全都没在屋晨，家福笑嘻嘻叫道：“三哥，你自己在这里作什么呢？”赵隆抬头一看，赶紧说：“安二爷，有什么事吗？”安家福把赵隆看了看，紧着脸儿说道：“人家好心好意找你来说会子话，进门先问有什么事，可见没事不应当来了，既然不许我们来，我就走。”说着，果然转身要走，赵隆一听这个话是怨谤话，安家福向来跟自己没有过这么和气，今天这个太阳，也不知道由打那边出来的，这可是个机会，我还不能够不懂。赶紧站起身形叫道：“兄弟，你可别怪我，皆因你轻易不到这里来闲坐，偶尔到这里来，也是要紧的公事，哥我实在不敢高攀兄弟到这里来闲坐，故此才问了这么一问。既然兄弟赏脸，我请都请不到，那能够说不让来。”说着已然来到了切近，伸出手来拉住了安家福的白细软小的玉手叫道：“兄弟，别生气里面坐吧。”说着话紧紧的把安家福的手握了握，自言自语说道：“幸亏我没成家，不然今天摸摸你的手，非得想家不可。”安家福微然一红脸道：“我管你叫三哥，你怎么拿不起哥哥样儿

来呢？说话就想找便宜，这又沾的了什么光。实话告诉你吧，不是我不来，实在是得不出工夫来。你对我的意思，我倒是看出来了，很不烦恶，所以得暇到这里来看看。人要是不带出喜欢我的意思，向来不跟人接近，我就怕人家心里存着看我不起的意思。”赵隆这小子本来生就的就有断袖之癖，无缝不钻，此时听安家福说出不敢跟人交往怕人看不起，小子一想，这可是打进步的机会，赶紧接着说道：“安二爷你先别这么说，凭你走内宅当上差，怎么会被人看不起呢？看不起你，像我们弟兄这护院的，就更不用说了。”安家福听赵隆一问，故意的把脸一红道：“三哥，你还明白吗？人家别人都有职务差使，我这不是伺候人低三下四吗？”赵隆接着说道：“兄弟，你这个话说的可不对。你也是当差，我们也是当差，你是伺候总督，我们也没伺候别人，不过各执一种职务就是了，本来不分高下，你怎么说怕人看不起呢？莫非说还有别的意思不成。”安家福说道：“没有别的意思，我是恐怕人家这么想，谁都像三哥这样明白呢？”赵隆嘻嘻的笑道：“不对吧，大半兄弟你这个话里头是因为外面有谣言吧。”安家福早知道赵隆的话头，故意装傻：“说有什么谣言，这个话我倒不知道。这就因为我又没有知心的朋友，又不得闲暇出来跟你闲谈，所以对於外面的事，一概全都不知道。既然谈到这里，我倒要领教三哥究竟有人造我什么谣言呢？”赵隆看了看安家福先哼了一声，这才说道：“兄弟，你果然不知道，这个话可不大受听，我要告诉你，你当时跟我恼了，我那可就算作孽了。如果兄弟你心肠宽不在乎我就说。”安家福道：“不要紧，任什么话只管说，我绝以不红脸就是了。”赵隆又重问了两遍，安家福只是说不在乎，非叫他说不可。赵隆把语声放低了，可

就说道："外面众人都说兄弟伺候过总督睡觉。"安家福仍然装傻，遂说道："到现在我也是伺候大人睡觉哇！这也并不算是谣言哪。"赵隆说道："不不不，不是那个伺候法。"说到这里凑到安家福耳边说了几句，这位安二爷等时臊得满面通红。别看这个样并不着急，说道："三哥你信吗？据我看你当然是不信了，倘若你信这个话，一定也看不起我，可也就不跟我近乎了。"赵隆连连摇头道："这个话可不对，信不信这个话谈不到，是虚是实也碍不着咱们交朋友，没有更不用说了，就是有那也是天然的能耐，不用说百里难挑一个，千里也不容易找，那也并非是办不得，为升官发财，那条路抄近走那一条。实话告诉你吧，我听来这个话，如果不实在我也不跟你说，可是我要不信，我还不跟你近乎呢，这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思吗？话你可全都听明白了，谁叫今天挤到这里呢，我还真要问问兄弟你，究竟有这个事没有？"安家福微然一笑叫道："三哥，你挺明白的一个人，为什么说这个糊涂话。有告诉你没有，没有我说有，你这不叫白问吗？谣言你是听见了，信与不信在你，兄弟我绝不分辩。"赵隆接着说道："这个话越说越远了，我问兄弟这么一句话吧，打算跟哥哥交朋友不打算，如果看我够朋友，自然不就吐露肺腑了吗？如果不打算交我，还是那句话，我是绝不敢高攀。"安家福沉了沉这才说道："这个话说来很长，一时半时也说不完，再说这个地方也不是说话的地方，皆因从中别有别情，不过这个话不能跟外人说。你这个朋友，我可实在打算交，我要不把谣言的起因说出来，你必然说我交友不是真心。"赵隆在旁边接着说道："那是当然了。"安家福又顿了顿说道："你要听也成，我有个要求，出我之口入你之耳，你知我知，不能叫第三个人知道。"

赵隆答道："那是一定。"安家福说道："就凭这么一说可不成，你得重重的起个誓。"赵隆一听，先到外面看了看没人，然后就在地下一跪："我跟安家福是换心好友，他无论告诉我什么秘密，绝不能叫第三人知晓，倘若我赵隆口不遂心，神鬼监察，教我乱刃分尸！兄弟这个誓怎么样？"安家福也乐了，叫道："三哥你请起吧，我知道你的真心了。"赵隆起来笑嘻嘻的看着安家福并未发言，那个意思，就净等他说了。安二爷叫道："三哥，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这个地方不是谈话的所在，咱们哥儿俩晚饭到外面去吃，找个清清静静的雅座再谈怎么样？"赵隆当然赞成了，这里谈话也实在不便，倘若谈到热闹中间有人进来，应当怎么样呢。再说自己还有野心，这里有多少不便，遂即点头答应。安家福走后，把总督大人的事全都办完了，这才约着赵隆一同出来。找了一家酒楼，一直上楼进雅座，要酒要菜，然后把伙计打发出来，说我们要什么你听招呼，张罗别处去吧，伙计答应一声就出去了。本来这个安家福就不害臊，跟赵隆说话，乃是造作出来的，到现在也用不着这一套了，这才叫道："三哥，你既是我的知己，我可不顾害臊了。你要问这从中是怎么一段事，外面所传并非是谣言，要不我怎么说，不敢跟人近乎，就怕的是人家看不起。"赵隆一听安家福吐露真言，心里头喜欢的不得了，遂说道："我这可不是当面奉承，捡好听的往外说。皆因兄弟的容颜，实在美女都有不胜之处。总督到了这个地步，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平平常常的人，他那里有这个福气。"安家福红着脸说道："三哥，你这叫看的起我，男兼女本不算光荣，只要你不嫌弃就是了，还说什么福气不福气。话再说回来，咱们所为的就是升官发财，所以就顾不了许多了。"赵隆连连说

道："这个事一凭像貌，二凭福气，哥哥我对於你还是非常赞成呢！不然我还不跟你近乎呢。我所怕的就是兄弟你在总督面前得宠，不把赵隆看在眼里。"安家福笑着说道："没有的事，我跟你交朋友，只要你看的起我，我是一百分看得起你。"赵隆听了这个话，似笑不笑的沉着脸说道："兄弟，你这个话恐怕不是出於肺腑吧！你是实在看得起哥哥吗？"安家福着急说道："你这叫什么话，肺腑的话全都跟你说了，怎么你倒说出这个话呢，莫非说还挤兑我起誓不成吗？"赵隆连连叫道："兄弟，你先别着急，这也用不着起誓，要紧就问你这么一句话，你是当真看得起我？"安家福点头答应："半点假意都没有。"赵隆遂说道："好，既然如此，哥哥我对於兄弟有所要求，如果你点头答应，那就算是真看的起我。"安家福伸手指着自己的鼻梁说道："三哥你说，只要兄弟能够办的到，无论什么事我都能够点头，如果我的能力办不到，那可就没法了。"赵三爷摆手说道："哥哥既然跟你要求，当然是你办得到的，不然我也不要求。再者说我所求之事，要说也很重大，如果兄弟肯其点头，可也很算不了什么事。就是这么一件事，如果兄弟说能够点头，我便说了，不然我就不必说了。"安家福微然一皱双眉叫道："三哥，你这可叫强人所难，无论什么事，也得你先说出来我听听，能够办当然竭力去办，如果我的力量办不到，也许不敢答应。现在话未说明，你就先让我点头，倘若说我点了头，回头办不了应当怎么办呢？"赵隆听着这个话也很着急，说道："你这个人说话太别扭了，我不是说明白了嘛，只要看的起我，就准能办的到，不然就办不到。"安家福被逼不过，遂说道："你不是说我能够办到的吗？就算我答应了，究竟什么事你就说吧。"赵隆说道："是这个话，兄弟

你就拿耳朵来吧。”赵隆咀唇靠在安家福耳边上说了几句话，安家福听罢，面带羞愧，那个意思很不自在，略微的沉了一沉这才说道：“亏你还是个哥哥，你居然好意思说出这个话，你叫兄弟我脸往那里放，话怎么跟你说呢？”说到这里赵隆插言：“兄弟，要说这可是哥哥我不对，怎奈我这是出於肺腑至诚之爱，你可别往别处胡思乱想。我的话可是说出来了，这个事也是兄弟能够办到的，倘若兄弟说出一个不字来，哥哥我就死在你的面前。”安家福红着脸怔了好半天，这才说道：“三哥，我今年已二十八岁了，说不说就是三十岁的人了，难道不显着无味吗。”赵隆笑嘻嘻道：“兄弟你不必操这个心了，我要以为无味，这个话我就不说了。”安家福低头叹了一口气道：“三哥，既然你有这个意思，那么我算交你一个知心的朋友了。慢说是过命，简直的就是无所不过，以后谁要有什么难事，必须尽力辅佐。”赵隆说道：“那一定了，这个话用不着说，我是个急性，但不知何时我才能够跟兄弟你亲近。”安家福听着这个话，很觉不好意思，那个情形可就被赵隆看出来了，叫道兄弟：“哥儿俩话既然说到这个地步，这还有什么不好意思呢，不就是你我吗？无论早晚反正也有那一天，到那时你应当怎么样呢？”安家福看了赵隆一眼道：“还没等怎样，你就打趣起来，实话告诉你吧，这几天我正伺候总督大人呢，大概还有一两天，时候倒是有，惟独地方太难了。”赵隆说道：“不要紧，后院更房里，明天就到了我接班的日子了。”安家福点了点头。这个时候酒也喝完了，把伙计叫上来，告诉他快做饭菜，霎时间酒足饭饱，赵隆会过饭账二人回衙。过了两天，安家福果然跟赵隆在后更房相会，彼此通宵长谈，天明家福才回自己的住室，每晚如是，一连就是七八天。这一

天家福见了赵隆，面带不悦愁眉不展，往日有说有笑，今天是不说不笑，赵隆问他莫非有什么事不成，家福唉声叹气不肯说，后来赵爷紧问，这才把原因说出来，总督打发你们到府衙行刺，因你们弟兄的能为不敌人家府衙的教师，总督托你们请人，你们说没有地方请去。因此对於方知府非常忧愁。今天好模样找到我的头上，说我没用，外面的事一点办不了，给我一个月的限，叫我访求武术高强的能人。如果访不着，立刻叫我滚出总督衙署，你想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我又不是个练武的人，我怎么会认识这路人呢？别的话不用说了，只可搬铺盖回家。”赵爷一听：“不错，前者是有这么回事，哪里是我们弟兄不认得高人，实在就是饭碗的关系。不请高人前来倒许没事，只要有比我们弟兄高的主儿来了，不用说我们这个差使自然就完 。故此只推说没有。到现在既然是这个难题。放在你的身上，不要紧，我替你办就是了。别说是要一位，十位八位都请得来，要说制倒了成名剑侠，那可不容易，谈到府衙的那个教师，不过比我们弟兄高点就是了，外面比他高的太多太多了。”家福听了这个话，立刻换出来一会笑容：“你真要办到了，我必定谢谢你，给你摆上来上好的酒席，还算你们哥儿三个帮了我的忙了。”赵爷摆手说道：“不对，这个话你还别声张，这是我为你豁出去打饭锅才这么办，这个事可得瞒住你那两个大伯子。”家福听到这里，啐了赵爷一口唾沫：“你要这么说，你私通总督的夫人该当何罪？”赵爷说道：“罪是有的，皆因蒙夫人眷爱早已免了。”说到这里彼此一笑，天不早了，有话咱们睡下说吧。在一夜之中，赵爷想起一位多年的老友，就在函谷关外地名赤柳寨。那里有位寨主，姓董名叫董全字天奎，外号人称倒曳八牛大力王。按力

气说，那就不用跟人家比了，谈到武术，手中一口锯齿狼牙刀，敢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他的父亲跟我的父亲，是把兄弟，他可比我岁数大的多，大概四十多岁了。净说他还不算，人家手下有三四百名喽兵。只要这个话跟他说明白了，我那董大哥他必然有办法，可有一节，白教人家出来可不成，但不知总督舍得花钱吗？安家福问道："请这位董寨主，大约得花多少钱呢？"赵隆说道："钱倒有限，不过就是去到了送礼，三五百银了就能了事。"家福道："在一千两以内便用不着请示了，我就可以主的了。"赵隆说道："可有一节，你可得跟我同去，就提你公事出差，叫我随行保护。"家福问道："还是实在同我去，还是你的坏主意呢？"赵隆说道："一半一半吧，头一样儿有你跟着，见了董寨主好说话，再者说咱们俩人……"往下声音可就低了，话说到这里，就算计议明白。次一日公事就下来了，派安家福到函谷关公干，派护院教师赵隆随行保护。家福早已就筹画好了，并不用衙内差人，到外面雇了四名夫役，一辆轿车，河南土礼四色白银五百两，这才够奔函谷关。

别看是披尘带土长途跋涉，两个人在路途上面，那一份乐境也非同小可。不过就是几天的路程，这一天来到了赤柳寨，庄兵上前问："找谁？说出名姓给你传进去。"赵隆报通名姓，说明要见里面寨主倒曳八牛大力王董全董天奎。庄兵一听，原来是大寨主的朋友，这可不敢怠慢，乐嘻嘻说道："既然如此我到里面禀报我家寨主，叫他老人家出来迎接。"说罢，回庄报信。过了不大工夫，来了七八个人，从中有一位大身材的人，面如锅底，眼似铜铃，狮鼻阔口，连鬓络腮的胡须，浑身上下穿一身兰绸子裤褂，脚底下蓝布大靸鞋，头上

蓝绸子罩头，看那个长像十分凶恶。赵隆一看赶紧走上前去行礼，口称："大哥，你一向可好。"董全忙还礼叫道："兄弟，这是那一阵香风，把你刮到这里，你们弟兄这些年升官发财不错吧。"赵隆乐嘻嘻说道："对付着混吧。"董全这才往里让，一面说着话，不住的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安家福。进村工夫不见甚大，已然来到董宅门首。家福看了看这个势派好不威风，青水起脊虎座门楼，灰脊灰构，磨砖对缝漆黑的大门，四层接脚石，门前栽着四棵龙爪槐，门道里面挂着门灯，上面写着红字，写的是董宅。过道里放着红漆大春凳，要按这个宅院说，不是官宦人家，也是世代书香的财主。就听董天奎往里让，头前有家人带路，来到厅房落坐。赵隆这才说道："这一位乃是河南总督李老大人的上差，姓安名叫家福。这就是我的董全董天奎大哥。"二人彼此行礼，然后落座。赵隆说道："请大哥派人到外面将车辆打发走，叫那四个雇夫把东西搭进来，顺便开了赏钱叫他们走吧。"董天奎派人到外面照样办理，四色土物完全搬运到了厅房，给了钱，雇夫自去，家福取出白银十封，和那四色土物放在一处，这才说道："这是总督李大人的一点意思，特地派我随赵教师前来，大寨主万勿见却，请你收下吧。"董天奎莫明其妙，当时可就向赵隆问道："适才我看见这些个东西，可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现在听安二爷说，这才知道是总督大人赏给敝寨的。但不知我跟总督并无一面之识，何以蒙他老人家这样厚待呢？"赵隆并不隐瞒，就把总督有所要求的前后话说了一遍。董天奎闻听，微然一皱眉叫道："这个事可得从长计议，要说兄弟你或者是这位安二爷有事，找到我的门上，我是赔吃赔喝赔路费也得管。现在这可不是这个事，我这个人说话不会转弯，有话就会实说。这

可是官面，我也不吃粮不拿俸，官场中的事，管不管皆可。打算叫我管也成，我有一件要求，此时不必多谈，有什么话吃完了饭再说。”当时吩咐家人设摆酒筵，你可别看不起安二爷，今天的席面，居然他坐了上座，赵隆董全反倒左右奉陪，霎时间酒足饭饱。把东跨院打扫出，东为上的一明两暗三间房，安二爷住北里间。赵三爷南里间，赵隆说道：“大哥，你不必多费事了，我们二人有一间房就成了，皆因睡在一起，夜间谈谈什么，倒觉不寂寞。”董天奎却不答应，从人们房屋收拾出来，并且送安二爷去歇息，说一路劳乏早些休息吧。家福倒也是觉着这几天没得睡舒服觉，身上有些疲倦，这才说了几句客气话，自己到北里间睡觉去了。董天奎看见安家福走后，叫道：“三弟，我跟你有几句话说，这里不便，天时尚早，你跟我到后宅坐一会去吧。”赵三爷点头道：“我也应当看看嫂子去。”董全摇头道：“你嫂子已然死去四年了，只有你两个小侄董福董寿，还有你那个大侄女月仙。”赵三爷叹息了一番，这才随着董全出跨院够奔后宅。到了后面厅房，两个孩子全都出来见礼。赵爷看了看，倒是子肖其父，一个个都是虎背熊腰，见礼之后，董全说道：“你二人去吧，告诉你的姐姐，到这里来见见赵三叔。”两个孩儿去后，工夫不大，一个小丫环搀扶着二十来岁的姑娘，慢腾腾走到厅房。赵爷一看，好一个美丽的姑娘，那才叫头是头，脚是脚，手是手，腰是腰，粉面桃腮，称得起国色天香。自己心里纳闷，凭董全这个样儿，他竟会养活了这么美俊的一位姑娘。自己正然思想，就听董全说道：“这是你赵三叔，过去见礼。”姑娘走近了几步，拜了拜口称三叔您好。赵爷也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只可胡乱答应了几句。董全这才叫姑娘回归内房，姑娘走后，董

全这才说道："兄弟，你看见没有，这就是哥哥我的一块病。"赵爷问道："侄女多大了，有了婆家没有？"董全带笑说道："要是有婆家，还怎么是我的病呢？今年已然二十八岁了，住在这个赤柳寨，百十里地之内，那有像个样的人家。即或有像样的人家，又不跟咱们做亲。这才叫高门不娶低门不就，耽误到了如今，说不说就快三十岁了，你说这可怎办？"今天我跟你说要求一段事，可就是这个事。"赵爷接着说道："我明白了，当然是叫我留神，有合适的给姑娘说个人家。"董全说道："是这个意思，可不是将来，我所说可就是眼前头的事。我先问你吧，这个安家福他有家小没有？"赵隆猛然间一听这个话，不由得一怔，怎么也没想到董天奎看到安家福身上。自己一想，有心不说实话，未免对不起人。说了实话，真要是安家福娶了媳妇，大概跟我的情意就要远离了。又一想也不能够，他娶媳妇，不是照样在总督衙门当差吗？无法这才实话实说。他不但没有家小，任什么人都没有，今年也是二十八岁。董全闻听大喜说道："兄弟，你能够替你侄女把这个亲事说妥了吗？据我看，这个安二爷生的如同粉装玉琢的一般，倒是跟你侄女玉人成双天生佳偶。"赵隆只可点头，接着问："这个事要是成了，对於我所要求你的事应当怎么办呢？"董全说道："无论什么艰难的事，我也要竭力去办。"赵爷一听，只可点头："你在这里候一候，我看看安家福睡着了没有，如果他要是睡着了，只可明天你再听回信。倘若尚未入睡，回头我还来。"董全说道："不必，无论今天夜里，或者是明天早晨把这个话说了，我是一定明天听信就是了。"赵隆点头告辞，回到东跨院，到了上房里面，将屋门关好，并不够奔南里间，一直到安家福屋中去了。敢情安家福并没睡觉，看见

赵隆问道："你们说了些个体己话吗？怎么样，求他的事成与不成？"赵隆笑嘻嘻的说道："敢情咱们一进门，我这位董大哥，他就把你看上了，方才他把我叫到后宅，也是说这几句话，成与不成可就全听你点头不点头了。"安家福啐了赵隆一口道："你别瞎说八道了，到底是怎么回子事，你快说吧。"赵隆正色说道："这不是就这么几句话吗，那个狗要哄弄你，他既然看中了你，这还不好吗。"安家福不由得臊的满面通红的向赵隆说道："那么说这个话是真的？那可办不到，这不是岂有此理吗！莫非说你在他的面前泄漏了我的来历不成，不然他怎么会想到我这里呢。"赵隆问道："你说怎么就不成呢？"安家福皱着眉头说："他那个人我看着就可怕，还用说别的吗？"赵隆笑着说道："你以为他打算什么呀，你不用胡思乱想，人家可不是那个人，人家有个女儿叫董月仙，跟你同庚，因为高门不娶低门不就，打算叫我从中为媒，因为看你生得好看，跟他的女儿称得是玉人一对。我说的是想上你，叫你给他做女婿，你以为想你什么。"安家福听他说话恍恍忽忽，当时可就不愿意了："你这个人跑到这里来哄弄我，我多怎哄弄过你呢，任凭你说什么我一概全都不听了。董全应允也罢，不应允也罢，明天起身回去就是了。"赵隆一看安家福有了气，赶紧央求："好兄弟你别着急，除了我这个人看见你才想到那一层，那里有男子见男子，个个都有这种思想的呢？我是故意的斗你玩呢，实在董天奎以此要挟，如果答应了这门亲事，总督那里任何事也能够办。不然的话，礼物不收，无论如何也不答应。"安家福单身一人，皆因自己以身伺候总督，一时之间也想不到这里。到现在可是自己岁数也不小了，三两个月总督大人也不准到前面，自己手里也很积蓄几百两银子，要

说这个时候，娶个媳妇可也是正理，但不知这个董全的女儿生得什么模样。也用不着多么美俊，如能跟自己仿佛也就差不多了。真要是这门亲事作成了，有这个天神般的老丈人，我在总督面前可就更吃香了。想罢这才说道："三哥，可不是我推辞，我这个人生性各别，我总没想到娶妻这一层。"赵隆说道："你招我笑了，这个话你跟别人都能说，惟独我以及总督老大人，你这个话说不出去，这是何必呢？我已然包揽下了，就提一说就成，我跟你这个交情，无论如何比你大几岁，你家里又没有人，这个事我给你主着办了。"安家福一听，赵隆这倒是交情话，自己再说别的那就无味了。这才说道："三哥，既然这个话你这么说，这可是实在的我是孤身一人，没有亲的热的，既然你如此热心，那我只可就得点头了。可是一样儿，这个姑娘长的相貌如何，只要与我般配就成。"赵隆说道："这个你就不必惦念了，据我看是跟你差不了往来，你要是把脚缠小了，穿上女子衣服，跟他正是一母同生的姊妹，反正是有过无不及。安家福听着这个话高兴："如果这是实在的，我必然重谢。"赵隆说道："我倒不望你的谢，我也有个条件，你一面伺总督，回头又成了家，你对於我，大概就抛在九霄云外了。"安家福一听，这小子敢情净惦念这个了，事到了这个地步，我何不先给他个热火罐抱着呢。这才说道："三哥，这一层你放心吧，只要你不厌烦我，我这里没有冷待的那一说，随便这么说，大概你也不放心，我把原因说出来你就明白了。在前几年总督也年青力壮，不说天天叫我，最多也就是隔三天五日。到这一二年可就不成了，说不说两三个月不准到前面来。我说这个话，不怕你笑话，这也是十几年的光景，对於这个事一旦抛除，已竟不成，你这还不明白吗？"赵

隆听罢，心里这才放心。接着再谈亲事这一节，计议好了，明天给董天奎赴信下定礼。跟着就起身回开封府，见了总督大人，把话回下去。然后就定规迎娶的日子，到了娶的那一天，叫董全送女到开封就亲，总督的事就手在那里不就说了吗？安家福点头，二人仍然同眠。到了次日起来，收拾好了行李，赵隆前去见天奎报信。董天奎一听成了，自然是喜欢，当时叫赵隆去讨定礼。安家福随便取一个荷包佩玉当做定礼，又由赵隆率领给董天奎磕头，见完了岳父，摆了一桌喜筵，酒足饭饱后起身，董天奎打发车辆送两个人走。到了开封府总督衙内，见着总督就把经过之事，说了一遍。如果不答 应亲事，他是绝对不允。就因为到外面不一定贪上什么事，倘若有个不测，这么大的姑娘，应当往那里交代。总督一听，非常喜悦，赏纹银五百两作为婚费，并且在衙署后面，打扫了三间屋子，给安家福居住。选好了日期，可就打发赵隆前去赴信。董全带着姑娘月仙，跟随赵隆一同来到开封府，找了一家客店住下。过了几天可就到了喜期了，安家福这里也是高搭席棚，雇的花红彩轿，锣鼓喧天，人来人往，衙署之中上下同人，得了这个信，那一个也得巴结巴结。别看背地里说些个乱七八糟，到现在全都要给安二爷道个喜。总而言之，就是热闹非常，一直到了把新娘子娶过来，还有好些个人闹洞房，一直闹了多半夜，才清静了。安家福入了洞房，借着灯光，看了看新娘，果然如同天仙一般，心里自然喜欢。董月仙看见自己的丈夫这般体面，自己也是痛快。洞房花烛新婚男女，如鱼得水，自有一番快乐不必细表。三朝过后，到外面给太太大人磕头，又得了不少赏赐，都夸安家福娶的媳妇好，一场喜事办理完毕。总督大人派安家福把他的老丈人找了来，亲

自问话，可就提到了方知府，怎么恃才抗上，打算设法将他除去，只奈他手下有一个教师，武术高强难以下手，如果董大寨主施展威风，将他那一个教师除去，自然就好办了。董全当时就说这是小事一段，打算除他太容易了。也用不着我亲自到府衙找他，怕的是走漏了消息，与咱们倒多有不便，此事只须如此，那个教师自然就去了，然后咱们再想办法。总督闻听喜悦，天奎告辞，可就照计而行去了。

这个话也就是过了一个多月，怀庆府府衙的教师光泰接了家中一封紧急的要信。打开一看，原来合村人联名来的，说的是咱们村子里面，忽然间来了个杀人的强盗，到处抢掠奸淫。有人前去报官，以至於全家夜晚被杀。众人无法可想，只有请你老人家回家替大家除害。孙大爷拿着这封信，给知府大人观看。方正伦一看就吓了一跳，赶紧预备川资，叫孙大爷回家："凡事小心不可莽撞，到家里看看是怎么个情形，赶紧给我来信。"孙大爷点头答应，走了不到一个月真来信了。提到了家中，每天夜晚，到村子四周围绕湾，村子里面倒是非常清净。想不到孙大爷这一天出去不曾回来，到了第二天仍然不见消息。村子里乡亲全都四下寻找，怎奈杳无踪迹，到现在还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全村的人全都心里难过，写信到你这里来，问问到这里来了没有，再者说也可以设法寻找。方正伦拿着这封书信，心里难过的不得了。有心不跟孙氏夫人说，又觉着良心上过不去，只可将书信拿到后面，叫夫人观看，孙氏夫人把信看完了，不觉不知二目落泪："据贱妾的思想，家中闹贼，恐怕就是总督的手眼，就为是去你的膀臂。到如今孙大爷不知下落，十成占八成是被贼人害死，将尸身掩埋起来。真要是如此，他这条命可算是我害死的了，我要

不出主意，叫他到怀庆府，人家在家中有吃有穿的，何至遭这个事。现在思想起来，是孙大爷为咱们而死，现在所怕的既是断去大人的股肱，咱们这里还不知道有什么事体发生。大人还是辞官不做倒是正理。”方正伦到这个地步，自己也看着这个官前途可畏。可有一切，这不过是猜想出来，孙大爷死不死没有人知晓，村中闹贼说是总督使的手眼，这个贼更是无凭无据。这个事不是於总督之手还则罢了，真要是他，我倒不能够辞官了。明察暗访必然要把他的痕迹找出来，要有了相当的证据，我非豁出性命到北京城闯御状跟他一死相拼。这可是心里想的话，咀里可没说出来。当时用别的言语敷衍几句，这个话可就算过去。有谁知孙氏夫人越想这回事心里越难过，从此忧郁成病，也搭着孙氏夫人身体历来就虚弱，请了无数名医药不见效，竟一命呜呼。敢情夫人死了，方大人心里可就后悔了，唉！这是怎么说的，我这个人也不是做官有瘾非做官不成。再说家里也不至於不能温饱，我就应当听他的劝导，辞官不做那才算对。真要是那个样，她也不至於死。自己思前想后非常感伤，当时可就决定了。把夫人装殓起来，辞职回家亲运灵返里。打算可就是这样，有谁知这个事不由人，到夫人死了第二天，忽然间府衙火起。说先是马号后报厨房，前衙后衙这个火，居然就是四面八方。知府方正伦，知道这一定是有贼人前来搅闹，自己手擎竹节钢鞭，督领三班人役，先把夫人的灵枢抢出了火场。就在这个时候，火光之中发见一个贼人身躯高大，手擎锯齿狼牙刃，看见方大人，一跃上前，举刀便剁。方大人凭手中鞭接架相还，战了几个照面，贼人的功夫还是真不错，方大人还真不是他的敌手。皆因三班人役得着信，由班头率领，各擎手中单刀铁尺

赶到，贼人看见人多势众，才虚晃军刃落荒逃走。这时候火已燃扑灭了，方大人回到书房，自己越想心里越难过。前次府衙行刺，这一次贼人放火，这幸亏是孙大爷传我武术，不然早死在贼人之手，凭我这样做官，尚能招出了民众怨惧来吗？不问可知，当然是李总督背地遣派来的。可见得这个官不能做了，夫人是为我而死，谁叫我们是夫妻，那还不说，孙大爷居然由打我这里闹得身无下落，未免对他不过，这一次我也用不着上公事辞职，还得等批太麻烦了，莫若就引咎挂冠而去，倒觉着省事，主意已定，老大人打发自己家人雇车携带银两，送夫人灵枢回原籍祖茔安葬。家人走后，方大人带好了盘费，在府衙公案上写了一张字柬，就说自己无才，不善治民，以至结怨百姓，两次行刺放火，故此引退以谢民意。老人家把字柬留下，带着竹节钢鞭以及银两，穿便衣披散头发，悄悄的出离府衙去了。怀庆府知府挂冠去职，这个事可不算小。怎奈总督李家彦，他并不据实上奏，只说方正伦痰厥而死，现以某人署理，候旨定夺，在李总督以为目的既达，自然是心平气和，暂时不必多表。单说方正伦自己心里明白，总督跟自己是对头冤家，真有心夜晚之间前去行刺，又准知道他手下不少能人，真要是当场把我刹死，那倒不算什么，倘若被他等拿住，未免与我的人格大有妨碍，还不如我到孙大爷家乡附近访查访查他的下落，倒是正理。方大人顺道先够奔山西，在中途路上，也无非就是吃饭住店，非止一日。这一天来到了山西境界，天已黄昏，找了一家店房住下。问了问伙计，才知道这个地方叫作红泥窟。洗脸喝茶之后，要酒要菜，老人家吃饭的光景，由打后面窗户传进来声音，后院有人练武术，一切谈话都听的很清楚。方正伦听着里面说话

的声音，好像是孙光泰的声音，方爷听着纳闷，又一想孙光泰绝对不能在这里，天下同貌之人无有，同声音的人有的是。既然他们在房后头练，我何妨看一看。抬头看了看，后窗户很大，糊的窗户纸全都破碎了。方爷也是因为自己有几年的武术，故此对於这一道很有高兴。想到这里，果然站起来，爬上了桌案隔窗观看。院子里面就是四个人，三个练的都是十七八二十来岁的小孩子，教授的那个人，看不见前脸，只能看见后影。方正伦不看倒不起疑心，这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方才听得声音像孙光泰，到如今一看这个后影，更像孙光泰了。自己打算冒叫一声，又恐怕认错了人，倒觉着不合适，自己站在那里微然一怔。这么个工夫，店里伙计进来了，看见方大爷站在桌案上扒着窗户往外看，遂说道："爷台，你老看什么？"伙计这一句话，把方大爷吓了一跳。回头看见伙计，只得来下向伙计道："我听见后院练功夫，我非常爱习武术故此看看。"但不知后面练的都是什么人？"伙计说道："没有外人，那都是我们少东家。"方爷接着问："教师贵姓啊？"伙计迟一迟这才说道："按说可不能说，我看你老是外乡人，大概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位教师姓孙，也不是特意请来的，皆因跟我们老东家是多年的好友，在这里闲住，知道三位少东家善练，故此每天晚半天指导指导。"方爷问道："你可知道这位教师叫什么名字？"伙计摇头说道："我可不知道。"方爷当时就想起一个主意，叫道："伙计，我烦你点儿事，能够办的到吗？"伙计问什么事，方爷自己把名姓说出来，叫伙计到外面告诉教师一声，问问他认识不认识。伙计听着这个话纳闷，遂说道："爷台，你老这是怎么个意思呢？莫非你认识这位教师不成吗？"方爷并不隐瞒："我看见他的后影，问名字

你又不知道，我看着像是我的朋友，可又不敢说一定，故此烦你前去问一声。”伙计一听乐啦：“既然有这个关系，我先问问你跟这位是怎么个认识，要说名字我也知道，只要你说出怎么个关系，并且你认识这位朋友是什么名字，你老先说说我听听。”方正伦听罢，遂说道：“我认识的这位朋友，姓孙名叫孙光泰，有个外号人称铁头豹。不但是朋友，并且我跟他还是内亲。”伙计听到这里，又打量方爷一番，然后说道：“既然你这么说，孙教师的来历，你可以说的上来吗？”方爷遂把怀庆府跟孙大爷相处，前后的事说了一遍。伙计这才知道方爷实在跟孙大爷是亲戚，遂说了声：“你稍候一候，我到后面说一声去吧。”工夫不大，伙计同着一个人进来，正是铁头豹孙光泰。看见方正伦这个模样，不由得吓了一跳，赶紧问：“大人，你老怎么会来到这里，为什么这般模样？”方爷笑了笑道：“你先别问我，先把你回家以后的经过跟我说说就是了。”孙光泰将身形坐稳，长叹一口气，这才说出一片言语。

原来孙爷到家之后，可就知道总督跟方知府过不去，所以打发人到村上搅闹，就为的是叫我回家，占住我回不去怀庆，他们有什么举动，不是自然就好办了吗？孙光泰一想，现在村中已然不闹了，比如说我要回到了怀庆府，当然家中照样还闹。这个意思，就是不让我到怀庆府去帮忙。其实他们把主意全都想左了，要是在三年前，我要走了可实在是少我这么一个人。到现在可就不然了，我就是不在那里，方大人本身的能为，已然不在我以下，现在说话府衙之中去了我一个人，也和三年前有我一样。比如说我非到怀庆府不可，乡里乡亲必然遭贼人之害，这不是由打我回来，贼就不闹了吗？倒不如我找个地方暂时隐避，背地里听听，这个贼还闹不闹。

如果再闹，我也可以暗中捉拿，不闹了，我就暂时隐避些个日子。头一个就是少给乡亲们添事，再者说，贼人准知道我在家里，恐怕以后我去辅助方大人，就许暗含着不利於我。孙大爷主意已定，把这个话只告诉家中亲近人，真个任何人也不知道。孙大爷一想，到那里去呢，猛然间想起，洼里有个老朋友，开设王家老店的王视明，何不到他那里住些个日子，店房里有的是房子，吃住全都便宜。主意已定，这才来到红泥洼，见着老友王视明，说不说已然数年未见，自然要有一份亲热，并且叫过三个孩子来，一个王善，一个王其，一个王同，三个儿子全都生得虎背熊腰。孙大爷看着爱，问三个人练武了，还是习文？王视明听罢，叹了口气道："这三个孩子，那怕有一个愿意念书的呢？将来也好看着买卖，三个人是一样的脾气，全都爱练武，去年村子里大家请来一位教师，没想人家今年有事不教了。"说到这里，向这三个孩儿说："看见了没有，你这个孙大叔，他可是出名的大武术家，只要你们有福气，趁着大叔在这里，把你练的功夫熟习热习，有不对的地方，叫他老人家指点指点，比你们练三年五年还好呢。"三个人点头答应，孙大爷说道："这倒很好，现在我到这里，是这么一段事，有人找我，万别说我在这里，正想在你这里隐居几个月呢。有他们三个人练功夫，我也省得闷的慌。"王视明听罢，喜欢的了不得，就把店里后院打扫出来，教他们爷儿四个住在里面，每天教给三个孩儿练功夫。可巧今天方正伦来到这里，孙大爷正然教得高兴，猛然间伙计进来说道："孙大爷，前面来了一位店客，说是跟你老是内亲，姓方名叫正伦，你老看看去吧。"孙大他吓了一跳，不知道因为什么方大人竟会来到这里，赶紧到前面一看，还真正是他

老人家，披头散发身上穿的衣服不伦不类。自己将然要问，方爷却叫自己先说明来历。

孙大爷说明白了，方正伦长叹了口气道："无论如何，你也不应瞒我。"就把得着信，夫人如何忧思成疾一命呜呼！刺客放火，自己看破世情，有意披发入山，前后话说了一遍。孙大爷闻听也是后悔的不得了，这才说道："既然到这步天地，我也就用不着隐避了。总督请来的这个人我已然打听出来了，住家在赤柳寨姓董名全，在火光之下动手之人，手擎锯齿狼牙刀的就是他。到如今我打算给我妹妹报仇。"方爷长叹一声："依我看可以不必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对头的仇人乃是李家彦，其余的人不过是受他差遣。官既然不做了，那里还有那个功夫跟他们殴气。真要说到总督衙内行刺，这个事可并非容易，再说善恶到头总有报，只分来早与来迟。咱们不答理他就是了。两次行刺未能杀死一个人，官是我自己不做的，还有什么仇可报呢？要紧我就是调查调查你老的下落，既然在此相会心愿已了，我这马上就要入山访道去了。"孙大爷知道他的学问太高，见地过人，只要是他说出话来，无论谁劝也不成。只可说道："你既然打算披发入山，这个行装未免不大合适，依我说给你作几件出家的衣服穿上怎么样？"方爷一听心中喜悦，遂说道很好。孙大爷请来店东王视明，从中介绍，说明方爷的来历，求他出去作僧衣。这位王视明，为人极其精明，听了这个话，看好了老人家的身段，到外面作成了单夹棉，三季的僧服，僧鞋僧袜，另外还有个莲子箍，一个金月牙。全都备齐了，给方正伦一看，自然是喜悦，浑身上下换好了，另外有一份风致。方爷要走，孙大爷问："你老这一去可有一定的地方吗？"方正伦说道："当然有一定的去处，此

时不便说明，只要有缘咱们再会吧。”其实他老人家那有一定地方，就为的是少费话，故此才这么说。孙大爷不便再留，也知道留不住，只得把老人家送出了庄外，洒泪而别。从此方正伦海走天涯，南七北六十三省，各处名胜古迹，全都挨着要走一遍。

这一天前去朝昆仑，在路途碰见一位出家的僧人，鬓发如霜，可是面若童子。方爷看着老僧人，不由得点头赞叹：听说鹤发童颜，只以为不过就是说，有谁知世界之上果有其人，何必腾驾云雾始为仙，这也可以算是世外高人了，不然焉有这份仪表。这个话本来是心里想的，皆因赞美的心太盛了，不知不觉可就把这个话说出来了。正赶上出家人来到了面前，听方爷这样说，回头看了看，前后并无第三个人，不问可知，这当然是说自己了，这才双手打问讯，口称：“师兄贵处那里，上下怎么称呼？何以看见老僧如此谬奖，既然有此超俗的目力，当然也不是庸俗之辈。”方正伦赶紧抱拳说道：“在下姓方双名正伦，我是慕佛门而穿僧服，乃是未进教之信僧也。”身穿大领说话抱拳，这未免有些个不好看吧，方爷这个时候可就没有法子，既未受过衣钵，又未跟出家人在一处盘桓，对於出家人的礼节一概不知，再说也犯不着冒充，倒不如实话实说。老僧人一听他说话很透文雅，又看了看他的像貌却是五反格，不为卿相大臣，必为高僧高道。并且面部上已长就了，红尘之福很短，清福无限。和尚这才点手说道：“你这人说话有意思，随我到这里来，我有几句话问你。”方爷跟随和尚到路旁树林之中，席地而坐。和尚这才问：“你这个人莫非在红尘世上，受了重大的刺激，或者有什么不得意的事，才看破了红尘，改变僧装到外面来访道呢？”方爷并不隐瞒，就

把自己的生性以及做怀庆府所有的经过，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和尚不住的点头，这才问道："你还是打算成名剑侠习武，还是打算出家呢？如果你要有心出家，老僧我可不算道德高尚，也可以带你皈依沙弥教下。"方爷说道："既蒙恩尊赐录弟子求之不得。"说着就要给老人家磕头，和尚摆手道："不必，到庙中先拜牌位要紧。庙亦不远，你就随我来吧。"工夫不大来到一座庙，地势不大气派雄伟，庙前庙后全都是碧松围绕，远看真不知道这里面有庙宇。来到山门切近观看，横匾写着法华寺，到了里面，先到宝殿拜佛，然后拜牌位，末后拜师。和尚说道："你这个头发也用不着剃，按发即是僧？挽发便是道。我给你取个法名就叫脱凡吧。"方爷听着这两个字，合乎自己心意，当时谢过老师。接着又把道中应知道的说了一遍。从此方爷就在法华寺出家为僧了。过了几个月的光景，老和尚看方爷果然一心向道，并无半点别的行为，这才叫道："脱凡，出家人所忌的可是杀盗淫妄酒，妄就是不许说瞒心昧己的言语。可是在你入庙之时，我可跟你说了谎言了，话虽然这么说，谎言之中也不是谎言，皆因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性情，不得不先看看你。到如今所传授你的经文，居然能够用心悟化，可见得是尘心已净。现在我可不能不跟你说实话了，就是武术一层，我可不敢说甚高，在咱们三宝教下，就是有一位在我以上，他老人家是我的师哥，法号虚空，我法号叫虚相，除了虚空长老之外，我便可以称第一。你不是有志练武吗？从今以后我要传艺於你，所以当时我不教你落发，就是打算收你作武术弟子的关系，到今日你可以明白了吧。"脱凡听到这里，心里念了一声佛，这可该着我有福份，当时答应了。由打当天晚上就传艺。简断捷说，脱凡在法华

寺练了六七十年，因为虚相长老圆寂了，才止功不练。老人家曾嘱咐这座庙宇是我借住你师大爷虚空长老的，法华寺下院，在云南府城北四十里，把我焚化之后，你可以到那里去住。脱凡遵遗嘱才住持法华寺的下院。因为自己遇师太易，每逢遇见访道之人，自己也打算拉把他，怎奈资质不成的太多。二十来年的光景，只收了两个师弟，一个叫作脱元，一个叫作脱塵。这二位都是带艺投师，哪个身份都不含乎，皆因没有脱凡高才要拜他为师，脱凡不肯才代收了师弟。现在因为三师弟收师弟，自己觉着这个法子很对。因为到外面物色徒弟，才遇上小鬼跟两个老道。因为想起张明志所施展的功夫乃是僧传，怎么会到道人之手，本有心找袁大化，可巧就遇上了。因为袁大化问自己怎么就知道这个功夫是释门之中的，脱凡这才背叙自己的历史。

袁大化一听，这才知道原来二人并不算远，虚空长老就是大化的师傅，论起来跟主是亲叔伯师兄弟。袁大化只可把自己跟张明志赵明真当初的情形，以及留书传艺的话说了一遍："远不是师弟你找我来了吗？绝不让你白来，我要将此大气的化功传授与你，就算我做师哥的一点赠品就是了。"脱凡听到这里，自然欢喜，恭恭敬敬先给师哥磕头。功夫到了身份，不过数日就能练会，就是自己再到旁处去用功夫去，大概也就是五六个月就可以完成了。脱凡住在龙岩十天，把功夫得去，拜辞了师哥。不表脱凡走。

再说袁大化一想，可了不的了，张明志赵明真两个人，并且还教着个徒弟，他们惹下了祸，全都到这里来找我。除他之外还有司徒朗已然由打这里走了，说不说所有徒弟徒孙有的事，他们已然都知道我在这里呢，将来不论惹了什么事，全

都到这里来找我，这还了得吗？自己这才跟徒弟海底观潮赫连方一商量，莫若弃了龙岩，咱们另寻安身之处。对於张明志赵明真多少年我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在那里，现在虽然知道了，可是万龙藏峰岛，现在冰消瓦解，大概他们弟兄也离不了甚远，咱们爷儿俩一则到外面找个相当地点，再者说，顺便到万龙藏峰附近，可以打听打听他们弟兄的下落，我有几句话劝导他等，已然到了这个身份，何必还在红尘世上跟着滚来滚去呢？可以隐遁身形享几天清闲福了。赫连方当然无所谓，老师说什么只可就是点头。爷儿俩也没有什么可收拾的，略为整理了整理，可就起身登程了，顺着道够奔西安府，一路之上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也不过就是遛遛达达。这一天走到了谢家滩，见来往行人络绎不绝，跟人打听才知道是谢家滩立擂。老爷儿俩以为这是千载难逢之机，一则看看热闹，再者借着这个擂台的机会，也可以看看外面的武术。故此到了开擂这一天，爷儿俩也杂在台下人群之中。所有台上一切动手，老人家可就全都看见了。以先动手的还不理会，后来可就越斗越高，赶到了小鬼陆恒这里，袁大化不由得就是一惊，暗想到外面竟会有这么高的人。和尚把陆恒打下去，袁大化可看得出来，凭功夫可办不到，那也就算是巧赢。竟说陆恒下去还不说，赵明真上来了。袁大化叹了一口气，他们弟兄竟会到此打擂，按说自己可就应当出头了，皆因还要看看都是什么人跟他动手。老人家不看还倒罢了，一看就吓了一跳。原来是自己的弟子董乾，自己明白董乾不是他的敌手，跟着可就又换了。末后来了这个吕留良，大化耳朵里也有这么个人，居然跟赵明真斗了个差不离平手。这个时候张明志出头登台了，吕大先生不是对手。袁大化知道已然无人能敌

了，自己这才上擂。

吕爷闪过旁边观看，张明志一看认得，来得原来是师哥袁大化。想起当初藏奸不传我们功夫，幸亏得了老师的笔记，不然也到不了这个地步，这才念了一声无量佛："原来是师哥到此，莫非你老人家也是被约前来镇擂吗？"袁大化闻听念一声弥陀佛哈哈大笑："张明志师弟，可惜你这个岁数，怎么会说出这个话来。我要不是看见你们弟兄二人出头，我绝对不来，皆因我这是赶巧遇上了。你二人的行踪，已然就有许多不检点的地方，起先我听人说还未能深信，总以为既然到了这个份儿，绝对不能混迹人间。最近是一位出家的僧人法号脱凡，走在中途路上，无端受了你师徒之欺，人家找到这里，我这才信以为真。这一次出来，还就为的是找你们两个人，有谁知道竟在此处相逢，这也算你我的缘深。别的话我全都不问，你为什么武术到了这个地步，还在人群之中，抢阳斗胜呢？就让你把天下武术家全都赢了，又有什么得意呢？我来到这里，数十载未见，一句叙别言语没有，还问我是被请来镇擂的吗。这个意思当然是要跟我当场动手了。张明志你可也是这个年岁，未曾说话可得思一思想一想，我倒不算什么，对得起老师虚空长老吗？"张明志听到这里，哈哈大笑："袁大化师哥，你这个话说的倒是不错，可惜你没行到那里。不错，除了老师之外，你是长门大师兄，没有老师了，你就如同师傅一样，按说我们应当特别尊重才是。怎奈你不叫我尊重，见面叫你一声师哥，这可不是叫你，这就是冲着老师面子。不然的话，我要说认得你就是袁大化，如果要说不认得你，你也无法。谈到当场有意动手，这个话可不假，你自己得了老师的功夫，比我们弟兄二人可高得多。既然在擂台相

见，那不豁出丧命，也只可是一死相拼。话我可是说明白了，还是看着老师的面子尊敬你一步，如果不愿意动手，你就下台去你的，我等弟兄绝不跟你为难。不然我们的哥儿俩的事，请你就不必多管了。”袁大化听张明志说话气气忿忿，自己知道他是因为自己未传功夫的仇恨，别看张明志这样的大发雷霆，老人家沉的住气，自己心里有把握，所以并不着急，和颜悦色说道：“师弟，你要不提我这个人不叫师弟尊重，我可就走了，谈到动手我可不敢，年老不讲筋骨为能，这不过就是对付活着就是了，那里还能动手。就皆因这个话我得问问，我自己觉着对於你们二人十成不含乎，怎么你倒说我没行到那里呢？算是我在你的面前领教领教，你说说这个原因，我什么地方对不过你们？”张明志冷笑说道：“这么大年岁，这不是诚心装傻吗？不说你心里也能够明白。”袁大化连连摆手：“也许我年岁太大了，已竟到了糊涂的时候，我实在不明白。还是请你说吧。”张明志接着说道：“其实这个话说出来毫无意味，既然你非让我说不可，那我只可就说了。当初恩师去世的时候，本来嘱咐你将后一步大功夫教给我们两个人。有谁知你这人恐怕我们弟兄，把功夫学到身上把你压下去，不但是你不教，连一个字也不提，这是做师哥对的地方吗？这个话无论到那里去说，当师弟的就凭这一条，就可以不理你这个师哥。任凭什么人他也说不出我们弟兄不对来。”袁大化把话全都听完了，连连答应：“不错不错，要是当师哥的有这种行为，那可就不怨师弟不理了。不过我这里有件东西，请你看看，有什么话回头再说。”老人家说罢，手探兜囊，摸了好半天，摸出一个纸包来，慢慢的将他找出了，原来是一个纸条，上面倒是有黑字，那个字全都是半个的。张明志看见

这个纸条，不由得就是一怔。就皆因跟自己得功夫的那篇说明，末后的字差不了许多，正看着纳闷，就听袁大化说道："师弟你来看，在别处你还看见过这样字柬吗？如果说你没看见过，当然后步大功夫，你二人仍然未能得着，那只可赶快把这里的事扔下，随我找清静地点前去练艺就是了。"说着话把这张字条递给老道观看。张明志到了这个地步，已然就明白了七八成，大概那一篇大功夫的法子，也许是师哥知晓，事到如今决以不能瞒哄。在自己身边也取出来个纸条，两个纸条往一处一对，恰似合同一般，敢情凑到一处就看明白了。写的是师兄弟犯猜忌不得已笔传艺，并在当中定出格来。所以单看着不明白是怎么句话。张明志到这个时候，这才明白，可是这个话也不好挽回，只得明白装糊涂，叫道："师哥，这是什么意思？莫非这篇练法，是你老人家给我们二人留下的不成，既然如此，咱们就别在这里说了，找一个清静地点细谈就是了。"袁大化点了点头。和尚老道这才一同跳下了擂台，会同赵明真，两个徒弟是金眼貔貅小鬼陆恒，一个是海底观潮赫连方，彼此全都互相引见。然后袁大化又把董老剑客叫到了近前，拜见二位师叔。老头子董乾到了今天这才平气，莫怪我屡次跌在他们手里，原来还是本门户的二位亲师叔。只得上前见礼。张明志赵明真两个人，反倒觉着很不好意思。见礼之后袁大化一摆手，教董老剑客自去。这老少爷儿五个一同走了，暂时不表。

单说擂台上面，这个擂也就不能打了，只可便从此罢擂。所有擂台一切的事，仍然叫孔春芳办理结束。这个擂台立的时候麻烦，到了散擂的时候，不过就是把各种东西还回，那就很不费事了，也用不着怎样细表。至於甘虎的亲事那就算

已定了，不过等机会完婚就是了。众人回归公馆，当时大家请董爷同行，二位老头儿一看，既然那五位剑客同时归隐，别说以后没有什么事，就是有事，大概有这群侠客，也足能够维持了。董爷这才说道："我们另外还有点别的事，你们大家先走吧。"众人知道二位剑客，还是不愿意同行，也不敢深说，一个个在老人家面前拜别。单说的是镇古侠董乾董化一，今古侠关斗关九公，老哥儿俩一计议，仍然按着原定的方针，一同到河南卫辉府，住些个日子。董爷也没有别的事，只可点头。二位老人家商量一定，这才顺道前行。

第一百四十一回

三老夜探太极观　童林追踪如意道

书是有事即长无事即短，中途路上也不过就是饥餐渴饮晓行夜住。这一天走到了三杰岭，猛然间董爷想起一位朋友来，叫道："老关哪，咱们这里有位老朋友，你还想的起来吗？"关九公一时之间，还是真蒙住了，想了好半天也没想起来。遂说道："我忘了，你就说是谁吧。"董爷哈哈大笑："你真正是贵人多忘事，你可曾记得有个海底青犀吗？"董爷这一说，关爷也想起来了："哎呀，真正是人老无用，我就会把他忘的死死的了，咱们既然走到这里，可以顺便进去看看。人到了这么大岁数，见一次面就少一次，走不到这里就不说了，既然走到这里，能够不看看吗？"董爷当然点头了。二位一同来到海底青犀的门首，家人出来一问，说是二位来得凑巧，后面正然动手打得难解难分，您快去看看去吧。董爷一听赶紧问："跟什么人动手？"家人实话实说："后面动手的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老人家你在这里候一候，我叫我们少爷出来接待您。"话未说完转身往里就走。工夫不大，艾天智由打里面抢步出来，看见老头子叫声大爷："您这可来巧了，里面正比着手呢，斗的是小子童林，为给我的爹爹报仇，小子张方用迈门弩打伤我的天伦，我正然无法报仇，赶上您来了，这就好办了。"董爷听这个话，不由得心中暗笑，心说小子，你这才算瞎了眼了，我要是够奔来能够帮你吗？真要是依着我的心思，你父亲那个行为不对，我早就打算惩戒於他，

皆因我想着都是这个年岁，不想计较想不到今天会有这场事。

一面想着往里走，抬头观看正然打的难解难分。老剑客喊道："尔等住手，董乾在此！"头里走的镇古侠，后面跟的是关斗关九公，这两个剑客一出头，动手之人各自往两旁边一纵。童林带着这二个孩儿，走到近前先给老剑客行礼，然后站在旁边，垂手侍立。董爷这才问海川因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童林就把从中的情由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然后用手指了指百灵如意道蓝衣仙姑，说"我的宝剑湛庐就丢在他的手内，念其门户的义气，你老人家比我长着两辈，无论如何今天您也得叫蓝衣仙姑说出我的宝剑现在哪里，不然我跟他一死相拼，绝不能善罢甘休。"董爷把话听完了，叫了一声："海川，你就不用管了，如果宝剑果然是她盗去，不交出来完的了吗？"把话说完了，一伸手由打腰中撤出来那口龙鳞宝刀，用手一点指，叫了一声："贺玄真，你今天成全成全老董，告诉我宝剑现在何方，不怕你办不到，不是我说句狂言，你斗不了全有我呢。"百灵如意道蓝衣仙姑，听了董爷这篇话，未免心里有气，再说自己脸上也不好看，不错是得了人家湛卢宝剑，可是又在店房之中丢失，这够多么难看，羞恼变成怒，只得肋下撤剑，往前一纵，手捧宝剑够奔董爷便刺。董化一身形一闪举刀相迎。要是按这么大身份的剑客，当然是刀招绝伦，技术高强。原来不对，不但是没有刀招，并且还没有路子，明明是刀，可有时候也许当宝剑用，也许当枪当棒全不一定，那就叫随机应变因势制宜。在旁边关爷一看董爷动上手了，只可撤金背折铁刀，看了看贺清虚循环道长，叫声："朋友你就别怔着了，在我面前能够走几招的也就是你，如果你知道我的厉害，你就即速逃生，我也不赶尽杀绝。"老道听

这个话，气得哇呀乱叫，拂尘插在大领上，伸手撤剑，用手点指叫声："关斗不错，我知道你是河南剑客，压倒东半天。我可也不是无名的，凭我循环道长你也不是不知道，你何必在我的面前这样耀武扬威。真要是谈到武术解决，你也未必是我的敌手。"说到这里摆剑扑奔关爷搂头便击，用的是击石之法。关爷往旁边一闪，他老人家可是八卦刀的刀招。这一套书上要讲究说用刀，哪位也比不了人家关爷，那真叫与众不同，又搭着他老人家这口军刃是折铁宝器，刀光一闪不亚如闪电一般，刀招一共八八六十四手，把老道圈在了当中。贺清虚这趟剑名叫太极剑，今天太极剑碰上了八卦刀，也是真好看，两个人身份一般平，走起来恰似走马灯相仿。童林看着这般光景，知道这是个机会，摆手中一对子母鸡爪鸳鸯钺，斗的就是胡骏胡千里。六个人打了三对，一时之间都分不出来高低上下。蓝衣仙姑动着手心中暗想，我受异人真传，得太极剑，三百六十五手太极招，由打出世以来，未曾遇见过敌手。不过脑中印着一个吕晚娘未曾逢，想不到外面这些位剑客，哪一个也不含乎，看今天动手这个意思，大概难胜。正然思想之际，猛然间就见太岁张方由打腰中取出迈门弩，高声喊道："贺玄真贺清虚，这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对头，我的老师赐我的铁观之宝，代管天下道教，只要是三清门人弟子，作事违背天理良心，当以迈门弩取他的性命！"贺玄真看此光景，准知道就是动手，也未必能够赢的了董化一，何况还有张方手擎迈门弩，真要小子打出来，我的性命难保，到不如三十六着走为上策。想到这里虚晃一剑，抖身登房脚踩阴阳瓦回头观看，但见董化一擎住刀，哈哈大笑叫道："贺玄真，你可不应当逃，都说你独掌太极，剑招绝伦，我今天倒要跟你见

个高低，想不到未分输赢你就要走，那如何走的了。你可知道我腰中钢胆成名。”说话的工夫，掏出一个铁球来，摇了摇咯啷啷的声音，叫了声贺玄真慢走着打，抖手就是一铁球，够奔贺玄真后脊背打来。贺玄真说声不好，赶紧把身形向下一扒，头一节是躲铁球，第二样怕踩碎阴阳瓦摔下来。这一手功夫叫作王祥卧鱼，铁球呛啷一声打空了。就见后坡有人微然一晃身，一伸手把铁球抄去。大概那个人手中还擎着宝剑，唰啦一晃剑光一片。别人看着不理会，在下面动手的童林，看的明明白白，看着那个光彩好像是自己的湛庐宝剑。这才高声叫道：“老人家，接球的人手中擎的宝剑，就是湛庐钢锋，老人家千万别叫他走了。”还未等童林把话说完，董爷那里直嚷：“可了不的了，头一次丢球在苏州，盗狱之时才能够回来，今天丢球再要是找不回来，我就不能活了。”说到这里也随着一纵身登房，在后面紧紧追赶。要凭董爷这个脚程不敢说属第一，比他老人家高的手儿，可能够有几位？两脚登开行走如飞，走到堪堪掌灯之时，走出来约有三十多里地，天可就黑了，不但是没把人追上，并且连影子都没看见。

老头点了点头，看起来这才叫瓦罐不离井边破，菜里虫子菜里死。头一次丢球，双盗狱之时，球到手就不应当在外面流落，抱着脑袋在这里一忍那才算对，不但没忍，并且还在外面东飘西荡，找不着钢锋，还怎么能够回归凤翔府。想到这里，闷闷不乐，往前行走好半天的光景，肚子也饿了，天也到了定更了。正然往前走着，还不错前面有个小村庄，老头子打算找个店房，一来打打尖，二来也好休息休息，这才在村庄上面，绕了一个弯儿，天也不早了，有店也全都关上门了。正然观看之际，还算不错，在西街口路南有个黑大门。

自己一想还不如在这里投投宿，叫他给我预备点吃的，明天早行，不怕给他些个钱，倒也没有什么关系。想到这里连连拍门，拍了好半天，里面才有人答应问是谁。董爷在外面答言是我："因为贪赶路程错过了宿店，打算在贵府打搅，求你多多方便。"说罢就见门分左右，走出一人看了看董爷，说道："这事我可主不了，话不是说在这里吗？我到里面问问。"董爷又说了两句费心吧，家人把门关好，够奔里面回话。过了有一碗茶的工夫，二次门开由打里面出来一位老者，精神百倍，上下打量董爷。老人家赶紧把眼皮塌拉下来，收住眼神，怕人家看出自己是个武术家，又费许多麻烦。老头子遂问道："老朋友，你有什么紧事这样赶路，天到这般时候，还不找店休息，里面请吧。"把董爷让到里面厢房。看了看里面陈设也倒很齐整，八仙桌及椅子床帐都有，墙上应当有名人字画，挑山对联，这个屋里可没有，净是一张张的小人书。别人看着可不懂，老头一看知道这是练家，这个小人名字叫作单操。又看见在西面有个小神龛，里面供着祖师爷。董爷知道这位老人家是少林派，因为所供的乃是达摩老祖。那人摆手让坐，叫家人倒过一杯茶来，这才问："老朋友，我听你说话不是本地人，贵处哪里尊姓？"董爷实话实说，家凤翔府，姓董名乾字化一。董爷报通了真名实姓，所为的就是叫主人知道，自己也是个练武术的，头一样儿有个投其所好，叫他不至於生疑；再者说一切吃用也可以随便。哪想到本宅主人听了这个话，上下打量董爷好几次，暗想道这个人好生大胆，分明这个地方叫欺侮我，因为看见我屋里这些小人画，所以 用剑客的大名罩我一下子，我虽没见过铁古侠董老剑客，大名鼎鼎人所皆闻，也不能像他这个长像，我用言语抢白他几句，倒显着不

合适，倒不如我和他武术解决，如果他真是要位剑客，当然比我的武术高的多，倘若他是冒充，也不是我说句大话，他绝以不是我的敌手。老头子主意拿定，打算跟镇古侠比手，不过那个话说的柔和，遂说道："你是董老剑客，久闻你的大名，谈到武术，可称天下无敌。你看屋里这些个小画，这都瞒不了你，这武术，在幼年间请过几位老师，也曾遍访过名人，你看屋里所有这些武术的图谱，这都是我搜索各门的绝艺，皆因我好习这个，早有意登门拜访你老人家，倒不是为比高并低，不过请你老练几手我开开眼看，但能够把你老的绝手也画出来，带到宅中，早晚练习，日子长了，我岂不是长了能耐吗？就是未得这个闲暇，还算是有福有德，您到了我的宅中，这真算有缘。我心里想着打算跟你老人家承承招，您可别过意？"这个话跟别人说他许不明白，老人家镇古侠董爷久走江湖，称得起多经多见，一听就明白了，不问可知，这一定是要比手。又一想，唉这顿饭真不容易吃，天到了这般光影，投宿到这里，好在全都是武术家，有谁知半点义气皆无，还要跟我比比手，看起来太难了。今天冲他这个样儿，把我老董生平所学的绝艺，露出几样来，倒要叫他看看，不然他也不佩服我这个镇侠成名剑客。老头子把主意拿定，遂说道："我来的慌疏，尚且未请教您的尊名大姓，您要打算跟我比比手，那倒不算什么，我先请教请教你贵姓大名？"这个地方可算老头子久走江湖的经验，说到这个地步，就要问问他名姓，如果他是位成名的剑客，隐居在此，差不多我的耳内都有，故尔他才先问名姓。那个老者拈髯点了点头，这个老头子别看这样穿着打扮，还是真有点经验，先问问我的名姓，遂不隐瞒，说："老朽我姓褚，单字名凤号叫白云，蒙天下英雄台爱，

送我一个小小外号，叫万里追光赛流星。”董爷听罢，想了好半天，想起来了，不错，有这么一个人，这人脚程最快，生就的飞毛腿。这个话在三十年前听人说的，后来就不知道了，原来隐居在此。老头子想到这里，拱手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也是一位成了名的剑客，我也是早就有意相访，皆因穷事多忙，未能得暇。今天总算巧得很。”说到这里往外走，二人全都来到了院子当中。上垂首站的是董爷，下首站的是本宅主人褚白云，双方面各自道了请。褚爷那个心思，打算叫董爷先进招。董老剑客凭着自己的身份，不肯先入手，结果还是褚爷先动手，身形一纵迎门就是一掌。这招数的名目就叫迎面掌，招数中是平常的招，不过讲究手急眼快，就听嗡的一阵风，够奔董爷面门上打来。按说董爷就应当闪身形，躲这一掌。董爷不但没闪，并且身形向后一坐，双腿一齐走，这一手名目叫作虎坐坡。老头子褚白云一看，就倒吸了一口凉气，要说从后纵得两足差着，双腿一齐往后纵，纵出一丈多远，这就叫绝艺。按说知道老爷子有这个绝艺，就不应当再比了，褚凤倒要开开眼，看看老爷子的绝手高招。二位比上手，行前就后忽左就右，好在也没有人观看，就是有两名家人，也是隐住身形，探头缩颈暗含着看。这二位比来比去，比到三十多招，五六十手，董爷心中不悦，褚白云你这就算不对，论手术你不如我，你还非要跟我久战不可，真要是耗到天光亮，我这是投宿吗？我要是狠狠打他一下子，可又没有这么大仇，老人家想到这里火往上撞，还不如打他一下，叫他知道知道也好。想到这里看了看褚白云的掌够奔自己胸膛，忙微把身形一闪，用手一接他的腕子，往前一上步，用右手一托他的胳膊肘，将然要往前带，按这手功夫就叫顺手牵羊。

褚白云一看这一招逃不了啦，老头子也真伶俐，赶紧说道："老剑客，手下留情，我输了我输了！"董爷把手一撒，手拈着胡须微微一乐，遂说道："褚老英雄，你这是何必呢？这大的能为，这样胆小，我尚且未进招，您就说输了，我就不知道你输在那里？"褚爷赶紧说道："老剑客武术高强，胜我多多矣，里面请坐吧。"这才让到里面二次落坐，告诉家人预备酒菜，吃喝着随便闲谈。褚白云先打听打听老人家由那里来，老头子也不隐瞒，就把谢家滩三次立擂，如何巧遇自己的老师，怎么走到三杰岭丢了一只铁球。褚爷闻听吓了一跳，叫道："老剑客，我实话跟您实说，您进来的时候，我看您这样穿着打扮，我就不认为你是真正镇古侠，故此才斗胆请您比手，为是看看您确实是镇古侠老剑客不是。有谁知我这么一高兴几乎把我生平的名誉扫尽，幸亏我的咀快，要是这么看起来，像我这个武功，简直可以闭门不练了，凭你老人家这样能为，尚且丢失铁球，何况是我辈，这个球丢失，您就不找了吗？"董爷闻听一摆手叫道："褚老，球不找回来，我就是死了的话，名姓不香。虽然说接铁球这个人我没看见，顺着线找，我也能想的出来，反正出不了跟如意道百灵仙姑他们一党的人。我打算够奔河南考城县，找到如意观，堵门把他叫出来，当面交出铁球还算罢了。如若不然我跟他拼了，我跟他两死在一处也算值的。"褚爷闻听一摆手："老人家您访百灵如意道，还得够奔河南考城县，可不用费那么大事，就在咱们这里不远，离着我这里不过五六里地，有一个大村镇，镇名叫作郑家望。那里住着我一位盟兄姓郑，名收郑成郑天龙，外号人称捕风追月腾云鹤。那乃是有了名的英雄，差不多江湖绿林道所有成了名的英雄，有了名的剑侠，没有人家

不交往的。可别看他不出门，也有时候打发人出去，也许写信，短不了有成名的英雄，到他的宅中相访，我听他谈的离着郑家望八里多地，有座庙叫太极观。里面住持的老道，听说是跟百灵如意道是亲枝近派的师兄弟，不过我可没访过他。如果老英雄打算见识见识他，天光大亮咱可以一同够奔郑家望打听打听。倘若是事实，咱便够奔太极观，查访你老人家的铁球，岂不省事。”董爷听到这里点了点头，既然如此，褚老英雄你就多分神吧。”谈话之间家人摆出酒席，褚白云陪着老人家吃喝。酒逢知己千杯少，老二位越谈越有高兴，直谈了一夜未眠，堪堪就到了日上三竿。老二们这才站起身形，叫家人收拾收拾，洗脸水打进来老二位擦了擦脸。董爷这才说道：“褚老英雄，咱们够奔郑家望吧。”褚爷闻听点了点头，遂告诉家人，如果有人找我，就提我在郑爷那里了。家人们答应。

这才褚白云陪着董乾一同离了家门，几里地的路程撒腿就到。来到郑家望，董爷看了看人家虽然不多，宅院都是齐齐整整，哪一家门首都有几棵树。来到一家门首座西冲东，门前影壁巍立，四颗龙爪槐树粗够合抱，青石台阶非常整齐。褚爷摆了摆手叫董爷等候，自己上阶台，家人早就看见了，走上前来行礼：“褚二爷您这几天没见，想必是您又犯了棋迷了，不定在那里下上了，我们剑客爷由打早晨起来就念道您，在书房里候着呢。您往里面去吧，我也不用给您回话了。”褚爷一摆手叫道：“福儿，你可得辛苦一趟，我自己来不要紧，你赶紧到后面回话，禀告你们剑客爷，就提有陕西凤翔府镇古侠董乾董化一老剑客到了，叫你们剑客出来接待接待。”家人听罢转身往里走，工夫不大就听有人痰嗽，声音洪亮，连连

叫道："二弟，怎么你把董老剑客陪到这里，预先也不知会我一声，恕我接待来迟。"董爷听着有人说话，留神观看，就见由打里面出来一位老英雄，身量可不高，不过就是将将四尺，大门楼头，黄焦焦的连鬓胡须，深目高鼻，酒糟鼻子头儿，身上穿米色绸子半截大褂，山东实衲帮的皂鞋，白袜子。冲着董爷连连拱手，口中说道："你就是董化一老剑客，不才郑成郑天龙。"董爷闻听连连拱手："久仰你老人家大名，早就有意前来拜访，皆因我是事情太忙，未能得暇。今天借着褚老英雄介绍，得认识一位隐了名的老剑客，真正是缘分不浅。"郑爷也说了几句客气话，这才往里让。到了里面厅房落坐，家人把茶水献上来，郑爷这才问董老剑客："怎么曾跟我二弟遇一起了呢？"董爷就把夜晚投宿，恰遇褚老英雄前后话说了一遍。郑爷闻听哈哈大笑叫道："二弟，错非是有这个机会，我这么大年纪，怎么会得遇这样高人。"彼此又各自说了一回客气话，郑天龙吩咐家人预备酒筵，给董老剑客接风。董爷也不客气，大家谦让着，把身坐稳，董爷上座褚爷旁边奉陪；本宅主人郑天龙打横相陪，老三位开怀畅饮，这也叫英雄爱英雄，先谈了些个别的闲话。褚白云用言语介绍，叫了一声："大哥，董老剑客适方才跟我所说，原来他老人家，有如此如彼一段事，特意来到你的府上，所为的就是跟你老打听打听，咱们这里不是有个太极观吗？他老人家要跟你打听，是否这个住持老道，跟百灵如意道蓝衣仙姑有关系？"郑天龙一听："呕，原来竟有这等事，提别人我不知道，谈到太极观这个住持我可知道。他与百灵如意道，循环道长贺清虚，全都是亲师兄弟。据我想，他等既然由打三杰岭逃走，或者真的逃到这里来也未可知。"董爷一听不由得心中喜悦，遂说道："郑

老英雄这可算巧极了，除非遇见老剑客您，这个球的下落，还是真没有地方去访。没别的求你老人家辛苦一趟，带我到太极观去。”褚爷说道：“这个话不能这么说，净说你们二位前去，那如何能成的了呢？无论如何，也得把我带着。”董爷说道：“那更好了，当真一同前去，那乃是我的左膀右臂，我是欢喜极了。”三位剑客商议停妥，到了掌灯以后，各自把自己随手的军刃收拾齐毕，这才由打郑宅动身。

按着书的小扣这个节目，叫作三老夜探太极观。行在中途路上，褚凤心中暗想：“我的外号叫作万里追光赛流星，别的武术不谈，要谈到我这条腿，不敢说日行千里夜走八百，大概比普通人快的多。据我心中想，天下的剑侠能够跟我比脚程的也就是老人家郑天龙，皆因他的外号人称扑风追影腾云鹤，我们哥儿俩的脚是一边平，我今天何不考查考查，董化一他的脚程如何。想到这里才叫了一声：“董老剑客，这不是当着我们郑大爷吗？我说话您可别过意，太极观虽然离此不算甚远，天可不早了，倘若咱们随便闲谈，到了那里天太晚了，倒显着有许多不便。依着我的主意，还不如咱们把脚程放开了，略为加点儿紧。”老头子镇古侠，听褚爷这片言语心里明白，不问可知，当然是暗含着比赛比赛脚程。心说蒙天下英雄台爱，四大名剑称我为首，如果说叫脚程把我比下了，我还怎么称得起四大名剑之道。老头子越想越不满意，想褚白云这个人，我跟你是初次相逢，还打算跟你接近，今天说出这种话，分明是拔扯我，老董脚程比你们快，那就不用谈了，如果说我要跟你走得一般平，我就觉着脸上无光，要是比你落后一点我算跌了。老头子想到这里，答话略慢一点儿。郑天龙一想，像褚爷这么谈话，跟老朋友行了，对待新朋友

未免差点儿，想到这里赶紧用言语解释，遂说道："褚二弟，像你我弟兄有我大武功，跟普通人比上，当然咱们就算是出类拔萃，如果跟董老剑客比到一处，咱们那里成的了。"董爷听到这里，微微含笑。你觉着褚老剑客这个话，说出来不好听，其实倒也不算什么，皆因他的外号，人称万里追光赛流星，不问可知，当然是腿快，今天这个话就是要跟我赛赛腿，要是别人跟我说这个话，我可不理他，今天却要会会你褚白云。想到这里，回头看了看郑爷，叫声："郑老英雄，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我也不拦，不愿意跟我们走，我也不要求。"郑爷知道这个话说的难听，有心再和言语拦，又怕把两边拦激了，只可不再答言。三位站齐了一哈腰，各自施展十二字跑字功，行走如飞，咀里不说暗含着全都用上劲了。跑够了多时褚白云心中难过：董爷第一，郑爷第二，自己偏偏就来了一个第三。有心还跟着往上走，自己知道难取胜，道路走的远了，更是追不上，岂不是更难看了吗？只可自己站稳身形，高声说道："郑大哥，董老剑客，止住脚步吧，我今天本来是打算取个笑，想不到哪一位都比我这个万里追光高。"郑爷听褚爷这个话就算告饶了，自己才高声喊道："董爷，是了就是了，真要是走的太远，把我们拉下，那不是更太难看了吗？"董爷闻听这二位说的话，只可止住脚步，手理胡须叫道："这是怎么了，我刚走上高兴来，还没遛开腿呢。"三位剑客彼此全都是哈哈一笑，别的话也不往深处说，言多语失倒不合适，遛遛达达说说笑笑的往前紧走，来到了太极观。董爷在前，留神观看四外无人，纵上墙探头望里头观看，清素素黑暗暗并无灯光。晃身形跳下来，东扎一头西撞一头，绕到了东跨院。但只见灯烛辉煌热闹非常，董爷明知道这是鹤轩，

慢慢的凑到他们窗台切近，侧耳细听，屋内有男女说话的声音。老头子一听高兴了，由打腰中取出来树棕用口舔湿，树棕一捻，把窗户纸捻透了一个小窟窿，用目望里观看，但只见迎面坐着一个老道长的好凶，大身材站起来足有六尺多高，蓝绸子道服，青缎子大领，杏黄缎子福字履高腰白袜，望脸上观看，参白发焦焦，高挽发髻，两道抹子眉，大眼睛，蒜头鼻子，厚咀唇，两个大薄片子耳朵，右手拿着指尘，左手按着剑靶。在他下垂首坐着一个老道，就是循环道长贺清虚，紧挨着就是百灵如意道蓝衣仙姑贺玄真。

他们兄妹在三杰岭，被镇古侠老剑客赶走，兄妹两个人，带着那个徒弟胡骏胡千里，还有瘸老道赵福清，逃窜性命。贺清虚吩咐胡骏够奔福建延平府，胡家坟清虚观，带着赵福清一同到那里等候。玄真看见自己哥哥吩咐完毕，这才唉声叹气叫了一声："大哥，我这个功夫是你知道的，打遍天下无敌手，连你的功夫还是我传的呢。想不到老哥哥这个跟头连着跌，你我兄妹会有今天，这不是叫败运吗？徒弟已然打发走了，咱们哥儿俩个，有个相会地方没有，这个仇不报我心里堵的慌，要是输给别人倒还罢，输给镇古侠我有点儿不平气，凭他的功夫，焉能是我的敌手，哥哥你得替我想个办法，替我出出这口气，不然的话我活不了。"贺清虚闻听，念了一声无量佛叫道："妹妹，你怎么说出这个话来，你是个刚强人，今天说出这个话来透着有点软，我不爱听，要打算给咱们兄妹报仇，非大爷不可。这一句话倒把玄真的醒儿提起来了。在他们门户之中有一个老道，就是反转乾坤反天道长，年岁可没有他们两个人大，因为他是矮地出家，入门最早，故此他倒是个大师兄。此人剑招绝伦，艺业高强，有一种暗器名唤

甩弩弓，这种东西是毒药喂成的，打在人的身上，三个时辰就死。金钟罩铁布衫也避不住这种东西。只要师兄肯其帮忙，咱们三个人连成一气，慢说是镇古侠一个人，就是大清国四大名剑，他们哥儿四个凑在一起又有何惧。这个话说出来，可不是咱们自夸其德，就像他们那种功夫有个十位八位，也不算什么。”哥儿两个说得高兴，这才顺道够奔太极观。书不可重叙，来到太极观山门，叫开角门，有小老道让到了后面鹤轩。师兄弟相见彼此行礼。钟离道长叫了一声二位师弟：“这是由打哪里来，怎么这样狼狈。”未等贺清虚说话，玄真先唉气叹一声，叫道：“师哥，你就别问了。”蓝衣仙姑并不慌忙，就把三杰岭前后事诉说了一遍。我们哥儿两个前来，就求师哥你帮忙，给我们出这一口气。钟离图远听到 这里，手理长髯，念了一声无量佛，叫声二位师弟：“既然来到我这里，你们就放心吧，也不是愚兄我说句大话，董乾他那个武功如何成的了。不是哥哥我说一句大话，叫他坐着死，不能站着亡，本应当立时前往，不过事不用那样着急，你们哥儿两在这里住几天，早晚找他不是一样吗？再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寺，过几天再去找寻他不迟。”留住这兄妹在此盘桓了有三两天，这一天晚饭过，三个人坐在鹤轩同谈心。玄真闷闷不乐，越想越有气，恨不能一时找到凤翔府，见着了董化一报仇雪恨。老道钟离图远。叫道：“师弟，你何必这样性急呢？咱们明天起身，就是他不回家，也可以放火烧他的满门家眷。”

将然说到这里，外面三位老剑客全都到了。这个地方可得说反天道长钟离图远耳音好，未曾说话先告诉二位外面有人了，赶紧把屋中灯光熄灭。帘陇一起，钟离图远已然纵到了院子当中，左手背宝剑，念了一声无量佛：“何人大胆！竟

敢前来偷探我的太极观。”话未说完，董爷微然含笑叫声道爷：“咱们二位可没会过，听说你就是钟离图远。按你本人的行为可不算甚好，好在一样儿，跟我无冤无仇，我也不便对於你赶尽杀绝，你急速逃生还算罢了，不然量你难讨公道。”话未说完，气坏了反天道，手擎宝剑咬牙切齿叫道：“董乾，凭你微有虚名，竟敢在我的眼前头说此大话，出家人今天大开杀戒，我要将你置於死地。”往前一纵，摆手中宝剑要刺董化一。在旁边郑成看的明明白白，摆 自己手中折铁刀往前一纵叫道：“老人家，您闪过一旁，待我将他结果性命，省得你老人家费事。”郑爷这个地方，打算露露自己的功夫，叫董爷看看我这个扑风追月腾云鹤，也不是个普通人。要说老头子这口折铁刀武功真叫不错，往前一纵刀也封准了钟离图远的顶梁往下就劈。钟离图远以宝剑相迎，二人战在了一处。此时循环道 长贺清虚，蓝衣仙姑全都由打鹤轩走出来，看见镇古侠，这才叫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回手撤剑够奔董爷叫了声董化一：“你来到太极观分明是飞蛾投火自寻其死。”董爷听了这个话，微微含笑，叫了一声母老道：“别人在我的眼前发威还可，你乃是我手下的败将，还敢说此狂言大话！今天董太爷早早把你打发回去，教你羽化了就算完了。”贺玄真听了这个话有气，并不答言，摆手中宝剑封准了董爷胸膛便扎。镇古侠看剑到了，身形往旁一闪，用刀相迎。要谈到董爷手中这口龙鳞宝刀，不知道什么叫作刀招，不过就随机应变，不看十分得利绝不还手，施展小巧技艺把贺玄真团团围住。这边是褚凤，摆手中宝剑斗贺清虚，那边是郑成斗钟离图远。按着这六个人的身份一比，可全都是剑客，所差着一样儿，三个出家的老道，行为失检，把道路走错了。六个人当场动手，那才叫凶

杀恶战，战够多时，镇古侠跟贺玄真比得棋逢对手匠遇良材，褚凤跟贺清虚也是胜负不分。从中可就苦了郑成了，手中一口金背折铁刀，跟图远比上，努力进手，还敌不了反天道长。郑爷一方面动手，正然打得难解难分，不由得心中思想：我们三个人是一块儿来的，若论名誉能力来历，我可不比他们二位矮，想不到今天动手，我倒落了下风。若论起来郑爷功夫可不算矮，不过跟钟离图远比不上，微许想差一点儿，动着手这么大身份的人，可不应当心有所思，心中一思想，那就叫六聪不固。比手也不过就在二十多招，这么大的郑天龙，鼻子翅发扇额角见汗。老头子未免心里不好受，今天不用说我当着二位剑客当场死於非命，就是身上带点微伤，便把以往的名誉丧尽。后来老头子倒想出一个主意来，不是我赢不了他就得输吗，莫若我跟他拼命。郑爷主意拿定，留神观看钟离图远的宝剑够奔自己的顶梁，郑爷连躲都不躲，瞪着两个眼，手擎金背的铁刀，对着反天道长胸膛便砍。老道见不好，抖身形跳出圈外，念了一声无量佛，叫道："郑天龙，你这不叫英雄所为，咱们二人讲究武术，刀招剑术凭的是武术赢人，为什么我的宝剑到了，你并不躲闪，怔用你的刀往我胸膛上扎？你这个举动我明白，打算临死拉着个垫背的。要谈到拼命你豁的出去，出家人我还豁不出去呢。我看你既然不是我的敌手，我也犯不着赶尽杀绝，倒不如躲了你就完了。"把话说完，宝剑交於左手一背。抹身就逃。这个地方郑爷可算差点儿，老道既然走了，当然是没安好意，无论如何也不应当追。再者说，庙是老道的庙，无论如何他也不舍庙逃走。这可实在怨郑爷，贪心过盛，看见老道走，微微冷笑说道："钟离图远，你往那厢走，打算逃跑留下你的人头。"话说完

了，抖身向前一纵，擎刀随后就刺。老道听得外面有军刃风声，知道是郑爷追来了，把身一转右手一甩，说了声“郑成慢走着打，”哧的一声冷风一阵，一种暗器够奔郑爷当中打来，老英雄郑成看见暗器到了，想躲焉得能够，无法只可咬牙用左腿一掩当，就听砰的一声。原来是一枝毒弩，打在他老人家磕膝盖下，当啷啷宝刀撒手扔在埃尘，翻身跌倒。董化一在旁边看得明白，恐怕老道把老命要了，虚晃一刀，抖身形纵出来，哈腰先把老头子扶起来，往肋下一夹就走。老头子褚凤也往外一纵，先拾起郑爷那口金背折铁刀，拧身登房。这个地方可见得人家董爷功夫高来了，能够夹着人登房，平常人他可办不到。老哥儿两，挟着郑爷够奔郑宅，到了门首拍了拍大门，家人开门见着主人，不由得吓了一跳，赶紧收拾好门户，领着二位剑客，把主人安放在大厅房里面。此时天光可就算亮了，老头子顾不得说话，先看看伤痕，把裤口打开，看了看腿上钉着一枝弩箭，那一块肉肿起来多高。这个地方别人可不明白，董化一老人家精通岐黄，一看就明白了，这是毒药暗器。先把伤口的血迹，用手指抹下一点来，用鼻子闻了闻，不由得吓了一跳，遂说道：“褚大弟你看，钟离图远这个恶道厉害了，这么高的身份，就不应当打暗器，既打暗器就不应当用毒药的。毒药跟毒药还不同，这种毒药打在人的身上，三个时辰就死。此时这个暗器在腿上时间可不小了，没有三个时辰可也差不多了。所好的就是一样儿，治伤的面子药我还带着了。”说罢提笔开了一个药方子，打发家人出去先把汤药抓了来，然后起弩上药不必细表。汤药煎得了，给老人家灌去，净等着发汗。大概天到巳时过，老头子周身才出了一身透汗，二目睁开才哎呀一声，看了看褚白云，看

了看董化一，遂说："我是死了还是活着了，要是活着大概不对吧？钟离图远打了我一暗器，那种暗器乃是毒药所制，虽然我没看见过，听人说，打在人的身上三个时辰准死，无论是何人，大概他也难逃。怎么今天我还能跟你们二位见面呢？叫我看我这是死了。"不等他把话说完，董爷摆了摆手："我讨个大说，兄弟，这也不是哥哥说句大话，你受了反天道长的毒弩，也就是遇见我镇古侠，该着你命不当绝，我腰里还带着一包解毒药，不然的话，就是现配也来不及。郑成听董老侠客一说，这才知道自己没死，原来老英雄董乾搭救，想到这里，叫了一声："老哥哥，你就是小弟的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本应当下床给你老叩头，怎奈肢体不便，单等痊愈之后，再给你老人家磕头。"董爷一听，微微一笑叫道："兄弟，咱们过不着这个，但愿兄弟你平平安安。"说到这里才一摆手，叫褚白云等全都躲来，叫郑天龙静养静养。褚爷点头跟着董爷来到书房，将然把身形坐稳，跟着有家人进来回话：跟褚爷回，你家里有人来找你，现在外面候话。褚爷闻听吓了一跳："如果没有紧急之事，他们也绝不至於来找我，你赶紧出去传话，叫他急速进来见我。"工夫不大，家人到里面回话，叫道："剑客爷，可了不的了，二位少爷的腿都折了。"褚爷闻听一怔。

书中代言，老英雄褚白云有两个徒弟，又是螟蛉义子，这二人还是亲弟兄，一个叫何永，一个叫何茂。由打小的时候，就跟老人家练习武功，后来练的武功也不错，老头子看着欢喜，全都收为义子。这两个人真算是精明强干，就在他们本镇火神庙立小场子。平常人打算练武术，拜褚老英雄不易，只可全跟何氏弟兄在一处练习。大概这徒弟总有三十多名，一

个月可以进五七十两。这一天天到辰时过后庙里的徒弟全都到了，又偏赶上是个集场，进到庙里看练功夫的人，可就太多了。何氏弟兄看了看徒弟们都练完了，弟兄二人站在场子里面，略为一扬气，说几句狂话，为的是叫徒弟们高兴。把手一抬说："你们看，就在咱们坊前左右，练武的场子可就太多了，差不多像咱们这个场子的可很少，第一是拜师得拜个名头，第二样说你们师祖是谁，谈起老剑客来，你们也露脸。净说名头不算，得说你们练的功夫，按着我所教的，不敢说打遍天下无敌手，要想赢你们的主儿，据我的眼光看，也没有多少。今天索兴叫你们开开眼，把轻易不练的功夫，我露一手。"说到这里，把身形站在当中，向着四外作了个罗圈揖，口中说道："诸位乡亲们今天这个集场，你们几位可赶上了，我这个功夫，是轻易不露，今天趁徒弟们全都在场，一来教给教给他们，二来也可以叫诸位开开眼。"说到这里，站在那里把架子拉出来，揉了一趟绵掌。这趟功夫，那就是行家看门道，力笨看热闹，这宗功夫费力不讨好，一看练一年的功夫，十年练十年的能耐，所以这门功夫，太不容易练了。要说何永何茂这两个人，总算是练的还不错，有十几年的好功夫。工夫不见甚大，一趟绵掌揉完了，脑瓜子一晃，加着十二分扬气，口中说道："诸位，看完了我这个功夫，你老就不用上别处再看去了，只要到了集场，你到了这里就算开了眼了。"这个话还没说完，就听人群里有人冷笑，把何永吓了一跳，面目往下一沉，遂问道："这是哪位，如果看出我的功夫太好，你可以到场子里头请教请教，如果你要真看出不好来，也不妨大笑一声。"说到这里，没人答应，也就算完了。那知这个小子是得理不让人，一连又问了三四声。就在这个工夫，

就听人群之中有人嚷："小子们还别装蒜，你练的不但不好，而并且连半点功夫都没有，如果不信，当场比手叫你准输无赢。"话还未说完，人已然到了场子当中，何永留神观看，但只见这人长的太有点难看了，大门楼头，当中扎着冲天杵小辫儿，深眼窝子，黄眼珠子，小鹰鼻子，三角子口。何永看了看这个人，人不惊众貌不压人，他又把脑袋晃了晃，用手指着这个人叫声朋友："方才我听见是你冷笑吗？看你这个样儿，也不是练功夫的，大概我练的好坏你也未必懂。今天你既然进场子，分明是你自找其祸，大太爷一个人练也觉着无味，我拿你遛遛手倒也开心。把话说完，不等人家进招，何永蹦起来就是一拳，对准了这个人的胸膛便打。别看他长得相貌丑陋，真正受过名人的指教，招法出来，真是神出鬼入，闪展腾挪蹦蹿跳跃，晃动身形来往进招。在先前大家还不以为然，看热闹的主儿，以为这是小孩子还能够有多大能为吗？比长了到把大家吓了一跳，从中有行家才看出这个小孩子功夫高来。准知道比长了，何爷非输不可。大概两个人比到一处，不过是十几招，何永用了一手名叫劈掌，往前一抢步，立着一掌，够奔门楼头的顶梁劈来。看了看人家并不着慌，微然身形向左一转，用双手往下一按何永的胳膊，何永往回一撤手，就见人家把腿抬起来用力一弹，耳轮中就听卡嚓一声。可了不的了！何永双腿已折，把四外看热闹的全都吓了。何爷这个场子，可不是放了一天半天了，人人都知道何氏弟兄武术高强，看见今天被人家把腿踢折了，这个地方就用上那句俗语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何永被打之后，早有人把他搭到了旁边，何茂高声说道："小辈慢走，来到这个地方，你还敢欺人。"那个人听了这个话，哈哈大笑，用手一指叫道：

“何老二，你有多大能耐，大堂广人之下，说话摇头摆尾，就仿佛有多高的武术。今天我给你个厉害，倒不是为打你，你注点儿意，我这叫传给你几手功夫。方才输招是你哥哥，你是他的兄弟，他刚才不是被我把腿踢折了吗？你也注意，我还是照着你的腿上下手，如果踢的不是地方，我对不住你。”何二爷听了这个话，未免心里不满意，你看见什么了，竟敢说这个话。不知不觉气往上撞，那个意思打算赶步向前，伸手过招，把小子打躺下给哥哥转转面。还未容自己过去呢，就听那面有人喊：“师哥，你一个人可别把脸露足了，无论如何这个人你得让给我。”说话光景这个人已竟走到了场子当中。大家全都注意看了看，长的太好看了，身高四尺多，细腰乍背，身穿蓝绸子大褂，大红缎子快靴，梳着冲天杵的小辫，面如传粉，二目有神。这个人过来之后，那个人点了点头，说道：“兄弟，既然你出来了，我就不能吃独的了，把这个小子让给你吧。”大概踢场子来的人位不少，凑在一起指指戳戳，所谈的就是这段事。不表他们的谈话，单说这个丑陋不堪的孩子，说话有点尖酸，叫声：“小子，你真有点造化，真要是叫我兄弟打了，可比你哥哥人物的多。”何二爷越听越有气：“小子们有一个算一个，打倒他再打你。”话说到这里，身形往前一纵，用了个双锋贯耳，够奔小孩儿的太阳穴打来。那个小孩子儿身形往下一矮，缩颈藏头，把两个巴掌躲开，用自己两个小拳头，对准何茂的小肚子便打。可别看人小，手上的劲儿可不小，带着一团风的声音招就到了。何茂看见拳到垫步拧腰往后一纵，这一招的名目，叫作虎坐坡。这个小儿动上手真狠，不等何二爷往前进步，跟着往前一纵，用了个童子拜观音，双掌合在一处，对准了何茂天灵盖上就劈，这

手功夫就是形意拳中的开掌，最厉害无比。何茂应当看见招来了，还往后坐坡那就对了。他不但没往后纵，反倒往后一扭脸，掌倒是躲过去了。这个小子也算损，下面用了个跺子脚就在磕膝盖下面，迎面骨上，用力一踢，喀嚓一声左腿踢折。何二爷哎呀一声，倒退了半步，坐在了埃尘。可别看人家腿折了，还是扬扬得意，遂说道："朋友，我可倒下了，如果说要命，只管来取！要说咱们没有那个仇，不忍的要我命，那倒也成。可有一样儿，你们可别走，叫我的老师前来替我们报仇。如果你们真有能耐，把我的师傅赢了，那就没的说了，我们只可找个僻静地方，抱着脑袋一忍。"这个小孩不等他把话说完了，连连摆手叫声："姓何的，你还别拿你当条英雄，别看把你的腿踢折了，还不过是给你送个信，斗的就是你师傅。赶紧打发人给他送信，叫他快来领死！"何茂说了声："好，朋友你就候着吧。"话说到这里，先叫伙计把自己搭到卧房里面，这才派人前去请他的老师褚白云。

家人到了褚宅一问，老爷子没在家，家人说明在郑老剑客家里呢。这才跟着又来到郑宅，叫人给回进去。来到里面，见着褚老剑客，就把踢场子的事一说。老人家一细问，家人便把经过之事，从头至尾细说一遍。还未等褚爷说话，在旁边把董老剑客给气坏了，遂说道："这是那里来的小子，敢在这门口这么扬气。"遂又说道："这是自找不素静来的，褚大弟你别动，我跟着前去看看去，别管他是怎么样出色的英雄，叫他在我的面前，也得不了便宜。"褚白云听董老剑客这么说，不敢违背，只可叫徒弟头前带路，老哥儿俩一同前去。徒弟头前带路，来到了火神庙，留神观看，这个看热闹的人可太多了。大家准知道把褚爷徒弟打了完不了，准知道后面还有

一场热闹的，所以众人全都不走，那怕有要紧的事，也都可以耽误一会儿，倒要看看这段事如何结局。果然待了功夫不大褚爷就到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你看我说怎么样，看看褚爷来了不是。他老人家还怕自己不成，又约了一位来，咱先不用说这个人够什么身份有多大能为，你就看 这个穿着打扮，这叫寒暑不侵。这小子还真正是行家，一眼看见董爷的棉裤了。大家正在其说不一，就听有人说："闪开闪开，老爷子到了。"大家闪了一条，前面走的是小徒弟了，当中可就是褚白云，后面跟的是镇古侠董爷。老二位将然来到场子里观看，就听有人让："董师爷你老人家好，我这里给你磕头了。"又听有人叫师傅，董爷仔细一看，敢情在一块站着是四个人，一个童林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三个就是张方，凤岐，于斗小昆仑。

书中代言，童林在三杰岭，亲眼看见的有个人手中擎着湛庐钢锋，暗含着把老剑客镇古侠的铁球接走，老头子董化一可就随后紧紧赶下去了。童林看得明白，拿自己宝剑的身穿道装，不问可知当然与循环道长贺清虚是一党了。看见董爷追，自己可没敢动身，只可向着今古侠关爷，说了几句客气话："老人家这三杰岭，一切善后之事，求你老人家伸手维持。"这件事关爷还不能不管，因为童林素日行为很好，这场事不能不替他帮忙，这才叫了一声童林："这段事你就交给关斗吧，我自己想着不至於办不了。可不晓得你打算到那里去？"童林说道："我打算也顺道往前追赶，既然知道是贺清虚，当然我就得追赶，不到福建延平府，我就得到河南考城县，不见着贺清虚问问，我这口宝剑应当往那里去访呢？"关爷听到这里，也不能往下多问，只可说："你自己前去，还是带着几

个人呢?”还未等童林说话，这 孩子可就全过来了。头一个张方，第二是凤岐，第三就是于斗。童林看了看，人也够用的了，遂说道：“好吧，就是你们三个人跟着我吧。”不表关爷如何安置三杰岭的善后。单说的是童林，带着几个孩儿顺道前往，这一天可就来到了火神庙。正赶上是个集期。游人很多，童林性急，恨不能一步赶到河南考城县的百灵如意观，见着贺清虚等，追问宝剑的下落，这几个孩儿就不然了，看见热闹就想看，看见是个集场，火神庙围的人很多，仔细观看，原来是练武术的，当中站的老师傅，说话未免狂气，张方这个孩儿，他那里听的惯这个，不由得一阵冷笑，才被何永听见。叫进去当场比手。此时见着老人家董化一，童林这才把经过之事，跟老人家细说一番。然后董化一又给指引指引褚白云。童林率领众人走上前来行礼，这才说道：“我们可不晓得这是褚老剑客的徒弟，要知道是你的弟子，天大胆也不敢得罪他们弟兄，好在咱们都是练功夫的，腿折胳膊坏，也没有多大关系。”褚爷闻听点了点头叫道：“童侠客，这个话谈不到，既然是自己，任什么话也就不用说了。”遂吩咐人请好外科先生，给何氏弟兄治腿不必细表。

褚爷这才跟董爷一商量，倒不如连童林带这几个孩儿，一同请着够奔郑爷的家中。来到郑宅，先看了看郑天龙，可别看是毒药暗器打的，只要是有药，把暗器取下来，虽然不能当时复旧如初，可也用不着调养三天两日。过几个时辰已然就能够随便动转。给童 林也指引指引，这就是成了名的剑客郑天龙，外号人称扑风追月腾云鹤。童林闻听像这么大身份的侠客，练艺之时，也常听二位老师说，倒是有这么一位剑客，又叫孩子们儿见过。然后这才落坐大家合计，应当怎样

对付太极观，咱们大家早早打算一个妥实的主意。因为什么呢，就皆因太极观这男女老道，哪一个也不是平常人。正在大家合计之时，旁边张方不住的直笑。别人还都不说，惟独董爷听着有气。不错，这个小子平常倒是有点儿智谋，然而这个事非同小可，凭郑天龙那么大的剑客，尚且带伤而回，想你小小张方，难道说还能够在我们以上吗？再说这个身份也差的太多了，我等不是他人对手，像你十个八个不也是白费吗？真正是岂有此理！老人家正然想着，打算要问问这个孩儿因为什么笑。这工夫还有一位性子急的，可就是童林童海川，一指张方问道："你这是怎么啦，一老人家谈话，你在旁边笑？有话你说倒可以，为什么一语不发，在旁边嘻上乐。真要是董老剑客自己，那倒没有别的说的，现在当着褚郑二位老剑客，岂不叫人家笑话吗？"张方闻听乐嘻嘻说道："童侠客，你还别笑话我这个笑，既然是我笑，当然就是可笑，如果不可笑我也不笑，再说我然笑了，当然就有个原因，你们应当先问我因为什么笑，绝不能禁止不让我笑。"童林一听，哟！我这一问倒问出事来了，将然还要接着问。董爷旁边答言："哎呀，张方你这个话不用说了，我早就知道你乐的有原因，现在我倒要问问原因究竟是什么？"张方听老剑客一问，更是哈哈大笑，接着说道："老爷儿们，你要不问我还是真不说，这不是你问到这里吗？我可有句话得先说在头里，咱们全都是老爷儿们，都有交情，也有跟我有交情的，也有跟我师傅有交情的，也有跟我们老头儿有交情的。我说出话来，别管对不对，诸位可多多原谅。"董爷说："没说的，有话 你就说吧。"张方这才说道："方才你们几位不是合计着，到太极观去 吗？我听说他几个老道都不是平常人，故此我听着这个话

可笑。要是叫小子我看，别说是三个老道，就是十个八个也算不了什么。”张方这一句话说出来，知道他的主儿，可就是童林、凤岐、于斗、董老剑客，还可以知道他这个人好说笑话。说深说浅倒不算什么。惟独这位褚白云听了这个话，不由得有气，看 张方人不惊众貌不压人，刚才你打了我的徒弟，我是看在董老剑客面上不忍多说别的，想不到这个孩子，竟这样自高身份。我的大哥郑天龙，因为探太极观，身上的伤痕尚且未愈，他老人家这个剑客可不是一天半天的了，无论哪位说，也得称人家是老前辈，到了现在尚且不成。凭你年轻轻的人，就让你出了娘胎就练，可能够有多大的武术，居然敢在我们弟兄面前出此朗言大话。今天你要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这可不算发牢骚，我非得说你几句不可。老人家正然思想，就听董爷问张方：“你有什么特别的能耐，竟敢出此大话？”张方闻，并不答言，一伸手把迈门弩取出来，叫道：“老爷儿们你看，就凭这个玩艺，我就敢说这个话。”董老剑客一看，不由得点了点头，原来如此，既然凭着这个玩艺儿，这个话我倒信。这么说起来，这个太极观，不用多带别人，就带你一个人去就成了。董老剑客知道这个意思，褚爷可不明白，二目直钥的看着董爷，似乎要说什么。镇古侠明白他这个意思，遂就把迈门弩的来源，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褚爷这也是剑客的身份，耳朵里头也有这么一种东西，不过没看见过就是了，今天听董爷一说，自己这才明白。这就不怪张方说话这样狂了，原来有此仗恃。老头子心里也非常喜欢，准知有宝弩在手，到了太极观可以替老哥哥报仇。

大家把主意拿妥，由打郑宅动身，一直够奔太极观。来到庙切近，左右观看，黑暗暗雾沉沉上外无人。董爷头前率

领，众人在后，来到了东面的庙墙，拦身形往起一纵，用单胳膊肘跨住庙墙，探头往里面一看，院内清静异常，这才飘身跳到了里面。一直绕到鹤轩，还未等他老人家走到人家窗台下，就听帘栊一启，头一个就是钟离图远，手中擎着宝剑，念一声无量佛："胆大董乾，竟敢率领暴徒，深夜之间搅闹我的清静庙宇。我看你是个剑客身份，你急速带领他等离开此处，不然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还没等老头子董爷答话，在旁早把太岁张方惹急了，伸手撤出来三只迈门弩的筒子，唰啦一晃，叫声老道："你开开眼看看这是什么！"钟离图远看了看认得，暗说欧阳老剑客管理三清教，全凭此宝，怎会落到这人的手里呢？再者说张方人不惊众貌不压人，手中拿着迈门弩，老道还真有点不信。不过这就叫半信半疑，后来把胆气往上一撞，宝剑一擎叫道："孽障！就想你这个样儿，还敢在众人面前发威。"张方闻听哈哈一笑，叫声老道："别道这个样儿的人，三清教下我会的老道可太多了。我要是不告诉你我是谁的徒弟，你也不知道我有多大能为。告诉你小子家住瓜州姓张，单字名方，外号人称病太岁。说我名头还小，要问我的父亲，风流铁扇仙张鼎张子美，再告诉你个厉害的，由打八岁在广东清源山寨峰岛祥慈观，跟老剑客欧阳修练艺十二年，三种凹面透风吕祖锥，三只迈门弩，六只刺核镖，天下场名。我就叫太岁在此诸神退位。"把话说完了身一纵，对准了老道面门立着就是一掌。钟离图远用手中宝剑，对准了张方的腕子往上就迎，张方赶紧往回撤手。要按张方这个能耐，跟人家钟离图远动手，那可就算差的太多了。好在一样儿，在旁边有两个孩子呢，就是小昆仑于斗凤岐双头五节笔管枪，于斗是鹿筋藤蛇棍，这三个孩子把老道围上了。在旁

边镇八方紫面昆化侠童林童海川，一看他们 人都是小孩子，武术高矮不说，他们的阅历差着，倘若受了老道的暗算那还了得，摆手中一对子母鸡爪鸳鸯钺，赶过来帮同动手。老的少的爷儿四个，合战钟离图远，别看反天道长这么大的能为，遇上这四位还是真够他忙和的。那一旁董化一，正在旁边手拈着银髯，观看众人动手。忽然由鹤轩内走出来百灵如意道蓝衣仙姑贺玄真，手中擎着宝剑，看见镇古侠不由得咬牙忿恨，叫了一声董化一："合着你是跟我真正过不去，三番五次前来相扰，今天我倒要跟你分个胜负输赢。"摆宝剑战住董化一。贺清虚随着自己妹妹一同出来的，看得明明白白，准知道今天这场事，绝不能善罢甘休，看见旁边还站着一位褚凤褚白云，我要是不过去跟他动手，他也必然得过去找我，还不如我这去找他。自己想到这里，这才高声念了一句无量佛："姓褚的，你等是手下败将，恬不知耻，竟敢二次前来。既然来到太极观，也不是我说句大话，你还走的了吗？"褚爷一看是循环道长，想起他等为非作歹，我们才来到太极观，不到这个地方来，我的老哥哥郑天龙怎么会身带重伤。今天跟你等相见，可算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按着你等为非作歹，也应当一死相拼，按着我跟郑老剑客的交情，替他报一箭之仇，也应当一死相拼。老人家这就叫越想越有气，叫一声："恶道！死在临头尚且不知，还要口出狂言，别走接刀。"话到人到军刃也到，一摆手中军刃，跟贺清虚战在了一处。要说这几人动手，身份总算差不了多少，一时之间可分不出来胜负输赢。惟独童林张方凤岐于斗，四个人战住钟离道，别看老道不占上风，还算是人家不含乎，错非是他这个身份，可早就落败多时了。总算是人家身为剑客，武术高强，虽然被四个人围

在了当中，施展小巧之艺，闪展腾挪，就凭手中一口宝剑力敌四个人。童林手中一对子母鸡爪鸳鸯钺，于斗是白猿棍，凤岐金莲花是双头五节单杆枪，人的军刃，三吊角镶着走，各施所能往里进招。就是张方赤手没有军刃，手里拿着迈弩，跟着来回的乱嚷，每逢见老道一得势，他就把迈门弩往起一举："老道你看这一下子，我就要你的命。"你说钟离图远他还是真骇怕。本来迈门弩这种东西，乃是三清教中镇教之宝，只是老道都知道有这么一件宝贝，皆因这东西百发百中，大罗神仙难以脱逃，把他放出来就如同有神差鬼使的一般。钟离道身为剑客当然更知道了，所以他才骇怕，怕的是这种东西是欧阳修老剑客掌管，张方这小子是他的弟子，如果真要是他得到了手中，可见得这个东西一定是真的了，如果他打将出来，轻者带伤重则亡命。故此逢到张方一嚷之时，老道不敢直前不顾，加着十二分小心，不敢有一点大意。凡事可就怕长了，功夫大了，张方总是那么嚷嚷，始终也没把这个弩打出来。钟离道心说这我就明白了，你小子也不用拿这套言语虎我，不问可知，这种东西一定是假的。凭你拿着这个东西，倘若是真正镇教之宝，你们早就放出来了，绝以等不到现在。因为知道我的武术高强，怕的是敌我不住，才用法子恫嚇。好你胆大孽障，竟敢在山人面前如此举动，霎时之间，我要不用宝剑将你劈为两片，我就不叫钟离图远。一面思想，宝剑舞得如同出水蛟龙一般，上下翻飞。可巧那三个人的军刃将然错过去，老道一摆手中宝剑，扑奔张方而来。张方仍然用他那一套，迈门弩往起一举，说小子往前多走一步，就凭此宝要了你的命。钟离图远已竟认定这种东西是假的了，口念无量佛："好孽障！敢在我的面前说谎，别走看剑。"说着

话身形向前一纵，举剑就劈。张方倒是也没心打他，皆因这个弩很宝贵，发出去中与不中，自己到现在还没敢信为一定，不过是拿它吓赫他就是了。到现在这就叫挤的没有法子了，准知道老道厉害，自己又是赤手空拳，老道这一不怕，自己就算没有办法了。好在张方的脑筋很快，猛然间一想，老道既然不骇怕此弩，当然他说我这是假的，故此毫无惧意，竟敢迎上前来，小子你这不是自己找祸吗？打我还怕打不着你呢，你反倒往前凑和，我就给你来一下吧。张方本打算够奔老道的哽嗓咽喉上下手，又一想老道手擎着宝剑，倘若被他用宝剑将弩拨埃尘，那岂不是白费了吗？我还不如照着他的下三路给他来一下子。这个地方可算是张方错了，如果不多想这一层，老道今天的命就没有了，就因为这一多想钟离图远反倒得了活命。说时迟那时疾，张方想罢手按绷簧，就听咯吧一声响。钟离道倒是也留这个神了，他准知道这个弩箭虽不是真的，当然也是弩箭。听见咯吧一声，将打算闪身躲弩，那知道，早已叭的一声。打在了左腿上面。老道就觉脚底下一软，哐啷啷宝剑扔了，身形跌倒。那位说，这不是镇观之宝吗？打出来就这样无声无息吗？可不是吗，这样就叫宝贝，这也不像济公传的宝贝，每到用时，先有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剑侠图上那里有这种宝贝。迈门弩的能为就是绷簧力大，弹出弩去，如同过电相仿，这里咯吧一声，那里就中叭哧一声，打在人的身上了。所以不论你是多么高的武术家，也躲不了那么快，在此号为宝贝。闲言不表，单说老道跌倒，于斗看的明白，知道被张方一弩打倒，身形往前一纵，来到了近前，伸手把弩拔将下来交给了张方。这个功夫钟离道已然施展滚地功夫，跳将起来，大家将然要二次包围老道，就听砰的一声，

跟着咯吧吧的乱响。众人全都吓了一跳，留神一看可了不的了，太极观前后火光冲天。老剑客董爷一看，不由得也吃了一惊，赶紧纵身向圈外一纵，众人也不敢恋战，一个个全都各自撤将下来。贺玄真兄妹以及图远，也各自逃走不表。单说董爷叫道："海川，你还有你的一大片事，尚且未办完毕，你不可跟我走了。贝勒爷既然在天锡山居住，你知道那是什么身份不知道，天锡山能够皆发九城九关的北京城吗？倘若有点舛错，这个沉重什么人担得起。依我说赶快把他老人家送走，然后有什么事再办。据我想这几个老道，由此逃走，别处他们也去不了，当然是够奔河南考城县，回他的百灵如意观。你回天锡山，头一样把宝贝送走，再者说各位老的少的英雄，也许家里有事，也许够奔别处看朋友去。有事的主儿，叫人家前去办事，没有事的，打算替咱们帮忙，那就可以告诉他，有什么事河南考城县见。"童林听老剑客爷如此吩咐，句句全都是当务之急，遂连连笑道："是是！"老人家一摆手道："尔等去吧。"海川童侠客这才带着凤岐于斗张方，老的少的四位，顺道回归天锡山。到了山寨里面见着众人，把夜探太极观前后话，对着老少众位英雄，细说了一遍。众人闻听全都点了点头，都带着一分感叹。然后童林又把董爷所吩咐的言语，跟贝勒爷回禀明白，请他老人家回都。贝勒爷一听，大大的不悦，叫了一声海川哪："据我说这位董老剑客，实在是多想，要是在前些个年，本爵对於武术二字，不过就是爱喜，谈到功夫是一点也没有。到现在一比可就不然了，我的能为虽然不说打遍天下无敌手，平平常常有人，他可赢不了我。我要是跟你们在一处，就是没有帮忙的能为，还可以自己保护自己，总不至于叫你们分心，何必非叫我回北京呢？

你们眼前所有的事，一点头绪也没有，我也不能放心就走，无论如何我得看个水落石出，然后再回京城不迟。我在这里，对於攻山劫寨，帮不了你们的忙，我还可以运筹帷幄，筹尽一切，多多少少总可以替你们帮点忙，本爵我一定暂时不回北京城。”童林闻听贝勒爷不走，这就叫没有办法。镇古侠不提这个醒儿，童林一时之间，尚且未注意到这里，老剑客既陈明利害，自己越想越后怕，不用说自己有事，把贝勒爷放下不管，就是一路同行，也很危险。皆因中途路上，不知道遇见什么事，倘若是一时失神大意，外面的绿林道，够多么厉害，出了意外如何是好。自己想到这里，也不管贝勒爷喜欢不喜欢，叫了一声爷：“您这个话说的倒是有理，不过现在不成。真要是我们攻打什么山寨，两下里对垒起来，成年论月不分胜负，到那个时候，您不在眼前，还得派人把你老人家请来呢。现在可不是那个事，东扎西撞还不知道对头人逃往哪里，我尚且未能找着，这一说不定天涯海角到哪里去寻找。爷可是金枝玉叶，不用说跟着受这份劳累不成，有你老人家相随，我等众人担着莫大的处分。无论如何你老人家，也得暂时回都。”没等贝勒爷答言，各位老少英雄一齐说道：“爷，您这段事无论如何，也得按着童侠客的话办理。您自己是礼贤下士之心太盛，不觉您自己是什么身份。我请问请问爷，大清国照您这个身份的主儿，统共有几位？何况你老人家又是私自出都，外面没有什么风吹草动，还则罢了，倘若有点什么事，风声传到了北京城，当今万岁知晓，这个沉重谁能担得？爷还是回都为是。”贝勒爷一听诸位老少英雄，异口同音全都这么说，自己有心再辩驳几句，违背众意倒显着不合适，再者说自己是私自出都，在外面办事也不敢甚於露名，倒莫

若暂且回京，也省得叫他们大家多一份挂念。自己想到这里，这才说道："你们大家这个意思也倒不错，我暂时回去也成。可是到了你们大家会聚一个所在，攻打什么山寨的时候，务必给我去封信，我接着还跟你们大家来聚会。"童林一听他老人家有活话认可回去，不管怎么样，只要您肯走就是了。只得连连答应："不错，到了那个时候，必然打发人前去请爷。"当时计议妥当。童林一想，凤岐于斗他们二位全都是北京城的人，莫若叫他二人回趟家看看，顺便可就保护贝勒爷一同去了。想罢，跟二人一商量，这两个孩儿倒是很愿意，贝勒爷在旁边答言："海川，如果他们二位打算回来，跟我结伴同行那倒可以，倘若他们没心回家，故意叫他们保护我，这大可以不必。皆因本爵现在，就算是今非昔比，就是一个人走在道路之上，我还要代管路见不平，剪恶安良呢？绝对用不着派人保护我。"童林最知道贝勒爷的脾气，他说出这个话来你还别拦，因为越拦越起劲儿。只可说道："爷，这个意思，别位或者有不明白的，童林可知道，他们二位并不是专为保护您，实在是打算回家看看，老爷儿三个一处同行，岂不免得道路上寂寞吗？"贝勒爷这才点头说："那就是了。"话说完了，事不宜迟，爷儿三个收拾收拾跟着动身，老少群雄是恭送下山不必细表。

单说童林送走贝勒之后，又跟大家把镇古侠所说的话说了一遍："有事可以暂时办事去，愿意回家就回家看看，如果说没有别的事，仍然愿意帮童林的忙，那就请大家河南考城县百灵如意观见。"大家闻听一齐答应。众人如何，走到那里去？暂时先不必细表。单说跟着童林走的可就是于亭子玉醉仙翁，带着姑娘少剑客于秀娘。这爷俩因为有一定同行的关

系，秀娘为的是找蓝衣仙姑要宝剑，兼带着保护自己的丈夫；老头子于亭又惦念女婿，又不放心女儿，故此一路同行。还有一位就是碧目金睛姜达姜本初，他老人家因为红蝶在外面倒采花，冒充刚肠女，为名誉的关系，不能不找到河南，倒要问问蓝衣仙姑，红蝶现在那里。老几位也是心急似火，收拾收拾由打天锡山起身。走在中途路上，还是作书的那套老词儿。行船过渡，登山越岭，饥餐渴饮，晓行夜宿。这一天正然往前行走，猛然听见有人叫那不是童侠客吗？海川顺着声音观看，当时一个猛劲儿，就没把这人看出是谁来。说话这人走到近前挨位行礼，然后说道："童侠客，您是贵人多忘事，我一提您就知道了。广东龙门县八卦堂，有位千古王老侠客，他老人家是我的业师。"话将然说到这里，童林早就想起来了："哎呀，我这个记性太坏了，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少侠客，金睛江龙应太和。但不知你这是由打那里来？"应太和闻听，未曾说话先连连叹气，然后就把所遭所遇细说了一遍，众人闻听，不由得一个个呆呆的发怔。

书中代言，千古王老侠客，也算是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老人家在八卦堂，每日清晨起来，就是给人看病，真正是济世活人之心。忽然间这一天来了几个壮汉，用簸箩搭着一个病人，白发苍苍年岁可不小了。王老侠客看了看，见这个人面带凶恶，准知道不是善良之辈，别看用簸箩搭着，面色很好，倒也不像什么特别的大病。老人家看罢，并不答理他，接着还给先来的人诊脉开方，全都完了？才问你们搭的这个人，他是什么病？有人回答："腰里生疮，求你老人家给治治吧？"问了贵姓，才知道这上老头子姓鲁，单字名平，别号人称乌云遮月。千古王老侠不听还好，听得鲁平二字，不

由得暗含着微微一笑。莫怪我看这个小子这样凶恶，提别人我不知道，原来是他，闯荡江湖身为绿林无恶不作，到如今老了，还让他行长这样恶疮，分明是上苍有眼打算报应恶人。既然送到这里来，我也不能轻轻为给你治好了，惩恶人便算是替天行道。老人家想到这里，走向近前，叫搭人的把鲁平衣服撩开。看了看原来是腰上，有碗大小的一个疙疸，鼓起来有二寸多高，中间是青白色，四周围全都是红紫颜色。老头子遂用手指按了按，倒是到了开的时候了，如果再迟 不开，就得把人生生的疼死。看明白了，遂向搭人的说道："这种疮打算吃付汤药，由打里头暗消可不成，势必用刀开不可。"跟来的人用手一指那个年青的叫道："大先生，你看这就是病人的长子鲁壁鲁星驰，无论怎样医治，有他亲生之子在旁边看着，难道说这还有什么说的吗？"鲁壁一旁答言："王大先生你老人家的医道，尽人皆知，有起死回生之能，求你老多多行好？"就是了。你老看着应当怎么治就怎么治。"老侠客点点头，吩咐一声："把病人搭在病床上面。"清水尖刀完全预备好了，净等老人家动手开疮了。忽然间老人家，想起一个法子来，真要是我把他的疮一开刀，脓血流出，那可就好了，莫若我让他多疼一天。想到这里，又重新看了一遍，这才说道："这个疮按说可得给他开，怎奈十成之中，还有二分未能成熟。这么办吧，我领先给他上点儿熟疮的药，你们把他搭回去，有什么事明天再说。"鲁星驰并不懂得医道，只可是怎么说怎么好。老侠客不过咀里这么说，那里有什么熟疮药，他老人家把药给他上上了，那个意思打算叫他自己烂。由打上上这个药，小子就疼的非常难过，哼唉不止，仍然用簸箩搭回了家中。当天不说，次日天将然亮了，鲁家打发人前来送

信：疮倒是破了，不过疮口太小，有许多脓血还是流不出来，疼的比从前更厉害了，请王大先生辛苦几步，到我们家里看看。有什么止疼药，求你老赏给些个。十古王老侠明白，一定是铁蚀药力量发作，故此把疮蚀破了一个小口。这种疮除了开刀之外别无办法，凭蚀药绝对不成。老人家打算惩戒於他，那就算事出诚心，并非是医道不好。只可对鲁家人说："你暂时回去，早晨是门诊的时间，那一天都是一二百号等着看病，绝对不能出去治病。过午你再来趟，我可以同你到你们宅中，刀剪带好了，到那里开割就是了。家人无法只可点头回去。这个功夫外面看病的人，早已堆满了，老侠客挨着位的看，全都看完了，天也就到了正午了。老人家吃午饭的工夫，鲁宅家人就到了，等着侠客爷把饭用完了，带好了家伙，这才一同来到鲁宅。将然一进大门，就听里面哼唉不止，到了屋中一看，鲁平正自一个人骂街呢。可就骂老侠客王十古不应当不给他药吃，以至於疼到这种地步。家人一听大夫来了，病人骂街，这未免叫人听着不满意。再说这个病又是个外科，势必得用刀子，这个话说的不好听，倘若是把先生得罪了，刀下放重一点儿，不说有性命之忧，也得多受点儿罪。故此家人们赶紧到屋里通知："老爷子您别骂了，王十古来啦。"鲁平不过就是疼的难受，他心里并不糊涂，听说王十古到了，立刻就不骂，仍然哼唉不止。王老侠客也作为没听见，到床前看了看疮口，有什么变化没有。老侠客一看，差点儿没药了，原来昨天上的蚀药，只蚀透了一层硬皮，离着脓血还远着呢。老人家自问良心，生平以来自己也没办过这个事，这可算是头一回，心说这可不怨我不讲道德，因你生平为非作歹，害人无数，我多给你添几分痛苦，便是多替天

行几分道。这还不能算完，今天给他开刀，也不能饶你，别看罪过也不给你添，只是把刀口给你割深着点儿，疮好了也让你刀口疼几天。主意已定，叫鲁宅家人预备好了草纸，用木盆盛好了清水，准备着洗疮。全都预备好了，老人家叫鲁宅家人多来几个，按着鲁平不让动弹，怕的是走了刀，那就不好办了。果然来了七八位，按腿的按腿，按头的按头，把老头子按好之后，老侠客这才手擎刀。先拿了一搭子草纸，用刀子一穿，一直穿到了刀靶。这就是行家，刀往疮口上一扎，必然是叭的一声，脓血乱溅，如果是没有这个草纸挡住，不但是溅开疮的一身，还许溅到眼睛里去，到那时岂不耽误事。老侠客全都收拾好了，吩咐众人用力按着，轻轻的用尖刀往疮上一点，尖刀入肉，只疼的鲁平如同鬼叫一般，不住的高声喊嚷。按说这个疮上下二寸半，就算开割完了，老侠客故意要惩治惩治他，将刀多扎进去半寸，然后才把刀子撤出来。随着刀子往外的拔，鲜血直流，流得满盆通红。脓固然是没有了，可是这个血也流的太多了。先起疼的鲁平直往起挣，赶到后来也没有那么大劲了，可也不甚喊嚷了，两只眼睛眼皮，全都垂到了下面。王十古一看这个形状不好看，拉过他的胳膊来摸了摸脉，人的气太弱了，只可给他上了些个止痛封口的药，又给开了一个方子，这才由打鲁宅出来回归八卦室。不表鲁平，单说老人家王十古终朝每日上午门诊，下午出诊，定更自己练练功夫，每天如是。一转瞬就过了五六天，听见别的看病的说，鲁平那个老小子死了。在先前王十古老人家，还以为说这个话的人恨他，用此言解恨呢。后来人人全都这么说，老侠客又派专人前去打听，果然已竟死了。王老侠客得着这个报告，心中非常后悔。这是怎么说的，行医一辈子，并

未伤过一命，想不到在无意之中竟会把他治死，我的本意不过为是叫他多受点儿痛苦就是了，不料他的年岁太大了，因为刀口一深，鲜血流得过多，故断送了性命，真正是岂有此理。老人家想到这里非常后悔，有好几天心里不好过。后来自己劝自己，每逢胆小魄薄之人，作点儿亏心事，事情作完了，茶饭无心，由打这点上引出别的吵子，亏心事也叫别人知道了，自己也倒了霉了，还落得外人议论，这是报应啊。其实事情作错了，记住日后永远不再作就是了，用不着追悔难过。老头子年岁大经验深，学术高明，自己想到这里，果然把从前追悔的意思，抛在了九霄云外。这段事就像没有一样，这个日子说不说过了好几个月。

这一天晚，上老头子练完了功夫，坐在厅房吃茶，跟自己徒弟金睛红龙应太和，爷儿俩谈论武术精微。正在说得高兴之际，猛 然间听见院中沙沙雨声响。类乎这种声音，平常人他可听不见，就是听也听不明白。十古乃是成名侠客，闯荡江湖久经大敌的老手。猛然听见这个声音，未免吓了一跳，分别是绿林人施展夜行术挂的风声；莫非有贼人到我这里来搅闹不成？老人家一想，只要是有名绿林英雄，没有不知道我这个王十古的，不用说人家不好意思的，要是来的话他也得想想。除了成名的之外，无名之辈远处的来不到这里，坊前左右，差不多没受过王十古恩惠的很少，别说叫他们前来搅闹他们不敢，叫他自问良心，他也不能那么办。可是方才这是什么声音呢？莫非说是我误为年高耳音不灵敏了吗？想到这里看了看自己弟子应太和道："你可听见什么动静吗？太和低音说道："师傅，据弟子所闻，方才仿佛是有两个上房，或者是下房。皆因弟子年轻未敢冒言，不知道老师你听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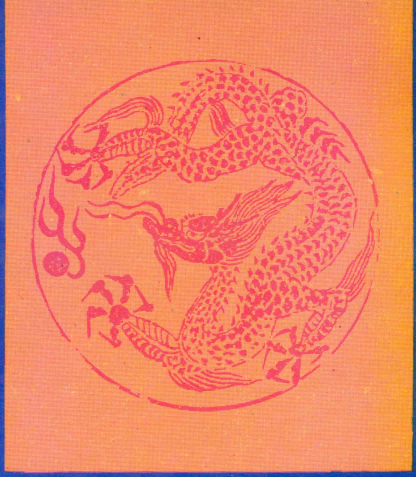
是什么?”老侠客点了点头，并未答言，站起身形摸了摸军刃，尚在腰间，大踏步走到院中。那个意思打算登房观看，没想到将然到了院子当中，就听房上有人说话：“王十古老匹夫休得东张西望，二太爷前来会你。”此时已然到了院子当中，就听房上有人说话：“王十古老匹夫休得东张西望，二太爷前来会你。此时已然夜静更深，有能为的话，到门前跟我比个胜负输赢。如果说惧怕於我，不敢跟我动手也成，限你三天离开这龙门县，取消你的八卦堂。不然的话，我就要你的狗命!”老侠客一听，这才叫突然而来，不用说绿林之中，没有这大胆子的，自问我王十古也惹不出这个来，这真是岂有此理。想到这里把气往下一沉，并不着急，叫道朋友：“既然晓得我的贱名，未领教你是那位，打算比手，那就算易如反掌。请问你尊姓大名家住那里?不妨请到下面谈谈，然后再比手不迟。”话未说完，房上那人哈哈大笑：“老匹夫休要你唠而唠叨，大概叫你们门前去动手你是不敢哪，来来来！就此我把你打发了吧。”随着这句话唰的由打房上下来一人。老侠客隐隐绰绰看见房上还有人，究竟多少可不知道。这个地方得说人老智慧深，老头子看这种情形，大概这是仇人，一时之间虽然想不起什么时候得罪的，大概也差不了许多，当然是访仇来的。常言说的好，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王十古虽然不算什么，在侠客的堆内，差不多都知道有这么个人，来的人难道说他就不打听打听吗？既然敢找到我的八卦堂，当然也不是寻常之辈，任凭他有多大能为，我倒是不惧。所虑者就是来的人多，他们在前前后后搅闹，我一个人难以顾前拥后，倘若内宅出点什么事，岂不叫天下英雄耻笑於我。自己想罢，早把主意拿妥，叫了声太和：“你到后面同你师母到别处躲避。”太和

也明白这个意思，当然不知道贼人来了多少，故此叫自己保护师母暂时出去躲避，答应一声，够奔后面去了。这个时候贼人已然扑奔近前，十古王老侠客抬头观看，皆因在昏夜之间，面容看不清楚，但见这人身高不足六尺差不多，浑身上下穿一身青缎靠衣，下面兜裆浑裤，脚下穿着高腰大靸鞋。随着这个身背后又下来一位，身体苗条，猛看像个小孩儿，细看不是，原来是女子。老侠客看见这个女子到吓了一惊，大凡女子练功夫，不容易练成，可是练到了绝境，就比男子的功夫还高。今天这人既然到这里前来寻仇，当然就是生死相拼，纤弱的女子遇上这种事，都是躲还躲不及呢，他居然跟随一同前来。不问可知，他一定是真有特别的能为了。在古世年间，两军阵前打仗，可有这么一句忌讳，每逢遇上姑子和尚老道女子，他们都有出人意料的玩艺。到现在和尚老道不谈了，惟独女子还有些个从前的意思，不是这个弩便是那个箭，总有几种特别暗器。今天这个女子，既然前来寻仇，一定也有特别的，我总得留她的神才对。自己想到这里，并不带出来，仍然向那个人问道："朋友，贵姓大名，报通名姓你我好当场比手。"就听那人冷笑一声叫道："王十古问我们名姓，你来看！"伸手由打腰间取出一对军刃。王老侠客看了看，原来一对七星针。手托双针说道："名姓不必多问，就算双针为记吧。"王老侠知道他不肯吐露真情实话，心说我绝不能这么便宜你，你不报出报名，多多少少我得挖苦你两句。想到这里叫了一声朋友："我记得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走到什么地方去，是名姓在头里，人在后头，难道说阁下没有名字不成，或者是有所惧怕不敢吐露，不然为什么不肯报名呢？"那人闻听厉声说道："王十古休要你如此说话，告诉你，二太

爷的名姓倒不是怕人，就皆因是怕跌。别看我找你来，究竟你王十古有多大能为，二太爷我不知道，赢了你没说的，当场动手，谁也不准输与赢，倘若是我输了，我是输人不输名，你就放心吧。准要是二太爷你战败，那怕将你结果性命，也在你未死以前，将名姓告诉与你，现在你就不必多问了。”老客听罢，哈哈大笑：“话你说的倒是很好，两下里动手，军刃可是无眼，倘若是在你未报通名姓以先，老夫一时失神，将你一鞭打死，岂不是死一个无名之鬼。”这个话分明是激人。这个小子也会说，遂冷笑道：“我既然找你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有能耐只管施展，谁打死谁，也是死而无怨。”老人家无法，说了一声好：“既然如此院中地势窄狭，你随我到门前，我与你比论高低。”那个人点头，这才一同出离了八卦堂，就在门前各自一站。老侠客伸手由打腰间，取出自己得意军刃，十三节人骨鞭，说了一声请，二人各自抢身进招。老人家是招走如飞，讲究吞吐擒放，抖转连环。那个人用的双针就不然了，会是小巧技艺，真正是缩小绵软巧，往来之间，就如同绵球乱滚，双针的招法，就是锁拿挂点，取敌人身上的穴眼下手。常言说的好，军刃是一寸小一寸巧，全凭四两拨千钧，别看这么小小的至针，舞动起来，浑身上下无处不是针尖。王十古动手观看，不住的暗自点头。心说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就知道来者不善，何况他知道我叫王十古，如果他觉乎着，他的能为比我差的多，他绝对不敢来。今天动手我倒要加上十二分谨慎留神，如果被他针点穴眼当时亡命，那叫一旦无常万事休，那倒不算一回事，所怕的就是身带重伤，不死不活，不但是王十古的一世英名到此扫尽，就连广东龙门县这个地方我就不能呆。老头子想到这里，多少心里有些个

难过：这才叫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虽然这么想，手里鞭招可不敢疏神大意，把一条十三节鞭舞得如同苍龙出水一般。那人看着心里也有些个骇怕，暗含着说道："这才叫名不虚传，不枉人称他头顶太极脚踩八卦，果然是武术绝伦。自从打我出世以来，凭手中一对双针，不敢说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从来没遇见过敌手，想不到这个王十古倒成了我的硬对。一面思索双针加紧，针随身转上下翻飞。以前两人动手，尚且分得清楚界线，鞭是鞭针是针，鞭的来路，针的去法，还能够看得出来。两人各自把招数加紧，只听鞭的声嗡嗡震耳，双针变成了万个鸡头争食碎米。二人的方向，看不着一定的地位，行前就后忽左就右，不亚如脚底下过了电一般，来回乱绕滴溜打盘，十三节鞭裹住双针，双针围住十三节鞭，那才叫摘挂撕据。二人动着手，全都存着一分怕心，就因为是旗鼓相当恰遇敌手，哪一位功夫上要是软一点，当时就有性命之忧。转瞬之际，二人战了三四十个回合，论手就是一百多招。王十古知道这个人是拼命来的，如果不是以拼命相抵，暂时不要紧，工夫一长是非输不可。老子也算深明世事，事到临头须放胆，这位老人家一辈子跟人动手，向来没下过绝心，因为什么呢？总想练武术的不容易，练到这个功夫，外面有点名姓了，说不说就是一二十年的寒暑。一旦之间跟人动手，或者丧命，或者带了残伤，以往之功就算全都废了。老侠客因自己练武术，知道这个难处，所以一辈子在外面闯荡江湖，从来不下毒手，就怕的是把人废了。到了今天可就不然了，这才叫急了，把手中十三节鞭，鞭招一变。这可是压箱子底的功夫，这个变招，招法完全取敌人致命处下手。老人家轻易不动，错非是这人，实在不能让他活，或者遇上敌手，老侠

客才施展这个绝招。那个人先前跟老侠客动手，还可以称得起彼此平平。到现在就不然了，渐渐落了下风，并且招招打的全都是致命处。小子看着不由得骇怕，留神一看，可了不的了，原来是王十古把招数改变，自己还不认识这个功夫，三招五招不准叫出一个名来，这可是动手最忌的事，无论如何不能不认招。招数不认识，你必然没有防备的方法，所以练武术，不容易练通了，也就难在这个地方了。军刃用一种，拳脚练一家，可是旁的军刃，别家拳脚，你不能不懂得，如果有一门不懂，遇上这一门武术，就能够叫你输招。今天使针这小子，可就受了这个病了。看了看王十古的鞭招，自己不认识，未免可就骇怕起来：哎呀！不承想他竟会有些绝招，这样看起来，我是有输无赢。自己心里一犯玄虚，未免针招略迟。王十古鞭走如飞，一直逼近了身边，霎时间把小子围困在当中，不用说想赢老侠客，这个时候小子打算走，都走不了啦。在旁边那个女子看得明白，娇滴滴说了一声千万不要着慌，看我暗器取他！王十古动手，本来就留着这分神了，动手占上风，稍微逍遥自在。听见这句话，连忙留神观看。果然见那个女子伸手取出一件东西，类似白鸽大小，抖手里照定王十古面门打来，王十古一看大惊。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主持策划 王德胜
封面题签 云覆
封面画 马树旺
封面设计 孙琳